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拾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陸輯·拾貳册目録

荀子補注二卷〔清〕郝懿行撰　一
理學逦言二卷〔明〕李修吉撰　三九
孟子外書集證五卷〔清〕施彦士撰　七三
金華理學粹編十卷〔清〕戴殿江輯　九三
衛道編二卷〔清〕劉紹攽輯　二〇五
弟子職箋釋一卷〔清〕洪亮吉撰　二四九
弟子職集解一卷附句讀一卷考證一卷
補音一卷〔清〕莊述祖撰　附　黄彭年撰　二六一

先正讀書訣一卷	〔清〕周永年撰	二七九
大意尊聞三卷附録一卷	〔清〕方東樹撰	三一一
見羅先生斆學録要十卷	〔明〕李材撰	三六三
佔畢叢談六卷附勸學巵言一卷時文蠡測一卷	〔清〕袁守定撰	四六七
淺近録八卷	〔清〕張鑑撰	五七三
恥言二卷	〔明〕徐禎稷撰	七四一

〔清〕郝懿行撰

荀子補注二卷

清嘉慶光緒間刻郝氏遺書本

荀子補注卷上

棲霞郝懿行學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勸學篇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今按大略篇云蘭茞稾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與此義近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縻說苑雜言篇作鹿滫久泔也芷卽茝也茝芷古字同聲通用此言香草之根爲芷漸以滫及酒皆不美惟漸之鹿醢乃能益其香而賈易匹馬故曰其質非不美所漸者肰也

聖心循焉

今按循大戴記作備劉氏台拱補注曰當從宋本作備古音與德得爲韵

行衢道者不至

今按楊朱哭衢涂見王霸篇注云衢涂歧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大意與此注同俱兼二義訓釋實則楊朱見歧路而悲卽莊子云大道以多歧亡羊之意不必泥爾雅四達謂之衢也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楊注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今按下文方云樂之中和詩書之博詩樂分言則此中聲疑非卽謂樂章且詩三百未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肰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今按小曰禽大曰獸禽犢謂犢之小小者人喜撫弄而愛玩之非必己有非可獻入直以爲玩弄之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裨於身心但爲玩好而已故以禽犢譬況之注據致士篇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故云禽犢饋獻之物不知貨財謂賄賂禽犢謂玩好耳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

今按傲與警同說文云警不省人言也與此義合囋者嘈囋謂語聲緐碎也陸機文賦務嘈囋而妖冶義與此近楊注囋卽讚字非也

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

今按方古讀如旁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爲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則稟仰師承周徧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

今按安語詞猶肰也焉也特直也猶言但也學雜識者識記也所謂記醜而博也志順詩書者志與幟同謂標題也如今學僮課讀用紙爲號記也順者順其文也此謂陋儒但能標志順讀詩書末世窮年不知理解也

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

今按楛與苦同苦者惡也良者善也西京賦云鬻良雜苦

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

今按傲與敖同敖者謂放散也謹順其身身猶人也此謂君子言與不言皆順其人之可與不可所謂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

夫是之謂德操

今按德操謂有德而能操持也生死由乎是所謂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庶幾近之故云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

脩身篇

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也

今按輪人注鄭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為菑詩皇矣毛傳云木立死曰菑然則菑者植立之意楊注非相篇是矣此讀菑然為災然非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

今按扁當為辯韓詩外傳一作辯是也辯訓平也治也楊注讀為辨而訓別非矣荀書多以辨為辯

不由禮則勃亂提僈

今按勃與悖僈與嫚竝同嫚謂相侮易也荀書多以僈為嫚或以為慢慢謂惰也提者詩小弁傳提提羣貌箋云提提然樂然則提者羣居相樂僈者狎侮相輕皆不由禮使然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

今按雅對野言則兼正也嫺也二義野者反是

難進曰偍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

今按提與媞同爾雅釋訓媞媞安也孫炎注云行步之安是也漏與扁同扁之為言猶漉也屋下水穿俄頃滲漉故易忘者似之秏猶暴也本王制注傷敗之名詩雲漢釋文引韓詩云秏惡也然則多而雜亂斯之謂惡矣

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今按漸與潛古字通韓詩外傳二作潛是矣良作諒亦古字通用樂記云易直子諒之心生易諒即易良也

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

今按膽字疑誤韓詩外傳二作勇毅強果道與導同謂誘導將順之

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

今按卑溼猶卑下也韓詩外傳二作卑攝貪利

術禮義而情愛人

今按術與述同古字通用注云術法非也情者實也大學云無情者鄭注情猶實是也公羊傳曰是何子之情也何注以露情為訓亦失之

橫行天下

今按橫之為言光也廣也古三字多通用書言光被亦作橫被禮言溥之而橫乎四海即廣被四海也此言橫行天下句凡四見橫亦廣也楊注甚謬謝氏引書方行天下為釋得之

術順墨而精雜汙

今按術與述同順與愼精與情古字又多通用上句言體倨固而心執詐此必邪人故名爲述愼墨而實雜汙不潔淨也

○此與術禮義而情愛人句相儷

勞苦之事則偸儒轉脫

注云偸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今按此注得之下又引或說偸當爲輸似又失之儒者柔也弱也選懦畏事之意故下又云偸儒憚事注義甚明何必改此爲輸而援方言儒輸愚也爲訓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

今按供與拱冀與覬俱音同字通其義則冀覬俱訓望也此言行而張拱顧望乃是恭敬審諦非恐漸漬於泥淖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今按駑馬日可百里十日則亦可及千里遲速先後不同其歸一也

倚魁之行

今按倚與奇魁與傀俱聲近假借字奇傀言其事譎觚不常也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

今按古人名遲字須須者待也故遲之訓爲待音直吏切學曰者葢古學佀虛設此言以相警厲必曰遲者猶云寡君須矣彼前行之人方止而待我我當遂行而就之學如不及之

意也

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今按爲善惟日不足多暇日者遊閒不事事也出入疑當作出人言不能出人前也

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注云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今按榮辱篇云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注云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舊疑楊注未愜及以榮辱篇注互相參訂原注殆不可易今改從之以志吾過

不苟篇

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

今按吟口說苑說叢篇作凶貪此本必作貪凶轉寫形誤遂爲吟口楊氏據誤本作注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詩外傳三誤與此同可知此本相傳已久楊氏所以淡信而不疑矣

君子易知而難狎○言辯而不辭

今按韓詩外傳二知作和辭作亂於義較長此竝形譌

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

今按屈伸當作詘信荀書皆肰俗妄改之此言君子屈伸隨時之宜當其屈也柔從若蒲葦當其伸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信卽伸字其屈與伸以義知當曲直曲直卽屈伸又引詩言君

子左宜右有然後總結之云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屈亦當爲詘）荀子之文往往反復申明欲令辭必達意不避重緐爲使人易曉也

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

今按漸與潛同此言小人知則攫盜而潛淚不敢發也愚則毒賊而爲亂不知懼也語意甚明荀書多以漸爲潛楊氏不知例以漸進爲訓而不顧其安如此注亦以漸爲進則難通矣

窮則弃而儑

今按玉篇儑五甘切不慧也廣韵五紺切云傝儑龍龕手鑑一云儑五盍反傝儑不著事也傝他盍反傝𦈉㑥劣也又音

儑不謹貌也然則諸義皆與此近此言小人窮則卑弃失志不能自振往往如此楊氏未見玉篇廣韵故云字書無儑字又云儑當爲濕並非○韓詩外傳四儑作累恐亦字形之譌累與濕皆俗字濕當作溼累當作纍與此字形音義遠

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

今按韓詩外傳一作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污然皭與潐古音同混污與掝掝音又相轉此皆假借字耳楚詞作察察汶汶當是也又按上云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亦與楚詞同

夫此順命以愼其獨者也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

今按此語甚精楊氏不得其解而以謹慎其獨爲訓今正之云獨者人之所不見也愼者誠也誠者實也心不篤實則所謂獨者不可見勸學篇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惟精專沈默心如槁木死灰而後髣髴遇焉口不能言人亦不能傳故曰獨也又曰不獨則不形者形非形於外也（楊注誤）形即形此獨也又曰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三句皆由獨中推出此方是見於外之事而其上說天地四時云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說君子至德云夫此順命以愼其獨者也順命謂順天地四時之命（楊注尤誤）言化工默運自然而極其誠君子感人嘿然而人自喻惟此順命以愼其獨而已推尋上下文義愼當訓誠據釋詁

云愼誠也非愼訓謹之謂中庸愼獨與此義別楊注不拔爾雅而據中庸謬矣○愼字古義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爲釋大學兩言愼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以戒愼愼獨爲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荀書多古義古音楊注未了往往釋以今義讀以今音每致舛誤此其一也○餘多不能悉舉其小出入姑亦仍之又性簡略不能一一具詳聊舉所知以存梗槩云爾

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今按端疑振書端書之端端者正也謂正容拜議非必衣元端也注言端拱又言元端二義似歧故正之

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

今按荀意當以句股法開方而言故以五寸盡之言操彌約
也

上雖不知不以悖君

今按悖者倍之假借字倍訓反與背同

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今按情實也竭舉也言短長皆以實備說不加文飾所以為
直士

田仲史鰌不如盜也

今按陳仲之廉史鰌之直雖未必合於中行衡之末俗固可
以激濁流揚清波荀之此論將無苛歟夫名生於不足盜生
於有欲盜不可有名不可無程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推此而論夫荀行
以貫心錢穀兵刑何非為己假令心本近名割股廬墓豈非
為人然則荀卿此論蓋欲鍼砭於流俗而非持論於衡平矣

榮辱篇

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

注云钃刺也之欲反或讀斸為所今按斸所音讀不同斸雖
訓所而不讀為所也玉篇斸或作钃與所音異不知楊氏何
故同之正文又無斸字此注當有脫誤钃訓刺亦未聞

鯈䰾者浮陽之魚也

注謂字書無䰾字蓋當為⿰魚欠今按䰾不成字⿰魚欠非魚名疑當
為鱧俗書體或作体然則鯈䰾即鯈鱧矣

孝弟原慤軥錄

今按原與愿同愿慤皆訓謹也軥與局同錄與逯同逯者行
謹逯逯也軥錄猶局促竝疊韵字也○君道篇作拘錄

陶誕突盜惕悍憍暴

今按陶古讀如謠謠者毀也離騷云謠諑謂予以善淫陶誕
即謠誕謂好毀謗誇誕也突盜謂好侵突掇盜也毋二字為
一義注似失之惕與蕩同憍即驕字經典俱借驕為憍耳此
皆姦人邪說詖行之事

彼臭之而無嗛於鼻

今按臭今作嗅嗛不足也與歉同言嗅之而無歉於鼻與嘗
之而甘於口句相儷

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

今按注前說謬後說引詩瑟兮僩兮鄭云僩寬大也此說是
矣謝氏疑僩當為嫺雅之義引賈誼書傅職篇文義亦相近
而非本義今詳賈子之僩為假借荀子之僩為本義何以明
之陋為陝隘僩為寬大故以僩陋相儷證以脩身篇云多聞
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又以閑陋相儷閑亦僩
之假借閑謂寬閑即僩訓寬大之義楊注訓為閑習亦非

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雞狗豬彘

今按說文豕三毛叢居謂之豬後蹏廢謂之彘是豬彘異故
此分別言之

其流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

今按溫與薀同假借字耳楊注溫猶足也非○薀者積也左
傳薀利生孽經典通作蘊此作溫皆假借耳如禮器云溫之
至也溫讀爲薀亦其例
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
今按載如大車以載之載載猶任也慤者謹也謹謂謹其多
少厚薄之數使祿各稱其事不失均平○楊注載行也慤實
也古無此訓○載其事二語又見君道篇

非相篇

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
今按白公之亂子高入國門不介胄益由微小短瘠行不勝
衣故耳

周公之狀身如斷菑○傳說之狀身如植鰭
楊注爾雅云木立死曰椔椔與菑同今按皇矣詩傳木立死
曰菑菑者植立之貌周公背傴或曰癰僂其形曲折不能直
立故身如斷菑矣鰭在魚之背立而上見駝背人似之然則
傳說亦背僂歟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今按稽者同也後世凡言惡者比之桀紂是與之同楊訓稽
考疏矣○正論篇句義同
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
今按女士對言如詩之氓易之大過皆是古以士女爲未嫁
娶之偁

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肎下隧式居屢驕
今按毛詩本出荀卿荀所引詩多與毛合毛詩見晛曰消韓
詩曣晛聿消毛云晛日氣也韓云曣晛日出也二說義相成
廣雅釋詁曣㬫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荀卿引詩作宴然
卽曣㬫也宴晏曣古通用玉篇曰㬫同晛如段氏說然則毛
詩見晛之見應讀爲現現宴雙聲然晛晏韵亦乖雙聲俱音
近假借字耳聿曰二字古亦假借通用荀引詩與韓毛本無
不合也下隧毛作下遺古讀遺隧音同如旞字或作旜見於
說文可證矣隧與隊同隊墜古今字也下隧者以言小人莫
肎降下引退如雪宴然消滅方用居位而數以驕人也屢當
作婁婁猶亟也數也毛詩傳自荀卿今推荀義以補毛傳義
或當然○鄭箋遺讀曰隨婁斂也與毛異不當援以注荀楊

注失檢
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
今按狌狌人形言笑如人亦二足惟有毛爲異耳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
今按族者聚也湊也湊與奏古今字漢律志族奏也是其義
也奏湊蔟族竝聲義同然則節族卽節奏矣楊注是也
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
今按注云黨親比非也方言黨知也郭注黨朗也解悟貌此
則黨爲曉了之意法先王順禮義出言可以曉悟學者非朋
黨親比之義也

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抴

今按抴余制切與曳音義俱同抴卽枻字枻俗作也言君子裁度己身則以準繩接引人倫則用舟楫謂律已嚴而容物寬也楚辭九歌桂擢兮蘭抴王逸注擢楫也抴船旁板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毛詩傳楫所以擢舟也故因謂楫爲擢擢者引也船旁板曳於水中故因謂之抴俗字作櫂作枻皆非是也

文而致實博而黨正

今按致緻黨讜竝古今字讜言卽昌言謂善言也此明士君子之辯文而緻密堅實博而昌明雅正斯辯之善者也

肰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

今按均當依宋本作於噡唯猶唯諾也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肰諾不欺此葢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

非十二子篇

欺惑愚衆矞宇嵬瑣

今按矞滿溢也宇張大也嵬者崔嵬高不平也瑣者細碎聲也此謂飾邪說文姦言以欺惑人者矞宇所謂大言炎炎也嵬瑣所謂小言詹詹也此皆謂言矣注以行說失之嵬瑣又見儒效正論篇

肰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今按故者吝於故實之故謂其持論之有本也成理謂其言能成條理也故皆足以欺惑愚衆

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

今按此謂矯異於人以爲高者綦谿者過於深附利跂者傒於歪趨○谿讀爲雞跂音爲企四字雙聲壘韵其義則未之聞

猶肰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

今按猶肰而當依宋本作肰而猶此誤本耳

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

今按荀書多以案爲語辭案猶焉也下案飾其辭義亦同楊注非是五行依注以爲五常未知其審

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肰不知其所非也

今按儒效篇云愚陋溝瞀注云溝音寇是也溝猶瞀儒四字疊韵其義則皆謂愚蒙也漢五行志作傋霿楊注引作區瞀楚辭九辯作怐愗說文作殺瞀廣韵既作怐愗又作嗀瞀又作瞀瞀竝上音寇下音茂此等皆以聲爲義不以字爲義也嚾者呼也玉篇廣韵音渙義與喚同集韵或作讙音歡則其義當爲讙譁矣

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

今按茲者益也多也與滋義同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

今按況古作兄其訓滋也益也長讀上聲也此言聖人之名有所埤益增長於諸侯故莫不願得以爲臣也儒效篇亦有此

言楊注不得其解
知而險賊而神
今按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賊害於物而其機變
若鬼神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類楊注亦未了了
利足而迷負后而墜
今按利足而迷所謂捷徑以窘步也負后而墜所謂力小而
任重高位實疾顛也二句皆譬況之詞
箸是者也
劉氏台拱曰箸是疑當作著定與上文盛靜等字爲韵言有
定守不流移也
以不俗爲俗離縱而跂訾者也

今按縱與蹤同本作縱謂車迹也俗作蹤假借作縱耳離縱
者謂離其尋常蹤迹而令人敬異也舉足望曰跂訾訓思也
量也跂訾者謂跂望有所思量而示人意遠也此皆絕俗離
埶矯爲名高之事故曰士君子所不能爲也
吾語汝學者之鬼容
今按上鬼瑣注鬼與傀義同引大司樂鄭注傀猶怪也然則
鬼容者怪異之容故其下遂以重文疊句寫貌之
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今按狄與逖同遠也填填者盈滿之容狄狄者疏散之容也
莫者大也瞡疑與嫢同嫢羌箠切者細也方言細而有容謂之
嫢然則莫莫者矜大之容瞡瞡者鄙細之容瞿瞿者左右顧
望之容盡盡者閉藏消沮之容盱盱者張目直視之容也凡
此皆以相反相儷爲義
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
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詢
是學者之鬼也
今按此言學者之鬼容也瞞瞞瞑瞑瞑與眠同謂耽於酒食聲色
惛瞀迷亂之容也疾疾訾訾謂苦於禮節拘迫畏憚惰嬾之
容也儢儢離離謂不耐煩苦勞頓嬾散疏脫之容也皆以四
字合爲雙聲狀其醜態爲學者戒耳此等語言自可不求甚
解心知其意可耳偷儒已見脩身篇謑詢楊注以爲詈辱是
也本或作謑詬賈誼書所謂奊詬亾節亦其義也

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
今按弟佗神禫亦難強解闕疑可也○謝云弟本或作弟集
韵音徒回反莊子應帝王篇有弟靡此弟佗義當近之
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今按嗛猶謙也抑退之貌楊注嗛與慊同快也非是○仲尼
篇云滿則慮嗛注云嗛不足也與此嗛同
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
賤儒也
今按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張之貌而不似其眞正前
篇所謂陋儒腐儒者故統謂之賤儒言在三子之門爲可賤
也非賤三子也楊注得之

仲尼篇

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

今按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朱子集

注援此說之

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

王則安以無誅矣

今按誅四誅二未聞其審注必求其事以實之恐誣○楊以

四爲密阮共崇義猶近之又引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

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

食謝云溫是盥字之誤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楊欲以是爲誅二之證

不如闕疑○大略篇文王誅四三句同至成康則案無誅已

案與安同荀書多爲語詞

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

今按楊注嗛不足也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此注得之

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傹也

今按楊氏以炊爲吹洪氏頤煊以傹爲竟引說文竟淅而行

二說未知誰是

儒效篇

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今按此總言之左傳昭廿八年晰言之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數三當爲五或三五字形易

於混淆故轉寫致誤耳

仰易變化天下厭肰猶一也

今按厭者合也倉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周語克厭天心韋

昭注厭合也此厭字本義其音一㓨切楊注厭肰順從之貌

義猶近之其音一涉反則非○厭字古有二音二義說文厭

笮也笮者迫也此厭音於輒切一曰合也此厭音一㓨切荀

書此厭訓合此篇下云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猒即厭之假借

楊氏訓爲猒足失其義也王霸篇云厭焉有千歲之固亦與

此厭音義俱同楊注引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肰鄭注厭讀

爲黶黶閉藏貌楊蓋不知假借之義鄭欲借厭爲黶故訓閉

藏荀書之厭自用本義無取閉藏何必依鄭讀厭爲黶邪

嗚呼而莫之能應

今按嗚俗字也古止作烏烏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窮凍餧

若不以禮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儒

而言必云烏呼者李斯諫逐客書擊甕叩缶歌呼烏烏真秦

之聲故以此言反之注以歎辭爲解不成文義

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

今按豫與序同古字通用早正市價以待之故鬻者不復論

序也

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

今按罔不必分四字誤衍應依新序五作罔罟分三字說苑

七云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正與新序同爲一

事

夫是之謂人師

今按師者衆也言合四海若一家成爲大衆謂衆所歸往也王制篇及議兵篇義亦同○爾雅師人也此言人師其義則一注云師長非也

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楊注謫與商同古字本亦作謫謫與決同下亦有謫德而序位之語洪氏頤煊云按字書無謫字君道篇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文與此同謫疑卽論字之譌正論篇圖德而定次圖謀亦論也謫字又譌作譎

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

今按古人重畜問富數馬門材與焉不獨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蔑如矣

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

今按屑者瑣細之貌至寶不必盈握故以瑣細言之○屑今作屑溢作鎰

賣之不可僂售也

今按此篇上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注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注僂疾也按僂皆屢之假借字釋詁云屢疾也售者讎之俗字詩曰賈用不讎

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

今按炤蓋照之或體字也經典罕用釋蟲熒火卽炤用炤字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劉韜兄弟一生不爲照字唯依爾雅火僞作召今讀荀書可知炤字由來已久蓋起於周秦間矣○王霸篇亦有炤字

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

今按光猶廣也光廣古通用詩序所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是也

鼓之而紂卒易鄉

今按倒戈之語非荀所偁恐難盡信易鄉者蓋謂紂卒辟易奔北耳未必倒戈相殺也○孟子不信漂杵荀子不偁倒戈其意正同楊注援以釋荀恐非

遂乘殷人而誅紂

今按乘者覆也謂駕其上也注非書序云周人乘黎僞孔傳乘勝也亦非

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

今按殺蓋戮字之誤下同楊氏無注知唐本猶未誤

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

今按僞與爲同行僞行動作爲也注非是

王制篇

中庸民不待政而化

今按中庸民言中等平常之人賈誼過秦論所謂材能不及中庸義與此同史記改作材能不及中人亦得其意

分未定也則有昭繆

今按二語難曉楊氏說亦不了○韓詩外傳四同

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

今按竭者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肎舉發也注訓竭盡亦通

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疑止也

今按此今官人中之和事者也偏好假借辭色開通道路以誘進人令皆歡說故下遂云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而無所底止也疑當作疑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儀禮士昏等注荀書疑字古本必皆作疑今改作凝經典亦多改凝人皆知凝不知疑矣莊子用志不紛乃疑於神今亦改疑其音則疑魚乙切凝魚陵切古音必陵切說文以凝為俗冰字唯詩膚如凝脂正宜作疑爾雅作冰脂可證矣

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今按惠者順也注訓恩惠失之夫馬駭而脈僨靜以鎮之則馴矣人駭而圖反順以循之自安矣故鞭箠不加於奔駟而謫木不絕於堯年昔蘧伯玉治衛子貢問何以治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則靜之惠之之說也

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

今按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締交接怨謂連續脩怨注非是

然後漸慶賞以先之

今按漸子廉切讀若漸民以仁之漸其訓漬也浸也湊染入也楊注凡漸皆訓進故多失之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

今按眇古妙字古書皆以眇為妙荀書亦然注皆失之周易眇萬物而為言今亦改為妙矣古無妙字

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

今按釋詁神者治也然則大神謂大治猶禮運云大當也楊注以變通裁制萬物為言亦即大治之意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

今按釋詁知者匹也詩曰樂子之無知此草木有生無知之說也曲禮曰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此禽獸有知無義之說也○楊注知謂性識是已蓋因有性識然後有匹偶故此二義兼之乃備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今按乘白似不成文白蓋甸字形近之譌周禮四丘為甸注云甸之言乘詩曰維禹甸之甸即乘也故此言乘甸矣

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

今按樸與朴異樸木素也樸力寡能謂力作樸素技能寡少故專治於田事

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

今按索者求也百物供民求索皆是注以索為上索非是

順州里定廛宅

今按廛宅皆謂邑里之居在市曰舍在田曰廬此以廛宅竝言則廛在市宅在邑

養六畜間樹藝

今按間者更代也樹藝者五穀也間代謂田分上中下三等

歲一易之三歲而徧更代休息美惡同之詳見周禮[illegible]官及
漢食貨志

平室律

今按室律二字不成文理疑律當爲肆字之譌室謂廬舍如
市樓候館之屬是也肆謂廛肆如粟帛牛馬各有行列是也
故下遂云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事見
周禮地官

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爲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

今按殷者盛也言全盛之日孟子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明
政刑之日也下殷之日同○此云案以下云安以安案字亦
同荀書多用安案爲語助詞如它書焉字於字之例唯案兵

之案與按同按者抑也止也縱橫當作從衡古書皆然荀書
亦必作從衡俗妄改之

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

今按傭與庸同庸者常也詩云昊天不傭韓詩作庸是庸傭
通○下云則庸寬惠此庸訓用

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倪

今按楛與苦同謂脃惡也蠲者明也謂喜明察而好狐疑也
倪與脫同亦與悅同謂喜近小人也○脩身篇有佞兌字則
倪與兌同當訓爲悅謂諞佞容悅也

富國篇

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

今按葷菜亦蔬耳必別言之者士相見禮夜侍坐問夜膳葷
請退可也鄭注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玉藻膳於君
有葷桃茢注云葷薑及辛菜也然則葷菜先於百蔬固有說
矣

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

劉氏台拱曰使有功當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

拊循之唲嘔之

今按循與揗同拊揗者謂撫摩矜憐之也唲嘔者玉篇廣韵
竝云小兒語也上於佳切下烏侯切二字雙聲蓋爲小兒語
聲慈愛之也史記韓信傳說項王言語嘔嘔其意正同嘔嘔
卽唲嘔也

冬日則爲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麮

今按說文麮麥甘鬻也急就篇甘麮殊美奏諸君是則夏日
進麮古人珍之今登萊人煮大麥粥云食之止渴又祛暑必
大麥者小麥性熱大麥味甘又性涼也

偤然要時務民

今按偤與酋音近義同其訓皆爲終也此言勞役不恤民力
經始卽欲要終趣時亟也

事成功立上下俱富

今按富與福同古字通用詩云何神不富富卽福也此文不
爲富言故知爲福○上云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
不後時此正上下俱受其福之意

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
今按辨與徧同古字通用荀書辨多同辯辯宜訓治楊氏不明假借之義每以辨別為訓往往失之此辨又為徧之假借當訓周徧而云明察其失甚矣荀書多假借此其一耳○王霸篇治辨之辨又與辦同
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
今按陵懍雙聲懍懍敬懼之貌與謹義近文選甘泉賦注引服虔曰凌兢恐懼貌也然則凌兢陵謹亦雙聲字義皆可通釋言云淩慄也釋文引埤蒼云悽慄也然悽蓋淩之或體字淩陵又皆假借字耳經典此類古無正文大抵義存乎聲讀者要必明為假借斯不惑矣楊注望文生訓以陵為侵陵

則謬矣
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
今按此富字用本義藏當作臧古藏字也
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
今按有餘謂有九年之蓄禹治水八年於外至十年而後平
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
今按午者逆也彼來而此逆之取其將若撥麷者熬麥曰麷見籩人注熬乾煎也今謂之爓蓋麥乾煎則質輕脆故撥去之甚易荀義當然籩人注又云今河間以北煮穜直龍反麥賣之名曰逢逢當音蓬今江南人蒸稬米曝乾爓之呼米蓬與鄭義合知逢古音如蓬也蓬謂蓬蓬然張起此後鄭義與先鄭異楊注既引先鄭於義已足而并蔓引後鄭又改其曰逢者為麷且云據鄭之說麷麥之牙蘖也二鄭皆無此義楊氏不知而妄測之皆郢書燕說耳
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
今按慎即謹也謂謹持此義○注每讀慎為順今亦不能悉正讀者以類求之可也
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
今按雅者正也後人雅俗相儷則謂嫺雅史記司馬相如雍容嫺雅是也荀書雅字多對鄙野而言此云雅文即文雅耳
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

今按旗翼之解楊氏謝氏雖皆有說而未見為必然姑闕所疑
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橈膕君盧屋妾
今按逢蒙難曉楊注恐非謝氏引淮南子籠蒙目視洪氏頤煊又云逢疑作蓬下當脫髮字二說義固可通余謂逢蒙疊韵字也此等語言古來或無正字往往但取其聲讀者亦可不求甚解耳

王霸篇

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
今按擽本作櫟此蓋借為礫字礫者小石也楊注櫟讀為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堅确之貌故云落然如石之固此說得之

老子云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落落亦礫礫耳
主之所極肰帥羣臣而首鄉之者
今按極與亟極並同悈亟皆敏疾之意經典多通賦篇云出入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為亟也此極肰猶云亟亟肰耳
肰而天下之理略奏矣
今按奏訓進也此奏疑與湊同湊會聚也楊注訓為節奏失之
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肰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
今按憚與坦雖可通楊注憚與坦同此憚疑嘽字之形譌毛詩檀車嘽嘽傳云嘽嘽敝貌與此義合敝正對新而言此言國與世

俱新雖或嘽嘽敝壞而非變也但改王改行則仍復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有厭焉完固至於千歲者荀義當肰王古玉字也厭焉合一之貌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則亾
今按將將大也四句皆逸詩其義今不可知玩荀子之意方說禮所以正國而即引詩又申之云此之謂也肰則此蓋言禮廣大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徧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為禮則禮存而國存不為禮則禮亾而國亦亾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斷上二句為逸詩則語意不融貫
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
今按辨古辦字辦謂備具也下云莫不分均莫不治辨其義亦同古書皆以辨為辦楊云辨分別事百讀為文辭非荀義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
今按自此至禮法之大分也其十二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或係省文或此不皆傳語未可知也
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
今按此言有人斯有土也壹當為一謂齊一也此文上作壹人下作一人參差錯出由寫書者誤分之
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
今按蠭門它書或作逢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龜策傳作蠭門漢藝文志作逢門逢即蠭字之省古讀蠭逢同音故逢蒙之逢亦讀如蓬廣韵蓬紐有蜂云又音峯一字二音

是其證矣服者屈服也服之本義事也用也屈服是其引伸之義
臺謝甚高
今按謝榭古今字也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謝左公羊俱作謝穀梁作榭釋文云本或作謝今經傳皆改謝為榭矣唯釋文及此書猶存謝字
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
今按干祿字書睪俗臯字蓋臯俗作皐譌轉為睪又復加頭作睾以別於睪此正如漢成臯印文作白下人人下羊又作皿丁羊展轉增譌即此類也臯韜為覆冒之意故臯牢亦為牢籠皆雙聲疊韵字也馬融傳云臯牢陵山章懷注引此即

作臯字是已肰攷臯字由來已久曹大家言臯于佐禹顔氏
家訓臯分澤片葢此俗字起於六朝以前正朱育所偁近鄙
別字者也臯與睾音義異而古書亦通用故此臯字楊注引
新序（今本無）作睾字又列子望其壙睾如此書大略篇作臬如
皆其證矣

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

今按下一夫字疑當作末形缺而譌末者無也言無有覺知
而哀哭之者

若夫貫日而治平

今按荀書多言貫日貫者穿也日以爲事如聯絡貫穿此日
也

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

今按隆政下作隆正是也此隆政爲假借楊注失檢○彊國
篇以隆正脩政竝言豈知此注之非葢由望文生訓恆坐此
失

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

今按富國篇作出死斷亡而偷此作不愉故楊云不字剩但
攷古書水旁心旁易爲淆譌故地理志慎陽乃滇陽也準是
而言不愉或不渝之形譌亦未可定渝者變也其義自通

是故百姓賤之如尪惡之如鬼

今按尪當作虺與鬼相韵注引新序（今本無）作賤之如虺豕豕
字衍耳楊云尪當爲低似不如依新序作虺爲長○低形近
尪虺形略亦相近

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

今按啖者嚂啖也啖啖欲食之貌上云不脩正其所以有肰
常欲人之有此作循正循脩古字通也

儒者爲之不肰必將曲辨

今按辨古辯字

君道篇

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

今按探籌刺竹爲書令人探取葢如今之掣籤投鉤未知其
審古有藏彄今有拈鬮疑皆非是愼子曰投鉤以分財投策
以分馬

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

今按斗斛本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肰作斗斛爲長
槩卽杚也所以平斗斛者敦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

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

今按待字誤韓詩外傳四作事是也葢事譌爲侍又譌爲待
耳懈宜依韓詩外傳作解古書皆肰轉寫者依今書作懈耳

敬愛而致文

今按文韓詩外傳四作恭於義較長

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

按辨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婦有別也致功而不流句未詳
疑有譌字

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
按方讀爲旁古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周浹皆徧也○荀
書浹多作挾
並遇變應而不窮
按變應韓詩外傳四作應變宋本作變態
其交游也緣義而有類
按韓詩外傳四作緣類而有義較長
倜然乃舉大公於州人而用之
按倜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倜作超州作舟此作州者或形譌
或假借字耳
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

按齫當依韓詩外傳四作齳說文齳無齒也蓋篆文齳與齫
形近而譌耳

臣道篇

刑下如影
今按刑與型同模範之屬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爲民
所法刑猶形也民猶影也如影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
寫從俗
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躳身
今按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爲成俗言彼
習非勝是不可變移默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躳也躳身一耳
爲足句兼取韵

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
今按關閉也內入也化易者謂開導其善心關內者謂掩閉
其邪志
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
今按樸馬未調也赤子難曉也餧人毋速飽也三者正明化
易關內之事蓋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逆遏其邪施之
樴閑庶令同心易嚮日遷善而不自知也○下四句仍申明
此恉其妙全在於因憂懼喜怒其因之之事也改過辨故入
道除怨其因之之權也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
今按此逸書也楊氏以爲伊訓之異文非是

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
今按疾者速也苦者勞也言事人之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
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壞之雖有勤苦自滅
沒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不能自保其有也
夫稽古以來不乏功勤忠敏之士多爲羣疑叢謗之媒或構
凶釁不克令終坐此者比比矣皆不能善處功名之際者無
德故耳然則傷疾墮功皆義具上文唯滅苦句似於上無所
蒙不知敬也忠也皆得謂之勞苦故以滅苦包之楊氏未加
省照故云未詳而輒疑其錯誤非也
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
今按以德復君韓詩外傳四作以道覆君觀下言周公於成

王可知韓詩外傳是矣補之韓詩外傳作輔之亦於義爲長

楊注以匡救其惡言非也

致士篇

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

今按士者事也古士仕事俱通用此士謂事其事也

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

今按險當爲儉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山之童林木之濯濯皆是

得衆動天美意延年誠信如神夸誕逐魂

今按四句一韵文如箴銘而與上下頗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誤脫○魂者神也夸誕設所謂逐物意移心動神疲者也

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今按耀俗燿字燿者照也夫燿蟬者火必明而後蟬投焉以陽明爲趨也照蟹者火必闇而後蟹赴焉蟹以陰闇爲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途也故明主求賢如燿蟬闇主蒐慝如照蟹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

今按陵者丘陵喻高峻也節奏以禮言欲其高峻防踰越也生民以田畜言欲其寬饒不陜隘也節奏陵而文敦禮讓也生民寬而安樂太平也

知微而論可以爲師

今按論與倫古字通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

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今按回旋流也糞壅根也二句喻弟子於師不忘水原木本之意

議兵篇

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

今按感讀如撼撼撼古今字也感忽搖疾之意悠闇神祕之意兵貴神速如處女脫兔之喻也新序三感忽作奄忽無悠闇二字○注引鬻子感忽齊策作乃感忿字誤謝氏云

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

今按路亶新序作落單盎離落單薄之意楊注非是滑然新序作渙然是也韓詩外傳三作突然突即渙字之缺壞又誤

脫水旁耳○本篇下文即有渙然離耳之語可知此宜作渙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

今按延者長也兌與銳同荀書皆然古字通也延新序作鋌誤字或假借耳延訓長故云若莫邪之長刃兌訓利故言若莫邪之利鋒楊注非是韓詩外傳作延居銳居與下圜居爲儷其義甚明

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

今按韓詩外傳作圜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語尤明晰此方止即方居變文以儷句耳

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

今按㒁之言角推承上盤石而言案奧爲同語助詞也鹿埵隴種東籠楊注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顧氏炎武日知錄廿七引舊唐書竇軌傳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今謂此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强解楊氏既云未詳又引或說鹿埵龍鍾凍瀧似皆失之新序止有隴種無鹿埵○劉氏台拱以鹿埵上角字爲涉上而誤衍

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今按發揚虔也猶書之言我武惟揚也毛詩作載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出荀卿不應有異說文引詩又作載坺肰則坺發蓋皆旆之同音假借字耳韓詩外傳引亦作旆

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

今按陿阸猶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篇云生民則致貧隘語意正同注以陿阸謂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隱之以阸亦非地險

城郭不辨溝池不拑

楊注辨治也或音辦今按古無辦字荀書多以辨爲辦此注音義兩得之矣拑非古掘字當作扣字形之譌耳或說是

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

今按刑殺皆未聞楊注殺謂殛鯀刑謂流共工放驩兜則謬矣鯀死於殛所非堯殺之殛古書本作極極非殺也○上云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此等皆不必强解

矜糺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

今按收者拘也繚者繞也此謂矜莊糺察拘牽繳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注說收繚非是

荀子補注卷上

荀子補注卷下
棲霞郝懿行學

彊國篇

刑范正

今按刑與型同范與笵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楊注刑同形非

舉錯則時愛利則形

今按形韓詩外傳六作刑刑者法也愛人利人皆有法不爲私恩小惠注云形見非是

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

今按黭與奄同奄然猝乍之貌而與如古通用奄然如雷擊

之如牆壓之皆言暴猝之威所劫○韓詩外傳六黭作闇而作如

劫則致畏嬴則敖上

今按嬴猶盈也此言百姓被威劫脅則氣怯而致畏放縱寬紓則氣盈而傲上○嬴與贏同贏有餘也有餘卽弛緩故注訓嬴爲緩

執拘則最得閒則散

今按最依字書應作冣音才句切卽古聚之假借字也俗作最非韓詩外傳六作聚是矣

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

今按賁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潰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六作憤此作賁二義俱通似不必依彼讀憤也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

今按彊力之術雖進終止杖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李斯之問爲秦發也今新序無

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

今按敦讀如堆敦比者敦迫比近叢集於前也注似未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

今按糞者坌之假借隸變作拚少儀曰埽席前曰拚經典俱通作糞

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

今按拔讀如少儀毋拔來之拔鄭注拔疾也釋文拔王本作

枝然則此注拔或作枝亦可注又云或作枝則非古無枝戟之名

天論篇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

劉氏台拱曰渴字衍飢當作饑

日月星辰瑞厤是禹桀之所同也

今按堯典厤象日月星辰此瑞厤卽厤象也象謂璿機玉衡神其器故言瑞

怪星之黨見

今按黨宜訓朗出方言注不謂朋黨也韓詩外傳二黨作晝於義爲長楊注望文生訓耳

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

今按耘耨失薉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與上句相儷是也

此葢轉寫之譌不成文義

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今按切瑳言務學也韓詩外傳二云夫子之門內切磋以孝

與此義合磋古作瑳 今作磋

不知貫不知應變

今按逸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葢荀此語所本○上云百

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道卽禮也

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

今按外內皆謂禮也禮有內心有外心竹箭有筠禮之外心

也松柏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

正論篇

上宣明則下治辨矣

今按辨與辨同非辨別之辨

上周密則下疑元矣

今按元與眩同注後說是

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今按漸讀爲潛潛與漸古音同字通潛者深也潛詐者謂幽

深而險詐也

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

今按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鄭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以夏周推

前後之差有虞氏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

十不得如此記也然則依鄭此說參以記文可知天子千官

古未有矣

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

今按墮者毀也言以湯武爲弒非有說也直爲妄言詆毀之

耳

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

今按疇者匹也罷者病也言不能任事也齊語云罷士無伍

罷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

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

今按此皆謂古有象刑也墨一名黥此墨黥謂以墨畫代黥

不加刻涅慎子所謂畫跪當黥也按今本作幪巾當墨慅嬰慎子作草

纓草與慅葢音同假借字耳詩之勞人草草卽慅慅矣共艾

畢者共當爲宮亦假借字慎子謂以艾畢當宮是也今本畢作韠

艾讀當與刈同葢斬艾其韠以代宮刑也對屨慎子作樹

今作非屨葢誤樹枲屨也對當爲樹菲當爲剕殺赭衣而不純純緣也殺殺罪也今

慎子作布衣無領當大辟布衣卽赭衣無領卽不緣也去其

衣領以代死刑慎子以爲有虞氏之誅尙書大傳以爲唐虞

之象刑竝與此義合○其菲殺三字竝用劉氏台拱說

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

今按治期無刑故重亂用哀矜故輕注兩說前義較長

故魯人以榶衞人用柯齊人用一革

今按注引方言盌謂之榶盂謂之柯蓋楊所見古本如是今本榶作櫂宋本荀子注已作櫂或盾以後人據方言改耳一革二字雖未能詳肰攷史記貨殖傳適齊爲鴟夷子皮索隱引大顏云若盛酒者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據此可知鴟夷以革爲之吳語盛以鴟鴺而投之於江韋注鴟鴺革囊㕘以揚雄酒賦則鴟夷乃酒器范蠡適齊而爲鴟夷子皮此正齊人所用與魯人以榶衞人用柯文義正合

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

今按儀與義同義古作誼謂行誼也此言同服同儀猶中庸言同軌同倫

是規磨之說也溝中之瘠也

今按磨當作摩古今字也規摩蓋言規畫揣摩不必無失也溝中之瘠句義未詳

曼而饋

今按曼訓長也傳祭進膳列人持器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饋謂祭也（論衡明雩篇）此云曼而饋謂食也

代睪而食

今按睪卽臯字下云側載睪芷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睪蓋進食人叜迭佩帶助其馨香。洪氏頤煊曰淮南主術訓鼛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相同鼛臯古字通用劉氏台拱曰代睪當爲伐臯主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鼛

雍而徹乎五祀

劉氏台拱曰此當以爲一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肰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專言之則曰竈連類言之則曰五祀楊氏失其句讀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

今按張與帳同古以張爲帳也容則楊注引爾雅云容謂之防郭注如今牀頭小曲屛風是也張容二物與負依而爲三

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

今按不老者不衰老也猶詩之言永錫難老矣故以天子無老申之楊注不老老也又曰不字衍二說皆非

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

今按吐者棄也（倉頡篇）此蓋極言菽粟之多耳非食而吐之也孟子言狗彘食人食揚雄蜀都賦云糶米肥豬非聖世之事也

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

今按大略篇云國法禁拾遺蓋必申商之法有此禁令故荀舉以爲言

人猶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今按詭者責也言抇人冢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詭

訓責古義也漢書趙充國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
嘗陳重傳注皆以詭爲責也今人但知詭詐不知詭責楊氏
亦習於今而忘於古矣此詭訓詐其義難通
以欺愚者而潮陷之
謝注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爲淖又誤爲潮
蹎跌碎折不待頃矣
今按蹎者僵仆也經典俱假借作顛唯此是其本字注云蹎
與顛同蓋不知顛乃假借耳
禮論篇
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
今按信與神同畫龍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假借古多

借信爲伸此又借信爲神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可相通楊
氏不知假借之義故云信謂使人見而信之其望文生訓不
顧所安往往如此
彌龍所以養威也
今按彌者曆之假借說文云曆乘輿金耳也讀若湎（此依廣韵所引）
水一曰若月令靡艸之靡此亦楊注不知假借謝氏得之金
耳者金飾車耳也車耳者重較也於倚較上刻爲交龍之形
飾之以金以養威重龍取其威也詳見史記禮書彌龍下徐
廣說
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
今按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羣衆也大夫
以下謂下至庶人也不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
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則社之禮下逮庶人道謂
通達也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
今按文理一耳貴本則溯追上古禮至備矣兼備之謂文親
用則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理統於文故兩者通
謂之文也
三臭之不食也
今按臭依史記當作侑侑勸食也三飯故三侑本爲勸尸不
在自食見禮書索隱云
縣一鍾尚拊之膈
今按樂論篇以拊鞷與鞉柷椌楬相儷則皆樂器名也拊者

以韋爲之實以糠膈彼作鞷其字从革竊疑亦拊之類不得
依此注以膈爲擊也若長楊賦之拮膈鳴球則又借拮膈爲
戛擊楊注爲誤引矣以此互相訂正則此當縣之一鍾句尚
拊膈句文誤倒耳尚者上也鍾聲宏大言不貴彼而上此聲
之近質者也
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
今按梲史記作脫疑此當作稅稅者斂也校當作恔恔者快
也孟子於人心獨無恔乎趙注恔快是矣此言禮始乎收斂
成乎文飾終乎悅恔○史記無悅字校作稅大戴作終於隆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今按方猶隅也廉隅謂有稜角士知砥厲故德有隅民無廉
恥故喪其隅者也
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今按十當為五古五作乂與十形近易譌上云有天下者事
十世十當為七然天子七重於古無文作五或猶近之而檀
弓云天子之棺四重鄭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
不重與此復不同若依鄭義推之此重數似有加亦當言天
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矣
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
今按注於衾下別出倉字云倉謂遣車所苞遣奠也今正文
無倉字葢有缺脫○注衣下謂衣衾二字疑誤衍

凡緣而往埋之
楊注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
經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為緣身也○按緣身今俗亦有此語
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
今按備具也皆也物皆饒多夙具故謂富家為備家
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
今按夕與昔古字通昔者舊也舊已卜宅月朝乃卜日也
菽藿
今按藿豆葉也說苑十一藿食者尙何與焉是菽藿皆卑賤
之所食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

無僞則性不能自美
今按朴當為樸樸者素也言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
素以為絢也僞卽為字之不訓往注非○下云性僞合然後
聖人之名一言必性僞合一斯乃聖人所以成名性惡篇云
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卽此所謂性僞合矣
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
今按檀弓云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言如死者
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故言如生
者仁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
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
今按楊注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枇髮為栗枇當作比比者

梳之密者也律猶類也今齊俗亦以比去蟣蝨為律言一類
而盡除之也律栗音同注內栗字依正文作律亦可不必別
出栗字也
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
今按內與納同古皆以內為納內者入也入卽納也非內外
之內注誤○注云內或為用用字於義較長檀弓云竹不成
用
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
今按徙者迻也象徙道者謂如將迻居然目亦不忍死其親
之意注似未了
棺槨其貌象版葢斯象拂也

今按版蓋者棺槨所以象屋旁爲版上爲蓋非車之版蓋也斯疑縰之音譌（縰與纚同）象非衍字拂與茀同斯象拂者蓋如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之類皆所以蒙蔽棺上因以爲飾也○禮記問喪篇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此誤正同

故曰無適不是之術也

今按依注是當爲易轉寫之譌又據或說適讀爲敵亦通

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

今按此云安爲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及此二案一安禮記三年問俱作焉皆語辭也鄭注焉猶肰亦語辭

相率而致隆之

今按率者循也循人子爲父母喪三年推之爲君亦致隆三年也

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

今按上云祭社祭稷配止一人此言郊祭上天配以百王尊之至也百王百世之王皆前世之君也楊注欲改王爲神則謬矣

愅詭唈僾而不能無時至焉

今按愅與革恑與詭竝同恑變也革更也此言祭者思慕之情愅恑皆變動之貌唈僾氣不舒之貌四字俱以雙聲爲義

樂論篇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

今按謝氏據莊子人間世篇息本作諰此諰譌爲諰肰諰乃別字古止作息樂記作論而不息是也○荀書多以諰爲葸此又以諰爲息皆假借也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

今按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則總統言之而此於義較長

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

今按齊才細切謂分齊也樂記作儕假借字耳

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

今按翁者後世以爲叟老之偁古義不爾此翁博婦好或皆

假借之字其義未聞○自鼓天麗（謝刻天作大此依宋本）大已下蓋古樂經之文而荀子述之故以終篇

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

今按拊鞷禮論篇作拊膈其義當同○又簫和與竽笙筦籥相儷亦皆樂器名所未聞

竆積意謘謘乎

今按此論舞意與眾音繁會而應節如人告語之熟謘謘肰也說文云謘語諄謘也

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

今按禮論篇云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墨者墨子之教以薄爲道也瘠亦儉薄之意

解蔽篇

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

今按迨者及也注訓近則借爲殆字殆訓近也其義較長

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

今按雖當依注作離此乃形譌與治離走謂離去正道而走而自以爲是不輟止也

數爲蔽

今按數當依宋本作故故語詞也此句爲下十蔽總目作數於義爲短

桀蔽於末喜斯觀

今按斯觀無攷楚語云啓有五觀謂之姦子然則斯觀豈其

苗裔

故以爲足五飾之

今按足五飾三字蓋有譌

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

今按亂者治也學治天下之術亂之一字包治亂二義注非

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

今按一家得周道句舉而用之句此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能攷論古今成一家言不蔽於諸子雜說也

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

今按壹者專壹也轉寫者亂之故此作壹下俱作一

不以已所臧害所將受謂之虛

今按臧古藏字將者送也受者迎也言不以己心有所藏而妨害於所將送迎受者則可謂中虛矣

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

今按見讀爲現現者示也論讀爲倫倫者理也言萬物莫有形而不顯示於人莫顯示人而不有倫理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

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

今按墨與默同云者言也或默或語皆可力劫而威使之申當作信而讀爲申荀書皆然

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今按貳謂貳之也言所懷在於寘周行意不在於事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

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

今按枝與岐同古字通用岐者不一也此中上文貳之之意

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

今按贊者佐助也稽者同也言若比而同之則萬物可兼知唯身能全盡其事實乃爲美也以明專則有功貳則無成

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今按道經蓋古言道之書今書大禹謨有此乃梅賾所采竄也唯允執其中一語爲堯授舜舜授禹之辭耳

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

今按𩯭古止作須今俗作鬚理上當脫膚字榮辱篇及性惡篇並云骨體膚理是矣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今按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有潛修其中而淡思者我何可以歌詠亂之乎荀義當然注似失之

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

今按當依楊注作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叀作一句耳

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

今按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闢耳目之欲而遠蚊䖟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爲微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

而誤衍

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

今按恭則虛壹而靜樂則何彊何忍何危結上之辭○楊注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道當爲通楊本不誤俗人依論語妄改故誤耳性與天通語出晉書

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元之時正之

今按感讀爲撼解己見議兵篇元讀爲眩荀書皆然

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

今按傷於溼而病痺擊鼓鼓之無損於疾徒取費耳此言愚惑之蔽

而無所疑止之

今按疑止說己見王制篇荀書多作凝止皆俗人妄改之惟此未改楊注疑或爲凝蓋俗誤久矣

詩云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

今按墨者幽闇之意詩言以闇爲明以黃爲蒼所謂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也二語見後漢文苑傳趙高欲爲亂以青爲黑以黑爲黃民言從之語見禮器注此正上幽下險之事

正名篇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

今按楊注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卽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之禮或謂之禮經

曲期遠方異俗之鄉

今按曲期謂曲折期會之地猶言委巷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儷楊注斷曲期上屬似未安

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

今按僞卽爲字荀書多以僞爲爲也楊注訓僞爲矯不知古字通耳○下云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與此能爲之爲俱可作僞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

今按楊注能當爲耐古字通也此語非是楊既知爲古字通矣何必上爲能下爲耐強生分別卽如上文二知二智亦是

強生分別古本必皆作知如僞爲之例也若依楊注則上文謂之性此兩性字不知當何分別○戴記禮運樂記二篇竝用耐字鄭康成注耐古能字也此葢楊注所本然鄭此說未見所出旣云古字時有存者又云亦有今誤（禮運注）然則鄭意亦不以爲定論也且以荀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而不耐任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中耐能兼用其不以爲一字明矣又攷說文能熊屬也能獸堅中故偁賢能而彊壯偁能傑也又云耐或耏字不言爲古能字然則經典用能不用耐當依許叔重書康成之說與許不同疑未可據

交喻異物名實玄紐

今按元即眩字紐系也結也言名實眩亂連系交結而難曉

也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

今按故謂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難曉故但可偕之大道而不可與共明其所以然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性惡篇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今按性自然也僞作爲也僞與爲古字通楊氏不了而訓爲矯全書皆然是其蔽也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今按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人性生而已離其質樸與其資材其失喪必矣非本善而後惡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今按節者信也言論古必以今事爲符信○四語董子書偁之

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

今按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

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

今按徑者直也論猶倫也古論倫字亦通佚者隱也言若闇合於繩墨不邪曲也楊注非是

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折速粹孰而不急

今按類者善也旁魄即旁薄皆謂大也折速者言轉折疾速

也粹與萃同聚也萃孰言論薈萃而練孰也此皆以言語爭勝故下遂云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

今按性惡篇末自繁弱鉅黍以下皆言身有美質亦須師友漸靡而成然則性質本惡必資師友切劘而善其意自明矣然亦可知性善性惡皆執一偏而言若就渾全而論自當善惡竝存所以孔子語性惟言相近可知善惡存焉爾又言相遠可知善惡分焉爾故曰羣言淆亂衷諸聖也

君子篇

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

今按怒蓋盈溢之意與論義近楊氏無注或以恚怒爲說則
非

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

今按捷者接也夫少長有禮晉人知其可用洙泗無鬬魯俗
覘其九美故知長幼循其序而後事業有所歸捷與接同言
相接續而成故人得休息也捷不訓速楊注恐非

忠者惇慎此者也

今按慎者誠也言能惇厚誠信於此五者謂之忠也

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

今按上言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備矣德備而不矜伐於人
一一自肰盡善非聖人不能也楊注謂皆所以自善亦通

成相篇

請布基慎聖人

今按基者設也慎者誠也言請布陳設施必拄誠用聖人也
詩云考慎其相慎訓誠相訓質也誠與成古字通是即成相
名篇之所本也篇中相字俱讀平聲亦與毛詩義合毛親受
詩於荀卿者也篇內皆有韵之文此以人與基治災韵○釋
言云基設也篇內皆同注云基業失之

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義

今按施古讀如莎義古讀如俄此皆古韵餘可類推

世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

今按能讀如泥來讀如黎臺讀如題皆古韵

春申道綴基畢輸

今按此語荀卿自道荀本受知春申爲蘭陵令蓋將借以行
道迨春申亾而道亦連綴俱亾基亦輸矣輸者墮也言已布
陳設施畢墮壞也

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

今按爲古讀如譌與施罷戲皆韵

讒夫弃之形是詰

今按形與刑古字通詰者治也書云度作刑以詰四方

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

今按而有埶句之上疑脫人字蓋與聖人人字相涉而誤脫
也此以平傾人天相韵古讀平如偏也

曓人芻豢仁人糟穅

今按二句當爲七字一句

內不阿親賢者予

今按予者相推予也予與古今字楊氏予讀爲與恐人不識
目

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

今按共工蓋主水土之官禹抑鴻水故假言逐去之非實事
也通十二渚卽肇十二州也小州曰渚故假渚言之注皆未
了

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

今按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疾賢良諱由姦詐鮮無災亦四

字七字句

患難哉阪爲先聖知不用愚者謀

今按謝校斷聖知二字屬下爲句是也阪爲先者阪猶反也

所行反側頗僻爲先先古音西亦與下韵

欲衷對言不從

今按對字失韵疑封字之形譌衷封者言中衣內懷藏封事
也

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

今按黃縣蓬萊閒人皆以獨鹿爲酒器名此言獨鹿葢爲革囊盛尸所謂鴟夷者也獨鹿與魯語之罜麗音義相近而異厲鏤義遠若作剄而厲鏤語復不詞

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

今按它師二字誤倒當作師它則與儀爲移皆韵矣

觀法不法見不視

今按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視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至亘目顯也注似未了

吏謹將之無鈹滑

今按正名篇有滑鈹此言鈹滑其義同皆謂骫骳滑亂之意漢書淮南厲王傳骫天下正法顏注骫古委字謂曲也枚乘傳其文骫骳骳與鈹同謂曲戾也滑葢與猾同謂撓亂也

賦篇

夫是之謂蠶理

今按理者條理也夫含生賦形各有條理條者似智理者似禮蠶鍼爲物條理尤淺莫精於蠶莫密於鍼所以二賦語已皆言其理者也

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

今按趙之爲言趮也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猶超騰是也趙繚搖掉疊韵之字今時俗語猶以搖掉爲趙繚也

簪以爲父管以爲母

今按古之簪形若大鍼亘鍼肖簪故父之管韜鍼故母之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

今按藏古作臧荀書皆然橫古作衡上言連衡亦然此皆俗人所改

道德純備讒口將將

今按將者大也逸詩云如霜雪之將將此言道德純備之人讒口方張不能用也

琁玉瑤珠

今按琁即瓊字見說文韓詩外傳四作璇非

以危爲安以吉爲凶

今按以危爲安韓詩外傳四作以是爲非

大略篇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今按釋宮但云屏謂之樹不言內外郭璞注謂小牆當門中此說是也葢屏之制如今之照壁釋名云屏自障屏也蒼頡

篇云屏牆也爾雅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為樹然則屏取屏蔽之義但令門必有屏天子諸侯似不必瑣瑣分別外內也荀書每援禮文此云外屏內屏而云禮也必是禮家舊說何休公羊注亦偁之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謂屏樹垣也引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據高所引非卽爾雅本文蓋已不主外屏之說矣近浙人金鶚氏著論淡是高說以為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宁在門屏之閒門卽應門也其言甚辨見所著求古錄今采其說存之

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今按士卽事也古字通用楊注不誤而語未明斯問士者謂問人以事則以璧為摯如魯哀公執摯於周豐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

今按天論篇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按此語今書以入大禹謨維字作俾荀所偁則未知出何書也又解蔽篇偁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之字作惟矣此引舜曰彼援道經皆不偁書

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

今按此語出曾子立事篇荀偁之也勿面謂不形見於面勿貌謂不優以辭色勿彊謂匪怒伊教使自得之注訓不欲使其愧非也

仁非其里而虛之

今按虛讀為墟墟里人所居因借為居字非居聲之誤也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

今按拜者必跪拜手頭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衡稽首亦頭至手而手至地故曰下衡稽顙則頭觸地故直曰至地矣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今按詩東門之楊毛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引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

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觀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孔疏發明毛義與荀卿之說合楊注偶未省照乃云此誤而改其文謬矣○十日一御節於內也今禮言五日御此言十者或古文五如側十之形因轉寫致誤歟（五古文作乂）

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亾人好獨

洪氏頤煊曰遂當作墜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作溺者不問墜

今按墜當作隊隊墜古今字也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今按類猶比也古謂之決事比今之所謂例也下云慶賞刑
罰通類亦然楊注未明晰謝氏又分段竝非○二句又見王
制篇
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
今按續古作賡賡之爲言庚也庚庚剛彊不屈之貌言不阿
諛也
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今按此謂管仲尚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爲王者之佐注以
四子言恐非是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

今按上好羞貧則民好飾富以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者也
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
今按六貳之博未聞楊注以博局爲說殊謬謝氏謂貳當作
蓺督之誤卽六經也然以六經爲六蓺恐荀子時尚無此語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今按細席注皆未安恐茵席之形譌蓋茵假借爲絪絪又譌
爲細耳
雨小漢故潛
今按此語譌誤不可讀楊氏曲爲之解似違蓋闕之義
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
今按倍者反也畔與叛同叛者反之半也不稱師同而罪異
者言謂自言教謂傳授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儒得民九
兩攸繫而乃居然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
檀弓記曾子怒子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
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蓋有因於古矣
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
今按說過者大言不怍誠言者貌言若誠
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
今按正君者好是正直之君讒言甘而易入如飲醇醪令人
自醉故以漸於香酒譬況之
和之璧井里之厥也
今按晏子春秋雜上篇作井里之困謝氏引說文橛門梱也

梱門橛也荀子以厥爲橛晏子以困爲梱皆謂門限意林不
解乃改爲璞矣按此則厥與困一物皆謂得石如門限木耳
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
今按如肖似也此言仕必不負所學注云如往非也
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
今按皋猶高也言皋韜在上也嵮卽顛字巓俗作巔因又作
嵮耳鬲鼎屬也圓而弇上此皆言丘壠之形狀故以如字寫
貌之皋如蓋若覆夏屋者嵮如蓋若防者露標顛也列子天
瑞篇作墳如墳大防也鬲如蓋若覆釜之形上小下大今
所見亦多有之注竝非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今按休息一目此別之者亦猶檀弓記言君子曰終小人曰死之意子貢始言願得休息孔子四言焉可息哉必須死而後已於是子貢悚肰警悟始知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死作而歎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言人不可苟生亦不可徒死也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

今按士者事也五十曰艾服官政肰後可以任事也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者異於常人由其生質本異其教又至故能爾也傳謂國君十五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於時魯侯年才十二則太早矣荀子所言當是古法

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

今按嗛不足也言人不知自歉其行者其言易於濫過而難副楊注失之嗛與歉古字通荀書多以嗛爲歉楊氏不了此注支離矣說亦由訓嗛爲足遂不顧文義之難通耳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今按蚤與叉同此章言子夏貧無衣而不仕者以時君大夫皆驕慢故衣雖縣鶉而自甘又引柳下惠與後門同衣意可見矣又言得利如叉甲而喪其手掌言仕之利小而害大也楊注甚明謝氏欲分段似失之

友者所以相有也

今按有者相保有也詩云亦莫我有友有胥義同古亦通用如云有朋自遠方來有朋友矣

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

今按此二句已見上疑立皆當爲言形近之譌楊注說立非也區蓋者古讀區若丘注引漢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此說是也論語記孔子言蓋皆疑而未定之詞如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皆疑詞故謂疑者曰丘蓋以音同借爲區蓋耳楊注非是○漢書注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二說皆得其意但語未明晰耳顏師古注以蓋爲發語之辭亦非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

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今按泔奧之名未聞夫一物不知君子引以爲恥二童逞辯聖人有所不知何至垂涕而道自明未有異心不亦過乎蒙竊惑焉

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浮蝣也

今按二句義似未足文無所蒙容有缺脫

宥坐篇

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今按桑落索郎反語也索言蕭索郎言郎當皆謂困窮之貌時孔子當阨子路慍恚故作隱語發其志意○楊注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下說固可通而與上言曹

莒會稽等義差遠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

今按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背北堂也北堂人所居廟有北堂亦所以居主

子道篇

孝子不從命乃衷

今按衷者善也從義不從命乃爲善也詩序哀窈窕思賢才哀亦當爲衷形近之誤耳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

今按裾裾說苑雜言篇作襜襜裾與襜皆衣服之名因其盛服卽以其名呼之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又作倨倨則其

義別

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

今按猶若說見哀公篇猶然下

法行篇

瑕適竝見情也

今按瑕者玉之病也適者善也凡物調適謂之適得意便安亦謂之適皆善之意故廣韵云適善也管子水地篇說玉九德大意與此略同此句作瑕適皆見精也精亦情耳古精情二字多通用

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今按雕雕章章皆文采宣著之貌語意猶云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明明也

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

今按長謂敬長卽謂之長非謂不長厚也楊注失之臨財之信如鮑叔之與管仲是矣

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今按尙書大傳略說及說苑雜言篇竝有砥厲之旁多頑鈍句

哀公篇

孔子曰人有五儀

今按儀者匹也匹者猶儔類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卽五儀也古儀字正作義楊注儀法非是

心不知色色

今按色當爲邑字形之誤大戴記作志不邑邑楊注甚謬邑邑與悒悒同悒悒憂逆短氣貌也曾子立事篇云終身守此悒悒

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

今按大戴記勤作動交作立韓詩外傳四同動行與止立對疑此皆形誤

從物如流不知所歸

今按如大戴記及韓詩外傳俱作而而與如古通用

五鑿爲正

今按楊注五鑿五情是也莊子六鑿相攘謂六情可證矣正

大戴記韓詩外傳竝作攷鑒韓詩外傳作藏
雖不能徧美善
今按美善義同而有淺深大戴記作雖不能盡善盡美韓詩
外傳一作雖不能盡乎美著家語五儀解作備百善之美三
書皆本此而各異○韓詩外傳此下多有缺畧
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
今按謂猶言也審其所當言則言不謬妄注非
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
今按由道也道行也謂務審其所常由行不差忒也注亦非
故猶肰如將可及者君子也
今按猶肰卽油肰家語作油是也孟子油油肰與之偕言無

以異於凡人也注失之
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
今按楊注本亦身也此說非是本猶質也謂性之本質如木
之有根榦此言行中規矩準繩肰皆闇與理會不假斵削而
喪失其本眞所謂漸近自肰也
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
今按楊注怨讀爲藴言無藴畜私財也家語作無宛禮記曰
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藴苑通此因誤爲怨字耳此注得之而
義猶未盡怨宛皆從夗得聲此同聲假借也音轉而爲菀又轉
而爲藴此雙聲假借也不知假借之義故謂爲字誤耳考工
記云眡其鑽空欲其惌也音於阮反鄭司農注惌讀爲宛彼北林

之宛音鬱此卽怨宛相借之例也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
薪於韞丘之下韞丘卽宛丘此卽菀藴相借之例也藴與韞
音義同○大戴記作躬爲匹夫而願富句貴爲諸侯而無財
義與此別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
今按辨與辯同辯者治辯也辯與平古字通荀書多假辨爲
辯耳此上言辨乎萬物之情性義亦同似不宜訓辨別
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
今按大戴記作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穆穆和而美也純純
精而密也穆繆古字通純肫聲相借耳注竝失之
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

今按嗣者續也言如天之純穆氣化緜緜相續而不可測識
也大戴記作若天之司莫之能職司與嗣職與識蓋亦聲借
字耳其義則司職皆訓主也
百姓淺肰不識其鄰
今按淺肰當依大戴記作淡肰此言百姓不識不知謂帝力
於我何有耳
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
今按尚書大傳作冒而句領古讀冒務音同拘讀若句音鉤故
其字通鄭注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按句者曲也韓詩外傳
三云舜麑衣而盤領盤之訓爲曲卽此句領矣
亾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

今按虛與墟古今字新序四作虛列此虛則即虛列之譌葢者苦也言故虛羅列其閒必有聚廬而居者焉覩此易興亾國之感

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而竊其有言與其無言君其知之矣

今按楊注明晰又引家語王肅注意亦同而云竊宜爲察以竊字屬下句是矣

無取健無取詌無取口啍

今按詌葢譀字說苑尊賢篇作拑是也拑訓矜持家語五儀解作鉗亦假借字冝口啍家語作啍啍王肅注多言也韓詩外傳四詌作佞口啍作口讒恐亦譌字當作口鑱鑱者銳也今說苑正作銳是矣楊注引作口叡叡銳葢以音近故譌耳其引說苑無取拑下脫去數字遂不可讀

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

今按健無貪義不知何字之譌楊注健羨甚謬韓詩外傳作健驕也說苑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以此參證可知作貪必譌字矣拑者利口捷給變亂是非故云亂也誕者誇大故說苑云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

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

今按此蒙桓公用賊文公用盜而言賊謂管仲盜謂里鳧須故云任計不信怒也信古以爲伸字不讀本音○新序雜事五信作任

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

今按楊注非是此讀宜斷體正禮畢相屬上句言馭之習下句言馬之習也朝與調古字通毛詩言調飢即朝飢此言馬之馳驟皆調習也

堯問篇

行微無怠

今按微者隱也勸學篇云行無隱而不形隱微人所不見而行之無怠心下云行微如日月葢日月之行人之所不見也

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

今按賁當音符分切義與墳同墳者大也盛於內則大於外而形著於四海矣

其在中蘬之言也

今按蘬音丘追切此讀詡鬼切即仲虺也如螝字從鬼聲而音爲潰韓非說林下篇蟲有螝者顏氏家訓勉學篇據古今字詁謂螝亦古之虺字即其例也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亾

今按韓詩外傳六作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亾新序一作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亾取師取友取皆作擇而俱無得疑者存一句疑即師保疑丞之疑疑謂可以決疑者也今書仲虺之誥亦缺此句可知梅氏無識不知此句不可缺也

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宴小也
今按宴者貧也宴之爲言局也釋名云宴數猶局縮皆小意
也楊惲傳謂宴數不容鼠穴其爲局小可知滑稽傳云甌宴
滿篝甌宴亦狹小之言耳
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
今按以周公之躬吐握下白屋而得士僅三焉下云吾所以
得三士者亾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然
則士豈易得得士亦豈易言蓋乃千百人中之一二耳
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
今按繒卽鄫國姒姓在東海漢志繒縣屬東海郡是也繒丘
封人列子說符篇作狐丘丈人韓詩外傳七及淮南道應訓

竝與說符同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
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與此大意雖
同而文字異此當別有依據發首偁語曰知必述成文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幷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幷之
今按說苑正諫篇子馬作子猛猛馬雙聲疑卽一人而據說
苑此人年代在前楊注云云是也或說以左傳閔子馬據世
族譜閔子馬卽閔馬父係魯雜人豈萊不用而去之魯邪然
此子馬見昭十八年傳上距襄六年齊人滅萊之歲四十餘
年矣世代在後差遠又非萊人無庸牽合

與王伯申引之侍郎論孫卿書

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
爲辭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爲大醇小疵蒙
意未喻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
氏尊王賤霸荀每王霸竝衡以是爲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
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文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
急王霸一篇剴切錞于沁人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
暴秦幷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
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能廢教性卽惡必假人爲
爲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卽爲耳孟荀
之恉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以聖言相近卽兼善
惡而言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義妄相毀詆
閤下深於理解必蚤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蔽孫卿與孟

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圖依託春
申行其所學迨春申亾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著書其恉
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矇之詞以避患也楊倞
何人不知其字里居事實尤所未聞唐書世系表檢無其人
願具示之其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
知其持擇未精亦由詁訓未明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
窒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摳謁茅塞蓬
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面匆匆不宣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日具

與李月汀璋煜比部論楊倞書

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

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爲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又按唐書倞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存其名然千載下遂不知倞爲何人雖疑則載疑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叢抄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校荀子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爲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別一楊倞若藝文志注

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爲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汀閏七月廿四日

荀子補注卷下

〔明〕李修吉撰

理學邇言二卷

清馬嗣煜刻本

理學邇言自叙

理學之難言也非言之難知之難也世之講學者類皆高語玄奇而畧視日用以是近裏著己之士目之為迂濶而弗談夫道固不可須臾離者乃高談之迂視之可以為道耶子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

道鮮矣旨哉聖言乎道本日用病在不知耳雖不知之而實未嘗不日用之也日用不知固愚矣若離日用以求知則智者之過其為不知亦與愚等耳故舜之大智始於好問而察邇言夫以天聰明之聖者而邇言是察則何以高談濶論為哉余筮仕

東萊得遊闕里見刋有道器圖其中為太極圖左為河圖而先天八卦列其下右為洛書而後天八卦列其下曰嗟呼道學淵源盡在此圖矣以是觀于諸儒訓解大抵梗槩多所發明而真詮未見直指欲令後學一見省悟則難竊嘗沉思細玩務期自

信于中久之稍窺端倪乃敢僭為解說皆就天道人事之顯然易見者指言之而不敢為玄虛幽渺之談如河圖本天干不出夫婦之合洛書符地支無過陰陽之用太極自易著圖乃吾人各具之真八卦體用縱橫與人事靡不合者蓋可離非道遠人

不可以為道失之見為千里得之不越目前夫遠求甚難而實非近取甚易而實是則宜何從余故就其近且易者言之誠欲初學之士一見曉然無俟深思力索耳至于先儒論註間有不合者必折衷聖言辨析之而非敢妄恭臆見名之曰理學適言

志淺近也夫淺見薄識其何敢輕言理學惟是千慮一得之愚聊書之以就正有道云爾

萬曆丁未之夏閏月馮翊後學李脩吉書

理學適言目錄

河圖配天干圖略節
洛書配地支圖略節
先天八卦縱橫圖略節
後天八卦縱橫圖略節
太極圖略節
兩儀四象八卦圖略節
聖人則之解說

河圖解說
洛書解說
先天八卦解說
後天八卦解說
太極圖解說
太極辯疑說
讀書辯疑說
易辯疑二條
甲庚辯
水火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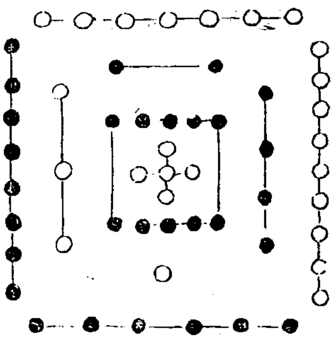
書辯疑二條
百姓辯
漂杵辯
詩辯疑二條
螟蛉辯
涇渭辯
春秋辯疑二條
夏時辯
季札辯
大學辯疑二條
格物辯
誠意辯
中庸辯疑六條
首章辯
道不可離辯
二章辯
一文總辯
費隱章辯

行遠章辯
論語辯疑八條
由誨汝知辯
朝聞道辯
一貫辯
騂角辯
孔顏樂辯
三讓辯
克復辯
無言辯
孟子辯疑二條
義外辯
良知辯
經書考誤二十二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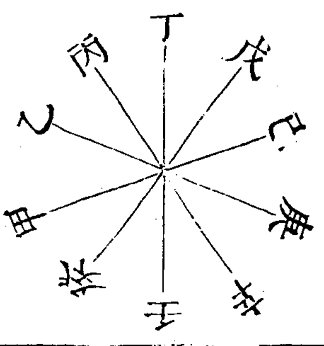
河圖配天干圖

馮翊後學李脩吉著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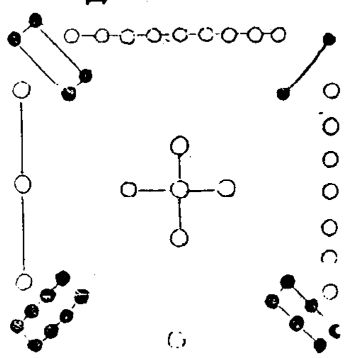
十干相合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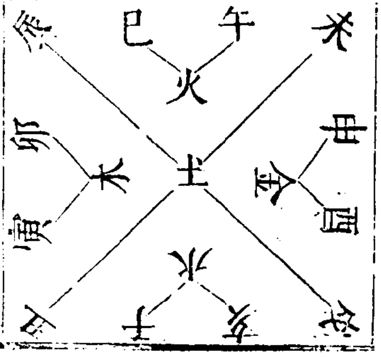
河圖自一至十以多寡爲次序卽次序可辨甲乙然爲物皆一非有多寡也天數五皆奇地數五皆耦然五生數爲陽五成數爲陰内陽外陰各相配合則奇中亦有陰耦中亦有陽不可泥二四爲陰七九爲陽也十數原是天干竊列爲十干相合之圖五行各分陰陽水木火土金以次相生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每隔六位相對而爲合可見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相合皆自然之數不可易也生成得合之義大畧可覩矣

洛書配地支圖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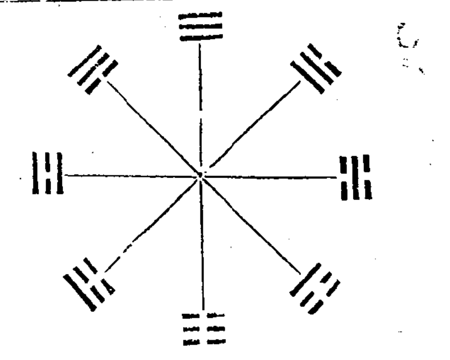
十二支分配之圖



洛書以奇耦分陰陽陽居四正當時用事陰居四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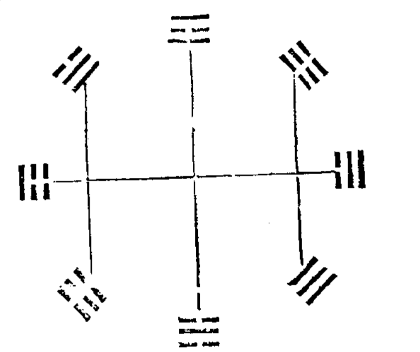
置之偏僻不甚向用其位列八方昭然八卦之象視河圖更顯而正用偏用亦自分明文王深窮其理故定後天八卦以見天地之用非若禹箕之序疇僅象其數已也竊觀四正四維與地支相符故列地支分配之圖於下水火木金各居一方則四時成歲而土居中央寄王於四季則四行皆籍以穿宮過氣五氣布四時行天地之用於斯著矣此洛書所以爲數之用而後天八卦亦爲易之用也聖人之則從可知矣

先天八卦縱橫之圖



先天以乾坤為主是為一縱而震巽坎離艮兌各相對而為三橫本之河圖外四對一六四九皆太陽太陰相合乾坤震巽是也二七三八皆少陽少陰相合坎離艮兌是也配偶秩然乃不易之定體故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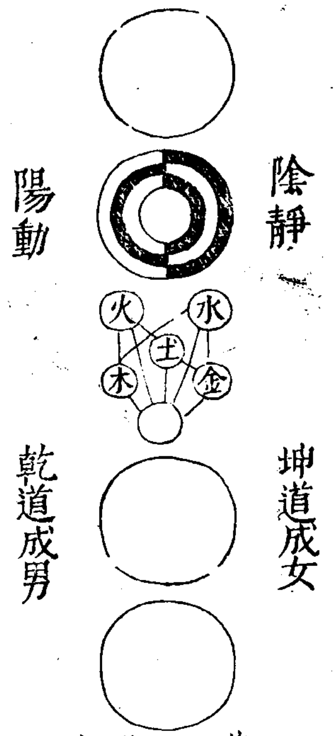
後天八卦縱橫之圖



此與先天縱橫不同以震兌為主東西一橫而艮巽離坎坤乾皆南北相對而為三縱震兌用之主也坎離用之中也艮巽用之偏也乾坤不用之用也皆以適用為義則與定體方位自然不同故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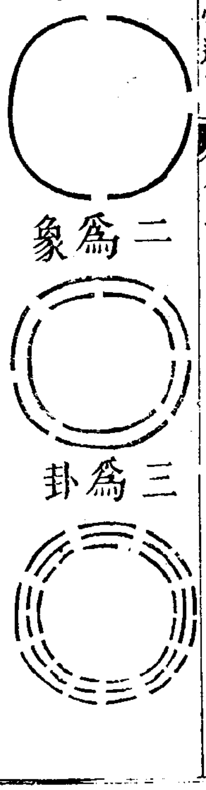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

太極圖



兩儀一太極四象一太極八卦一太極萬物一太極

一為儀



奇陽耦陰是為兩儀奇之上生一奇為太陽生一耦為少陰耦之上生一奇為少陽生一耦為太陰此兩儀生四象也太陽之上生一奇一耦為乾兌少陰之上生一奇一耦為離震少陽之上生一奇一耦為巽坎太陰之上生一奇一耦為艮坤此四象生八卦也

聖人則之解說

嘗觀周易之首並列河洛二圖而大傳亦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二圖皆作易之本可知也及觀先儒註解但云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則洛書以序疇而更未有以洛書爲作易者余每讀至此輙爲大惑夫洛書止以序疇卽與易無干不當與河圖並列於易而夫子繫易又無與於疇何以與洛書並稱聖人則之必不其然或觀奇門飛宮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後

天之方正配洛書之數乃知文王八卦則之洛書夫子所云聖人正指羲文耳非謂禹也其曰則之以作易耳非謂疇也聖經原自分明後儒見成蔽隔遂使洛書之在易初若無關而夫子之繫詞亦若無據烏得不滋後學之惑也夫河圖五位相合而先天八卦卽各相配對洛書各居一方而後天八卦亦不拘配偶河圖爲數之體而先天八卦爲易之體洛書爲數之用而後天八卦爲易之用非則之彰明易見者乎先儒止據洪範錫禹之文而未究文王作易之旨乃謂文王據先天八卦以改後天八卦而未必追考河圖弗思甚矣先天萬古不易安見可改河圖周之宗器豈以文王而未之考乎此皆先入之見誤之也不知聖人垂世立教非止一端禹自用以作範文自則以作易耳彼方術家尚能明之而吾儒窮經致用顧昧其自出可乎余故表而出之俾觀者無更如余之惑也

河圖解說

今之論河圖者但據一二三四五之生數明其爲五

行矣至於六七八九十之成數竟未得其解此非有難見也五行各分陰陽木有甲乙火有丙丁土有戊己金有庚辛水有壬癸則十數之爲十干無疑也但明於生成得合之義則河圖之數斷可識矣蓋萬物生於陽而成於陰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必陰陽相合而後生成乃見焉先儒謂相得爲弟兄相合爲夫婦是也然一陰一陽則兄弟實兄妹耳若甲陽乙陰則甲爲兄乙爲妹也兄妹同氣其相得可知然而不可爲合也兄自娶妻妹自嫁

夫各有配偶而不亂是以甲與己合而乙與庚合
故曰相得而各有合也然則相得意輕以有合爲
重圖之大槩可得而歷指矣甲丙戊庚壬此五陽
也乙丁巳辛癸此五陰也天一生水是爲壬水自
壬起一數至六爲丁火一二三四五六壬癸甲乙丙丁丁與壬合
此一六所以居北也地二生火是爲丙火自丙起
二數至七爲辛金二三四五六七丙丁戊巳庚辛丙與辛合此二
七所以居南也下皆放此天三生木是爲甲木自
甲起三數至八爲己土甲與巳合此三八所以居

東也地四生金是爲庚金自庚起四數至九爲乙
木乙與庚合此四九所以居西也天五生土是爲
戊土自戊起五數至十爲癸水戊與癸合此五十
所以居中也一生一成陰陽自辨五行十干配合
分明中爲太極外成四對此伏羲所則以畫卦而
乾坤坎離震巽艮兌配偶相當也先儒有謂一六
居北爲坎卦一爻居中爲天一生水地六包於外
陽少陰多而水始盈成此則以後天八卦而强論
河圖失之遠矣且四對八卦也若一六爲一卦則

止成四卦而已理可通乎其五生數皆在本位者
故居內五成數皆自外而來者故居外夫娶妻云
受室妻從夫爲有家天道人事若合符節孰謂道
之遠人乎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

洛書解說

洛書與河圖異象圖圓而書方也圓象天方象地故
河圖合於天干而洛書與地支相符天干自是周
流不息地支則有一定不移亥子居北巳午居南

寅卯居東申酉居西此四正之位也辰東南未西
南戌西北丑東北此四隅之位也水火金木各專
其用於四時而土無專主則寄其用於四季專則
其用顯陽之象也寄則其用藏陰之
象也故四正皆陽寄四隅皆陰四時運行萬物化生天地之用
何以易此先儒謂主陽統陰爲數之用是也嘗因
是觀於天地之用無不以大陽爲主者日北至也
陽漸以近則暑而成夏日南至也陽漸以遠則寒
而成冬是暑固生於日近而寒亦日遠使然非別

有一物而爲寒也日東升也則明而爲晝日西沉也則昏而爲夜是晝固由於日升而夜亦日沉使然非別有一物而爲夜也其與月正照則圓偏照則缺晦朔弦望無非日之所爲故日與天會而成歲與月會而成月周天爲日所至爲時歲月日時靡不以日爲主則主陽統陰之驗昭然矣文王八卦四正用事而四隅不用也蓋則之此而竊觀夫子帝出乎震一段亦皆以大陽爲定云

先天八卦解說

何以曰先天蓋自未有天地之先而原其本始止一太極耳自生兩儀四象至於八卦乃有乾爲天故曰先天伏羲仰觀俯察見大極有分陰陽之義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奇東耦西左陽右陰也見陰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義故于奇之上加一奇爲太陽加一耦爲少陰耦之上加一奇爲少陽加一耦爲大陰大陽居北少陽居東大一生水而三生木自天生爲陽也少陰居南大陰居西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自地生爲陰也見四象有各生一陰一陽之義故於大陽之上加一奇爲乾加一耦爲兌少陰之上加一奇爲離加一耦爲震少陽之上加一奇爲巽加一耦爲坎大陰之上加一奇爲艮加一耦爲坤乾兌離震本自陽儀而來故皆居左巽坎艮坤本自陰儀而來故皆居右乾陽之極也陽極於午故居南坤陰之極也陰極於子故居北天地定位也震得乾初爻爲長男居東北巽得坤初爻爲長女居西南長與長對雷風相薄也坎得乾中爻爲中男居正西離得坤中爻爲中

女居正東中與中對水火相射也艮得乾上爻爲少男居西北兌得坤上爻爲少女居東南少與少對山澤通氣也此皆則之河圖者蓋河圖一二三四四象之位也六七八九四象之數也陽位一老而三少其數九老而七少陰位四老而二少其數六老而八少如一爲老陽合六之老陰二爲少陰合七之少陽三爲少陽合八之少陰四爲老陰合九之老陽是也故乾與坤對震與巽對坎與離對艮與兌對亦皆以老配老以少配少與圖相符也

先儒謂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震巽艮兌夫見分明蓋四合卽四對也合而爲四對卽爲八矣何事析與補也乾坤父母六子男女父母正位男女旁列皆體之一定而不可易者此所以爲易之體也

後天八卦解說

後天方位與先天原不相襲蓋未生之先有父母而後有男女自當以乾坤爲主男女爲從其大體固然既成之後則男女當代其勞而父母宜享其逸

故以震兌爲主而乾坤不用以當時任事定方位耳竊觀帝出乎震一段皆指大陽而言蓋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帝之象也日出自東入西故以東西二卦爲主所謂入用之位也乾本居午而置之西北坤本居子而置之西南者太陽一日而歷十二時此小周天也一歲歷十二月南北二至乃爲大周天焉以一日論則乾南坤北子午其定位已以一歲論則夏至在午月而日入西北此所以爲乾之位也冬至在子月而日入西南此所以爲坤之位也其位雖異其以子午爲主則同體用之分然耳至于坎水居北離火居南震木居東兌金居西皆河圖四象之本位不可易者少男尚近純陽則對乾之隅長女將及純陰則對坤之隅其不在正用亦理有宜然此文王所以得天地之用而邵子賛其至也先儒謂乾居西北爲天氣下降坤居西南爲地氣上騰以二氣之交而天地易位此豈理也又謂離襲乾之位坎襲坤之位皆無取義蓋不知後天八卦則之洛書而誤以爲據先天八

卦而改之是以牽合附會其說如此耳其三男用長而不用少三女用少而不用長皆人事宜然蓋男子治外負荷綱常必得老成長慮者乃可爲保國承家之主非少不經事者所任也其用長而不用少也固宜若女子治內不過女紅中饋正少年輩所爲而長年未免漸倦於勤自宜用少而不用長也載以生氣論之男子二八而癸至女子二七而癸至古者二十而嫁三十而娶是少女用而少男尚未可用也女子七七而癸絕男子八八而癸

絶是長男用而長女漸不可用矣先儒謂艮全未用巽稍向用爲男未及傅女將有行是以巽爲未婚之女則誤矣長女而尚云將有行則中女少女皆未及有行者何以反居中而用事也大抵以年計之當以二十以下爲少三十以上爲中四十以上爲長男子正當强仕之年女子已是衰遲之漸可謂將有行耶蓋艮巽二卦皆用之偏非全不用者艮將可用而尚未可用則用猶有待巽尚可用而將不可用則用難爲久故居半用之位耳邵子

曰震兌初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艮巽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極陽坤極陰故當不用之位也余細思之亦有難爲解者蓋以乾坤論交則六子皆乾坤之交也艮巽何以獨爲不交以本卦論交則坎離爲交震巽艮兌皆非交也又何以震兌爲初交以下爻爲初則兌非以上爻爲初則震又非且卦以震兌爲主而交以坎離爲極義未協也竊嘗因其說而更爲之解曰天地定位乾上坤下也乾交于坤之下爲震坤交于乾之上爲兌交之極也故當朝夕之位而爲用之主乾交于坤之中爲坎坤交于乾之中爲離交之深也故當子午之位而爲用之中乾交于坤之上爲艮坤交于乾之下爲巽交之淺也故居東二隅而爲用之偏乾純陽坤純陰乃不交也故居西二隅而爲不用之位也此於交之淺深用之偏正庶幾相當而亦有合於震兌爲主之義乎觀者詳之

太極圖解說

太極一圖本先天之易而圖其象妙在最上一圈蓋太極之眞其象如此自一生二至于生四生八以至于萬而皆不離此一以爲主此其大旨也聖聖相承止著其文而不輕示以圖恐泄天機是以無得而傳自陳希夷轉相傳授周子得之以示二程以爲孔孟正脉此圖始出然圖說註解多以意見揣摩而未嘗考正於聖言是以與先天之易有不合者先儒亦疑之竊嘗默觀靜思乃知其盡合於易而原無差殊也蓋太極未分一元渾淪而已最

上一圖其本然之象也既分陰陽是生兩儀則太極即在兩儀之中故陽動陰靜圖中有此一圈所謂兩儀一太極也兩儀生四象則太極即在四象之中四象合中宮正是五行而其下亦有此一圈所謂四象一太極也圖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太極生兩儀之義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亦兩儀生四象之義惟是五行之下一圈謂無極二五之妙合而凝則於理難合蓋太極既生二儀矣二自生四四自生八生生無窮以至於萬若

父子孫曾相生自繁耳未聞父子祖孫又凝合而後生曾玄者而何疑於天道乎且自兩儀至於萬物皆有一太極豈四象五行而獨無乎以是知此圈自是一太極耳非妙合而凝之謂也至以乾男坤女爲氣化萬物化生爲形化則愈覺無謂夫氣化形化均是化生男女萬物亦何用分辨乎蓋乾交于坤而生震坎艮是爲乾道成男坤交于乾而生巽離兌是爲坤道成女乾坤爲天地男女則山澤雷風水火也其爲八卦何疑焉既生八卦則太

極即在八卦之中故止有此一圈所謂八卦一太極也自八卦相盪爲六十四而萬物生生不窮然靡不各具一太極者故亦止有此一圈所謂萬物一太極也兩儀四象少而可圖故與太極合圖以見義八卦萬物多而難圖故但圖太極而義自見要之本先天之易而爲圖非外此而自爲圖也易自羲文周孔四聖而成乃萬古斯文之祖但據易而觀圖次第分明若合符節何事紛紛曲解耶儒者立言不離古文爲是但出臆見便有穿鑿如論

陰陽奇耦謂太極只是較長一畫即不識太極矣蓋陽一陰二故取象奇耦非有短長見也太極之象一圓而已從何而畫又孰與定其長短哉大抵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當以圓圖爲正蓋自一至萬故萬皆如一無不有太極在其中者知此然後可與言圖矣

太極辨疑說

邵子詩曰人從心上起經綸又曰心爲太極私竊不敢謂然何者心之爲形人所共知質之太極圖其

不相肖甚明也然以形言猶粗耳嘗論其理矣太
極至無者也但涉形質卽非至中者也但稍偏著
卽非至一者也但有倫匹卽非夫心也塊然血肉
不可爲無偏在於上不可爲中並列於五臟不可
爲一於理無一合者也象其形旣不類質之理又
不然以是爲太極可乎蓋心與肝脾肺腎爲物一
耳均是赤肉之團而欲求所謂靈明知覺必不可
得矣何自而起經綸哉欲識太極之眞亦求之一
身之中而已心下腎上肺左肝右在中之談尙隱

而難見然臍其外證可目睹而知也第從此而酌
前後之中卽大中至正太極在玆矣然太極無形
者也據圖而觀則有象矣無形可覩而有象可圖
此何以稱焉蓋其外廓圓明如泡如丸正合太極
之象而其中空虛一物不有自是無極之眞聲色
臭味知覺其中一無所有而究其用則無所不有
人之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鼻能嗅手能持足能
行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而求其端則冲漠無朕故
曰無極而太極也外廓可得而圖中扃無得而窺

以其可圖而疑太極爲有形之物殆非也執其難
窺而疑此圖爲無稽之象亦非也圓其外而空其
中其圖甚眞聖人復起不能易矣以赤肉之心當
之豈其然乎歷觀前聖道統之傳堯舜止言中夫
子止言一子思止言中言誠皆太極之眞也自孟
子以心爲大體而後學因以心爲太極心居一腔
之中亦近之矣然非上下前後左右之正中也世
之談心者遂以有形之心爲假謂無形之心爲眞
不知心自有形烏有眞假無形者自是太極耳原

非心也以非心爲眞心遂以眞心爲太極指意近
是稱名終非不可不辯也

右圖說皆據道器圖中所載太極河洛先天後
天八卦參考先儒註解質以聖經本文竊附管
窺辯其疑惑發其隱晦俾覩者曉然知伏羲八
卦則之河圖文王八卦則之洛書太極一圖本
是先天之易别無他道非誠有幽深玄遠不可
測識者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其經書註解
有疑者别爲辯說如左

讀書辨疑說

嘗考聖門論學曰博學於文曰卒以學易曰何莫學夫詩明學之爲讀書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其佞此其證也然溫故知新方爲學古有獲若厭常喜新好爲異說而背馳聖訓則學者大病也余讀書但有疑於中者必加深思質諸古訓見有不合乃爲辨說蓋先儒論著皆大有造於後學當以爲宗何可輕議惟是千慮一失智者不無則何必盡以先入爲主即間有疑辨亦不過千百之十一耳

易辨疑二條

甲庚辨

嘗觀易卦先天主乾後天主震納甲有乾納甲震納庚之說而易有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文蓋乾爲大君之象震爲儲君之象此其重已而納甲之說以月爲主月生於庚而圓於甲其圓也出甲而入乾故乾納甲其生也出震而見庚故震納庚月出於庚乃陽生之始儲道也震道也月滿於甲乃陽盛之極君道也乾道也故先三後三之文獨見於甲庚焉蓋以月之生盈論先後也今註解以先甲三日爲辛後甲三日爲丁先庚三日爲丁後庚三日爲癸則第以日干數耳夫旬日之內即有甲庚先三後三有何意味且丁爲甲之後而庚之先將爲甲用乎將爲庚用乎得此則失彼難爲兼矣蓋先三後三取義止在甲庚皆尊陽之義耳陽之始生也其氣尚微當思所以養之故先爲之蓧其胚而後爲之續其長陽之既滿

也其氣已盈當思所以持之故先爲之致其盛而後爲之防其衰先三後三之義其在茲乎誠知庚爲月之生甲爲月之望則先後三日不可以爲丁辛癸也明矣

水火辨

先天八卦各相對待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語意俱同惟水火不相射語獨不類義亦難通即以不相害爲解終似曲爲之說且夫相薄相射一也相射爲害則相薄亦同何不曰雷風不相薄

耶況後段有水火相逮之文相逮即相射之義豈
聖經前後自相矛盾耶康節方圓吟云天地定位
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恒益起
義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去一不字讀之便覺豁然
或有以不字當爲衍字者其言殊爲近理但古文
不敢輕易姑闕疑已耳

書辨疑二條

百姓辨

帝典平章百姓指百官也古者民無姓氏官乃君賜

之姓史稱黃帝之臣得姓者十有四人則官尚多
未賜姓者至堯之時百官乃盡有姓故云百姓由
家以及朝廷故九族既睦而後平章百姓由朝以
及天下故百姓昭明而後協和萬邦黎民其序然
也君臣之服同於父子故放勳殂落而百姓如喪
考妣三年至於四海之民止不作音樂而已此臣
民之辨也春秋之初猶然近古如無駭之類猶有
未賜族者以後官無不賜之族或以字以謚以官
以邑而姓氏始遍天下遂稱民爲百姓矣若以此
百姓爲民則黎民又何別乎此在博古者自知之
而初學或未之辨故爲之說以表之

漂杵辨

武成血之流杵不但非仁者之師所宜有即云前徒
倒戈非武王之殺亦不其然紂誠無道軍士離心
亦止不戰自潰而已何至自相屠殺如此且戰血
僅可赤地安能漂杵即後世盈城盈野之殺亦無
漂杵之理何況王者之師乎雲霓時雨之望壺漿
簞食之迎千載而下尚可想見景象除暴救民即

兵不血刃可也史臣張大武功而言之太過殊非
善形容聖功者孟子之不取諒矣

詩辨疑二條

螟蛉辨

事有傳之自古著之在經而其實非真者螟蛉之詩
是也此蜂俗稱蠮螉曾于一門額上見之啣泥疊
窠泥至輒聞其聲乃着力而呌何謂祝也其窠中
皆擒取各色蜘蛛凡十餘不等而下一子其中比
旬餘再視之則蜘蛛食盡而蜂成形矣乃知古語

所傳者妄也若果祝之而化爲其子則螟蛉十餘何止化一蜾蠃耶微物而神變化人語而辨虫音原無是理誠明於理當不爲所惑矣

涇渭辨

涇以渭濁詁解謂涇水雖濁以入渭水而其濁益見若然則渭水宜清而涇水亦不甚濁乃是今渭水殊濁而涇水較清詩人既辨二水清濁必得之目覩何乃倒置如此不可爲信載考渭水源頭甚清至下流數百里始濁古語涇水一碩其泥數斗必

有的據則二水清濁或以源頭論不必以此處之涇渭爲疑也

春秋辨疑二條

夏時辨

春王正月乃春秋首筆胡氏以加王於正爲尊周不書即位爲黜隱是也但謂以夏時冠周月爲行夏之時則不敢謂然何者夏正建寅必以寅爲春乃爲行夏之時今以子爲春謂之行夏時不亦誤乎蓋自堯命義和欽若昊天定四時成歲而舜禹因之夏數得天非自夏始乃堯舜以來之正朔也自商周革命改正以建丑建子爲歲首正月既改則餘月皆改四時亦與之俱改未有月不易時不易而獨易此一正者也周以子爲正自當以子爲春夫子作春秋以周正紀魯事故曰春王正月乃是從周之制豈曰行夏之時乎胡氏以建子非春遂謂仲尼爲改正朔殊不知周之異於夏時正以其建子爲春非百王不易之法夫子教顏淵爲邦所以欲其行夏之時也若周以爲冬而夫子改之爲

春是既違周制又非夏時兩無當於義聖筆豈其然乎吾故不敢信也

季札辨

吳子使札與楚椒秦術正同胡氏以楚子使椒爲嘉其慕義而進之至于吳札則以爲因其來聘而貶之書法既同美刺何得迥異且不以讓國爲賢又若不似聖心者夫泰伯夷齊之讓夫子以至德賛之賢人稱之子臧之節猶賢其後嗣何季札之讓獨不以爲賢也至謂辭國以生亂則專諸之禍召

亂有自又不當歸獄於札者蓋自古舍子與賢惟
堯舜爲然至于三代皆以世及爲序未有傳賢者
誠正名定分以杜亂源其爲慮至深遠也宋宣舍
子而傳穆卒致與夷子馮之亂故君子大居正謂
宋之禍宜公爲之也吳之階亂非子光不立之故
耶誠使壽夢傳諸樊諸樊傳子光亂何由作今壽
夢已誤諸樊再誤餘祭夷眛又皆以誤承誤季卽
嗣立子光猶在遠肯降心乎爲季計者惟有辭之
弗居而已彼諸君實階之亂而乃使季札獨任其

咎耶所可議者惟是夷眛之卒札既不立卽當定
策以立光則國本定於一可救父兄之誤矣而乃
辭位以逃僚也專諸之刺將能免乎此則可爲季
責備者耳第以辭國歸咎則非也

大學辨疑二條

格物辨

大學以止至善爲極功卽太極也註云事理當然之
極又云盡乎天理之極深得其解蓋太極渾然一
理純粹至善者也萬物之生各具一太極至虛至
靈其本體固然以欲蔽而昏習染而汙非其初矣
必須止於至善乃始復其本體之明耳至善渾然
在中原有定在必先知其所在志向乃定念慮乃
專一而止可自得此皆守約之功尚未及乎處事
也明新惟此一德非有二物知得惟此一止亦無
二事第由本及末自始至終有先後而已脩齊
而治平則明德新民之先後自格致而誠正則知
止能得之先後也格致本是一事無甚後先故不
曰先而曰在此大學第一義也格物窮理大學莫
此爲要而理於何窮蓋自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

八卦而萬物生生不窮是太極者物之本原也物
理至此乃直窮到底耳窮此之謂格物知此之謂
致知意亦卽此而誠矣蓋好惡所以弗誠者以不
知善之爲固有而惡之爲本無耳所以不知者則
以未窮事物之根原耳誠窮究太極之初則知吾
本然至善原無纖惡以固有爲好當珍之如玉奚
啻好色以本無爲惡當疾之如讐奚啻惡臭又何
意之弗誠乎自是心廣體胖正脩在是而德明矣

出身加民齊治均平皆在是而民新矣是知乾父坤母物與民胞皆太極一貫之理參賛位育初無加於本體之外此謂物格知至而已彼以格物爲去物者誤矣太極之內一物不有而萬物皆備故曰無極而太極不有何去皆備又無得而去明於太極則去物之說可無辨矣

誠意辨

明德之學誠意要矣慎獨急焉意念方萌人不及知惟已獨知之欺即自欺慊亦自慊必慎之於獨乃

無欺而始慊耳若小人閒居不善而至於肺肝畢露正是自欺而不能自慊之驗君子指視是嚴而卒以心廣體胖乃爲不欺而始能自慊之眞誠中即誠意即無自欺也形外即潤身即自慊也故末節註云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自是君子事今時講以上文言小人遂作承小人説又作兼承君子小人說此皆謬已揜惡詐善何謂誠中見其肺肝安能飾外即作僞之無益正見必誠於中乃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正欲誠於中耳

中庸辨疑六條

首章辨

先天之易天地原自道而生今首言道原於天與易豈異乎曰此以後天之道言也蓋萬物之生皆本乎天後天而生不求端於天而何從要之天之道即太極之道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初無須臾之閒故君子靜而戒懼動而慎獨亦無須臾之離天道本然故人道當然性如此命故道如此率也未發之中天命之本然故曰大本中

節之和率性之自然故曰達道中即太極也中節之和一中也太極本天地萬物之原故中和致而位育臻矣中和不越動靜致中和不過戒懼慎獨之純一無閒而已若自戒懼而約之更求至靜則靜尚有至於不覩不聞者乎首言道原於天終以道位天地則後天一先天矣

道不可離辨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語最要蓋惟道爲然自道而外更無不可須臾離者論人生最切者惟食與

衣離之則死然眠即離衣飽即離食是物也非道也道不遠人身外無道求其最著而易見者其惟呼吸乎蓋呼者動之闢吸者靜之翕一陰一陽之謂道矣非呼即吸非吸即呼曾須臾而可離乎誠於靜中調息定氣默觀此呼吸從何而生則太極根源便可自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即此而見矣觀之天地春夏秋冬一歲之呼吸也子午卯酉一日之呼吸也蓋嘗於海水潮汐見之潮升極於子午汐降極於卯酉非升即降非降即升更無須臾

之停天道人道一而已矣乃先儒論潮汐可異焉曰天包水水承地氣升地沉則水溢而潮氣降地浮則水縮而汐可謂不經之談夫包水承地孰從而見大塊升沉孰從而覺僅觀於海而遂談及天外亦浪語已中庸不云振河海而不洩乎地之博厚不可限量海雖深猶然地上雖闊猶然地中地無所不載何水之可承乎六合之外存而弗論者此類是也

二章辨

中庸與中和亦無甚異蓋中之不乖即和不易即庸要之不越乎中而已此章君子即上章戒慎之君子蓋靜而戒懼動而慎獨則無時而不中故曰中庸小人無忌憚正與戒慎相反故反中庸戒慎即君子之心即此便是時中無忌憚即小人之心亦即此便是反中無二事也君子以人言時中以道言而字亦助語詞耳若作兩層意爲解終覺未妥下段註解近之然止以戒謹恐懼爲無時不中而遺却慎獨猶然未盡耳

一支總辨

中庸大旨不越一中至德鮮能惟是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耳若舜之智以用中則知之所以無過不及回之仁以擇中則行之所以無過不及子路之勇以君子則强之所以無過不及世多過而隱怪不及而半途而依中庸者惟聖爲能此至德所以鮮也槩觀一支大旨則大智一章當以用中爲主非但以取人爲重問察隱揚以廣其取正爲用中地耳不能用中多取奚爲蓋道之不行失在智愚

愚者昧之固是不智智者鑿之則亦私智小智而
不得爲大智故惟舜之用中乃爲大智耳此正意
也子路章中立不倚註解本明而時文徃徃誤認
蓋不倚卽不偏也中立之中非中庸之中止以卓
然獨立言耳獨立不撓未足爲强惟所立之地合
於時中而不倚於一偏乃所稱强哉矯耳今以倚
爲改節易守則誤矣此與和而不流相對和者同
衆也中立者違衆也君子同於中非同於俗是以
不流違於衆不違於中是以不倚如夫子之從衆

用儉違衆從下乃爲不流不倚耳若下惠之油油
與偕豈曰非和然有玩世之心故流而爲不恭伯
夷之望望若浼豈非中立然有絕世之心故倚而
爲隘伯夷豈改節易守者然終不得爲不倚則倚
之解可知也總之智之盡仁之至勇之矯者惟此
一中耳

費隱章辨

費隱一章首云夫婦之愚至於天地之載末云造端
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由端而及其至非二
事也今以夫婦知能爲居室之間而聖人不知不
能却歸之問禮問官得位博施之類則至與端殊
不相蒙已孔子豈不知禮不知官者堯舜時雍風
動豈真不能博濟者以一問卽知者而爲聖人所
不知以治平能事而爲聖人所不能不亦遠乎蓋
聖人所不知不能乃聰明所不及精力所不加必
不可得而知能者也亦聖人所置之安之不必求
知求能者也此卽居室之間可得者何事他求也
今夫男交女媾萬物化生卽夫婦之愚豈不與知

與能然或孕或否或男或女或賢或不肖聖人能
預知之乎亦能强爲之乎夫以瞽鯀之愚乃生舜
禹而堯舜之聖不能不生朱均此非造化生成之
偏而聖人不盡天地有憾者乎何必舍居室而別
求不知不能也要之不知何病不能何病不知不
能乃見聖人之中庸耳若論聖人知能之實則神
化性命何所不知彌綸參贊何所不能爲論一事
與全體乎學聖道者於可知可能而不求知能則
爲愚不肖之不及於不可知能而妄求知能則爲

賢智之過依乎中庸惟聖者能之可鑒矣

行遠章辨

君子之道一節重在必自邇必自卑故下文引詩及聖賛不過宜家順親皆卑近之談不爲高遠之論正應此意今時作殊不達此乃以兄弟妻子爲卑近父母爲高遠此大誤矣豈不聞親長在人爲甚邇乎但言卑近而高遠亦在其中耳葢就一家而論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言之不出戶庭合天下而觀各有妻子有兄弟有父母推之巳盡海宇使天下之有家者皆如是和如是宜如是順則比屋可封太和盈宇宙矣是知齊家之外别無治平人倫天道同條共貫舉斯以加彼則卽邇是遠下學而上達則卽卑是高此詩人之詠夫子之賛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噫家難而天下易自古道之矣若孔門三世之出妻子易和耶周公誅放管蔡兄弟易宜耶大舜號泣旻天父母易順耶彼大聖尚然談何容易夫婦與能聖人不盡此亦可類見矣中庸不可能益信

論語辨疑八條

由誨汝知辨

由誨汝知一節葢抑其求知之過而約之中非敎以不欺也强不知爲知子路未必至此第勇士兼人欲知人所不能知觀其問鬼神問死可見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正抑其過求之意第引而未發至此則明言誨之耳夫不自欺但不害知非卽是知求之雖有可知猶待於求非遽是知也時義以知其爲知知其爲不知卽此是知尤甚無謂夫知其爲知於知何加知其爲不知於不知何補以此爲知則人盡知也學問思辨皆可廢矣夫子誨由以知乃使之諉於不知而自棄耶葢知之病也有二愚者不著不察則不求其所當知智者好奇好異又過求其所不可知二者皆非知也惟是格物致知大學首務未有可付之不知而巳者此當以知之爲知矣若夫怪誕不經之事杳冥無何之鄉非惟吾不得而知之雖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不可知而知是爲妄知此則卽以爲

不知而已在理所當知者吾必求其知此謂知之至在理所不可知者吾直付之不知乃見知之真故曰是知也若舍其可知而妄求其所不可知是惑也其何知之與有此夫子誨由意也

朝聞道辨

此一章乃夫子獨得之見超世之識未易為庸俗道者蓋道非尋常之道亦非口耳之聞也舉世之人靡不貪生畏死此不異醉生夢死者何足與言道也夫道者先天而莫究其始後天而莫窮其終不

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也至道不易言亦不易聞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下士聞道大笑何取於聞世有達人乃能一聞頓悟超然宇宙之外不局於形骸之中生死齊一何分可否殀壽不貳烏論朝夕貫誼所謂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者此也昔大禹黃龍負舟視猶蝘蜓以生為寄以死為歸亦何所不可此真聞道者也若第云生順死安則順事歿寧豈朝夕故安見其為可也且就死而論可否亦自多端死於順受正命則可死於桎梏巖墻則不可死於成仁取義則可死於為諒傷勇則不可要之於朝聞夕死之可無當也須知道為至道聞者為至人則可為真可夫子之言信矣

一貫辨

一貫之道非自夫子創言乃古來聖聖相傳即先天太極之道也太極自是一而無對者一能生萬故可以貫萬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以一源而貫之千流萬派以一本而貫之千枝萬葉無弗達者惟

一故貫也今夫兩儀四象靡不有對惟太極為一上下四旁靡不有對惟中為一則太極之在中可知也故堯之授舜舜之授禹皆曰允執其中正此一也中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信者誠也故夫子之言一也歸之誠焉曰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皆言誠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為物不貳者誠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盡性而盡人盡物參贊天地者惟至誠由不息而悠遠

博厚高明克配天地者惟至誠誠之無所不貫也如此蓋誠則一不誠卽貳誠外無一一外無誠夫子授曾之一卽其對君之一耳嘗觀曾之三省其自治誠慤實得爲學之本其傳大學曰必誠其意必愼其獨直揭聖學之要深於一矣則歸夫子之言而唯之也固宜門人不知一爲何物若見爲奇聞異說可駭可愕者故有何謂之問不知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但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人己如一卽此是一卽此可貫矣夫表裏不一

非忠也物我不一非恕也無內無外無物無我一視同仁則視天下猶一家視中國猶一人焉往而不一亦焉往而不貫乎學者不識一之卽誠遂以一貫爲難言忠恕借其易曉然則聖人一道賢者又一道耶夫不欲人加諸我亦欲無加諸人者聖人之一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賢者之一也安行勉行成功則一無二道也惟是吾儒之一與異端之一不可無辨耳蓋惟一也乃可以貫有不一必弗貫也亦必貫也乃可爲一有不貫必

非一也夫理一而分殊百慮而一致者吾儒之一也一而貫者也舉一而廢百執一而不通者異端之一也似一非一而不貫者也今夫德愛曰仁然又有愛之而弗仁者親親仁也然又有仁之而弗親者其仁則一其等有三非强爲分辨也物之不可等於民類自不二耳民之不可等於親本自不一耳本一而分之爲二則不貫不一而執之爲一則亦不貫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則一中有不一不一而實一乃無不貫耳彼楊墨思以易天

下蓋亦取義於一其取爲我也若曰人各有一我各爲其我卽各得其一矣然一毛不拔則己與人二何名爲一此所以害仁而流於無君不能貫也若墨之兼愛似與人爲一者然等親於人則爲二本本旣二矣末何由一此所以害義而流於無父不能貫也至於子莫之執中自謂得其一矣然無權之一猶然不得爲一若授受不親與嫂溺不援豈曰不一然不親爲禮不援爲豺狼是似一非一而反害乎一此無權之一所以亦不貫也甚哉權

之不易言也若士師得執天子不得禁無乃君輕於臣然法公而情私則私不敵公權公私無論君臣已天下可棄父不可棄無乃大輕於小然父親而天下疏則疏不敵親權親疏無論大小已大本末不一則寸木可高於岑樓多寡不一則金不得勝於羽至於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同而價相若者又以亂天下則精粗美惡又有不一者矣要之千變萬化靡不貫於此一而復不可執一而論也學者求一於誠則知曾子之一即夫子之一驗一於

貫則知吾儒之一非異端之一一之時義大矣哉

騂角辨

犁牛之子騂且角且當解作將蓋古者祭牛用犢且角未角正可用以祭之時也春秋鼷鼠食郊牛角明其爲初生嫩角若大而周正鼠可得而食之乎此且角一證也欲勿用其舍諸皆是設言非執定之詞若曰人之用之或以種類不善爲疑而意欲勿用之若薦之於神則豈其舍之而不享乎非人眞不用而神必不舍也子謂仲弓與謂顏淵謂子夏正同皆面對之言非與他人論也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師弟子之間即可直言之何必爲其親諱也

孔顏樂辨

夫子教子貢曰未若貧而樂賢顏子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自道亦曰蔬水曲肱樂在其中樂自在中無貧富一也但樂富人之所同樂貧聖賢所獨故言樂者必以貧猶歲寒乃見松柏非松柏有取於歲寒也先儒謂非樂簞瓢陋巷自有其樂是已至

云孔顏自有樂處不是樂道則非確論也千聖相傳惟此一道聖門初無道外之學安得有非道之樂乎蓋道無二致而有精有粗五者天下之達道民皆可使由之者此其粗也吾道一以貫之惟聖人獨得之者此其精也孔顏之樂本是靜中自得所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心廣體胖睟面盎背者是也若從日用彝倫間求之則不可得止見常道中無此樂趣遂云不是樂道不知自得之樂正深造以道者也欲尋孔顏之樂盍觀孔顏之學乎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夫子之學也憤何由發求道而未得耳憤至忘食則功至純道眞乃見而樂可得也旣得則樂之終身不厭何知有憂又何知有老惟此三句已盡一生非聖人不能自道如此有謂憤樂相尋不已至於忘年則非也聖學無多術憤樂本一事憤生於未得樂生於已得聖人之學未有旣得而復失安得旣樂而復憤哉顏子之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卽發憤之功如有所立卓爾卽得樂之景至於心齋坐忘而忘

憂忘年可知已此所以無改於陋巷也三月不違仁庶幾純亦不已之境非有眞樂者不能至於三月不違則無時而違可知也彼謂顏子雖賢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者泥其旨矣

三讓辨

泰伯奔吳季歷嗣位乃千古不泯之勝事談泰伯之讓者豈能易此今舍此而以不從翦商爲讓天下是置實跡而信流傳也且安所稱三讓焉蓋此乃夫子從革命之後追論之非止就事論事也據泰伯之事止以國讓季巳耳至於再傳而昌三傳而發周卒以有天下微泰伯之讓不及此乃知伯之爲讓不但以國不但一讓實三以天下讓也翦商之詩作於追王大王之後蓋自太王遷都岐周民如歸市巳肇王跡爲開周翦商之始故云實始翦商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心也太王當武丁之世殷道中興從何而翦且迫於狄人遷徙奔亡區區土地尚不忍爭而欲覆商朝六百年之社稷乎太王原無翦商之事泰伯安得有扣馬之心耶惟時季

歷生子昌有聖德且兆聖瑞大王若見爲天意有屬可弘我國家故欲傳歷及昌而必有不忍顯言者泰伯先意承志不但以身避且攜仲以同逃自是爲父而讓爲弟而讓耳何關商家事耶且伯之至德不在以天下讓在民無得而稱蓋以讓國稱名則大王爲廢長季歷爲奪兄美歸於巳而過歸於父若弟非孝子仁人之用心是以不云讓國而託言採藥遠竄荆蠻遂不復返且又短髮文身放言自廢以示不可復用使天下聞之咸曰泰伯之

採藥不返也如此其不可復用也如此身受汚辱之名而不使父若弟有不韙之議於是太王不得不傳國王季不得不襲封世及不得不自昌而發天下不得不易商而周而泰伯承親之極思遜弟之高風竟泯泯無聞也此其爲親者甚深其自爲者甚苦讓可與唐虞媲美而不肯爲叔季知名節可與日月爭光而自甘與草木同腐至哉德乎蔑以尚己非夫子表而出之烏能白於天下後世哉自是而降若夷齊之事亦正類此然不於孤竹存

日預與中子同逃而父歿之後乃以遺命爲辭而去之則孤竹爲私少叔齊爲越兄猶有中子庸可廢乎此叔齊所以亦與同逃而父志竟弗克遂也雖民到於今稱之夫子特與以古之賢人而已故觀於伯皃而益信泰伯之至德也

克復辨

克復一章須要識得眞己夫己一而已克己之己卽由己之己克則欲勝而去之由則欲反而求之既曰克己爲仁又曰爲仁由己豈有二仁二己耶則己自有眞耳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故曰仁者人也己之與人均是人耳原天地生物之心自是一視同仁吾以天地之心爲心視人猶己視己猶人則己與人一此吾降衷本來之己卽己是禮乃眞己也吾自以其心爲心知有己不知有人則己與人二此則陷溺以後之己以己害禮非眞己矣私欲椎據於中則天理馳逐於外自非力能祛妄何以還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也一日克復何以天下遽歸此非必之天下必之吾心也

蓋己私一日不去則一膜之外己分胡越天理一日復還則天下之廣皆歸度内矣故曰天下歸仁也然仁者忘己而爲仁則惟反求諸己仁者公人而爲仁則不遠求諸人故求仁於愽濟則愈遠愈難求仁於立達則欲仁斯至不由己而由誰也下節四物皆己與人之交蓋己之所視者人之動所聽者人之言己之言則人之所聽其動則人之所視也凡身不則德義之經口不道忠信之言者是爲非禮非禮之動足蔽吾明故不視然吾之動不

以禮詎可令人視乎非禮之言足惑吾聽故不聽然吾之言不以禮詎可令人聽乎勿視勿聽則不使非禮加諸我勿言勿動亦不以非禮加諸人此視人猶己之公心也誠欲與天下之人共適於天理之內其孰不歸仁焉然視聽言動由己禁止非禮由己亦何事由人乎哉

無言辨

予欲無言一章止是不言而躬行之意蓋聖人教人欲其躬行實踐不徒托之空言也故顏子不違如

愚退省足發獨以好學稱若賜之多言指為不幸予之能言斥以何誅聖意可見矣此與無隱文莫訥言恥言先行恥躬等章皆是一意蓋聖人於重行一事獨反復丁寧焉非以言傳為淺心悟為神欲學者求諸冥漠之境也觀下文天何言哉可見蓋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天行也陽居春夏以長養為事而百物以生以遂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而百物以凝以成四時運行萬物化生天之功用已著又何言哉蓋時

因天而行物因時而生天以生物為功而以時行為用此所以不言而成化也今時講云四時不待天言而行百物不待天言而生則天可無言若是則時自時物自物天亦自天物自為生無關於時時自為行亦無與於天則天為無用矣學者亦自為學耳何用聖教為哉天道一陰一陽運之為春夏秋冬聖人一動一靜定之以中正仁義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也天以時行生物聖人以躬行造士本無事言故夫子欲無言爾

孟子辨疑二條

義外辨

仁內義外之說不但不知義亦殊不知仁第以嗜炙之非外折之未盡其謬也夫仁主於愛義主於敬愛敬皆根由衷則仁義皆非外鑠無俟言已然必無所不愛乃可曰仁若民胞物與是已必無所不敬乃可曰義若四海兄弟是已愛敬無窮然其間亦各有分辨若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是已以若所云敬則通於楚愛則不及於秦是義無窮而仁有

限也是何足與言乍吾弟之愛異於秦而吾兄之敬顧等於楚是仁有辨而義無別也又何足與言義要之仁義無二理愛敬無兩心弟兄亦無異視其說皆不通之論殆冥然無覺之常態耳於告子乎何誅

良知辨

良知良能發自孟子以孩提愛敬根於天性不由學慮而得見仁義為人之固有耳此言德性非言問學也今以良知講學是即以德性為問學不用問學矣且所謂良知非孟子所謂良知也常考其說曰一念善惡人不及知惟吾心一點良知卻自明白以若所云自是獨知非良知也何者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安得有善惡兩念若有惡念又何以稱良且孩提愛敬乃人所共知共見何以云人不及知耶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自是慎獨誠意之說於良知何與焉今宗之者既謾不察而議之者類疑其流入於禪此非禪也正可謂之非良知耳良知獨知二者初不相蒙今稱名於良取義於獨則

名與實違背前哲之旨滋後學之惑何可訓也嘗就孟子之言論之曰良知曰良能曰良心其義一也均是知能耳均是心耳而孩提赤子獨以良稱豈非以純善無惡乃天性自然之良乎如少慕父母此良知良能也亦良心也至於慕少艾慕妻子慕君熱中則物交之引而喪其良矣惟大孝終身慕父母乃為不失其赤子之心耳顧人皆孺慕也而大舜有幾人皆不忍也而先王有幾人皆赤心也而大人有幾人皆忠信也而仲尼有幾正以人皆有之惟賢者能勿喪則學問擴充之功勝而天性之良不足恃也夫學問擴充止不失此良非有加於其良然不學問則未有不失者矣夫子不云乎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謂止是良知更莫疑可乎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曰自將聞見苦遞迭又可乎講聖學而自謬於聖訓亦大惑已此錯認良知之誤也蓋良知人所皆有不待學而得何以講為獨知之地君子慎之則誠小人不慎即僞此聖

狂之所由分也故曾傳大學思作中庸皆曰必愼其獨聖學之要端在茲矣學以致知爲入門而二知不辨則何知之能致此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學者何可不深察而明辨也

經書考誤皆采輯新聞考正疑誤者凡二十二條

易五條

乾九三夕惕若厲古註疏如此句亦如此解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張竦奏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僭兮歷歷可據

乃程朱並以夕惕若爲句而厲屬下文士子遵承幾失古意然憂勤惕厲之語文人常用之則讀易非而用事是矣

師六三師或輿尸凶蓋因輿尸乃致凶也本義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則即此是凶何必更言凶耶考諸家所解並與此異輿訓衆尸訓主謂將當專任衆主之則敗甚爲順理六五弟子輿尸義同若唐九節度之師潰非衆主之故耶彼郭李不世出之將尚爾取敗況以年少輕慮者王之必無幸矣此

六三六五所以皆凶也

否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傳謂安固之道桑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士人遂有鞏國祚于苞桑之說察其實不然書禹貢草木漸包與苞同水退而草亦叢生也詩行葦方苞亦叢生之稱葦則苞乃初生嫩條非深根固本之桑也宋趙汝楳有叢生稱桑未有旁根易於拔取之說則苞桑之繫其亡尚在可虞未足恃以爲固矣

大過彖棟撓本末弱也今人用本末字如輕重大小

分爲兩件殊誤蓋本即樹根末即樹梢一物也史繩祖謂一陽藏於木下根株回暖則本強一陽散於木上枝葉向榮則末茂大過兌上巽下斷四陽居中二陰處初上本末俱弱故曰棟撓凶最爲得解

明夷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蓋入地則明傷其象有然而世儒不察遂以日爲入地則惑也至月之借日爲光難以爲解又謂有隅礙潛通之理則其惑滋甚夫日月雖明不照覆盆況隔大地而潛通其

光有是理乎且日月星辰之麗天一也即北斗天漢附近之星止隨天旋轉未嘗入地則餘星可知又何疑於日月耶蓋北方地勢漸高日月北行甚遠入在地下爲高岸所遮故不能見若月在天上則無得而遮自然借日爲光耳此理甚明可無惑於曲解之謬矣

書六條

舜典象以典刑蔡傳有如天垂象之說按孔傳象法也白虎通曰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犯墨者幪巾

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墨其臏犯宮者雜犯大辟者布衣而無領緣謂唐虞之世人尚德義但設象而民自不犯也此象刑之義非天象明矣

舜典五十載陟方蔡傳以爲升遐猶堯之徂落誤矣旣諱言陟方何以又云乃死古文無是隱語複詞也按孔氏傳方道也舜升道南巡崩于蒼梧之野事有可據立政亦曰陟禹之迹方行天下則陟方爲巡狩無疑矣

甘誓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傳註訓戮爲殺後世槩以戮爲殺人恐不盡然左傳文之無畏抶宋公僕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宋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子罕曰專戮于朝罪孰大焉猶此觀之則戮當訓辱非必爲殺不然虞舜罰弗及嗣而啓遂欲族人豈敬承繼禹之道乎

說命說築傅巖之野蔡氏曰築居也今人遂以所居爲卜築按孔氏傳云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孟子曰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莊子

云傅說胥靡他說皆同自蔡傳出而今人反謂築巖爲謬亦惑矣

說命惟斆學半孔傳斆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爲學之半蔡傳謂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若學必兼教人而後成者傅說使高宗必轉教何人乎王耕野讀書管見曰教者纔得一半學者用功當自得一半若舉一隅而以三隅反之類耳此則以善學爲承教方得傅說啓君之意

周書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孔傳言多疑必致後悲似

覺齋淺讀書管見曰後艱非後患乃艱難而不易
耳蓋天下之事乘機而爲之則易爲力後時而爲
之則難爲功得後艱之義矣

詩四條

周南于嗟乎騶虞自毛傳以爲義獸後人因附會其
說遂有獸騶虞者其實不然宋戴氏鼠璞曰天子
田獵七騶虞虞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
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嚴氏詩緝亦如此其說有
理可宗也

谷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鄭箋謂根有美惡莖則常
美朱註因之然葑即蘆菔菲爲土瓜二物之根皆
美于莖詩人蓋謂采葑菲者得無以下體之故乎
言巳色不足采而德音或可以配君子名義考之
說如此合於物情可從

詩夏屋渠渠毛傳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
也言君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與字音以夏
屋爲大俎相合朱子以屋爲房屋渠渠爲深廣遂
與詩旨覺戾

小雅常棣之華燕兄弟詩也唐棣之華乃是逸詩今
人論兄弟事多引常棣而間有誤爲唐棣者考爾
雅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唐棣移也似白楊凡物之
華皆先合後開獨此華先開後合故曰偏其反而
反則不相親以比兄弟誤矣

論語五條

宰予晝寢註以寢爲寐今人以爲晝眠誤矣晝眠亦
細故何至比之朽木糞土哉七經小傳曰禮古者
君子晝不居內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愼男女之節

也宰予蓋晝寢于內敗度敗禮故夫子深貶之非
止晝眠矣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程註若云聖人不使民知
則是朝三暮四之術是見列未見莊者按莊子齊
物論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
因時之宜而已蓋萬物朝動暮息動則易饑息則
易飽違其時是爲不順宜其怒適其時是爲順宜
其悅一劑量緩急之間而化怒爲悅易所謂通其

變使民不倦者槩以爲徂詐失莊旨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註謂分則有司之守而存字不論古註不然謂籩豆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周禮籩人醢人是也漢陳平對文帝决獄錢穀有主者正是此意蓋有司存三字當相連看耳

多見其不知量也宋邢昺正義云多古祇字左傳襄公曰欲而言叛多見䟽也服虔多作祇註適也如詩亦祇以異之祇今讀爲多寡之多則誤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註周至也言紂之至親雖多彼

衆叛親離安見其爲多也古註䟽不然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來則用之箕子微子是也言我周家之親不如仁人可用蓋不尚親而尚賢自是王道盛節何至與商紂較多寡也

孟子二條

爲長者折枝註解爲草木之枝但長者何用是草木之枝爲此甚無謂按古趙岐註謂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漢書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熈註曰孟子云折枝若今之案摩也又文選論云匍匐委迤折枝舐痔皆與趙同此則是長者之枝万可稱爲長者折一舉手之易其誰曰不能

知好色則慕少艾註艾美好之貌至今遂以幼而美者爲少艾然遍考經籍字書皆無此訓說文艾老也曲禮五十曰艾則衰老之稱非美好之謂也宋人示兒編云孟子之言少艾即荀子孝衰于親之義少上聲艾如夜未艾之艾止也程氏考古亦曰艾當爲乂少艾者差減于孺慕之時也蓋慕親止

在少時知好色則慕漸衰止有妻子則慕遂移易此常情也得其解矣

理學通言後跋

敬宇先生為此書有年矣嘗自為序刻在京師後又頗增益文詞簡切直剖理與凡千百言而未明者一語發覆渙然疑釋怡然心會誠名理之淵窟學人之津筏也不肖煜敬請授梓而力董讎閱今工竣因頗有感焉

國朝理學關中則呂馬韓楊諸公近有少墟先生皆大開講席啓佑四方盖理學之明由鄉先生始洵後進之鵠凡民所仰者也今吾同搢紳先生大抵卻掃讀書一切聲色罔近勢利不矜既不乖俗亦無枉節安于恬退郡城之內渾成海鷗此豈不講者所能辦哉故曰講之以言不如履之於躬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則先行其言言倍雋永耳今讀此書者當勃然仰止期不愧魯之君子是則煜之所深祝厚望者

同郡晚學馬嗣煜謹題

〔清〕施彥士撰

孟子外書集證五卷

清道光十年孟繼烺刻本

孟子外書集證自敘

向余輯孟子年譜集衆說而不敢自有其說於衆說求其是而不敢自信爲是及得孟子外書證之而逸事遺文如符斯合鳴呼豈偶然哉蓋是書之晦於世也久矣漢藝文志有孟子十一篇風俗通亦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自趙臺卿不喜外書謂其不能宏深似非孟子本眞因不得與內七篇並顯後世史家遂佚之隋志經籍唐志藝文俱不及外書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及姚思廉梁書所引孟子多係外書語蓋有見有不見故或載或不載而世亦不能無然疑云宋慶歷間劉貢父

作外書注太平御覽及羅苹路史註並及引之是宋時其書自在未湮沒也乃王伯厚史繩祖諸宏博每惜其不傳明陳士元孟子雜記亦云外書無所考見然歟否歟今幸得諸吳稷堂侍郎所刻藝海珠塵中彼亦不言所自得若姑存之以資博雅而非必謂與內書相表裏者愚案書中如學於子上喪母年逾五十猶爲孺子慕以及謝梁襄之追却燕貽之聘類足補內篇所不及其詞氣亦甚温醇竊以爲縱非孟子手定要亦門弟子不忍微言之遽軼而裒輯成書乃或者以陳仲子誄等章不合內篇疑爲依託過矣孔子小管仲之器而不沒其仁一則曰管仲之力再則曰民今受賜孟子稱夷惠之行隘與不恭而又曰聖之淸聖之和聖人百世之師知言各有當未可以一概論也如以文害辭舉一廢百則易之十翼書之古文且有指爲僞者獨孟子乎哉非孟有荀子剌孟有王充疑孟有司馬刪孟有馮休獨外書乎哉嗟乎少見者多怪無徵者弗從聞海寧拜經樓曾刋孟子外書一卷晉綦母邃注重訂函海中亦有外書四卷逸孟子一卷姑無論異同何如余則惴惴焉惟此書之出而復晦是懼不揣譾劣旁搜子史集中所引證之不敢自有其說不敢自信爲是猶曩志也其在四篇

外者集得逸文一卷附之蓋七篇爲泰岱而此其云亭七篇主宗盟而此其屏翰是所願與臺卿一邃質之耳

嘉慶丙子十月二日崇明施彦士樸齋氏

原序

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史志以爲依託信也然三家者依託而熙時子非依託也乃熙時子依託三家也熙時子者誰相傳卽公非先生劉貢父也貢父因李泰伯不喜孟子爲此以示之也注中往往用泰伯語也熙時者曉然也隱也越絶參同契之流也孟子外書四篇趙臺卿不取也故不顯於世賴四家注附刋於後而熙時子且注之也是以傳也則熙時子之功不湮也四家注依託不足傳而孟子外書四篇不可不傳也遂序而存之也碧梧

老人馬廷鸞書

孟子外書集證卷一

性善辨第一 凡十五章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劉氏曰荀卿名况楚人避漢諱易荀爲孫孟子言天之賦性但有善無惡其有善惡乃人後起之私而荀子言性本有善惡聖人以學勝之乃能有善無惡也

彥士按此下三章論性與內書相表裏又按史記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玆云自楚至齊豈先游楚而後至齊歟抑卿實楚人歟孟子五十四歲至齊卿葢少孟子四五歲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蠭蟻知君臣而况於人乎故人之性善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

彥士按莊子天運虎狼仁也父子相親關尹子聖人師蜂立君臣唐譚峭化書螻蟻之有君臣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宋陸佃埤雅蜂誅罰徵令絶嚴有君臣之義是矣

又按荀子性惡篇引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

其性故也王充論衡本性篇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並本此而語小異耳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性無不善而欲害之水無不清而物汚之是豈水性也哉

彥士按風俗通正失篇引孟子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陳士元曰淮南子俶眞訓許愼注引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今所傳淮南子係高誘注無此文簡明目錄云愼注已散佚豈陳氏當前明隆慶間猶及見愼注歟

曼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曾有聖人曰

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

劉氏曰曼邱姓不擇名齊人子上名白　彥士按白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子思已非甚幼至周烈王四年己酉孟子生凡一百有七年孔叢子乃謂受業於子思豈足信哉玆云學於子上曠若發蒙矣又按朱竹垞孟子弟子考云廣韻注詮邱字引孟子齊有曼邱不擇今七篇無其文竹垞藏書八萬卷亦未見外書歟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生於台疆千年一聖猶旦暮也

劉氏曰姚墟石紐蒲南台疆並地名　彥士按姚墟在今山東曹州府北百二十里濮州洪稚存圖志濮州東南雷澤相近有姚墟又通鑑前編註姚墟在河中府河東縣未知孰是石紐寰宇記云在茂州汶川縣北四十里今四川茂州汶川縣西北有石紐村常璩華陽國志云禹生於石紐夷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桓寬鹽鐵論禹出西羌是矣史記六國表註皇甫謐曰孟子稱禹

生石紐路史註亦引之蒲南類篇蒲與薄通傍各切禮郊特牲薄社北牖注殷社荀子議兵篇湯以薄文王以鎬並與亳通蒙爲北亳湯蓋生於北薄之南故云蒲南台即后稷邑在今陝西乾州西南六十五里武功縣文王所生之岐周在今鳳翔府東五十里之岐山縣東北去台不百里故云台疆又按鮑照河淸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顏氏家訓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皆本此矣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之濤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學也

劉氏曰此章戒人不學而牆面一如墾瞽也　彥士按文選曹子建送應氏詩李善注亦引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二句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爲賈衒事孟母曰此亦非所以居我子也徙學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我子矣

劉氏曰此卽世俗所傳孟母三遷事　彥士按劉向列女傳本此陳士元曰姓苑孟母仉氏出梁四公子之後或云魏公子仉脅女也元延祐三年封孟母爲

邾國夫人諡宣獻三遷志鄒城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下有付村卽孟子所生地前臨白馬河孟母泉出焉今改爲馬鞍泉又鄒城南崇教門外左側有中庸精舍世傳卽孟母三遷之地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諠矣

劉氏曰輟中止也諠譁也　彥士按孟子不復諠幾於不貳過矣列女傳亦載此事而稍詳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劉氏曰踞列女傳作袒　潘幔坡師曰此事並見韓詩外傳舊本將入門下鈌三字武進趙氏校本據列女傳補作問孰存　彥士按孟氏譜孟子娶由氏陳士元曰由或作田是時齊國田姓蕃著而楚國由姓

甚微或疑田氏爲是

孟子處齊爲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閫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劉氏曰五飯稻黍稷麥菽五種之飯　彥士按列女
傳亦載此事又鄒縣志孟子五十四歲去魏適齊五
十五歲迎母就養茲章孟母云云亦其證也　胡臥
羲曰孟母自處及處其子語易簡質直淺深始終畢
舉亞聖紹統尼山賢母開之者遠矣

孟子游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
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彥士按韓詩外傳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時曾
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没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
尹晉迎以上卿方是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故莒

有講堂焉莒今山東沂州府東北九十里莒州顧震
滄曰武王初封茲輿期于計不知何年徙此戰國楚
簡王元年滅莒後爲齊邑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
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
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劉氏曰專一其性禁止其淫　彥士按說苑建本篇
歷引此章文陳士元曰太平御覽亦引章首二語
或謂糞心字不雅馴慢坡師曰此與內書茅塞心例
觀可兼得孟子文章語妙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子石曰信孟子曰何爲其
然也子石曰卵無毛雞無翼孟子曰雞而烹人可食然
則子腹亦有雞與

劉氏曰公孫龍字子石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辨者此
章孟子之闢邪說　彥士按荀子不苟篇鉤有須卵
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然而君
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子石蓋襲惠鄧之說而孟
子闢之

孟子曰管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管敬仲義故齊威公
亦義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劉氏曰河廣宋威夫人所作此章言齊威公存衛亡
國之德　彥士按孔子小管仲而不没其仁孟子卑
管仲而亦稱其德且以河廣實之聖賢取善之公一
也但與詩序及集傳之說稍異惟桓寬鹽鐵論執務
篇好德如河廣意與此同又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
德之至也陳士元謂桓寬引孟子語豈別本自作孟
子歟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徐辟對
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孟子曰夫
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

焉徐辟對曰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郟鄏今五世矣於蘇
爲睦且辟蘇之自出也孟子曰然則姑贈子以言不約
縱不連橫不爲威屈不爲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斯
可矣

劉氏曰蘇子蘇秦南州徐國郟鄏洛陽也自出謂蘇
氏之甥　彥士按史記蘇秦西至秦秦孝公卒乃說
惠王王方誅商鞅疾辨士勿用蘇之招辟殆入秦之
初欲與之共事秦乎事在周顯王三十一年孟子贈
辟以言而曰然則曰姑非眞使之從蘇也蘇本縱橫
家欲使辟不縱不橫則從之奚爲乎若曰如是則可

不如是卽不能守子義全子生所以警之者至矣郟
鄏洪稚存志今洛陽縣西有郟鄏陌徐氏勝春秋地
名攷畧卽郟山也圖經云在郡西南迤邐至城北二
里亦曰邙山

姪　立中　立敬　立成　仝校

孟子外書集證卷二

崇明施彥士學

文說第二 凡十七章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質勝者可久

劉氏曰言人徒騁才辨而文其說不若篤實好學而
文其心不陋文采可觀也可久經久不敝也　彥士
按周末雖文勝君子猶文之以禮至稷下紛紛雕龍
炙轂直文其說耳曰不若文其心使之反而求也

孟子曰士貴立志志不立則無成

彥士按士志於道乃爲有志成已以成物乃爲有成

孟子曰君子爲已小人爲人爲已者逸而泰爲人者勞
而危

彥士按此卽魯論爲已爲人之辨而申言之其警學
者深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彥士按此卽不愧不怍之意若梓愼裨竈之流非知
天者也或疑對天二字未到亞聖立言境界然予所
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子先言之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子上曰言仁不言暴
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此聖人之教也

彥士按孟子私淑諸人於是乎在七篇大旨無不該矣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

劉氏曰此心傳也　彥士按此四語今見古文尚書大禹謨程朱二子闡發之更無遺蘊矣然疑古文者且并此疑之元王充耘明梅鷟至加以駁辨謂堯舜本無此語近世閻百詩乃謂不減虞廷十六字爲烏有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申之曰此蓋純襲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

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於道一於道之語遂隱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至黃梨洲且謂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直指爲理學之蠹惠定宇又謂荀子之言危猶中庸之慎獨言微猶中庸之至誠已造至極不須更言精又言一是攻古文者各執一見原無定見使其得見外書子上以十六字勉孟子其又將何說之辭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孟子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

劉氏曰公明高孟子門人　幔坡師云此亦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

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之言肆則人害之大雅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劉氏曰此章補金人銘所未及　彥士按言巧則中人於不覺故干天怒而致天刑言肆則處人無餘地故招人怨而來人害可不慎哉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

彥士按萬蔚亭曰北堂書鈔亦引孟子戰者危事句

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吾謝梁王

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

劉氏曰東桑未詳所在　彥士按洪稚存志開封府杞縣西有空桑城在大梁東不及百里疑即東桑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嘆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

彥士按晏子春秋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齊國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死乎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

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噫晏子誠達觀然知自古皆有死而不知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何惑乎其君死之日民無德而稱哉此孔子所以惜景公孟子所以卑管晏牛山水經注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在今臨淄縣南十里在唐臨淄故縣南二十一里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

兮

彥士按四篇中與內書不合者莫如此誄故疑其僞託者每執以爲據而不知外書之可信正在乎此何則僞託者必不敢與內書有異同內書譏仲子必不敢褒以一字爲後人集矢地且誄之曰求名原其心也於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亦如其分而非有溢詞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仍不越求名得名甲裏語也故譏之生前所以杜矯廉之弊衆好必察也誄之身後所以慰苦節之貞善善從長也如必執彼以議此則夷惠之行孟子嘗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亦將指聖人百世之師等章爲僞託耶○全祖望曰仲子生春秋之世便是沮溺一流然諸人遇孔子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故七篇中不甚及隱士逸民平情論之仲子豈眞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未嘗竟絕宋王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狗利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於陵閻百詩曰齊城東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唐張說石泉驛詩自注於陵仲子宅詩云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

我行弔遺跡感嘆石泉空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耶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清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居幾二百里矣按長白山在今濟南府東百六十里之鄒平縣縣南二十里是洪稚存圖志山東北屬長山西屬章邱南界淄川葛洪云長白泰山之副嶽繡江所發源

⿱雨蚳鼃隱於萊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

丁氏公著云⿱雨蚳古蚳字萊國名後屬齊今萊州也隱居當在致爲臣而去之後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劉氏曰子庚泄柳字　彥士按鹽鐵論相刺篇魯穆

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子原爲之卿庚之爲原文
相似而誤子庚卽子柳審矣又按檀弓載叔仲皮學
子柳子柳之母死事說苑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
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
哉子柳曰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
誠有願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
不然是徒邀國君之榮也觀此則高尚其志可見矣

叔仲氏系出桓公曾孫叔仲惠伯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
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易君子吉小人

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是以君子不可以不
知易也

劉氏曰子叔孟子門人　彥士按陳曙峯世族譜子
叔宣公母弟叔肹後子叔聲伯子叔齊子其先世也
三遷志宋封承伯孟廟東廡第九人紀年帝辛二十
三年囚西伯於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左氏襄公三
十一年傳紂囚文王七年是也江氏永曰哀公四年
孔子自陳遷蔡而絕糧蓋道塗貲用乏絕不必有兵
圍也時年六十二歲易傳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安樂
之時君子不忘憂患而小人昧焉惟其不知易也故
君子吉而小人凶憂患之中小人得志而君子無以
免焉亦惟不知易也故小人吉而君子凶程子曰知
易者莫如孟子諒哉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蠋請見孟子見之王蠋曰夫子何
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我固知非
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
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國果亂

彥士按綱目赧王元年孟子去齊三十一年燕樂毅入
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使
人請蠋曰不來吾且屠晝蠋曰齊王不用吾諫吾退

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刼之以兵不若
死遂自經死尚在此後三十年而刑政紀綱早已紊
矣故曰去數年而齊國亂晝邑以澅水得名邑城在
臨淄縣西北三十里或疑非去齊所經不知故臨淄
在今縣北八里孟子宿於晝亦不必在邑城故耕野
之王蠋見之明馮智舒曰王蠋墓在臨淄西二十里
愚公山是在故臨淄西南境矣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太
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
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

三日後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禮也

劉氏曰弛緩也惠子名施渦山欒水未詳所在修書亦有此文大同小異　彥士按繹史云藝文類聚所引與此同修書即國策見劉子政敘以此爲魏惠王葬事渦山作楚山欒水作欒水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渦郢之南由欒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濱也墓爲漏流所濱故云呂氏春秋作渦水之尾論衡作滑山惟初學記與此並作渦山廣輿記云王季墓在西安府鄠縣與國策注合然鄠縣在今西安府西七十里古崇侯虎國王季

時尚未伐崇作邑何以得葬鄠之南山耶竊考水經注漆水出杜楊之岐山南流大巒水注之即故岐水也逕岐山西又屈周城南歷周原下豈即齧墓之欒水歟而鄠縣之墓乃遷葬於此歟姑志之竢考

姪　立中　立敬　立成　仝校

孟子外書集證卷三

崇明施彥士學

孝經第三 凡二十章

孟子曰孝經者曾子傳於孔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幔坡師曰孝經緯鉤命決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孔子非有私於曾子也曾子至性過人尤能尊所聞此諸弟子所以不能及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身告之

彥士按孝經第一章人皆誦之然非孟子言之有習

焉而不覺其親切有味者矣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莊公也卿大夫之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輿也庶人之孝大連少連也

劉氏曰魯莊公之孝無考豈以詩有壽母之文而稱之歟　彥士按文王雖未王而求寧觀成其爲追孝也大矣日朝者三猶末迹也至魯莊修姜嫄之宮復周公之宇上奉壽母下宜庶士故雖不以孝著而諸侯之孝究無以易之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

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綦母氏邃曰鄭氏禮記注引之萬尉亭云坊記注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
家而天下平矣
彥士按此即內書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意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亶死孝也
劉氏熙曰茅亶驕大夫喪母哀毀而死　彥士按禮
記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事其爲生孝可知若
夫以毀滅性非聖人之制也非父母之心也然賢於

臨喪不哀者遠矣故君子無取乎茅亶而不得不孝
乎茅亶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
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顓以智各
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
綦母氏邃曰伯顓端木賜也　彥士按孟門高弟無
過樂正克然不讀外書方不知其世系何由知配享
亞聖者詒謀有自哉後之擇師者可以觀矣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
邱蒙治器萬章治縗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餼陳代治牲

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
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
吾猶孺子也黼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
道遂棄墨而歸儒黼他端反
劉氏曰記孟子居母喪之孝盡禮盡哀　彥士按鄒
縣志孟子生於烈王四年己酉至慎靚王四年甲辰
母卒孟子蓋五十六歲矣故弟子以五十不毀請而
孟子云云千載下猶令人感動宜墨者黼子流涕自
責而歸於儒視私淑之夷之益加切矣又按季孫及
子叔朱子不知何時人趙氏以爲孟子弟子季孫知

孟子意不欲受萬鍾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
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蓋
趙氏據外書有子叔問易及季孫郊治車事也三遷
志季孫宋封豐伯孟廟西廡第八人咸邱蒙通志氏
族畧魯隱士治櫬即內書敦匠事公都名或亦可補
內書所不及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尙覈實
劉氏曰此乃循名責實之義　彥士按風俗通正失
篇孟子云傳言失指圖景失形是故樂正后夔有一
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有三豕之文夔一足孔子爲哀公辨析語見呂氏

春秋又顏氏家訓書證篇亦引孟子圖景失形語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孟子曰非
古也古莫善於莇莇者殷法雖周亦莇也地有餘利則
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綦母氏邃
曰莇讀如藉陸氏德明曰與助同
劉氏曰先王謂文侯　彥士按史記孟子列傳魏有
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云李子三十二篇李
悝相魏文侯國富兵强孟子以爲非古卽內書辟草
萊任土地者次之之意而辭微婉對王之言欲其易
入也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
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正
矣書曰格其非心
高氏誘曰丑子卽公孫丑世本云齊末公子朝之子
字子景以字爲氏亦曰景丑　彥士按景丑自是齊
大夫謂卽公孫丑恐非內書人不足與適章程註及
荀子大畧篇並引此　又按孟子非不言也特不言
事耳然曰先攻其邪心則使之覩感於不言之表以
爲受言地者亦必有道矣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犖門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
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
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程氏曾曰犖門齊南門劉氏曰磷叶連與堅爲韻白
叶裴緇叶哉四語本孔子之辭孟子以其類詩故賦
之此章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
屋廬子曰無爲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爲非無爲
也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
劉氏曰屋廬子初爲黃老之學故以清淨無爲爲問
孟子恐其有流弊也舉虞舜以告之　陳明卿曰名
連晉賢人嘗著書學彭明之法卄馭麟云旣學於孟

子不應以清淨之言著書當另是一人　彥士按黃
帝彭明孔子嘗稱之其流爲淸靜爲導引及符籙特
後世方士之矯誣耳非彭明之法本然也奉符伯祖
此卽或不能無偏然竟云另是一人泥矣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
劉氏曰此卽不爲已甚之意　彥士按後漢書仲長
統昌言註引孟子矯枉過直本此　胡臥義曰時中
者直也矯楊而爲墨矯墨而爲楊矯楊墨而爲子莫
皆過直也中行者直也矯狂而爲狷矯狷而爲狂矯
狂狷而爲鄉原皆過直也矯貪爲陳仲子矯詐爲尾

生又不必論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伯之罪也

綦毋氏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注引之　彥士按大行人注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彥士按有遠慮者必不狃於近故無遺策無深謀者必且露於淺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萬蔚亭曰馬總意林引此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彥士按此非孫吳所能與君子守此三者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蕤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劉氏曰揖封生齊善歌人高商商調之高者蓺樹蓺五穀也　彥士按韓詩外傳卷之六全引此章文又荀子勸學篇引昔者瓠巴鼓瑟四語及聲無細而不聞二語蓋古有是語而淳于髡亦稱之史記孟子傳

淳于髡齊人博聞强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滑稽傳齊之贅壻也杞梁妻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又說苑齊莊公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至莒下鬭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杞梁華舟曰深入多殺者臣之事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三軍弗敢當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　又按馬氏繹史註此卽名實章而記載不同慢坡師曰韓詩外傳趙氏本以緜駒爲揖封以高唐爲高商劉氏臆說不可從

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九州之外也

劉氏曰以衍好爲大言且多荒誕不經之說故孟子拒之若此　彥士按史記騶衍語閎大不經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孟子云云乃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姪 立中 立敬 立成 仝校

孟子外書集證卷四

崇明施彥士學

爲正第四

凡十四章○藝海本八章以下闕近於經餘必讀三續得足本爰備錄之

孟子曰爲正以心爲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存心而不放

彥士按此與內書仁人心也章互相發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

彥士按堯舜之道三語桓寬鹽鐵論執務篇引之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

劉氏曰孟子言孟嘗君不過好名非真好士也　彥士按內書於薛五十鎰而受以時考之即薛公孟嘗君也而不得爲好士者其禮則是其情非也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彥士按毛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二語蓋本此鄒縣志孟仲子趙岐謂孟子從弟

孟子世譜謂孟子子序爲二代嘗從公孫丑學于文定府志又謂孟子子名睪從公孫丑學而世譜又以睪爲三代三遷志從之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稱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舛矣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爲賢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彥士按朱子集傳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此章衛女不知所指惟韓詩外傳全引此文小異而結之以詩曰旣

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豈卽指載馳詩人歟詩無達詁姑俟博雅

邾婁繆公問政於孟子孟子曰爲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君其勿信倖臣之言

彥士按邾卽鄒公羊禮記亦稱邾婁註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在今山東兗州府東南五十里之鄒縣縣東南二十六里嶧山之陽故邾城是所論愛民之政正與內書君行仁政意互相發其曰勿信倖臣意當時必有以富强之說進者

孟子過郯見郯莊公孟子道性善言必稱文王莊公曰聞夫子之言昭若發矇矣

劉氏曰郯國名高誘曰世本郯莊公名穨　彥士按郯在今山東沂州府東南百二十里郯城縣縣西故郯城是性善辨云孟子游於莒故路經於郯歟言必稱文王與滕世子言必稱堯舜非有二也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

彥士按史記樂閒樂毅子時昭王志在報齊而孟子

曾爲臣於齊故不往使其誠能行王道有高世之志在報齊之外者亞聖處此當自有道不然其肯輕身一往同於朝秦暮楚者乎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彥士按揚子法言修身篇引此○此以下原本已闕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彥士按梁書處士傳序引此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彥士按漢書伍被傳引此

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焉王奚不去梁乎王不悅

彥士按此葢記者因孟子對滕文公語而誤孟子之策滕猶一則曰效死再則曰世守未嘗徑勸之大去況魏徙大梁去潼關九百二十里去靈寶縣函谷關亦八百里秦卽數出擾魏取焦取曲沃取皮氏圍安邑止矣終惠王世秦兵未嘗一臨大梁城下何事勸之去去梁將安之史記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其誤正與此同三遷志云前梁劉勰新

論隨時篇亦引此

魯平公與齊王會於𣆀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

彥士按廣文選亦載此事而係之宣王然魯平將見孟子自在赧王元年孟子去齊後時宣王已卒不相値矣此云齊王葢湣王也魯平與之會或語及孟子而樂正克迎機導之未可知也

孟子曰道吾善者吾賊也道吾惡者吾師也

彥士按此二語李善文選註已引之慢坡師曰湛甘泉集道吾不是者爲師道吾是者爲賊葢亦化用外書語　或謂有惡而道惡吾師也無惡而道惡君子借以自勵亦師也無善而道善吾賊也或有善而道善長者因端誘掖朋友乘機鼓勸豈謂之賊可乎恐非孟子之言若云養吾惡者吾賊也攻吾惡者吾師也則圓徹矣然僅易三字便平鈍無味絕不似外書之警切何哉外書語正如薑桂之性殊異滑甘而通神明去穢惡其氣愈烈其効乃愈神道吾善夫人而喜之惕之曰吾賊而善不自善善無不長矣道吾惡夫人而惡之親之曰吾師而惡不敢匿惡無不除

矣學者信之好之服膺弗失當有漸入聖賢之域而不自知者復何未圓未徹之有昌黎謂學孔子者當從孟子始竊謂善學孟子者卽從此二語始或亦無乎不可

姪　立中　立敬　立成　仝校

孟子外書集證卷五

崇明施彥士學

逸文 日知錄云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其載于論語者八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孔子之言其不傳于後者多矣愚於孟子亦云集逸文十六條

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汩于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彥士按劉向說苑引此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

彥士按桓寬鹽鐵論論儒篇引此

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子謂梁惠王極陳其事

陳士元曰見袁宏漢紀靈帝光和三年楊賜上書

孟子曰強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所不能爲賊也

陳士元曰袁宏漢紀光武十九年郅惲云正枉必過其直

彥士按章懷太子後漢黨錮傳敘註引此云見孟子

孟子曰阿意苟容歙肩所尊俗之情也

彥士按亦見章懷太子後漢張衡傳註

孟子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

彥士按孟子無絕糧事豈卽在薛有戒心時耶風俗通窮通篇云然當別有所本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

彥士按荀子性惡篇引此

孟子謂之寄君

彥士按史記殷本紀九主註索隱曰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子謂之寄君

孟子曰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

彥士按梁書處士傳序引此

孟子曰王者師臣也

彥士按呂氏春秋當染篇註引此陳士元曰見淮南子覽冥訓許慎註此卽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但高誘許愼所引文同當別有據

孟子曰君王無好知君王無好勇勇知之過生平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爲本

曹寅谷曰蕭子良與孔中丞書引此謝廷讚維園鉛摘載之

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萬蔚亭曰梁蕭綺拾遺記錄所引孟子語
虐政殺人何異刃耶　若久塗炭則易政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其性不同也
萬蔚亭謂此皆馬總意林所引孟子語
孟子曰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
顧亭林曰廣韻圭字下註引此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邱陵則跛羊步其顛

陳士元曰雋英璣珠引此
右十六條中有與內書大旨同而文小異者或援引有互殊或屢言而各出皆未可知今卒列諸逸文疑以傳疑不敢遺也他如孔叢子子思子書有思孟問答數條其時既不相接其詞顯屬僞托不敢闌入毋寧闕如己卯夏仲施彥士識
孟子外書附錄　戊寅秋仲維揚陳穆堂先生見貽因于函海中檢示左綿李調元贊菴所校外書四篇其爲正第八章以下已闕餘亦並同惟附錄三條是見此書本末爰筆之卷尾
麻沙新刊四家孟子注僞作無疑也至其附外書四篇頗有精義且流傳已久似非全僞者先師夢奠無從就正耿耿於懷莫能自決云涪翁晏淵謹記
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正是謂四篇右蘆浦筆記一條宋劉昌詩著
吾友叔祥客濟南得孟子外書見寄惜第四篇爲正殘闕不全眞秘冊也案劉昌詩筆記云新喻謝氏多藏古書異本有性善辨一帙蓋即是書自宋以來流傳絕少雖斷珪碎璧尤當寶貴之昔趙氏斥外書爲不能閎深與內篇弗類故其書遂不顯于世然漢時引孟子者謂之博文則內外篇均在博文之列何可存內而佚外哉

武原胡震亨跋
姪　立中　立敬　立成　全校

壬午歲崇明　施樸齋先生過鄒辱　示所著吾
祖孟子年譜及校刊外書四篇受而敬讀之無敢褻越
庚寅歲又以所刊二書原板不遠千里輦負而至烺以
非材奉守
宗祧夙夜兢兢懼有不逮十數年來猥蒙四方君子厚
顧琴樽倡酬殆無虛日茲又荷　當代鉅手貺以大著
錫以南針不啻傾囊倒篋而出之誼誠可感也已至所
著年譜固非爲一家之私言梓以問世傳之通都亦非
烺一人之私幸諸凡著作大意無待贅述顧烺曩於甲申
年纂修家譜凡五閱月而工竣謹守圖籍不敢有加施

氏之書未暇剞劂今其書具在首尾甚完亦自無庸節
錄計原板若干頁謹藏於署後之延祿樓俟暇刷印以
公同好庶無負　樸齋之雅意云爾
道光十年閏月照亭孟繼烺謹跋

〔清〕戴殿江輯

金華理學粹編十卷

清光緒十五年刻本

金華理學粹編

光緒十有五年八月刊於越中

初刻金華理學粹編序

光緒己丑申屠竹坡過訪以金華理學粹編十卷見眎云是浦江戴履齋先生所輯其曾孫保亭茂才從兵燹中負稿而逃亂平後手鈔成帙因乏貲不能刊行於世盍欲以剞劂事相屬也余受而讀之凡吾婺之學者其源流派別朗若列眉而子朱子之所流傳於吾婺者爲先輩爲大宗爲正傳爲分途皆較然可考其拳拳於興起婺學而惟恐其趨入歧途意何厚耶元吳淵穎先生之言曰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我

朝家法尊朱遂開康乾嘉道累葉盛平之治迄今科舉猶

是而所謂朱學者盛乎否乎第見其假詩書爲梯榮之具借仕宦爲牟利之圖而已殆無所謂學固不必論其爲朱爲陸爲王也卽學矣學而不悖於朱矣然且或病其迂或鄰於僞學之爲弊亦多矣況不學乎今之爲士者竭半世之精神才力以攻帖括精小楷及壯而宦則所用全非所習其能不偭規錯矩者幾希矣久而久之并自忘其所居何等余爲士大夫憂學術實爲

朝廷惜人材惜事功也伏處草莽徒抱此耿耿之衷與越中二三同志如陳耐安周亦韓潘少華者低徊太息而莫能自己爰乞少華讐校數過刊竟以所錄原本歸之而綴

數言於卷首婺之學者宜家置一編斯無負履齋先生拳
拳之厚意也夫仲秋上瀚永康後學應寶時謹序

原序

金華從祀兩廡者五人呂成公何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是也開其先而爲朱子所深許者有范香溪先生入明有章文懿公此其最醇者也朱呂倡學受業者至衆四先生及楓山先生皆有受業門人蓋金華人也明正德間孫石臺先生崛起一時獨爲朱子私淑門人至從象山陽明之徒則別作一卷終焉此似金華一郡之書然而非獨金華一郡之書也似爲吾兄履齋一人之私見然而非履齋兄一人之私見也聿自周東遷而夫子生宋南渡而文公出大道淵源於斯見焉異學鳴而清獻生清

獻祀而羣論息斯文衡鑒於斯備焉無朱子則洙泗之淵源不明無清獻則徽國之衡鑒不顯於是本朱子全書爲圭臬奉三魚堂集爲準繩此吾兄坐萬卷樓讀書十餘年久而有得之所至也得朱子傳者惟勉齋氏遂以眞實心地刻苦功夫傳何文定公以遞傳王金許氏朱子之學粹然無出其右者遂以婺學爲學之大宗是道也惟清獻論之最切且至故從而定之而楓山先生與焉當其時有象山之學朱子排之遂以不傳迨其後有陽明之學力排之者清獻公也其言曰爲學當自羞乞墦賤龍斷辨陽儒陰釋之學始盡剖析不遺餘力也而金華孫石臺先生於正

德閒獨守父訓與陽明面爭著質疑稿三卷條辨而句析之後人謂辨陽明於本朝易於正德時難先生蓋爲其難者是誠私淑朱子門人也清獻公雖未見石臺書而其所論若合符節是則金華之後勁矣吾兄若曰有能紹明金華之學者其必自石峯先生乎此理學粹編之所爲作也後有讀是編者無負吾兄上下千古之盛心謂不係一郡之書而爲千載學統之所由定可質諸先聖而無疑可垂諸百世而不惑則庶乎其爲知言矣弟殿泗撰

自序

自昔章文懿公嘗曰吾婺先輩文章皆涉理趣者由其習聞諸老先生理學風聲也沿至今日音沈響歇不第小鄒魯遺徽難以夢見卽求其述古稱先以致其慕思者亦不可以幸遇此予與老友朱西崖氏每一論及輒不禁悵然有感者也年來寂處山中歷舉家藏婺賢遺書循環雒誦并沈潛於宋元明暨

國朝諸大儒名集竊見吾婺理學之懿由於服膺朱子其淵源授受有親炙者有私淑艾者既源遠而流長亦統明而緒正而於金谿明心之學則謝不欲聞及其始衰則楓山先生起而振之三百年緜緜延延後先輝映於婺女之墟者莫非朱學嫡傳也嘉隆以後良知之教興吾婺五峯諸子亦從風而靡而桑梓之承傳遂駸駸乎漸失其舊

國朝理學昌明金華四子同時從祀於兩廡而我

朝從祀者則陸清獻其人清獻公上承往聖一生遵朱子黜陽明復惓惓於呂成公四先生章文懿而表章之不遺餘力也其嚴氣正性眞足以柱石兩閒而挽狂瀾於既倒矣嗚呼吾婺正學卽未卽繼起有人亦庶幾晦而復明之候乎殿江尋繹既久輒纂成理學粹編十卷老友朱西崖時相訂正并郵寄京寓商諸季弟東珊東珊曰婺學之粹之

不容聽其或湮也嘗見世之致辨於陸王之學者未能得其綱要徒辨無益今也旨趣既明論辨亦慎則此中正容不得一點游移之見且昔者婺郡諸賢亦未能盡出於粹也而有朱子呂成公以啟其先有四先生章文懿以持乎後自無不粹然一出乎正而是編分派所述又別其不粹以歸於粹乃陸清獻之教也泗欲以理學粹編名是書可乎予思之而正無以易之也乃定爲金華理學粹編云是編也稿凡四易時經五載念先哲之云遙溯遺風而宛在世之君子有不棄其疏漏以策勵其堅定之志者固江之日夜翹企而願拜下風者矣嘉慶二年冬月後學戴殿江謹識

凡例

一吾婺自朱呂倡道以來而理學以興自後四先生則本於黃勉齋章文懿則由四先生以默溯程朱淵源之授受粹如也前明正德間郡守南渚趙公正學編所載祇列五賢萬歷間蘭溪唐君所增則兼及章公今循其例而列成公四子及章公皆爲大宗既備述其言行又別采先儒表章之言以益之

一宋史不載范香溪而實爲婺學之先聲溯道脈者所宜首及也朱子屢遊吾婺婺士之從遊者皆於理學有得呂成公麗澤之徽延及於數世四先生宗傳之盛廣被於四方章文懿繼起負才輩出葢莫非朱學嫡傳也今歷采諸公言行并著其師弟授受之詳而列爲理學正傳其及門而不以理學名者概不登入

一朱景雲胡汲仲之宗陸程松溪應石門諸人之宗王皆於朱子之外自闢井疆則於婺學之正別開途徑今備采諸人行述并著先儒辨論之詳以發明之庶知理學所由分愈歧而愈遠而惟恪遵朱子者爲至正而無弊也

一是編歷采婺賢遺書及正史及浙江通志金華府志而宋元明以及

國朝諸大儒遺集亦俱擇而登之至
四庫全書采及吾婺理學諸書四十四種謹將提要所載備
錄諸公條後

一呂成公友朱子以成德四先生章文懿之學莫非朱子之學也是編所纂前則格主乎朱子後則以陸清獻之言爲宗誠以清獻之最重成公四子而於何文定諸書則以爲尤要緊於章文懿之德行尤心折而無間然蓋旣服膺朱子故於吾婺先賢有默契焉清獻遺書中凡論及婺學者無不采入尙俟博采以備著於篇

一孫石臺幼承父業長宗朱學傳習錄所載與陽明辨質之語一一皆明辨深透是編纂錄其辭無非醇篤之旨爲婺學後勁是以別爲一卷標其目曰朱子私淑門人

一是編每卷之中各申以案語數則非能於正學之蘊有所發明也特彙萃先儒成說約以數言以爲朝夕省玩之資若本乎先儒之旨則未免有不能盡粹者斷乎不敢臆說以貽狂瞽之誚

金華理學粹編目錄

卷一
理學先聲
范香溪
理學大宗
呂成公
卷二
理學大宗
何文定　王文憲
卷三
理學大宗
金文安　許文懿
卷四
理學大宗
四先生總論　章文懿
卷五
理學正傳
朱子門人
徐文清　楊船山
王忠簡子埜　李從仲

應純甫　馬次辛
潘端叔　潘恭叔 子履孫
潘文叔　杜叔高
徐文清門人
葉通齋　康子厚
王唐卿　龔處善
石晉卿　王南稜
卷六
理學正傳
呂成公門人
潘叔度 弟景愈　呂忠公 弟祖泰 子喬年
倪起萬　喬文惠
杜伯高　葛端獻
趙周錫　石宗卿
戚少白　李茂欽
時子雲 從弟瀾 瀾子少章
鞏仲至　鄭南夫
喬世用　夏敬仲
陳斯士
卷七

理學正傳
何文定門人
張思誠　倪孟暘
王文憲門人
王立齋　聞人應之
金文安門人
柳道傳　郭文中
許文懿門人
吳正傳　張子長
朱丹溪　王叔善
范景先 門人 汪與立　葉景翰 門人 何壽朋
許存仁　胡仲伸
唐思誠　戚仲咸
馬德珍　金德源
呂公甫　朱伯清
卷八
理學正傳
章文懿門人
章恭惠　章思敬
董道卿　黃夢弼

唐文襄　胡古愚
陸汝亨　李一清
方元素　凌德容
張用載　祝珍卿
應德夫
卷九
理學正傳
朱子私淑門人
孫石臺
卷十
學術分途
陸象山派
朱景雲　胡汲仲
王陽明派
程文恭　應石門
徐魯源　周寶峰
李東溪　盧一松
程養之　杜見山
陳程源　陳春洲
呂雲君　陳頻齋

履齋府君行述附

金華理學粹編卷一

浦江戴殿江輯　　山陰潘　梠校

理學先聲　　永康應寶時刊

范香溪先生

先生諱浚字茂明蘭溪人家世皆顯宦先生無仕進意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難堪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紹興初擬進策二十五篇自朝廷百官以及兵農戰守之大莫不經經緯史綜核古今成敗南北形勢以立言其經學於易則主卜筮謂孔子

作十翼義理大備孟子言王道無一言及易而深於易者唯孟子於書則推明虞廷授受之旨商周致治之源於詩則本無邪之旨以明大義而無事穿鑿附會於春秋則謂筆削之旨具於經而以三傳亂之是買櫝而還珠也於月令則謂呂不韋之客爲之不出於一手漢人又取而附益之亦不出一手也凡此皆獨得之妙可以羽翼經傳者也至心箴一篇則與孟子大體小體之訓脗合無間朱子登之四書集注而千古爲昭矣生靖國二年壬午正月卒紹興十九年己巳某月年六十八歲生平著述極多猶子元鼎定爲香溪集二十二卷學者稱香溪先生

簡明目錄評曰香溪集二十二卷宋范浚撰其門人高栴編浚心箴爲朱子所取然實究心世務集中進策五卷可知其概其論說詩鄙穿鑿似詆鄭樵論說易鄙其象似詆陳摶於經術頗有功詩尙存元祐舊格

心箴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閒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唯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唯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耳目箴他耳則耳他目則目世人之學因人碌碌聾盲於

心聞見淺俗我目吾目我耳吾耳中人之學聞見由己緣於視聽徹之燭理不目而見不耳而聞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

舜跖圖善利之念起於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巔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跖也一克念而聖舜去狂遠矣一罔念與狂同失跖去聖遠矣一克念與聖同體人能於危微之際而得之則亦幾矣

恥說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夫恥入道之端也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故聖賢於恥心必使人充之此學之要也人能充是恥心以求入聖人之道豈遠哉

悔說傳有之日悔昨月悔朔人非堯舜誰能無過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爲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使失諸言行而已矣蘧伯玉行言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

題原道韓愈原道以爲堯傳舜舜傳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愈誠知道者而略子思耶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中庸列於經其至言奧旨精深高妙非得孔子之傳能語是耶後世鮮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

存心齋記學者覺也覺由於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凡學

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惟心之盡是無心也非無心也無私心也是道心也道心惟微於是而精之斯可以盡性矣蓋心旣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爲性皆天理也然則存心者求盡其心而已

又曰是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外物無得喪浮雲有變滅太虛未嘗動也能明此則心廣體胖雖臨死生如履坦途況外物乎

陳子象巖肖曰香溪先生之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古今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出示所爲文則辨博峻整與向所言者相表裏終日與坐無一語及世閒事豈非志道而全其氣者乎今先生沒已十年猶子元卿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二十二卷而屬予敘之故述其志道養氣之實以見素所蘊云時紹興三十一年四月

朱子語類輔廣問集注載范浚心銘不知范曾從誰學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須取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說話人也多說得到曰正爲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

金仁山曰香溪先生嘗以賢良舉以秦檜當國不起有香溪集行於世今無之

又曰心箴本非爲大體章而作而與大體章旨意脗合故朱子取之

吳正傳曰朱子集注孟子全載范浚心箴自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做也仁山先生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至順辛未予搜得先生文七卷於應氏家蓋其首編也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鈌自一至五卷遂忻然畀之足以成編其後族孫元璹重刻而予爲敘之予惟先生以秦檜當國不赴賢良方正招大節偉矣其學多本於經貫串精覈諸文皆嶄絕矯健鬱槃明整鄉先生有集自先生始元璹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

孫矣

柳待制曰宋之中葉尙論世家范氏最盛高平成都人門煒燁角立相望吾鄉蘭溪之范雖稱後出而學術之正掩於前聞文公集注論孟載二范氏其一成都太史公淳夫其一蘭溪賢良公茂明心箴九十六字發心德之淵奧示鄉學之範圍而的然系濂洛之統緒不可誣也

章楓山曰香溪之學心箴儘有工夫

又曰東萊於香溪四賢於東萊皆無干涉

又曰唐君尙虞之宰蘭邑也讀香溪文集而歎曰世之誦習先生者心箴而已今觀其言如以恥爲入道之端以古

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發不獨心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而先輩謂其得力於孟子者多若先生者豈非豪傑之士哉吾鄉於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浚其原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斯爲盛非先生之功而誰與胡雲峰曰人之一心其大也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則不能異於禽獸惟口耳以下八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末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則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是天君泰然是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小者不能奪朱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易易也愚故從而釋之

江案風氣之開必有其漸朱子謂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而周程張邵出焉吾婺理學之將興也亦然宋至南遷異學分馳香溪先生潛脩一室其學貫串六經超然自得即其目擊宋事之非進策臣時莫不洞達古今動協機要非夫驕伉憤厲者所得而並矣以今考其遺書實大聲

宏一掃功利詞章之陋以咀吮道妙固不難起先哲而與爲友也心箴一篇曰存誠曰克敬尤能上窺魯鄒之閫奧者乎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蓋於先生見之

又案程子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朱子此其一派也上蔡傳之武夷胡氏胡氏傳之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張氏此又一派也香溪先生之卒在紹興十九年其時朱子已成進士將自同安主簿訪道於李延平先生矣使先生外出求師得與聞道南一脈一如何北山之於勉齋也者則吾婺理學之懿不待東萊呂公而始顯然先生獨抱遺經

不假師傳默與道契其精神之發越駸駸乎獨闢蠶叢
而揚正學之先聲嗚呼偉矣楓山先生極力表章謂於
婺學爲有功其契慕不誠深遠哉

理學大宗

呂成公

公諱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尙書右丞好問之孫先爲河東
人自好問始居婺遂爲金華人公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
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旣又友考亭與南軒講
索益精初廕補入官後成進士復中博學宏辭科調南外
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中學者爭趨之除太學博士
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
復大事規模宜定方略宜審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輒先
期候學士院求問目公獨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
文善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
之文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鑑父喪除主管台州崇道觀
越三年除祕書郞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願陛
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
誤而謂人皆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
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
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
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儆
擾艱難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
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蹟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

優故雖昌熾極盛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韓范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事體視前代未備者固宜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維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公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赴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謚曰成公之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岸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解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既没郡人即而祀之嘉熙初改謚忠亮子延年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廷

簡明目錄評曰古周易一卷呂祖謙撰自王弼以來周易皆以傳附經呂大防以下諸家互有考定而小有異同祖謙乃以上下經十翼各爲一篇復古本之舊朱子本義即用此本也

讀詩記三十二卷呂祖謙撰其說以小序爲主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裁貫穿如出一手魏了翁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足以盡是書之所長矣

書說三十五卷呂祖謙撰後十三卷祖謙撰前二十二卷其門人時瀾增修祖謙本續其師林之奇書故之奇書終召誥而祖謙書始洛誥瀾雜取門人所記之語補爲全經其字句俚俗文義繁複者瀾皆爲刪潤蓋猶倪天隱之述口義也天隱述其師胡瑗之說曰周易口義

詳注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呂祖謙撰門人張成招注書成於乾道四年乃其少作議論不如左氏傳說之密而文彩斐然與傳說之體如語錄者有殊蓋爲學者程試之式也

左氏傳續說十二卷呂祖謙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書以補左氏傳說之遺中有自駁博議者二條則晚年所作也

大事記十二卷通釋三卷題解十二卷呂祖謙撰取司馬遷年表所書編年系月以紀春秋後事復采諸書以廣之始周敬王三十九年迄漢武帝征和三年條下皆注據某書修通釋三卷如說經家之綱領題解十二卷則如經之有傳也

江案成公大事記序云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見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書温公稽古錄通鑑目錄舉要歷輯而廣之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云起春秋後迄於五代合若干卷祖儉作壙記亦云大事記起春秋終於五代其條綱端緒概見於通釋解題之二書今云起周敬王三十九年迄漢武帝征和三年者實誤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呂祖謙撰凡分六十一類當時頗爍於衆口故詔崔敦詩刪定迄未刊行今所傳猶祖謙之原稿也張栻與朱子書謂伯恭編此等文字非所以成君德然祖謙所編關於學術治法者最多栻書蓋在祖謙受事時猶未見其成書也

歷代制度詳說十二卷呂祖謙撰凡十三門每門前列制度敘述簡核後爲詳說議論明切祖謙年譜不載此書蓋采輯事類以備答策家塾私課之本非特著之書也

江案朱子答東萊書曰近日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此書流傳恐悞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雖是文學亦當求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陸當湖謂此可爲亂撰選政者之戒 江觀制度詳說之不入年譜

或有感於朱子之言歟

少儀外傳二卷呂祖謙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書爲課幼而作故取禮記少儀爲名中閒雜引嘉言懿行兼及立身行已應世居官之道不與禮記經義相比附故名曰外傳

古文關鍵二卷呂祖謙撰所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張耒之文六十餘篇各標舉其命意布局之處示學者以門徑故謂之關鍵

麗澤論說雜錄十卷呂喬年編喬年祖儉之子祖謙之姪祖謙没後祖儉搜輯其門人記錄之語喬年因排比爲此書凡經說七卷史說二卷雜說一卷

近思錄十四卷朱子與祖謙同撰或惟題朱子者謬也書成於淳熙二年取周子程子張子之言擇其切要者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門淳熙十年葉采爲之集解始表進於朝

東萊集四十卷呂祖謙撰弟祖儉姪喬年同編凡文集十五卷又以家範尺牘之類爲别集十六卷程文之類爲外集五卷年譜遺事爲附錄三卷而終以拾遺一卷祖謙之學朱子頗病其雜其文博辨縱横朱子又病其不守約然博覽羣書語有根柢終勝枵腹高談也

先生與葉侍郎書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明涵養多於稱說讀經多於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

示門人曰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

又曰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爲學堯稱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刑於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

先生與朱子書曰某病體初安大事記不敢勞力考索有時取編過者看百孔千瘡不堪點檢且欲住手若盡此歲

以前頗稍見頭緒是時當逐旋錄數段求教也

又曰承示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尚有未達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疑滯恐猶煩提耳之誨也所欲先請教者如易傳序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剝圖義太了了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全今批示本以愛爲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因便并望批教

又曰開示涵養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鐫誨不勝感激所諭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毫髮差者誠爲至論喜合惡離之病砭治尤切

又曰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爲無益但往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舍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却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

又曰科舉枉尺直尋誠如來諭自當束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旦夕便遞往金華委謹厚士人釐定噬嗑和且治矣

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

又曰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道者之責竊謂異端之不熄由於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所以云云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明但恐專事外攘而內脩工夫或少耳

先生白鹿洞書院記曰建炎再造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功之實躐等淩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此邦之士盍相與挹儒先涵固愨實

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

先生題近思錄云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某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向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輯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凌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焉

朱子與先生書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貪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知其弊方此愧懼耳

又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且就整頓收斂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曰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體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語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

又曰來教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鄙意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只著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

爲無對也

又曰門下多得文士之有時名者其議論乖僻流傳四方大爲學者心術之害不知亦嘗摘其邪僞否陸當湖謂此條誨人者不可不知

又曰噬嗑和而且洽一本洽作治和已有洽意治字於理爲是

朱子答路德章曰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壞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見得意思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陸當湖謂伯恭之變化氣質從讀書體認中來故能進步如

次第
朱子序先生讀詩記云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旣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如伯恭者可謂有意於溫柔敦厚之教矣
朱子近思錄書後云淳熙乙未之夏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

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
又曰大事記甚精密古今未有此書但恐其所爲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閒非筆削之本意
又曰文海條例甚當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眞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者文字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將以爲從容說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置異端邪說此比之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者相去遠矣若夫讀書而於文字議論上用工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工少至於身心放恣念慮粗淺斯不善學伯恭者矣
朱子答先生書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旣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旣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云渠合下有

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陸當湖謂此是朱子在南康時象山來會後議論
又曰金溪學問眞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
朱子周易本義釋經篇名云中閒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朱子答潘恭叔書云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閒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

於其閒也
又曰文鑑去取之文有數段皆某熟看底今檢得也無把鼻如詩好底却不在上面却載那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
又曰文鑑編得泛然亦見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篇說渾天亦好沈括渾儀議
又曰塾書說近建家廟立宗法此正所欲討論者便中得以見行條目見教爲幸
又曰世衰道微邪詖並作賢如伯恭亦尙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某

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某亦何苦而曉曉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也
又曰儒釋之辨誠如所論蓋正當極力明辨處若小有依違便是陰有黨助之意而不知者便以爲迷於向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退託以廢任道之責
朱子與南軒書曰伯恭留意科舉文字之文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

又曰伯恭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求病痛頗多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閩範之作旨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正爲此耳
朱子答范伯崇曰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收斂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辨之不知竟以爲何如也
又書先生祭禮後云聞之潘叔度伯恭成此書時已屬疾自力起奉祭祀唯謹既又病其飮福受胙之禮猶有未備

者欲附益之而遽不起矣使其未死意所釐正殆不止此惜哉
又書先生病中日記云觀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
朱子祭先生文曰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若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渟豈澄清

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
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
粹宜所立之既高亦無求而不備

朱子題先生像贊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
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
垂世然而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
見其來隨之而莫窺其蹋矧是丹青孰形心曲唯嘗見之
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也已

黃勉齋曰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
之友至或識見少異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

王魯齋曰朱子嘗謂分詩之經分詩之傳此說得之呂伯
恭因立此例於楚辭集注

眞西山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
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

章楓山曰東萊之學尊司馬遷

又曰東萊先生爲文公作白鹿洞記文公與之商訂可否
三數往返而後定古人相切磋有如此者

陸當湖讀左氏博義曰東萊論管仲曰王道之外無坦途
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與董江都正誼
明道之言正相爲表裏合二公之言方盡得孟子首章之
意

江案成公之學主於博識又愛說史鑑朱子屢有規切
之言及其成德則深服其養深學粹而以爲海納川渟
無求而不備天不假年論述靡竟而婺女之墟理學昌
明則奉爲不祧之祖當是時學術紛拏而江西之頓悟
尤與洙泗濂洛不類惟公有憂之約朱子與二陸爲鵞
湖之會思有以融化其偏私雖往復數四而卒不能合
而二陸明心見性之教卒因之而漸熄闢之者朱子而
公實佐之抑公之於學術同異雖不欲極言覈論以曉
一世之昏昏而其專主內修以爲外攘之本者非歐陽
公所謂上策莫如先自治者耶其爲正學之準繩豈不
偉哉

金華理學粹編卷二

浦江戴殿江輯

山陰潘　椐校

永康應寶時刊

理學大宗

何文定公

公諱基字子恭號北山金華人父伯慧主台州崇道觀黃勉齋爲臨川令崇道公適爲丞因見二子而師事焉勉齋首教以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始知濂洛之淵源臨別告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既歸一室危坐萬卷橫陳其於聖賢微言奧義疑而未晰者必平心易氣舒徐

容與不助不忘待其自然貫通事父母婉容柔色事兄長恭敬退讓族姻崇仁厚之風朋友盡忠告之責御僕婢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必勞之有恩貧困者必施患難者必救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己有之或朝政有闕四方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蓋其淡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立乎其大得友於千載之上此皆尊德性道問學之功也盤溪之上有宅一區翛然水竹之間自船山先生一見之後人始知之好學之士始進先生不受北面之禮請問者未嘗不竭盡無餘嘗謂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爲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馳堅車躐險摧其剛便有凜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爲學之始便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死生以必至爲期縱有未明雖十往返而不憚如此則始得箇至當之歸先生隱居求志不願人知而聞望翕然郡守趙公汝騰首加延聘其後蔡公抗楊公棟相繼聘請且薦於朝皆不就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辭不受咸淳初復有史館校勘之命辭益力改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岳廟亦不受也咸淳戊辰卒年八十一配周氏早卒竟不娶先生不喜著述僅有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啟蒙

發揮二卷太極圖通書西銘發揮三卷皆已刊行又有論孟發揮未脫稿近思錄發揮十四卷未校正文集十卷裒輯未備以國子監楊文仲請謚文定

國朝雍正三年從祀孔子廟廷

宋史儒林傳云公所讀書莫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詣造約純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朱子而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有集三十卷與柏辨難者十八卷

崇道公見客先生拱立以俟客不甯者久之王魯齋以請教於先生爲言公曰泰山微塵耳聞者悚然

崇道公夫人蔣氏與勉齋夫人朱氏相得如姊姒每得閒
紫陽家庭之訓以示先生

汇案崇道公之命二子從勉齋遊也與二程夫子之奉父命以師濂溪同而崇道公夫人與勉齋夫人合師生家庭內外以成就一北山先生卽謂臨川侍官天之所以開婺學之盛也可

先生曰學者讀書以四書爲主而用語錄以輔翼之大抵集注之說精切簡嚴語錄之說却有痛快處但衆手所錄自有失眞者但當以集注之精嚴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注之曲折

又曰近溫習四書覺得義理自足意味無窮須截斷四邊只將本書深探玩繹乃識其趣若將諸家所錄來添看意思反覺散漫王魯齋謂此先生晚年精進造約終不失勉齋臨川之意

又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自阸於秦火汨於經師文字亦且錯亂况道之精微乎程叔子表章條理深探精思其遺音未泯朱子起而任之於詩書則斥去說序之陋而求經文之正意易則還古篇第之舊而義主占象以窮羲文之本旨禮樂則求其合者而有經有傳至於精研龍門之微旨以上接魯鄒之正傳自濂洛開端以來其汛掃廓大之功未有倘焉者也

汇案此北山先生解朱子感興詩十二章之辭也感興詩二十章首言陰陽造化之原與人心出入之幾繼言羲堯以及周孔道統之盛及魯鄒以至濂洛傳授之要而必基之以小學之功極之於六經之著且慨然於仙釋之荒唐而必欲火其書憫然於科舉之陷溺而急思復於古又以溫公通鑑歐陽公唐書於正統閏位之分有未明者而有意上求春秋之旨但其語意深微必待闡發而後明北山先生一一默會而銓明之而後大義明微言著所以開示來學者至矣盡矣至感興詩第十

二章則語意極爲明顯尤可歌而可誦也有曰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剝交喪春秋魯魚多瑤琴空寶匣弦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龍門謂程叔子也叔子晚居龍門故云

又曰讀詩別是一法與讀諸經不同先須十分掃蕩胸次令潔淨却要吟哦上下從容諷詠使胸中有所感發興起方爲有功

又曰讀易要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庶有以得其根原識其綱領乃漸覩爻象究其義理

又曰愚讀大傳卦說諸篇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及得朱子本義之書沈潛反復犂然有會於心然其辭尙簡嚴未能盡達也因遍閱文集語錄諸書凡講辨及此者隨章條附於本義之後毫釋縷解首尾畢備疑義乃罔不冰釋云

又曰箕子所以告武王者本末畢舉議論精密參以大學中庸其大本大經不約而契合曰敬五事則明明德之謂曰厚八政則新民之謂曰建皇極則止至善之謂至於皇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鄙夭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謂蓋皇極之極功也

又與陳誠齋曰文王序卦其次第必當有說但今不可得見雖先天有圖可以倣倣然先聖後聖各有規模必不規擬畫圖也先天圖法象自然不勞安排而無所不合所以爲妙後天圖雖可倣此布置但妨礙處多只如十二辟卦已不復有次第今只可略見其大概足矣

又曰太極圖說本自明白以其無形而實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却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

又曰定性書句句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郡守庸齋趙公勉齋門人聘主麗澤院長且舉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詩以勸駕胡五峯詩先生就答以留取閒身卧空谷一川明月要人看之句朱子詩後又有皓首何妨一布衣之句

王魯齋曰基登門之初先生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先生未嘗開門授徒亦未嘗立題目作話頭以接引後學而其立言有如此者

又曰先生每舉勉齋師訓存天理去人欲棄貧棄死之語至於開悟誘掖詳緩明白而聖人旨意義理趣味藹然辭氣之閒雖氣體素弱或力疾厲言竭盡底蘊至於節義所關義利生死取舍之閒言之凛凛聽者聳然

又曰先生之學不立異以明高不狥人而少變思之也精是以守之也固充其知而反於身者莫不踐其實又先生之文溫潤融暢先生之詩從容閒雅皆自胸中流出無雕琢辛苦之態作字淸勁結密世傳楷法云

又曰或疑先生之學有體無用非也朱子曰天下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先生之體立矣而其用固有以行矣年運而往精神逾邁因以不用用之非無用也况自僞學胎禍天降割於斯文考亭輟響伊洛之學孤立無助勉齋先生續遺音於絃斷絲絕之餘鼓而和者不過十餘人先皇帝崇尙正學表意四書躋五子於孔廟風厲之意甚切

而老師宿德相繼零落後生晚輩散漫無依科舉利祿之誘反甚於前其能卓然自立者難矣先生鍾山川清淑之氣加以師友切磨之功其所成就甚大先皇帝知先生而不輕於用將以爲燕翼之深謀今上嗣服之初以求賢若渴之心舉累朝不數見之重典假使先生起應徵聘則陳善閉邪豈不足以培養聖學正君而善俗而衰病相仍有孤訪落之意豈非天乎

魯齋祭先生文曰鄒魯云遙天啟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宗旨是將羅李授受集於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縷晰條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鰲峯翼翼孰探其

源遂通其釋墜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華華學子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勿失衣錦尚絅世莫我知發揮師言以會於歸有毓斯和誠意惻怛有實斯踐光輝四達先皇未命嗣聖訪落進之太史以輔帝學詔書屢下公志莫移各盡其義匪激匪隨春回萬象月冷夷清忍奠斯酒忍讀斯文節

金仁山祭先生文曰自堯舜以至孔曾思孟又千五六百年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不知所傳者何事與蓋一理散於事物之間俱眞實而非虛事事物物莫不有自然之處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先生蓋灼見乎此故廣采精擇以求而篤信恪守以居著於取舍出處之義而華於踐履之實存養之睟然自朱子之夢奠以及勉齋之既殂口傳耳授者或浸差其精蘊奸名假實者又務外以多誣惟先生纂師言以發揮剔衆說之繁蕪以爲朱子之言備矣學之者惟眞實之心地與刻苦之工夫能此者雖不及吾門可也又何有開門而授徒蓋聞其教者有以知爲學之非外而聞其風者足以廉天下之貪愚此先生之有關於世道也何一旦而已乎

吳正傳請立北山書院曰先生學紹紫陽之傳道著金華之望潔身叔季有見於幾先闡教文明大行於身後同時

王魯齋柏實出其門傳之導江張頤載道北方仁山金氏授業東川淵源所自粹美無疵今盤溪之上故居宛然昔雙峯饒魯亦勉齋門人前代奉祠有石洞書院何子之學不下饒公北山之名豈愧石洞謂宜建立書院以補遺缺

柳道傳曰文定公確守師傳參訂訓義於易大傳本義啟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注書商確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叙而類次之名爲發揮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文公成公近思錄宜爲宋之一經而顧未有爲之解者公亦隨文箋義爲近思錄發揮未銓定而公沒金文安與同

門友汪蒙俞卓續鈔校正且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玉
及文安没後白雲刻而傳之

張楊園曰何文定行狀稱其淡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
立乎其大得友於千載之上每諷誦及此輒有無文猶興
之意

陸當湖讀通考曰通考載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幹
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年八
十一卒謚文定案何王金許之書皆不可不看而文定所
著大學中庸發揮大傳啟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及文
集尤要緊

江案北山先生侍父臨川得見勉齋而師之其時年甫
弱冠耳何聞道之早也顧勉齋所指授者爲學之要入
德之方耳而其本眞實之心地致刻苦之功夫以從事
於四子書大傳啟蒙太極通書西銘近思錄而各垂發
揮以傳者蓋唯終身不忘夫師訓所以深造自得而左
右逢原有如此也其後勉齋馳驅邊郡軍旅中不費講
學晚入廬山與其友李燔陳宓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
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南北之士皆來集
歸里後弟子日盛編禮著書遍及巴蜀江湖之士初不
聞北山之負笈從游也者自非臨川隨宦不期而作之
合何能使朱學再傳之緒如印印泥不差毫末哉而繼
起者之承傳無自又無論矣君子觀勉齋傳道集於北
山而穆然於師弟離合之故有以知天之未喪斯文而
得與斯文者爲能盡人以合天也

理學大宗

王文憲公

公諱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祖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龜山受易論語後與朱子張南軒呂東萊游父瀚字伯海朝奉郎與弟治漢皆及朱子之門克世其學公生稟高明抱負閎偉少慕諸葛武侯爲人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源捐去俗學以求道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急更以魯楊船山語以何北山從黃勉齋受朱子之學即往從之北山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作魯齋箴以勉之發憤奮厲致人一已百之功有

疑必就北山質之自謂研窮愈刻深則義理愈昭露涵養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精之又精作敬齋箴圖晝出一敬字爲日用躬行之則夙興而起深衣見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御羣弟子色莊詞確子弟自事非衣冠不見痛先世遺書流落多方搜拾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幼事伯兄友愛備至季氏早喪撫育孤寡一視無間收宗合族懦者植之貧者恤之施於朋友亦然四方學者至即館之引誘啟迪叩者無窮而其出愈新又編朱子指要示之先其近易而達乎遠大士大夫仕其鄉叩請者亦告之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郡守趙公汝騰蔡公抗楊公棟皆聘主麗澤講席先生以北山未出辭北山敦勉之乃應聘而麗澤氣象一新仍應台州守趙公景緯之請主上蔡書院天台後學始聞正學授受之要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來謁理宗上賓率諸生製古衰服臨於郡見者始知先王之禮爲可式焉晚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孜孜述作不知老之將至咸淳十年甲戌卒年七十八其卒整衣端坐揮婦人勿近爽然而逝門人制經行心喪禮麗澤生徒天台諸生皆赴臨朝野莫不嗟惜所著有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詩記讀書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

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闡學之書四卷文章編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摘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十六卷大爾雅五卷六藝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發遺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錄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以國子監楊文仲請謚文憲

國朝雍正三年從祀孔子廟廷

簡明目錄評云魯齋集二十卷王柏撰柏好爲高論改竄六經其詩豪邁雄偉而一軌於理在宋末諸作者之間最爲挺出

何北山魯齋箴曰唯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成其物則知覺虛靈是爲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曷開其明曷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於魯實學之積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辨聖門是織是悉戰戰兢兢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義皆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

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扁斯銘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質之偏則懲而克義利之分則辨而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是述人十己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於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侑坐自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北山謂先生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端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

先生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後天是統體奇耦之交推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耦下奇莫非自然於是後天之義始明

又曰大象者夫子之經也漢儒冠於周公爻辭之前而後無所屬尾於文王彖辭之後而前不相承乃倫比彖經次於彖爻二經之下庶幾三聖之序不紊經傳之別益明又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肆筆成文從心所欲亘萬古而不可易知其所以爲易又知其所以不可易斯知易矣

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古今經傳之宗祖乎定初一曰

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經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

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乎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

又曰春秋一書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大法千五百年諸儒刻鏤幾碎朱子於諸經縷晰毫分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豈非天乎

又曰魯論一書皆聖人之言行萬世之大經也乃屬辭聯事集爲魯論章句以學庸孟子爲之傳

又曰一貫之旨惟子貢曾子問之子貢天資敏悟而工夫

却疏曾子天資遲純而工夫却密子貢少夫子三十一歲夫子卒時子貢年四十二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夫子卒時曾子年才二十七聞一貫之旨言下即悟即發出忠恕二字來此聖門末後親傳密旨曾子聞道之早乃如此

又曰揚朱墨翟之徒老聃瞿曇之學顯然畔道固不足言吾儒之出經入史記誦如流者恃其才氣虛聲韻頑凡天命民彝大經大本日用當行之道一切掃去自棄於禮法之外謂之不畔道可乎朱子博文約禮集注曰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弗畔道矣頓挫悠揚含無限意味

又曰大學一書格物是知之始誠意是行之始節目雖詳工夫至約誠意二字實橫貫乎十章之內而慎獨二字尤此章之要括也

又曰自昔諸儒如中庸只是成篇玩誦而已朱子析爲三十三章然後枝枝相對葉葉相當文勢若斷而血脈實貫通義理甚廣而歸宿實縝密綱內有目目內有綱非此則後世道學失其傳矣

又曰中庸終之以誠通書首之以誠妄謂太極圖是天命之謂性以上道理通書是續中庸以後道理向疑中庸序上說二程不說周子蓋中庸書許多年埋沒至程子方表章出來故說其所顯之由是以不及周子其實通書是續中庸者此正是聖學絕續交接處向所謂要知統緒之正者此也

又曰溫公通鑑託始於三晉之侯者蓋公不敢上續春秋而乃下承左氏傳傳以趙襄智伯終通鑑以智伯立後始然智伯之事陋矣不足以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綱於是提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於其下復著其述作造端之意傷周室名分之大壞有典有則正大激昂所以扶天倫奠民極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

又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夫

子所謂有謂有此太極之理周子所謂無謂無此太極之形夫子發太極之言以推勘伏羲之圖之妙周子圖太極之妙以推夫子之言之旨周子本欲釋後學有字之疑而後學反啟無字之惑以爲無極二字不見於吾儒之書而見於道家者流以爲果傳於陳摶也此朱張二子所以極力闡揚謂其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也先生答葉誠甫書曰數之爲學固不可謂之無此理自是天地開一秘惜底物事不可將來治國平天下若一一定之於數則正道可廢世教可息三綱五常不必扶持亂臣賊子不必誅戮曰其數當如是也以二程與康節如此密熟甚欲傳與二程

二程不肯承當但渠精於數因用心推得天地萬物之理於吾道無悖是以程朱以來推尊之而不敢非也

上蔡書院講義曰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其高弟上蔡謝先生則曰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大居敬者如居處乎此敬之中大莫大乎此也貴窮理者必窮極其理之所至貴莫貴乎此也歷考魯鄒伊洛傳心之妙其指要綱領莫不若合符契而上蔡先生顧以一言舉之明白端的了無滲漏是豈非百世學者造道入德之指南乎

又曰朱子初見延平延平語以理一分殊之旨延平得於

羅仲素仲素得於楊龜山龜山程門弟子也程子初以理一分殊答龜山西銘之義龜山初亦未甚釋然晚年則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於理一分殊之下著仁義兩字拈貼出來尤覺分明理一分殊者仁貫乎義也分殊理一者義涵乎仁也朱子亦曰西銘是句句理一分殊故曰周子之言理一分殊之宗祖也夫子之傳一貫乃合而言之是萬爲一所謂分殊而理一也周子之圖太極是分而言之雖一實萬所謂理一而分殊也夫子之言如千流萬派而悉歸於滄海之中周子之言如一幹之木而爲千條萬葉之茂聖人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無一物之不知故能於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無一理之不當學者苟未能究其分之殊又安能識其理之一哉

又曰天開吾道之光明生朱子於濂洛之後窮深極微以會於一毫分縷晰以辨其殊其用功於四書也訂訛補亡糾分別異搜采諸家之精腴戛刮磨礪疏洗緝織句句字字從權衡中稱停過高高下下輕輕重重無一毫不得其當其用心勤苦如此

又曰朱子匯百川而歸大海域萬殊而歸一本其甄陶鎔鑄之妙與天地同一橐籥非研究於四書者不知之眞集厥大成爲千萬世不刊之書以朱子竭一生之力方成此

書後生亦會竭一生之力與之看是書乎看是書者會與之句句字字求其義乎

又曰朋友之於四倫其勢之相爲綱維者若可輕而其所關於大典者實爲甚重其分之相爲聯絡者若可疏而其所係於人道者實爲甚密其職之相爲管攝者若可緩而其所切於學問者實爲甚急人之所以爲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間各盡其道而已非朋友明辨熟講於人欲未動之先則人道何由而叙非朋友扶持開導於天理或虧之餘則人道何由而立此所以並列於大倫而五之果不可以須臾離也

又曰說命曰學於古訓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曰念終始典于學學之次第曲折亦已盡矣然猶未也論語一書門弟子記夫子之言行莫詳乎此曰學而時習之此一書之第一句也而學字又一句之第一字也豈不以爲入道之樞機進德之門戶乎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而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尹和靖曰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盡爲人之道而已朱子則直指學之要歸而爲之訓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吁精矣

密矣自說命以來言學者無以加於此矣愚嘗求明善二字之源亦夫子所已言子思發之於中庸之書孟子著之於七篇之內周子始以純粹至善爲誠之源程子曰以其義理精微之極姑以至善目之若爲初學言之明善卽是明理此理至純至粹故謂之善今之學者欲明乎善亦曰精讀聖人之書反之於身而實有之於己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乎身卽所謂復其初也今之讀書者何必然晨窗向白孰編而長哦夜鐙欲涸掩卷而紬繹無非科舉之學而已書非不讀而讀非其書及其一第神疲力瘁於簿書期會之中心飛夢繞於富貴榮華之地善何時而明初何時而復乎

先生史斷跋曰橫渠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實非易觀也史非易觀而豈易斷哉寶鑑明而後妍醜可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決是非先治此心治心之法無他亦沈潛涵養乎聖經賢傳之中收斂齊肅而無放肆馳騖之病則此心明矣德夫以少年時史斷見示遂推其斷史之原本授之非獨可以斷史也立身之道亦不外是

葉通齋曰朱張呂三先生同生於一時皆以成濂洛之統爲身任張呂不得其壽經綸未展論著靡竟獨文公立朝

之時少閒居之日多大肆力於聖經賢傳以立萬世之法程北山魯齋同生一鄉皆以續考亭之傳爲身任者也

又曰先生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羣書如干將莫邪所向肯綮迎刃而解

又曰先生通膺絕識足以窮聖賢之精蘊雄辭偉論足以發理象之淵微稔於北山講貫之素精於有體有用之學進有可行之實退有可藏之資上自羲畫下逮魯經莫不索隱精訂以還遺經之舊以承考亭之志確乎其任道之勇也

金仁山題魯齋文集目錄後曰王文憲公初爲文章偶儷

之文又從事於古文詩律之學及師北山何子盡棄其學而學焉黜浮就實攻堅研深閒因述所考編以求訂正謂之就正編迨至端平甲午學成德進粹然一出於正自是以來十年一集以自考其所進之淺深所論之精粗自甲午至癸卯凡五卷謂之甲午稿其後類述倣此甲辰稿二十五卷甲寅稿二十五卷甲子稿二十五卷其雜著成編者論語衍義七卷涵古圖書一卷研幾圖一卷詩辨說二卷疑書九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太極衍義一卷其餘編集不在此數也其程課交際出處事爲著述前後則見於日記履祥又嘗輯公與北山先生來往問答之

辭爲私淑編公没後因與同門之士相與繹紬諸稿各以類聚其他雜著卷帙少者用朱子大全集例亦各附入就正編大象衍義北山先生亦俱有答語與私淑編當依延平師友問答之例別爲一書但大象乃公所拈出謂爲夫子一經故其衍義亦自入集講義雖嘗刊於天台而未盡聞亦有再講者今皆入集古者有圖有書自易大傳以後書存而圖亡公嘗因先天圖之出與太極圖之作謂圖學中興故公建圖亦多今亦立門編入云

仁山祭先生文曰文運重明鼎盛乾淳集厥大成曰惟考亭考亭云亡道散四方鰲峰之傳北山之陽猗歟先生世溯淵源考亭遺書力探精研卒於北山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邁無前議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既聞道斂厥豪英克己似顏宏毅似曾攻堅鉤深高視旁通即事即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辨析羣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歸於一理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庶其大用隨舉而措表裏輝映動止準繩山立時行肅然襲人日晶霜潔玉栗金精內明外齊閨門朝廷遇事理勢神運權稱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其緒餘施諸造成皐比所至鳶魚高深孰是人斯而不用世晚益油然行藏無意廟堂羣賢明揚薦聞元祐訪落伊川弓旌如

何先生乃夢奠楹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如先生乃隱勿耀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宏褊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寒施及其徒鱗次朋升謂喜介甯竟閔淵冰哀我茲今有問無徵九二剛中而不見龍我懷先生亦哀道窮斯文不磨先生不忘侑奠以辭鑒我哀恫 節

仁山率諸生祭先生文曰惟公稟剛大之氣高明之資固一世之偉人甯百年之幾見也方其抱膝長嘯熟視天下之大勢南北之治亂議將因蜀取秦以俯拾中原如見建瓴之便也惜也而不獲用於寶紹端平之旦也及其中年斂邁世之豪慕曾子之貫窮格事物會一於萬勇詣旁通

巨細無間意其經世綜物必雷行而日煥也迨其晚年德
成而義精養至而仁慣不動聲色而措諸事業有潛移而
默轉者然慨其憂世之心已不勝悠然樂天之分矣然嚮
望之日高與羣公之交薦於先生了無與焉獨可憐夫偕
者之尼與忌者之詘也肆今天子之訪落起先生以講勸
而不知其儵然長往已不疾而夢奠也自朱黃之日遐屬
北山其寖遠巋然靈光之獨存耿晨杓其明峻天若以爲
斯文之殿矣何一朝而遽殞耶先生抱明睿之高標以義
理而剛斷開圖書之妙機辨風雅之淆貿析羣言之糾紛
分諸書之經傳信大業之規模駭里耳之闖聽又安知其

非天之所建耶茲諸生之畢來敬祖庭以侑奠非敢獨哭
其私而於世道斯文爲是慟哭而永歎也節

江案魯齋先生盛年時議欲規取秦隴以俯瞰中原其
豪邁無前之氣直與橫渠張子之欲結客以取洮西地
者同旣而以長嘯非聖門持敬之旨急名齋以魯而折
節北山以致其百倍之功又何其與勇撤皋比者同有
得於宏毅之學也北山之語魯齋也有曰治經不必多
起疑端有欲爲後學言者當謹之又謹非所以抑鋒斂
鍔納之於大中至正之歸者乎故雖通瘠絕識所向如
干將莫邪迎及而解卒能循循於規矩準繩中而上承
朱學嫡傳者廓如也且純如也蓋非魯齋不能盡觀天
下之理非北山不能持之不變以待其定盤溪之授受
獨有千古矣程子嘗謂張子厚才高其學從雜駁中過
來蓋又於魯齋見之

浦江戴殿江輯　　山陰潘　楫校
　　　　　　　　永康應寶時刊

理學大宗

金文安公

公諱履祥字吉父號仁山蘭溪人其先劉氏避錢武肅嫌名更金氏彭城宗譜言宗項氏項伯入漢賜姓劉復更金父散翁以事留蘭邑夢家塾壁間書虎甚文已而眞虎復入室大吼歸而公已生因名祥改開祥以非學者名改履祥幼敏睿稍授之學卽能記誦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後

偕王魯齋弟元章以師魯齋復從登北山之門講貫益密造詣益精先生夙有經世大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能救公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時不能用後張清朱瑄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公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以史館編校迪功郎起之弗就聘爲嚴陵釣臺書院山長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擴發仁義之奧聞者始知義理之學眞足以動人也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先生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風雲奇情嘯詠視世故泊然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先人後己始終不渝嘗有故人母子分配至不相聞先生傾貲營購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嘗謂溫公作通鑑取法春秋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月斷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成通鑑前編一書臨沒以授

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後王所宜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宜戒則是編不可以莫之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一卷論語考證十卷孟子考證七卷尙書表注四卷謙皆爲益加校定傳於學者天歷初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先生旣見魯齋請問爲學之方魯齋告以立志而以省察克治爲要及見北山則云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爲人而示以涵養充拓之功語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常若有未盡者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爲重文定之沒先生案禮制而爲之議服文憲沒率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之

訖係於綱常不可闕也築室仁山之下學者稱仁山先生
大德七年癸卯卒年七十二至正中賜謚文安
國朝雍正三年從祀孔子廟廷
簡明目錄評曰大學疏義一卷金履祥撰疏通朱子大學
章句之旨並作指義一篇以括其要今指義已佚唯此書
尙存論語集句考證十卷孟子集句考證七卷金履祥撰
於二書事物典故考證極多自跋謂文義之詳明者不敢
贊但用經典釋文之例表其疑難者疏之
尙書表注二卷金履祥撰於每頁烏絲欄外上下左右皆
以細字標識在注疏之家別爲一體雖學出紫陽而頗不

牽就蔡傳其徵引伏氏孔氏文字異同皆確有根據所列
作書年月蓋據胡氏皇王大紀雖不必盡確要非無據而
作也
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金履祥撰履祥以劉恕外紀
失之好奇乃引據經典作此以矯其失上斷自唐堯止於
春秋以前又別爲舉要以表綱領其援據精核在講學家
可云究心史籍者矣
仁山集六卷金履祥撰其詩皆擊壤集派王士禎極稱其
箕子操一篇然亦不工其雜文則持論皆有根柢蓋宋末
講學諸家唯仁山能研究經史也

先生曰格致之傳不存後世儒者莫知所以爲說朱子作
補傳然後聖賢爲學之方與其所以教人之法粲然復明
於天下其辭明而盡其說精而密而其爲法則功程有據
而細大不遺工夫積習而貫通可致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先生尙書表注序曰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
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有
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沒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耳履
祥紬閱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亦有年一旦擺脫衆說獨
抱遺經復讀玩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脈絡貫通中閒枝葉
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

微事爲之概考證文字之誤表諸四欄之外以授子姓苟
得其綱要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
先生通鑑前編後序云荀悅漢紀申鑑之書志在獻替而
遭値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
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而吾
不與焉則命也予生不辰罹此百憂其所以惓惓綴輯者
特不爲憂悴廢業耳劉道原外紀後序傷於廢疾予嘗三
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所悲又有大於道原者耶幸
而天運循還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興復唐虞三代之
治於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

先生講復其見天地之心曰天地有是復也進而爲臨又進而爲泰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夬又進而爲純乾矣人心有是復也進而爲臨之大爲泰之通又進而爲大壯之動以及夬之剛決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凡事莫不有復如學宮既廢而新則爲學校之復綱常既晦而明則爲世道之復國家既危而安則爲國勢之復賢卿帥出鎭大邦作興學校此學校之復也綱常既廢而復明國勢阽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乎復之義而充復之功用者

先生自號炎農說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安知千載而下其貧又有甚於顏子者使子得百畝之田而耕之古

之百畝今之三十三畝有奇固三代之農也顧予力貧而體弱不能爲上農夫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爲中次亦可矣故命之曰炎農噫三代之治不可見百畝之田不易求安得遂吾之求耶復安得見吾之不可見者耶

先生賡箕子操曰炎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力回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來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翱翔唯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穹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　宋季爲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奇策干之不能用感激賦此吳正傳謂其辭旨悲慨音節高古奇作也

江案先生一生志業此操盡之卽使所言不工猶可知人以論世況其稱爲奇作者正不止吳正傳一人已也

先生爲師弔服加麻議案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也古則不可以世之服爲服布襴之服俗服也今之服緦功以上者皆用之生絲鉤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緦麻者亦用之用今緦麻之服是不得全其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制今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故宜用古庶人之服以深衣爲弔服昔者朱子

之喪門人用緦麻深衣而布緣矣今之深衣紵而非麻如之何曰凡布皆麻也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故孔子以麻冕可從純而深衣之麻今無之自司馬公朱子皆云用極細布爲之則今深衣之布以苎代麻久矣其緣則禮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服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者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是純以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今失其制以帛代之可也帛則何以加絰曰士冠其吉玄冠也色玄五梁左掩右其非吉則素冠也色白三梁而右掩左今用素冠加絰於內而生絹單帛加於外可也

加絰於冠古也而外用帛則又俗加之何曰用古之禮而不駭今之俗亦以代幅巾云爾加麻之絰緦服之絰也緦服之絰絰之小者也今用緦麻而小之可也加麻之帶緦服之帶也緦服之帶亦布之細者也今用細苧可也然則用深衣則何屨曰古有弔服而無弔屨深衣方屨古也然古之方屨非獨爲深衣也凡屨皆方也今則凡屨皆圓也今之君子其服深衣屨從其俗者多矣方屨可也從俗屨亦可也謹識

是時咸淳戊辰十二月十九日子何子卒魯齋先生曰北山先生當世之巨人也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布襴今之緦服涼衫前輩之燕服

是皆不可子其思之某匆匆奔赴不暇帶書以往於是就何子之齋假禮書焉一時哀戚不暇詳考亦不敢久出何子之遺書亟納之而就伯誠子之家問焉伯誠子相見慟哭而其說則不以爲然某念無以復諸魯齋先生故一時草此議以復命無可考訂亦不暇考也既而汪功父以書來謂魯齋先生定議玄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絰某謂玄冠不以弔雖加縞武而乃無首絰不若素冠而加絰布帶則不必絰可也而魯齋先生約日成服不受是說既成服某請問焉曰素委貌者委貌之法以爲委武也則是素武也士弔服疑衰擬於衰也即深衣也緦麻之布十有四升深衣之布十五升是十四升爲緦麻而深衣之布擬之也深衣素純則爲長衣麻純則爲麻衣詩所云麻衣如雪者二者皆非深衣也故今不從其純某蓋已有考伯誠不俱來成服是恥與吾人黨乎某曰伯誠非恥與先生爲黨恥與某一輩朋友爲黨耳且伯誠之說存之以爲朋友之糾彈可也

先生幼時從伯父琳欲令後其長子章而散翁許之已而章已生子散翁方嚴歸宗之命先生質之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正宗緒夫奚疑及年三十散翁疾革命即歸宗盡喪葬之禮而章家幹蠱事尤

極意彌縫不使少缺章與其配先後卒先生皆爲之服齊衰期蓋變而適正也

許白雲曰論語孟子斯道之閫奧也朱子深求聖心貫宗百代竭生平之力始集大成作爲集註誠萬世之絕學也然其言渾然讀之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先師集註考證一書或檃括其說或演繹其妙或攄其幽或發其粹或補其古今名物之略或引羣言以證之大而道德性命之精微細而訓詁名義之弗可知者本隱而知顯求易而得難吁盡在此矣蓋求孔孟之道者不可不讀論孟讀論孟者不可不由集註集註有考證則精朱子之義而孔

孟之道章章乎人心矣
許白雲上劉約齋書曰温公編年之書其大義間有未明朱子旣釐而正之前乎此借乎猶有所未暇也劉恕外紀成於困病之中亦非得意之書先師仁山先生生於外紀旣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逆求千古聖賢之心沈潛反覆覺與史氏所紀者大異於是修成一書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正於書而兼括易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除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因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詞奧義則本朱子而斷於理

勒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將易簀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傳之學亦略見於此矣吾且沒宜命許某編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先生今之韓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乎篇端是書之傳也必矣
柳道傳曰先生神氣清竦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學者造請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
又曰先生之學以其純眞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修之克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注以服習儒先識見之確無一理不致體認無一書不加點勘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一己百之功固已深造而自得迨夫晚暮意篤見凝心和體舒所發皆睟盎所趨皆寬平於動作語默之閒自然丕冒太和之內而無回護掩覆之病學之成己蓋如此
又曰先生進不得爲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直之知爲偉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爲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爲魯仲連張子房者尙皦然而不誣也簞瓢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之長以此較彼孰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又曰論孟集注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而名物象數又以其非要而略之先師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曰論孟集註考證
又曰大學一書文公旣爲之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彰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尙有疑焉先師隨其章第衍爲疏義以暢其支申爲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無毫髮之滯矣
又曰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康成目錄謂爲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則樂記二十

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十二篇名雖存而記無所錄
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
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爲章總
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爲之反復玩繹優游涵
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
分猶爲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
又曰先生雜詩文若干卷曰昨非存稿者四十以前之作
曰仁山新稿者辛未至乙亥之作曰仁山亂稿者丙子以
後之作曰仁山噫稿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丙子
之難而生前之望觖自壬辰哭子之慼而身後之望孤曰

亂曰噫所以志也
江案帝昺祥興元年己卯宋亡次年庚辰元世祖至元
十七年元始一統丙子之宋亡尚有四年而國勢已去
其壬辰哭子則元興已十二年矣先生生紹定壬辰至
己卯宋亡之年四十七元大德七年卒年七十二
董道卿曰仁山之學上泝朱子北山所示曰省察克治魯
齋所示曰涵養擴充其示白雲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
又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師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抑
又有論曰君臣人之大倫道之不行聖人雖已知之猶謂
不可廢也先生生値天步之艱難尙欲有爲志既不行宋

亦不救憤惋鬱紆一飯不忘春秋之義尤慨於衷故前編
末語良工之心獨苦其曰予之所悲又有大於道原者孰
其知之孔子於夷齊箕子皆稱曰仁若先生者其亦求仁
得仁已乎後之學者須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欲知先生心
迹之微其尙究於斯哉 仁山書院記
潘府曰吾鄉金華四先生朱門黃直卿授之也黃直卿可
方楊中立何王金許與羅李相當也仁山集金氏遺書湮
沒於世久矣東湖董遵得諸其家因編校是集而以序見
囑其亦仁山之[redacted]哉
徐世第袍曰元之變極矣而當時章縫之士俯焉臣之不

顧儒者之道固如是乎先生遺民也德祐之難高舉不仕
前編之敘亂稿之題箕操之廣泣然有餘悲焉斯其心可
與汨汨沒沒者道哉顧獨以著述顯而敦行明義之節猶
若有未白者袍是以譜而出之俾世之學儒學者監焉 年譜序
又曰先生於宋氏爲遺民龠粟不相及而悍婺於邑抱一
以終所謂求仁得仁報不以養者哉先生沒於元傳在元
史鄉祠書名皆從元余質之師章素庵贄同請於學而易
之倣朱子靖節書例稱士而冠以宋從先生志也
章素庵贄曰元氏御宇之初詔使程文海訪求江南遺才

先生年當服政儻出而以遺逸應世則展生平之夙負豈不可與許魯齋吳草廬同類而共稱之乃先生窮居獨善而冥鴻高飛卽甲子紀年一事觀之其敦行明義之大節何減於桐江之風維漢鼎栗里之靖節晉室也哉

徐魯源用檢曰宋亡先生歸隱金華山甲子紀年署前聘士其復見天心之篇次農之說廣箕之操過釣臺之題歌古魏晉之章譬之鴻隼泛彩羽翰戾天而通鑑前編一書繹其義不謬於聖人而尤折衷於詩書執禮之訓不遺於舊史諸子之旁求乃其自序則云王仲淹續經有作慨然於天之將與堯舜之治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所爲

志也

陸桴亭曰理一分殊之旨羅整庵困知記薛文清語錄皆及之又金仁山論其門人許白雲亦言天地間道理只理一分殊乃知道理至極先賢開發必無餘蘊所爭者工夫至與不至識與不識耳

勞餘山曰昔金仁山謂許白雲曰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學陽明之學者於理一處已有所見而分殊處間有冒昧故其弊必流於禪

陸當湖序周雲虬四書集義曰四書自朱子發明而後大義明而微言著其後西山眞氏仁山金氏雲峯胡氏又各自著書以發明考亭之意而河津之讀書錄餘千之居業錄又往往發其精微以羽翼其間至矣盡矣患不行不患不明不待復講矣

又曰洪範一篇金仁山黃石齋二先生所考定雖各有精義然蔡傳亦只依古本解之亦儘明白似不必方整如後世文字而後可也朱子於書傳未嘗有更定之意故蔡氏亦只依古本作注竊嘗以爲諸經在朱子之時誠有不容不更定者如南巢牧野只可許湯武一行元明諸儒見朱子古經不難改易遂有自闢井疆之意此病雖小如金黃

二先生之議論亦不可不存於天地間似應將不宜輕改之意著於篇末庶幾有以擴學者之心胸而不開其弊

江案王文憲於諸經每有更定之處似亦當以不宜輕改之意著於篇末庶使後人不得而藉口

江案體立而用行者眞儒之學身隱而道顯者傳世之心仁山先生師事魯齋由魯齋而登北山之門生平著述於大學論孟有疏義考證之著於尚書有表註之詳而通鑑前編之纂又炯然爲百王之法戒此其體之立也至於經世之略亦莫不精究其微以充極於用而海師一策制變出奇尤足以力扶大厦之傾則其用之宏也其後宋亡不仕遯世無悶尚論者謂爲陶元亮之甲

子紀年也可謂爲魯仲連之義不帝秦也可乃先生之
自况則竊比於箕子之陳疇而廣箕子操以作夫而後
先生之隱微有可得而指明者矣身可隱也道不可晦
也通鑑前編一書所以興唐虞三代之治於千載之下
者必得許白雲而傳之而後暝目乎此其憂之深慮之
遠爲何如者在易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剝之上九曰
碩果不食先生以之矣蓋吾婺正學之懿眞無所不有
者也

理學大宗

許文懿公

公諱謙字益之號白雲金華人生數歲而孤始能言世母
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宋亡家毀稍長肆力於
學受業仁山之門仁山語之云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
醯鹽既加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予
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公聞之惕然是時仁山年近七十
公年三十有一矣居數年盡得其學之奧於書無所不讀
雖殘文剩語皆不敢忽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
敷繹義理惟務平實讀詩集傳有名物抄八卷正其音釋

考其名物度數仍存其逸義旁搜遠采而以己意終之讀
書集傳有叢說六卷與蔡氏不盡合者每誦仁山之言曰
唯其是而已於易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
之辭乃其傳注六爻之義特發凡起例耳然獨有所論述
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也其於春秋三
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與友人張君樞極論春秋大義數
十百條皆傳注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互考訂以求聖人制
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於其
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丹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
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東萊點校儀禮視公所定不同

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僕射司馬光卒以爲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治亂之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筆之於書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莫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而排之延祐初公居東陽入八華山遠而幽薊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從受業焉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

及門之士隨其才分咸有所得著錄者千餘人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理之辨也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必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大德丁未熒惑入南斗向北而行公知其災吳越是歲大祲公憂之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耶公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若此廉訪使劉公廷直副使趙公宏偉論薦於朝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文衡皆莫能致趙公南臺迎致先生使多士矜式已而東還以目眚倦於應接晚年以一身任道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卜斯道之

隆替家益艱窶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金渭蔣玄等方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以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諡文懿江浙行省中書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而列於學官

國朝雍正三年從祀孔子廟廷

簡明目錄評曰讀四書叢說四卷許謙撰本二十卷今唯存大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佚其半僅存一卷論語則全佚以其書發揮義理考證訓詁多有可取故不以殘缺而廢之

讀書叢說六卷許謙撰多考尙書名物典制雖沿襲之文

未能一一考證而要爲徵實之書三卷五卷六卷原缺十四頁諸本同今仍之

詩集傳名物抄八卷許謙撰謙雖受學於王柏而謹嚴篤實遠過其師研究諸經多用古義是書所考名物音訓率有根據卷末列作詩時世不用鄭譜改從朱傳蓋其宗派如此然書中實多采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亦未嘗墨守集傳也

江案白雲先生師事仁山時仁山年已七十三魯齋久已去世謂受業於王者欠考卽以傳授同源論亦不得專舉魯齋而遺北山與仁山也

白雲集四卷許謙撰謙雖講學之家而其詩理趣之中頗涵興象文章醇古則與其師履祥相類

學箴示東平王生麟聖人在位言行皆道素王無民己任於教天高淵深學貴知要緊人一心酬酢之機理備萬物欲流易危先民有作唯此之洽精義入神匪思不得執辭泛求幾逐於物審是之宜唯學之則操之有要有夢斯覺闇然日章如追加琢舍心勿全匪聖之學

書庵贊爲石抹執中作典謨訓誥其名爲書經史百家書之類與古今立言浩若淵海學貴博文旁搜遠釆智哉君子庵以居之書契以來網羅無遺燕坐斯庵熟玩精索日就月將

知至物格萬言參錯一理渾融斥排異說信執厥中書亡道存心化神應待變無窮何出非正

仁山語先生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

先生曰太極圖之原出於易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不燭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二字爲非蓋以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即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時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此無形而有理也

先生八華講義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道積於厥躬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莫始於此固萬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爲聖人而已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五常之理原具於吾心而無少虧人倫之事日接於吾身而不能舍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而學之所以貴遜志而時敏也

又曰五常之道配於人倫雖各有所主然未嘗不互相爲用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迷而漸遠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初

又曰自君師之職分則敬敷五教之任不出於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於朋友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於學問之事實先朋友之職較之四倫若輕而於學問之功實重或扶持開導獎勸誘掖於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厲防閑禁遏於天理既虧之後學者欲極夫四倫之理在盡朋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

示學者曰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準的聖人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毀瞀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

先生於釋氏之書亦嘗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異同別其是非也幾希

先生與趙伯器書曰道固無所不在聖人修之以爲教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傳傳注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注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之爲德行發之爲文章事業皆不背於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注固不能盡聖人之意而自得者亦在熟讀精思之後耳今一切目訓詁傳注爲腐談五代以前姑置勿論程張朱子之書皆屬贅語又不知吾子屏絕傳注獨抱遺經其果他有所得

乎未也不然則梯接凌虛而遽爲此呵佛罵祖耳吾子之氣亦少銳與

先生送胡古愚序曰聖人之道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所云云者周程張朱諸子出闢邪扶正破昏警愚吾儕幸生諸子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於上顧實有益於己而止何庸倔强自喜摭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轢而踐之哉古愚氣和心廣予欲與從容論之而以秩滿解去君禾芹藻之英將以道淑人者也以予之說評之然與否與

黃晉卿曰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野而心存當世

又曰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身之要以分別義利爲處事之制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眞切慒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

又曰金先生所著論孟考證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沒以屬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之力也

黃晉卿作先生墓誌銘曰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儒先

獨得其宗鉅人迭與踵武相接逮於先生緜緜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於眞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晰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悉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冈間南朔陽春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於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危以爲隆替天胡不憖不訖耄期山頹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尙敝爾後

吳立夫作白雲哀詞曰世之說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

得嗚呼經師豈易得哉盖惟伊洛諸老先生實始倡為道統而後知有所為謂義理之學考亭維之經訓學術之變至此而遂定必也誠明兩盡知行並進可以深造夫三代聖賢之域不然則經有傳之益久而愈差者矣許君昔從蘭溪金君學金君本於王文憲公何文定公而王何二公則又本於黃文肅公蓋此實朱學也然君天資深厚學力純至達人大官交剡論薦而不為少動山東兩河江淮閩海之間擔簦負笈執經請業又必為之搜摘明白斟酌飽滿而後去可謂得夫師道之重矣君平日遇予極厚於是特著哀詞一篇以洩予情所以深痛夫人師之難遇而經

師之尤不易得也

柳道傳祭白雲先生文曰朱子之學上窺聖賢心術之微中啟儒先機龠之祕稽經諏傳而道闡於有言即事觀理而學本乎自治雖寘樽於衢人人得挹滿而需醉然尊聞行知則唯鰲峯獨得其至蓋一傳而經北山之疏剔濬瀹義益精而詞益不費乃年德等差而得之魯齋其前承後引是亦建安之翁季所謂眞實刻苦之心地工夫何嘗判知行而二致以仁山之達識而遊於二老之間其傳緒之眞固的然歸之王氏之世兄時弱年展也立志晝晝靡以加飧夜爇薪以照字披攘典墳采摘訓傳務為高深宏遠而不墜於習俗之薈翳於是推其緒餘以淑諸人而戶外之屨翩其來萃善待問如撞鐘扣有大小而其鳴聲則隨以異虛而往實而歸無不厭滿其心意貫幸同門夙承末契自童習而白紛首靡忘於兄事繼今以後恐恐乎籍湜之莫保其終以無負韓門之深愧

胡仲仲作白雲亭記曰儒者之學尊本明統南渡以來朱子傳之勉齋勉齋傳之北山至白雲先生蓋六傳矣延祐乙卯丙辰之間天下承平日久名公貴人爭欲辟致先生以為時用先生固辭侍御史趙公宏偉駐節金陵寓書願聚弟子以事之先生赴金陵未幾歸而從遊者益衆以目

眚不能見客屏跡入華山中諸生篇糧笥書從者如故去湫隘而就爽塏一時師弟間其所得宜何如也夫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其理命於天所以為性者五著於人所以為倫者五明而誠之無不盡其當然之則天理存而人欲去此非儒者之學乎先生仲子存禮克紹其家者也試相與登斯亭而以予言觀之則凡興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不假他求而得之矣

永嘉黃淮曰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許白雲居其一白雲受業同郡金仁山仁山學於何北山北山學於黃勉齋勉齋則朱子入室弟子也傳受之

正厥有原委東平王君麟從白雲遊於其歸也白雲手書學箴以勉之大要以存心爲本吁先生之教人如此史之所稱信不誣矣王君嗣子延麟與余同官翰林出此卷求題淮輒疏其授受所自識諸左方以致景仰之私云

金臺李仲曰究極夫六經出入乎子史浸淫於羣書修身體道佩仁服義故其發之言辭也深厚而雄博至誠而諄悉故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若白雲先生者誠有以任夫聖賢之統緒矣

陸當湖曰儒者之道出處兩端出處中間更無別路劉文成既已仕元又不妨佐明是出處之間更有一道矣可乎

哉向使如金仁山許白雲輩一生高蹈遇風雲之會奮袂而起又當別論文成豈其倫乎

熊孝感曰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三子出處之概先儒論之詳矣夫吳固不足道許則僅優於吳而劉亦未大過乎許也蒙古之世學行出處皭然無可議者金仁山許白雲及陳定宇 櫟 趙仁甫 復 蕭惟斗數人而已嗚呼仁山白雲尤不可及也哉尤不可及也哉

江案黃晉卿曰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白雲而益尊夫白雲之學非有加於何王金三子也而謂朱子之道自是益尊者則以教澤之宏遠過於前人也然而白雲立教則痛闢夫佛老矣且不以科舉之學示人矣其爲正學醇如也正學天地開元氣其流行無乎不周昔日朱子之道所以遍及乎寰區也五傳而至白雲則八華教澤無間南朔幾幾與紫陽相埒㫖哉其沛然而莫之禦者乃其凜然而不可犯者也沿及明初而道一風同治化之隆幾擬三代矣則夫氣運之隆磅礴鬱積於婺女之墟者夫豈僅一郡之休哉亦豈第一時之澤哉

浦江戴殿江輯　山陰潘　梠校
永康應寶時刊

理學大宗

四先生總論

黃晉卿曰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二程子倡聖學以淑人朱子又折衷羣言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何文定公既得朱子之傳於黃文肅公而王文憲之於文定則師友之金文安公又學於王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學者推源統緒必

以三先生爲朱子之世嫡白雲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克任其承傳之重而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白雲而益尊其功大矣

柳道傳金仁山先生行狀曰道南之學啟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傳之緒始於精鑑潛思終於眞積力踐行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即精義入神之妙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得其傳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眞實刻苦之訓文憲王公則又得於何公者也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己立志居敬之訓嚅嚌道腴涵泳聖涯其所資者深而所得者遠矣

九靈山人曰異時吾婺文獻視他郡爲獨盛其以道學著者則有東萊大愚二呂氏有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內附以來白雲許氏以金氏之學鳴於世皆相望百載之內相去百里之閒彬彬乎郁郁乎其鸞鳳之岐陽驊騮之冀北與十數年來故老遺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

王子充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集其大成周程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龜山一再傳爲羅豫章李延平至朱子又集其大成者也孔子之道曾子

得其宗以傳子思子思傳孟子一出於正焉朱子之學得其宗者唯黃勉齋勉齋傳諸何北山以及王魯齋金仁山許白雲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爲朱學之世嫡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無偏倚如此也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爲經經斯道之所載也有功於經即其所以有功於斯道者也

章楓山曰何王金許四賢得考亭眞傳四賢何最切實餘三子考索著述功尤多

董道卿曰仁山先生受學魯齋從登北山之門北山親炙黃文肅公勉齋仁山又以其學授白雲先生推原統緒四賢實朱門世嫡始東萊呂子與朱子南軒友允矣東南鼎

峙葢百五十年五碩儒相望挺生咸以斯道爲己任世稱金華小鄒魯云

咸世英曰金華文獻之盛久矣粤唯東萊實爲吾郡之鼻祖山川清淑之氣因之而始鍾千古道脉之原因之而始濬朱張大儒因之始遊其地中原文獻因之始廣其傳然考其淵源所自實本於數君子聲應氣求往復切劘之功觀其所與論難皆聖賢之精蘊所期望許與皆繼往開來之責其心同其道同其出處去就雖不必盡同而亦不害其爲同葢希世之眞儒古今之益友也自是以後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聞風興起更相授受唯

以刻苦功夫眞實心地爲首務以居敬立志爲全功其所論著造詣宛然三先生家法也婺之文獻至是爲一再盛而駸駸乎且爲天下望矣君子謂於麗澤見友道之效於四賢見師道之尊詎弗信與 重修麗澤書院記

熊孝感答王藻如提學曰二浙才藪也在昔安定教授之法昉自湖州遺迹可考而紫陽一派亦唯金華四子得其正宗自姚江新學提倡而宗傳始晦唯足下毅然倡明盡去天泉證道之謬則閑距之功當不在河津餘干諸君之下若區區如趙孟頫黃溍輩提學儒學僅以詩文名世豈足爲足下道哉

陸當湖曰朱子没後使無何王金許及明初諸儒發明其理以開示來學則其藩籬不至隆萬而始裂故君子於諸儒但當擇其精而去其粗無惑乎蒙引存疑淺說諸書拘牽附會破碎支離之說而不没其守先待後之功則正學之明其庶幾焉

又答李金華書曰足下生長文靖公之鄉方正之學已著於衡陽玆借重金華撫殘黎而挽頹俗當於足下是望矣宋呂東萊及何王金許四先生皆金華產也其遺書殘缺已甚得大賢訪求而表章之尤同志之所共禱也

勞餘山曰朱子之學遞傳至何王金許河津餘干切實無

弊楊園稼書兩先生承一脉緒系道學者於大中至正之歸縱下學未能至極亦循循在塗轍中以得文行忠信之眞傳也

江案周東遷而夫子生宋南渡而文公出行文公之傳者黃勉齋而一脉承傳源遠而流益盛則吾婺四先生爲然何北山侍父臨川得勉齋而師之此非偶然之故也勉齋告以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先生深造自得蔚爲巨人盤溪道脉遂爲朱學嫡傳矣王魯齋高才卓識不可一世及其受業北山則質實堅苦每當問難一事至十餘返而不倦雖其書疑詩辨諸書不無立異過當

之虛而其闡發先天後天理氣性命之奧及融會洙泗濂洛之傳者蓋莫不本朱子以廓而大之者也自是仁山金氏出而學益粹白雲許氏興而教益宏仁山師事魯齋由魯齋以登北山之門淵源授受如御一車以行大道如執一籥以節衆音和鸞揚鉝聲律度數脗合而無間論者謂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仁山則親承二子以並充於已者也而其宋亡不仕甲子紀年初無龠粟之及而惸嫠於邑每飯不忘迄今讀廣箕子之操次農之說亂稿噫稿之題悲傷激烈令人涕洟至通鑑前編之紀述則又推明王道

以俟夫天心之復其耿耿忠義之氣直與日月爭光而世顧罕稱述之若夫白雲之生正值元主求賢之切使出而應聘何不可與許魯齋吳草廬劉靜修諸人同躡風雲之會而乃深藏斂迹屢聘不起曰吾非以隱爲高仕止唯其時耳蓋其心即陶靖節不仕異姓之心而有道之言渾然不露及其成德則盡得仁山之蘊溯何王承勉齋以合乎朱子而立教之宏傳道之廣遠過於其師遂使考亭道脈遞衍於吾婺者推之四海而無不準嗚呼盛矣甚嘗謂吾婺當宋元之交山川獻瑞固氣運極隆之會也道學精嚴講授無自則開其先者難學衕分歧微言易絕則承其後者難而乃百里之區百年之內聯翩頡頏後先輝映於其間舉凡功利之私不以撓其心空寂之教不以歧其趨而小鄒魯之稱遂乃甲於天下而傳於後世允矣雙溪之道脈固千載一時之盛會也

理學大宗

章文懿公

公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晚號𣪍濱遺老蘭溪人天資穎異長益嗜學淹貫羣籍尤邃於易或謂先生講易太邃不利場屋先生自信不懈天順壬午鄉舉易魁成化丙戌試禮闈爲劉文安定之賞識擢冠多士廷對改庶吉士逾年除編修與羅倫黃仲昭賀欽莊昶陸克深謝文祥鄭克修同榜以名節相激厲其冬命詞臣預撰烟火燈花詩公與仲昭昶上疏切諫忤旨杖闕下公謫臨武知縣以言官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仲昭右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左司

副京師稱三君子先是修撰羅倫以論大學士李賢奪情事坐謫又稱翰林四諫云公爲司官一考遷福建按察僉事通商便民救荒除盜泰甯盜發假託行部至縣便知縣王佐招諭降其脅從者數千人部使者悉戮招降邀功公恥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君年四十有一不犯貪酷何以求退公曰古人正色立朝某可考罷輭古人一介不取某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某可考酷某年未艾鬚髮早班可考老疾旻驚異爲奏得請既歸奉親讀書畢心自得弟子執業者四至餉之蔬飯而已嘗往來楓木庵中學者稱楓山先生家居二十餘年薦牘無虛日宏治十二年召謝鐸爲北祭酒居二年召公於南京公時遭父喪力辭詔復置司業攝學事虛席以待終制乃赴官一時南北祭酒蔚然相望祁寒暑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翕然向風人人自以爲得師也正德元年上言治道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昏重詔令敬天戒皆切時務再疏乞休未允滿三載引年不待報去前後八疏始得請五年陞南京太常寺卿尋陞南京禮部侍郎皆不赴公既退而逆瑾之難作搢紳相繼蒙禍人服其決十一年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疏薦巡按浙江御史解冕亦以爲言詔懋學術醇正齒高望重有司時加存問

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世宗即位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尋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公器度宏偉於人無所不容和厚之氣溢於顏面居常無甚異同及臨事決疑援據精審確乎不易清心寡欲不事標榜於天下事無不理會堯舜君民之念每惓惓焉郡守劉公蒞嘗欲以嚴冬集夫浚濠築堤公爲書以天時水勢人情利害白之守爲立罷其役其誠心愛人如此通籍六十年在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迹者四十年晚年三子一孫盡死年八十三生子接公卒後官給月米二石贍養比長詔錄爲國子生官至太僕寺少卿公所著唯婺鄉賢祠志

若干卷蘭溪志若干卷遺文及語錄若干卷
簡明目錄評曰楓山集四卷附錄一卷章懋撰明史稱懋不喜爲文章亦不喜著述故語錄無多而集亦止此然所作辭意醇正望而知爲有道之言
又曰楓山語錄一卷章懋撰凡分學術政治藝文人物四類而附以拾遺卷帙不多皆切實近理其謂陳獻章近禪胡居仁不適於用皆公論也
先生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爲性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做得一箇人若天地間有一物不知一物處置不得便與天地不相似

又曰學者須耐辛苦不可有富貴相奉身須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華侈必至貪得他日居官必不能淸白蓋宮室妻妾飲食衣服之欲難足故也
又曰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無甚放僻邪侈之雜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又曰時務須一一經理過有事方可應孔子乘田便乘田委吏便委吏攝相便攝相朱子救荒便救荒主簿便主簿經筵便經筵
又曰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聳拔
又曰某當時恨不爲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
江案先生未莅臨武而臨武士民已有乞祀衡州府名宦祠之請其呈詞有云臨武之命甫下撫字之念即萌雖地理未經無由沐其過化而心思攸暨已共仰其存神
又曰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謬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

道靡所不備大有功於後學
又曰朱子論孔顏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於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曰得天理之眞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其言似乎倒置
又曰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詠皆順境也惟夫牀琴於浚井之日弦歌於絕糧之餘以至飯疏飲水簞瓢陋巷無往而不樂焉乃爲境之逆而樂之眞耳至濂溪之

於二程乃令尋孔顏所樂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爲可以與於此也程子教人未嘗以尋樂爲言豈非以門人之未足當此乎

或勸先生以著述先生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第刪其繁蕪可也嘗欲摘程朱後諸儒經書粹語爲集說及刋宋史之謬力不足而止

又曰爲學之方當依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兩言朱子亦是從事此語

又曰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與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

又曰虛寂之學最爲心害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易簡之妙終莫覺其非

又曰吾婺先輩文章皆涉理趣者由其習聞諸老先生理學風聲也

又曰家法必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如鄭氏義門兄弟讓死其篤義如此家道安得不悠久乎

又曰常欲會同志擇里而居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

又曰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至有漠然相視如路人者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至有貧不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仁人君子弗忍其視如路人而棄溝中也於是推吾有餘貧彼不足若范文正公之爲義田以給宗族之在吳中者則其養之有道惠之有術而得乎古人親親之仁

又曰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得而行也

又曰世道唯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

又曰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逮而人情猶有歉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於人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

又曰宋元學校之外又有書院之設書院則無利祿之誘凡有志之士皆聽其就學有田以供給之延名師爲山長以主教故出其中者多有好人才諸老先生往往有不就仕而就山長之聘者

又曰天地元氣到此時都弱了生出人來亦罷輭厭厭不振少有氣節甚至芝蘭亦變爲蕭艾

又曰主司有陸敬輿取士必昌黎其人

又曰三代以下人物諸葛孔明范希文眞是全才然未免有事求可功求成處程朱則是聖人作用行一不義殺一

不幸得天下不爲矣

又曰宋錢宣靖若水方其直玉堂副樞密也年方四十傑然有聞於時以有感於呂蒙正劉昌言之事脫屣富貴若將浼焉有宋三百年士風之美重道義輕爵祿難進而易退者皆是宣靖倡之而文信公孤忠大節又嘗有慕乎其人則其有功名教豈下於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哉

又曰宗忠簡公眞濟急之才且有忠義因論濟天下之急須是大才又要有忠義之心忠簡是吾金華大人物也

又曰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橫渠於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則張邵已

不得班於周程矣南渡後有朱張呂三子然朱子謂南軒伯恭才學皆疏略南軒疏略從高處去伯恭疏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於朱子乎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周程朱子而已程子門人多矣尹和靖謂伊川先生未嘗許一人朱子之門英才猶衆得其傳者獨稱黃勉齋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如此其寡而況乎聞而知之者乎

又曰吾婺有三巨擔稟道傍無人擔何王金許没而道學不講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

又曰學術自程朱淪謝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方救得

江案欲救學術之壞非有命世之才不可孟子之距楊墨朱子之闢異端是也朱子曰近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顧涇陽曰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之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諸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之易也此之謂命世蓋必如是而後可以救得

又曰孟子直是辨得義利極分明七篇中所論義利皆是此意朱子應事接物義利之間亦極分明

又曰道學自孟子失傳後漢諸儒專守經傳章句無心得兩程夫子鑒其流弊方提出敬字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

梢又流入禪學去朱子鑒其流弊遂重在致知格物上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梢又流入支離專鑽研書册以著書爲事今白沙見朱子之後支離遂欲捐書册不用聖賢成法只專主靜求自得恐又不免流入禪學也今之學者須持敬致知兩下工夫方可

江案陸清獻公曰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源淸而流濁立教之弊源濁而流亦濁學程朱而偏執固滯者末學之弊也若陽明之教則其源已先病矣豈可徒咎夫末學今觀白沙之學不免流入禪學者蓋係當下立教之弊而非他日末學之弊也楓山先生

謂今之學者須主敬致知兩下工夫方可者蓋亦莫如
恪遵朱子矣朱子之學至正無弊欲救末流之失急當
以朱子成法救之
又曰今日江西之學還有陸氏遺風浙中之學還是事功
史鑑重
又曰陳白沙不免流於作詩寫字之間
又曰胡居仁持敬有工夫然亦是死敬適於用處不通欠
明義工夫且如赴庠序鄉飲爲大賓年尚未五十
又曰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
只可修政立事一峯曰我卻不能修政立事

又曰予謝病歸里二十年嘗取古人爲學若大學之敬中
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與學者商確
而從事焉往往以爲非進取所急獨董生遵陸生震數輩
以予言爲可信
又曰爲常人之子孫非難爲名人之子孫則難爲名人之
子孫固難爲聖賢之子孫大難蓋以前人之功德極盛後
人不克肖焉則未免辱其先矣此其所以爲難也
又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薛文清在家官客往來只一雞
一黍以瓦器承之酒三行就飯而罷魏尚書驥在家官客
相望必留飯只一肉一菜年雖高必就舟次回訪不至公
府有問遺必報不肯虛受人惠二公皆可爲法
答盧正夫書曰荷亭辨論一書有不能無疑者敢舉一二
以求教一謂朱子集註四書不備錄諸儒名氏竊謂朱子
初修論孟集義精義中庸輯略已備錄諸儒之言而著其
名字又皆有或問以辨其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
至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誦讀雖不詳錄無
害一謂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語及卜筮而朱子專主卜
筮爲非竊以爲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爲卜筮而作
孔子於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皆以卜筮

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如所
謂語子唯孝語臣唯忠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者是也則義
理與卜筮不可歧而二之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則流
於王弼之祖尚虛無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則爲巫史
之妄談禍福矣觀左傳所載穆姜占艮之隨而論元亨利
貞之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黃裳而謂忠信之事則
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爲奸爲
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一謂綱目書法莽操懿裕楊堅
皆同篡弑而有書莽書王書帝之異貫充楊素李勣李林
甫罪惡百倍揚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爲朱子之失竊以

爲鄭公之子忽爲世子而突爲庶子皆由祭仲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爲里克所弒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一書弒君其例不同聖筆予奪固有深意則綱目之書恭書帝書主亦必有謂豈可以一例裁之彼充素勤林甫皆無狀小人不足責而雄乃好古樂道以儒名者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豈非責備賢者之意乎其餘多所未達所欲請教者不止此數條舉此以爲之兆耳

江案荷亭辨論又謂大學格物乃先格明德新民之所在朱子乃欲盡格天下之物而於明德新民之外物物

而格之非徒泛無指歸日亦不足矣陳東莞非之以爲此與王陽明之議格致補傳必待豁然貫通而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爲之患云云同爲不考朱子立言之旨而漫肆譏評者也東莞學蔀通辨所稱與楓山先生之辨先後同揆而王虎文徵獻錄則崇奬荷亭辨論一書以力撼朱子何哉正夫名格楓山先生同年楷之弟御史東陽人

先生屢薦不起刑部主事潘公府揚言於朝曰吾浙有三缺典劉伯温未世襲方正學未旌表章德懋不大用也未幾有南監祭酒之命

羅一峯曰吾弟德懋雪力澄山之才也

陳白沙曰章德懋有宰相才

莊定山曰先生於書無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飾

胡東洲曰閩浙間言行相符心膽相照者章公德懋一人而已

楊月湖祭先生文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加莊定山公則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胥靜如陳白沙公則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也嗚呼在漢東都不

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今其人甯非公乎

費子充宏祭先生文曰唯公沈潛正學討論遺經志唯切於道義動必合乎準繩其進也以引君當道爲急而忠言讜論已著聞於筮仕其退也以安貧守道爲樂而清風高節尤推重於公評唯操存之篤實故樹立之堅貞

羅整庵祭先生文曰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容之溫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萃精誠於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亹亹焉無時不勤休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爲之形容而

粗能狀其大略者也

又曰何王金許上溯程朱正傳斯在之死弗渝其所未爲付之猶子出入門牆夠多艮士世有三立公其近之九原奚憾千載爲期

葦道卿曰先生其殆深於易而善用易者耶學由乾惕德合坤章履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之彙征退得遯之嘉遯仕得漸之羽儀處得蠱之高尚時行時止其道光明又似得之艮焉

余子積曰楓山先生質性自然操修篤實學術遠宗程朱近則何王金許實同鄉郡平生企慕而願學年既逾邁造

詣精到讀其遺稿可概見焉近時敢爲異論之人非唯獲罪程朱亦先生之罪人也

崔子鍾銑洹詞記楓山爲司城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陸當湖謂章公德量加於南皐一等

江案鄒元標南皐萬歷壬辰至彭澤與毋夫人舟相去十餘里急欲得舟厲叱尉既而悔之

陸清獻公曰楓山先生之卒羅整庵楊廉費宏祭文皆極贊美之今讀其諫烟火疏及與羅一峯論鄉約書與賀諫議鄭御史論孔顏之樂二書非有得於中者不能爲之邪實則曰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子故雖未能昌言如董力辨如韓然篤信好古君子與之崔子鍾則曰成化中陳白沙學禪而疏羅一峯倘直而率莊定山好名而無實獨楓山德行無瑕數公之言大抵皆實錄也論其所至當不在羅整庵下但其著述差少然公嘗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第刪其繁蕪可也此一言即可爲萬世著書之法薛文清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蓋亦楓山之意

江案楓山先生服膺朱子以上溯周程生平德器深厚

道積於厥躬迹其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蔚然有鳳翔千仭之概當是時學術大壞意先生必昌言極辨力挽狂瀾而後可息異說而正人心乃其緒論所及則明知陳白沙之學之禪而又以天下第一流許之深慨浙學之淪於事功史鑑而不欲力斥其非以歸於是其持論抑何恕也三復遺編覺黃叔度汪汪千頃宛然在目而於諸儒之異同但虛己以折衷之不倡言以力排之而後知先生胸有涇渭口無雌黃敦實行不事辨言自號闇然不虛也嗚呼不立異論之伯恭楊月湖之品題良信而陸清獻公所推美尤爲曲盡而無餘蘊者矣

金華理學粹編卷五

浦江戴殿江輯　　山陰潘　椐校
　　　　　　　　永康應寶時刊

理學正傳

朱子門人

徐文清公

公諱僑字崇甫義烏人早從東萊門人葉邽遊湻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元主簿始登朱子之門朱子稱其明白剛正命以毅名齋入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時議函韓侂胄首於金公言非所以立國忤史彌遠罷理宗初亘德秀請置之言職時彌遠猶在相位不報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祿端平初除寶謨閣江東提刑尋遷祕書少監改太常少卿趣入見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見其衣履垢敝謂曰卿可謂清貧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詰之對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公并論及之帝爲之感動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公金帛甚厚公固辭不受進兼侍讀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尋兼國子祭酒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甯宗王安石宜廢弗祀皆從之金使至無國書公請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忤丞相意力丐休帝慰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除內祠侍讀不得已受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年七十八謚文清嘗言比言朱子之書徧天下不過割裂綴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葢鮮故其學一以眞踐實履爲尙居官守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堪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泳一卷雜記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康植王世傑龔應之葉由庚最著

朱子答崇甫書曰日用工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許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敖惰之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卧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如此一向偏郤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閒慢處枉費思索也

王子充曰文清之兄侃倬皆學於呂成公而公師事朱子

朱子之學詘於慶元而伸於端平公與度正葉味道賈發之

蘇伯衡曰朱子之學大行於婺由公與何文定始文定承再傳之緒於文節黃公文節侯考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傳文憲王公文憲傳文安金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到於今傳焉徐公從朱子遊最久而盡傳其學者曰通齋葉隱君公既沒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道學爲東南之望及隱君沒而其學遂莫之傳

又曰南渡後婺之先達清秀直亮貴而能貧者惟公與中書舍人默成潘公而公之學尤粹且正

楊船山

船山諱與立字子權初名徽字與立本浦城人受業朱子之門紹興癸丑舉進士嘗知處州遂昌縣因家蘭溪以道淑人學者宗之何北山王魯齋皆嘗訪道於船山船山一見北山輒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遊始盛魯齋亦有就正劉撝堂楊船山粗識伊洛淵源之語魯齋一日造船山至大安中途失道因作詩自儆曰未識大安道行行多路歧人言詆遠近山路倍巉巇自有康莊路多因便捷移我今知堠子萬里不須疑北山和曰審問方知道冥行易失歧每因貪捷徑多致落巉巇汲謂途言惑先由己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由是觀之何王之學船山不無濬源之功船山幽居詩曰柴門闃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又溪頭詩曰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自往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忘意要投竿吳師道曰有道之言氣象自別頗與禽魚相關裔草不除意同嘗輯朱子語類二十卷行世

船山間常苦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然朱子曰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

朱子又謂船山曰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小皆有道理見得是自家合做底便

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

王虎文曰船山閩人而楓山登之蘭溪志蘭溪志載理學三人而船山居首其尊之也至矣蕭條寄宦僑寓瀔水數百年後猶將追溯遺風以爲一邑之光志蘭溪者曰此吾船山也志湯溪者又以其地今屬於湯曰此吾船山也挽而進之惟恐其不親也秉懿之好人有同心有道之士豈不人人樂附也哉

王忠簡

公諱介字元石金華人從考亭東萊遊登紹熙元年進士對策言聖明在上而使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帝

覽之嘉歎擢第二除國子學錄遷太學博士時光宗不朝
重華宮孝宗崩又稱疾不執喪公上疏力諫人歎其忠甯
宗卽位趙汝愚去國公又力爭忤韓侂胄責判紹興府尋
知邵武軍諫議大夫姚愈劾公僞學之黨比附汝愚責主
管台州崇道觀差知廣德軍以外艱去服除知饒州召爲
祕書郎蘇師旦惡之奉祠侂胄誅召還再轉爲國子祭酒
除右諭德遷宗正少卿擢中書舍人竭誠輔導繳駁不避
權貴力求歸老不許東宮固留之乃以右文殿修撰知嘉
興府又知襄陽府徙知慶元府歷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
嘉定六年卒年五十六著有周易窺餘經史耑音贈寶謨

閣待制謚忠簡子埜字子文號潛齋知建甯府時創書院
祀朱子以眞德秀配埜因眞德秀知考亭之學遇考亭門
人必加禮敬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
卒贈特進

朱子與元石書曰昨日所論鈔禮書欲俟向後整頓有序
卽發去莆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檢點指授幸留數字
於此詳道所以然者容并寄去爲幸或有餘力得爲別鈔
一本見寄尤幸也

忠簡嘗作日錄自叙曰日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
卽不可行之事行皆可書不至握筆齟齬則不爲小人之
歸矣

忠簡權中書舍人時張允濟以閤職爲州鈐公力言其不
可宰相語公曰此中宮意公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
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綱紀掃地矣乞歸老不許吏部侍郎
許奕以言事去國公奏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
人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
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

樓大防曰王元石不可干以私眞西山稱其所立有汲長
孺王元之之風

吳正傳敬鄉錄載曰先生論諫皆根柢忠孝足以扶植綱

常與訐直者迥異

江綦王元石學行並優其有得於朱子之教者深矣生
平作日錄以自檢謂不可書者卽不可行之事卽曾子
日省之意也至於出身事主則必引君當道特立而不
移又莫非朱子家法當是時吾婺理學之盛甲於他郡
王氏一門後先輝映者實繁有人如元石則幼學壯行
尤著王臣蹇蹇之節孰謂講學之家徒有體而無用也
耶

李從仲

從仲諱大同東陽人受業於朱子年十六講學益力登嘉

定十六年進士特奏第一人授國子博士輪對辭旨剴切上嘉納之除右正言兼侍讀首陳謹獨之戒繼因星變上疏不激不隨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平心持衡善類服其深識眞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作槁木死灰先生謂不可二字未安蓋此心自是活物豈當作槁木死灰德秀歎服遷刑部侍郎兼修國史進工部尚書爵金華伯致仕年八十七卒先生資眞純厚神氣淸和端行拱立望之使人意消至於忠言嘉謨上裨緝熙下濟民生嘉熙端平之治公有助焉署所居曰蝸室自號蝸室老人所著有羣書就正六卷羣經講義十五卷通鑑隨錄六

卷唐事類編二卷詩文十五卷奏議十卷

應純甫

純甫諱純之永康人父孟明吏部侍郎贈少師先生篤信考亭之學嘉泰三年舉進士歷知楚州時江淮與金接壤公武備甚設嘉定十年乃以爲京東經略使節制淮東河北軍馬與制置使李珏俱便宜從事結聯山東豪傑置忠義軍會廣東謀帥以公爲兵部侍郎經略安撫使猾賊剽劫公討平之甲申秋賊又大起兵少援絕力戰死之求其首不得鑄金以斂按府志載金人入寇純甫力戰死之

馬文辛

文辛諱壬仲本建陽人寓居東陽遂爲東陽人從朱子遊擢紹熙元年進士乙科歷任州縣以廉能稱嘗知古郢撫循其民捍禦邊寇郡賴以安尋請祠歸所著有得齋集

潘端叔

端叔諱友端金華人父德鄜少學於叔父良貴比長從張敬夫呂東萊遊自爲小官至典方面緯著政聲朱子爲銘其墓端叔幼承家學與弟友恭同遊朱子之門

朱子與劉子澄書曰潘德鄜時之子友端廷對甚切直尤延之甚愛之爲同僚所抑稍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

朱子答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無工夫修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陸當湖謂四書大全不載論孟或問極有見

又曰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又看得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又答端叔書曰示諭講學之意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懇實久遠工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

又曰示諭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

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不是小病

張南軒答端叔書曰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却正理切要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苦思亦無益也事親之心至親至切古人謂起敬起孝更須身體而用力焉

又曰論語不可一日不玩味伊川易傳亦宜細讀致知力行要須自進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

潘恭叔

恭叔諱友恭與兄端叔同遊朱子之門子履孫字坦翁七歲時朱子見其侍立祖父旁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遂授學焉寓居紹興以祖廕爲將仕郎仕至江陵府通判

恭叔曰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愼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朱子曰此說甚善

朱子答恭叔書曰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致知格物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依據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見得愈覺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

又曰學問根本在日用閒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閒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閒終是不覺有倒置處今方自悔耳

又曰近日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諸書頗勝舊本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某精力已衰恭叔暇日能爲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昏不耐勞苦如何可勉强或當以漸成之耳

又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爲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陸當湖謂不逃世不徇世後世之許平仲其庶幾乎

又曰周禮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

之深意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胡氏乃以爲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其謬甚矣

又曰胡氏大記所論井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若注疏之精密 陸當湖謂朱子於注疏未嘗不取之

又曰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業終爲千古之恨耳

又曰師商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楊墨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子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有其說非二子之流也 陸當湖謂楊墨之說是學之偏非關氣質也有爲

楊墨而過者有爲楊墨而不及者

朱子除從官舉恭叔自代曰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李參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己有廉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坦翁問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某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考之意朱子曰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潘文叔

文叔諱友文端叔從弟亦從學於朱子嘉定閒提舉福建

常平茶鹽事

朱子答文叔書曰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閒窺取一霎時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

又曰尙書亦無他說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計較必求赫赫之近功也近整頓諸家說欲倣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徇又不免少紛紜耳昨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卽自有伯恭之書矣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明善近日方看得親切悒

相去甚遠無由面論耳

又曰所論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只又恐成悠悠之度日永不到切實地頭也

南軒答文叔書曰所論雖閒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淸明心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捉遇事接物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血氣暫時休息耳且既自覺無所把捉烏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

深體之

宋景濂曰恭叔通禮學文公之修三禮以禮記與儀禮相參通爲一書其不合者分爲五類周官則別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四而弗措其一時師弟相從聚精會神德義允洽宛然在泗沂之上

江案師道立則善人多而賢父兄之樂自古志之潘叔度與呂成公同榜而齒長乃北面事之終身且由成公以親炙乎朱子其道義之薰蒸遂徧及於羣從而羣從又皆能篤實輝光沐浴父師之訓以從事詩書禮樂之

全其諸相得益彰而克與斯文者歟夫吾婺三潘鼎峙而默成先生獨以淸潘著數傳而至恭叔端叔諸公則考亭道脈且萃集於一門矣宋太史稱其師弟問聚精會神宛然在洙泗之上夫豈過譽也哉案婺之三潘自括蒼徙者田廬甲一鄉曰富潘自開封徙者勳臣美之後尙主隨駕曰貴潘默成先生宦貴濟列中外家無儋石曰淸潘三潘皆巨姓而淸潘之後獨顯

杜叔高

叔高諱斿蘭溪人兄旟字伯高旃字仲高弟旞字季高旝字幼高兄弟五人皆工詩文時稱杜氏五高伯高遊東萊之門有橘齋集叔高問道於朱子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有粹裘集十卷端平初以布衣召入館閣校讐年八十餘卒

朱子答叔高曰聖遠道湮人心頗僻險辭怪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復理爲己任者鮮不惑焉足下試以愚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賢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燭理揆事而無不合毋徒苦心勞力爲此附會穿鑿而卒以陷溺其良心也

又曰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根脚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

叔高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搖動如墮大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此說世人心不在殼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浙間是權譎功利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爲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只與諸君在此說及後來必驗

徐文清公門人

葉通齋

通齋諱由庚字誠甫號通齋義烏人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爲舉子業不售遂絶意進取時丹溪徐文清倡言考亭之學乃執經從文清遊文清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先生早夜磨礪驗之以躬行文清謂人曰誠甫從予久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有所託矣遂以通名其齋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卽天理之流行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先生佩之終身何北山王魯齋貽書辨析無虛日先生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

不去身暑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危坐四時之祭戒內外祇事具饌必豐潔若冠若昏喪皆遵朱子家禮問道者戶外之屨常滿嘗曰古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纏蔽於文字閒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身無可行之日也部使者蔡抗郡守趙汝騰趙孟頫先後幣請攝麗澤山長皆力辭至元己卯卒年七十八無子以族子遐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雖研濂洛諸家以示人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痞叟自誌若干卷藏於家

何北山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備先生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爲議論而後明況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圖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作太極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未嘗不一若曰周子之爲圖盡在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力謂之隨時立教至此益備則可耳初不可謂陰有以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爲水

火木金卽其中以爲土說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參較也北山深服之

王魯齋以論語屬辭比事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學庸孟子爲之傳質之先生先生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顧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言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其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況孔子之言誠有不可以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節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

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叙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惟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與子思孟子之言爲傳則庶幾耳夫欲尊之爲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下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魯齋亦服其言

柳道傳曰方何王二氏之鳴道於婺也有通齋葉先生者年輩差長於仁山金先生而文憲王公蓋嘗引以爲友學尤邃於經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之今仁山先生之學之行屬筆於貫貫安敢辭

宋景濂曰徐文清親受業朱子而通齋先生從之遊及文清沒遂與何王諸子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北山深潛沖淡得學之醇魯齋通睿絕識得學之明先生則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睟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原可作濂當爲執鞭焉

江案或問有只教人踐履者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行得曰他說行得便知得曰如人行路不見如何可行又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又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須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以敬爲主夫朱子之言知行次第曲折秩然不紊如此今觀通齋之論知行大意亦本於朱子而不若朱子所言之詳盡而王虎文氏則據通齋之言以爲不必致知格物豁然貫通而後可以言誠意則專主知行合一行先知後之說而顯背大學補傳之旨矣學者詳之

康子厚

子厚諱植金華人父仲穎徙居義烏先生登嘉定七年進

士三遷爲武安軍節度掌書記與史嵩之不合奉祠歸尋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輪對抗直忤丞相喬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三遷爲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史嵩之之弟宅之治郡無狀理宗震怒欲罪植丞相杜範極諫乃改甯國知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義倉尋除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甯府赴闕奏事卒於建溪驛在廣德時取大學語署其齋曰誠求父仲穎淳熙閒登進士涖官以清白稱與徐文清爲同年故先生從文清學最久與葉通齋皆稱徐門高弟

王魯齋曰先生操尚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之遺則

王子充曰朱子之傳閩中則有黃勉齋而浙東爲文清然勉齋一再傳爲何北山王魯齋皆文清同郡人皆隱德不仕文清之傳如元龍楫皆起科第躋政路故著於大節表表如是焉

王唐卿

唐卿諱世傑義烏人受業徐文清之門與康楫朱元龍龔應之輩皆爲徐門高弟登端平進士需次長洲尉葛洪請主義塾來學之士多爲聞人及宰新昌從遊益衆累官祕書丞尋請祠歸

龔處善

處善諱應之義烏人受業文清之門登嘉定癸未進士久淹下僚理宗臨朝語羣臣曰朕嘗學龔應之安在臺諫卽漏傳上旨於是驟登淸要遷右史以大中大夫直寶謨閣致仕

石晉卿

晉卿諱一鰲義烏人景定甲子鄉貢進士元至大四年卒年八十一

黃晉卿曰初徐文清倡道丹溪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親得於朱子而祕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晉卿先生少受業於監榷貨務都茶場王君若訥既又從祕丞君遊學日益茂受業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祕丞君以來惟用舉子業相授受故先生之門名賢書升學舘者相望識與不識咸以是爲先生之盛至其端緒之微蘊奧之邃世固未必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於易著互言總論十卷其爲說不皆本於徐氏其後兩目皆瞽凡文清之曰命曰性曰心曰中曰誠曰仁微言奧義或倘有託乎

王南稜

南稜諱炎澤字威仲義烏人少嗜書治舉子業宋旣改物場屋事廢因專意聖賢之學從徐文清門人葉通齋傳考

亭之學感發尤多窮居約處開門授徒部使者起爲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以善教稱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爲文簡質一本於理詩極渾厚間出奇語學者稱南稜先生有南稜類稿三十卷

浦江戴殿江輯　山陰潘　椐校
永康應寶時刊

理學正傳

呂成公門人

潘叔度

叔度諱景憲金華人幼穎悟日誦萬言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經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試禮部賜束帛後入太學一時汪應辰芮曄王十朋皆推重焉登隆興元年進士調荊門軍學教授不赴請爲南岳祠官秩滿力請

太平州教授以便養先生與東萊同榜而齒長以論學有契遂受業焉父喪廬墓三年服除不復仕因東萊而交朱子講論甚契家本富躬率儉素嘗取建甯社倉法行於鄉旋以女妻考亭子埜其學自六經外兼通諸史而於程氏易尤盡心焉及卒朱子爲銘其墓所著有記纂淵海潘氏自其祖宗回由括蒼從金華以儒學起家仕至朝奉大夫傳至叔度羣從十人皆有名於時弟景愈字叔昌同遊東萊之門

東萊答叔度書曰日用閒不復著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完養便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憖戾始須消平覺有疑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須預安排也涵養理義本原所以完養思慮正恐舊習易作自涵養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爲累耳

又曰某官次粗遣學校閒事已詳見叔昌書中矣大抵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辨析學術不當言邪說難勝當思正學未明蓋工夫到此則必有所應原不在外也

又曰天地閒何物不有要皆不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背違耳

又曰喪禮廢弛已久振而復之當自昆仲始仁人之事親

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薦芰之類皆以私事親非以天事親也若曰親族未安則向日固嘗共講滕文公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

又曰宅兆已有定卜否伊川五說之外其他似不必循也溫公書儀說居廬一段深切至到曾細觀之否夫子所謂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蓋天理人情之至不可有一毫可恨也

江案伊川五說亦曰五患謂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也溫公書儀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以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

不脫絰帶不與人坐非時見於母也不入中門既虞寢有席枕木二十七月除服而復寢齊衰寢有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可以歸其家猶居宿於外三月而後復寢婦人次於中門之外別室或居殯側雖斬衰不寢苫但徹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可也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入男子喪次又案呂坤四禮疑有云中門之外明不內寢也然孤親於中堂則爲已重而爲親薄婦次中門之內或居殯側不惟婦女多畏近死者有所不能若死者而舅而叔伯婦人可寢處其側乎後世人子枕塊於柩旁最爲得之

又曰喪禮正當仔細講究乃居喪所當自盡者也勝於誦佛經多矣若因此討論古禮再明豈細故哉叔昌亦當同講究要須先識禮意

又曰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性情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道學衰微實有意此學者萬無一二此區區所望於年兄者也喪禮廢弛已久切告與叔昌以次同講究今古之宜再復爲幸諸史中議喪禮服制處皆當抄出

又曰葬地恐不可緩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博求廣問恐無不得之理但須略去拘忌乃易就耳

東萊與朱子書曰令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叩過庭所聞其益良多但裹十日糧其他皆不須辦蓋此間有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篤信力學用功著實兩弟意向亦不凡近渠兄弟素拳拳歸心於牆仞前此累欲通書而未敢聞令嗣欲來欣然願任館舍飲食種種之責渠所居相去甚近往來易便而其家自有餘亦非勉强且爲人介甚與之處者只有責善追切之過而無寬縱容養之病潘頃歲執父喪極毀瘠如禮今免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調官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丈知其實有慕向之誠而初非納交要譽之徒耳

又曰令嗣到此半月諸事已定疊朝夕潘叔度相與切磨勢不容懶某亦數數提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詁名數蓋既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飯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之自熟矣

又曰令嗣氣質甚醇已令就潘叔度舍旁書室寢處不在其家同窗者乃其弟景愈叔昌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意務實相處當有益叔昌亦工於程試足可商量五六年前嘗爲太學解魁近兩三年來都放下舉業專意爲學已立定程課令嗣自當寄呈惟每日到某處則與叔度兄弟偕來不許過他齋舍自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幸少

寛心也
江案成公所以教育朱子之子者師生朋友之誼曲折詳盡所謂成德達材者不當如是耶

又曰受之相處累年深愧無所裨益某旣往臨安分有職事恐講論疏闊故不欲攜行只令還過叔度書院不知令還歸侍惟復尚留婺一聽裁之也
江觀叔度之傾心朱子如此其至宜其家之多賢而與聞斯道者不一其人也

朱子答叔度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卽是此心先自動了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

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持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

又曰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工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尹和靖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來喻却是似大闊翻也愚意欲賢虛心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審以爲何如

朱子曰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

東萊答叔昌書曰所謂上蔡之語已悉大抵爲學工夫涵養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不帖的確乃爲有得天高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也德銳篤學如此甚慰所望有疑無惜常批來叔原想不廢講習每見朋友問質美寡過可進此學者亦非不多往往溺志宴安日復一日其終異於常人者無幾蓋嘗三歎於斯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朱子與叔昌書曰承諭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建州有徐枏者嘗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聞每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類之也近年議論纔起高者入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

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

又曰細讀來諭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孔子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

又曰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槩峻却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約達之恐其過江未還煩爲略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剿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

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賖也

南軒答叔昌書曰來諭於主一用功此正所望若實下手乃知其間艱難曲折甚多要須耐辛苦長遠而弗舍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呂忠公

公諱祖儉字子約東萊弟也受業東萊而請益於朱子用父廕入官調監明州倉旋授台州通判適歲大祲賑饑有善政甯宗卽位召入爲太府丞時韓侂胄當國逐趙汝愚公抗疏言汝愚卽有過何至謀危社稷如言者所論侂胄

大怒會祭酒李祥等亦以疏留汝愚斥罷公復上書白汝愚之寃并言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斥罷語益峭直有旨安置韶州會劉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言如公著者眞社稷臣猶當十世宥之前呂祖儉以言事得罪其孫也上問祖儉所言何事因知前旨不出上意尋改吉州遇赦量移筠州寓大愚寺自號大愚叟二年卒以喬行簡請謚曰忠所著有大愚集弟祖泰字泰然寓居宜興祖儉之謫祖泰徒步往省謂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當以言報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卒以布衣擊登聞鼓上書乞斬韓侂胄以防禍亂中外大駭下臨安府獄杖配連州再杖配欽州嘉定初召補上州文學改迪功郎卒子約子喬年嘗編輯伯父成公麗澤論說集錄并與編東萊集又嘗從朱子遊値吳柔勝爲國子正白於長擢爲學職使以文行表率學者

宋史祖儉監明州倉將上兄祖謙卒部文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上書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

江案子約之必終兄喪而赴任違年也此古人之風亦吾婺僅見之事然程子曰顏閔之於孔子成己之功與君父等雖斬衰三年可也子約之於成公兄也實師也

期喪之終非有過於情特末世無人舉行遂以爲奇節耳宋史旣列其事徐健庵復著其詳於讀禮通考使與漢譙玄之弟喪去職韋彪楊仁之兄喪去官並垂千古

公之謫也朱子與書曰某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恩遇則深於子約乃令子約獨舒憤悶觸權奸而蹈禍機抱愧多矣

公報書曰身在朝行見時事不平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閉戶著書賣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嘗言士大夫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皆私

也人以爲名言

朱子答子約書曰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閒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流入功利權謀中去矣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覇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番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又曰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氣平易者泛濫而無精一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愚意論孟中庸大學當以序進

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義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

又曰氣質未化偏重難返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味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覆較計悔咎克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又答子約曰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

又與子約書曰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陸當湖謂此是朱子未與象山相會前之語

又曰承諭事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與繫辭此語意所未論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其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

又曰孟子言學問之道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只要

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都奔走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知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事耶

又曰讀書只且立下一个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心思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歧亡羊者不可不戒也陸當湖謂程課只宜以程氏分年日程爲式

又曰考世變通古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論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

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正大光明簡易明白之域也陸當湖謂此切中呂氏之病而言蓋古今事變非不當考但以此羽翼六經則可如反重此而輕彼則謬矣

又曰六經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此則是聖人立言垂訓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摩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子約讀書過苦而病朱子曰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反致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陸當湖謂若以耽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雖聖賢之書亦可致病故不但要問所讀何書要問如何樣讀

又曰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聽目之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陸當湖謂此當與答石子重論視聽聞見一條同看如此看未發方不是坐禪入定

又答子約曰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儼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陸當湖謂此一段尤明

又曰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他玄妙奇特只是教人每事習个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陸當湖謂此段講約禮最精可見此約字與萬殊一本之意自別

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何如朱子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也陸當湖謂克己復禮只在視聽言動上亦是如此

又曰目下放過了合做得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又曰所論爲學之要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節省視聽及閒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工夫者却是微有趨靜之偏陸當湖謂朱子之不專於靜如此

又曰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叩之今此書來

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區區雖欲再進其説而已覺難於發口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説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則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然某之愚尤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閒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吾輩於此速宜袪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陸當湖謂朱子於朋友間能發其不言之病而藥之眞是秦越人手段

又曰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膽高著眼方有少分

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是讀萬卷書亦無用處

又曰史遷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然論其大旨則蘇子由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兩語雖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暴其所長以爲無一不合於聖人之意推尊崇奬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勃然見於辭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扔之抑何所見之低矮耶

朱子答沈晦叔曰近有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管仲王猛陸當湖謂此謂呂子約之流弊言之明季之學大都如是

朱子答劉子澄書曰伯恭愛説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説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强不可令者猶不肯樹降旛也

眞西山曰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凜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江案朱子之始與二陸言也多微婉開悟之辭而與婺中學者語則直言而無所隱夫不直則道不見當是時婺中之學紛拏錯出矣惟朱子嚴氣正性雖德器深厚

如伯恭亦且直指隱微而毫無回護何况於麗澤諸賢有不極言覈論以力挽波靡者哉不然而稍事含容則雖以游楊謝之在程門亦流入於禪而不及覺而婺中諸子亦將何所底止耶故曰吾婺正學之興本於朱子

倪起萬

起萬諱千里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諸子入上庠受業於東萊登淳熙進士才名籍甚弟子日進以縣最擢御史數上書言事遷右正言進對陳天下大計皆人所難言特薦朱子可大用除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並兼侍讀卒官贈右文殿修撰朝奉大夫史稱其公鯁不入

門私書不出國退食蕭然儼若山居其風節如此

喬文惠

公諱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東萊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知通州遷淮南轉運判官疏陳備邊四事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時朝議已主戰出師遷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理宗即位公貽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謂仕路宜廣不宜狹言路宜開不宜禁治亂安危莫不由此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嘉定間山東李全跋扈朝廷用武臣許國帥之公策其必敗果驗國既被殺公乃言李全不可赦宜急誅之以彰天討俄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與蒙古伐金欲因時撫定中原公上疏切諫不省已拜右丞相仍遷左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事封蕭國公公爲相知無不言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安撫使於夔州以邊事稍甯乃告老加少保保甯軍節度醴泉觀使封魯國公子孫淪喪乞歸田表有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袠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淳祐元年卒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平居好薦士受知者往往至顯達時稱有相臣風度又倣朱子法爲鄉邑立社倉數十年不饑鄉人德之所著有孔山集及周禮總說

杜伯高

伯高諱旟蘭溪人登東萊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閒兩以制科薦所著有喬齋集

陳同甫與書曰閣足下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兩賦意廣調高節明語妥齊一變而至於楚人之辭矣

葛端獻

公諱洪字容甫東陽人少從東萊學聞義命之論終身服膺入試時方禁道學獨以不背師說對淳熙十一年登進士第年垂六十始除籍田令守盱眙陞提點江東刑獄入爲樞密院編修官疏論將帥之弊明白剴切上嘉納之進直煥章閣兼國子祭酒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平李全之亂時朝士有進女以備嬪御者公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規止之世稱其美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仍以大學士召赴行在居舊職以老乞休凡二十六疏乃得請既歸首建義塾教育後學曰異日儻獲佳士爲朝廷用亦畎畝報國之一節也又爲義廩給其鄉戚篤實嚴毅閨門肅穆家居十年卒贈太師信國公謚端獻所著有奏議涉史隨筆蟠室集二十四卷

簡明目錄評曰涉史隨筆一卷宋葛洪撰凡二十六篇乃洪解官憂居時獻於時宰之作故所論皆古大臣之事

杜範曰容甫先生侃侃守正有古大臣之風

趙周錫

周錫諱彥矩東陽人師事東萊先生好學有文著述不倦隆興元年登進士甲科授宣義郎屢遷眉州通判作春秋左氏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特循一資旋借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充接伴副使事訖撰敵使問答一篇上之轉一官有詩數百篇名西征隨筆

石宗卿

宗卿諱範浦江人天資穎茂從東萊先生遊講索精切紹熙元年進士調奉化尉歷任州縣有政聲生平守正不阿

或勸其謁權貴美官可得謝曰吾儒者改官爲縣亦其常爾卒不詣士論多之

戚少白

少白諱如琥金華人幼能力學長遊東萊之門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爲空言東萊歎美之紹熙元年登進士丙科授郴州教授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爲諫官諷使贄敵確然不屑且乞外遂出知台州改袁州政績大著及卒學者私諡貞白先生

李茂欽

茂欽諱誠之東陽人學於東萊之門鄉舉第一東萊喜曰李茂欽作魁可使世俗知本分爲學者不與科場相妨也及太學舍選復第一擢國子學錄罷起爲江西轉運幹官久之知鄂州改蘄州嘉定十四年金人圍黃州分兵犯蘄以一旦破五關先生時已遷職代者未至欲先遣其孥歸聞寇至而止乃分城固守大小十餘戰皆克黃州破金人併兵十餘萬合圍朝廷命馮榯援之榯擁重兵不敢進先生神色自若勉將士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引刀自刎子士允從子士宏力戰死妻許氏及子婦若孫合家赴水死士卒無一人降者惟長子士昭以還家獲免事聞贈朝散大夫封正節侯立廟於蘄婺州郡邑亦廟祀之

眞西山曰公藐然一書生而憑危城攖强敵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陳者援路既絶竟以身殉堂堂大節視張睢陽何過遜焉開禧中德秀與公同官藩幕嘗稱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吾儒八字箴也德秀歎服其言至於被圍謂同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復何求寇至當與諸君戮力以守不濟當以死繼之其素心堅定如此其視事勢窮迫不得已而死者未可同日語矣公學主力行而從以涵養平居容貌粹穆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别邪正則凜然不可回奪德秀久與公遊竊以爲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惟公有焉世言公守蘄有遮蔽舒巢功德秀則謂公

之一死其激厲天下之臣子使知偷生不足榮義死不足畏所以與起義烈直與天地爲悠久區區保全二郡而已哉

時子雲

子雲諱澐金華人有學行諸父昆季皆遊東萊之門家饒於財築室顏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柏與同人講貫其中一時名流如葉公正則薛公士龍戴公肖望等訪道來婺者莫不延款聲稱翕然及卒私諡夷介先生從弟瀾字子瀾登淳熙進士知甯國府終朝散郎在東萊門最有名東萊纂輯書說三十五卷其召誥以前本其師林之奇之

舊瀾多所刪潤雜取門人所記之語以成全書有南堂集若干卷瀾子少章字天彝號所性登寶祐癸丑進士累遷史館校閱有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

朱子答子雲書曰來諭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舍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逐日挪三五分工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理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自而有二者於人孰疏孰親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是無滋味久之自須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舍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正使一旦便登巍科躋顯官更須別有思量劈劃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陸當湖謂此亦不是舉業盛而聖學亡底話頭只是要人於此剖析一个義利耳

鞏仲至

仲至諱豐號栗齋先世家鄆之濱城渡江後始居武義曾祖嶽祖庭芝皆左丞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法鄉貢進士前此科目七世矣先生學敏而早成童丱時前

輩源流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水注於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師事東萊爲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淳熙癸丑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軍遷幹辦福建司公事復從考亭遊講明義理之學尋知臨安縣久之始提轄左藏庫復以宮觀罷年七十卒先生既負奇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祕而徘徊下列以死人多傷之去家二里許有門峽登眺徜徉仕雖不顯無幾微見於顏面云所著有東平集二十七卷

朱子答仲至書曰來諭所謂潄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淡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

滌得腸胃間夙生葷食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土芳潤入不得也

又曰嘗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顔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辭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繩又於其下二

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宋景濂曰武義之有鞏氏自庭芝始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以道學爲東平倡受業者恒數百人及其來遷也以所學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義理之學亦自庭芝始至豐又從東萊呂祖謙遊於是中原文獻龐澤淵源萃於一門嗚呼懿哉

鄭南夫

南夫諱宗强金華人自幼嗜學長從東萊先生遊講貫理學篤志根原文獻稱其學業精深履行純篤累官朝請郎建康崇道宮使以朝請大夫致仕著有坦溪集

喬世用

世用諱夢符東陽人從東萊先生學嘗作不欺論東萊美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歙縣令有惠政縣有大逵當水衝歲苦霖潦先生築堤鑿渠人免水患號喬公街後守潮陽尋陞大理正訊獄不畏强禦除監察御史卒於官所著有西峴類稿十卷

夏敬仲

敬仲諱明誠金華人其學本於呂東萊而自負甚高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名爲安康節推致仕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約詩爲是樓之辱柳道傳稱其理明辭莊文全韻勝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得之也

陳斯士

斯士諱黼東陽人少從東萊先生學經術淹貫文章爾雅登淳熙八年進士恬靜有守以婦翁林大中在政府辭不仕大中卒乃拜掌故之命遷國子博士著作郎尋乞祠歸貧無室廬卒於永康寓舍有文集三十卷

浦江戴殿江輯　　山陰潘　椐校

　　　　　　　　永康應寶時刊

理傳正傳

何文定公門人

張思誠

思誠諱潤之字伯誠號思誠子蘭溪人少遊北山之門餘三十年北山輯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金仁山繼成其書皆質於先生然後裁定每稱曰思誠子於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値亂處約布衣蔬食薪水或不繼人

不堪其憂而處之裕如冰雪孤松端操凜凜白雲稱之曰先生之德篤誠淸介問學專力於經其季龍泉公早世訓其遺孤而經紀其家先生長仁山二十年爲同門先達平居商略討論情好最密居家被服樸略人視之巖谷一叟耳而天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浴沂詠歸氣象晚年避亂居金華山中蓋有桃源之心焉北山卒先生爲定土禮不用品官之職以成其志魯齋與仁山討論禮經定爲師服先生曰不可北山不爲詭俗之事今忽爲詭俗之服非北山之志也吾黨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襴而白巾如常庶不駭於

俗且今人而古服魯齋服之可也儻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反玷北山矣魯齋不從竟用己議約日成服先生不往

北山與伯誠書曰某於部使者之饋槪不敢受蓋鄙性自幼不喜人財物之遺守此愚見以迄於今不欲無故破戒近來號爲卓犖者往往挾古人之似而爭以謀利於辭受閒全不知辨吾人若不少反其鋒何以自拔而救其弊

又曰自古聖賢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謹謹畏畏度一生做得如是

又曰理者乃事物恰好處而已天地閒惟一理散在事事

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者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亦是此意自古聖聖相去率數百年而謂自是傳之者都是做到此耳

章楓山曰張思誠王魯齋金仁山皆北山門人其議師服雖不能合然其厚師友之誼則一也

　江案王魯齋以北山當世巨人與仁山考古制定師服此古今曠舉後之能尊師者當奉爲故事矣當是時惟思誠子非之而楓山先生則曰三先生厚師友之誼則一然使楓山先生生同其時吾知其必從魯齋仁山而

未必從思誠子也至王虎文則以議服之不合等於朱陸之分門其持論則又過當夫朱子之學非象山所能抗魯齋仁山之議亦豈伯誠所能阻者其後魯齋卒仁山喪之如北山白雲卒門人亦以義制服乃白雲之於仁山初不聞其制服何如豈王金二子行之於前而白雲不承之於後耶以予考濂洛關陝諸門人初不見爲師制服之舉唯胡文定言呂與叔之於程子持心喪三年而與叔之傳無之則知有而不載者多矣又宋史載黃勉齋聞朱子訃心喪三年而九靈山人於柳文肅亦持心喪三年載朱竹坨明史擬傳

倪孟暘

孟暘諱公晦金華人受業北山之門王魯齋稱其服善喜聞過專志於下學之實仕至轉運司幹辦公事清介廉直有聲於時兄公度公武皆以學行稱於時

王魯齋門人

王立齋

立齋諱偘字剛仲號立齋魯齋先生從子也初從劉搗堂炎遊又學於何北山之門魯齋進與比居知所尊事通財遜畔有雅趣一門自爲師友共樂交遊蓋甚樂也先魯齋十年卒魯齋哭之慟有詩集若干卷

汇案金仁山祭立齋先生文謂其博覽羣書文章高邁作爲詩歌温潤爾雅并美其言行相顧心廣體胖表裏無殊一疚三年不廢討研而竟爾不祿道日已孤云云極爲沈痛

聞人應之

應之諱夢吉金華人父詵老號桂山翁嘗遊王魯齋之門先生躬承家學父子自爲授受手鈔六經傳疏深究義理閉戸十年悉通奥旨學者爭趨之泰定中取鄉貢用薦者言起爲校官轉西安教諭累遷泉州教授學徒著籍者二千人隨其資質而造就之多爲成材至正戊戌治書侍御

史李國鳳承制授福建等處儒學提舉辭不上晚依其壻唐以仁居永康之魁山下卒年七十無子以弟之子爲後生平好道篤涵養邃表裏通融終始如一人皆稱爲有道君子門人宋景濂等謂其執醇而弗變含容而有耀私謚曰凝熙先生仍告郡守立祀於官學

王子充曰先生之爲學立誠以致乎本推善以及乎人其設教先道德而後文藝有以經傳疑義問辨者必爲敷陳衆議而以己意悉折衷之使其領解乃已歷任教官所至學者爭從之

金文安門人

柳道傳

道傳諱貫浦江人少有異質受經於金文安刻意問辨鄙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學文於方韶卿謝皋羽吳思齊又從方回龔開等遊自經史百家兵刑律歷以至方伎術數無不通貫爲文沈鬱春容涵肆演迤每一篇出人皆稱誦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教諭遷昌國滿考遊燕京吳文正澂見而奇之曰柳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行被其澤矣銓曹以士論所歸特除湖廣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未上改國子監助教前後在列弟子千餘人業成而仕多有名於時遷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

之事次第並舉先生權準古今廷議多之適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先生却之有神降於洛長史列上禮部乞加封號先生請檄所部禁之事乃寢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凡興復學官事不遺餘力葺徐孺子墓又立祠祀宋蘇雲卿所至必延儒士以教學者士風復振秩滿歸家居十餘年至正元年復召爲翰林待制充國史編修官次年卒於燕京年七十三門人私謚爲文肅先生先生局度凝定色莊氣和居家孝友生平以獎進人才爲已任士類咸樂歸之天歷以來與虞集揭傒斯黃溍齊名天下稱爲四先生善楷法工篆隸其妙處不減李陽冰所著文集二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藏於家

簡明目錄評曰待制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元柳貫撰貫經學受於金履祥史學受於牟應龍文章則得於方鳳謝翺吳思齊方回龔開仇遠戴表元胡長孺授受相承皆遠有端緒故其文根柢深厚閎肆而精嚴與黃溍齊名而駸駸乎欲爭先路

黃晉卿曰公氣韻沈默局度堅凝孝友本乎天性讀書博覽强記無所不通其文則才華而氣充事詳而辭覈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晚益沈潛於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

宋景濂謚議曰先生負瑰瓌絕特之才蓄峻大剛明之德發而爲文則沈雄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遂直所學以聖賢爲師而不戾俗以爲異所志以教化爲重而不阿世以爲同起爲人師入造胄子周旋禮樂之署統教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闢異端扶倫紀黜淫祀排勢臣勁氣直辭可輔彝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迨其退而燕處凜然神居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默有恒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之文天下靡不聞知以德配之於義爲稱先生之德宏深博大表見而易覩者非曰肅乎宜私謚曰文

肅先生
九靈山人贊曰朱學之傳至於文安四葉綿綿公得其師猶水有源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挾揚於帝廷帝嘉其能俾居搢紳與鴻碩爲倫莫之與京於樂辟雍曰公是宗髦士三千于于而從頖臺有禮公訂古始佐明文治成我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闕教弛武子之澤一隳於地公往化之有若時雨歸卧南山垂十五年流水去住浮雲往還鋒車薦至乃掌帝制唯公出處闕時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忽爾岐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曷窺蜀山巍巍

古晉馮秋水如京曰仁山先生談道金華山中門下名賢

蔚起許白雲而下首推柳公公既博極羣書而於伊洛規模步趨恐後探六經之奧妙致殊途而同歸始猶儱侗宏闊既則精察妙契曉暢條理一如考亭之於延平也者故其文辭倬厲拔地倚天脫去訓詁拖沓之習而大綱既舉萬目畢張洵游夏之笙簧而朱程之鼓吹也

郭文中

文中諱質蘭溪人受業仁山之門以躬行實踐爲本自號小庵京兆杜本訪其廬爲作小庵銘

許文懿公門人

吳正傳

正傳諱師道蘭溪人幼穎敏不羣善記誦工辭章讀眞西山讀書記翻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功質於白雲白雲復以理一分殊之旨往復相訂造詣日深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歷官高郵縣丞寧國路錄事池州建德縣尹皆有政聲廉訪使列其治行於朝入爲國子助教陞博士其教人一本朱子之訓排斥異端有詆朱子者絕勿與言初許文正在成均宗朱子以爲教先生守其法勿變學者信向如文正時丁內艱歸年六十一卒卒後命書始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子曰深曰沈皆世其家學而沈尤有名先生嘗讀劉孝標山棲志有所稱江治中王

徵士者皆婺人而郡志失之因歎金華自立郡以來幾千百年其間豈無奇偉特絕之士而前志闕如自宋紹興間通守洪遵始爲東陽志然其紀當代人物僅數人節義功烈若滕章敏宗忠簡皆不見列紹興以後迄乾道淳熙間呂太史道德文章巍然特出名卿相賢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魯齋紹紫陽之學而推演之至今私淑代有傳人有沈徵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幾絕因采蘭溪之人物言行可爲師法者爲敬鄉前錄繼采金華一郡之人物言行而爲敬鄉後錄其後修郡志者咸取裁焉然前錄竟不傳唯傳後錄十四卷所著又有易

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注文集二十卷絳守
居園池記校注一卷蘭溪山房類稿二十卷

簡明目錄評曰禮部集二十卷元吳師道撰稱禮部者師
道致仕後加禮部郎中也凡詩九卷文十一卷師道與許
謙同師金履祥於經術史學皆有根柢又與黃溍柳貫吳
萊遊故詩文亦有法度其文多闡明義理排斥釋老能篤
守師傳其詩則風骨遒上意境頗深非復仁山集中格律
矣

江案黃晉卿曰正傳先生金仁山里中子不及受業仁
山之門今謂與白雲同師仁山者誤

又曰敬鄉錄十四卷吳師道撰是書補宋洪遵東陽志之
缺所錄婺州人物始於梁迄於南宋皆先述事蹟而附錄
其詩文於後體例略近中州集而實不相類蓋元好問借
詩以存人師道則因人以存詩文故或僅載篇目而不盡
登也

又曰戰國策校注十卷吳師道撰取姚宏戰國策注與鮑
彪注參校而雜引諸書以證之其篇第注文一仍鮑氏之
舊唯增所遺者謂之補糾所失者謂之正各以補曰正曰
別之復取原本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首之目冠於卷端
以存劉向之舊條理詳密實遠出鮑氏本上

江案宋姚宏本漢高誘戰國策注殘本而補之凡三十
三卷其中二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爲誘原注餘皆宏
補注也

吳立夫吳氏戰國策正誤序曰戰國策十有一卷古有高
誘註最爲疏略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析章數竄易字文
悉令可讀雖然古意寖已失矣宗人正傳氏嗜古書暇日
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所自著書前後比較既又考
夫近世劉攽錢藻姚宏等本參伍錯求然後有以見其言
語之殊異傳寫之缺訛而是正之蓋頗貴乎誘之近古而
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

其眞戰國君臣縱橫游說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必也本
之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發戰國
其文而非戰國其學也此是正傳之志也

江案陸清獻公戰國策去毒一書謂先去其毒而後可
讀其文而不爲人心之害正與淵潁先生此序相發明

許白雲與正傳書曰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爲儱侗宏闊
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曰吾
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
所難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
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兩言固

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於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竭吾之力唯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幾何不爲釋氏之空談也抑愚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兩事耳足下於此兩者涵泳從容精修力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我

黃晉卿曰朱子之高弟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早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目濡耳染其微辭奧義於遺編之

中則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値文運之事興始以才自奮浮沈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取知上官用薦者言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壽以憂去遂不起惜夫

又曰先生以道自任晩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議論之公視古人可無愧其所推明無非朱子之學

宋景濂曰正傳先生少勇於學爲文辭有聲未冠讀眞文忠書大悔初所爲非是卽以聖賢自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識造門質難許公甚禮敬之授以所受心領意釋日開歲化斂戢充擴刻飭就規矩融然有聞於時

張子長

子長諱樞東陽人父觀光世居邑之南屏巖號屏巖居士娶金華潘氏而生樞潘氏故多書樞就外家讀遂居金華少聰悟爽朗書過目輒記年十五白雲先生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樞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白雲奇之既而以書上謁請就北面白雲曰子長吾友不當在弟子列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敘事嘗爲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爲三傳朱墨本若干卷刊

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紀載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於漢事則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於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係於各篇之末名曰訓志朝廷爲下本郡取其書而藏之宜文閣宋亡爲宋季逸事若干卷他所著書有林下竊議一卷張曲江年譜一卷詩文敝帚編若干卷其言峻厲潔淸援據精切議論純正能使人有所感發至正初丞相脫脫監修宋遼金三史奏辟本府長史不拜後復以翰林修撰國史院編修官召亦辭使者迫之行至武林以病力辭乃免四方之士高之先生高才博學有目空四海之意白雲

乃爲文尋之曰義子夙志尚友古昔範模經訓馳驅史籍
雖百家之縱横猶三餘之掎摭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
終憶援弓矢以有待玆墉隼之可射爾其致廣極高抑鋒
止鋭茂華發於深根大聲震於宏器誠既積而莫掩道何
遠之不致蓋微箴之云

黄晉卿曰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年故婺之言性
理悉本於朱文公五傳而爲白雲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
二歲先生勖之以正道期之以大成始終以朋友待之子
長益斂華蓄鋭趨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
正者學力所至也許先生之没以其子元屬於子長元欲

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待已者待焉子長之葬元既
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君素且求溍摭其大者表於墓
隧云

王虎文曰子長續後漢書既以正統歸蜀而紬魏吴矣其
肯以正統歸遼金而置宋於閏位乎夫以正統歸宋則世
祖未定江南以前必不能有其正朔尊本朝則枉所學持
所學則忤本朝此其所以却聘不起而不肯以道徇人也

朱丹溪

丹溪諱震亨字彦修義烏赤岸人少有殊質尚俠氣不肯
出人下白雲先生講道八華山中執贄爲弟子年已三十
六白雲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祕內聖外王之道由是心扃
融廓抑其粗豪歸於平粹理欲之關誠僞之限嚴辨確守
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數年而其學堅定矣歲當賓
興再試不利遂絶意仕進建祠堂取朱子家禮損益之屏
釋老之教罷瀆神之禮歲時致祭不愆於儀壯時以母病
脾乃習醫遠出尋師渡濤江走吴又走宛陵走廣陵無所
得復回武林得劉守眞之學於羅知悌知悌一見如故交
遂精其術白雲喜曰吾疾其遂瘳乎蓋白雲得末疾醫不
能治者十年先生治之良驗方嶽重臣欲交章薦之皆力
辭先生爲人孤高如鶴雙目有大小輪日出乃明雖毅然

之色不可凌犯而清明坦夷接物和粹人皆樂親炙之語
言有精魄金鏘鐵鏗使人聳聽其學稽諸載籍一以躬行
爲本其爲文則以理爲宗晚年所見尤卓所著有宋論一
卷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本草衍
義補遺風水問答 闕風水 若干卷凡七種微言奥義多發
前人所未發學者稱丹溪先生

簡明目錄評曰金匱鈎玄三卷元朱震亨撰明戴元禮校
補以補陰爲宗實開直補眞水之先至以鬱論病亦開後
來無窮之悟

丹溪曰義理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可以

無言矣故其所述獨於醫爲多

宋景濂曰天開文運濂洛奮興至其相傳考亭集厥大成金華四賢續其世冑之正如印印泥不差毫末丹溪先生少負任俠之氣及其聞道濂變之而爲剛毅所以局量宏而任載重民吾同胞之念須臾莫忘應接之際因人心之感發而施仁義之訓所謂風雨霜露無非君子之教者不可誣也致思於醫亦能搜隱抉祕昌明南方之絕學嬰疾之家倚以爲命先生一布衣而其澤物有如此者使其得位於朝而行其道則其明效大驗又將何如哉

九靈山人曰丹溪翁得道學之原委而混迹於醫或以醫

來見者未嘗不以葆精毓神開其心至於一語一默一出一處凡有關於倫理者猶諄諄訓誨使人奮迅激厲之不暇左邱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若翁者殆所謂直諒多聞之益友而可以醫少之哉

又曰丹溪翁嘗言禮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苟見枝葉之辭去本而就末是務輒怒溢顏面若將浼焉

熊孝感曰朱丹溪白雲先生高弟子其清修苦節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王叔善

叔善諱餘慶金華人受業白雲之門嘗遊京師有番僧官爲總統勢燄烜赫得其一言官爵立致或以其名聞請召之拒曰吾學將以伸吾正道寧有屈身而道可伸耶人服其操行至正初入經筵爲檢討官累拜監察御史政聲著聞後使廣東詢問疾苦善政爲多

范景先

景先諱祖幹金華人性至孝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示褒學者稱純孝先生郡人爲建二賢道學坊郎先生與香溪先生也先生受業白雲之門其學以慎獨持守爲主嘗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引誘後學唯

恐不及於善四方士人嘗問其安否以爲斯文重輕明祖下金華與葉景翰同召進講大學上命剖析其義對曰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甚悅尋辭諮議以親老辭歸李文忠守嚴郡特加禮敬稱之爲師所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柏軒集若干卷門人汪與立字師道蘭溪人修德立行與何壽朋齊名而文學過之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隱居教授不求聞達以壽終

葉景翰

景翰諱儀號南陽金華人受業白雲之門白雲之言曰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先生旣卒業因示學者曰聖賢言論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奧義近世諸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志涵養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明祖下金華召見授諮議以老病辭知府王宗顯聘爲五經師不久亦辭歸所著有南陽雜稿等集吳沈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誠篤信醇儒也弟子何壽朋字德齡蘭溪人洪武初舉孝廉以親老辭歸父没捨所居宅易地以葬居恒窮理盡性不妄干人晚自號歸全學者稱歸全先生

江案明史儒林傳首列范景先葉景翰兩先生而汪師道何德齡附四人皆婺產皆傳白雲之道者也史又稱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矩矱秩然不遷於異說夫朱子之道遞衍於吾婺即四先生已逝而門弟子恪守師傳皆能修德於身以扶世立教此陸清獻公所以慨慕於明初正學昌明朝多純德之彥野皆方正之儒而治化之隆幾比三代也薛文清謂程朱之道萬世而後必有追崇盛於前時者蓋於前時已見其兆矣史臣論列儒林而以范葉諸子開其先使不與白沙陽明之教等類而齊觀其卓識不獨有千古哉

許存仁

存仁諱元白雲先生子也恪守家教又從葉儀范祖幹遊其學一宗朱子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明祖下金華訪求白雲後召至驛赴金陵與語大悅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傳太子諸王遷國子學博士進講經史陳洪範休咎之應吳元年上問孟子何言爲要對曰勸時君行王道省刑罰薄稅斂乃其要也擢祭酒乃設立教國子法爲條數十皆見施行出入兩宮垂十年最見禮遇一切稽古禮文之事以至人才之進退時政之張弛無不與議嘗以學官器物用之私室言路劾之上覽之而笑旣而浙

江僉事程孔昭誣列其失安置韶州遇赦還尋卒元在韶即張曲江祠以居好事者繪爲南華謫居圖以相傳示云蘇伯衡曰韶州城南有山曰南華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庭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之暇臨眺而樂之曰使吾爲此州人奚不可也於是號南華逸人而倩龍虎山道士繪之以爲圖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遠謫不唯不戚戚且安而樂焉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其與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曾不以謫爲意者不有同然者哉

熊孝感曰宋慶歷間胡安定教於蘇湖事以經義時務而

不尙詩賦明初設學拜許存仁爲博士存仁白雲子也承考亭正學故爲教一遵朱子當時居上者特風勵學官師儒隆重教化行而風俗美固其宜也近代廣文職輕文教掃地胡許之風邈矣

胡仲伸

仲伸諱翰金華人㓜聰慧七歲拾遺鏹道中俟其人至而還之長從吳師道受經從吳萊學古文辭又登白雲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柳貫張樞黃溍等皆以致遠器之嘗出遊元都遍交當世名卿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重之遭時不靖避難南華山中著書宋濂稱其奇邁卓越務師

古人出言簡奧不繁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非今世物也明祖定金陵遣使召入見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翰言民不習軍旅徒費廪粟無益明祖從之除衢州府儒學教授洪武乙酉徵修元史分撰英宗睿宗本紀及拜住等傳賜白金文綺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長山先生詩集

簡明目錄評曰胡仲子集十卷明胡翰撰翰從吳師道吳萊學古文從許謙受經其文多得二吳遺法而頗切世用如五行志序論犧尊辨宗法論諸篇無不原本訓典精究儒理詩僅一卷而格意特高突過二吳之上

王子充曰先生質器卓絕博考精思封植深固其言明潔雋使善自馳騁用以雄文與學著聞東南

唐思誠

思誠諱懷德金華人仲友七世孫也㓜而穎悟旣長受業於白雲不出戶者十餘年而所造益深六經百家之說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於正廉訪使暢篤聘講淮陰懷德搜剔經髓意融辭暢聞者傾聽武威余闕持節海右特傾下之又與宋濂會於錢塘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及隱僻緯候之書又數十家懷德歷舉所疑

以問濂歷誦其文以對懷德曰君之學一至此乎濂亦質所疑於懷德隨叩隨應濂亦歎其精博懷德曰徒博陸澄之書廚耳吾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教諭丁外艱不赴再遷徐州路學錄未及上卒年五十一先生天性孝友簡易平直無矯飾之行自㓜至老讀書不厭或觸其談鋒愈詰難愈不可窮有求其詩文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然未始有自矜之意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凡所讀書輒撮其大凡而附以論辨名萬總錄合一千卷又有六經問答若干卷鈎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藏於家

江案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朱子於呂氏門人病其務博而少聖賢親切之訓蓋即程子玩物喪志之戒也章楓山曰四賢何最切實餘三子考索著述功尤多自時而後一變而爲博綜之學矣乃如唐思誠先生則學貫古今而究其指歸仍以洛閩爲宗蒸蒸乎貫穿經史百家而能內外交修精粗本末兼舉者矣其斯與鄉道傳之既博復約沈潛理學以爲歸宿之地者同爲正學之統系也與

戚仲咸

仲咸諱崇僧金華人端居苦學間弄翰墨詩文皆精麗綿

密可喜年二十七始盡棄其學而從許先生講道於八華山中用意堅確早夜弗懈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尤潛心性理之說探幽發微必極其根柢而後已同門推爲高弟衣粗食淡克己勵行不徇時尚所著有春秋學講一卷蓋其少作晚歲有春秋纂例原指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復古編一卷昭穆圖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以經藉之文多譌舛乃考許氏說文參以近代名公所訂定用古篆繕寫易詩書儀禮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將獻於有司而乞頒行於四方以儀禮一經未就弗及上而卒

黃晉卿曰仲咸先生族曾祖袁州府君如琥與從兄如圭如玉並受業東萊之門而許公所承傳本於朱子君以得於許公者歸而稽諸家庭之所聞無不脗合自信愈篤克己勵行爲人所難永康呂公汲創義塾聚族人子弟使就學延君主其教事君克謹師法持規極嚴扁其書室曰朝陽學者稱朝陽先生

馬德珍

德珍諱道貫金華人弱冠師事白雲得濂洛之傳白雲卒制服盡禮如親喪學者稱之著尚書疏義六卷詩文若干卷自號一得叟性恬退非公事不入城市白雲及門最多而先生特著

金德源

德源諱涓義烏人幼警敏日記數千言比長大肆力於經傳聞白雲先生承考亭之學乃執經從遊厲志力學研究奧旨卒爲入室弟子又嘗學文於黃溍與宋濂王褘朱廉輩爲友州郡薦辟皆不就隱居青村授徒著書學者稱青村先生

簡明目錄評曰青村遺稿一卷元金涓撰涓受經於許謙學文於黃溍所著皆不傳唯詩集僅存其詩係江湖末派摹寫山林篇篇一律未爲超詣特胸次清高自無俗韻耳

呂公甫

公甫諱溥永康人從學白雲之門講究經旨悉領其要爲文馳騁融暢落落有奇氣詩動盪激烈可喜治家以禮一遵朱子所定嘗著大學疑問史論諸書有竹溪集若干卷

朱伯清

伯清諱廉義烏人父裕軒從遊白雲先生之門先生幼承家學刻苦厲志淹貫經傳又嘗學文於黃溍明祖下金華郡守王宗顯辟爲郡學師李文忠開鎮嚴州移長釣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史及大明日歷起爲纂修官擢編修洪武八年從幸中都進詩十首上親和六首時以爲榮尋授經楚王遷楚府長史病瞶致仕歸窮經講誦探研聖學

嘗取朱子語類摘其精義曰理學纂言其爲文嚴謹縝密有文集十七卷

宋景濂曰朱子之道散見於語言文辭者廣博淵深未易涯涘覺軒蔡氏與三嶼陳氏皆嘗采爲近世續錄以傳勿軒熊氏患其去取不同摭朱子諸書之至精者爲語要而於論學論事尤詳虛谷方氏與熊氏同時則又以門人之所記錄不盡得其眞未若文辭出於親製而無可疑復於百十卷中句鈔節析爲四十類名之曰晦庵集鈔尊朱子者諸家可謂有其志矣然而傷於簡者既不足盡其眞醇病於繁者又不能領其樞要二者蓋胥失焉烏傷朱君伯清自幼至老酷嗜朱子之書嘗曰朱子之學菽粟布帛也天下不可一日無也其上簡主知授學楚王凡稱說著述皆以朱子爲宗已而納祿而歸寄迹浦陽江上日取朱子書溫繹之察陰陽鬼神之運行驗心情性命之發舒明白昭著循環無窮皆本乎道體之妙所見端確所得粹凝於是即朱子精語編成理學纂言一書其凡例全倣近思錄其所采語錄雖雜以方言唯恐失眞片辭不敢移易氣象或不類者刪之其於文集則節取要而切者載焉凡八千三百條方之於諸家殊適厥中取而讀之不啻親承朱子而見門人難疑答問之盛不知其身生二百年之後也其

嘉惠後學之功何其至與

浦江戴殿江輯　　山陰潘　椐校
永康應寶時刊

理學正傳

章文懿門人

章恭惠

恭惠諱拯字以道號樸庵楓山先生從子登宏治壬戌進士歴官至工部尚書始爲刑部主事時以決囚不復於閣瑾坐復命遲緩下錦衣獄謫判梧州時土獠嘯聚公單騎往諭遂皆解散瑾敗擢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兵部郎中授

廣東提學副使歴右布政轉廣西左布政尋擢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治尚清靜民皆安之尋擢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尋改督顯陵工程以羨餘歸諸內帑還朝歴尚書初桂蕚延六卿議行海運公力言其不便乃止至是夏言建議分祭四郊公以天人合祭祖制也且以民困財乏爲言上意不懌會以請建仁壽宮忤旨謫饒州仍令冠帶閒住葛巾野服油然與俗偕殆忘其身之貴也公少從楓山學易潛思究繹夜分不寐履繩蹈矩非禮不行博極羣書兼通天文地理醫卜百家之術家居二十年憂國之心彌篤其直亮大節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風每占天文先事多驗卒年七十謚恭惠學者號樸庵先生所著有定性書克復解恭惠集行世

章思敬

思敬諱贄號素庵楓山先生族子從楓山遊生而穎異其學馳騁上下捉筆輒數千言豪氣雄情高視闊步而興趣則如遊魚自得正德時天下多事作鑄劍賦春容浩瀚以見所存嘉靖壬午發解未第而卒其兄拯稱其剛毅近仁質直好義守先哲之格言究闇翁之緒論進取似狂而有所不爲又似狷所著有素庵集

董道卿

道卿諱遵蘭溪人章門高弟子爲諸生有聲學使胡東州貢入禮部授南昌府訓導時蔡虛齋清邵二泉寶相繼視江右學徵主白鹿書院再轉爲江浦知縣立積散法爲備荒計調知廣東感恩縣以道遠乞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無儋石之儲而事親曲盡孝養所著有金華淵源錄東湖集皆失傳從子暈以孝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以貢官思南府推官冰蘖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廉稱之

楓山語道卿曰爲學之要須是敬義夾持偏於持敬而不集義窮理則是徒守死敬而已久之必至消歇既持敬又

須窮理集義以栽培之則敬字工夫方活
又曰敬字須貼誠字工夫方有著落敬而不誠則是僞也
楓山問浙中見有好人才否道卿以爲亦落落多只是務舉業求仕進有志於聖賢者固未見有志於經濟者亦少
楓山曰國家三年一開科取賢才若如此世道如何會好
吾廷介問楓山先生何所著述楓山曰不敢著述嘗欲取朱子語類及文集所載纂輯成書以發明四書五經傳注但力未足況秀才又多習舉業無能相助用此功者董道卿記之特詳

黃夢弼

夢弼諱傳號白露蘭溪純孝鄉人少穎悟遊鄉校逾年聞楓山學宗朱子得何王金許之傳往受業其門而盡得其蘊刻苦厲行每過其師登宏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五載塞包苴杜請託建學宮毀淫祠以大臣薦遷貴州道御史俄移疾歸貧不能舉火賦詩曰病餐藜藿神猶壯死臥溪山鬼亦清卒年三十九先生博聞強記諸子百家歷代史鑑靡不畢究爲文從容宏麗晚更深茂古老爲詩下筆立就忠義激發生平飭躬謹行刮垢磨光嘗取志士不忘在溝壑句書之壁間曰不如是不足爲丈夫故自貧賤至居官未嘗輕取一介卒踐不忘溝壑之言所著有江陰縣志若干卷白露山人集若干卷行於世
楓山與夢弼書曰吾友政聲日著文益有名非仕學兩優知行並進能若是耶當以宇宙內事爲己分內事凡古人所以經綸天下通變宜民禮樂制度武備邊防皆須一一講究他日大用舉而措之以繼鄉前輩陳同甫之志宗忠簡鄭北山之業不亦偉乎

唐文襄

文襄諱龍字虞佐號漁石蘭溪人少學於楓山稱高弟登正德戊辰進士授郯城令以禦流寇劉六等功進御史出按雲南錢寍義父盧和殺人公抵其罪故土府子鳳朝明

以殺人繫獄行賄錢寍乞免罪且冀襲職公持不可驗封司蘇天爵奏覆如公言人皆危之公亦不自意得全再按江西屬宸濠初平倖臣江彬等肆毒無厭王守仁功高被謗不敢言公侃侃持之江西以寍陞陝西提學副使進山西按察使入爲太僕寺卿尋擢都御史總漕淮上嘉靖中擢吏部左侍郎攝銓政人不敢干以私改刑部尚書會九廟成覃恩奏上大禮大獄建言諸臣獲罪應赦者百四十人卒得宥以母老請告歸尋以邊警起爲兵部尚書總攝三邊軍務兼理賑濟行邊擢武數敗吉囊之衆逾歲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與夏言不合乃移疾乞骸累疏過激

上大怒奪爵放歸田里出都門二十里卒次子汝楫登庚戌廷試第一陳寃請謚得復官謚文襄公爲楓山高弟子爲文師左氏班固詩法杜甫居官不廢書冊文學益進聞陽明倡良知之學致書勸其撤席勿講陽明覆書有深知感怍語生平襟度豁如意氣慷慨尤喜獎拔後進經其指授皆爲良士既家居徒步里中或曰大夫不徒行則曰吾師楓山居鄉未嘗乘輿也所著有漁石集江西雲南奏議行於世

簡明目錄評曰易經大旨四卷明唐龍撰龍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書其提學陝西時所作專爲舉業而設故皆擇科

場擬題釋之凡九百八十五條

公序楓山先生實紀曰先生日有孳孳專務躬行實踐叩其著述則曰惡乎敢問以諸儒之言何如曰其尊信之曰無異同乎曰即有異同皆道也見不同焉耳夫豈放踵之仁乎惜一毛之義乎宗無泊虛之道德乎粱稷異穎精之皆可充腹絺綌異質緝之皆可被體虛已而辨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至於出處之義又瑩如也確如也早歲見幾晚年益壯勇退由衷養恬自性所謂道學誠如是焉

江案楓山先生之不事排擊即濂溪之不闢異端也謂諸儒之異同皆道即東萊之不立異論也然濂溪之子元翁已與蘇黃輩談玄說佛矣東萊門人亦已舍其師說而差異雜出矣陸當湖謂周元翁盡失其家學已久而程朱之子無是蓋闢邪有嚴不嚴哉當楓山先生時白沙之學已與陽明之教漸起使不昌言極辨則陽儒陰釋之教遂熾而正學且孤而無助即在吾徒能必其不歧於所向哉夫唯朱子痛闢異學豁雲霧而睹青天而其精神氣力眞足以柱石兩間掀揭千古顧涇陽曰朱子希孔子者也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段其於學術之異同肯稍假於其間哉

胡古愚

古愚諱東字時震號古愚湯溪人涉獵經史博極羣書尤深得易旨及遊楓山之門潛心理學屬以四先生之傳舉鄉試授醴泉令清愼自矢居官六年益身體而力行之解印歸布蔬不充無忝於其師及卒王鳳洲銘其墓曰爲儒而醇爲吏而循醇不近名循不近榮是以稱之曰古愚先生所著有易經象訣歷朝史評

陸汝亨

汝亨諱震號鶴山蘭溪人楓山弟子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厲登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有惠政召授兵部主事

遷車駕司員外郎値太皇太后喪上自大同馳歸數月復
出公疏諫幾不測大臣申救得免未幾倖臣江彬等復逝
上南巡中外洶洶公與同部黃鞏連名疏諫陳圖治六事
請斬江彬以謝天下是時伏闕而諫者二百餘人以公等
六人首倡議皆廷杖跪於午門者五日加梏拲仍下錦衣
獄三加訊杖坐繫一月出獄卒卒時黃霧四塞水溢南海
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初公在獄與黃鞏講易九卦作
詩曰杞老絲千緒葵心託萬言一身仍許國九死敢忘恩
梅福冠猶在朱雲檻不存空廷對明月古道照乾坤嘉靖
初贈太常寺少卿有司立祠祀之曰褒忠萬歷四年並祀

本府三忠祠錄一子體仁公小子也體仁有至性公繫獄
時變服饋食荼苦萬狀既承廕歷臨江節推漳州通判涖
官廉介兼有循聲無忝先德

汝亨與夢弼同遊楓山之門楓山語以為己之學及先正
截斷為人之語必須知行並進然後有得於是窮理修身
孜孜不倦築室白鶴山中日讀諸經史傳講求玩索於古
今事變經濟大略一皆理會以為天下事無不可為者
正德己卯楓山復先生書曰比聞昌言上達欲引君當道
可謂鳳鳴朝陽矣又謂大臣交搆天下事無復可為安危
未定恐難如意愚謂吾友既不能如古人之決於進退莫
如且乞外補得如所請庶可從容進退不致墮坑落阱也
江索是時楓山年八十四其年汝亨被禍楓山為作墓
銘極痛惜之

李一清

一清諱滄永康人正德戊辰進士以南京工部主事抽分
龍江關清廉徹骨人不敢干以私受業楓山之門楓山極
稱之卒於官囊橐蕭然貸馬賃屋乃克斂鄉人高其風操
卒私錢為樹坊以表之楓山先生為題其楣曰清脩吉士
云

楓山與一清書曰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

孟子之體驗擴充莫非脩己之要居官盡職之方清慎勤
三字亦吾友所優為唯在念念不忘而已如或進而上之
則大禹為司空而益垂為之佐以成大勳於天下其詳於
典謨之書亦在吾友為之而已

又曰來教謂職務煩瑣終日在鬧場中難得長進恐誤入
門杻走路而欲其安靜如此則異端之徒絕人逃世而後
可聖賢之學正欲先定此心以為應事接物之本事物之
來千頭萬緒一一處之以義使各中其節何患煩瑣而擺
脫不開雖處鬧場亦不至誤入門杻走路此內外交養之
功也朱子語類一書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一事一物

之宜凡所以窮理脩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吾友若能參互考訂以求其至當而身體力行之則所益豈淺鮮哉

又曰一清勤學好問修身愼行不自滿足惜乎未見其止而遽爾不祿也

方元素

元素諱太古蘭溪人少警敏好吟詠自號寒溪子從楓山先生學通詩易春秋補博士弟子員旋棄去出遊三吳與楊循吉都穆文徵明相唱和又遊八閩林埜一見莫逆爲作錦囊十詠以贈之一時名輩如林見素林泉山爭相推

重探匡廬九華秣陵之勝僑寓吳中性愛潔攜一鹿皮所至輒裸兩足坐其上晚歸解石山中足跡不入城市藩臬郡邑吏鄉大夫士皆就其廬訪焉所著有易經發明理學提綱寒溪子集

凌德容

德容諱瀚蘭溪人早遊楓山之門得其師承性端方沈毅一舉一動必由規矩閒居正襟危坐雖盛暑不去巾襪對賓客終日無惰容尤嚴義利之辨嘉靖乙卯以易魁兩浙益肆力學問凡天文地形名物象數禮樂兵刑漕渠水利靡不精究從遊日衆各因材而造就之既謁選授泰寧教諭誨諸生以正學諸生或貧不自給則分俸與之九年如一日士習丕變兩應聘典山東廣西試陞周府紀善以禮輔王王崇德講學敬辭嚴義正王甚敬焉以疾卒於官所著有發書類考太平策略邵武泰寧等志金華正祠錄諸書

德容爲諭德時楓山與書曰先生以麟經之學秉筆玉堂紀載先朝宏休偉烈作爲典謨以垂萬世儒道之光於斯爲盛

張用載

用載諱大輪東陽人師事楓山舉正德甲辰進士授工部

主事三載報政忽夢父疾乞歸父果不起人以爲孝感服除補刑部主事轉郎中擢建寧知府有酗酒殺兄者鞫有司久不決用載至立置諸辟天旱卽雨古田寇作用載聽以禍福不煩寸兵而解散尤溪二大姓搆釁鬬死者百餘人單騎往諭卽伏罪更知常州擢福建按察副使遷江西參政感著靖亂之略毋憂去官卒於家

楓山復用載書曰來書云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馴致六經此正古人爲學之序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歲月經久而畏難也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書皆當究心此亦宜然至於性命之微宋儒論之詳矣凡天文地理禮樂

兵刑歷數之類具載於諸經註疏及諸子史傳中若究心於諸書皆可以理會矣但當求之有序若欲一時並通則誠爲難事積久既熟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書然後爲至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敷衍爲文字而已若謂歲月已邁再難從事於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修身而始終一敬中庸之學問思辨篤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所以維持此心而存其天理卽學庸所言慎獨之功也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以誠

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則誠敬二字乃爲學之最切要所當先者程子又曰學者但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今未敢謂不治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得焉則看治諸經皆易爲力矣至於子史諸書以吾所得於四書者照之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見又何難哉元儒程氏有分年讀書日程一書具載學者自幼至老爲學讀書用工次第及所當讀之書皆備焉不但可以應舉及第而進於聖賢亦不外是

江案朱子讀書法六條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已體認曰著緊用功其讀書之序則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少失了要補填實自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達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又曰古者小學已自幼養成了到長來自有聖賢胚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又曰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

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塊易曉宜先看論語切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他書皆不費力觸處便見又曰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看又曰易中說理是預先說下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大學中庸有箇準則又曰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底一年事自是一

年事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襃貶如何知得聖人之意又曰夫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猝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文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詩是吟詠性情感發人之善心禮是使人知得箇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只似詩又曰尙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致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難曉者姑闕之可也又曰春秋周禮疑難處强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究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遍通矣又曰三禮之遺周禮固其綱領至儀法度數儀禮乃其本經禮記其義說也又曰禮非全書禮記尤雜今合取儀禮爲正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掊擊之說各附其下庶便檢閱又曰凡讀書先讀論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姸醜不可逃若未讀徹四書便去觀史胸中無个權衡多爲所惑朱子讀書之序大略如此

祝珍卿

珍卿諱翊蘭溪人少從楓山先生受易入太學嘉靖壬午中乙科授孝感令丁外艱服除補羅田令廉知大猾取磔於市邑人悅服歲大祲羣盜並起移檄徵諸路兵選精銳擊之直擣其巢而百年盤踞之寇一旦盡殲郡邑賴以寧謐他郡疑獄皆就質於羅田政聲大著擢刑部員外郎乞骸骨歸卒年七十五

應德夫

德夫諱璋永康人宋少師孟明公九世孫受學楓山之門楓山一見稱其篤實語以黃勉齋眞實心地刻苦工夫之教先生佩服之終身後膺貢授徽州儒學訓導再遷羅源縣教諭正以率人人皆樂從致仕歸年九十卒學者稱東白先生所著有四書索微尙書要略等書存於家

金華理學粹編卷九

浦江戴殿江輯　山陰潘　椐校

永康應寶時刊

理學正傳

朱子私淑門人

孫石臺

石臺諱揚東陽人父璋字廷器號覺齋篤信朱子嘗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於座右以自箴時陽明良知之學目朱子爲支離覺齋深不然之臨沒口占一絕曰武夷山上鳳凰鳴音協簫韶分外明可惜蟬蛙不禁口更相聒耳亂人聽石臺少承家學親沒棄諸生自奮於爲己之學一日以事至越乃就陽明質焉陽明伸知行合一之旨曰子從何來曰道嵊縣曰子到嵊縣便知嵊縣石臺曰不然必須曉得嵊縣方能到嵊縣否則走向別處去其辨甚力陽明不能復答石臺刺船竟歸因條列陽明諸說歷舉朱子之言以駁之曰質疑稿山陰宋楷稱其綱紀斯文主張聖學不唯有功朱子即孔孟之道賴以不晦及卒門人盧仲佃等以先生著書衛道廬墓永孝議諡爲文孝先生康熙己巳吳興費家璵教諭東陽見其書曰紫陽嫡派也請於學使者祀於邑南崇正書院刻其定志編於學方將

漸刻其質疑稿而費公卒至乾隆乙亥學使雷翠庭先生序而傳之乾隆丁酉學使王惺園先生據衿士申詳附祀麗正書院七賢祠所著有儀禮經傳正蒙集注中庸問答四書窺測易經窺測性理集要又有課餘憂餘休餘諸書惜皆不傳傳者唯定志編質疑稿二書

石臺答友人書曰朱子生周程張邵之後而集其大成於大學中庸既有章句又有輯略或問論語孟子既有集注又有訓蒙集義易有本義啟蒙詩有集傳書義則口授於蔡氏有家禮以約禮經之要有儀禮經傳通解以舉禮節之全有綱目以衍春秋之義慮學者無以立基也而爲之小學慮學者無以入門也而爲之近思錄其衛道之功不在子思孟子下今之志於斯道者亦惟爲己以立吾之志持敬以存吾之心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由朱子之書以求聖人之道而已邇年以來亦有以學名世者然其立心未免虛而無實其立言未免高而無據不過勦襲陸氏空虛之說以聾瞶天下之聽聞謂舍經書而可以入道也其自誤而且以誤人何如哉

石臺曰陽明之學海內信從揚讀其書而不得其說乃條列爲稿時復展玩內以質之於心外以質之有道君子將必有以釋吾疑者

傳習錄曰大學在親民不宜改作新民先生曰程子改親爲新而朱子從之蓋考之傳文則字既有據推之文義而理無不通也正非偶然

傳習錄曰至善止求諸心心卽理也天下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先生曰至善之理具於一心而散於萬事在心者卽在事者之體在事者卽在心者之用若只求諸心而不務窮理之學何以盡知天下之事而發之用不差乎

江案張楊園曰心卽理也陸氏之說而陽明祖述之推其流極弒父與君而無不忍何也我心信得過自家無有不是處也陸當湖謂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然無格

物窮理之功專恃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不至於顚倒錯誤者幾希據此益見心卽理也一言之謬

又曰事物所止之理卽吾心之理此內外合一之說正程子所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也陽明何得以義外非之

傳習錄曰知行如何分得開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知飢必已自飢寒了方知飢知寒先生曰知痛知飢知寒知也用藥以治痛加衣以禦寒進食以止飢行也正不得混而無別

又曰孝親者眞知親之當孝故能孝悌長者眞知長之當悌故能悌皆知在行先非如陽明所謂必其人行得孝方可稱他做知孝行得悌方可稱他做知悌也

又曰堯舜之精一論語之博文約禮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擇善固執孟子之知言集義莫不知在行先朱子之論知行先後不紊淺深輕重各有其序陽明何得以但知有知而終身不行詆之

傳習錄曰朱子格致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先生曰格致之訓近宗程子之意遠證孟子之知性知天中庸之明善擇善論語之博文文言之學聚問辨直得孔門大學始教之本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又曰良知良能是兩个名目須分得明陽明則混爲一目

江案勞餘山曰良知本孟子語然孟子兼言良能今直謂知行合一唯須致良知并良能亦抛却魏環溪曰良知知也良能行也陽明只講良知是教人有始無終有內無外陸當湖曰陽明所謂良知非孟子所謂良知也孟子以性之所發者言陽明以心之昭昭者言合觀諸說足見良知之教特假孟子之言以證成其直截頓悟之說耳羅整庵所謂并誣孟子者是也

又曰始皇焚書文中子擬經皆得罪於聖人萬世人心所共憤而共鄙者陽明以焚書爲暗合聖人之意擬經爲聖人不能易無乃非人情乎苟不知者誤認先儒明道之書

以爲反經叛理欲取而焚之則其禍天下猶秦也

傳習錄曰文中子具體而微惜其早死先生曰文中子初無本原又無實地工夫雖假之以年未必能進於聖人之道

又曰五經四書無一而非聖人之道無一而非聖人之心豈如陽明所譏但如寫眞者之但能寫其形狀而精神意氣言笑舉止有所不能傳者耶

又曰陳安卿湻歎陸氏輩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達乎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蓋切中今日之病

江案朱子之學窮理格物銖積寸累其教人以躐等凌節爲大戒與陸氏之不事讀書使人恁地快活者異矣而陽明之教則尤直截簡易即知即行即心之良知即聖則人亦何苦必如吾婺四先生堅苦質實一奉朱子成法謹謹畏畏度一生也張楊園曰近世學者信洛閩不如信姚江其實信魯鄒亦不如信姚江非信姚江也信其出入佛老立地成佛而可以直情徑行也蓋不勝學術愈漓之慨

傳習錄曰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先生曰講求事變正是明的工夫外講學而以了悟爲明恐墮於佛老之空虛

傳習錄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有二先生曰心以主於身者言理以散於事者言在心之理與在事之理雖非有二亦不無體用之分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中庸分言誠與道故朱子分言理與心

又曰朱子之著述皆其德成於己而自然及物之功用近世好名之士妄爲紛更辨析欲以抗衡朱子以求自見於世眞聖門之罪人也

又曰爲學如朱子成德如朱子著書如朱子直與孔子之刪述六經者同功豈可議其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而不

切己自修耶且其著述皆在四十以後七十以前豈可議其早年便著許多書晚年始悔是倒置耶

江案早年著書晚年始悔之說先生旣斥之矣至陽明所作朱子晚年定論一書自羅整庵陳東莞諸子以至陸清獻公莫不指摘其顚倒年歲割裂語意之謬而後矯誣朱子以自快其私者乃語塞而無可置喙

傳習錄曰無善無惡理之靜有善有惡氣之動不動乎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先生曰無善無惡則所謂理者果何物耶理之爲理純善無惡所以爲至善也若無善無惡何以爲至善

江案顧涇陽曰佛氏之教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又云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以佛氏自立空宗陽明則陰壞實教也勞餘山曰天泉證道四語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宗旨提唱既誤其徒竟入於禪直取釋氏之說引證其淫詞熊孝感曰無善非惡而何無善云者荀子之見申韓之祖也無善無惡云者告子之見佛老之祖也陸清獻曰陽明曰心之體性也性無善無惡蓋以知覺爲性也其講學之病莫

大於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言歷觀諸儒之論又皆痛闢無善無惡之謬以完孟子性善之本來者也

又曰孟子既没士各以意爲學務於該洽者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非惟不知尊德性并所以道問學者而失之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流於曠蕩空虛之域則非惟不知道問學并所以尊德性者亦非其道矣今曰只一性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幾何不蹈彼空虛之覆轍耶

又曰朱子繼往聖於既絶開來學於無窮始之爲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於尊德性道問學之功固已交修而並進及其終也養深積厚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則所謂道之一本萬殊者皆凝聚於身心而與生知安行者同歸矣

江案吳草廬所稱陸子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之言先生亦不主之先生固非專主草廬者也

又曰釋氏不知道器之不相離者本於天命之性乃離器以爲道惟欲此心虛靜寂滅乃謂斷除外相始見法性遂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以至於毀棄人倫滅除四大是率天下而爲禽獸之歸也爲神仙之學者貪生怕死遁跡雲山專以保形鍊氣爲事惟圖竊取長生於造化之外故先儒

以爲天地間一賊陽明乃謂二氏之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可乎不可乎

先生定志編序曰濂洛關閩所以能得洙泗之傳皆由於誦法聖訓以定其志於初耳苟志於學則濂洛關閩皆我師也乃略采諸大儒之遺矩格言次輯成編以授學者

江案先生編纂周程張朱之書并及邵堯夫楊龜山呂東萊及吾婺四先生其擇之也精矣獨於四先生之間專主一吳草廬以並之何也夫草廬之學介於朱陸之間薛敬軒吳敬齋邱瓊山陸當湖皆有所不滿而陽明所纂朱子晚年定論三十餘則末采草廬之一則以足

之羅整庵已致書與辨并謂草廬所謂昭昭者之非而以爲見道難體道尤難也今定志編取之其必有謂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親叩之

又曰朱子白鹿洞規錯舉經書成說而數語之閒曲盡聖學之要學者實能用力於此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費暘庵曰定志編旣列先儒遺矩格言終之以白鹿洞規而名曰志此成始成終之學也蓋人之所歷不外五倫而爲學之序與夫修身處事接物之方只此數語包括已盡朱子列以爲規石臺取以終篇其教人作聖之功一也

又曰程子有言科舉之學不患荒功惟患奪志今之學者

借詩書爲梯榮之具視制藝爲干祿之階一旦博取青紫遂謂讀書事畢不復思聖賢學問者志不定也此石臺先生之以定志編爲急而其示人爲切近而精實也

雷翠庭曰余向見傳習錄罅漏百出欲爲條辨顧自念學力不足以取信於天下而其大端則陸清獻已辟而闢之果能讀程朱之書則其說亦不待辨而明今觀石臺先生質疑稿一書則余所欲條辨者皆已先我爲之心平而語覈識精而理明余卽爲之安能及此先生嘗挾所疑以面質陽明使陽明能虛受以自返何至學術之紛紛哉先生此編其有功正學非小矣至定志一編則初學之先務也

江案張楊園答人書曰伏承委批陽明傳習錄此誠斯世斯民之意切切於出焚援溺故不擇人而呼號以屬之但其書誣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流之弊有辨之不勝辨者故亦未嘗舉筆今觀石臺先生之辨則詳哉其言之矣而大與張武承謂陽明之學在嘉隆之際弊猶未甚而闢之也難在今日其弊已甚而闢之也易石臺先生蓋爲其難者也故雖其氣燄方張未能遏絕而正氣常伸卒能使虛寂之教不得駕乎誠明兩盡知行並進之修之上其有功於正學者甚大費司訓既崇其秩祀而翠庭先生復極力表章之有以也夫

王虎文曰曉得嵊縣乃能到嵊縣先知後行之說也其實懸擬嵊縣而知之知嵊縣而已至嵊縣之曲折必親歷而後知之石臺以窮巷老生面折陽明陽明毫無驚怪之意蓋其涵養深而所造遠也

江案虎文之言又顯主先行後知之說而力詆先知後行之序者也夫聖賢經書曰知之匪艱行之惟艱曰知至至之曰知及仁守曰博文約禮曰知天事天而哀公問政章言知行尤詳此朱子先知後行之旨乃列聖傳授不易之序也惟夫禪宗之教則存養在先頓悟在後磨鍊精神在先鏡中萬物在後故曰行到水窮山盡處

那時方見本來眞則陽明先行後知之說所從出也虎
文左袒陽明而吾婺正學遂茫然失其所宗
江案石臺先生定志編明正學也質疑稿斥異說也正
學明而疑可異說斥而志益堅二者交相爲用矣今
讀其書見其氾濫於濂洛關閩諸子及呂成公四先生
之學者如此其至而於朱子之道尤服膺而無敢墜至
於揚朱子之旌旗擣陽明之壁壘則又抉摘隱微而毫
無假借謂非薰蒸於家庭之教浸潤於桑梓之傳何能
粹然燦然若此昔陸清獻公見張武承王學質疑一書
謂自羅整庵困知記陳清瀾學蔀通辨而後未見有深

切著明如此書者又深許應潛齋王學考一書謂可與
王學質疑並行使其早見先生是編其推重當復何如
然清獻學術之辨至嚴且盡其於高景逸顧涇陽二子
雖稱其扶植綱常之念可與日月爭光而於惡動求靜
格致知本諸論則以爲仍不出陽明範圍而深示不滿
之意今觀質疑稿中其層見疊出者曾有一言一句偶
涉陽明窠臼者乎謂爲紫陽嫡派夫復何疑

金華理學粹編卷十

浦江戴殿江輯　山陰潘　椐校

學術分塗附　永康應寶時刊

陸象山派

朱景雲

景雲諱元龍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平陽青陽兩縣
尉調饒州司李參軍嘉熙元年以縉雲令治最擢幹辦行
在諸司糧科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稱曰朱元龍好臺
諫官尋陞宗正丞兼擢左司郎中京局官有正直聲中官

有求封爵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
罷擬筆不可改也歲旱宰執勸上幸明慶寺禮佛元龍諫
曰稽首號泥佛蘇軾且不爲可以天子而爲之乎時方括
兩淮浮鹽致書執政曰朝廷行商賈之事使史氏書曰括
浮鹽自今始不可上封事尤切直忤史嵩之出知衢吉二
州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鄭淸之尤惡之遂以朝奉
大夫致仕家居十年卒元龍早受業於徐僑既又從四明
袁燮遊得江西頓悟之學有集若干卷
王子充曰予幼時從長老得見公言行巖巖然不可犯竊
向慕之及讀公家集獲睹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

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激以盜名者所可同日語也

又曰昔者新安朱子象山陸氏一時並興所學不能無異雖以鵝湖有會終不能挈其異以歸於同陸氏之傳爲楊簡氏袁燮氏皆四明人故四明學者祖陸氏而宗楊袁朱子之學勿道也東發黃震氏果齋史蒙卿氏出而後朱子之學始行於四明黃氏得於朱子之遺書史氏傳於湖南大陽先生呂小陽先生枋二陽氏傳於蜀人晏淵氏晏朱子高弟子也今國家建學設科一用朱子之說學者推爲大宗而四明陸氏之說莫或講矣景雲先生始從徐文清

遊而其後卒業於袁絜齋殆欲會朱陸之異以爲同者耶

江案朱陸之異同先儒辨之詳矣胡敬齋則曰吳草廬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說得不是愚以爲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又觀德性箴何嘗不以尊德性爲重乎但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如陸子之專本遺末也其後陸子陷於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尊德性可乎陸當湖謂此數語斷盡朱陸之異同當湖又謂程篁墩之道一編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其意皆欲以朱合陸皆所謂援儒入墨也陳清瀾陳幾亭論之甚詳皆本於羅整庵因知記而朱陸異同可不辨而明今景雲先生卒業於四明袁氏而欲會朱陸之異以爲同其實專主虛寂迎機妙悟者象山之見也主敬窮理身體力行者朱子之道也烏乎同

胡汲仲

汲仲諱長孺永康人宋知台州居仁之子幼好學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挾序之咸淳十年以廕補入官銓試第一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朋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宋亡退隱山林至元中薦爲翰林院修撰

忤執政改授揚州教授遷建昌錄事轉台州路寧海主簿有政聲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進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爲人光明宏偉務爲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聘致庠序敷衍經義環聽者數百人爲辭章有精魄金舂玉撞一發其和平之氣碑版焜煌照耀四裔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一日具酒食與比隣別門人曰先生精神不衰何遽觀化乎曰精神與死生固無相涉也卒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集南昌集顏樂齋稿惟石塘行稿五十卷存今亦亡吳淵穎石塘文鈔序曰周邵二程始推聖賢理數之學以

淑諸人說者乃稱濂溪之授受本於壽崖禪者之徒石塘先生至爲論辨以著明之是乃士君子之所深感者也夫以周程理學之盛而邵之數學且不能以並傳於是朱子乃以東都文獻之餘一傳於閩之延平而又兼講於楚之嶽麓誠可謂集濂洛諸儒之大成矣當是時也二陸復自奮於撫之金谿欲踵孟子曾不以循序漸進爲階梯而特以一超頓悟爲究竟今則至謂朱爲支離陸爲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爲學自謂爲陸實即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堯舜以來七聖相授

洙泗以後四子所傳之道而悉謂之禪耶惜乎予年甚少僅得一再見石塘先生而不得親叩其詳也又曰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遂絶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摘墨益見其爲學術之弊意者石塘先生其少發抒金谿之故積而少濯其心耶曾不數年而先生衣冠沐浴端坐而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墜稿繼之以涕泣而已

宋景濂曰長孺之學出於青田俞學古學古師同邑王夢松夢松事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子弟子也長孺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慕陸九淵爲人每取其宇宙即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誦之今其說猶在安得豪傑者與而正其異同哉

羅整庵曰象山之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得於孟子然孟子之先立乎大者以能思也象山則謂當惻隱處自能惻隱當羞惡處自能羞惡當辭讓處自能辭讓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則無所用其思而非孟子之本指

霍[redacted]王介甫借周禮以行富强陸子靜借孟子以行禪學先後學術其揆一而已

江案朱子謂渡江以來惟我與子靜八字著脚做著己工夫玩其微意正與孟子之論告子先我不動心者同

詞雖美之而實則不相爲謀也故其竭力與辨一則曰禪再則曰告子皆有以洞見肺腑而盡發其膏肓之疾而初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私矣故雖未能盡絶其說而正氣常伸卒有以遏其燎原之勢而後儒正可據之以收廓清摧陷之功當是時守先待後之任直與孟子之息邪說正人心者後先一轍此朱子所以有功萬世而吾婺正學由之以開也以朱景雲之正直不阿而不免援朱以入陸胡汲仲之師承有自而晚年即陸以爲禪何與其後永樂性理綜要一書纂輯諸儒以象山承呂成公後而歷采朱子指摘之言以明之使明心見性之

教人人知其爲禪學者其時正學之昌明何如哉

王陽明派

程文恭

文恭諱文德字舜敷號松溪永康人嘉靖己丑一甲第二人授編修坐同年生楊名劾汪鋐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鋐罷量移福安令遷兵部員外郎父憂廬墓終喪不入內起兵部郎中擢南京國子監祭酒黜浮文敦實行旋丁母憂服除起禮部右侍郎俺答犯京師分守宣武門盡納鄉民避寇者改吏部時爲嘉靖癸丑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加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典教庶吉士三十三年供事

西苑所撰青詞多寓諷諫帝銜之會推南京禮部尚書帝疑其欲遠己命調南京工部右侍郎疏辭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帝以爲謗訕削籍歸時從五峯諸子講學比卒遺笥蕭然文德早從楓山遊尋謁陽明傾良知之學闇修篤實至大節所關毅然不少貶御史王好問疏請䘏典有云正言正色學術無忝於儒臣古道古心行誼足稱乎君子萬歷初追贈禮部尚書謚文恭有松溪集

文恭曰天下事過則有害雨澤非不善也過多則澇其害與旱同今有意爲善而任性自是者皆雨澤之澇也易曰尙於中行爲善君子之常也而有意而自是則必淪於惡矣是好名之私累之也

黃梨洲曰松溪初學於楓山後卒業陽明以眞心爲爲學之要雖所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也

明史歐陽德傳德與徐階聶豹程文德並以宿學在顯位集四方名士於靈濟宮與論良知之學赴者五千人都門講學之會於斯爲盛

應石門

石門諱典字天彝號石門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授職方司主事與江山周文興論學有契遂引疾歸與仙居應良黃巖黃綰過從講切初謁楓山奮然有任道之志後介四

明黃崇明往見陽明受良知之學建書院於壽山集諸生講學四方會者常百餘人再起車駕司主事念母病目引疾歸母目針治復明人以爲孝感朝紳多論薦者終不赴生平刻苦勵學謹言愼行浙中罕儷者

江案吾婺四子之學遞衍於明初後百餘年而楓山先生起而振之卓然由桑梓正傳以上溯考亭者也程松溪應石門諸公行詣卓卓誠足爲吾婺之重然使卒業楓山而不趨陽明之教則於朱學之嫡傳不更可羽翼其間以掀揭千古也耶

徐魯源

魯源諱用檢字克賢號魯源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刑部主事轉郎中出爲山東臬副左遷江西參議陞陜西提學副使轉蘇松參政坐失囚降副使丁內艱廬墓四載起補福建參政改廣東按察使及河南左布政遷南京太僕寺卿復馬三分之一召入爲太常寺卿兩載回籍萬歷辛亥卒年八十四用檢師事錢緒山其爲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耿楚侗謂之曰子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耿天臺譯其意曰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輿氏願學孔子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狂狷行無轍跡故云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爲孔之大乎謂子

爲孟子諷也非譽也用檢領之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曰兄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自有人傳汝用檢不悅後在江省糧儲方治文移恍惚閒有唱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乃大悟自是心地日瑩平日見解脫略淨盡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肯赴會用檢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生平敦行古義通籍三十年貞亮清介始終如一旌麾所至不廢講學有魯源集及五經辨疑劍虔錄三儒類要諸書

江案明儒學案陽明弟子行吾婺篡入者程松溪徐魯源兩人其推論松溪所得不如魯源之學之盛魯源之蘭遊錄語友聲編諸書中亦多有見道語可以發人深省者至謂人之精神自能用世自能出世夫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其與以手書金剛經示人而稱爲不死學問者皆顯宗釋氏矣又謂人性之虛而且靈無如心與耳目則又混大體小體而一之而與孟子之言不合况耿楚侗以損孟之高爲孔之大相揶揄不又爲侮聖賢者乎而羅近溪朝拜夕拜之說又何以稱焉昔楊慈湖延象山於雙明閣聽扇訟而忽然澄清又觀外書而心動忽有黑幕自上而下因流汗霑濡覩外物

無二見先儒以爲禪會之惑人者深也魯源於江省糧儲忽然澄瑩其同爲禪宗之幻境耶學者不當早辨也耶

周寶峰

寶峰諱瑩字德純號寶峰永康人學於應元忠往見陽明陽明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云何曰希聖希賢毋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有未信乎曰信信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曰子既得其方矣曰瑩唯不得其方故來請謁願卒教之曰子既得之矣瑩悚然有間陽明曰子之自永康來也幾何

程曰數百里而遙從舟乎曰舟而又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暑乎曰途之暑更甚曰難矣具資糧從僮僕乎曰携一僕中途而病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乎將毋有强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寍以是而遂返又奚俟人之强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又安受其方也瑩乃躍然而拜曰茲乃命之矣微先生言瑩何以得之陽明曰子不見夫爇石以求灰乎火力足也乃得水而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僧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瑩既有得乃講學於五峯

江案陽明答人問道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語本達摩示二祖也又云饑來吃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又玄語本慧海禪師也又云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底這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箇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能視發在耳便能聽口與四體亦然都是那天理發生以其生宰一身故謂之心陳東莞曰陽明此言全然發明佛氏作用是性之旨鄧潛谷曰陽明卽知卽行卽博卽約卽心之良知卽聖直截易簡而悟本禪宗今觀陽明所告寶峯者實與告孫石臺到嵊縣便曉嵊縣者同一禪機之頓悟也特石臺能力辨之而寶峰則酷信之耳

李東溪

東溪諱珙字侯璧號東溪永康人由歲貢歷東鄉溆浦學博以當道薦擢大理寺評事早歲謁陽明聞良知之學獨居精思盡得其旨時王門有錢王李管之稱所在講學不務生業臨沒曰只此見在良知吾今實密受用有質疑稿若干卷

江案王陽明弟子浙有錢王江有何黃何廷仁字性之黃宏綱字正之皆雩縣人又錢德洪王畿親受業者也數傳而有李卓吾管東溟謂之錢王李管今以東溪爲李管之一未詳

盧一松

一松諱可久字德卿號一松永康人從陽明之教歸處一松山房端默靜坐恍覺浮翳盡掃皎日中天之象再見陽明商證益密王畿錢德洪皆相許可歸講學於五峯可久事親孝居喪盡禮妻亡鰥居四十年襟懷洒落毫無攖滯汲引後進至老不倦年七十七卒所著有光餘或問望洋日錄草窗巷語文錄等書

江案朱子曰舊見李先生常教人靜坐後來看得不然是只一箇敬字好又曰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

却是釋子坐禪矣陸嘗謂朱子教人不專於主靜如是則知端默靜坐原非所以入德也

王虎文曰一松之在王門未能與龍溪心齋諸人接席也然恪守師法行類乎狷其淹博開拓不如宋元五賢然陽明之學隨口傾吐洞入心竅又不在乎博學也

江案虎文之崇奉陽明以力貶吾婺五賢乃至此哉夫聖門善誘博文必先於約禮而擇善固執亦必以博學爲先豈學者致知窮理而可藐視夫博學且呂成公四先生之道術亦豈僅以博學稱者眞西山曰呂公扶持絶學有千載之功戚世雄曰粤唯東萊實爲吾郡鼻祖

千古道學之源因之始濬朱張大儒所期望許與無非繼往開來之責王子充曰儒者之學莫大於爲經經者道之所載也朱子傳注六經而勉齋得其傳推原統緒四先生實爲朱學世嫡此陸清獻公所以津津推重婺賢而曰朱子沒後使非何王金許及明初諸儒發明其理以開示來學則其藩籬不待隆萬而始裂且曰陽明諸弟子言語流傳者宜倣陽明要書例摘而辨之庶後世勿使再惑其所以息邪說放淫辭而力扶正統者可謂至矣

程養之

養之諱粹號方峰永康人性敏慧受業於陽明歸卽五峰建書院以講學鄉豪訟粹建淫祠倡僞學御史黜其諸生并毁書院越數年邑紳詣御史臺言狀復其籍仍建書院養之刻苦砥礪與先達應石門過從講究子正誼登進士勵之曰宇內不少科第少聖賢耳及正誼卹刑吳魯以讞決忤政府被斥粹喜曰兒以無冤民壽我我願足矣卒年八十八

江案粹一作梓五峰舊爲壽巖寺後改爲書院

杜見山

見山諱惟熙字子光號見山東陽人年十七受業一松之

門居四載恍若有得汨沒舉子業者十年復至五峰盡其道其教人迎機片語卽可證悟周汝登見其所作悔言錄以爲非大悟後不能道小疾焚香端坐門人請益曰極深研幾遂瞑

江案朱子曰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非吾儒所有又曰才說悟便不是學問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此所以竭力與象山辨也乃陽明之立教則曰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闇又曰悟到鳶飛魚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此其主象山以詆朱子之顯然立幟者與今見山迎機立悟之教原非吾黨循序漸進之功

陳誠源

誠源諱正道東陽人幼從杜見山遊見山門人甚盛特器重正道其學不雜辨難以靜悟爲主以立乎其大爲要曰此孟子之所以教人也生平執持嚴毅一介不苟晚年通於易義圭角盡融以歲貢司鐸建安及歸簞瓢屢空處之晏然年八十餘猶能燈下作細字徒步往五峯講學

江案羅整庵曰孟子之言先立乎其大者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思而得之者理也象山則以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無所用其思也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陽明則謂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即佛氏之常惺

惺此誠源立乎其大之旨所從出也蓋不獨靜悟之學爲吾儒所無有矣

陳春洲

春洲諱時方字仲新號春洲東陽人師事杜見山盡得其學其論學不立門戶嘗曰立希聖之志識本心之體用無間之功深造實踐歸於自得體素弱至講學輒娓娓不倦隆冬盛暑正衣冠手不釋卷居家孝友尤謹喪祭遇貧病必多方賑濟論時務切當不迂崇禎己巳膺歲薦不仕著宗傳廣錄三十四卷又有自考錄聞見錄鄒魯遺規麗澤會規學餘偶筆及瑣筆等書

呂雲君

雲君諱一龍永康人爲人高曠磊落從春洲誠源遊聞良知之教嘗謂學者以治生爲本許魯齋之言非是開功利之漸一切銀錢貨賄直當糞土視之乃可爲學一龍止一子其弟多男比析業計口均分兩師卒皆心喪三年家無儋石之儲每樂趨人之急終身爲學終身無一言講學卒年八十餘

明史儒林錢德洪傳云時士大夫率務講學爲名高德洪與王畿尤爲人所宗德洪徹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於禪德洪猶不失儒者矩矱其最初受業有

盧可久應典之屬可久字一松程粹字養之皆永康人與同邑應典皆師守仁典字天彝舉進士官兵部主事居家養母不事榮利通籍三十年在官僅一考可久傳東陽杜惟熙惟熙傳同邑陳時芳陳正道惟熙以克己爲要嘗曰學者一息不昧則萬古皆通一刻少寬即終身欠缺卒年八十餘時芳博覽多聞而歸於實踐歲貢不仕正道爲建安訓導年八十餘猶徒步赴五峰講學其門人呂一龍永康人言行不苟學者宗之

明史儒林傳曰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英宗之世河東薛瑄濬修篤學海內宗爲

醇儒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至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今差別其人準前史例作儒林傳

明史王守仁傳贊曰守仁矜其叛獲標異儒先卒爲學者譏嘗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講學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娼忌之口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爲諱矣

江案盧一松至呂雲君凡六人與應石門同列明史儒

林傳而附載錢德洪傳後程松溪則附載羅洪先傳後皆學陽明之學者也史臣差別儒術首列吾婺范景翰葉景先兩人以及薛敬軒胡敬齋呂仲木羅整庵諸子而終以黃蘊生則定爲正宗而表章之無間言并謂學術之分自陳獻章王守仁始而於守仁良知之教尤極力指摘不少假借蓋論學若斯之嚴也今觀五峰諸子之品詣誠非淺學所能及而一生講學專主陽明則其遺棄經傳立地成聖者以視桑梓正傳奚啻霄壤後之人反復明史儒林全傳始末復折衷於諸大儒辨論之言有以知魯鄒之後洛閩爲宗集羣儒之大成者唯朱子而吾婺嫡傳之正固百世以俟聖人不惑也而安可見異而遷耶

又案明史儒林傳於陳白沙江門之學亦既辟而闢之矣而吾婺姜僉事仁夫獨以白沙爲活孟子者何也仁夫諱麟蘭溪人早遊楓山之門登成化丁未進士官四川僉事氣高招謗被劾罷歸其學亦不顯

陳頻齋

頻齋諱其恩字生南號頻齋東陽人少落拓不羈年四十餘始從春洲學丁內外艱哀毀甚春洲以滅性戒之乃少進飲食足跡不入內者六年遇父母諱祭必嗚咽高曾忌

祭練衣素食期功之喪亦斷酒肉郡燕會春洲之卒亦喪之如己親接引後學悃款詳密言不足則繼之以歌詠歎抑揚而精神自生明亡棄舉子業東西奔避擔負圖書及先世木主頃刻不離云

或問於頻齋曰致良知恐落空虛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致良知即致萬物皆備之良知也何等著實

江案昔徐仲誠請教於象山象山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旨仲誠處槐堂一月象山知其有得一日叩之則曰鏡中看花象山顧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夫王門之萬物皆備即陸氏之鏡中看花皆以迹象言者也

與孟子之以萬物之實理言者全别
或又問頻齋曰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須是閒時用功否曰未發氣象卽良知也良知時時發而時時未嘗發也靜觀謂於心體至靜中觀之耳動亦觀靜亦觀卽顧諟天之明命也

又案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未聞以良知爲言者良知者愛親敬長不學而知今曰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卽良知殊不可解

江案王虎文曰新建之學輾相授受而弊日甚獨吾婺一支兢兢禮法之中正衣冠尊瞻視非禮勿履非法不

言愼取予謹閑存居喪盡禮追遠致誠敦本睦族仁民愛物皆足以扶植綱常砥礪名教此誠持平之論非有私於郡賢也而陸清獻公則曰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術勝其天資者也顏魯公富鄭公趙清獻公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爲唐宋名臣皆以天資勝其學力者也明季諸儒爲陽明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閒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豈僅如是而已耶乃讀拔本塞源之論而不能不爲五峯諸子深惜者也

又案朱子之闢象山早有定論後人不能易也迨陽明之教興而陰主陸氏以顯詆朱子雖婺中五峯諸子亦相率而從之當是時正學之儒辭而闢之者先後有人至羅整庵陳清瀾及高景逸顧涇陽諸子詆之爲最切然而氣燄方張未能遽絶也百五十餘年後有陸清獻公崛起排之則其教遂衰夫清獻公旣黜陽明遵朱子而於呂成公之設教四先生之遺澤章楓山之德行蓋惓惓焉惟恐表章之不至焉豈不以朱學所在不勝其高山仰止者乎士生正學之邦貿貿焉舍其嫡傳而馳

心空妙之場以震蕩而誇張之是不第獲戾於朱子亦清獻公之所深惘而顯拒之者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志道者其敬念之

誥封奉直大夫履齋府君行述附

先兄諱殿江字襟三號履齋世居浦江之馬劍曾祖

鄉飲賓諱士琇祖

誥封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諱國英父

誥封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諱聖芳兄弟三人居長次殿海出繼叔父次殿泗兄幼從張泰鄉師十餘年繼交陳雪崖師周盤洲師晚與朱西崖先生尤相契焉年十九入縣庠歲試補增廣生貢入成均以子

貴

誥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配趙氏

誥封宜人年七十九先卒先兄幼讀書不涉外事至年二十四五先君子先大父相繼去世始任家棟然志意闊達視世人所云田園之計室家之謀概不以入其心中吾族自順治初山寇竊發譜牒蕩然聞浦江南門敦派有宗譜一冊則力圖購之年二十六春果得其譜以來則彥贍公天順閒寫譜也硃絲精好而殘缺實甚命工精裱一字不遺出是自唐以來十餘世始有所考彥贍公以下則有續寫數十行可稽查此外有木主可查者逐一細核如吾派莊八五公舊譜無其人天輔公為莊三公之子皆於永穆堂所存木主詳考而得其真遂修譜大改前此之誤此庚辰歲也迨庚寅歲始定德輝公自陝南遷為始祖又以所修世系未盡的實復窮稽前後訂成草本三卷後宗祠進主丁未重脩皆據此本始得無誤焉次謀造宗祠丁亥歲年三十三以宗祠為必不可不造也而族中無貲惟有九靈公遺宅名祠堂基者尚存則先斂丁穀數年乃次捐公山次捐錢次捐田以足其費忽有巨木二處來求售若有神助者而祠以告成遂商作主進座及歲時立祭一力獨任不知其勞而族人各感其義罔弗趨赴恐後此癸巳冬月兄年三十九

時也次則脩復祖墓先是蕩釜山灣亦知為戴氏先祖之墓而莫識其誰也據寫譜乃知珙公錫公所葬白鬚老人夢中所指之墳則立祭產奉祀焉至伯初公還金碑斯樂亭據譜尋得於楊塘之大墳則急從他人購還其山彥贍公兄弟五人合葬旁桑娣姒五人合葬石嶺皆據譜立祭永遠無斁他如君良公墓亦完治精潔凡可盡心者無弗為也先後陸續且邢記年矣其次則刻先祖九靈山房遺集泗與二兄遊杭得先集於歙鮑氏藏書家急以信告於兄兄大喜急謀刻之是年庚寅即吾兄編輯家譜草本之歲也

越壬辰刻成則與泗條列遺事作年譜一卷後以航海歲月尙有未的因改訂而重刻之又以刻書之便并刻齊息園先師水道提綱皆是年事也又其次購買書籍泗輩游杭資斧本不多也以大兄不吝人遂以爲餘於財者歲壬辰兄三十八歲桐鄉汪氏有書十二大厨以千金來售以告於兄兄命急售之貲之有無弗計也又有桐鄉程氏書一單亦數十金併售以歸共五萬餘卷於是藏書之富甲於上六郡而山中之知兄始開明矣事無大小莫不重貲以趣之類難絕不顧惜而尤以游杭多年科輒不捷未得出仕

爲恨甲午歲兄年四十値開川運例二兄意欲捐教職婉商於大兄兄則力主報捐其費千數百金東西圖謀以足其數卒能歷署十餘處實授昌化縣教諭始歸而殿泗以優貢入都充官學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時在京候選者衆相勸以捐分發可早得缺十餘年心甚疑之聊以請問於兄時乙巳歲兄年五十一兄則力主其可行遂百計圖借已寄千五百金至京是年主王韓城相國師家相國聞之大以爲不然遂力止之適次年鄉闈得捷又以丁艱歸此事之必不可行而友于心篤乃亦欲行之者也於是丙辰

年六十二殿泗成進士授編修已未年六十五聰姪亦成進士授庶常改戶部任坐糧廳辛酉年六十七聰姪得拔貢署清河縣授龍門縣知縣至癸酉年七十九姪孫拱辰亦得拔貢授教諭銜而大兄之心於是始稍慰矣庚戌年五十六兄弟始析居大兄以職姪未得入泮仍擬自持家政令得專心讀書泗則進曰三十年力操家筦不可謂不辛勤矣繼自今吾三家當各委子姪而自行優游以圖卒歲其可也大兄亦忻然從之五十七歲以後以泗輩東西奔走藏書贏不能讀也既委家政於職姪兄則專心一志以讀

書爲事每於書樓取書盈尺朝夕覽之幾於不暇食不暇寢盈尺終卷則還之書樓另易一宗若有課程逼迫不得頃刻置者如是六七年遂一旦貫通曰周東遷而夫子生宋南渡而文公出徵國典而空門甚淆獻祀而異端息此千古大關會也於是祖朱宗陸區別同異謂不如是不足以言學而生平論議所自出皆統歸於一也歲戊午大兄六十四歲以所纂金華理學粹編寄京示泗泗觀其條舉件係無一之不純者其大意以朱子之學惟勉齋爲大宗勉齋之傳惟何王金許得其正朱子同時有呂成公倡明道學

而范香溪實開其先四子之後章楓山得其純備而孫先生揚在正嘉時力辨陽明之薇是亦朱子私淑之徒留心婺學者當如孫先生之百折不磨也此編殆非金華一郡之書而天下之書也嗣是凡有著述悉本此意而爲之輯成履齋文集十卷承思軒文鈔八卷至卒之前一日摩挲朱子全書尙不去手不知者以爲漫然夫豈漫然也哉至於平爭息訟排難解紛則自二十五六以至七十餘未嘗不急人之急但取其事之息爭之平甚至賠錢蒙詬初不以是介意累累而然其事細不具述也生雍正乙卯八月二十日辰時卒嘉慶己卯正月初七日未時年八十五歲子四人長(聰)戸部郎中次(聘)直隸龍門縣知縣皆終養在籍次(聯)八品頂戴次(聲)郡庠生早卒孫十一人長(震元)太學生次(拱辰)拔貢生次(掄元)邑廩生餘俱業儒曾孫九人長已十八歲(殿泗)逈思年十三以前先君子在堂兄惟怡怡不加聲色十四十五時蒙督責不督責懼其漸入非僻也十七從盤洲師游學武林自此以後至今六十年中有言罔弗從有行罔弗合(泗)自思負疚於中心乖違於行事者不知其幾而兄則循循樂易友愛之至可通神明可貫金石(泗)今序述行事始知兄所爲曾無一爲己之見者存殆空前絕後非尋常人可步趨而至者質言無文其亦可以信今而傳後矣幸大雅君子裔道德能文章者賜之傳誌以垂不朽不勝厚望焉弟(殿泗)謹述外甥馬琛塡諱

〔清〕劉紹攽輯

衛道編二卷

清光緒九年津河廣仁堂刻本

衞道編

光緒癸未十一月
津河廣仁堂校刊
吳縣吳大澂署檢

衞道編序

自道生天地圖書開先初不立道之名也虞廷道心惟微實
爲言道之始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傳其統於上孔子刪述
六經顏曾思孟諸大賢傳其統於下古之害道者寡行道而
世治故行道之志切叔世害道者衆必先明道而後可行故
衞道之功鉅擇精語詳非先達何以啟我人哉夫衞道莫偉
於鄒孟氏閑而闢之不遺餘力迨後火於秦雜於漢唯董子
窺見天人勸帝設誠致治而策終不行文成五利卒相繼敗
明帝時佛教始入浸昌漸盛晉唐宋以來雖有傅奕韓歐力
遏狂瀾究不能勝當時儒者不過談經義誇藻翰赴功名之

會而已閒有講明斯道相與指而目之視若異端嗚呼此宋
人所以有黨人僞學之禍也庸詎知周程張邵闡揚微義紫
陽集其大成用能傳尼山鄒嶧一綫於不墜觀其與禪陸答
問書反復解剝輾轉批導眞所謂繭絲牛毛者誠懼其自誤
而誤人也象山有志之士惜狃於先入致起後學異同之論
良知接踵弊斯甚矣我　朝正學昌明醇儒輩出李厚菴陸
稼書力維嫡派剷削蠶叢而讀其書思其人承先以啟後者
爲三原劉先生先生自束髮受書卽知古聖賢非異人任於
六經諸史天官地理禮樂兵農宋元明諸大儒之書無不熟
讀而切究之起家宏詞科大臣復舉應陽城馬周之　詔

巾歲以經學供奉旋補外試晉首邑計薦　牧移疾歸匡居絃誦洎如也余爲　東宮官屬時耳其名久矣辛巳夏佐郡金城始晤於蘭山書院見先生端和靜穆知非恆人旣促膝談經有叩必竭遂時時得過從暇日出衛道編余受而卒讀之僅二卷耳包羅萬象純粹以精溯二氏之緣起窮陸王之底蘊揭死生神鬼之樞要抉德性問學之奧窔列太極西銘定性好學於前而以感興詩補之詮義顯微述詞正謬使皇義以來相傳之統緒大明於濂洛關閩者不惑於調停之歧趨精粗共貫本末畢該復申之以眞實心地堅苦工夫志學之士手是編而無失庶可讀儒先之書不至迷於向往會而

通之且在在如逢固有也夫

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夏五月上浣長白國棟序

衛道編序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道固重賴乎衛也孔子沒微言絕無父無君之言充宇宙孟子辭而闢之先儒稱其功不在禹下者職此之故漢尙黃老曹參舍蓋公於正堂武帝時人知經術而不知道術劉子駿推賈生漢代一人以治安策有關治體究非通於天人之故者之言也唐踵隋弊顧奉金仙唯傅太史請除佛法狄梁公請毀佛像二疏迄今懔懔有生氣然以顏平原之端正往往雜以神仙浮屠之說李文公復性而欲滅情猶是西來之意外此等諸自鄶以下焉得尼山精意者董子正誼明道二語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絕

使勿進知所本也昌黎人其人火其書治之於末明先王之道以導之治之於本歐陽子以疾爲喻務在修其本以勝之實原於此此聖人之徒也而集諸儒之大成者厥惟朱子繼述周邵張程道術一本孔子與陸象山反復辨論始終力闢其謬呂成公張宣公咸尊信之宜乎自元迄明諸賢接踵莫不步趨而規橅之也獨怪一二陽儒陰釋左朱右陸因刀圭羽翰之句而曰朱子亦好佛因趙東山程篁墩之論而曰朱子晚年亦與陸合胸無定見捕風捉影姚江啜其醨而揚其波此吾鄉陳淸瀾先生所以有學蔀通辨也九畹先生有感於斯輯成衛道編上卷於二氏之神奇證之曰竊曰僞陸王

之虛寂證之日假創論皆屬至論下卷以太極圖說等四篇居先齋居詩綴後推言天人性命之要切指格致誠正之實箋疏議論多前人所未發博而精信而有徵矣今　聖學昌明是非邪正有如渭涇而先生之心更在千百世後也若禦寇然當其剽掠披猖固必探其穴偵其情伺其動靜盡其黨與而蕩平之設或潛伏宿莽亦不得恃無事而謂城郭可以不葺斥堠可以不嚴戈矛可以不礪一旦乘間竊發則其爲禍更烈此先生所大懼也余嘗謂釋氏邪說也陸王偏說也學者能與之辨則攻之不能則守之誤陷其中則當毅然反之苟無洞垣之識潤色彌縫何以異於藉寇兵而齎盜糧此

先生所以不以立門戶爲嫌而不取調停之說也讀者誠能心先生之心以朱子爲宗類而推之踐而行之將列聖之道億萬年而弗致昏蒙否塞謂爲吾道之干城豈不誠然乎

乾隆甲申長至年家眷同學弟順德梁善長序

自序

傳二帝三王之道者孔子也而與孔子異者有佛老傳孔子之道者朱子也而與朱子異者有陸王老之弊易見佛之弊最深傅奕韓歐闢之於前程朱三子闢之於後而呂原明且謂與吾聖人之道合陸王竊取佛似陳清瀾先生辨之極明世猶爲調停之說以未能洞然於佛學故不肯信其出於竊或信之又未知佛之亦出於竊也若知其亦出於竊未有不唾而棄之者矣朱子云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卻是宋景文唐書贊捉得正贓然景文正其僞於流傳九百餘年之後又不言其所自或且疑爲一人之臆見詰

大盜而無確據未足成定讞而服人心也偶讀范史至西域傳贊乃得景文之根柢此闢佛第一文字亦佛法入中國之始詳其道迹之危險張騫班勇之紀述初無微辭奧義止於不嗜殺而已一切神奇變幻俱由後起而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皆剽剟道書以立言竊人之財雖謂之盜害止在於一人竊人之言禍且偏於天下後世正名定罪方誅絕之不暇又孰與之絜短長較是非乎陸氏糟粕六經創於漆圖倡於清談基禍之何晏行堯之行以誦桀之言其語錄云生知者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陽明遂拈良知二字提唱宗風諱言陸而託之孟子孟子之言知能並舉詎若是之偏

程張朱接踵興起互相師承而後混沌重開一復洙泗之舊學者不徧考史册博稽明晦之故亦不知五子再造之功若此其宏且鉅也第求其約而盡簡而該服之終身而無斁者尤莫要於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顏子所好何學論四篇朱子感興詩二十首五子之作各不相謀而審端用力義實相承因彙成一帙細加箋疏常目在之庶幾收之桑榆云乾隆二十五年秋八月劉紹攽書時年五十有四

衛道編目錄

卷之一

自序　後漢書西域傳

唐書李蔚傳贊　釋氏論

讀大紀　先儒論佛

鬼神論　神仙論

朱陸析疑　陸氏學本德光

論王氏學　論王氏事功

論讀朱子書　穆菉帷先生書

答穆菉帷先生書

卷之二

自序　太極圖說

西銘　定性書

顏子所好何學論　齋居感興二十首

辨陳同父之非　後序

衛道編卷之一　　三原劉紹攽編註

范蔚宗後漢書西域傳

天竺國一名身毒（新唐書幅員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爲五亦名印度）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范氏云月氏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新唐書月氏距長安萬五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按舊唐書其國與扶南交趾貿易必其近西海而南故達磨西來由廣州而入）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屠道（袁宏漢紀浮屠佛也）不殺伐遂以成俗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前漢書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以問羣臣或曰（隋經籍志以爲傅毅）西方有神名曰佛（漢紀佛者覺也）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使者蔡愔也詳後）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光武子）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范史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戊己中央鎮伏四方）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武帝置使者宣帝改曰都護）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綬（漢舊儀曰銀綬龜紐）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班超掾）乃抵條支（國名臨西海）而歷安息（國名）

臨西海以望大秦（國名出蘇合香）距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班超傳註玉門關去長安三千六百里禹貢錐指玉門東距肅州之嘉峪關約九百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知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梯山者鑿山爲磴道棧谷傍谷架木亦名偏橋如今蜀道是也）繩行沙度之道（班史杜欽云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唐書青海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氣傷人）身熱首痛（唐書疏勒距長安九十里西南即頭痛山）風災鬼難之域（象胥錄去罽賓千里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大風猝起人馬相失白日鬼魅迷行人謂之旱海）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不稱焉（班固作漢書時佛法已入中國曾不一語道及）張騫但著地方暑溼乘象而戰班勇（超少子）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始既無傳後何所述僞可知矣）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靈聖之所降集（本行經釋迦譜謂佛在天宮欲降生度世乃擇淨飯王爲父摩耶夫人爲母）賢懿之所挺生（謂阿難等降生爲弟子）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拈出誣字一篇眼目）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楚王英以逆自殺桓靈漢之昏主）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耶（此言漢時止以神道奉之初無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以起下文）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此宋景文之根柢）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朱子雲谷記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敎然其視世之貪利目色沈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孟子

列傳衍推至天地未生以前莊周蝸角之論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有國於蝸之右角者相與爭地而戰尚未足以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因報相尋者因果因如種子果如結實亦謂之報應若曉而昧者故通人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揩夫疑說則大道備矣言化俗不必有一定之規所適不妨有歧途之異但取其會歸而已雖有疑說總以偕之大道即末句若徵神道何恤何拘之意贊曰遏矣西胡天之外區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徵神道何恤何拘按唐書天竺反亂無禮法故須神道以恐誘之列子稱西域人善幻多桀黠自周穆王時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爲築通天之臺以寵之唐書亦云信盟誓傳禁咒能致龍起雲雨

李厚菴曰自來無述此論者豈以范之人卑之耶然其家學乃自武子而來武子范甯也蔚宗甯之孫武子儕二王王弼王衍於桀紂謂清談之害則於佛說必有所處惜乎蔚宗溺於時劉宋時佛道正盛必猶有依違於其間也

宋景文唐書李蔚傳贊

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屈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概之苦四十二章經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本無求於人徒屬稍稍從之按釋迦譜佛初出家雪山淨飯王命憍陳如等五人隨衛其後衆多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掊嗜慾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黠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喜鞮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如列所云化人陸元暢謂是文殊目連彼何由知可見皆華人之譎誕張皇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王維弟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攘寇戎大作盂蘭盂蘭盆經目連比邱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以鉢盛飯往餉食未入口化爲火炭目連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現在父母阨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敕衆生皆爲事主咒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怪甚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笑舊唐書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鉅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位座舁出內庭陳於寺觀新唐書王縉傳戎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愚惑甚矣噫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後錄鳳翔府祈陽鎮法門寺塔藏佛手指骨一節置金蓮花中隔琉璃水晶匣可見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宗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咸通十四年春迎佛骨於鳳翔興哀無知之場懿宗迎拜泣下丐庇百解之胔言佛骨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加焉嗚呼運痑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殂唐德之不兢厥有來哉悲夫

朱子曰宋景文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

朱子釋氏論按佛姓釋迦號牟尼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稽乎
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
文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承蜩拘竿粘釋信手取之孔子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削鐻鐘鼓之懸兩端有刻鏤必齋以靜心見達生篇）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
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要覽云禪者定慧之通稱）
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
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
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掩者耳（書字禪字一篇綱領）
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按四十二章經註明帝永平中遣蔡愔使西國遇摩騰竺法二梵僧白馬駝貝葉梵文屆止洛都首出此經）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
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道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
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
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
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
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按四十二章經身中四大各自有名堅者名地濕者名水煖者名火動者名風其名各異誰爲我者）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佛以八身與山河大地皆妄故欲空諸所有）
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
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元妙無以繼之然
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咒二十五輪之類（圓覺經佛告辨音菩薩有二十五種清淨定輪不過戒定慧三字重複敷衍）以至大力
又云於二十五輪各安標記則輪者旛幢之屬

金剛吉槃荼鬼之屬（按圓覺經大力鬼王名吉槃荼法苑珠林曰西方八神曰金剛嘗衛世尊說法）
則其粗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元極妙之旨蓋水火之不
相入矣（此段佛書）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
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
衒流俗而已如一花五葉之讖（釋門以達磨爲初祖其偈云一花開五葉謂已傳之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爲六祖）隻履西歸之說（達磨化後或見其手攜隻履西歸）雖未必實
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
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
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
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
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淫巧
儇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盛則又反不若其初清閒靜默
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釋氏之本末真僞可知
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此段禪學）且又有一說
焉夫佛書本異華言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而爲中國之一
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咒句齊字偶
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之所爲書（即傳燈錄）則又頗協中
國音韻或用唐書聲律至其徒之稍黠如慧洪輩者則已能
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如楊大年蘇子
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楊億有八角磨盤之句釋氏以爲知道及丁謂逐寇萊公以他）

事召億億恐懼便液俱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詭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徵世之惑於此者其亦可以少悟也哉此言繙譯之僞

按佛法三乘曰宗律論論亦曰敎宗者禪也爲最上乘所以明心見性律者戒也貪嗔癡爲三戒加以飲酒妄言爲五戒論者佛經也爲部十有二爲卷五千餘亦曰經律論謂之三藏而以金剛心經維摩楞伽圓覺楞嚴爲禪家六籍葉少蘊云老子莊列之言皆與釋氏暗合東坡云釋迦以文敎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究其大義只是多羅三藐三菩提華言無上正等正覺惟四十二章心經猶爲

渲古楞嚴亦巧餘皆煩冗重沓可厭安得如六經之各開生面楞伽山名釋氏因以名經

朱子讀大紀按胡仁仲撰皇王大紀

宇宙之閒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閒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帝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此以理言也理不離氣故天地之間無處非氣即無處非理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先此無極也以至人物消盡之後此邵子一元之說終則有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此貞下起元之意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心之本然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閒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敎者亦不容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而馳矣彼以山河大地皆妄欲反歸於太虛豈知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物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閒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道之在天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彼見其重且遠也遂欲舉而空之譬如戒色二氏皆不見可欲其心不動爲功也易儒者則造端夫婦閨門衽席之地皆天理之流行爲功也難故曰果哉末之難矣是以叛君親棄妻子釋迦諸佛取耶輸氏不同室指

腹生子名羅睺入山林捐軀命本相經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境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以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元極妙有不可以言語思慮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而不可易之實理則反曹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而實不識性謝上蔡云佛所謂心吾儒所謂意佛所謂性吾儒所謂知覺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

法之論（不舍一法即無物不有之意）則似始有爲是遁辭以蓋前失之意
然以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萠伐之餘而
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
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
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
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元妙之說
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知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
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
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
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

也（如楊大年蘇子由輩）幸而一有閒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
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
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說以爲主
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謂韓歐諸公）其
於吾徒又未嘗敎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
之可以爲重（指俗學言）則恐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
往遺之禽而反爲吾儻之誚也嗚呼惜哉

先儒論佛

謝上蔡云心者何仁是已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以身
體麻痹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

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
焉故曰請事斯語釋氏以性爲日念爲雲去念見性猶披雲
見日釋氏不窮理以去念爲宗　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
施之養生則可於道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
學道則異於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

或問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佛氏亦有此語（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朱子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
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此心在此無所作爲

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
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

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
士自是假今無可闢然今禪家亦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
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即大年）集傳燈錄說西天
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人卻會做中國
樣押韻詩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咒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
附會

楞嚴經本只是咒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咒語想
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咒者蓋佛
徒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咒以禁之緣他心靈故
能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咒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咒如叱喝又

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　因說程
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
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流者流注想反流全一者性體槁木死灰性體乃全六用不
行之說蘇子由謂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
塵相緣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身者男女二根觸者男女相戀法者理障也則收
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安有此理　道
書中有眞誥陶弘景撰末後有道授篇卻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
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
至鄙至陋者為之馬貴與曰就佛經腳根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懺某嘗謂其徒曰自
家有箇大寶珠老莊之說被他竊去了卻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

破瓶破罐用經懺是也此甚可笑　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
黃老意思如楊雄太元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
德吾有取焉耳佛始入中國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意
直至晉宋閒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老莊之說來
鋪張如遠師諸篇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隋經籍志猶以淸虛為道直至
梁會通閒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
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此張王人才聰明便被
他引誘將去嘗見畫的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宗杲謂
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

可畏　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即知覺運動為不生
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眞似冰炭
僧家所謂禪是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
全不相干學得的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
了到其為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
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按朱子童年從劉屏山聽妙喜即宗杲講禪而悅之又從謙
開善處下工夫來見延平與羅博文書宗杲年譜作開善謙亦作開善道謙故洞悉佛
學如此自云登第時只將禪說敷衍而已復三見延平始
悟佛學之非

厚菴曰四十二章經是佛家原文儘有名理如磨麪驢按四十二章作磨牛身雖行道心道不行無禮來犯者如對風揚塵持梃擊
空皆是妙論次之佛遺教經他皆中國人附會為之　佛子
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淸淨虛無一切皆空其視世儒馳
逐於功名富貴緣飾於名迹語言直與眾生一道看所以高
明之士被其煽誘沉溺而不返只覺的他是不知吾儒原是
如此但既有了滌去己私這一邊又要有推以及人那一邊
纔好聖人之道本末兼該物我一體平平正正萬古不磨直
到周程張朱此理纔說明把向來推與佛教那一邊的道理
身心性命都收回來所以其功大

按佛學認氣不認理與告子一般其言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蓋是明心見性欲使此心空空靈靈所以不得於言便以爲此是言語邊事何與於心勿求於心則心地空了不得於心便以爲此正當在心上用功夫何與於氣勿求於氣則心又空了近世和尙參禪入定打坐觀心正是如此吾心本自明何用語言吾心本自定何用綱常名敎孟子直搜其根曰外義惟以義爲外故將語言文字綱常名敎都以爲外來假合的盡欲破除究歸此心空虛無用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已耳

陸稼書謂告子非禪按朱子或問解此節云若從其說則

是變聖門博文約禮之敎爲異端入定之學又朱子以象山爲禪聞其死曰可惜死了告子是朱子已合告子與禪而一之矣　告子全是佛學佛家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卽是冥然悍然但其究歸如此其用功卻不如此彼云不可有惡心不可有善心（陽明云無善無惡心之體實本於此）亦不可無記無記竟枯滅矣所以亦忌頑空但彼所不欲枯滅者心之神明吾儒所不欲枯滅者天命之性仁義禮智是也

孟子以宋人譬告子天然妙義宋人看的糞培水灌都是將外邊物事强相滋益何如就他本身用功卽刻便長正是告子勿求之意亦卽釋門頓悟之法槁字尤妙苗雖長矣卻枯槁無用和尙之槁木亦有何用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不如是也

告子時未有佛法已有此說可見世上道理人心皆有只分偏全便有是非如騶衍推至天地未生以前雖其說不傳卻有無極皇極之意屈原天有九重騶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皆與今西學相同西學云七政各一天合恆星天宗動天爲九又謂地如圓毬上下四旁皆有人居之如蟲蟻之附於頂緣於壁中國之於地太倉一米耳梅定九謂其說皆本於中國秦焚典籍時徐市載以入海故流傳西洋今西歷所用八線表云舜之遺

法

鬼神論附

劉紹攽

先儒之闢佛嚴矣宜世之不惑於其說而至今不衰蓋其說之精者如明心見性程朱之辨至詳且悉非知道之君子固不足以語此其說之粗者如鬼神因果地獄轉生之類槪以荒唐目之而百家記載或與之近似耳聞目見亦或偶與之相肖於是耕夫販婦俗學利祿之輩羣然吠聲方且嗤儒之知常不知變知明不知幽益相率而匍匐瞿曇之庭矣譬之訟者與聽訟者雖極無情莫不有欲伸之志然後搆爲悠謬之說要必卽其辭剖其志而後可以窮

其誣治其誕若不爲之說卻導款但曰妄而已何以服其
心而使之不得盡其辭哉朱子曰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
山云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淫諂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
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夫儒者曰康成注禮鬼
神是氣佛法入而鬼神亂而文王在上茲殷多先哲王在
天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則見於經伯有爲厲萇弘化碧
彭生豕立而人啼則見於傳呂后殺趙王如意見蒼犬撠
腋而病田蚡呼服謝罪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則見於
史此皆佛法未入中國中國已有死而不亡之說又何怪
佛法入而翕然從之也文言曰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

於鬼神乎分明鬼神在天地之外蓋鬼神有三天神地祇
人鬼也周禮見之天神者惟皇上帝日星露雷地祇者社稷山
川人鬼者氣之所爲聚則有形散則無形若理則初不因
聚散而爲有無也性即理也散非無也是以天神地祇昭昭不爽而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柱以配社稷
以配稷夫非同流不息乎朱子答王子合云天神地祇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且氣之已散者杳不知其所之矣其根於
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矣見朱子答寥子晦書程子謂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沒而光不與之俱沒故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
亡者可與言性矣正蒙若曰性者萬物之所同得無人物彼

此之閒死生古今之別非有我之得私見朱子答連嵩卿書然則犬
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夫五味調而甘苦酸
辛之不相掩五音和而宮商徵羽之不相奪五金鎔而金
錫鉛汞之不相涸統同之中未嘗不辨異也薛敬軒曰沖漠無眹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如人禽草蟲之類莫不有一定之象具於沖漠無眹之中及陰陽流行可見之象即無眹者也是
萬爲一一實萬分庶曉然於三后在天之有據乃祖乃父
乃斷棄汝之非誣矣佛說則有冥司冥官狐突遇太子於新城曰吾得請於帝不言冥官後漢烏桓傳中國人死魂神歸岱山管輅傳泰山治鬼韓擒虎傳死爲閻管王皆佛入中國後話
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
化矣揆以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之明訓不亦悖乎佛者曰

種黃連苦種甘草甜其云因者種也吾所謂感果者實也
吾所謂應且有前生後生之說儒則曰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愚夫婦既莫之信無忌憚之徒亦且視
天夢夢矣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迪吉逆凶出爾反爾
以至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歸本於德六十四卦備述
吉凶悔吝之占終之以善補過焉有爲其事而無其功者
第無所爲而爲之義也有所爲而爲之利也佛氏垂教誘
以利怵以害將率天下而爲小人之歸也關子明云周過
其歷秦止二世蓋不於其身於其子孫此灼然不惑者乃
假諸前生後生卽有其事而前後際斷冥然不知其何因

夫豈權衡之持其平者哉佛者曰善登天堂惡入地獄儒者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莊周謂堯舜與桀紂同做寥子晦因疑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同壞憒然不知其所存而先王報本追遠之禮皆爲虛設也鬼神嗜飲食與人一般故詩曰神嗜飲食又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抑何不達於原始反終之義乎原始者原其氣之始而氣非一氣也或得其清或得其濁故曰上智下愚不移程子以揚食我之生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反其氣之終清者自歸於清濁者自歸於濁物以羣分安得混而一之程子以人作惡與天地惡氣相擊搏善乎仁山金氏述漢上朱氏之言曰人死各返

其根此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之定理諺云落葉歸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書傳魂氣歸於天故曰殂體魄歸於地故日落眾人物欲蔽之故魄散而魂不能升祭義云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上與天爲一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朱子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若說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此至平至實之理本於孔子之咎宰我者稽之六籍而無不合揆諸先王祭祀昭格之誠而渙然釋怡然順豈有刀山劍樹餓鬼寒冰恐畏斯民使之解衣散錢布地施金以求解免者哉厚菴曰人之生死以類相從佛家說死後看一點亮處行好人亮處入神道惡人亮處入畜生道亦是此理周內

史遁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爽二也協於丹朱協似也丹朱馮身以儀之馮依也儀匹也詩曰實維我儀言丹朱馮依其身而匹偶焉生穆王焉見國語羊祜爲李氏兒見晉書王十朋爲嚴閣黎見王梅溪文集此皆轉生之說也朱子以偶然聚氣不散湊著生氣再生辯敬軒曰江邊石壁無寸土而草木生之以此見生氣無所不到觀枯木爲蟲腐草爲螢可知矣伊川在涪見村民爪甲變虎通身毛班謂其氣類相感朱子見籍溪供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謂稟得猪氣此孟子所以善養氣也不此之務而輪迴之是陷且云改名換姓歷刼不壞以偶然爲恆然何千百人中僅見一人千百事中僅

聞一事乎厚菴曰轉生是偶然有的如雉變爲蜃雀變爲蛤何嘗箇箇如是至謂忠臣孝子皆爲報夙生之恩亂臣賊子皆爲償夙生之怨尤大亂之道也他如黃籙施食則假先王祭厲之義鬼神憑依則假狐突適下國而見共太子之事懺悔則假諸改過超薦則假諸祭祀凡彼之說皆竊取於此而緣飾之故曰僞也或曰爲鈍根人設法也嗚呼子程子有言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可化者哉若夫眉山兄弟素以勳業文章相高迄乎流離侘傺向之期許者至此一無可恃不覺氣餒心灰反疑世塗嶮巇不如空寂之可樂遂傾心而歸之不暇辨其僞也侘丑亞切傺去聲傺尺制切音掣侘傺失志貌

程子曰鬼神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此以人鬼言也蓋知覺運動氣之爲也天神地祇二氣良能氣極盛則知極靈故曰天監在上又曰及爾出王及爾游衍豈可謂無知哉若人鬼者氣散則知亦泯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秦皇獨不罷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見張子不可謂有知也後漢五行志注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消息然朱子以理爲不生不滅而理氣不相離大易言游魂爲變不言游魂即無故曰神嗜飲食祖考來格又曰如聞歎息之聲豈可謂無知哉夫人身一天地也氣散而不知其所之猶讀書而不知其藏於何所偶然記憶則成誦而不忘或叩之亦亹亹而上口當其不憶不叩時謂之有耶謂之無耶黃勉齋云南風之奏不復見矣而絲桐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在絲桐耶謂聲在指耶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此鬼神之情狀也搏拊喻祭祀聲應喻來格上蔡論語說云當生者使人致生之故其鬼神謂祭祀人心向慕則其氣愈盛當死者使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謂罷祀則無所依歸故其氣寂滅朱子以爲有理故孟子云無後爲大左傳云鬼猶求其食謝疊山直謂鬼神食氣 朱子論鬼神甚多總不外於兩說一說人鬼終歸於盡一說若論魂魄之正指聖賢言便是陰

陽原非他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俱見答王子合書攽故合考而論定之 子不語神集註謂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張子云物怪神姦此非難知顧語之未必信耳知性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亦不待語而後知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蓋天一積氣之爲鬼神亦氣也雖暗室屋漏氣必至則天與鬼神亦至焉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朱子語 邵子亦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思慮一萌鬼神已知之矣學者細玩大傳祭義自卓有定見 佛書每言天龍鬼王與彼相通中國何嘗不然蔡墨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事帝舜而人神雜糅見於國語呂刑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地者人也天者鬼神也舜始絕之則前此人神之通可知矣 朱子註敬鬼神而遠之云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陸稼書解云不可知指禍福言非謂鬼神不可知也

神仙論附

劉紹攽

世之言神仙者首老莊道藏首道德次南華初無不死之說也撮而論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

一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淸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收甯壹之效文景以之成富庶之功故君子有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用之以滅項言兵者尙焉而實爲申商韓非之所本曰大德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也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也詩云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與此同意蓋周衰政亂以爲等卑之分當然故老子有激而云放蕩者宗之至劉伶阮籍而甚見西山眞氏曰元牝之門爲天地根元牝下丹田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丹經萬卷由此而出其以事物爲粗

迹空虛爲妙用淸談者效之至王弼何晏而極然無所謂不死也夫善學老子莫如莊周其曰藐姑射山名在今山西之神人乃許由齧缺王倪披衣石隱者流耳故曰神人以此不材言不材所以全生樗櫟之喻也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殀壽不貳者近之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殀周之意殤子神氣歸於天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無數之可紀故曰巧歷不能得彭祖局於形質者八百年是彭祖有盡期而殤子無盡期猶之泰山局於一隅而秋毫徧天下也莊子云莫大於秋毫而泰山爲小又曰人未生不知生之樂未死安知死之不樂又云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生爲附贅

懸疣即釋氏臭皮囊四大皆妄之意死爲決疣潰癰即釋氏涅槃滅度之意味其言蓋樂於死也史稱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目爲修道養壽斷之曰隱君子周則正言老聃死秦失弔之此實錄也我夫子曰自古皆有死一言而萬世之論定矣有形必壞天地且然彼夫藍稱金丹道家煉取腎中元陽爲丹又名水中金金者不壞之意宗分南北呂純陽傳劉海蟾海蟾傳張伯端石得之薛道光陳泥丸白玉蟾彭鶴村爲南宗七祖海蟾又傳咸陽王嚞嚞傳邱處機譚處端劉處元王處一郝大通馬鈺鈺妻孫不二爲北宗七祖何至今無一存者朱子謂漢時說安期生唐時說鍾呂今皆不說可見人與代亡若寒暑晝夜之相嬗爾大宗師云死生命也其有旦夜之長天也然則不死之說何昉乎蓋屈原悲時俗之迫阨思離羣而遯逸

作遠遊以寄沉濁汙穢之慨於是始有登仙之說其云赤松王喬超然物外沮溺荷蕢之儔耳烏有所謂白日飛昇哉第云載營魄而登霞朱子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與夫壹氣孔神無爲之先皆五千言之旨也原與老子同爲楚人意其源流必有端緒而方士怪迂假借文飾秦皇漢武甘受其愚而不悟雖然世之愚者比比也吾願與之讀老莊

或曰莊周多寓言其可信乎余曰寓非假託之謂也劉向云周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曰寓言史記云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

豈有誣以死者眴之死無疑也　老莊都是修養之術朱子嘗註參同契程子謂僕太夫人少羸弱後得導引術乃健上蔡云某用導引吐納之術非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但彼之胎息先要淸心不及中庸戒懼二字戒懼者只是將心提起空空洞洞一私不雜便是存心心存則氣自聚而不散腎水自上升心火自下降道家謂坎離交媾釋氏云戒貪則精不下流戒嗔則火不上炎百體從令沖然太和矣蓋心到某處氣卽到某處故孟子不第曰無暴其氣而必曰持其志也若運氣及黃河水倒流皆以意强制初覺有效後必決裂所謂暴之也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

存心是要規　道家亦皆假託老子莊列淸靜無爲煉養而已赤松子魏伯陽皆宗之至盧生欒大李少君之徒假醫術而言服食張道陵寇謙之挾幻術而言符籙杜光庭而下依倣佛氏專言經典科敎謂能消災度阨其法依陰陽五行術數推八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並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醮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乙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蓋竊巫覡之餘習又有度人經云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前姓樂名靜信更爲荒誕不經　李璧序四十九章經云嘗怪道家言三洞三太皆藏玉京上眞猶不得見而近世張君房所集道書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閒崇甯大觀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抑何多耶眞者絕少

李安溪朱陸析疑

有宋中葉運應五百年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宋太祖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姿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程師周張子爲二程表叔邵程同里相善康節夫人呼伊川爲程二秀才明道與康節詩云先生相與宴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賢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孔子至周程千四百年啟之闢之擴

之剔之聖人之道灼然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闢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隨聲二字直探病源世之談朱陸者多未見二子全書亦未嘗細讀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感動震驚而爲之左次象山講喻於利切中學者隱微沈痼之病聽者下淚朱子謂其精神能感發人然則朱陸之

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
陸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疎朱子
之用功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末
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
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
抉究其枝葉而以達其本根使其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
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
指糟粕六經 孔子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
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休歎夏殷之文獻不足足
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爲是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

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此也
不曰道不在茲而曰文不在茲可見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語言文字之間 經莫大乎易易莫大於
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作易
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啟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
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子
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
見其講學之疎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於精神用事而
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乎中有以極其規模準繩於無
憾也撰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汨溺而不能以自救故
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象山自謂先立乎其大者 然愚竊觀夫孟子

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啟管
鑰示關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
弊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
學者顛倒眩瞀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
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綿延而將絕是故朱
子之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
廢而舊章亂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
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黜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
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注腳章
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之

陸氏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疎者乎是
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
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爲一塗始也師其意繼也言其言
靡然遂入於二氏而不可返者也王龍溪 追原其意謂非陸氏
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惟
陸子靜精神啟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
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
履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
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
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實

祖象山其詩云只對青山不著書卽糟粕六經之意錫明繼之傳龍溪而大壞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歟吾願審而思之

周公謹曰荀奉倩名粲彧子也與夏侯元何晏王弼共爲清談以六經爲聖人糟粕此與象山與學者言六經幾箇不分不曉底賢信得及否數語相似元言與頓悟本相近也

學菴白子靜要人把心地打掃潔淨若一肚熬糟讀書亦不相干但只空空的無一事物在內終日江漢濯秋陽暴濯暴些甚麽畢竟朱子有把捉孔子家法是如此　德性中原有許多道只是離了問學卻亦不能成就如草木便

以實結實有何不可必須由根而榦而枝而葉而花方能結實且看松子中原有一株全松蓮子中原有一顆全蓮後來根幹枝葉花果都在實內何嘗有德性外之學問掃除問學便是德性受虧陸王乃看問學爲外事則其學不足闕矣問陸氏不喜人說性其意云何曰想只是厭性中分仁義禮智信許多條項但無奈性實心虛心只是空蕩蕩底言性則鑿鑿方有憑據

陸氏學本德光攷附　劉紹攽

朱子目象山爲禪陸必先識得禪學然後陸學可辨御纂朱子全書陸氏釋氏並列洵爲卓識否則南軒東萊之賢亦看不破矣象山爲東萊所拔士東萊南軒俱未究心禪學故聽胡會講不能決其是非呂晚村極力排擊究未詳其授受惟陳清瀾先生名建明東莞人學蔀通辨細舉陸之言行教法與禪宗逐一稱量最爲明切末段云近見河南崔后渠侍郎銑序楊子折中湛甘泉著謂佛學至達磨曹溪慧能論轉徑截宋大慧宗杲授之張子韶九成其徒德光又授之陸子靜子靜傳之楊慈湖簡衍說詡章益無忌憚詆毀聖賢重爲道蠹不有整菴羅欽順渭厓霍韜諸公道何由明乎崔公此序甚確第未詳德光授子靜來歷出何書必有明據恨閒見孤陋不及見崔公叩之攽嘗讀宋歷山周公謹密所著齊東野語其十一卷論道學云朱公元晦淵洽精詣蓋其

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於天人之妙而下至於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必若是然後可以言道學也已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於異端而不自知崔公之言蓋本於此恨不及見陳先生而告之今之學者先不知禪故不識陸或講禪則又爲彼所誘陽儒陰釋辦香頓悟餘則胸無成竹調停摸棱而已如吳草廬尚有尊德性道問學之說獨不思天下有德性外之問學乎夫張師宗杲人多知之故其說不行陸師德光人未知之故多調停余是

以表而出之

先儒論王氏學

厚菴曰姚江所編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凡三十餘條 羅整菴細查年分與辨何叔京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四十有六姚江陽明取其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誣矣 姚江詞屈乃曰當時在留都學者爭鬧不得已以此權教一言虛誑他皆無用天下後世如整菴者豈少知此之爲權教無不疑爲權教矣誰肯從之 象山只要仁義忠信乾乾淨淨但學術不是姚江便有權詐習氣直是姦雄故作用錯處多問可方張乖崖否曰不止自當突過合曹操荀文若爲一庶其似之 姚江才氣好事起倉卒驅市人而戰若使當風塵時

正未可測問使他爲相何如曰使不得用其偏見私說壓蔑古人成法害不可言 所惡於姚江者爲其以四書六經皆是閒賬直指人心立地成佛耳至龍溪已不像樣明史稱王畿論良知但指本體益流於虛寂每講雜以禪機亦不自諱 萬歷以後鬼怪百出姚江作俑也明史鄧元錫學王守仁不盡宗其說時心學盛行謂惟無覺一覺即無餘蘊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皆桎梏也 甚可惡讀書人不思經義株守傳註字字膠執牽經合傳甚至並傳義亦失之姚江因厭薄此等故反其道以治之明史傳習錄始出尤時熙一見歎曰向吾役志詞章末矣 不思此等固陋處但就其說破之足矣何至大決藩籬而不顧耶

陸稼書曰程篁墩敏政之道一編王陽明之晚年定論皆欲以朱合陸所謂援儒入墨較之顯背紫陽者其失尤甚陳清瀾陳幾亭龍正論之甚詳皆本之困知記羅整菴著 朱陸異同不待辨而明矣徐文貞階學則一書又欲以陸合朱此則推墨附儒亦失陸氏之所以爲學矣陸未嘗不曰親師友曰觀書冊曰講明然其視講明一邊卻輕豈可與朱子之尊德性道問學並重無弊者同日而語哉 陸桴亭極尊程朱而亦不敢深闢陸王蓋亦梁谿東林顧高二公之派也 胡敬齋與羅一峰倫書公甫陳白沙名重海內與先生交最深居仁與四方士子亦以斯道望於公甫不意天姿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又與張廷祥書極言其學之弊噫敬齋之黜白沙如此而學者

猶尊而崇之何也 學蔀通辨所論朱子之言三變在中年而已定此以朱陸異同而言也魏莊渠校與余子積書所論朱子之言三變在中年而已定此以自家用功而言也大抵朱子四十以後初會象山時猶未甚冰炭其論象山處疑信相半多屬未定之見蓋緣此時識象山未破也而其自家用功固已本末兼備確有定見矣

武功孫孟揚景烈曰陽明知行合一而不分先後之序如所云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是以知寒知饑爲知而以已自寒已自饑即爲行也故其學專以致良知爲宗並良能亦不說起但與聖人文行之教似不相符 聖教以忠信

爲本以好學爲存忠信之端四敎先文行而後忠信非輕忠信而重文行也制外養中工夫不得躐等不得蹈空陽明曰箇箇人心有仲尼又曰萬化根源總在心此等精語合讀者茅塞盡開至以見聞爲遮迷爲顚倒爲枝葉則聖教只忠信二字足矣稍偏在此

按陽明格竹子的性葉何以三中何以空不知此形也非性也物各以類毛者依草其毛如莖羽者棲木其羽如葉鱗者居水其鱗如紋介之大者穴石小者穴土其介之大小亦如之竹者介於草木之閒者也故其直如木虛中如草草皆空心蓮爲最著然皆形也其萬古不易者性也陽

明先不識性字

白沙卽金谿之學明季從祀爲陽明地也

論王氏事功 附　劉紹攽

按王學卽陸學也無庸再辨然世猶稱其功業余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功在一時德及萬世故以子路墮郈則弗克燔臺則速禍若以功論遜於一匡天下遠矣乃曾西薄管仲而尊子路此意惟龜山知之（龜山云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以其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况宸濠以逆姚江以順順逆之閒勝負分焉或曰莫難於事起倉卒獨不思宸濠早有二心蔡虛齋時爲提學偵其志而去之姚江身爲撫軍若不能

先事遯綱倘何學術之可言固不得以臣職之克盡遽寬其立論之頗僻也

論讀朱子書 附　劉紹攽

按世之叛朱者非宗良知則誦古註尊朱者守其一說不知兼綜衆說非善學朱子者也朱子講弘毅章云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蓋欲人參互考訂以爲窮理盡性之實觀勉齋黃氏書可見矣

黃勉齋復葉味道書（時編輯朱子語錄葉氏名賀孫朱子門人）

語錄事承見諭然亦有一說且如語錄中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錄（二程遺書朱子所編）胡爲兩

說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下義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自今觀之亦覺有未安處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乃是第一段幾番改過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是如程子之說方爲穩當敏於事而愼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此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說然所謂愼者非以其有餘而愼之也愼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言易肆故當愼耳人而無信一章其何以行

之哉何以之以便當用其何以觀例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
次第說則游藝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
能依仁之病道者貫古今塞天地人所共由志者存之而不
忘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隨其所得守之而不失仁者心之
全體德由此立道由此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
可須臾離若藝則游之而已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中
所載（此亦朱子語錄）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理無窮
正可憂正可懼未可執一說而遂以爲安也

按黃氏承朱子之統者亦豈叛其師說哉正以表章朱子
牖世之苦心耳其後何（基諡文定師勉齋）王（柏諡文憲師何）金（履祥諡文安師王）

許（謙諡文懿師金皆布衣也世稱金華四子）一脈相傳皆如此致力蓋朱子之
繼往開來在於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以成
始成終表章六經尤用心四書如大學首節誠意章中庸
首章論語首節令尹子文章賢哉回也章點爾何如節修
已明堂牛山生之謂性盡心等章寡人有疾總註皆所以
傳道統者絲毫不可擬議其他文義皆當以勉齋之法讀
之觀詩傳既以柏舟爲婦人之詩務稽章又云衛之仁人
鴟鴞既以居東爲誅管蔡從孔安國也與蔡沈帖又從鄭
康成謂避居東都孟子序說既從史記以七篇乃其自作
滕文公章又從昌黎云門人撮其大旨彼此互異明明兩

說並存耳

穆彝帷先生論衛道編書（名丹滿州人乾隆辛未詞林）

展讀衛道編精微廣大洵儒學之干城（弟）復何能贊一辭
哉第念佛學自漢以來闢之者非一人卒不撲其燄者此
亦有故唐以前無論已司馬温公曰其精微不出吾書其
誕吾不信也可謂約而該矣然恐思慮紛擾常以中爲念
中又何形帘不爲彼所笑乎和靖定夫親受業於程門晚
年皆流於禪其平日所聞於師者奚存而躬自蹈之何也
屏山籍溪尤爲顯然所不待言前明如念菴景逸諸公皆
一面闢佛一面身入其中近時李二曲尤甚其高弟王灃

川因而調停朱陸壁立千仞不爲所染者詎哉即命世大
賢言語之際不能不參擬議伊川先生答韓持國日暮老
者行去矣之歎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曰不能
則去可也朱子久雨齋居誦經詩曰了此無爲法身心同
宴如使置之象山陽明集中必羣起而攻之矣然則佛氏
之興非佛之力吾儒助之之力也更願吾先生發揮曲暢
俾曉然如涇渭不同流則有補於天下後世功不小矣卷
首弁言須當代偉人（弟）何敢當惟薰沐以候捧讀耳

答穆彝帷先生書（附）　劉紹攽

二氏之學先儒皆斥其非未及其僞陸王盛於明季

國朝闢之或又調停之僕因有衛道編之作去歲在蘭州晤涇陽王公斗文長沙陶公奕曾議論愜洽又有郡司馬國公棟粹然儒也時相訂正欽助良多歸來鍵戶點竄所恨朋友可與講習者難其人耳每懷崇德徒切溯洄今夏耤人一緘請教幸邀宏論讀至儒者助佛語似過激平心靜思乃有以窺其識之卓力之厚負荷之重且鉅而前賢畏後生也僕請得而申言之游楊呂謝稱程門四先生呂與叔高於諸公惜其早死游定夫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在秒忽之間夫儒之與釋判若冰炭何秒忽之可言上蔡功夫確實而朱

子編其語錄削去助佛者百餘章和靖在虎邱晨旦禮佛亦看金剛光明經熊敬修雖辨其誣然朱子言之恐非誣也夫以四子之賢親承有道而末流闌入瞿曇朱子謂當時各家奔走仕宦不能理會得透而與叔記二先生語云游楊先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五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體用豈可言異雖銳於闢佛不免自入一腳籍溪學於文定又好老佛故以文定之學論治則可於道未至屏山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因作聖傳論邪說移人賢者不免甚矣不雜之難也明初尊禮許存仁（白雲先生之孫）崇尚正學正嘉

以前恪遵矩矱自白沙開其端姚江大振厥緒嗣響金谿分門別戶浙中相傳則徐曰仁（愛）王龍溪（畿）錢緒山（德洪）季彭山（本）為最江右則鄒東廓（守益）歐陽南野（德）羅念菴（洪先）王南塘（時槐）鄒東皋（元標）鄧定宇（以讚）鄧潛谷（元錫）南中則黃五岳（省曾）薛方山（應旂）唐荊川（順之）徐存齋（階）楚中則耿天台（定向）蔣道林（信）北方則穆元菴（孔暉）尤西川（時熙）粵閩則方西樵（獻夫）薛中離（侃）泰州則王心齋（艮）林東城（春）羅近溪（汝芳）焦澹園（竑）陶石簣（望齡）周海門（汝登）趙大洲（貞吉）固皆俎豆王氏學主心悟其言微妙而空虛又李見村（羅）為正修之學湛若水為甘泉之學許敬菴（孚遠）蔡白石（汝楠）馮少墟（從吾）皆從之實與王氏分道

揚鑣而氣燄不逮矣東林首推顧高涇陽自謂不釋然於無善無惡而猶以致良知為精密景逸（高攀龍）正命之語本無生死遺表又云結願來生劉子節要（劉宗周字念臺號蕺山之學）與高子遺書不大逕庭此皆有明一代學術之大凡也黃黎洲（宗羲）斷曰二氏之學程朱闢之未必廓如明儒身入其中軒豁呈露用醫家倒倉之法嗚呼是何言也明儒自束髮受書無不誦法程朱迨以詞章博富貴輒竄入異說黎洲不力闢叢而曲為回護奚啻揚其波而汩其泥佛氏之興豈佛之力哉豈佛之力哉近今以來李厚菴陸稼書紹述洛閩正學昌明而祖陸王以[illegible]慫嶺者不獨二曲已也

夫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釋之不同呂原明(名希哲中公子)學於程子意欲直造聖人盡生平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而二曲極爲推重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誤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也周海門聖學宗傳主張禪學攙金銀銅鐵爲一器容城孫徵君(奇逢字鍾元)踵成理學宗傳雜收不復甄别夏峰之學疎略可見從之游者魏環極(象樞)湯潛菴(斌)耿逸菴皆有名當世潛菴尤以理學名臣著雖罕所著述而見於宗譜纂要者謂學案宗旨雜越(黃黎洲編)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味其言得無近於調停乎他如許西山(三禮夏峯門人)河洛源流

舉歷代戡亂武臣與五百年名世並列王亮之(應昌)宗譜纂要以荀卿楊雄張子韶楊慈湖上續孔孟之統毛西河(奇齡)與其徒李恕谷(塨)詆毁考亭而西河自述前身是一番僧朱子晚年定論自羅整菴發其覆二百年來人皆知之而李穆堂(紱)猶襲用其說何哉蓋釋氏認氣不認理彼所謂心吾所謂意彼所謂性吾所謂知覺彼說不息吾道不著以故程張闢之甚力周子雖無一語闢佛亦無一語似佛邵子微有黃老之意而不佞禪伯不諛方士朱子則入室操戈捉得正贓洵哉集大成也學者以是爲法庶幾壁立千仞耳其程子答韓持國語近禪鋒曰勿去者金剛不壞之意曰不能則去者誚其誕也持國素奉禪是以借其言而反之朱子齋居誦經詩首繫甲子紹興庚午至癸酉考朱子生於建炎四年至紹興庚癸之閒方二十一二三歲正其學佛時也存而不削亦中和舊說並傳之意(舊說人生皆是已發卽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分動靜二時乃禪學也陽明猶以此爲獨得之見)使世之佞佛者知予今之闢佛始未嘗不悅佛也第不知朱子之學三變者必且以是爲嚆矢傳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僕不敏紬繹二子之立言與時以承明問惜未能發揮曲暢也裁察不宣

衛道編卷之一終

衛道編二卷自序

子曰閑邪存其誠又曰克己復禮是有所閑必有所存有所克必有所復則衛道者不可以不體道也嗚呼道之難明久矣戰國處士横議刑名富强縱横捭闔以及堅白異同炙輠談天無父無君之教紛紜淆亂雖以孟子命世亞聖之才辭而闢之猶不免舌敝脣焦而後學者稍知所趨向訖乎暴秦禮樂崩壞漢初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同號六家劉歆校書與農圃醫卜儕爲九流宋元嘉立學又以元史文儒並列而四當是時非不尊奉孔子實莫能識孔子其所謂儒戔戔文章之末爲所謂道德文景則純乎黄老孝武雖用董子之策諸

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絶勿使進而公孫弘希世用事卒歸於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安能效唐虞之治宣帝謂漢王霸雜用但以寬刑爲王嚴峻爲霸不知王霸之分烏識至道之歸無惑乎太史談以儒者爲博而寡要也光武起自書生崇尚經籍然亦止於訓詁旁及讖緯其賢者砥礪名節而已魏晉祖虛無莊列塞路五季之衰沿於隋唐均以清虛爲道佛書爲内典蓋自堯舜以來相傳之統緒至是而昏蒙否塞矣天之未喪斯文也有宋建隆五星聚奎哲懿挺生經術始於孫明復石守道節義倡於范希文而有意身心性命者猶以禪爲宗賢如富鄭公呂申公趙清獻韓持國皆所不免周

於一哉黄梨洲曲爲之解曰致吾心良知之天理致字卽是行字則又遺卻窮理一節矣昔宗杲語張子韶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説法其徒德光復授象山此五霸久假之術釋門奉爲丹頭不謂講學力行如二子亦不免此賢知之過貽誤後人陳氏發之而未得所徵因爲是編窮源究委期與同志共相推明以成扞衛之功若云許以爲直固有不得而辭者矣

乾隆二十五年秋八月中秋前三日三原劉紹攽序

三原劉紹攽編註

周子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極者至極無餘之謂薛敬軒曰太極只是箇性字卽是中正仁義非四者之外又有太極又曰卽中庸之誠畫前之易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延平問答曰動而生陽此只是理做已發不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按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陰陽不相離故朱子謂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兩儀是天地與畫卦意思又別又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此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問陽何言變陰何言合朱子曰陽動而陰隨之效按禮運云播五行於四時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恐人看作三層故又推原一致宋史本傳初作自無極而太極朱子屢辨而欲改正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厚菴曰似把太極剖作五片其實箇箇具足圓滿然性各不同此偏所由起也無極之眞厚菴曰眞者通書之所謂誠所謂純粹至善者二五之精精者氣也妙合而凝朱子曰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圖中第三圈以氣化言乃厥初生民之始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此圖中第四圈以形化言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氣質之性雖自程張說明然五性感動卽氣質之性周張不相見而相同厚菴曰五行各性偏所從起也五性感動過所由生也過而不已則惡惡者過之極而已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原註聖人之道中正仁義而已矣葉平巖曰不言禮智而言中正本於易也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忍刻故易尤重中正而主靜原註無欲故靜按主靜者易之易簡也苟謂靜故無欲則必專其功於靜釋老之學也無欲故靜則必戒謹恐懼以完其未發之中吾儒之學也立人極焉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高景逸曰止於至善便如此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君子未至於聖人朱子曰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厚菴曰立天立地之道是應動靜變合五行四時等句立人之道是應男女善惡仁義中正等句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上皆言天地之始末及天地萬物之終引此以明人之生死卽天地之始終原其始之由闢而闔知終之由闔而闢闔闢無窮實從孔子終則有始天行也悟來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厚菴曰以其生生謂之易以其極至謂之極易者極之用也極者易之體也

敬軒曰太極者性理之尊號道爲太極性爲太極心爲太極其理一也　易有太極易卽陰陽太極卽道也　無極

而太極便是元亨利貞天命之全體渾然而未分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天命之流行也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也天地本然之性自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之性卽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有二性也

厚菴曰易有太極原不須說無極因老莊諸人將太極說似形象未分精氣渾然之謂未免落有眹兆故加無極二字以明不有眹兆也下言無極之眞不更言太極可見太極卽無極非有二也　皇極者萬民之所象而效也太極者萬物之所肖而生也皇極有位故曰皇建其有極太極

無形故曰無極而太極　動靜在兩儀先自漢以下說天地者多如此謂未分天地之初嘗有瞬息不停者爲元氣未嘗死之驗正蒙坱然之氣升降飛揚未嘗止息然後浮而止降而下以分清濁亦此意也　天有陰陽氣也四時具之矣地有剛柔質也五行統之矣人有仁義德也五常該之矣自無極以下立人極以上三才之蘊備矣故特舉大傳之言𤼵焉陰陽剛柔仁義未及太極也而所稱引止此周子之意以爲太極不離乎此也夫離陰陽剛柔仁義則無所謂太極而更無所謂無極者紛紛之疑可以釋矣

太極天之性帝天之心　先有理而後有氣有明一代

雖極純儒亦不明此理蔡虛齋謂天地間二氣滾作一團其不亂處卽是理不知到底有所以不能亂者在羅整菴謂理卽氣之轉折處如春轉到夏夏轉到秋自古及今何嘗有一毫差錯這便是理不知到底有所以轉折者在蔡羅但說到𤼵而中節之和不曾見得未發之中辯文清謂性卽氣之最好處總是理氣先後不分明耳如有仁之理一感於事便有溫和之氣有義之理一感於事便有果決之氣

按無極二字雖出周子然邵子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又云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程子歎曰平生惟見周

茂叔論至此二子之學固有端緒　世儒有謂太極以前莊生存而不論故孔子繫易只從旣有天地說起然中庸上天之載載之爲言始也書曰自葛載朕載自亳上天之始亦所不見子思言之何與蓋世衰道微邪說滋熾如騶衍談天又有天柱崩地維折種種妖妄故推原其始曰無聲無臭卽無極之義皆因時以立言　其爲圖陰陽之生也皆起於中無幾微之停君子所以乾乾不息於誠也邵子先天圖亦起於中故曰心法心法者主一也不待誦其詞已示人以精一之傳長沙陶氏奭曾贊曰方盡於外已生於中曾不須臾間不容髮幾希是存危微是察

張子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敬軒曰混然則內外一致物我無間也混塞帥三字皆一意但有理氣之別先師王信芳曰人無呼吸則死呼者我之氣吸者豈能反我方出之氣復入乎蓋天地之氣也人無日不食氣於天地猶赤子無日不待哺於父母不獨厥初生民純以氣化抑不獨生前稟受理與氣合而成形也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陰陽天地之氣塞乎兩間人物資以爲體健順天地之志爲氣之帥人物得以爲性健順者元亨利貞性者仁義禮智也敬軒曰玩一塞字益知上下四方氣之充塞無絲毫之空隙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同胞兄弟也吾與儕輩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原自昭著以昧者不見

故假父母宗子家相謗名以曉譬之矜末皆謂 於時保之子
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爲是言以形容之也 朱子以翼爲敬親之至純爲
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愛親之至厚菴曰此言畏天
樂天之事不言博愛兼仁之事蓋全乎其心之德則愛之 違
理固在其中矣故程子以爲仁體朱子以爲示我廣居
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違害濟惡皆所當不
循天理而徇人欲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
也踐形者盡人之性以充人之形也
神則善繼其志 敬軒以化爲陰陽變化之道神爲元亨利貞
神明之德厚菴曰志事兩字是從天地之塞
天地之帥分頂下來一爲形一爲性形應乎物故有事性統
於心故曰志不愧屋漏是事存心養性是志所以述之繼之
亦日踐道於身體道於心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
而於性之本然者肖焉
懈 厚菴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未能知化則不愧屋漏行合
神明踐道之事也未能窮神則存心養性事我天君體道
之事也或疑兩句似是一意江陰陽賓實曰無忝是蕩滌其
邪穢匪懈是充長其天良易曰閑邪存其誠雖閑邪正所以

存誠然閑邪只是打疊乾淨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
至乾乾不息於誠大有事在
穎封人之錫類 敬軒曰遏人欲而惡旨酒所以顧天之養而
存此性育英才而永錫類所以廣萬物之一
原而推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此性
也 朱子謂以舜盡事親之道喻盡事天之道申生待烹爲殀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申生雖未盡道然天道不得似獻公
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
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
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謂全體全歸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
之不備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
欲之私事天者能勇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於從而順受其正
玉汝於成也 天如父母豈不願子皆富貴但天以正命予人
不能不假陰陽五行以成形既有二五便參差
不齊然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使之爲善而不至於驕 存
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使之動心忍性而不改其樂
吾順事沒吾甯也 問甯是何歸宿若說不消散儼箇不安甯
的若是消散又似與常人無別厚菴曰但

以人生行事驗之這事做得不愜心翻來覆去只在心頭若
做得妥便放開明日又好做別事聖賢生順死安便是如此
雖是消化卻是長存的如喫飯一般無病時飲食都消化腹
中一無所有又好喫那一頓前此所喫者俱已無存然穀肉
之精液補血氣何嘗不存若是喫一顆米存在肚裏飲一口
水亦存在肚裏像件件爲我所有卻飲食不化氣血日損形
神枯寂而日
就滅亡矣
敬軒曰自乾父坤母至顛連無告皆狀仁之體於時保之
至末皆求仁之方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理一分殊西銘之
原疑出於此 人物皆同此性同胞能推明乎此性吾與
不能推明乎此性也大君宗子以至兄弟無告凡天下之
人皆天地之子而同此性也聖人全其性天地合德賢者

不失其性秀出等夷也保之保此性不憂樂此性也違害
濟惡逆此性戕此性稔惡而淪滅此性者也踐形者充形
色之性克肖乎父母也知陰陽變化之道而所行者皆天
地之事卽此性見於日用事爲之間者也通天地元亨利
貞之德而所存者皆天地之心卽此性蘊於寂然不動者
也不愧屋漏存此性於幽隱之中存其心養其性不怠於
事天者也遏人欲而惡旨酒所以存此性育英才而永錫
類所以推此性底豫之功非存此性以事天乎待烹之恭
非盡此性以順天乎體其受者全歸乎此性惟命是從者
不拂乎此性而已或厚吾生吾惟盡其性而不敢驕或玉

吾成吾惟順其性而不敢怨以至存則存吾性以事天沒
則全吾性以樂天此性字皆自天地之帥吾其性之性來
西銘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惟在乎養性而已先儒
謂理一分殊然理一所以爲仁分殊所以爲義舉仁義而
言則性之全體在其中矣（按此以性字貫穿實本於雙峰饒氏）厚菴曰某意
欲照孟子盡心章分之知化節知天也不愧節事天也下
數節立命也天生人人承天所以踐形盡性莫明切於此
故張子用爲節次　周子之圖既首尾之於一太極矣然
於人極而兩之者抑以人自生於父母之後其視天地闊
乎與我不相續是故於氣化形生而兩之明乎受之於天

地者此也受之於父母者亦此也受之於父母天地同乎
一性其全而歸之天地父母也同乎一道嗚呼此西銘之
旨之根本也二人不相見二書之作不相謀以其義之至
者論之則西銘之作所以終太極之意惟其不期而同此
乃所謂同也康節之書有曰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
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
於人矣人之道則盡之於聖人旨哉斯皆極至之論
按此篇與問禘達孝章相發明信芳先師曰武周之孝到
孝之至也一結又說到郊社宗廟蓋祖宗由父母而推莫
非一氣之通一理之貫是郊社禘嘗不外一孝也能孝父

母則必愛兄弟能孝祖宗則必愛族姓能孝天地則必愛
民物是治國不外一孝也明乎此則德禮刑政之原修道
謂教之義一以貫之矣　先儒皆謂狀仁之體今細分之
乾稱父至帥吾其性是心之德胞與至無告是愛之理朱
子云心非仁心之德是仁蓋謂人之心虛靈洞徹於虛靈
洞徹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又云愛非仁愛之理是仁
蓋此心與萬物同受於天地是以欣戚相關而能愛愛無
差等則流於釋墨故不徒曰愛而曰愛之理是篇盡之矣
天之道盡之於地此理最微正蒙云凡圜轉之物動必有
機旣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

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
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
故使恆星河漢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
以驗其遷動於外也張子此說以地爲天心而史記云三
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漢書云其氣在
地而上升爲天可見先有地之成形然後有天之成象其
實皆天也朱子云天氣最剛無所不入薛敬軒云先儒謂
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上下內外皆
天也此卽張子動非自外之說而邵子之旨益明　天地
萬物本吾一體以氣言也朱子云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

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敬軒曰莊子云生物以息相吹息是人呼吸之氣九萬里之氣亦是此息相吹則人之氣召和召災可知故小雅有未定既定之天詩云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未定見朱傳 蓋天人一氣而二五運行不能無參差不齊之處若天運值陽九百六之窮而人事修明徧世宇宙皆太和之洋溢便可以人氣回天運如漢文景災異迭見論者謂天心仁愛以示警戒此則何代不然嘗考禹攝之八年入姤卦一爻威烈王九年入姤卦二爻初一百五十年方息之時歲卦亦姤陰氣用事又下元甲子故多災異而文景躬行節儉

此天作孽猶可違也若幽王昏暴則以人民愁怨之氣上干天和氣化因之舛錯天亦若人之病者然無以自主福善禍淫本屬有定反使小人橫行若無定者然故曰視天夢夢不知理以宰氣久而必復其所則無定者有定矣善惡昭然小人無不禍敗此則自作孽不可逭也申包胥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即是此意要不外塞吾其體帥吾其性二句塞即孟子塞乎天地之塞人心到那裏氣即到那裏故釋氏以佛爲轉輪王謂心轉宇宙也亦是此理但所謂心認氣不認理失之遠矣 先師謂天之報施善人不在富貴貧賤門人疑之先師曰聖賢之心即天心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聖心如是天心亦如是乃知厚其生不若玉於成

程子定性書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張子有厭動求靜是內非外之意 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將送也迎接也事過輒忘心不與之俱往事未至而寂然心不爲之預期 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葉平巖曰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爲外凡應物者必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

乎蓋有意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爲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能定也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葉氏曰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徧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嘗容情焉 聖亦天也 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葉氏以此二句爲此書之綱領敬軒曰此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厚菴曰凡中和誠明忠恕敬義都是此段話頭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下手處 人須下手做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葉氏曰咸九四象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滅除者矣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於自私而

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
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葉氏
日人心各有所蔽大概在自私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樂於無爲而不知以有爲爲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有爲而不知以明覺爲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己是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求照當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易曰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
爲其鑿也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爲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厚菴曰引艮背者言無係累也引惡智者言不可穿鑿也係累而失本然之心穿鑿而失自然之理皆緣無敬無義故也與其
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
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

內而非外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
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
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
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按末歸喜怒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所以定性也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
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
矣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厚菴曰忘怒便是敬觀理便是義此怒時之敬義推之他時他事莫不皆然
或問自私用智之語恐卽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自
私與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說得闊非專指佛之
自私也　厚菴曰明道作定性書纔二十多歲朱子云二十二三

未必擬議經書出語自然脗合所云天地之常以其心卽
乾始也普萬物卽以美利利天下也而無心卽不言所利
也而無情卽不言所利也他天資高直見得到此想亦能
行得到此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卽此心也古之學者不爲名不爲利闇然無色淡然無
味寂然無聲泊然無臭學者如是聖人如是上天之載亦
如是　程子語錄有敎人繫累穿鑿一段卽是定性書註
解蓋敬以直內則無所繫累而廓然大公義以方外則無
所穿鑿而物來順應矣此定性下手工夫也張子東銘亦
是從敬義下手其戒戲言戲動如論語所謂不重不威持

敬之事也其戒過言過動如論語所謂遷善改過從義之
事也故其書之上文引論語此章而後以東銘系焉其書之上文指正蒙言
按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卽是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大學章句首爲揭出中庸章句言之者七此
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故厚菴歸之聖人上天

程子顏子所好何學論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
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十八歲入太學胡翼之試以此論歎曰大儒出矣時呂原明爲同舍生首師事之　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

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眞卽無極之眞靜卽主靜之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朱子曰五性便是眞未發時便是靜只是疊說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程子謂古之學者惟務涵養性情其他則不學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此俗學也梏其性而亡之此異學也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養一作往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以求至踐履之事也或曰知所養應上文養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行並進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

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葉氏曰以上兩節論爲學之道詳盡其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知之事也力行以求至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三者故信之篤者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固者勇之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行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於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

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朱子謂三月不違仁想是以前事到得不遷不貳自無違時又曰一是死後說一是生前說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厚菴曰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好學論四篇相連看去太極圖最下兩圈與太極圖一樣圓滿此理未易暢發卻得西銘一滾說出西銘事天工夫實際卽是定性書中大公順應二義然必細分知行始密又得好學論發之四篇相足聖賢備矣　象數可圖理不可圖也而周子以圓圈圖

之凡四方三尖六角區長之形同其尺寸實之以物皆不能滿惟圓則滿充實無欠及至陰陽之中小圈五行之下小圈皆卽上大圈如水中之月卽天上之月本無有二此下又將氣化形化作二圓圈與太極等眞是大手段人告以身從父母生卽性亦從父母賦須當守身養性以爲孝人都信得及若告以天地爲吾大父母必笑爲迂遠矣惟使他由父母而推之於父母之父母累進而直上溯至厥初生民非天地之氣化而何西銘卽是此二圈圖說故曰乾稱父坤稱母不謂之祖妣者祖妣年遠爲鬼鬼者歸也歸則不及撫摩恩勤矣乾坤卻是我大年難老之父母故

曰日監在茲及爾出往及爾遊衍周子雖言君子修之未
嘗言如何修也試思天地開一大世界日月升沈山川融
結無非爲生人之地卽萬物皆陪客天地生人非是要你
美衣豐食驅役萬類暴殄天物也要你贊助天地耳西銘
自知化窮神直說到厚生玉成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工夫皆備又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以定何以靜亦
未明言卻得定性書闡之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然廓
然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物來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體
在於大公卽所謂主靜也但工夫節次尙未詳密又得好
學論補之其曰眞而靜實本太極圖說以立言至下文明

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指出知行二字而塗轍具
矣四篇合而首尾完備代造化而爲言非偶然也

按虞廷敎胄學之由來久矣然其立名自說命始上世道
一風同人無異學後世溺於詞章宋史始立道學傳卽顏
子所好也明史稿稱其甚嚴且正天下於是知伊洛淵源
上接洙泗乃元史謂道學儒林不當分而爲二實不知孔
孟之時道學卽儒林也秦漢以來文苑者詞章也儒林者
經師也道學者傳孔孟之心法宋六子也烏可混而一之
四篇不但義實相承理本一貫如定性書所重在性而好
學論亦歸於正心養性薛文清又以太極只是箇性字西
銘以性字貫穿是四篇不外一性也性者何實理也誠也
故通書首言誠朱子註云卽太極也四篇又是一誠字誠
者眞實无妄與當理而無私心有何差別故西銘言仁體
而定性書之廓然大公實仁之所以爲體好學論之視聽
言動顏子所以求仁也至太極者天地萬物所由生而仁
者天地生物之心四篇又是一仁字大抵聖賢立言義雖
各有所指理必歸於一源學者必先須於其分處各求實
義推而極之自見其合薛敬軒曰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
源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觀羣聖之言當知其一理

朱子齋居感興詩二十首

昆侖大無外磅礴下深廣大宛傳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相隱
蔽爲光明朱子注楚辭曰昆侖者天地之中也又以太極取
樞極之義樞極必在中蓋以昆侖喩太極也故下文言無極
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上句卽陽變陰合下句卽五行順布四時行焉皇羲古聖
神妙契一俯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言作
易不專在圖書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
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渾
然一理貫薛敬軒曰卽性與天道也昭晰非象罔象罔無象也黃帝遺其元珠使人求之不得乃
使象罔求而得之說見莊子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言周子繼伏羲以畫圖而道明
此以太極圖說明天道乃道之大原中庸開章之義也蓋
孟子以後道統失傳至周程而再闢渾淪故此詩以周子
開端焉　天開於子山水之源皆在西北故坎艮居之地

理大全云地形如饅頭崑崙其尖也故以爲天地之中但
史記謂張騫未覩崑崙歐陽文心輿地廣記謂班固所載
張騫窮河源事乃臆度之諸家說各不同禹貢錐指亦無
定論山海經水經注云崑崙高萬一千里與禹本紀異唐
書吐蕃傳劉元鼎使還言崑崙吐蕃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
五千里此今西甯口 元史命都實求河源云吐蕃朶甘思東北
有大雪山卽崑崙也禹貢錐指朶甘思去玉門六七十里 黃河經其南又遶
其北但如其說則崑崙轉在河源下流 欽定書經以爲
末的書傳云由緬甸入南海卽佛書所謂黑水出阿耨達
山東卽大崑崙山在今達賴喇嘛界卽烏思藏與元史所云星

宿海在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者大約
相近禹貢錐指肅州嘉峪關南至麗江約五千里 宋陳善捫蝨新語以佛書證
之謂河出崑崙者卽雪山頂有阿耨池號八功德水分派
而有青黃赤白之異黃河其一也崑崙卽須彌山又在四
天下之中干州記山東天下名東佛寺西瞿耶泥南山頂閻浮提北北鬱單閻浮提今中國四裔是
名忉利天四天王所居日月圍繞照四天下地理今釋云
漢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有崑崙山祠此蔡傳據以爲崑
崙在臨羌者也然漢志言有山祠非言山在縣界漢臨羌在今陝
西之西甯衛西崑崙當不若是之近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此太虛也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實理安得謂之虛蓋太虛

不能無氣而理氣不相離也 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朱子與門人論元會運世之数或同
先生詩云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復始所以無窮也 至理諒斯存所謂道生天地者也
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鑿其竅七日而混沌死見莊子乃修養之術欲人收視反聽與釋氏
六用不行相同此借喻天地開竅於山川而終不死 幻語驚盲聾問天地會壞否朱子日不會壞只是相將
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消盡又從新起
此論邵子之學與上章相發明性理註謂陰陽一太極未
見朱子語類也 天官書天運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
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與元會運世相符邵
子云善人爲邦百年自極亂至於極治必三變矣三變者
九十年氣盈朔虛不盡爲百年三十年爲一世者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三十年則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故
爲小變也又云甲子甲午爲世首者六十年一甲子中間
三十年一甲午也自古無百年不變者禹至太康文武至
昭王漢唐至雍熈皆不及百年宋明亦然故有感於善人
也堯舜至孔子正合一紀之數孔子至朱子亦一紀朱子
至康熙五百年推至三紀又必有聖人焉故曰前無始後
無終其以聲起數以數合卦之法詳祝氏鈐 此論天地
之始終也若四方氣運亦是周而復始邵博康節孫 聞見後
錄云張子厚在丞相府顧坐客曰延安帥章質夫因板築
發地得大竹根半已變石邊地自昔無竹亦一異也客皆

無語先人獨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幾矣公以爲今日之延
安自天地以來西邊乎子厚太息曰先生觀物之學也斌
按伏羲生於成紀屬隴西 黃帝葬於中部屬延安 昆侖弱水通
於禹貢想開闢之初西邊卻爲中國漸轉而東南則隴右
上郡爲邊方而昆侖弱水俱不可問觀江浙閩廣啟發於
漢唐則混沌於太古可知也夢溪筆談近歲延州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百莖根榦相連悉化爲石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溼而宜竹耶
人心妙不測道心出入乘氣機人心凝冰不寒而慄亦焦火熱中淵淪下達
復天飛上達二語出莊子皆人心也 至人秉元化道心爲主動靜體無違人心退聽

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珠藏玉韞喻心之存澤媚山輝根心生色神光燭九垓
元思徹萬微胡敬齋曰天下神速莫如心天雖健一日不過周天一度風雖急一日不過數千里心一思便思得幾千萬年便思到幾千萬里幾箇周天蓋心具是理理無不在故思無不到 塵編今寥落歎息
將安歸歎心學無人也集註首章曰虛靈不昧志學志道章屢提心字特不欲淪於空寂耳
承上二章言人當存心以事天也張子曰天在人身爲心
故存心卽是事天能敬修曰孔門問仁不問心蓋仁者心
之全德問仁卽問心也 朱子曰李先生延平說人心中惡
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的念慮繼續
不斷難爲驅除問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當思慮的便莫
思慮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李伯成曰打坐時意

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
方好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
所謂收只是喚醒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厚菴曰喚醒二字最好一喚醒起來便是東方日出氣象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照管他便是
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答張敬夫曰儒釋之異於
此便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
知光者是眞心乎見者眞心乎黃勉齋曰心之能爲性情
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烱然不昧亦以其
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
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

如此若此心之理烱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
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 按心存卽喜怒哀
樂未發之時朱子初年謂日用閒大要俱是已發但就裏
有天命之性一層便是未發中和舊說是也後見程子有所謂未
發之時方疑未發有箇時候年四十後遂變前說人自有
思慮未起耳目未交之時未發已發恰有兩箇時候不得
以日用閒皆爲已發也中和說是羅仲素教人於靜坐中看喜
怒哀樂未發氣象看字甚活非是另有一心以觀一心只
是時常提醒此心不令放逸昏惰故朱子云要得學者靜
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心存理得卽仁也程子曰心紉穀

種仁則其生之性也草木之實曰仁其兩瓣中之生意爲性生意無窮一實種之成一株一株可結百實百實可種千萬株仁之爲道卽此可見故曰統四端兼萬善釋氏以明鏡喻性要想穀種是熟的鏡是冷的穀種裏面是有的鏡裏面是無的眞有死活之分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禮運云人受天地之心以生可見中卽心也當理而無私心亦只一中字　心統性情此就形生神發以後言也若論自來須先說性而後及心心亦性之所生也及有此心則性具於中感於物而情生焉心性原不相離孔孟時說心卽是說性故心言存而性亦言存成性存存是也

性言養而心亦言養養心莫善於寡欲是也自異教邪說牽纏支離學者但知虛靈之心不知仁義之心宋儒始爲之分析明白　邵子云心者性之郛廓蓋血肉之心如物之皮殼性是皮殼中包裹的故言心必合性言方是本來的心

靜觀靈臺妙 莊子靈臺者有持注云心也 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眾形役 養小體而失大體 厚味紛朶頤 朶垂貌頤口旁也言欲食之狀 姸姿坐傾國女戎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 喻放心也 不有祈招詩 祈父周司馬招其名詩見左傳 徐方御宸極 徐方喻物欲也周穆王十七年徐偃王作亂喻人不能存心則物欲入據

承上章言存心當自寡欲始欲字甚細凡意所便安處皆是也其大者莫如食色故從眾形中指出實克己之學其端最微如禽獸見草而思齕遇牝而仰鳴未必卽遂其欲然心則動矣故周子曰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蔡西山云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沈氏煥云書驗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尤寡欲之要言　釋門謂醒時作得主寐時作不得主蓋醒時神在心寐時在腎 見邵子 故夢境迷離張子朱子亦嘗言之勉齋云所慮夢寐顚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旦晝所爲主一無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

涇舟膠楚澤 詩云淠彼涇舟烝徒楫之言文王行舟人多從之以喻昭王行舟同而被溺不同王安石云涇在周地與所見也外紀云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人以膠舟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溺焉性理註謂漢船人卽涇水之舟膠合以進未審涇在雍漢在梁考之禹貢遠不相及 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 集註云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 元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 宋眞宗追謚孔子元聖文宣王莊子恬淡元聖素王之道 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 踣折傷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乃作春秋 漂淪又百年 威烈王 僭侯荷爵珪 韓魏趙以大夫僭諸侯 王章久矣喪 王風降 何復嗟歎爲 謂泣麟 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 司馬溫公作通鑑以繼春秋始於威烈王初命三晉 拳拳信忠厚 拳拳承餘悲言忠厚謂溫公篤君臣之義而作 無乃迷先幾 謂周室也僭侯亡周之幾

上章言存養之功而存養必先致知乃夢覺關也近思錄

云致知莫大於讀書故此章及下二章皆言通鑑唐書之失所以爲精義之學也性理註謂周室君臣之失未審詩意在馬公迹孔業以起己之作綱目耳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漢自順帝時中官竊權）西圉植姦穢（梁冀別起第於城西以納姦亡）五族沈忠良（桓帝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徐璜左琯唐衡謀誅梁冀封爲五侯後起黨錮之禍）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陛梁（後漢五行志獻帝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按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後漢袁術傳術見讖書代漢者當塗高又獻帝紀故白馬令李雲上封事曰當塗高者當王于許昌當塗者魏也象魏者兩闕是也當塗而高者魏魏當代漢）桓桓左將軍杖鉞西南疆（劉先主）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

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司馬公因晉史帝魏朱子改帝蜀魯仲連義不帝秦喻己義不帝魏）

此言通鑑昧君臣之大義乃精義之學所以致知也習鑿齒漢晉春秋起光武終晉愍以蜀爲正魏爲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張南軒經世紀年亦以蜀爲正

晉陽啟唐祚（晉陽宮人侍高祖）王明紹巢封（太宗納巢剌王元吉妃生子明爲王後）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高宗）麀聚瀆天倫（鹿牡淫一牝而眾麀聚以隨之）牝晨司禍凶（武曌）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則天僭號）淫毒穢宸極（薛懷義張昌宗淫亂宮闈）虐焰燔蒼穹（周興來俊臣羅織酷虐）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狄仁傑薦張柬之等反周爲唐）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昌黎云作唐之一經以唐史爲唐經也如何唐史中以則天爲周本紀）凡例孰此容（凡例義例）侃侃范太史（祖禹）受說伊川翁（范作唐鑑黜周僭號本於程子）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春秋吳楚僭王而書子即伊川黜曌之義）

此言歐陽永叔作唐書本紀之非既列曌於皇后傳又作本紀以爲周主公亦有所未安而云因唐之舊史乃析義不精也

朱光偏炎宇微陰眇重淵（夏爲朱明酷暑而五月一陰生爲姤）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子月苦寒而一陽生爲復）文明昧謹獨（長夏文明獨陰已萌）昏迷有開先（十月爲坤坤爲先迷而三十日積成一陽爻所謂有開必先也）幾微諒難忽（一陰馭至寒冰以喻惡念）善端本綿綿（陽德初至其細如綿）掩身事齋戒（禮記君子夏月處必掩身）及此防未然

（防陽德之不終）閉關息商旅（復卦大象喻存心也）絕彼柔道牽（姤小象陰柔易蹢當絕其牽制）

承上章言心存知致矣火然泉達履霜堅冰其端甚微濂溪之謹幾本於曾思之愼獨此人鬼關也朱子曰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張子說豫字

微月墮西嶺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太乙有常居仰瞻獨

煌煌太乙天乙二星皆在紫微垣門口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宋均云北極神別名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旁三辰日月星也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遊方太乙卽北極帝座後第三星蓋天帝之神其出外理政則居於太乙故漢立祠祀之而三式有太乙術推算每年所在以占吉凶

承上章謹獨言獨不外心故以北辰之居其所喻不動心也昔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盆水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此不動心之本也　程子謂心有主則不動矣有主二字亦有精粗之別如佛老強制其心與告子黜舍一般吾人所以動心者不外疑惑恐懼四字若天理認得眞私欲不得而淆之有何疑惑力行踐其實不牽物欲有何恐懼知言養氣要矣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堯舜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禹猗歟歟日躋穆穆歌敬止湯文戒契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武周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孔子

承上不動心言敬爲心法與上數章互相表裏也朱子云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己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程子言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尹和靖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程子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閒斷處謝上蔡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朱子云敬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一言以蔽之曰主一無適而已又曰主於一做這事更不想別事無適是不走作和靖亦云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

吾聞包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天行健坤布協地文坤爲布爲文仰觀元渾周渾天也一息萬里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周而過一度一度二千九百餘里俯察方儀靜方儀地德方也隤然千古存繫辭夫坤隤然彼立象意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上數章爲學之方備矣學也者希聖以希天也而崇效卑法尤在乾坤二卦朱子以克復爲乾道語其健也敬恕爲坤道語其順也程子一生得力尤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學者宜盡心焉

大易圖象隱先天圖朱子謂孔子後諸儒失其傳方外之士私相付授以爲丹竈之用邵子始反而歸之於易詩書簡編譌詩小序及二雅節次與朱傳異書亦今古文不同禮樂剝交喪通書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難矣春秋魚魯多朱子云某此生不敢向春秋問津瑤琴空寶匣紘絕當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伊川自涪赦歸遊居龍門之南在今嵩縣界

承上章言聖人既沒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故欲取程子之意注解諸經使道術有所統一羅整菴云

講之精辨之悉知之明而行之果不差焉斯固吾夫子之
所謂好學者也而陽明晚年詩云影響尙疑朱仲晦支離
羞作鄭康成豈非言語道斷之禪宗乎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尙絅偉哉鄒
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
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承上章言窮經之士當反躬潛心以踐其實也豈若秦檜
以六經爲可說不可行哉歷敘四賢上承孔子也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性者何仁義禮智信分屬五行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鑿者不誠豈若林居子幽探萬

化原

承上章言反躬潛心在於誠也首句卽元亨誠之通次句
卽利貞誠之復三句指出誠字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故
曰萬化原黃山谷以周子雅意林壑故曰林居子蓋孔孟
以後敬字自程子拈出誠字自周子拈出眞西山曰論語
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誠指本體忠信指人用力處
盡得忠信卽是誠　誠者純乎天理也中庸章句一有不
誠則人欲間之明道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某
體認出來敬軒曰凡言天理皆性命之謂也　天理人欲本於樂記乃孔子
傳心之要朱子每謂學者拈出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加一

片土地不被瓦石壓占草木就便發生若浮虛的人如何
到得此地故粗言之不過一老實字樣極言之則必無一
毫人欲之私而有以盡夫天理之極統言之曰至誠而已
厚菴云佛家任他虛空粉碎靈光照徹總不離乎氣吾儒
平平常常下學上達而所見無非理氣有滅時理無毀時
故謂之至誠誠者實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閼山閼也山出雲故云盜啟元命秘胎息經注臍下三寸爲氣海爲下丹田爲元牝或以口鼻爲元牝非也口鼻卽元牝出入之門蓋元者水也牝者母也女人胎育在此故曰命根道家煉此曰修命竊當生死關煉腎中眞陽爲金丹葆此則生失此則死金鼎蟠龍虎鼎器丹田也參同契云前對臍輪後對腎中央有箇眞金鼎龍以喩心出入無時也虎以喩腎縱放殺人也蟠者降其龍使下

交於丹田伏其虎使藏於丹田三年養神丹丹成必須温養勿令走失三年者乃九九之數刀圭一入口神仙傳老君賜沈羲藥曰飲者不死夫婦各一刀圭刀者刀七猶一七也圭者算經云量之起起於粟六粟爲一圭皆言其微也丹經又云戊己二土疊成圭字在人身爲意意之所到精氣從之故悟眞云全憑戊己爲媒聘又謂之黃婆白日生羽翰言其輕身延年非白日飛昇之謂飛昇乃彼教之誑言其云尸解亦只是死如淮南王安以反誅彼云病解林靈素王老志皆以病死彼云尸解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脫屣辭塵也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終始循環天道之常焉有不死者

承上言仙學之害道天地囿於形器之中尙有闔闢况人
而欲不死乎楞嚴謂仙人五百年有刼又斥爲壽者相又
云守屍鬼蓋貪戀血肉之軀亦是私心故曰盜曰竊曰逆
曰偷　朱子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互換其

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其法以神運精氣神即火也意之所注爲火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腎中眞陰也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如鴨子卵初若粟粒以漸養成

西方論緣業緣即因果業謂業報二字本西域傳註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淩空虛華人之譎誕者援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此言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禪學頓悟是也號空不踐實認氣不認理故一無可用蹟彼荆榛塗其說足以亂道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用韓昌黎語

此言佛學之害道也二氏淸心寡欲皆同然道家必行胎息之法留住此身佛家以此身爲臭皮囊只要空空洞洞

一無所有乃爲全其佛性萬刼不壞但必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身者男女二根如槁木絕慾也謝上蔡自謂二十年不近女色此事人可能之惟心如死灰程朱皆云非是心是靈物天行健無息機天人一也安能絕其生機哉按心固不能絕生機要如死灰除是死也至男女之交亦生機也但敬守其道可耳

聖人司敎化釁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求放心善端得深培擴充四端天敘既昭陳倫常人文亦褒開禮樂典章云何百代下學絕敎養道學不明乖逐外忘內羣居競葩藻習爲詞章爭先冠倫魁爭尚科第澆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唐書文藝傳人半少行必如朱子學校貢舉私議分年課經爲近古

此俗學也異學並列其害道一也俗學之失只是利心孟子首章已洞見萬世學者之弊張南軒敎人必先使之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象山講喻利章謂讀書便想科第得第又想做官做官又想遷官終身汩沒於小人之歸聽者至有泣下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橫渠敎人以禮爲先朱子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敎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劬書劇嗜炙劬勞劇極也勤勞讀書甚於嗜秦人之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粗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

勿忙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

承上言既知異學俗學之害道當從小學以端其本因輯小學一書許魯齋敬之如父母信之若神明劬書句困而學之也朱子嘗以自居其詩云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旁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疾革語門人曰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脚力方有進步處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蘗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艮止也北幽而南明背字從北從月爲己所不見喻謹獨也肅容正冠襟制外養中保養方自此

何年秀穹林

承上言俗學盛小學廢人鮮自善然豈無善端之發當自此而培養之卽中庸致曲孟子擴充之旨其要在內外交養未有輕率而可以爲學者如陸稼書湯潛菴皆極方嚴當時云做的敬字怕人

玄天幽且默天何言哉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時行物生承首句德容自清温句承玄彼哉夸毗子夸毗體柔也見大雅呫囁徒啾喧口耳之學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詞章愈工心愈昏昧日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指向時作詩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朱子紹熙戊寅詩題云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邵子少好作詩寫字李挺之謂其害道因而棄之與此同意

此應首章天字二十首結語亦中庸聲臭俱無之義也朱子謂聖人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按惟其一塊天理始能無虧於形骸始是一箇人非有加也不可不知厚菴曰天人理一而分殊乾坤之心至易至簡在人惟至誠之心與之默焉而相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在人惟不顯之德與之泯然而同歸實此首之義性理註謂泛論多言之弊固不得其要領且知家又借口悔其著述之非不知宋人早有定論矣按岳珂忠武公孫慶元時人朱子卒於慶元六年桯音汀史云朱晦翁既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慮文少喜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以序其意此詩有序云讀陳子昂感遇詩恨其不精於理而託仙佛以爲高

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也序云皆切於日用之實

近日詩家忌言理愚謂民彝物則緝熙執競非三百篇乎宋陳氏善云杜詩是詩中六經有第一義回向心地初深入理窟晉宋人無此句

按厚菴先生謂太極西銘定性好學四篇彙於一而聖賢備然於皇極造化之微史錄通鑑之失異端詞章之害先王敎育之本小學蒙養之方因端擴充之旨天人合德之妙率未之及故放以是詩繼之乃見聖學之大成要其審端用力必有眞實心地堅苦工夫隨時隨處以自盡庶無負前哲守先啟後之苦心也

辨陳同父之非附　劉紹攽

亮上書云今之爲誠意正心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程史云同父祭呂東萊文朱子以爲怪論同父聞之不樂因上書夫高宗忘不共戴天之仇由於心之不正是豈非當時之切務亮自謂推倒一世之智勇試問其所以建立功業者安在固視乎國家之用與不用耳諸賢不能强宋猶孔子不能墮三都也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囚桓子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桓子於此謀所以爲靖亂興衰之計乃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時公山拂擾在費而侯犯亂郈未久也三都亦

不便於三家故仲孫始墮郈桓子墮費已而公斂處父言於孟孫曰無成是無孟氏也孟孫遂不肯墮成而桓子亦心動矣當是時孔子爲司寇刑官耳無土地甲兵之用如彼何哉其曰與聞國政不過得參末議耳其曰攝行相事相者相禮之官會於夾谷是也司寇官尊所以云攝世儒不察遽擬之後世之丞相獨不思春秋以後儲子爲相以卿專政而已丞相之官實始於秦（見漢書百官志）春秋所無也魯有用孔子之名無用孔子之實故不能成安魯之功宋於諸賢亦猶是也周程張三子浮沈下僚伊川僅爲說書朱子立朝四十六日安能遽責其效若其官箴荒政貪污者

自行引去全活者數百萬人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不啻聖人三月之治也而王淮閒之矣嗚呼天爲萬世而生五子五子之心孔孟之心也孔孟不肯枉道以求合五子詎肯枉道以徇時哉身雖困而道則亨矣後世知所尊崇而稍用其言者明之太祖成祖也太祖拜許存仁祭酒以司教化爲白雲先生之孫一宗朱子之學（見高景逸崇正學疏）永樂二年朱友季詆毀五子之說上怒而聲罪杖遣（見明紀）天下翕然向風二百七十餘年無他禍亂雖不免於孱弱而宗社久長漢唐宋皆不能及（漢雖四百而光武崛起無異白屋高祖僅二百耳唐至天寶宋至宣和僅百餘年後遂陵夷）蓋漢唐之富强亦齊之報政也明之孱弱亦魯之報政也而運祚長短似之宋則始用李沆王曾諸儒學而安繼用王安石以圖富强而亂不亦較然明白乎伏

讀

御纂朱子全書序云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內外爲一家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又云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於戲至矣

後序

誠曰是編得無涉於門戶乎余應之曰此近人調停之說騎牆之見也昔人致慨於門戶者黨同伐異也非辨別是非也若以辨別是非爲門戶則孔子先不必有鄉愿之惡異端之斥少正卯之誅而孟子於許行子莫誠不免好辨之譏矣夫楊氏爲我律身嚴矣墨氏兼愛包容宏矣而極其弊必至於無父無君蓋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今以陸王之專內遺外豈不足爲兢葩藻騖名迹者之鍼砭而極其蔽則必至於荒經蔑古其高弟王心齋猶不踰大閑王龍溪則公然以老佛與孔子並稱至顏心農何心隱李卓吾之徒任心放

誕僨轅覆轍而不顧矣且陸氏俱不滿於宋六子王氏亦知其不足取信於人乃矯其說而獨稱濂溪明道意者以濂溪未嘗闢佛明道少所辨論謗之者希乎是時宋室未衰人心未壞非二子之默於伊川晦菴也抑知濂溪無一語闢佛卻無一語似佛亦嘗受譏於趙清獻而待之甚威明道好學不理會時事特爲元豐所惡忌乎〔見呂與叔記二先生語〕卽以孔子大聖毀之者叔孫欲殺者桓魋定公十三年以司寇去魯無自返之理哀公十一年季康子召之始歸遯迹於衛者十有三年困亦甚矣故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自有天地以來陰陽互爲消長剝復不容並行確乎不易者也宋甯之世京鏜劉德

秀詔附韓侂胄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修皆爲僞學此人禽之判升降之幾匪細故也子朱子毅然以一身樹吾道之大防瀕於殆者屢矣天佑斯文奸謀未遂〔籍田令陳景思故相康伯之孫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會選人余嚞上書請誅朱子丞相謝深甫擲其書於地事遂寢〕至今日而聖學復明人心不死者誰之力與其事艱則其任愈鉅其譁之者衆則其爲功益大且久也若夫伊川之與子瞻敬肆之分耳子瞻謗訕伊川形於章奏伊川曾無一語及之當亦子瞻所心傷者也顧以是爲二子訴病是其立論之頗僻原於學術之邪離余於二十年前亦謂殊途同歸不必分門別戶自今觀之竊悔其習摸稜而爲胡廣之中庸也故

於此不禁言之直而辭之繁云

乾隆二十八年夏四月劉紹攽再書於蘭山書院

衛道編卷之二終

衛道編跋

右衛道編二卷三原劉九畹先生紹攽纂首卷取范蔚宗西域傳贊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釋氏論讀大紀李安溪朱陸析疑以及先儒論佛氏之言辨王氏之說又自爲鬼神論神仙論以附之所以闢異學也終之以論讀朱子書明所宗也二卷取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明道程子定性書伊川程子顏子所好何學論朱子齋居感興詩所以明正學也又自辨陳同父之非以附之懼異說之害正也每篇中皆有細註後復附以按語引伸而發揮之其言皆潔淨精微確乎體道而有得於心與剿襲陳言以衒說者不同蓋自

國初陸清獻公講學明辨之外未有如先生之窮源竟委純粹以精撥雲霧而豁蒼昊者也嗚呼斯可謂眞儒也已先生生康雍之間乾隆時嘗舉博學宏詞科又舉經學一爲晉令大計上考移疾歸主講蘭山書院其書成於乾隆二十五年無刻本傳之者絕鮮盂縣邢勉齋鈐以寫本因河內蔣一齋寄以示予讀之愛玩不已惜其傳鈔久體例不清因爲之分次第以便觀覽而去其註中引用未確者數條錄存之令一齋檢校其誤字以待有大力者刊之公諸世云光緒三年正月六日後學桐城方宗誠謹識於冀州東强官舍

〔清〕洪亮吉撰

弟子職箋釋一卷

清光緒三年授經堂刻本

弟子職箋釋

授經堂家藏本

光緒三年九月重刊于鄂垣

弟子職箋釋

[illegible]吉學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敘曰古之敎弟子者纖悉無不[illegible]戴禮者曰內則敎弟子所以事父兄在管子雜篇者曰弟子職敎弟子所以事師長二者缺一不可三代以前國家風俗之厚士大夫家法之修無不由此孔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子之言內則弟子職之綱也子夏氏㝡得孔氏之傳故其敎門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務陵夷至戰國風敎盡矣然孟子之言尚曰爲長者折枝趙岐注折枝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西漢以來萬石君之家法江都相之師範以迄趙恭之步儋劉般之頌詩荀爽之御李膺殷陶之侍孟博尙皆有三代之風烏乎風俗之壞蓋肇於魏黃初正始閒乎其上則祖尙元虛描摩莊列於是爲子弟者亦相率以跌蕩爲高通脫是務阮籍則居喪食烝豚矣胡毋輔之之子則直呼父字爲彥國矣弟子之繩檢盡去而天下之風俗隨之於是劉石入中國而懷愍皆下堂百年之中四海鼎沸其不至於爲禽獸者僅僅一間耳弟子職不講之害一至此乎蓋弟子者成人之基也成人者一鄉一國所取法也正弟子方可以正成人矣成人正方可以正一鄉一國及天下矣語有

之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聖人又豈好爲此委曲頰重以苦弟子哉觀三代之風俗如彼魏晉之風俗如此亦可以憬然悟矣今桉弟子職亦非管子所爲乃古塾師相傳以教弟子管子作內政時取以訓士後人遂入之於管子耳總之弟子職之在管子與內則之在小戴禮等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本劉向之舊附弟子職於孝經最得聖人之旨自隋書經籍志以下皆雜入管子中不更分出則魏徵歐陽修等讀書之無識也余少習是書凡子弟入塾皆以是書爲始又病唐尹知章注簡陋劉績補注亦未該洽因仿漢儒注經之法一一箋釋俾是書得專行烏乎後之教

弟子者其慎之哉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

馬融論語注先生謂父兄包咸注先生成人也趙岐孟子注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漢書集注施設也衆經音義引三蒼教誨也效也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盧植禮記注教詩書典籍之訓也弟子對父兄而言鄭元儀禮註弟子後生也又云弟子其少者也廣雅釋言是此也高誘戰國策注是實也爾雅釋詁則法也漢書集注則效也

温恭是虛所受是極

高誘淮南王書注温和也詩毛傳温温和柔貌鄭箋温謂顏色和也爾雅釋詁恭敬也廣雅釋言恭肅也漢書集注貌正曰恭莊子人間世虛者心齋也淮南銓言訓虛者道之舍也廣雅釋詁虛空也蓋器虛始能受物心虛始能受益也衆經音義引三蒼所處也韋昭國語注受承也說文受相付也高誘淮南王書注極盡也鄭元禮記注極猶盡也

見善從之聞義則服

國語晉語善德之建也高誘呂覽注善好也又云美也說文善吉也詩鄭箋從隨也何休公羊解詁從隨從也說文从相聽也賈子道德說義者德之美也又云義者理也呂覽論威義也者萬事之紀也高誘呂

覽注服從也淮南王書注服佩也

温柔孝弟毋驕恃力

何休公羊解詁柔順王肅家語注柔和也爾雅釋訓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廣雅釋詁孝究也釋親弟悌也按弟本作悌悌弟之或字也鄭元禮記注毋無也又云禁止之辭說文毋止之也思元賦注毋勿也高誘戰國策注驕慢孝經鄭注無禮爲驕史記索隱引張揖驕鶩縱恣也王逸離騷章句恃怙也釋文引韓詩恃負也說文恃賴也漢書集注力強力也

志毋虛邪行必正直

鄭元禮記注志意也儀禮注志猶念也毛詩序在心

爲志高誘戰國策注虛不實大戴禮曾子立事道言而飾其辭虛也賈子道術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素問注邪者不正之目薛綜西京賦注邪僞也通典引馬融周官傳施之爲行說文行人之步趨也左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杜預注正者不失下之直鄭元禮記注直正也詩毛傳能正人之曲曰直

游居有常必就有德

詩大雅板章及爾游衍毛傳游行也高誘淮南王書注游出也居處也呂覽注居止也道德經古注常者不易也周書皇門孔晁注常謂常德廣雅釋詁就歸也小爾雅廣詁就因也鄭元周禮注在心爲德施之

爲行管子德者道之舍有德猶有道也論語就有道而正焉是也

顏色整齊中心必式

廣雅釋親顏頟也方言顏額也說文及韋昭國語注顏眉目之間也色顏气也素問注色謂顏色薛綜東京賦注整理也說文整齊也廣雅齊整也高誘呂覽注整齊周旋進退也毛詩傳式法也漢書集解式表也鄭元周禮注式謂節度

夙興夜寐衣帶必飾

虞翻易解夙早也說文夙早敬也興起也高誘呂覽注興作也廣雅夜莫也說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詩鄭箋昬爲夜詩毛傳寐寢也說文寐卧也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釋名人所以芘寒暑也孔安國書傳衣服也說文帶紳也廣雅帶束也鄭元禮記注所以自結束也儀禮注帶下體之上也周禮注飾謂刷治絜清之也高誘淮南王書注飾治釋名飾拭也物穢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飾宋本作飭漢書集注飭整也王肅家語飭整齊也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

爾雅釋詁朝早也鄭元禮記注朝日出時也又云旦爲朝廣雅釋詁益加也高誘呂覽注益長也鄭元禮記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說文莫日且冥

也王逸楚辭章句暮夜也暮當作莫暮俗字也高誘呂覽注習學也虞翻易解習積也韋昭國語注習簡習也爾雅釋訓翼翼恭也詩毛傳翼翼敬也漢書集注翼翼恭肅貌

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爾雅釋言解怠也高誘淮南王書注解惰也廣雅釋詁解嬾也古懈字皆作解詩夙夜匪解是也高誘戰國策注謂猶言也廣雅釋詁謂說也漢書集注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

韋昭國語注少稺也應劭漢書注少者小也說文事

職也高誘呂覽注事職事也文穎漢書注事猶業也說文㫗晨也从日在甲上虞翻易解日出甲上故早也漢書集解蚤古早字孔安國書傳作興也說文作起也凡少者皆先先生而起後先生而息也

既拚盥漱執事有恪

拚當作拌廣雅釋詁拌棄也方言楚凡揮棄物謂之拌又云拌江東又呼㧓按說文別有拚云拊手也皮援切非此義吾友莊進士述祖云拌拚皆假借字其本字乃篆文𠦒推物在外曰𠦒貼物在內曰𢍏即糞字說文𠦒箕屬所以推糞之器也𠦒本訓棄字从反、𢍏說文𠦒字闕以鐘鼎攷之从箕省一象𢍏物形

即古文舉字說文盥澡手也漱盪口也鄭元儀禮注盥洗又云古文盥皆作浣眾經音義引三蒼漱吮也詩鄭箋執持也禮記注執猶守也又云執猶處也爾雅釋詁恪敬也字林恪恭也恪古文作愙說文引春秋傳曰以陳備三愙

攝衣共盥

說文攝引持也皇侃論語義疏攝摳也詩釋文共本作供爾雅釋詁共具也舍人注共具物也

先生乃作沃盥徹盥

說文沃溉灌也廣雅釋詁沃瀆也素問注沃沫也鄭元儀禮注徹除也禮記注徹去也

汎拚正席先生乃坐

說文汎浮貌禮記少儀汎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漢書集注汎汎灑地也字通作氾又作泛說文席藉也鄭元周禮注鋪陳曰筵藉之曰席釋名席釋也可卷可釋也乃古文作迺高誘呂覽注迺猶裁也漢書集注迺始也說文坐止也張守節史記正義坐跪也按古之坐即今之跪

出入恭敬如見賓客

說文敬肅也高誘呂覽注敬畏慎說文賓所敬也客寄也駁五經異義賓者敵主人之稱客一坐所尊敬

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說文危在高而懼也鄭元論語注危高也廣雅釋詁危正也漢書集注鄉讀曰嚮鄭元儀禮注今文鄉爲面王逸楚辭章句鄉對也高誘淮南王書注鄉仰也禮記文王世子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大戴禮保傅篇師導之教訓鄭元周禮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說文怍慙也鄭元禮記注怍顏色變也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

爾雅釋器大版謂之⿰片業釋文⿰片業本作業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今借爲學業之業韋昭國語注業事也禮記正義業謂所學棜今弟子於師稱受業本此韋昭國語注紀理也又云紀猶法也高誘呂覽注

紀道也爾雅釋詁由自也漢書集注由從也

一周則然其餘則否

鄭元禮記注周帀也廣雅釋詁周徧也按今人尙謂一歲爲一周鄭司農周禮注餘謂羨也廣雅釋詁餘謂過度說文否不也孟子萬章否不然也趙岐注不如是也

始誦必作其次則已

高誘戰國策注始初也呂覽注始首也說文誦諷也鄭元禮記注誦許其口習故也王逸楚辭章句次第也禮記中庸篇其次致曲與此義同次者皆對首爾言其次卽上文之其餘也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

說文凡最括也鄭元周禮注言凡非一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王逸楚辭章句出口爲言荀子法行所以行之之謂行鄭元禮記注行猶事也趙岐孟子注思念也漢書集注思慮也說文中和也鄭元周禮注中猶忠也漢書集注中謂中和之氣也鄭元禮記注紀總要之名也素問注紀謂綱紀

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

古者對今之稱說文古故也高誘呂覽注古昔也蘇林漢書注將甫始之辭也廣雅釋詁將欲也詩鄭箋興盛也高誘呂覽注興昌也說文者別事詞也廣雅釋詁者詞也

後至就席狹坐則起

說文後遲也韋昭國語注後晚也鄭元禮記注至來也字林至到也小爾雅廣詁就歸也鄭元禮記注就猶著也狹同挾釋名挾夾也在傍也漢書叔孫通傳殿中郞中挾陛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

鄭元考工記注若如也漢書晉灼注若預及之辭爾雅釋詁駿速也郭璞注駿猶迅也詩鄭箋駿疾也

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

說文對應無方也廣雅釋詁對當也漢書集注對謂

應對王逸楚辭章句讓辭也禮記正義應受而推曰讓韋昭國語注應荅也又云當也且猶復也應決也左傳正義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說文趨走也釋名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說文進登也詩鄭箋進前也命者先生之命也高誘呂覽命令也

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

禮記正義所是不定之辭高誘國策注求索也穀梁傳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又云求者請也鄭元儀禮注在存也大戴記注在猶存也詩鄭箋反復也韋昭國語注反報也

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

說文反還也廣雅釋詁反歸也漢書集注復猶補也素問注復謂復舊也說文疑惑也孔晁周書注疑猶豫不果也捧當作奉釋名捧逢也兩手相逢以執之也穆天子傳捧兩手持也說文手拳也問訊也詩毛傳問道也

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

鄭元禮記注出謂有所之適又云出猶作也廣雅釋詁起立也高誘呂覽注起興也淮南天文訓日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說文餔日加申時食也古人食有定時朝莫皆以日景爲度故云食時也

弟子饌饋攝衽盥漱

說文籑具食也籑或從巽饋餉也廣雅釋詁籑進也鄭元儀禮注饋朝夕食也禮記注饋謂進饌也衽亦作袵說文衽衣裣也廣雅釋器衽袂也又云袖也

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

說文跪拜也釋名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俛也古人坐爲跪危坐蓋長跪也高誘呂覽注置設也楊倞荀子注置措也說文醬醢也从肉从酉酒以和醬也鄭元周禮注醬謂醯醢也虞翻易解錯置也錯與措同太元元攡注措猶設也廣雅釋詁陳列也又云布也杜預左傳注陳張設也鄭元周禮注膳之言善也又云膳牲肉也儀禮注膳謂進庶羞高誘呂覽注悖逆也戰國策注悖誤也

凡置彼食鳥獸魚鼈

廣雅釋言彼俾也鄭元禮記注彼君也師之尊次於君故亦可言彼也王逸楚辭章句飛者爲鳥走者爲獸爾雅釋鳥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說文魚水蟲也鼈甲蟲也鄭元儀禮注魚水物以頭枚數考工記肉骨鼈屬凡鳥獸魚鼈之可食者見於周官庖人獸人獻人鼈人諸官及禮記內則等篇

必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

說文菜草之可食者鄭元禮記注菜謂芹藻之屬爾

雅釋器肉謂之羹郭璞注羹肉臛也說文鬻五味五味禾羹也引詩亦有和羹胾大臠也詩毛傳胾肉也說文𠔁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廣雅釋詁別分也胾在醬前者胾必需用醬使與人近也

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醬

說文設施陳也漢書集注設置也廣雅釋言要約也楊倞荀子注要當也取其方者如孟子食前方丈是也管子五輔篇亦云方丈陳於前高誘呂覽注飯食也漢書集注飯謂飤之爾雅釋詁卒終也何休公羊學卒竟也鄭元禮記注左陽也右陰也儀禮注左東也樂記注右西也禮記曲禮酒曰清酌漢書食貨志

酒者天之美祿周禮正義酒是陽酒爲陽則醬爲陰矣故以陰陽分左右也劉績別注禮三飯而食胾而辨殽皆畢又用酒以酳用漿以漱故言飯胾而食終乃言酒漿明在胾外也醬蓋漿之誤

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

說文具共置也廣雅釋詁具備也說文退却也鄭元儀禮注少退猶少辟也說文立住也鄭元禮記注立平立也穆天子傳注斗斟水杓也御覽引通俗文木瓢爲斗或云斗古豆字攷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後魏書闞駰傳性能多食一飯至三㪷乃飽

左執虛豆右執挾匕

廣雅釋詁虛空也高誘戰國策注虛不實說文豆古食肉器也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說文挾俾持也釋名挾夾也詩毛傳匕所以載鼎實陸績易注匕者棘匕撓鼎之器

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

周還猶周旋廣雅釋言周旋也釋詁旋還也韋昭國語注周旋容止也廣雅釋詁貳益也王肅家語注貳再也漢書集注嗛者少也范甯穀梁注嗛不足貌國語嗛嗛之德韋昭注嗛嗛猶小小也說文眂視貌韋昭國語注視猶相察也司馬彪莊子注齒數也舊注齒類也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使與之齒齒亦當訓類蓋公鉏長於悼子不可云年齒之齒臧紇蓋使悼子與公鉏以嫡庶爲類也劉績別注齒猶次序也加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或云齒訓年齒亦可通

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豆有柄長尺者亦如斗之有柄便取携也不跪者執豆柄勢不能跪也貳紀謂增益菜羹之法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

高誘戰國策注已畢廣雅釋詁已訖也

趨走進漱拚前斂祭

曲禮主人延客祭鄭元注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

本也古者每食必祭斂祭者斂攝所祭不使人得踐履所以廣敬說文斂收也廣雅釋詁斂取也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

有命命之食也鄭元禮記注齒年也又云齒者謂以年齒立若坐也高誘呂覽注要約也孔晁荀子注要邀也曲禮食坐盡前

飯必捧擥羹不以手

擥當作掔說文掔手掔也楊雄曰掔握也鄭元儀禮注掔掌後節中也曲禮共飯不澤手鄭元注禮飯以手明飯則以手羹不以手也又曲禮云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鄭元注梜猶箸也今人或爲

箸爲梜提

亦有據膝毋有隱肘

說文據杖持也詩毛傳據依也說文厀脛頭卪也釋名膝伸也可屈伸也說文隱蔽也高誘淮南王書注隱藏也說文肘臂節也釋名肘注也可隱注也隱肘則太伏亦如孟子隱几而卧是也

既食乃飽循咡覆手

虞翻易注既已也韋昭國語注既盡也說文飽猒也杜預左傳注食充其腹謂之飽爾雅釋詁循自也說文循順行也鄭元禮記注口旁曰咡釋文口耳之閒曰咡詩毛傳覆反也王肅詩注覆猶背也自口及手反覆循之恐有不潔也

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

說文振舉救也一曰奮也漢書集注振舉也起也詩鄭箋埽拚也廣雅釋詁掃除也謂反袂以拂席也禮記曲禮兩手摳衣廣雅釋詁摳舉也釋文摳投也說文降下也韋昭國語注降下堂也

旋而鄉席各徹其餕如於賓客

餕與餕同禮記曲禮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是賓客食畢自徹之禮

既徹幷器乃還而立

郭象莊子注幷者除棄之謂也釋文幷棄除也說文器皿也蓋謂盛飲食之器也爾雅釋言還返也說文還復也

凡拚之道實水於盤

莊子繕性篇道理也蘇林漢書注道猶方也詩毛傳實滿也杜預左傳注實猶充也說文槃承槃也廣雅釋器盂謂之槃鄭元儀禮注槃以盛棄水蓋以槃水汎灑畢卽棄之也

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

高誘淮南王書注攘却也鄭元禮記注攘猶卻也說文臂手上也廣雅釋親肱謂之臂說文袂袖也詩毛傳袂是袪之本恐袂之濕故臂肘須却也鄭元尚書注序内牛以前曰堂釋名堂堂高顯貌也高誘呂覽注室寢也管子國蓄篇小曰室說文播一曰布也鄭元周禮注播猶揚也尚書正義播是分散之義許慎淮南王書注文選注引灑猶汎也通俗文眾經音義引以水撿塵曰灑說文握搤持也李軌莊子注捲手曰握握手猶掬手室中窄故掬水以灑也

執箕膺揲厥中有帚

說文箕簸也从竹其象形鄭元禮記注箕去棄物詩毛傳膺當也禮記少儀執箕膺擖鄭元注膺親也擖舌也擖揲音義並同釋文擖箕舌高誘淮南王書注揲讀揲脈之揲爾雅釋言厥其也詩毛傳同說文帚

糞也从又持巾埽冂內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曲禮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入戶而立其儀不忒

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眾經音義引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堂室曰戶說文儀度也韋昭國語注儀法也虞翻易注忒差也河上公老子注忒爽也詩小雅禮記大學孝經其儀不忒皆與此同

執帚下箕倚於戶側

下箕以箕向下也說文倚依也鄭元禮記注依物爲倚說文側旁也高誘呂覽注側猶在左右也

凡拚之紀必由奧始

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奧韋昭國語注奧深也

俯仰磬折拚毋有徹

說文頫低頭也頫與俯俛同仰舉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俛仰猶升降也素問注俛仰謂屈伸也張守節史記正義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禮記正義磬者謂屈身如磬之折殺廣雅釋詁折曲也小爾雅廣詁徹達也韋昭國語注同謂拚地時不使塵達於上猶曲禮其塵不及長者之義尹知章注徹動也云不得觸動他物以動解徹恐非義訓

拚前而退聚於戶內

埽皆從前至後昔人所云却埽也農耕亦然淮南王書耕者日退是也聚於戶內謂聚糞穢於戶內待畢事棄之也

坐板排之以葉適已

詩毛傳板板反也廣雅釋訓版版反也釋詁排推也趙岐孟子注排壅也又排壅戶內之糞穢入之於箕也鄭元禮記注揭舌也釋文揭音葉箕舌是葉與揭同言以箕舌鄉已也

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

說文作起也先生欲作則興而致辭以拚未畢恐塵觸長者也

坐執而立遂出弃之

獨坐執箕拚畢始立文選注引賈逵國語注遂從也廣雅釋詁遂竟也說文棄捐也弃古文棄高誘戰國策注棄去也

既拚反立是協是稽

鄭元周禮注協合也韋昭國語注協同也孔安國書傳虞翻易注稽考也鄭司農周禮注稽猶計也

暮食復禮

暮當作莫廣雅釋詁莫夜也鄭元禮記注莫夕也莫食夕食也鄭元周禮注飧夕食也說文飧餔也餔日

加申時食也荀子大略禮節也漢書集注禮者禮經也復禮謂復朝食之禮也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

說文昏日冥也淮南天文訓日至於蒙谷是謂定昏鄭元儀禮注日入三商爲昏廣雅釋詁將欲也蘇林漢書注將甫始之辭也高誘呂覽注舉取也用也韋昭國語注舉火也鄭元禮記注火取其明也漢書五行志火南方揚光煇爲明也說文燭庭燎火燭也鄭元儀禮注燭燋也古者燭皆束苣爲之漢後始用蠟說文隅陬也王逸楚辭章句隅旁也隅坐謂旁坐也

錯總之法橫于坐所

說文總聚束也漢書集注聚束曰總眾經音義引韓詩傳東西曰橫漢書集注橫充滿也別注其未然者則橫於坐之所也

櫛之遠近乃承厥火

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本作楖禮記檀弓作堲又作卽廣雅作㸐云炧也鄭司農考工記注楖讀如巾櫛之櫛按下云承火又云左手正櫛則櫛蓋今之燭剪所藉以取燼者尹知章注以櫛爲燭隶雖本庾疋恐義尙未盡說文承奉也受也詩毛傳承繼也

居句如矩

考工記冶氏倨句中矩倨居同詩正義句音局也句

謂著燭處王逸楚辭章句矩法也小司馬史記索隱矩曲尺也劉績別注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勢曲如矩也

蒸間容蒸然者處下

鄭元周禮注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高誘淮南王書注薪小者曰蒸說文然燒也漢書集注然古字作爇云古然火字也蒸間必容蒸者防見跋卽可以代然也處下者然火必自下始如今之火炬也劉績別注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各容一蒸以通火氣

捧椀以爲緒

說文椀小盂也或作盌又作𨥈方言椀亦盂屬眾經音義引廣雅緒餘也司馬彪莊子注緒者殘也椀所以貯燭之殘餘也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

廣雅釋詁墮脫也漢書集注墮落也有墮謂燭穗落也卽上所云緒也禮記疏及釋文引此正皆作折或傳寫之誤

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韋昭國語注交俱也又云交夾也周髀算經倍猶背也楊倞荀子注倍乖戾也鄭元考工記注尊高也禮記注尊謂父兄別注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代之而交坐於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

出棄之也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

廣雅釋詁息安也鄭元禮記注息猶休止也說文枕卧所薦者也釋名枕檢也所以檢項也鄭元周禮注藉之日席釋名席釋也可卷可釋也虞翻易注趾足也說文作止云問疋何止鄭元禮記注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

俶衽則請有常有否

爾雅釋詁俶始也詩毛傳衽有常者否者變衽席則問有常處則否也梭宋本有否作則否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

何休公羊解詁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大戴記曾子制言有知焉謂之友高誘淮南王書注切摩也廣雅釋詁切剴也爾雅釋器象謂之磋廣雅釋詁磋磨也韋昭國語注長益也張晏漢書注長進益也儀與義同謂各增益其義蘊也曲禮云疑義相與晰

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小爾雅廣言周帀也廣雅釋詁周徧也鄭元禮記注復反也皇侃論語義疏復又也謂學無間斷終始循環也

曾孫用懇校刊

〔清〕莊述祖撰　附　黄彭年撰

弟子職集解一卷附句讀一卷考證一卷補音一卷

清光緒十四年江蘇書局刻本

句讀攷證補音竝坿

弟子職集解

江蘇書局校栞

光緒十有四年冬

錢唐諸可寶署檢

弟子職序

誥授中憲大夫前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湖南知辰州府事劉位坦撰

儀外著者也而實內以攝其心自君臣父子以至賓主長幼莫不有禮卽莫不有儀焉而習之自弟子始儀禮本周公作遭秦火散逸漢高堂生能言之爲博士魯徐生善爲容爲禮官然僅傳十七篇爲今文後雖有出於淹中之古文五十六篇而惟十七篇列於學其三十九篇稱逸禮漢時諸生已不肯置對鄭康成亦不爲之解朱子嘗怪之隋初書猶存而後竟亡惜哉朱子又言儀禮爲禮之根源流深遠氣象從容與聖賢微意相默契余嘗讀之略省制外養中之旨獨歎十七篇皆士大夫及諸侯禮而童蒙事先生者闕如至曲禮少儀內則又雜無比次公餘閱管子弟子職篇條晰縷分其所教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足補儀

禮所未及若首段所言直可入成人之德豈但小子之造已乎唐房相舊注頗簡略國朝武進莊氏輯洪稚存先生注較精確急付剞劂用勖觶觿苟能誦其文習其儀而內以攝其心未有不爲經明行修者且予嘗閱明人野獲編永樂中御史沅州劉有年得儀禮逸經八篇上之不報其書無論眞僞當非漢後所能作余謂卽漢後作亦必能達儀禮及鄭賈注疏乃敢從事斷非率爾操觚者向使書傳不必假託逸經直名曰儀禮補亡其嘉惠後學豈淺廣微魚遊清沼鳥萃平林語所可擬耶乃迄今無志此者徒生二酉閒窮年兀兀嗜瑣耽常習爲淺膚良用慨恥今導學童讀斯篇爲讀儀禮開其先他日學成或有如劉御史者復補逸經而獻之安見其不博士爲高堂生禮官爲魯徐生乎是稽古之榮也後生勉之余深望之

大清咸豐三年冬十有一月長至日

重刊弟子職集解敘

弟子職一書漢志列之孝經鄭康成引以注禮直題曰弟子職不別出管子則單行久矣厥後單行本廢故唐孔穎達賈公彥疏解竝云在管子中至宋朱子表而出之與內則少儀竝重旣編入通解又采入小學當時始知尊信漳州敎授張時舉有弟子職五書之刻目錄見文獻通考其書亦不傳　國朝北江洪氏爲弟子職箋釋武進莊氏復增演之爲集解而後此書大義故訓粲然著明余外舅大興劉公往年守辰州嘗敘而傳之茲唐君鄂生權守綏定將重刻以惠學者而屬余審正余惟是書之義尊師以養道習儀以養性歌詠以養情有馴習調服之功無躐等淩節之弊蓋養之童蒙而聖功基焉夫人惟師道不立斯趨嚮之志不專而異端得以惑之禮儀不習斯嚴憚之心不切而非辟得以乘之若正先生之稱明弟子之事始以學則終以退習尊卑勞逸之分定而敎學授受之源明則師嚴而道尊矣猶懼其放也於是乎以儀閑之周旋升降以動其血脈危坐駿作以固其筋骸饌饋灑埽之微執燭請衽之細朝夕從事以戒虛邪而懲驕侍庶幾乎言行之思中焉又懼其拘且苦也歌誦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其書之事則禮其書之體則詩使夫誦而習之饜而飫之言易入而敎易從於焉得其用情之正而馴致於聖賢之域則是書也揆之吾夫子力行學文之訓豈有異乎古之說者或以是書爲古塾成規或以爲管子所作余竊謂管子之作內政雜霸之術耳猶必使爲士者羣萃州處相與言義言孝言敬言悌而後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書在管子當日初不過敎學之常書而所

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興齊國而霸天下大略實基於此況夫振衰靡之俗明王道之大以佐　聖明之治操之有其本施之有其序可不夙講乎哉唐君之守綏定也既修社學六十餘區刊養正遺規以詔郡之子弟復取是書而刻之可謂識致治之要矣顧集解之作徵引既繁閒亦偶誤不揣固陋略爲補正竝敘錄先儒之言涉於是書者別爲考證一卷使讀者知本末焉同治三年冬十有二月貴筑黃彭年敘

弟子職句讀

宋王氏應麟急就篇補注全錄[illegible]分章列於注本之前便諷誦也今師其意[illegible]冠集解首之攷證今之補音則次第坿焉貴筑黃彭年識

先生施教(句)弟子是則(韻)溫恭自虛(句)所受是極(叶)見善從之(句)聞義則服(叶音弻)溫柔孝弟(句)毋驕恃力(韻)志毋虛邪(句)行必正直(叶)游居有常(句)必就有德(叶)顏色整齊(句)中心必式(韻)夙興夜寐(句)衣帶必飭(叶)朝益(韻)莫習(叶)小心翼翼(叶)一此不解(讀)是謂學則(叶)少者之事(句)夜寐蚤作(韻叶音窄)既拚盥漱(句)執事有恪(叶音客)攝衣共盥(句)先生乃作(韻叶音窄)沃盥徹盥(句)汎拚正席(叶)先生乃坐(句)出入恭敬(讀)如見賓客(韻)危坐鄉師(句)顏色毋作(叶音窄)受業之紀(讀)必由長始(韻)一周則然(句)其餘則否(叶音匕)始誦必作(句)其

次則已(韻)後至就席(句)狹坐則起(叶)若有賓客(韻)弟子駿作(叶音窄)對客無讓(韻音攘)應且遂行(叶音杭)趨進(韻)受命(叶)所求雖不在(句)必以反命(叶)反坐復業(讀)若有所疑(韻)捧手問之(叶)師出(讀)皆起(韻)凡言與行(讀)思中以爲紀(叶)古之將興者(讀)必由此始(叶)至於食時(讀)先生將食(句)弟子饌饋(韻)攝衽盥漱(句)跪坐而饋(叶)置醬錯食(韻音飼)陳膳毋悖(叶)凡置彼食(韻)鳥獸魚鼈(叶)必先菜羹(句)羹胾中別(叶音必)胾在醬前(句)其設要方(韻)飯是爲卒(句)左酒右漿(叶)告具而退(韻)捧手而立(叶音泣)三飯二(叶)(讀)左執虛豆(句)右執梜匕(韻)周還而貳(句)唯嗛之視(叶)同嗛以齒(韻)周則有始(叶)進柄(韻)尺不跪(讀)是謂貳紀(叶)先生已食(韻)弟子乃徹(叶)趨走進漱(句)拚前斂祭(叶音察)先生有命(句)弟子乃食(韻)以齒相要(句)坐必盡席(叶)飯必捧擥(句)羹不以手(韻)亦有據膝

弟子職集解　武進莊述祖輯

弟子職在管子書古者家塾教弟子之法漢蓺文志附石渠論爾雅後蓋以禮家未之采錄故特著之六蓺有說三篇今佚案別錄有子法世子法弟子職記弟子事師之儀節受業之次敘亦曲禮少儀之支流餘裔也漢建初論五經引弟子職鄭康成每據以說禮當時尤重之與六蓺同今以附禮家之後其說蓋闕焉注管子者或云房元齡或云尹知章要是唐人舊注猶不失詁訓之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弟子職亦采舊注閒有與世所傳劉績補注同者不能復爲別出近洪北江編修所撰弟子職箋釋徵引尤博今並錄之稍有所增演名曰集解猶裴龍駒之史記本之徐廣也又注疏所引弟子職文與義多異同彼此可以互證取便童子講授故不厭其繁委至是書之有關於風俗升降昔者吾友論之詳矣茲弗復云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行下孟反)**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此一節記教學之法及爲學之要禮記曲禮曰從於先生鄭氏注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孔穎達正義曰先生師也謂師爲先生者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弟子者言己自處如弟子則尊師如父兄也尚書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白虎通義曰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是大

(句)**無有隱肘**(叶)**既食乃飽**(韻 音甌)**循咡覆手**(叶)**振衽埽席**(韻)**已食者作**(叶音窄)**摳衣而降**(句)**旋而鄉席**(叶)**各徹其餽**(句)**如於賓客**(叶)**既徹并器**(韻)**乃還而立**(叶音泣)**凡拚之道**(讀)**實水於盤**(句)**攘臂袂及肘**(韻)**堂上則播灑**(句)**室中握手**(叶)**執箕膺揲**(句)**厥中有帚**(叶)**入戶而立**(句)**其儀不忒**(韻)**執帚下箕**(句)**倚於戶側**(叶)**凡拚之紀**(韻)**必由奧始**(叶)**俯仰磬折**(韻)**拚毋有徹**(叶)**拚前而退**(韻)**聚於戶內**(叶)**坐板排之**(讀)**以葉適已**(句)**實帚於箕**(韻)**先生若作**(句)**乃興而辭**(叶)**坐執而立**(句)**遂出弃之**(叶)**既拚**(讀)**反立**(韻 叶音位)**是協是稽**(叶音計)**莫食復禮**(叶)**昏將舉火**(韻)**執燭隅坐**(叶)**錯總之法**(讀)**橫於坐所**(韻)**櫛之遠近**(讀)**乃承厥火**(句)**居句如矩**(叶)**蒸閒容蒸**(句)**然者處下**(叶音戶)**捧椀**(讀)**以爲緒**(叶)**左手執燭**(韻)**右手正櫛**(叶音則)**有墮**(韻)**代燭**(讀)**交坐**(叶)**無倍尊者**(韻 音渚)**乃取厥櫛**(讀)**遂出是去**(叶)

先生將息(句)**弟子皆起**(韻)**敬奉枕席**(句)**問疋何趾**(叶)**俶衽則請**(句)**有常則否**(叶音七)**先生既息**(句)**各就其友**(叶音以)**相切相磋**(韻)**各長其儀**(叶音俄)**周則復始**(韻)**是謂弟子之紀**(叶)

夫士致仕而還又必有道德者然後可使子弟有所則效以爲人師也溫恭而後能事師自虛而後能受教洪云毛詩鄭箋溫謂顏色和也釋詁恭敬也管子舊注云必虛其心然後能有所容極謂盡其本原也從善服義自虛之實孝弟者溫恭之本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謂之悖禮舊注云驕而恃力則羝羊觸藩洪云辪漢韓詩章句恃負也舊注云虛謂虛僞洪云毛詩序在心爲志通典引馬融周官傳施之爲行左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高誘淮南王書注遊出也居處也廣雅就歸也有德猶有道也論語就有道而正焉是也正顏色必以中心爲之檢式飭衣帶不以寢寐而忘恭敬武王踐阼曰火滅修容舊注云式法也洪云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解了欲師

更明說之廣雅益加也虞翻易解習積也釋言解怠也曲禮曰爲人子者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弟子爲學之法郎子法也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拚禮記攈文作糞同弗運反盥音管漱所就反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汎芳劒反記作汜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illegible]

此一節記共盥正席之事郎席之儀洪云說文事職也作起也凡少者皆先先生而起後先生而息舊注云埽席前曰拚盥絜手漱滌口洪云說文拚拊手也皮援反非此義拚曲禮作糞皆聲同相借其本字當爲華推物在外曰華貯物在內曰冓郎廢舉字說文華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唐韻北潘反華從反冓說文冓字闕又闕古文畚故古文從畚之字小篆多從華詳古文甲乙篇漢時書師相傳拚糞但有借字無本字也洪云儀禮古文盥皆作浣釋詁恪敬也古文作愙皇侃論語義疏攝摳也舊注云共盥先生之盥器也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洪云釋詁共具也說文沃溉灌也禮記注徹去也左傳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孔穎達正義匜者盛水器沃謂澆水也杜預解揮爲湔韋昭國語注灑也皆誤釋詁揮竭也謂盥御沃盥交之後取水振去之此沃盥徹盥之事也舊注云汎拚謂汎水而拚也少儀汜埽曰埽正義汜廣也外內俱埽謂之埽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云汎拚謂廣拚內外不止席前也郎約禮正義文舊注誤洪云鄭康成周禮注鋪陳曰筵藉之曰席釋名席釋也可卷可釋也曲禮主人跪正席注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蓋唯弟子爲師正席其餘皆主人自爲之鄭郎

據此弟子正席言也舊注云作謂變其容貌曲禮將至席容毋怍注怍顏色變也先生坐弟子亦就席鄭易容爲顏色者亦據此文釋之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長丁丈反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洪云挾通胡頰反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此一節記弟子受業於師及應對賓客曲禮注業謂篇首也舊注云先從長者教之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必然洪云廣雅周徧也受業必由長及幼授受既徧則以卒業之遲速進而請益不復從長幼之次者課有多寡質有敏鈍也舊注云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必然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洪

云狹同挾釋名挾夾也在旁也漢書叔孫通傳殿中郎中俠陛顏師古集注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挾俠古通又作狹形近誤也舊注云駿作迅起也通解云對客無讓者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洪云釋詁駿速也說文對譍無方也應答也韋昭國語注且猶復也虞翻易解遂進也舊注云受命爲先生命求雖不得必以反白洪云漢書集注復猶補也釋名捧逢也兩手相逢以執之也字亦作奉奉手猶拱手也請業請益皆起問所疑但奉手者有疑則問與受業異故坐而拱手也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凡言與行以下廿八字舊誤在其次則已下今校正）

此一節推言爲學之凡最舊注云思合中和以爲綱紀必先中和然後可興通解云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洪云

說文凡最括也中和也樂記樂者中和之紀注紀總要之名也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禮中庸記曰庸德之信庸言之謹皆以中和爲總要也又其言足以興注興謂起在位也曲禮惟興之日注興謂起爲鄉執夫古者有世祿無世爵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饌士戀反跪洪校作危錯七故反食音嗣）**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醬**（胾側吏反別彼列反要一遙反右醬通解云當作漿）**告具而退捧手而立**（[illegible]）

此一節記弟子爲先生進食之禮洪云淮南天文訓曰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悲谷是謂餔食說文餔日加申時食也古人食有定時漢書淮南王安傳上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彼言其速則日食時當爲早食時此食時亦謂早食時也白虎通義曰王者日四食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莫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曰莫食復（今本沚士饋二字）禮士也故士亦再飯禮器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彼謂告飽與此異而士與大夫同再飯則從可知也舊注云饋謂選具其食洪云說文籑具食也字亦作饌曲禮主人親饋正義饋謂進饌也說文饋餉也吳人謂祭曰餽字亦通饋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鄭康成儀禮注衽所以掩裳際也廣雅衽袚也玉藻衽當旁袚可以囘肘衽通名袚袚名不通衽也列女傳曰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是饋必引衽說文攝引持也謂引持以衽以便跪

而饋也洪云釋名跪危也兩厀隱地體危倪也古人坐爲跪危坐蓋長跪也曲禮授立不跪釋文本又作危讀危坐是曲禮注食飯屬也廣雅膳肉也置錯陳皆設也洪云高誘戰國策注悖誤也以下言進食之次舊注云先菜後肉食之次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鳥獸亦謂羹也內則有雉羹兔羹魚鼈亦烹煮之屬皆不以先菜羹進也舊注云胾謂肉而細切者言中別者以設食胾在羹之外也曲禮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注居人左右明近也又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注殽胾之外內也正義曰殽之設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殽胾今云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明其不得在羹食之內故知在殽胾之外內則此羹胾之中有醬醬在羹之前胾之後舊注云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言方者如

公食大夫禮八豆四四爲列九俎三三爲列是也內則
曰士不貳羹胾又曰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謂朝夕常食與燕食異也知士與大夫常食羹亦無等
矣鄭注特牲饋食俎入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云
腊特餕要方也凡餕必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亦
約此文也洪云釋詁卒終也舊注云旣飯而食則卒也
左酒右醬陰陽也通解云醬當作漿是謂胾也禮三飯
乃食胾而辨殽皆畢又用酒以酳用漿以漱故言飯胾
而食終乃言酒漿明在胾外也鄭注二禮兩引此文皆
作漿字又此上文已云胾在醬前則此醬不應復在胾
外矣今本誤也鄭氏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卒夫執觶漿引與其豐以進設於稻西注酒在東漿
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曲禮酒漿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自羹胾
中別至此又言設食之次也洪云廣雅具備也說文退
卻也捧手而立以待貳豆
三飯二二當作貳叶左執虛豆右執梜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
叶當作豆梜古協反還音旋嗛古簟反同嗛以齒周則有始進柄尺不跪是
謂貳紀有于救反柄兵命反柄上舊脫進字從禮記正義增
此一節記貳益羹豆之法舊注云三飯食必二毀叶也
禮三飯告飽後然後侑食二當爲貳叶當爲豆周禮酒
正大祭三貳注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曲禮雖貳
不辭注云貳謂重殽膳也貳豆爲益所設之殽膳也舊
注云梜猶箸也所以載鼎實者曲禮羹之有菜用梜其
無菜者不用梜注梜猶箸也或謂箸爲梜提正義曰有
菜者謂鉶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橫非梜不可無菜者謂
太羹湇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兎羹之屬或
當用匕也朝夕常食無太羹則菜羹用梜肉羹用匕矣

洪云陸績易注匕者棘匕撓鼎之器虛豆羹已盡者舊
注云貳謂再益也食盡曰嗛通解云視有盡者則益之
又酒正注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
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嗛之視賈
公彥曰謂弟子事師師飲酒之時弟子用注惠棟校作往來周
旋而貳者欲副益酒尊之時嗛謂不滿唯酒尊不滿者
視之更益賈說非也上云豆又云梜匕明所副益者是
殽膳非酒杜子春特引以證貳爲益非必謂副益酒尊
也洪云范甯穀梁注嗛不足貌舊注云齒類也謂食者
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通解云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
則先益菜後益肉也高誘呂氏春秋注齒列也同嗛則
從豆列之遠近以次益之周而復始也有讀爲又舊注
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少儀取俎進俎不坐注以
其有足亦柄尺之類正義曰案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
尺謂爵豆之屬是也今本脫進字太平御覽三禮圖曰
豆以木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赤雲畫諸
侯加象飾口天子玉飾登以瓦盛湇受叶二升口徑尺
二寸足徑八寸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似豆狀是俎下
足與豆不同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校
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
豆下跗也考工記旊人豆中縣鄭注縣縣繩正豆之柄
賈公彥曰豆柄中央把之者長一尺宜上下直與縣繩
相應則柄尺乃祭統注所謂校而鐙在豆下如膏鐙形
故郭璞爾雅瓦豆謂之登注卽膏鐙也干寶易注柄所
以持物柄但據人所執持而言進豆者執其中央直者
長尺故曰柄尺也舊注云此是再益之綱紀也洪云貳

紀謂增益菜羹之法少牢饋食禮主婦薦韭菹醓醢坐奠於筵前贊者一人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於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是薦豆亦跪特牲略而不言耳此進柄尺不跪者以貳豆禮從殺上云危坐而饋是始進食時柄尺亦跪進與禮所謂取俎進俎不坐異蓋有折俎者以不坐爲敬進柄尺者以跪爲敬也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䣛無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要平聲飯上聲擥通解音覽洪校作擥烏貫反隱於靳反咡如志反**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饋如於賓客**摳苦侯反鄉音向**既徹幷器乃還而立**幷當作屏必領反字亦作屏

此一節記弟子餕先生之餘也通解云進漱未詳曲禮主人未辨客不虛口注虛口謂酳也正義曰公食禮云賓卒食會飯三飲鄭云三漱漿也明是食竟漱也食竟必漱或酒或漿趨走以進之也舊注云既食畢掃席前幷捘斂所祭也洪云曲禮主人延客祭注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古者每食必祭斂祭者斂攝所祭不使人得踐履所以廣敬說文斂收也祭俎則於俎內祭豆則於兩豆之閒斂祭在席前也明所祭者豆也所祭當斂之其餘拚之而已洪云有命命之食也禮記注齒年也楊倞荀子注要邀也舊注云所謂食坐盡前恐污席也通解有此四字管子本無洪云擥當作擥說文擥手擥也揚雄云擥握也曲禮共飯不澤手注禮飯以手明飯則以手也又飯黍毋以箸正義曰飯黍當用匕少牢云廩人溉

匕與敦注云匕所以匕黍稷是也內則曰飯黍稷稻粱黍稷用匕稻當用箸公食大夫禮黍稷竝設粱與稻竝設既有匕有箸則飯必用器矣所謂禮飯以手蓋指三飯言也古者三飯必奉擥飧則用器說文盌小盂也盌所以代擥故謂之盌方言曰椀或謂之涓䘯太平御覽所引如此廣雅作梢枝皆俗字涓絜也以器代手不使污著其袂故曰涓䘯舊注云羹不以手當以挾匕匕本皆作也誤羹謂以羹澆飯也禮謂之飧洪云毛詩傳據依也說文䣛脛頭卩也舊注云隱肘則大伏也洪云釋名肘注也可隱注也禮運注隱據也據䣛則小俯據肘則斜倚近不敬既食謂禮食三飯畢飽謂告飽也舊注云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絜洪云禮記注口旁曰咡釋文口耳之閒曰咡玉藻君未覆手不敢飧注覆手以循咡已食也飧勸食也正義曰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殺粒污著之也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鄭言循咡亦約弟子職文然互證之知不然也循咡恐口邊有殺粒則是已至覆手猶澤手謂去手餘飯反覆以挼莎之也此以奉擥而食故耳非爲循咡而覆手也君禮食亦必奉擥一食再食三食皆以擥爲節告飽後乃覆手於是用飲若羹澆飯於器中以食所以勸助令飽也說文曰饡以羹澆飯也亦取贊助義玉篇饡古文作𩟍从展省展申也重也亦是勸食之意或又以爲餈重文則失之君未覆手臣不敢用器以飯三飯與飧有以手以器之別故覆手與循咡自是兩事飧畢亦循咡而覆手則唯禮食竟爲然耳舊注云振衽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污洪云說文振奮

也少儀拚席不以鬣注鬣謂帚也不以帚故奮衽以拂之洪云廣雅摳舉也曲禮卽席言兩手摳衣去齊尺正義曰摳提挈也衣謂裳也鄭注齊謂裳下緝也謂將就席之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此降席言摳衣者義亦同也舊注云賓客食亦自徹其餽曲禮卒食客徹飯齊授相者注引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正義以爲是卑者侍食之客若敵者則否曲禮又言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則客亦止不徹且客所徹者特主人自置之飯與醬非謂進食者之所設也卽客必自徹客尊而弟子卑客尙自徹弟子之自徹更不待言又何必以賓客例弟子邪玉藻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注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正義曰合居旣無的賓主故必少者

一人徹饌也鄭彼注亦約此文言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者謂此一室之人雖非賓客然弟子餕師之餘始所饋者終必各自徹之不得如同事合居之人使少者一人徹也與玉藻義互相足舊注云幷謂藏去弆同也幷當作屏字亦作庰古文尙書屏璧與珪傳屏藏也廣雅庰藏也

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握太平御覽引弟子職作掘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禮記作揭本作葉竝以涉反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戶側忒通解作貸同宅得反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己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旣拚反立

此一節記拚掃之法又言凡者明是蚤作汎拚之法非承食畢而言故別起其凡也洪云毛詩傳實滿也說文盤承槃也舊注云須用泛灑攘袂者恐溼其袂且不便於事也洪云禮記注攘卻也廣雅肱謂之臂卻袂其肘爲攘臂攘袂以臝臂也內則灑掃室堂及庭正義以爲卑賤之人及僕隸此云堂上室中謂學中之堂室也舊注云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灑洪云鄭康成尙書注序內半以前曰堂說文播布也通俗文以水檢塵曰灑李軌莊子注捲手曰握舊注云揲舌也旣灑水將拚之故執箕以舌自當而置帚於箕中也曲禮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注如是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擖厥中有帚少儀執箕膺擖注膺親也擖舌也執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揲字本作葉揲擖皆假借字士冠禮加柶覆

之面葉注古文葉爲擖孝經引詩其儀不忒鄭注曰忒差也賈生書曰容服有義謂之儀拚言儀者幼儀之習自灑埽始也詳於戶內以其近尊者也舊注云謂倚箕於戶側執帚以拚而下其箕暫倚之於戶側也舊注云奧西南隅也此亦言室中也故曰奧曲禮立則磬折垂佩正義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拚必磬折言俛仰者視尊者所在以爲儀節曲禮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注謂掃時也以袂擁帚之前埽而卻行之正義曰退遷也當埽時卻遷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遷故曰拘而退舊注云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洪云小爾雅徹達也謂拚時不使塵達於上猶曲禮其塵不及長者之義舊注以動解徹恐非義訓舊注云從前埽而卻退聚其所埽穢壤於戶內也板穢

時以手排之洪云毛詩傳扳扳反也釋詁排推也趙岐孟子注排壅也又排壅戶內之拚穢入之於箕也尊者居奧拚從奧始亦先拚席前必卻遷者不敢背尊者也室中徧埽聚穢於戶內以就箕也舊注云適己向己也置箕於地葉必向己又實帚於箕者以便出棄時仍兩手奉之所謂其儀不忒是也舊注云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坐執謂獨坐執箕也是時先生坐故拚者亦反坐而置箕於己所坐席前之地俟先生作然後起而致辭自出棄之取箕必跪故曰坐執言反立者先生作則反立先生坐亦反坐言立則坐從可知也

是協是稽莫食復禮

此三句言既拚復業及莫食餕饋之紀舊注云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魯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

夕而習復夜而計過是協是稽者講貫習復所受之業也舊注云復禮謂復朝食之禮也蒙上言之故辭從略毛詩不夙則莫傳曰莫晚也大夫士再飯餔食亦可謂之莫食洪云莫食夕食也周禮注飧夕食也說文飧餔也飧字從夕食會意而告飽後勸食亦謂之飧以其皆用器不以手也言復禮者蓋謂餕饋之禮其奉擧以飯或與朝食異與伐檀之詩曰不素食兮又曰不素飧兮亦士大夫再飯之禮素餐則兼朝夕食言也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橫衡通總說文作熜同作孔反櫛禮記注作堲又作卽廣雅王篇作㸅子栗反居當作倨音據**蒸閒容蒸然者處下**閒去聲**捧梡以爲緒**梡亦當作擧俗擧作梡故訛**左手執燭右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左右舊互易從禮記注改正禮記注作折正義引作正

此一節言執燭以侍尊者之儀洪云儀禮注曰入三商爲昏說文莫日且冥也昏日冥也昏承莫後言也舉火舉燭也韓非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是執燭必高舉之而後光所及乃明也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並是執燭乃童子之事故曰隅坐非以執燭而隅坐矣少儀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以卑者之事故辭之也洪云古者燭皆束苣爲之漢後始用蠟隅坐旁坐也舊注云總設燭之束也通解云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爲燭故謂之總其末然者則橫於坐之所也總說文作熜然麻蒸也又云蒸折麻中幹也言置總高下之法也橫衡通平也言與尊者坐所相衡也櫛檀弓作堲注曰火爇今本作熱誤疏同鄭以解堲周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是以爇爲燒說文爇燒也

曰堲弟子職曰右手折堲正義曰以弟子職云折燭之炎燼名之曰堲故知是火爇者廣雅作㸅炪也皆據下折堲言故謂之炪燼若據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三句細繹之知不然也舊注云櫛謂燭燼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句謂著燭處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通解云句曲也舊燭既盡則更使人以新燭繼之竝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勢曲如矩則方正不邪也皆以櫛爲燼不知禮疏特就注所引折堲言之故云折燭之炎燼鄭固解堲爲火爇未嘗解爲燼也蓋燭本爲跋燭末爲櫛櫛爇火處也亦謂之㸅說文曰㸅所以然持火也周禮曰以明火爇燋也華氏注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元謂燋炬其存火

莊子熠火不息音義熠本又作燋向云人所然火也一云燋火小火也字林云熠炬火也堲熠燋一聲之轉則櫛非㶳明矣曲禮燭不見跋注跋本也燭本盡則去之嫌若㶳多有厭倦意也是燭盡則櫛與跋皆爲盡矣訓櫛爲灺沿誤可知上言置堲高下之宜此言然櫛遠近之適謂燭末然處去尊者坐所須令適受火光所照及斜直如句股之形故曰乃承厥火居句如矩洪云考工記治氏倨句中矩倨居同荀子裾拘必循其理楊倞注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居裾皆假借字舊注云蒸細薪也蒸之閒必令容蒸通解云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閒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舊注云然燭者必處下以焚也通解云又使已然者居下末然者居上則火易然也舊注是也執燭者一人然燭者又一人隅坐則同席承火則相近然者恐污席故處席前爲下也若謂處下則易然炬應向下執者尙得隅坐邪舊注云緒然燭㶳也椀所以貯緒也洪云眾經音義引廣雅緒餘也司馬彪莊子注緒者殘也奉椀亦當爲奉擧擧俗字作捥故訛作椀說文緒絲耑也韓詩外傳曰束縕請火說文縕紼也無蘊字蘊从糸蘊省聲蘊積也縕重文𦅾紼爲亂系是緒與縕皆殘餘滯積之亂絲一人兩手奉麻蒸一人用殘絲束之以爲㶳必兩人者以尊者之前宜愼也執燭但用一手故左執之而右正櫛禮記正義管子書有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正堲鄭云折堲者卽是正除之義音義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卽卽燭頭㶳也（今本左右互異誤）是陸德明亦以卽爲㶳但據折卽言之耳秉燭用左手者以折櫛當用右手也折正聲相近正

櫛卽折櫛也當讀右手正櫛有墮句代燭交坐句墮與坐叶緒與者去叶各自爲均舊注云燒燭者有墮卽令其次代之也先執燭者旣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於椀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於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洪云廣雅墮脫也漢書集注墮落也有墮謂燭穗落也墮是燭㶳鄭斷章取右手折堲證堲周之義其後遂循以絕讀櫛謂之㶳墮又謂之㶳緒亦謂之㶳辭義失之複矣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注爲煩尊者俯仰受之謂於尊者之前授受彼此俯仰恐煩尊者執燭者旣隅坐則代之者亦必坐故曰交坐旣詳坐立之恆尤謹向背之戒取櫛去之者卽燭不見跋意言櫛不言跋燭盡則殘跋蒙上言之故曰櫛而櫛非㶳益明矣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疋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疋舊作所從說文改雅同）

此一節記請衽及布席有常與順時改設之異所當爲雅說文作疋引弟子職問疋何趾又言古文以爲詩大疋字史記集解引韋昭曰雅素也又引服虔曰雅故也洪云虞翻易注趾足也說文作止鄭曲禮注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謂奉枕席先問雅素何趾也舊注云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鄭二禮注皆云衽臥席也然據士昏禮媵衽良席在東則衽當爲布席之稱言弟子始爲先生布席則當請也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注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亦約弟子職文有常者或以南

鄉北鄉爲常或以東鄉西鄉爲常變其衽席則無常與

俶衽皆當請也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

此一節記弟子退習朋友相成之義洪云何休公羊解詁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學記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又曰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言師必言友者雖同從師學既成則各以所志取友然後師所明之道益信故曰各就其友洪云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韋昭國語注長益也儀與義同謂各增益其義蘊也釋詁曰儀善也毛詩傳曰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論語曰朋友切切偲偲切磋長善之謂也

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此二句推廣言之以結通篇所記皆弟子之所當法也

洪云皇侃論語義疏復又也謂學無間斷終始循環也

考證

貴筑黃彭年輯

劉氏向別錄有子法世子法弟子職記弟子事師之儀節受業之次敘

漢書藝文志孝經十一家弟子職一篇注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

朱子大學章句敘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小學之支流餘裔　語類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至於灑埽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則教做對稍大則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　又弟子職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恆爲士作此以教之　又所謂曲禮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　又答潘恭叔書禮記即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它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即以祭祀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則禮書大備　又答李季章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此讀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少

王氏應麟困學紀聞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朱子謂疑是

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敎之注何焯曰馬驌云管子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者爾蓋本朱子語閻若璩曰馬公驌以爲蓋古塾師敎條管子之作內政以敎士之子者爾

許氏衡曰自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校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竭力博志多文要之不背於古人者鮮矣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道參以曲臺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則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按魯齋先生出入經傳泛濫諸子百家靡不研究稱師矣得朱子小學書讀之默契於中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皆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

若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埽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求他師衆皆曰唯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今之學者讀魯齋先生書可以知學問之要矣梅士亨謂弟子職詳於幼職略於聖功豈知言者哉

馬氏端臨文獻通考小學類弟子職等五書一卷陳氏曰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呂氏鄉約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爲一篇

吳氏澄曰古之敎者子能食而敎之食子能言而敎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敎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焉敎之數敎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誦讀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門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

朱氏長春曰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文詞近三禮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須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雜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子游示灑埽應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屠氏羲時童子禮序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養正莫先於禮蓋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

幼之年不聞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媮安徇情任氣如已決之水不可隄防已放之條不可盤鬱何所不至哉是故朱子小學必先灑埽應對之節程子謂卽此便可達天德信非誣也世之父兄既以姑息爲恩而爲之師者日役役焉以課程爲急故一切禮教廢閣不講童蒙何賴焉茲本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諸篇附諸儒訓要語輯爲童子禮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采弟子職江氏永禮書綱目因之其分章次曰學則曰蚤作曰受業對客曰饌饋曰乃食曰灑埽曰執燭曰請衽曰退習凡九章而末附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二十字曲禮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八字蓋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也集解不標章目而分節疏釋大旨與通解綱目二書相同

惟以凡言與行至必由此始二十八字別爲一節以至於食時四字屬先生將食以下爲一節以先生已食至拚前斂祭十六字合先生有命以下爲一節以是協是稽莫食復禮八字爲一節與二書稍異按不標章目者存舊本之眞集解是也至於食時三書以屬師出皆起之下從此斷章語氣不了亦集解是也先生已食至乃還而立爲食畢餕餘之儀亦集解是也是協是稽爲旣拚復業之儀莫食復禮與昏將舉火義相聯屬且稽與箕辭之爲韻此則當從三書者也凡言與行二十八字舊本在其次則已之後已起紀始爲韻且言行本受業內事下言對客餕饋以類相從文義亦應爾管子及二書相傳已久更不煩更定也集解誤不可從

朱子曰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

處也朱氏長春曰極止至善也古大小學一於極惟虛受極

朱子曰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沈氏鼎新曰毋驕二語已具大人之學程氏敏政曰讀弟子職可以去驕去怠高氏愈曰孔子之言與弟子職相表裏入孝出弟卽溫柔孝弟之謂謹信卽正直整齊志毋虛邪之謂親仁卽就有德之謂學文卽朝益暮習之謂惟汎愛衆一語弟子職教未之及於此知聖人之言隨在有萬物一體之懷弟子當早培其根也

岳氏正曰復業問疑是大學問

沈氏維垣曰弟子職食必以禮曲盡其道

何氏俊良解嗛字引商銘嗛嗛之食不足狃也爲證按韋昭解國語嗛嗛猶小小也嗛當爲謙漢書藝文志易之嗛嗛師古注曰嗛與謙同莊子齊物論大廉不嗛亦謙字作嗛朱氏長春曰記長者未舉爵少者不敢飲又君未覆手不敢飧此同嗛以齒之禮也

集解引說文華箕屬所以推弃之也段玉裁注據篇海正弃爲糞推糞謂推而除之也當从段校改

集解拚糞但有借字無本字也按說文華部糞棄除也不得謂無本字拚糞糞字當是畚字之譌

問疋何趾疋舊本作所誤集解謂爲雅字亦非按說文疋足也上象腓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爲詩大雅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說文首引弟子職文者是疋字本義也音所菹切其以爲足字者形相近而段借以爲大雅字及胥字者皆段借也曰記者轉注也

疋字既有菹余切之本義自當从本義本音不煩段借段氏玉裁曰問疋何止謂問尊長之臥足當在何方也內則曰將衽長者奉席請何止止一作趾足也

補音 凡舊有音者無說不復見 **彭年又輯**

施教 敀為正字式支反音詩設也 **則服** 服今音房六反韻補叶鼻墨反古音讀如彫也 **必**

飭 飭恥力反音敕 **不解** 解讀為懈惰之懈詩夙夜匪解是也 **少者** 少音老少之少 **蚤**

作 蚤音早士相見禮早晏注古文早作蚤作今音則洛反韻補叶子悉反今案作从乍聲禮少儀酢冏注部或為

作周禮柞氏注鄭司農讀為室管之管是凡从作聲古音皆如客也 **有恪** 恪古文作客凡客聲古音當讀

如客或如格與今異周封三恪待如賓客可證 **共盥** 共音供去聲漢書成帝紀無共張注師古曰共音居

用反謂共兵張設共音又可讀為具周禮內饔注掌共共當為具是 **乃作** 音宋見上 **鄉師** 嚮為

正字音向 **毋作** 作从作省聲古音亦如容 **則否** 否今音方九反古音讀為藏否之否如七

狹坐 狹舊音引洪校今案春秋經挾卒公殺作俠是古通之證音又當讀為陝臨之陝也 **駿作** 音管

見上 **無讓** 讓古音干聲出禮在行攘陪洋或者攘古讀字可證讀恋如攘 **應目** 譍為正字音於

證反去聲 **遂行** 行古音訓郎反讀如行任之行 **復業** 復讀為反復之覆 **捧手** 奉為

正字數哮反豐上聲 **與行** 行下孟反讀如杏音 **攝袵** 衽如為反音好 **要方** 要舊音是

今案讀為遂要求也 **而立** 立古音讀為泣周禮鄉師注故書位為立鄭司農云立讀為泣又司市注故書

泣作立杜子春云立讀為泣此當與還叶 **三飯** 飯音反上聲 **唯嗛** 嗛舊音是今案讀如豐歉

之歉音欠 **斂祭** 祭今音子例反古音又可讀如祭尚書大傳祭之為言祭也祭者至也音案與徵叶

相要 要舊音是今案讀為遂謂各以年齒相序而遂約就坐也 **乃飽** 飽古文作餘餘从乎聲古音讀

如哀上聲補口反詩拼羊噴首與罷飽叶可證 **旋而** 旋辭戀反音旋遂也禮玉藻周還折還釋文還本亦

作旋 **乃還** 還戶關反音環反也 **而立** 音泣見上 **攘臂** 攘汝羊反音穰漢書鄒陽傳擬

袂而正議注攘伏猶今人云拐臂 **膺揲** 揲本食列反音古別一諸也舊音引禮記當讀為葉 **不**

忒 忒舊音引通解作貸同今案讀如監字亦作貸周書二行忒史記作貨片令徜離不貨呂氏春秋作式古竝通

下箕 下乡篤反音逕讀為以貴下幾之下 **拚之** 弁為古文棄字从到子从什郎棄之名形揩也

反立 立此當讀為位周禮小宗伯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

公部位爲公鄉立可證又案小宗伯為位注故書位為泣杜子春云從當為位書亦或為位是立與泣位本相通古

音立位但說如泣可知此言反立謂飢拚後各反其位與下稽禮叶 **是稽** 稽今音古奚反古音與禮叶當

讀為計案周禮小宰注稽計也可證 **莫食** 莫為暮之正字日在茻中是也 **復禮** 復讀為重復之

複 **錯總** 錯七故反音措 **櫛之** 櫛舊音如鄉今案依集解說當從莊子音義讀為斶木又作泚

郢卽㛹嫽嫽皆一聲之轉 **居句** 句讀為鉤曲之鉤 **處下** 處上聲下今音胡雅反韻補叶後五

反古音讀如戶與所矩紀叶今吳人呼下猶近戶聲 **正櫛** 櫛音燭與燭叶 **有墮** 墮從果反音如

情與坐叶 **尊者** 者今音章也反韻補叶掌與反古音凡从者聲皆讀如渚案史記秦始皇紀索隱曰者協

音渚是其證也 **是去** 去羌舉反音噓之上聲微也與者叶 **敬奉** 奉扶隴反音謂 **問疋**

疋舊音改雅設攷證巳惜之今案疋本音所菹反讀如疏舊本作所者實聲近之譌 **俶衽** 俶昌六反音淑

則否 否不讀為臧否之否與友叶 **其友** 友今音云久反韻補叶羽軌反古音讀如以也 **相**

磋 磋七何反音蹉 **各長** 長展兩反讀為君子道長之長 **其儀** 儀今音魚羈反如給韻補叶牛

何反古音讀如俄與讀叶案周禮小宗伯韓儀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

為誼是儀義誼古通之證儀从義而義从我聲誼从宜而宜古文作多从多聲古讀若俄若多皆與今音迴異

復始 復浮富反音浮去聲又也

重刻弟子職集解後記

曩客西蜀曾輯弟子職攷證一卷畀今撫軍唐炯公刻於
權綏定守時洎乎今茲二十有五稔矣古書僅存傳本日
尠微緒𩔖虧致爲惜嘅夫聖功之基實肇丱弁孔門心灋
主敬尚焉紬繹斯文一則曰如見賓客再則曰如於賓客
蓋如賓如祭古之通諺也左傳魯論引無異詞弟子敬師
此尤典要顧莊氏原編訓故綦詳而音讀叵畧昔者餘暇
又曾廣其未及集爲補音如干條暨句讀一篇取便童蒙
不厭煩淺今歲恭承　簡命備藩𡸁中日思與此邦士大
夫求所以端人心維風俗正本清源之道無外乎是爰舉
諸稿先付書局重刻之放下郡邑傳授生徒果皆口誦而
身習之又豈獨識庠塾之規知教學之序而非辟邪慢之
心與夫佻薄浮夸之俗或將弗甘於惑溺乎語曰師道立
而善人多則吾梓布之所望也其它敘攷已詳不復贅云
光緒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貴筑黃彭年識

〔清〕周永年撰

先正讀書訣一卷

清光緒二十一年嚴修刻本

去年秋吾友永清朱孝廉槐之以是書見詒讀而好之既奉使命攜以自隨抵黔後付工寫刊覆校一過則原書譌舛甚多乃視所引書目借諸坊肆而校改之書不能具故未能盡改也比晤趙次珊前輩知渠有精本顧在行篋附裝北發矣許異日由皖見寄余試下游各郡將以是書詒多士不可以待輒先付印而志其緣起如此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津門嚴修識於貴陽使署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長梧子曰予昔為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夫為禾如此讀書亦豈有異哉是故泛覽博觀涉獵飽飣昧精義之歸宿失微意之所在逐末忘本考覈鮮當此鹵莽之類也恃其強很傅會穿鑿逞其矯誣文奸飾偽不揆時而度義或是古而非今違其經常陷於非僻此滅裂之類也昔者聖門嘗論之矣孔子曰畏聖人之言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又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綜觀諸說讀書義類盡矣乾隆時濟南周書昌先生著先正讀書訣蓋本孔孟之緒論而上求之經典復博采唐宋以來諸儒之說其所以杜鹵莽滅裂之弊可云深切著明矣學者苟循是而求之庶幾學術正而人心亦正推之治國平天下罔弗由之其書山左盛行今先生元孫少傳大令重刻於蜀以廣其傳屬余為之序余昔聞何子貞世兄稱述先生苦志力學自博反約為山左諸儒冠輒心儀之復與少傳尊人寶傳貳尹交好悉其家世爰撮此書大旨而序其緣起焉

光緒四年歲在戊寅七月吳郡顧復初序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先正讀書訣歷城周書昌先生集也自帖括之學興而學術失而治術亦失蓋先正讀書之法渺矣是書會萃先儒讀書之法頗爲救時良劑前曲阜令王海門曾爲刊板而燬於火其子子梅又將鳩貲重刊以紹先志請余爲序原本乃先生未成之書徵引時代前後不無參錯且有複出者余略爲釐正去其冗長者以歸之願世之讀是書者一留意焉

同治丙寅春朝邑閻敬銘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上元運轉人心亦將復其眞朴於是士君子皆思從實地導引後生而言理之書日出近日屢見重刻小學又見刻訓子書而先正讀書訣一編既刊遭燬者又得一時善士重刻以廣其傳而子梅乃屬序於余余愧少讀書少壯蹉跎未有提策惜見此書已晚敢序此書邪竊按本書未見原序道光中復刻爲守梅之尊人既有序矣孔敘仲又爲之序固無待爲贅言但處教學怠弛之日幸有振作奮興之機得此訣而庠校俊髦家塾子弟人人皆覺讀書爲先務而不徒埋沒眞性於爛時文殘典類之中則是編一行大有造乎當世學者非獨使稷下儒流日起而有功也至書中皆前賢緒論雖未編排類次殆未經纂成之本先輩所爲難以更動若讀者得抄其一二條受益已多亦不必求全於著書之格式矣

同治乙丑五月朔日會稽宗稷辰書於山東運河道署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兩漢以後學無師承其騖乎淹博者旣以聞見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諸曠蕩空虛之域此顏氏家訓所以有不如無學之嘆也海門王明府同年向刻先正讀書訣濟南周書昌先生所輯也惜傳之未久遂致散佚今其令嗣子梅匄資重付剞劂函商於余讀之如對明師如逢益友其諄諄訓誨之詳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矣夫良醫救世脈訣為先若立法用方不過稽之典籍以擴其識驗之閱歷以練其才至於診脈之訣則必審陰陽消息之機辨五行生剋之理而又參以虛實標本之錯綜變化庶臨證卓然有定見而不至為羣言所惑今觀是編所

載致知力行諸法悉備要皆古人之成方非於博文約禮之外別有所謂循循善誘之訣也而其不言之奧未發之隱則在善讀書者專其力於聖賢之言淬其志於身心之學慎其志於國家成敗之數考其實於古今治亂興衰之迹如是而後本讀書之法以求入德之方則表裏精粗同條共貫他日正人心端風化胥於是乎在焉若祕守此編而以為弋取功名之具則有負書昌嘉惠後學之苦心而亦失海門公諸同好之雅意也

同治四年七月壽陽祁寯藻

先正讀書訣序

淮孟年從阮芸臺唐陶山汪瑟庵張古餘程瑤田張存之諸先生論文咸慕周書昌太史篤學立品多藏書著作必富惜未一見也曁作宰東魯與翰風張君樹人徐君訪祕笈於藉書園水竹環碧縹緗凌雲古香[illegible][illegible]紘誦聲達戶外登禮堂肅然景仰遺型宛在子完茂才太史曾孫也敦品修行學有淵源詢知太史著作無稿余然疑焉越十有三年壬寅春兒子鴻訪子完舅仲得太史手輯先正讀書訣余三復之審太史學深志廣不屑以詞章見其輯書至意教學苦心孔君繡山已敍之矣世之學者或失疏陋或失馳騖或失隱怪而拘迂矜急功名營利祿囿風氣好辨難耶於戲讀書而能識聖賢要旨味經史精腴通古

今常變正家國經權窮則著為文章達則政行利濟豈易學哉豈易學哉淮誦習半生願承先正之教而覽是書之晚也假年以學壯悔自嗟又未得與昔日師友同觀而討論之感且深焉爰與合志者醵金付剞劂命兒子鴻選工校栞書之流傳海內不僅窮鄉僻壤孤無師承者樂奉楷模凡誦是編學先民正則思為有用偉人九京可作太史其庶慰乎刻既成板歸子完藏之故識其緣起并書助資校錄姓氏於簡端

道光歲在昭陽單閼如月朔天津後學王大淮書於歷下海右亭中

先正讀書訣序

士人讀書必由博反約博矣而未能約者非約之難不善用其博也經史而外諸子百家雜說紛紜苟無識以主之將必矜奇好異泛濫而無所底止此歷城周書昌先生先正讀書訣之所由作也先生一代名儒被徵爲翰林纂修四庫書其所見書多矣又嘗購書十萬卷築借書園祠漢經師發明源流以招致來學其讀書之博爲何如哉顧必諄諄於先正讀書三致意者懼後學之無師承不能由博反約以底於成也今年余遊歷下先生曾孫雲坡子完由王海門明府見示此册敬誦數過其引據經史子集既該且詳而必精之又精愼之又愼誠恐少涉歧途爲謬匪淺先輩之望於後進者固如是其肫且摯也世嘗有學識異人望洋自阻而教者懼其名將跨我或絶之不使進或進之而不肯畢示其出入之訣遂使英俊沮落迄無成就此有志者所浩歎也觀先生之用心真欲使天下後世後生小子咸登道岸豈徒教人以忠已哉王明府將爲醵貲付梓余樂觀其成而爲之序

道光壬寅秋九月中澣曲阜後學孔憲彝拜書

周先生傳

曲阜桂馥撰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詘不就顧余所得書恐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修歷城縣志即出其書肆力搜討既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愼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被徵纂修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屬余爲四部考傭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鐙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略盡觀其大義不讐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鮮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顧吞志以歿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逐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含內美學思堅明識解朗悟汪汪千頃波豈淵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趣矣

周書昌先生別傳

會稽　章學誠　撰

予去京師四年春明故人日益以遠今年邵晉涵與桐氏書來言書昌病歸狼狽殊可念俄又書來言書昌死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秋七月也哀哉予自己丑庚寅間京師聞書昌名未得見辛卯始識與桐欲訪書昌時二君甫成進士俱罷歸銓部意不自得先後出都門予亦遠涉江湖不遑安處乙未入都二君方以風望被薦與休甯戴震等特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遇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爲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勾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

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爲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浸浸乎移風俗矣予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藉書園者書昌之志也書昌故溫飽棄餒於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故以藉書名園藉者借也嘗以其意請予爲藉書目錄之序予序之曰云云書昌志既美而不就當世亦復迂之故生平不得展其意氣四庫館開既以風望被徵嘗欲行其平日之見盡表遺籍設法勸誘使人刊布流通且爲學者無窮之利而已身與同列者竭所知能悠遊寢食其中將以庶幾得當而於程功刻日遷秩敘勞皆未有以計也事多扞格不行宋元遺書歲久湮沒畸篇賸簡多見采於明成祖時所輯永樂大典時議轉從大典采輯以還舊觀而館臣多次擇其易爲功者遂謂按取無遺

逸矣書昌固執以爭謂其中多可錄同列無如之何則盡舉而委之書昌書昌無間風雨寒暑目盡九千鉅册計卷一萬八千有餘丹鉛標識摘抉編摩於是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諸集以下又得十有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好古之士以爲書昌有功斯文而書昌自是不復任載筆矣庚子辛丑之間四庫全書將竣而館閣被

命特修之書若

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職官表河源考之類指不勝屈皆於趙成以入四庫著錄館閣撰述需人翰林稍知名者一人常兼數館又借才外曹若進士舉貢諸生未得官者或借以超資換階紛然競赴功名之會而書昌皆不得與意泊如也書昌闊於世故

惟讀書不欺其與人也忠信而自爲謀往往明大而疏於細據其理不甚詳察於事人以是益迂之初入翰林以爲官清則貴有守惟治生有具乃可無求於人於是鬻閒架權市貨僦賈客爲之居廛俄而大耗其貲則瞿然省曰商賈末也力農本也棄本逐末我則疏矣則又僦田講求藝植倩農師爲之終畝凡再遇豐年而僦田所獲不足償其糞溉則又瞿然省曰農夫耒耜士之贄也我不食業而耕是謀失吾本矣遂評輯制舉之文鐫印萬本以爲諸生干祿者資其文多組織經史沈酣典籍意在即舉業而反之通經服古自謂庶幾義爲利矣然而應科舉者多迂之印本不售而刻印資多券貸責逋計子母即鬻萬本不足償於是至大狼狽凡書昌計治生知其事者無不規諫雖妻

子亦力阻而書昌自喜益深黠者或從中暗規其利書昌又坦懷無逆億故以溫飽之家購書無幾至三變計而愈憊不支然其讀書實深有得而流俗視之乃與言治生等嗟乎人固不易知知人讀書之有所得則更不易自孔氏之門顏曾游夏不專一律孟子王齊反手身當七百名世而井田封建一則曰聞其略再則曰此其大略諸侯之禮則未之學荀卿深明禮樂詳於制數雖推施不及孟子而於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實無愧焉人豈可一律哉自有謂坐言起行譏宋儒爲無用者於是經術淵閎之士或於世事稍疏即爲儒者詬病不知守先待後責固不輕而書昌勤學而不爲名心公而無私於利粹然古之醇儒不知者譏其所見之偏卽知之者亦徒震於學

識之博而於書昌之所自得則皆未有當也書昌於學其大者溯源官禮嘗謂宋儒以後學統授受學案異同言人人殊皆逐末而遺本夫學安得有統周官禮千古之學統學安得有案春官禮千古之學案也又曰君子思不出位位於古文同立惟禮有定位故立不易方不知禮無以立也鄭孔諸儒之於禮經往往張之或失其位周官之禮遂失其傳而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故於宮室制度登降儀節講求甚悉以謂學而不明於此皆面牆也又曰學必求諸身心蕺山劉子以後遂無深造自得之學其紛紛爭宗旨者市於學也旁涉佛藏博綜探索自謂有得嘗謂告子言生之謂性人知其爲佛氏所宗不知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乃是陰闢儒行彼謂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乃是陰闢

道流蓋其意以儒者存養省察爲反求諸心道家飛伏修鍊爲求助於氣也聞者雖疑信不定然其所見卓然不可易也始予遊京師於書肆見偉丈夫黝澤而髯取肆書都目流覽絕疾似無所當意者掉臂竟去予微跡之益都進士李文藻也後見書昌髯偉絕類李君因恐李君志奇好古亦似書昌時李已出爲廣東知縣與書昌往復援刻山東前輩遺書不遺餘力予恨未得交李君也同時聊城鄧汝功德州梁鴻翥皆篤學嗜古不爲時名推爲山東士望李君卒廣西同知以詩别書昌意謂梁鄧先後下世以次及李因擬書昌爲魯靈光今十年爾而書昌又逝悲夫書昌諱永年書昌其字自號林汲山人其先浙江餘姚人也自太高祖遷居歷城祖母劉以節孝旌考諱堂國學生孝

行聞於鄉里母王有淑德閭黨稱之書昌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授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文淵閣校理乾隆四十四年貴州鄉試典試官卒年六十有二子震甲乾隆四十五年舉人予與書昌交終始於與桐居京師嘗困躓少歡過二君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晏憶書昌方欲就田治生有老農爲述田家樂事娓娓入人予聞之意移亦欲共書昌效微田遺意獨與桐謂未可信予詢其故與桐曰農田之必有利猶讀書必有益也農子聞大儒言讀書之功而舍其耒耜以求占畢可乎予曰我輩歸老故山得有田圃林泉之勝三數知契衡宇相望絃誦之餘因而課耕問蒔朝夕過從人在士農之間不亦可乎與桐書昌皆色然有慕斯言猶在耳也不知感慨繫之矣與桐書言書昌

且東歸自知不起屬與桐寄語俾予為傳予為書昌不好名傳不足以慰地下也若其讀書有以自得區區欲以已之所有公於斯人則予與與桐所為心折者爾

先正讀書訣

歷城周永年書昌甫輯　元孫兆慶謹校字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象傳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周易

王秋山曰初六質柔而志剛質柔故昧於遠見志剛故欲速不達非急暴而不能恆則必苟且而不可恆易解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傳不恆其德无所容也周易

郭白雲曰過中則不恆不恆則日入於小人域　項平甫曰无所容者動靜皆不可也　觀彖行無常度則已不安事無常法則物不順

上六振恆凶　象傳振恆在上大无功也周易

呂東萊曰立天下之大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

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易解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周易

何元子曰艮其背主靜之功學者之事也人之精神盡在於面不在於背故聖人教之以艮其背此求止法也使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端未始不寂然矣然而其初未能也必自艮背而入易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傳艮其限危薰心也周易

何元子曰震性好動而欲限之使不動然好動之性終在妄想坐馳紆軫內熱薰灼其心易解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傳艮其身止諸躬也周易

徐進齋曰四當心位不言心者心不可見身者心之區宇也

身止則知心得其所矣 易解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周易

董氏曰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 易解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大學

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朱子章句

致知在格物 大學

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 朱子語類格物致知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的只是這一個道理方是快活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 小立課程大作功夫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此心入在裏面與他猛滚一番方始透徹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還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又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 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 李延平先生曰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

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旣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欲速則不達 論語

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做車僨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 存疑

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 朱子 進銳如何反退速蓋進銳不是眞心求進只是箇浮氣這箇浮氣最不可耐久 翼註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告之 管子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則亦及之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

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荀子勸學篇

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　跬步不休跛鼈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荀子修身篇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

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孟子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孟子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韓文

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毋逢學士眞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韓文

陽亢宗好學貧不能得書求隸集賢院寫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學無不通順宗實錄

君少不喜書年已壯猶不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詞歲餘舉進士再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

以別之歐公蘇明允墓志

學必量力量力故能久邵子皇極經世外篇

不必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　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的課程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歧亡羊者不可不戒也朱子

三哥年長不可自比兒童處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版不過五六反復數遍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爲佳）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咨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慓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温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朱子

看大學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記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功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

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邪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與失亦不難見也朱子

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胾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朱子

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朱子

與長子受之曰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疑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

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朱子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朱子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己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觀盡何用逐日只捱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邪且如人入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 朱子

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唱起來方有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如熹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

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熹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忽忽過了五十來年 朱子

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 朱子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求其放心一章曰我放心未收如何讀書能記乃獨處一室靜坐月餘自此讀書無遺 朱子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朱子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 張子經學理窟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張子經學理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張子經學理窟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

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
壞人之才以爲之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張子經學理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
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張子經學理窟
河出崑崙墟雖其本原高遠矣然渠并千七百然後能經營中
國而達於四海願足下思四海之士以爲友增益其所不能
毋欲速化而已 黃山谷
古人有言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
乃有味棄書册而游息時書味猶在心中久之乃見古人用
心處如此則盡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而解也
黃山谷

左傳前漢讀得徹否書不用求多但要涓涓不廢江出岷山源
若甕口及其至於楚國橫絶千里非方舟不可濟惟其有源
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旣無人講勸但焚香正坐靜想見古
人自當心源開發日勝進也 黃山谷
凡讀書法要以經爲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
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
横 黃山谷
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條目等大略與近歲應舉者
同爾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材強力積學數年自有
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
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凡人之精力不能兼收
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
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
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
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
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東坡集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
手與口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
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
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主且欲推此學於天
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
用心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

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
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 東坡集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
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義朱文公
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
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
熟此二事可以爲法 困學紀聞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
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敘事當以書爲法 困
學紀聞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困學紀聞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困學紀聞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者多非之此顔之推所謂詅癡符也詅力正反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爲法易曰白賁无咎舊書綰傳每屬文耻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困學紀聞

史記曰史有二體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强記而已壺邱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又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寛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寛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寛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寛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寛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左編呂祖謙傳

傅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於世傅良爲學精於古人制度年經月緯晝檢夜索詢世譜編史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祖謙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傅良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閒銷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

義廉恥爲人材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庭爲人主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左編

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然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左編

荆川唐先生於載籍無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數十計嘗語其徒曰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之諸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

跡又次則載諸世務可爲應用資者數者本末相較皆有益之書餘非所急也所輯最巨者有左編右編儒編詩編文編稗編凡六種 焦弱侯澹園集

治古之時非唯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氏之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强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 宋學士集曾侍郎神道碑

古人之文章銜華佩實畫然不朽或源或委咸有根柢韓柳所讀之書其文每臚陳之宋景濂爲曾侍郎志敘古人讀書爲學之次第也此唐宋以來高曾之規矩也宋人傳考亭西山讀書分年之法蓋自八歲入小學迨於二十四五經經緯史首尾釗貫有失時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則三十前已辨也自時厥後儲峙完具逢源肆應富有日新舉而措之而已耳眉山兄弟出蜀應舉蓋已在學成之後方希古負笈潛溪前後六載學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遠學法蕪廢自少及壯舉甚聰明猛利朝氣方盈之歲年耗磨於制科帖括之中年運而往交臂非故顧欲以餘景殘晷奄有古人分年程課之功力雖上哲亦有所不能 有學集

古人之學自弱冠至於有室六經三史已熟爛於胸中作爲文章如大匠之架屋楹桷榱題指揮如意今以空疏謏悠之胸次加以訓詁沿襲之俗學一旦悔悟改乘轅而北之而世故羈紲年華耗落又復悠忽視蔭不能窮老盡力以從事於斯遂欲鹵莽躐等驅駕古人於楮墨之間此非愚即妄而已矣 有學集

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寬緩大槩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强之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其始終節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許魯齋集附錄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亟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詷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

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宴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范文正公遺事

公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他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范文正公遺事

公在南都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食飲人所不堪而公益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求於仁義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范公神道碑

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羣賢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不可徧舉獨舉其切而近者則公於所在開設學校以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己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恭獻公復割田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爲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於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横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爲治者不知所尊尙寥寥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勸奬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少哉 元李祁文正書院記 按荆公祭公文有云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 朱子曰公振作士大夫之功多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已者或有未當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許文正公遺書

誦經習史須是專心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可因他而輟 許文正公遺書

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

去取之鮮有失矣 許文正公遺書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卽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日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艶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愼乎 許文正公遺書

東萊先生曰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 日日有常不可間斷 日須誦文字一

篇或量力念半篇或二三百字編文字一卷或半卷須分兩冊一冊
續選一冊編語卷帙太多編六七板亦得作文字半篇或一篇熟看程文及前輩
文字各數首此其大略也總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念前人文字編文字半板非
謂寫半板但如節西漢半板作文字數句熟看程文及前輩文一首雖風雨不移欲求繫究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
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 許文正公遺集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剗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黃梨洲論文管見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

牘旗亭之日歷卽有議論敘事倣卓羸馬終非鹵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當盡行籍沒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傖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清眞反視此爲脂粉亦可笑也 黃梨洲論文管見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塡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黃梨洲論文管見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眞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眞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刳然無物者也 黃梨洲論文管見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性理大全
非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彩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

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性理大全
朱子告或人曰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苦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卻未必不得 性理大全
程子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性理大全
文章不朽全在道理上說得正見得大方是世間不可少之文若古今文集一連三四篇不見一緊要關係語便知此人只

在文士窠臼中作生活者然要揀正大道理說又有二病一是古聖賢通同好語掇拾敷衍令人一見生厭惟恐不完一是眞正切要好語卻與吾生平爲人南轅北向了不相涉卽不必言淸行濁立意欺世盜名亦未免爲識者所鄙笑矣 魏叔子裏言

人於文字惡人譏彈不肯一字受善此所謂寶蜣丸而棄蘇合只是癡到極處耳 魏叔子裏言

凡作文須從不朽處求不可從速朽處求如言依忠孝語關治亂以眞心朴氣爲文者此不朽之故也浮華鮮實妄言背理以致周旋世情自失廉隅者此速朽之故也今人作文事一向速朽處著想著力而日冀其文之不朽不亦惑乎 日錄

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論文章耳 日錄

爲文當先留心史鑑熟識古今治亂之故則文雖不合古法而昌言偉論亦足信今傳後此經世爲文合一之功也 日錄

稚子愚蠢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留神 陸清獻公集

姪孫教子之念與他人異功名且當聽之於天但必欲其爲聖賢路上人望時時鼓舞其志氣使知有向上一途所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在京師見一二博學之士三禮四傳爛熟胸中滔滔滾滾眞是可愛若讀書不熟安能如此此雖尙是記誦之學然必有此根脚然後可就上面講究聖賢學問未有不由博而約者左傳中事迹駁雜讀時須分別王伯邪正之辨註疏大全此兩書缺一不可初學雖不能盡看幸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涇渭冬天日短應囑其早起夜間則又不宜久坐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 陸清獻公集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

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已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緜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

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愼勿忽之陸清獻公集

令郎天資英妙必成大器鄙意目下但當多讀書勿汲汲於時文左傳之外易詩禮諸經皆不可不讀讀必精熟熟必講解聰明自然日生將來便不可限量養其根而竢其實古人爲學皆然世俗子弟所以多壞只緣父兄性急一完經書便令作文空疏杜撰、識經史爲何物雖僥倖功名亦止成俗學與前輩學問相去殊絕此不足效也陸清獻公集

令郎今歲學業必更精進幼學工夫不患不長但如築室須堅其基址然後可起樓閣五經四書皆基址也時文則樓閣也

須先將各經熟讀細講浸灌其中使之有得然後及於時文循序漸進而不欲速自然所就不可限量陸清獻公集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知將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用功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將四書一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於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爲沒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必欲盡通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宜溫習講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是致知之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胸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陸清獻公集

分年日程一書平生所最服膺故特梓行欲學者胸中先知有讀書規模然後以漸加功倘從前已經蹉跎者一二年補讀一經可也陸清獻公集

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

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卻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悠忽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陸清獻公集

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必怠惰亦不可過勞須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陸清獻公集

星佑來惟勸其讀小學若平日能將小學字字熟讀深思則可
爲聖爲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陸清獻公集
聞令孫今歲亦已就試愚意亦不必汲汲與其勉强早入泮不
如多讀幾年書使之學問充足下筆沛然不患功名不到手
此一生受用不盡之道若一味欲速未培其根先求其華縱
得僥倖恐病痛非小此某年來閱歷人情世態所見如此 陸清
獻公集
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
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要
語爲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味此二書
人品學問自然不同 陸清獻公集
家務雖不能盡擺脫然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觸處皆是此理
流行則不患俗務累人矣 陸清獻公集
自古豪傑往往從艱貞之際倍加精進蘇子瞻之文章愈窮愈
工程伊川之學問彌困彌粹一番否剝焉知非造物有意玉
成大君子耶 陸清獻公集
細心靜氣取程朱大儒之書沈潛反覆其中眞見聖賢意旨所
在然後執筆爲文復取先正守溪荆川涇陽之作循其規矩
範我馳驅不必務爲奇異而自卓然遠於流俗此則天下之
至文也何爲舍坦途而馳驟於荆棘哉 陸清獻公集
摘韓子讀書訣課子弟 口不絕唫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

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
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此文公自言讀書事
也其要訣卻在紀事纂言兩句凡書目過口過總不如手過
蓋手動則心必隨之雖覽誦二十遍不如鈔撮一次之功多
也況必提其要則閱事不容不詳必鉤其元則思理不容不
精若此[illegible]史能考究同異剖斷是非而自紀所疑附以辨論
則濬知愈深著心愈牢矣近代前輩當爲諸生時皆有經書
講旨及綱鑑性理等鈔略尙是古人遺意蓋自爲溫習之功
非欲垂世也今日學者亦不復講其作爲書說史論等刊布
流行者乃是求名射利之故不與爲己相關故亦卒無所得
蓋有書成而了不省記者此又可戒而不可效 李榕村集
資性有鈍敏不可強也雖然亦視其志之分數何如耳如有十
分志向則其誠必不息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則亦無微
之不入無堅之不破凡溺心於邪者必有鬼凴之專心於正
者必有神依之管子曰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道家之
言曰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王荆公云方其幽晴昏惑
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所謂神物非眞從天降地出乃
是自家精神靈爽之所爲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
圭如取如攜此理至確惟往有精進之力無退悔之心有廣
大之願無休歇之期古人有大就者往往是鈍魯人不足爲
憂也 李榕村集
四書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人須終身藝之如農夫之終歲而

藝五穀也藝五穀者每種必盡其勤方其盡力於此不知有彼也若來牟未蘇而又長彼黍稷雖有上農不能兼施此須立課程爲之每藝一經必盡自家分量務令徹底方休藝之之法一曰熟誦經文也二曰盡參衆說而別其同異較其短長也三曰精思以釋所疑而猶未敢自信也四曰明辨以去所非而猶未敢自是也能於一經上得其門而入則諸書皆同室而異戶者可以類推而通古之成業以名世者其必由此矣 李榕村集

勸學箴　易與詩書最務精熟三禮三傳隨分誦讀西京東京文極醇厚唐人之雄曰韓曰柳北宋文章於唐有烈歐蘇條達曾王峻潔擇其尤者含咀英華將來融洽不名一家諸子

之粹亦可采焉荀卿論學莊子譚天仲淹中說子雲法言偉長中論康節外篇奧指奇辭手錄心追醇疵小大默而識之周程張朱至爲精鑿孔孟通津經書正鵠易通正蒙性書學論以逮雒閩微言至訓並須熟講益以精思篤嗜深契尚友遥師義理昭明庶幾不畔騁經觀史靡不貫串猶有餘力列代詩騷揆春擷卉以詠以陶如是讀書方有根柢文學德行實相表裏 李榕村集

讀書博學強記日有程課數十年不間斷當年吳下顧亭林今四舍弟耜卿皆曾下此工夫亭林十三經盡皆背誦每年用三箇月溫理餘月用以知新其議論簡要有裁剪未見其匹耜卿亦能背誦十三經而略通其義可不謂賢乎但記誦所以爲思索思索所以爲體認體認所以爲涵養也若以思索體認涵養爲記誦帶出來的工夫而以記誦爲第一義便大差必以義理爲先開卷便求全體大用所在至於義理融透浹洽自然能記卽偶然忘記亦無害程朱亦然 李榕村集

寶實讀書一切詩文歷算都不甚留心惟四書五經中道點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胎胞中帶來的一般此之謂法嗣當時徐立齋韓元少每見輒問某近又讀何異書人好讀異書便是大病書有何異四書五經如飢食渴飲祖宗父母一般終身相對豈有厭時 李榕村集

自漢以來的學問務博而不精聖賢無是也太公只一卷丹書箕子只一篇洪範朱子讀一部大學難道別的道理文字他

都不曉然得力只在此某嘗謂學問先要有約的做根再泛濫諸家廣收博采原亦不離約的臨了仍在約的上歸根復命如草木然初下地原是種子始有根有幹有花有葉臨了仍結種到結了種雖小小的而根幹花葉無數精華都收在裏面 李榕村集

看書須逐條想一遍不但爲書且將此心磨的可用不然遇大事此心用不入便做不來 李榕村集

讀書不專是務博須是湊成一堆如天上繁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若湊起來比月還大只因月是團圞一物所以月光比星大別昔有人力格數人問之渠云力兼二人便敵得十人兼三四人則三四十人不足道也以此見得須是合并若散

開終是不濟事 李榕村集

五經六藝今止四經四藝而已經止易詩書春秋禮卽在六藝中藝止禮樂書數射御已不講易將註疏程傳朱義看過略通大意一年可了詩將註疏與朱傳看書經亦然春秋三傳註疏每種一年兼之禮樂書數不過十餘年無不通矣聰明人用十餘年功亦不難便是許多年代無此人豈不可嘆 李榕村集

孟子竟是不曾見易平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只是才大學問直溯源頭掘井見泉橫說豎說頭頭是道 李榕村集

有人說十三經廿一史皆看過只是不記得總是他立意要看完經史便不能記何也爲其泛也非切已要讀如何能記天下書原讀不盡虛齋云欲爲一代經綸手須讀數篇要緊書書讀要緊者方好文中子云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某自己驗之確是如此孔子說得極平常都是自己有得之言說一箇溫故說一箇時習可見不溫不習便無處得說與知新 李榕村集

人於書有一見便曉者天下之棄材也須是積累而進溫故知新方能牢固如富貴家兒生來便有得用他看錢物天然不愛惜惟辛勤成家便一草一木愛之護之讀書從勤苦中得些滋味自然不肯放下往往見人家子弟一見便曉者多無成就有人自訟其過生平所讀書不甚愛惜此是大病又有人自訟其過生平好讀新書不喜讀舊書亦是大病 李榕村集

凡瓜果時候未到縱將他煑爛他終是生人只知春生夏長秋收之爲功不知成物卻全在冬五穀至秋已成矣若當下便將他下地作種終是不好畢竟收過冬生意纔足人見其已入倉囷以爲既死不知他生意在內自己收縮堅固以完其性可知貞下起元之理一絲不錯凡學問工夫火候未到時勉强爲之終是欠缺 李榕村集

學聚問辨下著一句寬以居之大妙如用武火將物煑熟卻要用慢火煨滋味纔入方得他爛 李榕村集

讀書要挨根挨得根便不會忘將那一部書分類纂過又隨章劄記復全部串解得其主意便記得某向看三角法過而輒忘後得其一線穿下之根便再不忘某於河圖洛書挨得其根放下空空洞洞一提起千頭萬緒無不了然孔明嘗曰獨觀大意今人解作草略便不是大意者卽精英根源也杜工部讀書難字過便不屑記難字如揚子雲乃是要採其精英 李榕村集

讀書千遍其意自見某初讀參同契了無入處用此法試之熟後遂見得其中自有條理初讀大司樂亦然用此法又有入處乃知此言果丹訣也人做大司成只糾合有志讀經者且不要管他別樣只教他將一部經一面讀一面想用功到千遍再問他所得便好 李榕村集

某年十八手纂性理一部十九手纂四書一部二十手纂易經一部凡某家某家如何說皆一一能記至今以爲根基不然

雖閒時熟思從何思起李榕村集
讀書要有記性記性難强某謂要練記性須用精熟一部書之法不拘大書小書能將這部爛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諸家說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觸悟他書如領兵十萬一樣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無親疏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領兵必有幾百親丁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氣肝膽便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親者又有所親因類相感無不通徹只是這部書卻要實是丹頭方可通得去儻熟一部沒要緊的書便沒用如領兵卻親待一夥極作姦犯科的兵交友卻結交一班無賴的友如何聯屬得來李榕村集
要通一經須將那一經註疏細看再將大全細看莫先存一駁他的心亦莫存一向他的心虛公其心就文論理覺得那一說是或兩說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看來看去務求穩當磨到熟後便可名此一經當日虛齋只將易經如此做得一番工夫後來天下傳其業引曰欲易明問蔡清故某嘗曰自宋以後得漢人窮經之意者惟虛齋先生一人李榕村集
達摩一老癯對著壁坐了九年幾奪吾儒之席胡安定在泰山讀書十餘年其後學徒之盛遍天下凡人有十年著緊工夫其聲光氣燄斷然不同李榕村集
讀書著不得一點爲人的心著此便斷根雖孜孜窮年無益也李榕村集
讀書只贊其文字好何益須將作者之意發明出來及考訂其本之同異文義之是否字字不放過方算得看這部書李榕村集
和尙家參禪亦是要心歸一故意說一句極沒理的話要你在這上尋求想來想去別的念頭都斷了人心本自靈明遏到歸一時光彩忽發別見得一箇境界他們得此方好用功不是到此就住從此遍參歷扣直追無上菩提陰符經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是這一層工夫至三返晝夜用師萬倍即參同契所謂千周粲彬彬萬遍將可覩乃是思之精熟若心無那一段歸一內力卻不能思要思心散去了亦不中用李榕村集
凡人一藝之精必有幾年高興若迷溺其中見得有趣方能精如先存一別有遠大何必在此駐足之意斷不精矣某人別件都能領略只是文章不進每自曰只要求得心裏明白明白後自然說得出便是辭達此即是他心病文章如何能達卻也要剪裁有材料不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藝文如此況於聖賢之學非有一段毅然專致之誠安能有得李榕村集
出門之功甚大閉戶用功何嘗不好到底出門聞見廣使某不見顧甯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韻歷算之詳佛門中遍參歷扣最是妙義豈必高明人就是尋常人亦有一知半解李榕村集
甯人曰吾於經史雖略能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工夫至律歷禮樂之類整片稽考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此其自訟語實讀書要訣也李榕村集
人須要用心但用過心不獨悟過好只疑過亦好不但記得好就不記得亦好中有箇根子便有時會發動李榕村集

國手於碁亦終身之事他刻刻不能離碁可見一藝成名也要至誠無息若有一日放得下便非第一流的本事堯舜已將天下讓與人自己尚是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人的學問總要不斷這是一點眞源有源之物便會大陸子靜於此卻有所得故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 李榕村集

源泉一句耳及其漸遠漸大便成江河問一貫之義似此曰然有了源頭愈多愈好江水一路來無限諸水會之然只成其爲江不聞品江水者以爲此中雜某某之水也河水一路來無限諸水會之然只成其爲河不聞品河水者以爲此中雜某某之水也有源頭的物事他物入其中皆成自己的物事 李榕村集

志立則神日生要在提撕之力 李榕村集

仙家明日成仙今日尚不知總是要工夫不歇如雞抱子呆呆的只抱在那裏火候一刻不到不能得他出來朱子至六十歲上自嘆假如五十九歲死竟不聞道矣後五六年仍嘆與道無分門人援前言以問曰想是爲不得行道而發朱子曰非也就是眼前道理尚遠耳汝楫曰然則下學何時窺見津涯曰此仙家所謂大丹也然小丹亦不可不結想來顏曾思孟有顏曾思孟之丹周程張朱有周程張朱之丹如董韓亦有董韓之丹成得無上天仙固好不爾就是地仙亦强似虛生浪死 李榕村集

昌黎論一事便一事透徹此人煞有用明朝人學問事功都不透想是讀書不專之過只有蔡虛齋專精四書易經而年只五十七又貧不能多得書如朱子語類都不曾見故到底不明白理氣二字然薦廿餘人於王三原皆有成就識甯王必反便拂衣歸已不是無用人 李榕村集

某未領鄉薦時曾將左傳分類編纂言禮者一處言樂者一處言兵者一處言卜筮者一處嘉言善行一處如此容易記未及編成以人事而廢昔蘇子容記得史熟東坡問之答曰吾曾將某年某月下將事繫之編得一次復將事下繫以某年某月又編得一次編來編去遂熟東坡曰吾何嘗不如此下工夫畢竟公記得大槩欲史熟須如此 李榕村集

後世情僞之變無所不有讀史乃練達人情之學左傳尚不能備後世情僞若漢書則幾備矣 李榕村集

凡文字不可走了樣子史記剏一箇樣後來史書便依他敘記諸文韓昌黎剏一箇樣後來亦便依他其初剏爲者都非常人若後來不是此等人生要剏爲便不成樣子 李榕村集

靜中工夫惟閒時可用孔明自二十六歲出來曰倥偬於戎馬之間曾無刻暇而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想他天資高時時將心提起用著實落工夫來 李榕村集

朋友要取直諒自己受益不受盡言者始於予智終於至愚夫子稱舜好問好察不必賢智之言始足聽也耕問奴織問婢他所素習必勝於我武侯天資高曰廣諮詢曰聞過必改而

無吝色曰吾心如秤不能爲物作輕重故功雖未成而信格
神明勢傾天下當時稱服了無異詞後世傳誦久而彌光李榕村集
徐元直說俗儒不知世務識時務者爲俊傑武侯云劉繇王朗
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
坐大遂據江東正所謂俗儒也李榕村集
學問須是熟梅定九於歷算四十年工夫尚不能熟讀書不熟
終不得力魏伯陽所謂千周萬遍也李榕村集
讀書不透多亦無益然亦未有不多而能透者李榕村集
人無所得雖讀得三通高談雄辨證佐紛羅其歸如搦冰然初
非不盈把漸搦漸消至於無有所以讀書以實得爲主李榕村集

學問之道最怕他地方派斷如李中孚幼爲孝子長爲高士半
世讀書所著論多未諦當以關中派斷故也所以孟子見得
透甚　見知李榕村集
欲撥廿一史中取其有關於修齊治平之要者仿東萊大事記
爲一編又撥歷代典制沿革及後世如何可以通行者略仿
通考各著爲論爲一編李榕村集
今專門之學甚少古來官制田賦冠服地理之類皆無精詳可
據之書此等必實實考究得原原本本確有條貫方好不然
隨便著作有何關係李榕村集
鉅鹿昆陽皆以少勝衆項羽一戰而驕諸侯膝行而前氣燄太
露光武一味收斂伯升爲更始所殺夜間淚溼枕席平居卻

不露聲色便是成事氣量李榕村集
作史全要簡潔蜀志後主二年終歲止八字曰勸農殖穀閉關
息民只此的是良史才李榕村集
錫言某門人陳大章最熟通鑑檢得其中疏誤處便作一篇文
字辨駁之聞其師謂之曰不消如此只註其下云應作如何
足矣宇宙間幾部大書譬如祖父遺訓萬一偶誤只好說我
當日記得是如此若侃侃辨證便非立言之體先生曰正是
如此今人讀程朱書於其道理精純處毫不理會至於地名
人名制度偶然疏舛便當作天來大事狂呼大叫累幅不休
雖說得是亦令人厭所謂辭有體要也李榕村集
爲申飭學校事本部院奉命督學考試畿南一道行已告竣見

其俗尚樸厚士子行文可觀者所在不乏未嘗不心爲慰喜
然風土差殊或有師友淵源之異或有師生教學勤惰之別
以故諸生童佻達城闕者多矻矻窮年者少平日學殖既落
臨事剽竊應文根株淺薄詞采乾枯謬體相沿理法不講自
諸生甚者一縣無可充優等而新進童子不能及額皆由師
儒玩愒姑息不修厥事之過也今　朝廷重爾教職之選
分別流品一以舉貢代匱　廟堂責成之意宜各念知其
自今顧名自愛大變因循積弊相與立爲教學規條月考歲
計至本部院科試程士之日蒸蒸一變是則金口木舌弗懈
之效也凡讀書作文須有根柢今士子徒誦幾篇坊刻時文
又不能辨其美惡高下但以選者之丹黃爲趨舍浮詞塡胸

千里一軌遇題目相近剽剟不讓公然相襲不復知有勦說雷同之禁也間或理致及典實題樣與所習相左則荒疏杜撰無一語中肯綮者何則理致精微非平日體認眞切熟於諸儒講說源流敷辭安能動治理趣若典實題則或係禮樂名物井田學校制度之屬或稱引唐虞夏殷周帝王賢聖德美功業之類非略覽易詩書春秋諸經曉其故實事跡但就時文中捘摘應副甫脫口而謬戾不可勝言矣今將責士子淹該經史驟未易至若沈潛經書使先儒理解融會通貫自是諸生分內事至於他經卽不能盡究其全固當略涉其趣隨其天資分量左右采獲積累既多造意措詞亦自略有本原而坐進淹茂矣 榕村別集

餘姚黄宗羲曰士之不學由專工於時藝也時藝之不工由專讀於時文也故嘉隆以前之士子皆根柢經史時文號爲最盛固未嘗以之流行坊社間也萬歷丁丑馮具區集籍中名士文彙刻二百餘篇名藝海元珠至癸未具區爲房考刻書一房得士錄此京刻之始也然壬辰尚缺三房乙未缺一房至戊戌而十八房始備婁江王房仲閱藝隨錄此選家之始也辛丑遂有數家自是以後時文充塞宇宙經史之學祈而盡入於時學矣 明文英華

楊子常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鉤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驌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貴此之爲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邱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旁通經史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爲坎軻不利之人豈非所謂患失而惑者與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

已 明文英華

萬季野語余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泥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 望溪集

先君子有言自晚周秦漢以來治文術者代降而卑皆以爲氣數使然非也古之以文傳者未或見其詩以詩鳴者亦然唐之中葉始有兼營而並善者然較其所能則懸衡而不無俯仰矣自宋以降學者之於文術必偏爲之夫是以各涉其流無一能窮源而竟委也 望溪集

凡案頭必不可無古人書如言行錄伊洛淵源之類使心目常

常與古人相接自然意思不同如止看詩文恐溺於世俗陸桴亭思辨錄

凡讀書須識貨方不錯用工夫如四書五經性理綱目此所當終身誦讀者也水利農政天文兵法諸書亦要一一尋究得其要領其於子史百家不過觀其大意而已如欲一一記誦便是玩物喪心陸桴亭思辨錄

記誦之功讀史不必用若五經四書太極西銘之類必不可不成誦不成誦則義理不出也陸桴亭思辨錄

書籍之多千倍於古學非博不可然汗牛充棟將如之何偶思得一讀書法欲將所讀之書分爲三節自五歲至十五爲一節十年誦讀自十五歲至二十五爲一節十年講貫自二十

五至三十五爲一節十年涉獵使學有漸次書分緩急則庶幾學者可由此而程功朝廷亦可因之而試士矣所當讀之書約略開列於後

十年誦讀

小學 文公小學頗繁愚欲另編節韻幼儀

四書 先讀正文後讀註

五經 先讀正文

周禮 柯尚遷者佳

太極通書西銘

綱目 先讀綱又有歷世通譜秋槃錄等書載古今興亡大槩俱編有歌括宜先講讀

古文 宜先讀左傳其國策史漢八大家文理易曉易於記誦俟十五歲後可也 予近有書鑑一編專取古文中之有關於興亡治亂者後各爲論使學者讀之可知古今似可備覽

古詩 離騷經陶詩宜先讀 予近有詩鑑一編專取漢唐以後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論似可備覽

各家歌訣 凡天文地理水利算學諸家俱有歌訣取其切於日用者暇時記誦

十年講貫

四書 宜看大全

五經 宜看大全

周禮 柯尚遷註近有集說亦好

性理 尚宜重輯內如洪範皇極律呂新書易學啟蒙皇極經世等書俱宜各自爲書不必入集

綱目 宜與資治通鑑紀事本末二書同看仍以綱目爲主

本朝事實

本朝典禮

本朝律令 三書最爲知今之要

文獻通考 此書與綱目相表裏不可不講

大學衍義衍義補 理學經濟類書之簡明者不可不講

天文書 宜專學歷數

地理書 宜詳險要

水利農田書 有新刻水利全書農政全書

兵法書 孫子吳子司馬法武備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俱宜講究 按以上四家苟非全才或專習一家亦可

古文 左國史漢八大家

古詩 李杜宜全閱

十年涉獵

四書
五經
周禮 以上參看註疏及諸家之說
諸儒語錄
二十一史
本朝實錄及典禮律令諸書
諸家經濟類書
諸家天文
諸家地理 各省輿地志或旁及堪輿家
諸家水利農田書
諸家兵法

諸家古文
諸家詩

以上諸書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則略其涉獵而專其講貫又不然則去其詩文其於經濟中或專習一家其餘則斷斷在所必讀庶學者俱爲有體有用之士今天下之精神皆耗於帖括矣誰肯爲眞讀書人而國家又安得收讀書之益哉 陸桴亭思辨錄

讀史當以朱子綱目爲主參之資治通鑑以觀其得失益之紀事本末以求其沇貫廣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記覽然約禮之功一綱目足矣資治通鑑紀事本末猶不可不讀二十一史雖不讀可也備查足矣 陸桴亭思辨錄

二十一史列傳甚宂亂其諸志卻不可不讀蓋一代之禮樂刑政存焉未可忽也予嘗欲去二十一史紀傳削取諸志合爲一書天文地理各從其類是誠大觀文獻通考亦彷彿其意但終不若獨觀一代爲覩一代之全耳 陸桴亭思辨錄

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古來聖賢未有不重思者思只是窮理二字 陸桴亭思辨錄

思如炊火悟到時如火候炊火可以著力火候著力不得只久久純熟待其自至然炊火亦有法火力斷續則難於熟此孟子之所謂忘也火力太猛則易至焦敗此孟子之所謂助長也勿助勿忘此中自有箇妙處在 陸桴亭思辨錄

讀史有必不可少諸書如歷代地圖建置沿革歷代官制建置沿革年號考甲子考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考歷世統譜秋槩錄等書俱不可少意欲彙爲一集名曰讀史要覽亦是便學者之事 陸桴亭思辨錄

讀史須一氣看過則前後事連貫易於記憶 陸桴亭思辨錄

讀書連早起夜坐窮日之力性敏者可得二百葉評點考索之功俱在內更多則不能精察矣綱目通鑑紀事三書不下四萬餘紙値二百日其餘日亦當反覆玩味優游涵泳之功是三書者亦可以無憾矣 陸桴亭思辨錄

或問天文係國家禁書非也國家所禁在占驗之書恐人妄言禍福若歷數則人人當知亦國家所急賴 陸桴亭思辨錄

水利農田是一事兩書可互相發能知水利則農田思過半矣
陸桴亭思辨錄

凡讀書分類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如綱目等三書所載大約
相同若綱目用心看過則此二書不必更用細閱但點過便
是譬如復讀極省工夫然須一齊看去不可看完一部再看
一部久則記憶生疏也其餘若理學書如先儒語錄之類作
一項看經濟書如文獻通考函史下編治平略大學衍義補
經濟類編之類作一項看天文兵法地利河渠樂律之類皆
然成就自不可量也 陸桴亭思辨錄

人一刻不進學對草木亦可愧館中有隙地種蔬不數日已長
成矣因感記此 陸桴亭思辨錄

凡人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即
如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須熟讀 陸桴亭思辨錄

近日人才之壞皆由子弟早習時文蓋古人之法四十始仕即
國初童子試亦必俟二十後方許進學進學者必試經論養
之者深故其出之者大也近日人務捷得聰明者讀摘段數
葉便可拾青紫其胸中何嘗有一毫道理知覺乃欲責其致
君澤民故欲令人才之端必先令子弟讀書務實昔人之患
在樸今人之患在文文翁治蜀因其樸而教之以文也今日
之勢正與文翁相反使民能反一分樸則世界受一分惠而
反樸之道當自教子弟始有心世道者愼毋於時文更揚其
波哉 陸桴亭思辨錄

洒掃應對進退此眞弟子事自世俗習於侈靡一切以僕隸當
之此理不講久矣偶過友人姚文初家見其門庭蕭然一切
洒掃應對進退皆令次公執役猶有古人之風文初硯聞先
生之後也其高風如此 陸桴亭思辨錄

師道壞則無賢子弟無賢子弟則後來師道愈壞做做相承吾
不知其何所流極也 陸桴亭思辨錄

致知工夫莫備於六書蓋天地間一物必有一字而聖賢制字
一字必具一理能即字以觀理則格物之道存焉矣許氏說
文雖略存古人之意而理有未備吾友王子石隱作六書正
論每字必據理精思直窮原本其精確處竟可作爾雅讀爲
格致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陸桴亭思辨錄

謝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以爲玩物喪志及明道看史
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有悟卻將此事作話
頭接引博學之士愚謂上蔡不服固非即以此作話頭接引
博學之士亦非也凡人讀書皆不可稍有忽易之心亦不可
徒存記誦之念有忽易之心則掩卷茫然事理俱無所得有
記誦之念則隨人可否事雖察而理或遺故上蔡記誦而明
道以爲玩物喪志者懼其詳於事而略於理也明道看史卻
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者求詳其事將以深察其理也凡讀
書之人皆當以此爲法奈何獨以接引博學之士哉 陸桴亭思辨錄

予嘗欲輯兵書爲三卷曰道曰法曰術道只是道理凡四書五
經中言兵處如教民七年以不教民戰易之師卦書之步伐

詩之車攻吉日以及聖賢古今論兵格言必有合於王者之
道者乃取法則法制如司馬法李靖兵法及紀效新書八陣
發以之類術則智術如孫吳兵法及古今史傳所紀攻戰之
迹令學兵者先知道次學法次論術庶體用不淆而人才有
造（陸桴亭思辨錄）

孫吳司馬法等七書世謂之武經然七書中惟司馬法近正孫
子雖權譎然學兵者心術既正之後亦不可不盡兵之變至
吳子則淺矣其餘若尉繚甚粗略六韜三略衛公問答皆僞
書無足觀（陸桴亭思辨錄）

兵家所言出奇制勝者多矣言旗鼓步伐者少出奇制勝之法
虛旗鼓步伐之法實虛處聰明人自可會得實處非學不可

猶之名物度數卽聖人亦不能生知也孫吳不必言卽通鑑
一書凡言戰攻處孰非出奇制勝之法惟旗鼓步伐所傳甚
少唐有李靖兵法此其書也然不得見全書今僅存杜氏通
典所載戚南塘紀效新書是從此書中脫出故於旗鼓步伐
之功獨詳讀者不知以爲戚公必有異人傳授亦可笑也（陸桴亭思辨錄）

人欲知地利須是熟看通鑑將古今來許多戰爭攻守去處一
一按圖細閱天下雖大其大形勢所在亦不過數項如秦蜀
爲首中原爲脊東南爲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關劍閣夔
門爲險守東南者必以長江上流荊襄爲險此等處俱有古
人說過做過只要用心理會其或因事遠游經過山川險易
則又留心審視默以證吾平日書傳中之所得久之貫通胸
中自然有箇成局其他瑣碎小利害去處俟身到彼處或按
閱圖籍或詢問土人當自知之無庸屑屑也（陸桴亭思辨錄）

地利只是險阻二字山爲險水爲阻秦以一面東制諸侯山爲
之也長江天限南北水爲之也推此以往可以知地利矣（陸桴亭思辨錄）

地勢險易古今亦有變更不可盡據書傳昔當秦漢時函谷至
潼關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道遠險隘敵來犯關常在
千里之外故曰秦得百二今聞河流漸北中饒平陸寬坦無
阻失其險矣天下之古今異勢者豈特一潼關哉（陸桴亭思辨錄）

水利與農田相表裏故善治水者以水爲利不善治水者以水

爲害江南澤國而土田日闢以水爲利也西北高地而每受
河患以水爲害也故善言水利者必言農田（陸桴亭思辨錄）

水利只是蓄洩二字高田用蓄水田用洩旱年用蓄水年用洩
其所以蓄洩之法只在壩閘知此數語水利之道思過半矣
（陸桴亭思辨錄）

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
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
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
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
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

字且以中才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温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 鄭畊老勸學

讀書當時雖極熟久而不讀亦必忘其温書之法若初讀過書一卷則一日温此一卷其後讀過二卷則二日温一遍三卷則三日温一遍二百卷則二百日能温一遍亦永不忘此乃楊子與祕之家傳温書之法如此既省工又永永不忘之妙法也 王虛中訓蒙法

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學也天下之人謂之湖學學者最盛先

生使學者各治一事如邊事河事之類各居一齋日夕講究其後從學者多爲時用蓋先生教人務有實效不爲虛言也是時孫公莘老名覺顧公子敦名臨最爲高弟 呂氏童蒙訓

田胦誠伯篤實士嘗從横渠學每三年治一經學問通貫當時無及之者 呂氏童蒙訓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呂氏童蒙訓

見輩讀書惟務涉獵都不精專故每試輒蹶嘗與之言譬如用人必平日與之共肝膽忘形骸綢繆結曾無間然臨緩急時自得其力若只泛交及一面之識平時飲酒燕笑渠便肯來一旦有事則掉臂去每見先輩讀書必有本頭飯邊枕上都不放捨雖與人看不得然執此以往取青紫如拾地芥只是與之稔熟耳 小柴桑諵諵錄

王景文曰文章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張安國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爲記於經乎何取景文曰宜用顧命游廬山記事將奧所歷序之日何以景文曰當用禹貢 辭學指南

劉子厚曰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少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 辭學指南

窮經之暇各隨自家聰明材質專習一藝或能兼通諸藝更佳如禮樂射御書數及歷象兵刑錢糧治河之類必精研習鍊

實實可以措諸事業不徒空談其影響而已也 施虹玉塾講規約

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今有朝讀一書至暮便竟問其指歸尙不知所言何事自云吾師淵明不惟自誤更以教人少年僻於討求從之而廢凡我同人若遇此輩所謂損友絕之可也 鈍吟雜錄

爲學 在小時年長便不成然年長矣亦不可不勉 鈍吟雜錄

吾見人家教子弟未嘗不長嘆也不讀詩書云妨於舉業也以余觀之凡兩膀貴人粗得名於時者未有不涉獵經史讀書好學之士不幸而躓於場屋猶爲名於一時爲人所宗慕其碌碌不知書者假令竊得一第或鼎甲居翰苑亦爲常人其

老死無成者不可勝記豈曰學古不利於舉業乎又不喜子弟學道脫有差喜言禮義者呼爲至愚不知所謂道者只在日用中惟不學也居家則不孝不弟處世則隨波逐浪作諸不善才短者猶得爲庸人小有才者往往陷於刑辟中世網而死其人不可勝屈指也見三十年前士人立身尚依名教相見或言詩書論經世之務今則絕無矣 鈍吟雜錄

每看古今書見嘉言善行凡有關於修齊治平之道者卽爲圈點日錄數紙與人聚談時隨便將此當閒話亦出亦異總不過家常話此有數意一不空過此不復來之白晝二不虛耗此不易得之茶飯三不負此好朋友英年子弟不能常聚首時 小言

朱子論讀書之法謂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此卽所謂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 問學錄

朱子答江元德曰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旨意深遠仔細反復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穴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之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吾輩纔舉筆不可不念此一段何曾侍晉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吾輩纔舉口不可不念此一段 問學錄

重刻先正讀書訣跋

先高祖書昌公輯先正讀書訣一書隨得輒書尚未排纂遽爾告終然山左流傳已屢鐫板學士大夫奉爲模楷卷端有諸先生序言及傳言此書體要精深宏遠窮端竟委予小子可無贅述矣前年兆慶自家檢得是書攜之來蜀命工重刻兆慶自愧弗學未由負荷萬一然體先人之志不敢深祕用以公之學者庶幾士林之階梯云爾

光緒戊寅七月元孫兆慶謹跋

〔清〕方東樹撰

大意尊聞三卷附錄一卷

清同治五年刻本

方植之先生大意尊聞三卷

同治五年十月吳棠署檢

大意尊聞述指

此篇之述幸以耆艾年先而得經緯本末皆日用操心慮患所宜知無歧迷翳蔽奢闊不切及一孔邊見虛誣失實之談故筆之於書以貽吾孫讀此深體誠信而力踐之以之觀書行己制心處事其於是非得失大致差不遠矣

凡此編所述皆實從中病後呻吟疚悔內省自訟因明辨而集之觸類而通之以爲不遠之復回生驗方非剿說陳言亦非憑虛杜撰想出者所謂三折肱而後知醫也閱此不可滑意滑目一看便謂已了須是咀味潛玩反身切思方能浹心眞有得力處也庚戌六月十五日儀衛老人識

大意尊聞序

吾師植之先生以綜貫天人之學洞達古今之識雖窮老於時而德日進業日修未嘗稍倦其所著述皆本之窮理力行不爲空言務欲使學者明體達用以正人心而扶世教乾嘉間海內學者倘博綜號爲宗漢而詆誣程朱先生砥柱中流明辨其非不遺餘力所著漢學商兌一書流布海內大義炳然其衛道之心論者謂與朱子之雜學辨陳清瀾學蔀通辨同其精粹是大有裨於道教者也而其終身之筆記則又有待定錄百餘卷屬草稿未定學者多不獲見焉先生沒後門人蘇厚子惇元藏存莊鈞衡嘗欲編校未及而卒宗誠亦有志于是

遭亂後轉徙流離窮山荒谷之間飢寒兵燹之際與其子孫負荷藏匿不敢失墜然編輯之力則未遑及也惟大意尊聞三卷屢次校訂以示學徒是書先生之家訓所言自小學以至於大學之事格致省察克制存養以至於成德之功居身接物齊家訓俗教學以至於治平之業無不有以探其原而窮其弊篤實親切不闊不膚蓋是時天下雖承平而學之不講已久人心風教日卽于偷先生游歷四方五十年睹習俗之日頹人才之日衰而深憂亂之將起變之將至也故時時推其本實極其流失以教戒諸孫蓋不啻大聲疾呼垂涕泣而道之也宗誠年二十四歲先生卽命爲校正當時未經事變以格言視之而已今歷世難更憂患重加尋味然後知其言無一不切于當世之故焉嗚乎使天下父師官長皆以此正其身導其家治其民教其從學之徒則可以弭患于無形消禍于未然亦何至世事敗壞至于如此而卽今敗壞之後其所以反人心而固邦本者仍不外其所言也世之論者或以正學爲迂腐無關於撥亂反正之計是惡知本原之所在哉予客濟南將復有保定之行因取是書重校以示諸生講明而篤守之倘他日得歸復取待定錄而編校之則予之願其畢也夫咸豐九年秋九月門人三從弟宗誠謹識

同治二年予客游歸欲盡取先生遺書編次之乃聞

其孫言待定錄手稿前已爲賊燬矣惜哉因以所藏大意尊聞詩文集與其子孫門人重加編校繕寫今年衡陽彭雪琴宮保香山何小宋方伯贈貲促予刊所著書予執義不可爰取先生大意尊聞付剞劂焉襄校字之役者懷甯王子誠徵君先生門人甘紹盤江有蘭邑後進吳士湘也五年冬十二月宗誠識於安慶郡城寓舍

儀衛先生行狀

先生諱東樹字植之姓方氏上世明洪武間有諱芒者
由婺源遷桐城魯谼代有潛德自高祖竹圃府君諱晙
延名儒以古學敎子累世遂以學行顯曾祖諱澤乾隆
丁卯優貢生八旗官學敎習候選知縣門人姚刑部鼐
銘其墓敘文行特詳所謂方待廬先生者也祖諱訓處
士嘗讓產于兄而不居名考諱績縣學生著屈子正音
鶴鳴集江甯鄧嶰筠制軍同里光栗園方伯爲刊行世
稱展卿先生先生幼承家範年十一效范雲作慎火樹
詩鄉先輩咸歎異長學於姚惜抱先生好爲深湛浩博
之思四十以後不欲以詩文名世研極義理而最契朱

子言每日雞鳴起至漏數十下始就寢嚴寒酷暑精進
靡間枕上有疑披衣省覽舟車塵土之間憂戚病患之
餘觸事開悟注時日以記自天道治法物理人情修齊
之敎格致之方省察存養之旨諸儒學術之同異得失
以逮說經考史詩文小學浮屠老子雜家之說罔不探
賾抉微析非審是博而有要約而不疏嘗言立身爲學
固以修德制行內全天理爲極而于人世事理亦必講
明通貫以待用蓋天下無道外之物凡此皆吾性所應
有也惟當知本末先後之次不可以徧物喪志勞心失
其大者遠者耳乾嘉之間學者競言考證名曰漢學穿
鑿破碎違失大道尤喜攻詆程朱名公鉅卿高才碩士

數十家遞相祖述間有心非之者而讀書未博入理未
精終不敢昌明其失惜抱先生嘗著文辨之而其風未
已先生懼乃著漢學商兌其序略曰近世有爲漢學考
證者著書以闢宋儒攻朱子爲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
爲厲禁膏唇拭舌造作飛條競欲咀嚼遂使數十年間
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爲之大障歷觀諸家之書所以標
宗旨峻門戶上援通賢下讋流俗眾口一舌不出訓詁
小學名物制度棄本貴末違戾詆誣于聖人躬行求仁
修齊治平之敎一切抹摋名爲治經實足亂經名爲衞
道實則畔道昔孟子不得已而好辨欲以息邪說正人
心竊以孔子沒後千五百餘歲經義學脈至宋儒講辨

始得聖人之眞平心而論程朱數子廓清之功實爲晩
周以來一大治今諸人邊見顚倒利本之顚必欲尋漢
人紛歧異說復汨亂而蝕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
有害于世敎學術百倍于禪與心學某居恆感激思有
以彌縫其失輒就知識所逮掇拾辨論以啟其端俟後
世有眞儒出而大正焉又曰爲漢學者惟取漢儒破碎
穿鑿謬說揚其波而汨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張膽惟以
詆宋儒攻朱子爲急務不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聊相
與逞志以騖名而已吾嘗譬之經者良苗也漢儒者農
夫之勤菑畬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穫而
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也非

漢儒耕之則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則禾稼敝畝
棄于無用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今之爲漢學者則取
其遺秉滯穗而復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
曰吾將以助農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匱五
升之飯先生不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教人導之爲愚以
此自力固不獲益畢生治經無一言幾于道無一念及
于用以爲經之事盡于此耳矣經之義盡于此耳矣其
生也勤其死也虛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
心而不得其本雖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離于周公孔
子其去經也遠矣書將成適阮文達公總督兩粵廣刻
漢學書導世時先生授經幕府以書上之文達始不悟

晚年乃致書稱先生經術文章信今傳後蓋自先生書
行而漢學家詆誣程朱之風始漸熄矣先生又嘗懼漢
學之變將爲空談性命不守孔子下學上達之序預爲
辨道論防其趨嘗論儒者學聖人之道徒正不及中中
必純粹以精而純粹以精必在于明辨晳又曰人第供
當時驅役不能爲法後世恥也鑽故紙著書作文冀傳
後世而不足膺世之用亦恥也必也才當世用卓乎實
能濟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爲天下後世法古之
君子未有不如此厲志力學者也客遊幾五十年晚歲
家居十一載終窶且艱內憂外侮交至而先生益窮性
命之歸克己盡分靡有厭倦謂儒者之弊在于講學者
多求道者少思以道宏人者多能宏道者少是以天下
皆言學而學之本日亡總之起于有我有我而萬過叢
生矣又謂有一毫我私欲妄卽非仁有一毫顚倒差別
卽非義常默默守中而不著中見靈靈然寂寂然惺惺
自在如理順應雖死亡憂患凶衰之來茍非吾失道自
取則一聽諸天命不以我與其間而生憂戚懼惟是順
理自然至誠無妄又嘗謂其從弟宗誠曰天下萬事萬
物莫非實理所結必刻礪苦行精勤勇猛體諸人倫日
用之間驗于心術隱微之地期滅人欲于淨盡而反天
理之自然乃實學也至于辨論學術惟嚴其亂眞害正
者而已毋執門戶之私并精微得是可以助吾精進之

益者而去之也先生年躋大耋神明不衰自言所學無
時不有新益句容唐魯泉明府宰桐城雅重先生移任
祁門延主東山書院門人文漢光甘紹盤從五月二十
二日感微疾遂不入寢室與門人飲酒論學自若二十
四日時加寅盥洗更衣冠坐講堂顧席微斜命正之遺
僕持簡辭唐明府謂門人文漢光黃雲海甘紹盤曰吾
身有病而心無病身有盡而心無盡堯舜孔孟程朱同
此一心亦同此一盡漢光曰先生受用否曰心無一事
但覺甚安一語不及家事閉日端坐時加申乃卒先生
生于乾隆壬辰九月八日距卒于咸豐元年辛亥言壽
八十歲妻孫氏乾隆辛己進士顏孫女縣學生　贈奉

直大夫詹泰女子二人聞戍孫三人濤淵如敍先生少
補縣學生銳然有用世志凡禮樂兵刑河漕水利錢穀
關市大經大法皆嘗究心曰此安民之實用也道德義
理所以用此之權衡也聖人從廣大心中流出一以貫
之偏才僻儒分而不能合則交相詆講用者遺體講體
者不達用此道術所以衰政治所以敝也然卒困諸生
無所試每逢　國家大事必爲遠慮與公卿交盡言無
隱道光十一年桐城大水邑令楊大稽負芟虐民民大
噪令遂以民變愬大府將調兵先生在撫軍鄧公幕急
以身家保撫軍素敬信事得寢十八年客粵時大臣請
厲禁洋煙下督撫議先生著匡民正俗對陳所以禁之

之道勸制軍鄧公覆奏不能從英夷公司領事義律桀
傲不受約居省城夷館先生力勸制軍殺之以絕禍本
制軍慮啟釁謝不敏然終反覆生變者義律也方夷人
跳梁東南大帥多退避先生時時痛心切齒泣涕如雨
作病榻罪言論制夷之策遣人上之浙江軍門以時方
議撫亦不用文具載集中先生十三歲喪母鄧孺人事
祖妣胡孺人繼妣吳孺人盡孝養思慕終身言及輒零
涕展卿先生卒先生客胡果泉撫軍所慟合殮未親誓
没于外以自罰將卒猶遺命門人必薄斂家貧曾祖以
降三世七喪未塟先生內自疚親跋涉卜兆營塟畢而
後安寢又修族譜立祠規以尊祖收族　睿皇帝

成皇帝賓天先生聞俱哭泣逾時惜抱先生卒
數十年矣猶常泣思之族戚交遊門人中有疾病患難
者憂戚至廢寢食與人言淚隨聲落自奉極菲而遇人
則厚凶歲更減食飲以周困窮蓋至性醕篤如此廉介
剛毅不務進取邑令以禮先者往答後不輕造其室姚
石甫廉訪左遷入蜀假數百金奉先生爲治生計及聞
廉訪使乍雅歸券于其家少與新城陳石士侍郎友善
及侍郎典試江南先生不與試嘉興沈鼎甫侍郎督學
安徽告撫軍鄧公方伯佟公欲選拔先生貢成均先生
亦不就試道光三十年　詔舉孝廉方正姚廉訪首以
先生行義告撫軍先生曰吾耄矣尙堪世用耶胡爲此

虛名也勇于有爲不計利害常舉黃忠端公語曰有待
而營何事不晚耶自客遊四方主講席及里居時凡以
詩文就正者既告之法必進以古人務本之義遇事據
理直論或面折人非以此頗爲人所忮老年有與邑令
謀欲致之獄者先生不爲動然由是益困矣所交盡當
世宏才碩學而尤重實行之士韶州譚麗亭同里許先
生玉峯閻修無知者先生推爲君子之儒先生之文醕
茂昌明言必有本隨事闡發皆關世教上元管異之同
謂古稱立言不朽惟先生近之詩則窮源盡委而沉雄
堅實卓然自成一家寶山毛生甫嶽生上元梅伯言曾
亮建甯張亨甫際亮咸推爲不及諸君皆以詩文著海

內者也生甫又謂先生學則流博理則明粹冲强守道百餘年來一人而已姚廉訪稱先生理究天人貫穴今古博大精深無所不學又謂先生老而愈窮見道愈篤言義理粹密有過元明諸儒者知者咸謂無溢量焉先生嘗取蘧伯玉五十知非衛武公耄而好學之意以儀衛名軒故學者稱儀衛先生所著書已刻者曰漢學商兌書林揚觶一得拳膺錄思適居鈴語病榻罪言半字集考槃集山天衣聞考正感應篇暢隱未刻者曰待定錄進修譜未能錄大意尊聞最後微言老子章義陰符經解文集昭昧詹言凡百餘卷嗚呼先生鴻文博學名在海內惟性行隱微之際有非他人所深知其孤謀宅窆以行狀屬宗誠將乞銘于有道能文之士宗誠受學雖久然闇昧無文不足善言德行謹撰次大略俾立言君子採擇焉受業三從弟宗誠謹狀

大意尊聞卷一

桐城方東樹植之著

受業[illegible]敬校

世間不乏聰明子弟祇以父兄之教不先不聞君子之大道先聖之德言靡聖管管不實于宣及其長也逞其私智習性恐以佐其機械變詐長惡習非之用日失忠信遂至陷溺其心而由惡終吾見亦多矣良可痛惜故述此篇以當小學之義疏與張楊園近古錄訓子語同為家範焉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惜之人才者天下之寶也非徒私望一家之弟子也

幼兒嬉戲好伐蟄驚棲殺孩蟲了無惻隱不忍之念過雖小而即不仁之所見端幼兒爭食强奪陵競不讓或有蹉跌損敗止顧免己推過於人無分責之義或遇小小勞事輒巧避推諉不行凡此皆不義之所見端幼兒驕慣使性啼哭怒罵違逆尊長此即無禮之所見端幼兒好誕語詐欺應對不實譎詐多變此即不信之所見端凡此者皆今之父母所誇以為聰敏可愛者也而不知其為惡習也幼兒讀書不熟寫字不端置器不牢作事不慎有始無終長必虛浮無成凡此皆孟子四端之反見雖其發初若甚微而其害於成德也甚大故曰習與性成由此類推一切須早為喻教以古人嘉言懿行依類告戒之如種樹然必培其根如樹穀然必除其莠一家之所係即世道之所關人才之所以日衰也然不

由忽此始基也哉

古人有小學童子之年皆已習其儀節今小學久廢朱子所補者若不實實踐履服行則亦無異紙上空言夫視景不如察形故張橫渠關中之學以禮爲主令願塾師教人必先使自幼習禮儀如揖拜進退應對之節實實令之習行用以柔其心性不徒誦讀而已陸桴亭云威儀整肅最易使人起敬易曰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凡物之貴重華美者莫不有蘊藉人而無蘊藉則單露淺率一望畢見其陋可處乎俗詈人曰齷齪漢書司馬相如傳云委瑣握齪注謂急促局陿貌故人之曲謹無大略者曰齷齪

凡教學者先將小學四書與講略識門徑興起善意使知既生爲人當思所以異於禽獸者安在又幸託爲士人當思所以異於凡民者安在欲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能知五常之性能別五倫之理欲知士之所以異於凡民在實能踐是性盡是理而已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既爲士人只有讀書立品進德修業勉强行道堅守道義一條路別無第二騎牆兩行歧路但體行道義徒正又不如擇中幾少偏則有害

人欲成學向上立身揚名無不先從立志始有恥則立志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朱子曰凡人他過猶可惟有志不立直是無法愚謂志不立由於無恥無恥者甘爲人下佛氏曰慚者羞人愧者羞天若無慚愧不名爲人是謂畜生

離騷曰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又抽思曰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私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潘岳曰晴眞可掩孰僞可久皆如晨鐘棒喝冷水澆背提撕警覺無如世人讀之未有能信其誠然而怵于心者也

凡欲成人無不從戒謹恐懼戰兢惕厲始人不知畏懼不知思患豫防則心粗縱不放肆爲惡亦是悠忽過日百事無成何由自立自濟故曰操心危慮患深故達

大約人之不才只由心粗心粗由於不肯苦心三思不肯苦心三思由於不立志不立志由於無恥甘爲人下無恥不立志又不知恐懼防患則心無所用而粗心粗雖日習是事與不習同心不能入此事終無進益畢世無成

大約子弟之不才多由於富貴世祿之家驕淫矜侉服美于人心不則德義身不服忠信口不道古昔其風一扇衆士耳濡目染一行百效廉隅全毀遂積成風俗而不可挽上之人又不修道以致之江河日下則劫運成矣

萬物皆是誠不誠無物故人第一戒虛浮虛浮者萬無

成就聖人教弟子先以謹信謹者行之有恒信者言之有實人小時無恒心好誑語長大必不成材若小時一言一事篤實不自欺不欺父兄師長日後必成德器此亦在父兄師長教之若小時聽其生事逃學隨口誑語初不過避責習與性成長大必不能改人皆以詐譎惡之則一步不能行矣雖其父兄不敢信況外人乎沒要緊小事尚不信況大利害切於成敗者乎彼一身不能立況可恃以忠主謀國乎

聖賢之人擔荷萬古名教學術其次豪傑擔荷一世之安危治亂其次才能智達之士擔荷一官一職其次擔荷一鄉一方其次擔荷一家其次擔荷一身及其妻子

乃有才德雙亡并其身及妻子不能保以相濟者斯眞不肖下愚世何賴有此人家何賴有此子弟也然苟能用恥翻然立志雖聖賢可爲誰能限量故曰吾力不能舉一羽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之烏獲矣

大概人生富貴關於天命非人所能强若苦心力學自奮立志成人勤勤勉勉四民嗣世各執其業認眞學習受人之事認眞盡心才足應人之用行事爲人所孚必不致有終困之凶論衡言力勝貧愼勝禍子弟終身守此二語失之者鮮矣

大約人不爲邪行敗德能孝謹忠信則天必不絕百工技藝能執一業則人不能棄鶡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左傳哀九年宋取鄭使有能者無死赫連勃勃伐魏將居城令曰有一藝者免死惟有富貴失勢子弟及虛浮無業之士游手好閒一事無能惟縱欲妄想求不可必得犯義犯刑無不爲之德既爲天所厭材又爲人所棄黠而無賴者必入於穿窬盜賊矣懦而無能者將流於乞丐厮役矣其有藉父祖餘勢怙惜體面勢絀舉羸勢不久支終亦潦倒困死而已追尋其故祇由性行虛浮不肯立志克勤克儉苦心執一業以自立也昔人云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涼州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然此亦存乎賢父兄之早喻教嘗見今之世家其子弟不力于爲學而卽志于援例爲官其幸而爲

官者賢良甚尠其不幸而不得官者率成敗類豈非貽謀之失道與

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又曰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强爲善而已蓋君子修身遵道行義本以盡吾所以爲人之理若求福報富貴則非也且如世之貴顯人其賢者自可敬慕若其污濁不肖卑鄙闒茸方爲世之僇人君子所憎鄙不屑道者而欲以修道之報求吾子孫但如彼而已可願之乎古人詁福爲備備者百順之名非徒以富貴之云當之也故人之望子孫第望其賢才克明道義能盡君子之道內省不疚不怍於人不愧於天戮辱不能及悔吝之俱免此榮啟

期所謂至樂也後人依吾行之常皆如此是卽創垂大功大德豈必以獲富貴利達爲修善之報也詩曰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常也可謂善狀君子者也

爲人在有名德行誼才美不僅爵位每見有高官顯爵而闒茸無能行誼不稱于士曰政理不慼于民心須臾與草木同腐孔子所以噫斗筲也陸放翁跋范山家誡曰吾所謂興者天地鬼神與之鄉人慕之學者尊之是謂興不然雖門列戟牀堆笏德弗稱焉何興之有

每見古今祖父辛勤積累身未獲報子孫蒙休勃興貴達乃全不念我之顯貴由於父祖積累愈思報答更加

培植以期無愧天地無愧聖賢永保其世益大其基乃纔入仕途驕奢淫佚宮室妻妾服食輿馬恣情任性或刻薄寡恩不顧親舊或肆虐貪婪剝下殃民罔念君國專行殘賊取怨天人不轉瞬而惡終遂至滅絕吾見亦多矣天道福善禍淫毫末不爽觀古鑒今無不由人事之惠逆爲之故人苟幸而顯達當愈思本源之報志存君國以盡職守之當然念切祖宗倍感庇蔭之所自戰兢恐懼思患戒滿當百倍於平人如是則其宗必益昌大而免傾覆之虞矣以周瑜之功名士燮房杜之賢皆不保其世故人貴自立不關門蔭而在門蔭者更危可不懼耶

張東海誡子詩曰父兄勞于宦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係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何如愼德業庶幾永無差

大約人之爲人必思前承先聖後開來學上承先祖下翼子孫天地之心聖賢之教只有此一條正路學者學此而已

聖賢最重富貴天亦最重之以其得位有權利澤足以及物非爲一人之身厚其尊榮也若在位而專恣一己之欲惡不思忠君報國濟世安人又或闒茸無能曠官尸位則天下之惡亦無如富貴之人居最然後賢人君

子不得志而在下者始薄富貴不願此特懲羹吹虀非正見也

以一鄉一邑驗之前此則世家世德猶及百年數世而後衰近則多及身而已不保者其達也出人意外其亡也已在有識者之意中豈不由德太薄而致然耶前此子弟無不馴謹率教近則無不桀傲放僻肆無忌憚實由老成之失表率父兄之教不先故致此其可懼也

世之貴人惟自己本末不立故亦不知教子姑息驕縱不崇義方不令講習根本身心之學不親正人不擇交友不敬師長惟延庸師以科舉爲絕業以進取爲先務往古來今行坊言表絕不問津而所延之師往往諂其

主人媚其弟子或代作文字誇譽欺蒙甚者至無所不至使其弟子日淪於邪僻長其凶德吾見亦多矣未幾而鑽營關節得科第矣未幾而捐納職銜登仕版矣及此子得志所以行身服官教子者又復如是以此相禪如流水又有一等父師已未窺見天地方圓但耳食浮慕冒爲有知其教子弟不以根本立身爲先而教之以名士派四書五經未嘗全讀大義未明而津津以著述相夸或剿襲考證雜博此其長傲習僞害更百倍於科舉科舉不過陋此則有害於風教習俗也人才之衰學術之壞豈不由父師卑陋虛浮無眞識所致也哉

人第供當時驅役而不能爲法於後世恥也鑽故紙著

書作文冀傳後世而不足膺世之用亦恥也必也才當世用卓乎實能濟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爲天下後世法古之君子未有不如此厲志力學而能成德者也

庸臣誤國其罪與奸臣等而更不如莽操懿師之志於篡逆人皆知惡之然可殺而無可鄙笑處惟一種專於固位邀寵黷貨營私護短避謗曠職尸位不顧君國大計民生利害惟事姑息彌縫粉飾苟且詐欺但圖目前罔恤後災凡其類即秦檜賈似道之所爲者未必不爲之而方且自以爲賢居之不疑訑訑㕘訟以口給乘人闒捷忽遭擾攘則惶遽無措此又向所謂奸臣者之罪人也

吾嘗論世之忠信人習爲欺而在當位居職其情愈甚原其所由皆由懷私不忠耳利害之地達命引疚懷古人之風者不多有於是不得不相率而出於欺矣爲欲邀功也則欺爲欲脫罪也則欺爲欲競利也則欺爲欲避害也則欺在庶務則以庶務欺在兵問則以兵事欺機關用之既熟自虐毒民人陷害忠良極而指鹿爲馬彌天禍國之不恤皆起於私而不忠耳岳武穆讀秦檜和議曰君臣大義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君耶武穆此言眞是根源性體上流出迥非尋常口耳之談也

黃洽曰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

腊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吾謂人之用欺其根源生於利害之私君子似銅不變塞全在生死利害得失之地故謂持操不然何以別於庸流果能服行道義無疚於志如此即不幸而失官得禍殺身亡家終不悔然後謂之君子易曰過涉滅頂凶无咎

皇華使臣恐無以副君之意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善道自補以盡其職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愚謂豈獨使臣宜然哉

小人之種類最多而大概有三一種剛惡饒有才幹心術狠戾強梁霸氣專事損人利己一種陰惡專工讒賊面慈心毒機械變詐姦狡鬼蜮愚昧者陷其術以及禍

敗而猶不知一種陰柔無識唯阿附勢闇然行媚惟諂
圓通不知是非義理惟以勢利爲主占風轉舵取容自
利而已此便辟善柔便佞所以宜遠也君子擇交須察
其人素行本末邪正出於正矣又觀其心術之眞僞再
觀其堅持執守之不變斯賢乎大概人之愛好行義出
於沽名釣譽要體面者皆非眞也必不能久而不變其
敗露亦易知既知便當慎以接之
交道難言古人最重不輕許與當以王丹爲法凡講接
納廣聲氣古今無不敗者當切戒之如陳遵原涉之徒
是也若夫居位立朝益不可崇黨宋李文靖沆曰籠絡
之術僕病未能也王導之蘭奢老洫狐媚耳世之貴人

而負才智者或奉爲秘術此特驕傲很愎不學無術之
反面而加巧焉者耳豈有君子而出此哉
人含七情以生莫不有好惡然非講學窮理血戰克己
未易施之得正而當內而妻子小而一物苟非窮理盡
性無不有蔽纔有蔽則偏偏之爲害得失安危之機係
焉故聖人諄復提撕以詔人誠見其所係至近至切至
易發至難察又至難克也必也纔一起念便須回心觀
理輒自反曰此恐是偏見否私意否抑所見聞不眞否
抑有隱情別故否好惡施之於人而所以累吾仁吾德
致敗速禍者至鉅可不兢兢乎
既慎欲惡當稟持操欲惡施之於人持操堅之於己持

操由定力定力由定識定識由讀書講學多識前言往
行以古爲則而以死奉之古今世界邪人多正人少獨
正不能勝衆邪衆邪不能容獨正始也咻之繼且忌之
繼且惡之繼且怒之至於怒則爭欲殺之矣如此而能
獨立不懼百折不回聖人所謂不憂不惑不懼不悶非
知仁勇達天知命其孰能之若夫知及而仁不能守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一遭折挫而變其操轉疑己之是者
爲非矣如馬融柳宗元元稹者不可屈指也此屈子所
以託而卜居頌橘也哉
欲惡持操二者皆由讀書而後有根苗人不讀書則古
今是非邪正善惡得失之理皆不見何由興起其上達

之志乎而讀書又在於立志蓋人之立身揚名希賢希
聖非父師朋友所能督責之也惟自己立志學好耳知
者利仁勇進自修望古思齊不能自已然非讀書以啟
其知知而信信而篤好之者不能也
爲學當以聖賢之心爲心爲人子孫當以父祖之心爲
心二者皆自能讀書始故嘗謂人家子弟不可斷讀書
根斷讀書根則其祖宗志事血脈已絕縱由他塗富貴
與絕世者無異惟能讀書而後能興起其志氣志氣起
然後知念其祖而興繼序之思如此雖貧賤而其祖必
喜之天必佑之人必敬之否則喪贍隆祀其人全不與
祖宗之氣相接其祖若賢而有知能勿恫乎而讀書又

有內外本末二塗志於本志於內者其讀書惟求明理誠身事事反向己身上尋取此正也志於末志於外者專以爲邀名取富貴之具取富貴者得之則旋棄之其失則爲庸鄙邀名者則其禍甚烈也讀書愈博其氣益高其妄益甚不深惟義理之眞俱貪以長傲滅德災身惑世誣民壞亂聖賢成說流毒莫堙詩書何罪害天下者讀書之人之心術也故曰女爲君子儒讀書知志於本矣又宜擇要知言如讀史書及名賢文集見有嘉言讜論經國遠猷至計固當錄而熟計之以爲法則若夫文士之言有近似而實不然者又須辨之勿沿譌踵謬致施於其政而害於其事也

聖賢之人惟憂道之不明不行憂天下不遵正道不被其澤其次憂己不明道己身不修未有以一身之窮通得失動其樂天知命之定宇者也若妄思妄求逐境爲之欣戚乍氷乍火喜怒失類不暇安其性命之情此小人鄙夫之恒態究之何益定命徒傷雅德故持操最難有定識而後有定力也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袁術傳論大致受大福者歸于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況復以苟肆行之將安所容哉

吾年六十然後知孔孟顏曾爲可學或惡余言爲誇而妄揭己也要之非誇也更非妄也吾學孔子惟取好學不知老之將至下學上達言顧行行顧言慥慥自勉等語吾學顏子惟取四勿之目以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不遠復無伐善施勞若無若虛犯而不校等語吾學曾子惟取愼獨誠意毋自欺正心修身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得正而斃等語吾學孟子惟取擴四端嚴義利知言集義養氣等語皆切近思也非誇也妄也

吾自檢點終是輕所謂動佚也氣輕言輕貌輕下筆輕輕由於浮氣浮由用心浮用心浮由好名一念其根未拔也自今當用力折節浮改之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

不極不篤故動之徐生而不及制也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

孟子論盆成括千古之準不可不詳思其理如范史所稱謝甄英才有餘而不入道後以不拘細行敗黃允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守道不篤終以此失史叔賓有盛名郭林宗論其牆高基下晉文經恃其才智炫耀上京不旋踵而敗自古墮名喪節亡身赤族禍國殃民無不出於有絕人之才智者一定之局迹如著蔡古人戒子弟不許看世說新語以其聰明皆輕薄侮人犯君子之大戒非厚重忠信保身之道其取尤招禍喪德得罪鬼神故凡子弟之初患不成材旣幸負美質而不善其

用不如無才其用力自克自治小心謹愼求保惡終反百倍於庸人也經明其義史驗其跡守身大戒救敗良方無不畢具可不悚乎

君子小人邪正善惡理欲敬肆貞淫雅俗是非公私淺深清濁昏明聖狂眞妄無不事事相反而君子這邊常少常居不足是以正人常危不容於衆君子學以致其道辛苦講辨危厲萬端只爲要保正善這一邊而恒難之故君子常危危者欲使之平故常操心慮患震以恐致福乾以惕无咎溫溫恭人如集于木箕子惕其危文王晦其明曾子懍淵冰皆惕乎此也

死病無藥醫惟虛浮二字盡之自孩童入學及於居位理物經世中此病者無有一成無有不敗多讀史傳多閱歷世情自見

世有窮困以死一無所遺而其子孫成立興起者亦有厚遺多財而其子孫不旋踵而餓殍淪絕者此二者固由其子孫有賢不肖亦似有運數主之人必欲保其子孫皆賢而無失豈能如志亦見其不知道耳要之不可不強爲善以貽之不可不以義理教之

有陰德者子孫必封如邴吉鄧禹之事可驗夷考古今歷歷不爽然亦指天道福報之常若善人當其行義時先有望封之心則鄙倍甚矣況數有差互又未必然也豈不沮其爲善之志乎故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但作感邊事聖人重無心之感

偶閱嚴植之傳彼學問如彼志節德行如彼而死不能成喪則天道有時而爽然不可以是而易吾心也使嚴植之萬寶常不力學不厲志不脩道又豈竟得大葬榮終乎

爲學以勤爲主居身以約爲主居家以儉爲主以禮爲主涉世接物以謙退和讓爲主處事以義以敬爲主總之以剛健中正沉幾淵默篤實忠恕爲主事君以不欺爲主當官以愼事安民爲主

謙固美德六爻皆吉然近世相尚以此彌謙彌僞遂爲義理之大害姦佞之先符失聖人之本義矣夫有美而

不居乃爲謙若身本無實美何得冒謙之名但實辭君子一切善美而不居闇然媚世爲鄉原耳而欲然不自滿假之誠未嘗一動於中也不如狂狷猶見志氣發越行己有恥也

吾讀世說新語雖有名理然皆以勝壓爲心肆無忌憚此與鄉原相反而其惡過之皆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甚者傾危險詐凶德而飾以文慧眞是敗類宜深以爲鑒

曾子三道出辭氣斯遠鄙倍顏子四勿非禮勿言君子謹言安雅凡適衆處會之際一切鄙穢市井閭閻僧賊不經無稽誕妄輕傳失實誤世之言與夫傷時觸忌忤

物犯怒傷忠厚之言力戒出口非惟安德抑且免羞辱吝禍

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顏子四勿非禮勿動凡坐立之際須如尸如齊傾欹搖足坐起不恆皆輕薄相非惟見薄正士亦非貴相試看有德貴人無不風度端凝嚴重望之儼然若貴人而傾側搖動輕佻者必是邪人否則必殺身失位殃咎惡終歷歷不爽故九容之禮須自童幼講之戲容戲色傾聽噭應喧鬨斷囔行同市井皆君子所恥正士所賤張子東銘不可不亟省也

小人終不可與作緣然出門之交動與相接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一概絕之勢必不能且亦無此

理惟知其爲小人但當敬而遠之不但不可明斥與較並一毫不可見於言色尤切不可親比及告以心言託以要務但當以蛇虎視之則自生危殆心畏惕心若已有權原不妨駕馭驅役然歷覽古今近小人者無有不敗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聖人兢兢乎懼此

凡人於所卑微及素所狎習或嘗有大德於彼而吾之力又能制其命則每忽之以爲此吾所卵而翼之者奚虞焉而人之無良肘腋之近意外之患往往即生於此人每受其反噬而不可救最爲至危黃石公書曰人莫躓於山而躓于垤子西之於白公叔孫之於豎牛楚成之於商臣魯桓之於文姜春申君之於李園彭寵之於蒼頭子密宋文帝之於元凶劭及始興王濬唐三宗之於宦官昭宗之於優伶不可勝數易曰履霜堅冰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故人不可不知易不可不知春秋蓋吾不必有怨於彼事患之乘生於利害之際則彼遂不顧而動於惡焉如李嚴之於孔明施琅之於姚啟聖是也若春申君之於李園則自有邪心以比匪宜其死耳故人當知道以自毖又當知人以處物平日察於其人之善惡仁否而早有防微杜漸之道若尋常不察但悅其柔順而不知其惡德一旦勢去事急安能恃邪亦非是盡使舟中爲敵國而橫開疑釁以召禍端要不可不懍知此義歷觀受禍之人非疏忽爲大即昏庸溺暱之人

須知此輩平日必有端倪徵驗但已不之察故不覺耳聖人之德寬裕溫柔以爲容齊莊中正以爲臨而又必文理密察以爲別孔子繫易於此再三諄諄曰知幾其神曰愼密不出吾生平忽于其所微而因受大橫逆數事可不愼哉

小人心既險而性多媚彼初求合於我蠅營狗苟事事言言必中我之隱由人性喜順己意則以爲可信而與之親比矣既與之親比則必授以情告以心言託以要務相因而漸成久之則密契不可解蔽煬無復明雖至親之規正士之諫不能移至親正士日疏則禍成而不可救矣此在有位居權者中此禍尤易尤多一部廿二

史所記不可勝數也
小人凶德其居世全是一段進氣好事風生君子常存退氣多甘冷淡以此決之十得七八而選懦庸愚無才及矯情者不與焉
小人雖是進氣然遇義所當爲者則退阻不前君子常存退氣然見義則勇往故曰仁者必有勇
小人之始合於人也非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眦之其繼嘗吾以情非順以媚之必刁難以堅之徵驗以信之君子用人雖不逆詐然不可不知此等情僞要之君子小人亦易辨用八觀之法察之於平日無事之時大段必得也凡中小人之禍必由己心中先自有私妄故也

若自己眞能正心誠意力絶好名好勝徇好惡任偏私積疑忌存成見貪功利縱嗜欲畔援歆羨一切私妄邪念彼小人亦何隙之可乘哉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故克己之學爲明明德之先功吾鏡果明彼魑魅且不敢現形況能騁其伎倆乎
中小人之禍者大約喜其媚順於己悅其小忠小信而樂用以自親附或素所私昵邪色及瑣瑣姻婭如董賢楊國忠之類千古一律嘗謂王莽非能篡漢亡漢者元成哀平元后也此雖以國事明之而家之害亦同然
道義終古不變意氣有時消歇凡人待我恩舊隆寵契密苟非道義相與終不可恃涉世者宜加意悚惕恐懼以處此老子曰受寵若驚驚字最肰得有道之士學識出蓋彼人原未嘗繕性立誠崇德辨惑其與人厚薄令煖不過任一時欲惡高興耳要知其厭故喜新好佞悅諂逆詐信讒惡直醜正之性且不能自主而安可恃以爲常德乎況我之所以答彼者又未必常勤謹而無疎虞之失事故日新情機萬變利害攻取相乘隙開事會小人起而忌疾讒間於其間彼其父子夫婦不能保我乃恃平日恩舊求以相諒相容其可必乎亦見其黯而不智矣鮑明遠白頭吟句句當思其義總之人苟不懷畔援歆羨願外慕勢之心進以禮退以義堅守一正自然無失古今天下好賢尙義之君子恒少而何可黯昧

妄倚庸鄙之人無常易歇之客氣以託吾軀命邪史論袁紹外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內多忌害許子將論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凡此皆不可不詳思其言深察其人莊子人間世全說此一段事理朱子詩傳說頁士瞿瞿可釋思也
意氣在人者固不可恃聖人所謂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有懷終凶者也若在己旣嘗受人之恩寵而懷私貳心不思啣報始也見利而親繼也望敗而避此又忘恩背義爲中山狼古今天下之大戮志節君子所羞稱昔人譬之饑鷹餓犬亦何面目立於天壤哉此二說理勢不兩立然則君子何以善其道

哉惟有慎始而已古人最重受人之恩當寵之來必詳思審慮如其君子出於道義自不妨受之然猶必量己所以處之何如若出於勢位非人則君子不蔭惡木古人不肯輕受人一飯不特如王浩任永李業鮑信之避隗囂王莽抵死以逃之也蓋不慎始不顧持操而比匪焉後去之則為負義若執義忠之如揚雄之莽大夫杜欽谷永馬融蔡邕荀彧之懷梁藉董黨曹亦終為高世君子所恥至如賈充褚淵者不足論矣范蔚宗論荀彧曰迹疑心壹雖若平允然終莫能解於迹之疑君子心迹雙清之為貴

書曰無依勢作威無恥過作非無啟寵納侮余生平固無倚勢之事時時見過內訟亦未有恥過作非惟啟寵納侮常犯之即如屢以所著書贈人既不能擇人而暗投反啟彼以盲瞽譏評原所以行之之本心非出於德有心卽動於詭隨好名之隱須知此根最是鄙陋淺中不可質君子在大易曰未光在釋氏曰有漏東坡嘗以戒子由矣試觀古人傳付何等慎重而奈何輕輶以褻至道如是哉失人失言當決之可與不可與之實如劉捷卿則又有所偏也

小人氣類臭味多同易合其於卑鄙惡劣犯善悖理千條萬端日與相習交滾全無覺其非者卽偶有微明覷見一二亦必相與諱之掩飾蓋覆證多慰同相包容以為無妨而其所最憎惡忌疾至於仇怨嗛恨而欲甘心者惟在正人君子其於正人君子之一言一動見輒以為非眼中不能容心中不能忍久乃毒之如仇猘犬憎蘭物忌孤芳盜憎主人妒道真畏明鏡見疵古今之局皆然

君子小人勢不並立而小人常多常勝故君子常危常孤於此而能有以自立乃見道力之堅故曰獨立不懼而世風之否泰朝廷之朋黨遂由是分矣聖人所以兢兢於此著之于易只道此一事而離騷尤反覆申明焉後世之論每言君子小人不宜太分明纔分明則禍起而不可救此誠有然然堯舜之世無此議論見解凡謂

君子小人不可太分明者以本不立權不壹本不立則不足以辨其實折其心杜其口權不壹恐不勝而往欲行吾賞罰如去蛇虎反遭毒噬所以爭號猶厲耳如賀武何進王允唐五王之事不可不思其致敗之由易曰明於憂患與故若君明臣良眾賢在位去四凶舉皋陶而不仁者遠豈有以姑息為治者哉泰二包荒能用馮河則小人亦包承矣若大人包承則成否矣朱子論宋元祐之事一段可取證

知止與戒滿不同知止謂處一身之勢位財賄服用苟稍得完便當止足如衛公子荊是也若必過求不已則天禍人災相因而至滿者指現已席豐履盛而心侈志

溢驕淫矜侈則亦傾敗立至是皆天道自然不爽者也滿由於器小學問亦然天下事境無窮義理無窮吾萬分未處一而得少自足封己自大夜郎河伯見誚大方終生無進益之日由此而累之多一分學問長一分驕滿學問愈博則驕妄愈甚如飲藥加病以致毒積肺腸終死不悟滔滔者比比也豈不由未奉教於君子不聞古賢哲高致雅量不知至理向上尚有許多境地也哉

器小易盈君子所恥凡此若己之天分本無當濟以學問力自開張使之廣博宏大蓋人能學問則天不能限譬如貧子得百金則志得意滿素封者然乎哉

萬物莫不以有用於人為貴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有用

也世言榕樹無用夫榕樹誠無用猶足蔭暍人供目覩若人之無用則生為人所棄死而人無惜者可慨也雖然有用矣又必當時之所需時不吾需則亦為晝燭而已徒見憎嫌天下未有無益於人而人厚與之者也易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有用矣及涉世又必察避就之機視所遭時藏器以待易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作人不可忽一人無小大無敢慢在彼無惡在此無斁此非鄉原媚世之行也不可一息忘敬畏耳

君子知眾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孔子曰慮以下人老子貴處下守雌守黑守辱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揚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凡人莫不好處前故君子避之但老子有見于屈無見于伸則足以沮名教剛毅之氣于五性中缺義三德中缺勇故君子病之此處析義宜精聖人已言之至詳至熟矣

外不乖張得罪于朋友內不汙屈自欺其本心寡過修慝其庶矣乎

天下萬德離不了知仁勇天下萬事離不了才學識而識最居先徒恃才無有不敗惟識乃可以濟才之用而識生於學問

天下萬物萬事莫非實理所結驗之天地日月山川五行百產一一可見故曰不誠無物惟有士人德行學問文章仕宦者之政治功名專尚虛偽以欺謾於人究之

何益非當時即行敗露亦轉瞬歸於烏有古今天下所不能磨滅者惟數十輩真實無妄者寥寥相望歷久彌新耳

人之精神愈厲愈出不用則頹惰昏廢日即偷懦程子言人不學則老而衰觀程子少羸弱老而愈強記資愈進可見然此惟致之以正集義養氣則至大至剛非禮勿履則大壯若厲精神於無益之學問是竭促使衰也士有讀書而致病羸以死者此與徇欲傷生一致所謂臧穀之亡羊也故君子貴聞聖賢至教乃異俗士

古人論兵以不退為勝學問亦然美成在久不息不已至於博厚高明物莫與京矣

人之聰明如井泉之原時濬導之則涓涓日出不窮積成江河若昏惰偷逸不用心則日益愚冥如水不濬而淤塞之非涸廢則污穢臭惡而已

聰明不可恃且當愼戒其用惡人爲惡邪人行邪古今敗亡災身滅家者莫非聰明異量之人所致故聰明不可恃德慧乃可恃耳聖賢解聰明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罔異乎僻邪者之用其聰明也

聖人言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若日用乏絶而身不安亦何暇言崇德然此所謂利用安身者非全指財賄服食日用之需蓋尤在人情事物之理仁智禮義之用也故又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人之居處容膝有限若忽不

踐之地則跬步不可行利用安身者非貪營無厭但不可不思人理之當然耳陶公曰人生貴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許魯齋亦謂儒者以治生爲急此是實理不能自謾也至若富貴之人備物豐裕而身不得安者則又以忽於人情事物之理仁智禮義之用正由不崇德也處有餘之地而舟中盡爲敵國衽席亦有戈矛禍伏于幾微而倏然爹汰以尸之此皆忽不踐之地而不思利用安身之教者也

吾言人當思患豫防盡利用安身之理固聖人意也然稍動于私而過焉則又恆致奇禍何言之蓋凡情多妄好師心鑿智求窺道義之全安性命之正體經權之宜覈理勢之實往往私妄纖結妄測數命人情無端起去就趨避之見莊子曰賊莫大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古今即于禍敗者多起於才智之士或貪財勢或貪功名或迫患害不安義命輕舉妄動彼其初念亦曰如是乃可利用安身耳而悔辱禍敗即生於此一念不可救矣屈子所稱夫惟捷徑故以窘步桓階曰夫舉事而不本于義未有不敗者也陶公曰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故凡人無論處微在勢必堅存安常處順之心守死善道之正道義當雖困窮以死不悔而思苟得雖致命滅身不悔而圖苟免聖人所謂利用安身者兼常變義理而言之豈謂萌妄念思免

正命之理邪

朱子言世界本空空洞洞人心本平平貼貼天理之自然本無神怪神怪之生由人欲私心做弄機巧而後鬼神出來應之是自招也善哉言乎夫妖由人興人心無邪妖不自作自古撥禍興妖必自智巧之所爲造物最忌者巧如猿見巧于吳王卒死于相者之手若順乎義命之正雖殺身不爲妖乃成仁也夫人情本多妄多私又好鑿智而又託于聖人利用安身之理世所以捐披如鶩而莫之止卒以撥禍可哀也故特爲反覆著之列子曰心將迷者先識是非吾始不解今乃喻之反觀古人多有踐妖夢而致禍敗者皆起于不知正道而徇私

妄又妄人多妄想則亦感妄夢傳曰國將亡聽于神屈子曰因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孔僖謝崔駰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人而由卜乎可謂知道矣

天命因乎人事人事有憑天遠難知固是正理然吳範與呂岱論劉備則又似天命與人事不必符要之非也先主人事所處之形也非以所行之失而致也此中消息非知道者不能決若夫道失行乖則天命亦斷無與之者猗韋論衛靈公與吳範同猗韋言天而遺人吳範言人事而不原其本非達命之識也

古猶今也人情事勢一理不相遠苟深通古之情偽利害曲直以之治今無不有中但僻儒不通泥執古迹古

事而不能參以時勢移步換形則又必敗即不敗亦成無用此如趙括徒讀父書而不能合變必善通變乃中機會或反而用之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或類而悟之如弓冶箕裘非夫微妙元通之士固未能也其成蹟皆在經史古今人所以貴讀書也

家猶國也人情事勢皆同一理但有廣狹耳苟居家居鄉洞見人情物理而事事應之以道處之得宜則以之處國無不效故大學貴絜矩吾執一尺之矩而用之天下無窮

己猶人也一切情好不殊苟推以及人恕可終身忠以不違於道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豈有他哉善推其所為而已

結納聲氣乃輕俠慕外虛浮之士斷非道人德士所為自古無不敗者原涉可見陳遵幸免耳若諸葛龐公司馬德操不知同時有鄭康成王仲宣亦不損其名德然此猶以術業志尚不同之故若夫許子將之於陳仲弓仇香之於郭林宗符融可謂克安同異有持操令人發深省

大學三綱領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至善入德三綱領曰知仁勇進學三綱領曰崇德修慝辨惑其餘四勿三道一言行恕等皆聖門切問近思之集驗良方也不知命三言尤為切要為政亦有之如恭寬信敏惠尊五美

屏四惡無欲速無見小利近說遠來等皆要道也

姚姬傳先生論李斯之罪在於趨時余謂古今之士敗於此者眾矣詩稱文王誕登道岸在於無畔援歆羨孔子贊易曰遯世無悶確乎其不可拔中庸言強曰不變塞又曰不願外不援上屈子頌橘曰深固不徙廓其無求解者曰凡與世遷移皆有求也班氏論律曰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君子之行歧路染絲古志節之士以死守之若馬季常元稹之敗於一挫而變節者多矣屈子曰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吾友許玉瑑曰儒者有轉移風俗之具不因風俗而轉移必如是乃

可謂特立

屈子稱信姱練要學者須知此義莊子論多歧亡羊曹子建曰泛泊嗷嗷歷觀古今未有多好多端不精堅專一而克有成者賢人君子必在中心簡練以合道要修道作人學詩文執藝業同此一道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傳曰農夫之耕無越畔焉而莊子所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如斲輪承蜩至切也

凡居鄉居官值時事有大舉措既眾論僉同當審處其宜若眾論皆既合宜固無容苟違以犯不韙然自古賢智有識之人恆少事之失當不得理者恆多眾論方同顯斥其非不但忠言逆耳駁議致憎且人性好勝相激

之下將必置本事不顧而先爭顏面客氣矣於本事必益僨然則雖彼眾敗之不啻我激之使速敗矣此明道論新法之意非大德大用固莫能善之也故欲建明一議使此事得益有濟必須和遜謙晦深沉退密以避矜能居功之迹箕子曰一國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哉况矜其功伐其能哉此處惟遵道義之正方無病宜恐懼戒滿密以自克

至言不出則俗言勝余觀魏晉人所稱名理名言其不合於道者眾矣謝安問謝元子弟何與人事而必其佳元對譬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夫人之生皆欲其成材子弟之少必賴先生師長之教而成成則為美善順事不成自不為美此天地之心人心之同何獨吾一家子弟為然但親疎有序必自其親者始耳不審謝安何所疑而問況又曰無與人事雖若達趣不為悖謬乎謝元之對全是私欲所發於天地之心先覺之義成物之智少懷之仁一切義理不見天下後世之人心一惟私欲是圖皆若此言矣反之則於他人又秦越肥瘠不仁甚矣魏晉人清言類此者不可勝述姑舉此以發學者之思

世俗有言僞君子不如真小人真小人猶在陽分易識別僞君子亂德此似鞭辟近裏沉痛之談然實不成議論夫僞君子猶知有所顧忌若真小人則決裂範圍世

界壞而橫矣要當曰當為真君子豈可曰當為真小人乎又如言小德出入可也此亦誤世君子律己宜過嚴猶足以維持世教若自恕自寬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針芒洩氣蟻穴潰隄大惡大敗由此而不可收拾矣

今人論人主於寬好附和紕繆誣邪之說占風轉舵偎風躲箭不肯直斷其是非不過欲自居忠厚為和同不犯俗忤世祇取巧耳而不知禍世之害至大也如許敬宗李勣之對立武后要當衷之理道中正以求至是豈可黨邪而失是非之實乎吾甯以正守之雖取禍無悔如高允之對翟黑子可也易曰過涉滅頂凶无咎

古稱門子墮地如神如隗囂之子及嵇紹皆不待教待

教而成者已爲凡子教而不成眞雞狗耳門子立志自策父母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責子而要必有吾心所欲盡者此豈待教也

大道盡於一誠自修已接物經事學文立德立功立言總之一誠貫之則自然盛著不壞莊子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人性多浮相習於虛妄苟且無一人知有眞實其於理道之言暫視乍見莫不强所未知自以爲已知其實於此事之理實終未能知聖人所以發人皆曰予知及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歎也夫聖人之言皆易知易行若能知而行之便是大賢要之先必於現在此一條之理

潛心深思眞知快慊則明有所開而說於其言嗜耆識味私幸有得力處樂之好之自不能已但要發肯心先眞知得一條以下如水潤物自然漸漬去不待敦勉

民生在勤晏安酖毒聖賢之人志節之士無不朝乾夕惕戰兢恐懼在危則操心慮患處盛則持盈保泰憂盛危明思患豫防庶免悔吝災禍孔子所以嘆鴟鴞爲知道也蟋蟀詩曰良士瞿瞿蓋時時如此長慮却顧則可以不至于危亡也惟夫昏庸酣豢之下才縱心騁志荒躭好樂悠悠過日忽乎不知其亡之已至而不可救矣

人命有限天地無窮事無了期惟于人事所當盡者一息尚存則當盡一息之人理此大禹所以惜分陰也

每見階前花樹少失栽培隨即萎敗可以例於子弟

世人擾擾煩惱敗悔百出莫不由於逐妄君子安道惟道無妄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莊子曰欲當則緣於不得已自今有所欲爲非萬不得已則固以止嗇庶幾得當而不致逐妄入悔吝也鄭伯有門上之蒡見者生感想其生前之汰非夢幻乎秦阿房宋艮嶽何如堯舜土階茅茨適得其常乎至于金谷園平泉莊綠野莊何氏山林何如晏平仲爲得聖賢氣象即謝靈運山居圖王維輞川圖李龍眠山莊圖雖風流千古而今安在皆說智勞心之作非德人道士所爲此宮室一節推之服飾飲食妻妾聲樂之奉不皆有然乎孟子曰我得志弗

爲也

君子上達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一身人理所當盡及所以安人安百姓者日不暇給何暇羅欲乎夫人欲無盈足時逞其淫放之心何所不至

禪家有頭陀行一百八事可借以爲法矣

懷甯後學王志行
門人甘紹盤　同校字

大意尊聞卷二

桐城方東樹植之著　　受業[illegible]敬校

古人於書於射下及稼圃皆曰學[illegible]必究其理致其精以成國能今舉世言學而國能不見未盡時習而說之功也中庸曰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不誠則裏面闇不虛靜雖學何能有成

天下萬事萬理皆懼不識好惡眞是眞非

天下國家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在損損外必自內克制妄念則操之甚約妄之易發莫甚於言管幼安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

人固不可冒昧輕舉妄動淺慮數悔當務沉機毅密戰

兢恐懼冰淵畏愼以保無悔敗然過愼而不衷之以義理則入於葸而無勇逡懦恇怯如婦孺無氣猶豫不能決斷何以肩任身世施行有爲

凡謙退親愛於人必須衷義中禮過則失己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啟寵納侮何以遠辱且凡事過於要好其本心何居豈非私妄沽名納交要譽德有心之鄙念爲之邪苟聞君子之義則此皆可恥辱行不可質聖賢也須警惕提撕

惡固不爲善亦不得妄主劉愷鄧彪讓封獨受美名陷弟不義史家譏之若又以惡名委人居心險薄若鄭綏之爲儒何謂陰德陰德者爲善而絕其名與迹焉君子立心非獨善其身君子爲善宜衷於道義

人固不可自暴棄悠忽頹惰不立志然亦須度德量力才分勢分如何若知小謀大力小任重猶使蚉蛇負山商蚷馳河必不勝矣然此就任事論非謂學問德行也南容三復白圭學者試將此意一入思則其氣必頓沉頓斂心必頓下頓小意思深長警畏傚生而可與入德矣

凡小人無不反覆者凡反覆無非小人者君子有常德終始如一然不愼始安可善終故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其事在不敢輕言輕行

君子但作感邊事固無事不要之於善然或但以微善

感之而求天人之應譬如操豚蹄而祝汙邪篝簍其亦不自恥也已尸子曰食所以肥人也一飯而問人奚若何益乎

詩曰不求何用不臧杜公曰有求當百慮凡有求於天已失性道有求於人又失操履況復以不善感之或以微眇小善感之而欲求之有得也可乎此其智尙不如黠小人之摯諂者君子小人兩邊皆不取

凡欲行一善行須壹揆之於大中至正之理不可稍設計校私心要譽納交徇私昵望後報如此雖爲善不得名爲善只是惡也道如當行衆皆不爲我獨爲之道不當行衆人皆曰當爲我獨不爲此中須以聖賢道義之

大中至正爲軌須有定識定力所謂特立獨行確乎不拔也祝開美疏救劉念臺既歸乃從學念臺謂曰前日之舉意氣乎聲名乎祝爲憮然可謂善教矣

聖人論達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蓋達者以行孚於人爲義故不能不從人之情僞起見苟不察言與色以見情機而誤以感焉非遭忌怨即取輕賤尙安所孚而望其信之也既能見人之情僞而無造次冒觸之失矣又或以剛激訐直上人亦必激怒招怨而人又不孚故聖人論達必愼斯二者但循此爲之世之庸濫小人凶狡大奸皆優知之何以別于彼而爲君子故聖人必先之以質直好義朱子解質直爲忠信解好義爲行事合宜

而統釋之曰皆不求人知之事此雖以感人而非詭隨求合阿世取容干勢走利可知也子弟涉世三復於此

若夫大善則尤視其居心若獨爲善而委惡名于人此鬼神所怒莊子曰造物者之報人不報之以人而報之以其天天謂其居心也

聞道克己之君子千萬中不得一人而何得便責之于一切眾夫明乎此而可以知臣僕之性情并可以得馭臣僕之道術今不察此而概責其無能即稍有能而可使者又概怒其人不忠不信詐僞欺罔嗟乎才與德兼備謂之賢謂之君子今自審己萬分求有一焉而輕以此求全責備于眾夫奴僕此亦搴薜荔于水中采芙蓉于木末而已徒相激相怒以致意外之禍敗而何益于淑身淑世之用哉吾人於使令之人以及居官馭下當審之於此以求其方焉可也

涉世應物亢固召災若足恭啟寵德有心尤爲邪佞納侮承羞取輕辱賤惡學者於此一節須如履冰臨淵自省克之方保無疚悔雖然吾此所說亦非爲求免于世也但欲堅持道義無失正耳榮悴禍福有命數存君子反經安義順受其正而已

君子闇修不求人知并不求鬼神知但須愼宜不可徒自信其心而失口失色失足於人承羞納侮取輕辱賤惡厭數若是則於道爲未盡可恥可辱須作一件大事

下死功夫提撕求免

不論處常處變在我者總宜盡之以理以義既處置之後其應之吉凶禍福壹聽之天命而不與焉可也切不可爲福尸先爲禍擭首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斯人與之行善而絕其名與迹無自市望報之萌斯天與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以此自考以此察人斯貞邪辨矣

人有五常之道然後有是身不然與土木禽獸蟲豸等與已死枯骸同但行屍而已家有五倫之道然後有是家不然積怨毒戈矛相伺與蛇穴虎巢同處危哉岌岌苟保終日而不可必妄望其和樂昌熾也詩曰自求多

福又曰無競維人興喪禍福惟人自召自處而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近世第一大惡子婦之於父母舅姑言語行事輒行欺瞞不將以誠不告以實其始由於隱情避責圖便己私自幼習慣不知其非及其娶婦不賢者居多日用瑣屑小嫌小怨毒誹坌積利害愈大則所欺瞞愈甚怨誹愈深若以隱瞞爲正理要道曾不自反已或原有不是乃惟怨父母之不應檢察久乃視父母如仇敵異類不可與語聞聲見影滿腹憎嫌家庭門內常如欲潰之河隄强者戴面反唇公肆忤逆懦者含冤負曲陽事浮沉親愛之誼全無敬順之風罔識充其很心直欲離而畔之

然後快於心但隱而未即發耳李延平論舜瞽瞍之事以爲舜之所以底豫者盡事親之道不見父母之不是而已羅仲素曰只爲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陳了翁聞而善之曰彼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而已余因思宋文帝之於元凶劭及始興王濬未見有不是處（公謝山謂文帝以服中生劭果爾誠爲可恥然商臣只楊廣未必皆服中生存之以戒人子之不孝者可也）由劭濬自行倍逆而遂動於惡然後知人子習非或於婦女之言而懟於父母發則至於弑逆固爲覆載所不容不發而陰懷怨誹亦爲天地鬼神所側目昔聖昔賢之罪人淸夜捫心爲人若此爲子若此尙有地自容乎其人猶望克昌乎

凡小人及婦女總是要以人從欲總見他人不是此二病爲萬惡之根不可救藥

子弟之不肖成於自幼失教不學不奉教於君子不辨義理是非不知居身行事有可有不可之分若其不孝則多由于弱婦言大約天下婦女之賢者千百中不得一二不明大義惟見小懷私好强好勝不和不睦多忮多怨家庭細故多寡得失利害嫌疑忌妒恚恨日積日深而讒間興焉男子懷剛腸識道理者少則未有不順信之者矣故嘗以爲欲天下多賢才先在修女教而後有賢婦有賢婦而後有賢母而天下福祥矣故敎女尤急於敎男

紀愼齋云兄弟不和多由婦人起兄弟本是一氣婦女以異姓合在一處若非大有賢德必然嫌疑易生全在男子心中大有把柄古人云不聽婦人言但此事極難閨房密語影響牽合或因緣妯娌小錯爲之張大或裝借自己容忍滿口含冤或假露已拙或詆訐他巧使男子不覺墮其術中牢不可解所以婦人之言不但不是處不可聽便說得十分到是處也不可聽又云婦人假使質性不良終屬天地柔氣所生只要男子識道理成得個主宰必能表率他男子果眞孝順婦人畢竟不敢忤逆男子果眞儉勤婦人畢竟不能奢逸男子果眞正直明大義婦人畢竟不敢以偏私煽惑

天下禍之至險至深而不及防不可爲者莫如婦女亡家喪邦莫不由之詩首關雎易著家人聖人之誡深切著明近世女教不修在家無父母之教既嫁而其夫又多庸愚懦惛不足刑于自其生初至于爲人婦而不知有婦道爲人母不知有母道惟縱任習心蔽錮莫解不明大義不崇德讓懷私見小忮害憯妒陰很悍毒如火欲然欺陵夫主慢藐翁姑強壓姒娌而方自以爲能自以爲當然自以爲得計而不知其乖戾之氣陰憯之志已自感召不祥鬼神側目既不爲身福又殃及其子女吾見亦多矣故人家不幸而遭此婦則其家之不昌也決矣其所生之女習此惡行嫁至夫家又復如此故婦

女之不賢非止敗及一家實天下人才根株蔓延之禍也令人思之生怵惕戰懼心

天地大義男子宜強女子宜弱近世大患男弱女強每見男子受制於不賢悍婦有惛懦而甘奉之者亦有不堪其虐頤礙顏面恐貽外人恥辱委曲含忍之者而此婦習非成慣凶威日長陵暴犯禮積成天怒神怨傾家覆宗絕嗣而莫之救往往有殞其夫之命而此婦猶倜然得意絕若無事者文姜是也鄰里親族亦莫敢有言令人髮指尋求其故祇由女教不修七出之律又不行而女族兄弟家長往往又多不肖不崇德義恃強無禮不但不加致誡禁飭且多怙惡助虐動輒有抄劫人命獄訟之累是以爲其翁姑丈夫者多畏縮忍受含寃而不可如何也齊桓誅哀姜最合王道王法之正而說春秋者或猶議其非則亦此輩之意識也吾以爲宜申嚴七出之條兼宜特定科文專治怙虐圖詐之罪庶有以奪悍婦之膽止澆陵之習而惡俗可以稍革家門和順卽天下福祥矣嗚呼禮教不修而議刑誅非治要然法立而知畏忌不愈于陵夷而釀世道之大憂顧慮名而受實敗耶

女婦之不賢總由父母夫男不德無禮釀縱之故若父母有嚴教男子有剛德修身刑家一出以正彼婦女欲逞其志何處可容之也無所容則無所恃而不敢縱矣

其或有悍惡輕生之事兩家斷之以其素行死而勿論則彼亦必不肯死矣世間原亦有遭值不良之夫及翁姑非禮枉虐以致死者然女之素行賢德必有明徵事實鄰里親族平日所知衆目衆口必不能掩自不得挨此枉斷總之有清議公道而風俗自厚

昔人言其人與天地侔者其人必不祥又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吾始甚非之以爲無理中歲以後遭困特甚然後乃悟此言有故蓋擧世皆同流合汙意同氣合一人獨踽踽凉凉則爲衆所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理所必然事所必至不祥不亦宜乎無足怪也苟信道篤自知明事事遵道盡理比義如此而猶有意外橫逆

可以理遣可以歸之於命而無容動心雖魔高一丈何畏焉守死善道何不祥之有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吾甯仁矣何所疑乎豈有因不仁之多而中立騎牆爲君子小人兩全之謀耶

大抵世人喻利而不喻義縱其小體之欲而棄其大體全是私便一己無克己利人公心純以我相勝心矜慢於人不思孝不念祖宗不思敬畏天命及聖人之言損人利己聖己愚人讀書志不在聖賢爲官心不存君國自在位者至於凡民證多慰同冥然不知其爲非口讀詩書談說是非而曾無一念回光返照己身夜氣罔存

人形徒具而方晏然自得以爲無過吁可嘆也今誠能將上所指一一悔改不遠而復痛自鞭辟一分不盡不得謂之人願天下道學自修者以此立爲課程從事焉可也無取侈談道義泛濫儒言而於己分毫無愧悔之萌也

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與天地參矣竊謂今人未有一人能盡己之性者安望其盡人盡物其才智不足以爲周身之防其天良不能推恩於其父母昆弟骨肉倫類安望其他乎

夫人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夫身且可無何有於身外之物所不與身俱亡者惟道義耳不可失也若行犯不韙是爲大僇子孫不忘死何能塞此與過涉滅頂凶无咎不同彼不可咎此患至掇也

大抵世俗凡民於義多止於惡不止老莊佛於惡固止於善亦欲止故以退嗇爲主則總不如依乎中庸爲止於至善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余性直口快不能曲折好直言又竊好窮理所道人之失偏中其深隱處以此故尤取怨招惡於人屢悔不能改思之大懼非但有人禍亦恐太無含蓄失之淺薄傷厚殊非德福之相郭林宗雅善人倫然不爲危言覈論阮嗣宗至慎終日言口不臧

否是皆我師也凡與人言當度於事與人可不可之分乃爲慎密不出克懍樞機榮辱之戒耳

不思義慮患而輕舉妄動未有不以之喪身亡家者也古云思患豫防無爲禍首極勤謹可以敵禍禍不好不能爲禍皆言人理如是則宜可免禍朱子曰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皆言思慮防患也如此而猶有不幸乃可歸之天命數定若夫禍來神昧雖頗有之而不可藉口恐只是未思未謹或且好之耳

聖人之心與法皆欲補天地之缺憾而竟不能者非聖人之用心誕與立法之不善也奉行者不能遵之遵之

而又不能無離合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得聖人之心意而誣聖人之心與法有誤此老莊之邊見也有學聖人之心而無聖人之器與才則不能有聖人之功效非迂即妄而已然究竟是學之失其道不能明聖人之心

每見貧苦無生活之人輒爲惻然不忍無以保安之則思己之所受享已爲過分然又思彼之所以至此者亦有分別若懶惰淫奢博戲不安分之惡子下流不學好自作孽者則又不足憫矣

細審天地間五行百物凡虛浮者皆不能成材結實而古今天下不肖不成材器之子罔非由於虛浮所謂死

病無藥醫也

生人至德要道莫如小心二字詩詠文王聖德曰小心翼翼孫思邈曰心欲小諸葛武侯自言平生惟是謹慎歷觀生人悔吝災禍之來莫不由不小心之故須是刻志書紳念茲在茲易曰敬慎不敗

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傳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即此能字之解甚言其不能而不自知而自以爲能也歷觀古今童惛而自趨凶地莫不由於自謂已能蓋自馬謖張溫呂壹暨豔輩所不能免而下愚不肖者無論矣推其所以致此者皆爲不思患不小心而又不虛衷徒以矜亢恨傲蹈於死禍非關命數故曰凡人有三死而不可謂之命

酒能醉人以其能昏昧亂神明也豈獨酒哉凡天下萬事過溺則皆能亂神明以致醉也非獨邪惡不正之事即著意爲善而過亦亂神致醉吾嘗屢犯之然後知聖人惟以遵義爲衡平平貼貼大中至正方無病義者事之宜邪正所謂愼宜

子弟有數大忌一曰搗虛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强作聰明以虛夸才能不度德量力作智力不及之事營不可必得之求凡此皆大敗之根株必不能善其終所謂眇能視跛能履虎尾咥人凶也一曰舍己耘人終日碌碌到頭於己無分毫之益虛生浪死無有結

果一曰竊人之能以爲己能此名掠美最爲無良天人交惡者也一曰不安本分出位妄行强橫梟霸肆無忌憚釁勇始禍倡亂不顧其後此所謂剛惡亂民必及於誅戮之罪者也較搗虛其禍更大

凡人既壯出身入世無論隱見皆如乘舟浮海風濤危險莫測安危來岸漸遠漸忘前岸莫必大水茫茫若不時時省想千方百計念茲在茲急思即安於平地則必不保乃古今之人多有擁楫酣歌流連作樂絕不思反其勢不至覆溺不止大易屢象涉川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震以恐致福乾以惕旡咎故君子思患豫防莫急於學易

凡人須足爲人所賴賴恃也猶諺言靠得住也聖賢之
人立德立功立言萬世永賴矣大人在一時則爲一時
所賴在天下則爲天下所賴其次在一邦一邑一鄉一
官一職一事皆然杜公贈嚴武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
山輕足賴之謂也乃至一家一身亦然爲人父爲人師
爲人兄爲人夫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友爲人主爲人僕
莫不各有當盡之分能盡其分則足賴不能則爲無賴
無賴者世俗詈人之辱名也乃士大夫衣冠長老儼然
在人上者多躬蹈之而曾不自知曾不自愧弗思耳矣
凡人無論自爲一事及受人之事既爲之則必使密緻
堅固無有後敗克盡此事之理而後爲盡心詩曰王事

靡盬盬不堅固也每見古今凡庸低下之人有所作百
事苟且鹵莽不肯盡心使堅固完好所謂無賴也既不
思盡職又淺慮不顧後禍惟任虛憍矜能恥下問訑訑
之聲音顏色拒人則人孰肯告以善哉
凡人無論居鄉居官尤須足爲善人所賴子皮死子產
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善人少而勢類孤苟無所賴以爲
主則動輒獲咎不能立足矣然非立心忠正名德素孚
於衆則己且爲人所推又何能保他善人也乃今世之
人但在世俗耳目前做箇無大破綻而已一味偎風躲
箭占風轉舵觀其立心聽其論說絕無忠主庇民擔荷
世道之熱心此卽是無賴所謂世故深而天機淺如鄉

原老恤而已
凡爲一事須作此事畢仍有餘力餘情非但足徵其才
與德亦見厚福若己做至八九分忽乘以疎怠偷慢不
謹或輕心易之自欺欺人則必有後敗諺曰爲浮屠必
合其尖孟子曰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五穀不
熟不如荑稗此誠與不誠得道與失道分界其人之無
德可知亦必無收成結果而惡終也
凡爲人任事不肯盡心而成爲無賴者多根於私心以
爲吾此所爲但得謾藏目前便可了事至於後日敗壞
係他人之務噫此一點私心之萌不顧人之大害最爲
無良不忠乃自士大夫居位供職下至百工技藝莫不

皆然夫古之僉壬奸邪恐事竣則己失權位往往養癰
留患以自固其權寵如左良玉類是也而士大夫何爲
效之也
夫欲經世必識時務之要窺其時之失與其君之資而
補救之是爲救時之才賈生諸葛是也又有所陳雖亦
切要適其君亦有可行之資而其時有未可而惟銳志
於功名不顧其害則行之必不能善其終如晁錯周威
王介甫張魏公是也至於不顧其事理之不可惟順其
君之意旨委曲阿世趨時明知世之將亂而不以易己
目前之富貴李斯督責許敬宗李勣贊立武后秦檜和
議是也千古小人長君逢君其術皆同其禍國禍身亦

同晏子所以辨和同也

大約經猷要著在救時之弊而又必量其君之負能行與否與其時之可行與否否則甯隱而不出可也出而齟齬非特功不能成己必及禍

忠臣之盛在匡君之不逮格君之非不可則止是謂大人若隨時俯仰惟苟富貴無所救補是爲庸臣説國若阿世趨時長君逢君不顧世之將亂而惟欲保己之富貴是爲奸臣又有一種第執理道之常而不曉時之所急所宜不量其君之資能行與否是爲迂疎黯士仕宦者當常以之發心內惕者也

信義者人心之所歸嚮而當擾攘之際懷遠服畔尤賴

於此使君子嘆其德小人服其義斯爲盡道之當然非徒假以集事也吾嘗論漢高之誅丁公合於春秋討叛臣之義景帝封徐盧光武封子密失刑賞矣其後段珪張讓之矯權欺逼未必非子密之事爲之導然而兩軍對敵有率先歸附者雖湯武受之矣此其利害所繫得失是非不能兩全何以處之予曰是不難亦仍卜之人心而已有殺之而民悅者如漢高之誅丁公寶建德誅王軌之奴何眞誅王成之奴是也有殺之而民不悅者如呂岱之誅士徽胡梅林之殺徐海陳卧子之殺許都是也既許之以不死而又殺之何以爲信若遇此等須詳審堅定不可失信義苟自免咎

林大中不肯通書於韓侂胄曰禍不可求而得禍豈可懼而免邪此可謂卓然有定識風力者然聖人知幾達用避礙通理微服過宋實有愼懼可免禍之理但懼而循理懼而增修德行非畏而從邪學者博觀於前事期不失己亦不賈禍可也豈以行權其在斯乎

作事須有氣固也然非愼而遵道比義則必失之孟浪以遺後悔世之觸刑辟者皆氣矜之隆也故曰見義不爲無勇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很無求勝忿思難惟義所當爲雖滅身喪家不爲非若夫庸人非慆慢畏縮因循無力即輕舉冒昧妄動數悔夫悔事不可數嘗此由輕躁浮動不能沉幾則是暴其氣也

昔人言凡人能處憂患蓋在平日所養余謂豈惟憂患處忿懥尤難顏子樂人所不堪聖人賢之犯而不校曾子思之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其素定故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學喫虧存心循理遵道樂天知命與世無爭全憑內心天理原自寛然但萬事萬物萬變紛然而間接於日用至纖至悉匪同釋氏但求之虛空已也大而典禮政官朝章掌故前言往行徵獻考文與地山川人物氏族風俗物產細而日用所需服食之節百貨之情出門交際見賓居官使民涖衆皆必一一周知其故古者九能爲大夫孔子多能鄙事子產

號博物子太叔周知四國之爲古今無愚呆之聖賢蓋必通知世務方能應世若空執一理百事不曉以此應務無一能當亦何足比數于人也矧末俗多故動輒尢悔今屬吾孫立身爲學固以修德制行內全天理爲要而於世間一切事理必須講明通貫以待用不可作不曉事之棄才也大約立身應世致用有本有末必如明道程子乃爲得之天下無道外之物卽無性外之事此皆吾性分中所應有之事也大學始敎格物之功卽此但須知有本末先後之次而不可徧物以喪志勞心致失其大者遠者耳

朱子告陳安卿曰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不接四

方賢士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只知尊德行而無道問學許多功夫出門動步便有礙事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學不足以應變不合義理只成杜撰今須游學四方事事去理會自古無不曉事的聖賢無不通變的聖賢無關門獨坐的聖賢若只就一事一義上欲窺見萬事如何能理會按唐人詩曰莫向鄉村老殺人

人之成材成學工夫最忌雜而忙故致一事無成荀子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蟹二螯八跪而非蛇穴不能容身者用心躁也莊子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昔人言同能不如獨勝宗杲曰他人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而無一藝能精老僧只用寸鐵殺人趙子昂言昔人得名帖數行學之終身便自名家此皆古人甘苦之言也

姚崇爲宰相今事不知問齊澣古事不知問高仲舒亦何害其爲名臣賢相君子執要能用人之長卽己之長一个臣無他技但能有容而已

格物須用學學而思思而悟不學則無從着思不思無由起悟學與思所以求悟也悟思而得道也孔子曰不思則罔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朱子曰思多在夜間若讀之非極熟則夜間亦何由起思愚謂聖人恐人

廢思故正唐棣之詩至於何思何慮乃是化境非學者此時事也

吾論作詩文有題內題外作人亦如此佛家權實是也無實際本行何以爲有德無權應時措之宜何以爲有道其實德與道一貫之學也小人全乎權則入於詐謀大姦僻儒全乎實必成爲迂闊謬腐不曉事有體無用窒礙不通寸步不可行全乎實世猶謂之君子但不能入世不足爲人取法若全乎權則未有不流于肆妄惡邪之小人者

陶公云行行千萬端誰知非與是二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呂覽曰達士者達知死生之分余謂此舉其大者

耳其實達知治亂是非榮辱雅俗利害之眞趣皆達士
也能達則能廣大自勝心廣則體胖德充之符也
大約人若肯立志學好不必奇書博學只就家戶所有
四書小學親切講明用以修身齊家崇德修慝辨惑無
不有立再能通貫經史大意以之修己成物治平之理
具而內聖外王體用備矣
世人但期子弟爲官不知子弟纔入仕途卽萬罪萬惡
之根株萌芽與之并長多以之覆宗可懼之甚然則官
遂不可爲乎非也君子入仕之初與童蒙養正之初同
一關頭古人志節器識已早講明於始學之日入仕之
後又有許多修爲節目故上之可裨益於君國下之亦

不至辱其身家今人只學一篇應試之文以博科第其
於顯名大德經世理物之道茫乎莫之問津且相戒以
爲不急之務而不講以爲他日自能辨之而無待於學
也及其居官經事則惟自逞其偏私習性予知自是好
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生民始病王事靡不盬矣其汙下
者則又惟縱志遂欲之圖卒之喪身覆宗不顧不悔又
何知其他耶
須多看史傳及名人文集傳狀誌銘書疏論說所載前
賢議論行事凡是非得失興喪成敗之大以興起吾之
志氣而生其勸懲之念見前人行事反己近思思齊內
省以自升濟于高明遠大圖三不朽毋汨沒于庸眾以

自安也要在立志吐棄凡近盱衡今古開拓心胷以古
人爲必可師以流俗爲深可鄙而行之又必在闇然尙
絅切戒標揭名聲自表暴以求人知此非但可恥亦必
事事浮虛徇外而實行實德一毫於己無分矣是故子
弟先患不學不成材無所知能幸而就學稍有所成就
又患蓄之未厚藏之不深此際所關至切大約有三患
一則淺露矜肆爲夜郎河伯遺笑大方一則輕儇佻薄
矜驕滿傲取忌忤物多致殺身之禍一則得少自封終
於不聞至道古之哲人切切以爲大誡經明其義史臚
其蹟不可不深長思也
公侯將相時至則爲之吾但學以成其才藏器以待爲

之於我不加不爲於我無損以此自律卽以此觀物則
何有於歆羨嘆怨之情也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衣錦尙絅有若亡實若虛若顧
雍魏舒何等雅量高致故學者知以表暴標著爲深恥
而中心惡之則德器深厚進於道矣如不信試以小人
的然而日亡者反而觀之則愧悔生矣昔陳了翁不識
明道作責沈文以自咎此賢者自厚之意若夫賢者之
自處則又以隱德用晦爲貴嘗觀元祐黨籍碑伊川名
列於秦黃百餘人之後可見伊川當日不自暴著以招
世鶩名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無人識者近湯潛菴請
養居睢陽有同年爲方伯者見郡守詢公近狀郡守對

不聞有此人方伯益嗟嘆學者參之
列子稱牛缺之爲儒梁富人虞氏之養客以明人之遇禍不在賢愚非人所能知往往出于意外有命數存焉余謂牛缺以至德之要語非其人虞氏不應爲快樂極哀來必至之符非不幸也且如嚴延年之死早決於其母不待丞義上書也周亞夫營葬何必買甲此不得以許負之相藉口周伯仁輕僈放意有取死之道王導之嗛感應之正也夫君子素位中行福來則懼禍至則惕非知幾其神之聖人未能善之程魚門言夫必理先悖而後數應之至言也
揚州鄭超宗影園有黃牡丹一株鄭以黃金爲卮集名

士賦詩錢牧翁閱卷取黎遂球爲狀元號黃牡丹狀元其後高傑躪揚州超宗與高有舊單騎入營責之冀以全揚也揚人疑其通賊殲焉余嘗論此事以爲凡德不勝瑞則瑞卽爲妖南蒯占黃裳而終敗王莽尚黃一時盜賊如馬勉陳景等皆以黃爲號黃者正色非尋常凡民所可當其瑞明天啓時詔獄中產黃芝六葉其後楊左之獄死者適符其數鄭叅陽作黃芝之歌以當野哭其後亦中奇禍記之以告儒者居身宜安常守分勿得好奇語怪妄負天瑞以淫心而忘戒則弗畏入畏及于敗而不可追也楊左叅陽雖皆正人然豈可謂其死爲吉祥善事也哉此雖非諸賢侈黃得禍而瑞出無端則不爲瑞孔子所以泣麟也
奇對偶言謂無與爲偶者卽少二寡雙之義須知聖賢豪傑皆奇男子而非怪也世俗誤看奇字作怪反安于庸眾凡鄙失之甚矣要當振奮以自拔起與古之奇男子爲侶
聖人思患豫防智者無敗事祇是日用細微百務事事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庶無後悔若鹵莽粗心浮氣事事潦草苟且不慎重子細所謂將軍舉事數悔事敗而後悔噬臍何及矣古之任重道遠成務濟艱者無不意思深長沉幾愼密成敗雖有定數而智略人事自不可忽人所以配三才也使皆

委之於天命而人事爲無據矣
吾生也賤於人人所能鄙事曾無一能固由性惽愚不達物理亦由太疎略粗心浮躁不留心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不思天下無道外之物日用細微莫不有當然之理大學始教格物窮理卽謂是也古人一物不知爲恥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推之日用飲食一切一事一物之理有缺卽於吾性分中智之德有虧是豈可忽子夏言雖小道必有可觀但勿泥而忘其大者遠者耳豈謂以無所知爲可恕也近嘗于庭中種一樹屢種不得生遂後悟爲傭役所誤苟且畢事宜其不生也因思近日人家子弟多無成不才居官從政者一切虛

浮苟且王事靡盬皆若余之種樹也已謂是其力果紲與爲不用心焉耳夫置器不愼尚憂損敗況于教子弟經國事耶李伯紀有言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擾則相與錯愕無所措手足以余所見今之從政者蓋莫不若是而方自以爲賢訑訑之聲音顏色乘人關捷以口給禦人惟恣睢以驕傲無長慮以憂職傳曰凡事豫則立若平日都不講習而何以應猝也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呂端大事不糊塗人固各有天分器量之偏不能齊一爲學苟能務其大者遠者於修齊治平皆獲切用至於偏長曲藝籩豆錢穀奴耕婢織不能亦無歉愧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

臣難公孫宏十策宏不得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陳平不對錢穀可謂得其要矣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但不可小事無能大事亦無能則爲棄才如王叡樂祥矣

知人則哲帝堯且難聽言信行孔子於宰予改是覩微知著察之於性情心術之微要之於歲寒改彫之後如郭林宗許子將輩人倫之妙豈非賢哉斯固其體性之明亦有至明不易之理焉但人不察耳聖人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略舉數事爲無許郭之明而輕相士者鑒焉一謹愿不可盡信也有余天錫者爲史彌遠家教讀性謹愿彌遠愛之其後爲彌遠弒濟王夫弒逆大惡謹愿美行乃以小善成名而昧其大惡何取焉要之如天錫者豈眞謹愿特奴顏婢膝爲媚順于勢位耳使遇郭許必早有以得其人矣一意氣不可盡恃也黃梨洲言徐汝佩（名珊）爲陽明弟子南都發策議新學汝佩不對而出其後以侵糧自縊死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此特虛憍客氣耳非眞意氣也一投分不可深恃也許子將論陶謙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待我雖厚勢必終薄乃去其後謙果捕諸寓士又如賈文和之去段煨皆可謂見微達氣者也古今寶燕石好似龍爲濡需者不可勝舉姑以此隅反可也非徒欲知人必先在審己己非

可虛而審也其必窮理達道正行盡性知命而後庶乎

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諸身風雷速改不遠復無匿疢而尤人亦無取久留於心而空抱悔愧無益也

君子重襲小人不能入凡悔吝咎辱之來固小人好侮弄君子之逼趣然必由我無關閉輕淺躁卒自開罅隙旣係不自愼以取之不得尤人東銘宜詳玩之

索索無眞氣昏昏有俗心豈惟論詩文卽道德學問著述行身皆有之所謂鄉原也

黃鵠一舉而識山川之形勢再舉而覩天地之方圓道德文章政事問學所造淺深之量皆有此境夫人亦孰不見天者而所見其相懸其坐井觀者勿論矣卽自詡

高明亦止目力窮於三十里之積氣而未窺圓體之全象也至于地之方亦僅聞之雜誦副墨氏而已未始有目驗者古之知言者其陳義理眞見方圓亦有如羲和章亥其人者矣要在六經不假外索尙其盡心焉

冠與履寛一分窄一分大一分小一分施之體皆不適何獨至于行身應物治人處事政理文章而不思自然恰好時措之宜乎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晉王敦有一老兵嘗逮事諸葛武侯敦問武侯爲人對曰不知其他但見自諸葛公後其所以處事皆未有若諸葛公之妥帖者嗟乎此老兵不知道而其言則至道所存也天下至理

無不自然恰好者也稍過不及卽爲病

天下儘有一般道理甚正大但說得行不得便非眞正徜徇門面好看顧虛名而受實敗則必不可遂故曰疑事勿成胡致堂論杜牧罪言以爲未盡理實別其不及焉者乎大人經世必灼究時務利害之宜未有虛採陳籍誤信古人輕以設施如房琯王介甫之遺禍于當年爲戒於萬世也

君子之所以道學自修非爲一己欲成其德與名而已將以成人而經世理物也君子之欲成人經世而理物也非出位願外徇奢志也以先覺自任正本分事也天地之心聖君賢相之治無他事欲使天下相安而已橫渠西銘說得最親切孔子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無窮盡無了期也

禮樂兵刑河漕水利錢穀關市諸大經大法皆安民之實用也道德義理所以用此之權衡也聖人只從廣大心中流出一以貫之後世偏才僻儒分而不能合則交相蔽講用者多遺體講體者又不能達用致使世議儒術迂疎此道術所以日衰治政所以日敝也

後世政治職掌分曹千條萬端聖人只統之以富教二綱有志經世致用者依此以施于政則操之有要而不疲厭苦雜矣足食足兵民信亦綱要也深知其意于從政乎何有

聖人治天下堯舜三代漢唐盛王之所已行孔孟之所有志而不得行而諄諄垂誡者不過安民而已君子幼學壯行展經猷著才德建功名不過曰致君忠主安國家利民人而已必不得已而急所先甯後國與君而先安民蓋民安而後國安國安則君自安一定之理若夫徒知利國而不利民不顧民之水火疾痛而曰吾固以利國奉君也譬掘根焦土而求種穫必不得矣卒之民亡而國遂受其大敗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利害次第之實理也謀國者其先定此識以爲主本安民之本在於本富本富在於理財理財在於得賢用人得賢用人在於能知人能官人而知人官人帝堯猶

病且難之今須先講知人之道大約觀其行已有恥存心寬仁爲世道起見處事顧大局大義者君子也行己貪鄙存心只爲一己自私自利不顧大局大義無世道人心之志者小人也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自古聖人津津戒之一部易經陳其消長進退之機至危至惕可不念之哉然莫謂人之易知也世有論篤之僞君子惟在人前做個無大破綻之人則往往爲其所欺又有大奸專事彌縫如王莽則又爲其所欺又有鄉原外貌似忠信無過而大節不立緩急不可恃則又爲其所欺而知人之本又在自家明德修己克治之嚴余嘗作詩曰君看明鏡成光精宿百鍊若自己本有所偏好偏

惡則小人即以此投之墮其術而不悟不但國事受其害即己亦受其敗矣經明其義史著其事殷鑒不遠也朱子嘗推易理以觀人謂凡陽之類必明明則易知凡陰之類必暗暗則難測故其人光明正大者必君子也若洪涊詭秘必小人也余平生最畏惡陰分人深中厚貌罔默不語時時偷眼窺人顏意余每見之芒刺乃信陽明爲君子也觀人詩文亦然言爲心聲不可掩也

旣知其小人卻又不可露明以顯斥之使無所容激成大亂易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古人以此敗者多矣前史所載皆前車之鑒也要在自己明道窮理克己自修不受其欺所以處之者又必使小人皆化爲君子爲我用此乃是聖人大作用斷毋獨爲君子激成小人之禍自古小人多君子少小人常勝君子常受禍易曰明于憂患與故讀史時須一一詳察其故考其成敗若遇當斬斷時則決于拔其根株毋爲婦人之仁自貽噬臍之禍如王允唐五王也處大事當以雋不疑爲師毋熒庸人之論

爲政在安民又在知大體不可煩數老子喻以烹小鮮曹參毋擾獄市山谷云愼勿驚魚使水渾此皆是大智譜也

救荒宜早豫在得人趙清獻富文忠祁忠惠已事余載在感應篇暢隱

人心中自有明鏡籌算權衡量斛尺度一一自備貯心中此自古聖賢英豪所留以贈我者也故事物至前一無所逃遁所謂明鏡籌算權衡量斛尺度者何也曰理也其義在四書五經其事在廿四史凡先哲之格言具于載籍者皆是也如此取用方爲能讀書致用否則縱博雅著書能文不過鄙俗小儒而已而自古及今多蔽於此由志量卑狹惛蔽惟知自私一己而不明理不知學不知道也雖讀破萬卷著書成名於我何有哉於古聖賢何學哉於天地民物何益哉其不可恥乎

非仁不能克己非義不能制事非勇不能乘時非智不能審幾非幾不能成務非深密不能沉幾要之寬裕溫

柔齊莊中正發强剛毅文理密察少一不得全之乃爲
盡其性
積重之弊非改弦更張之則不能轉敗爲功然而庸人既不能見粗中淺士見而露之亦必不能有功且或泄密害成矣是惟沉幾獨見妙慮斷而行之久而需之乃能有成功也嚴延年之變潁川之俗姚啟聖之破臺人之結是也曾滌薦陸遜曰意思深長
大約有用之才皆有守氣不動心所謂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此始可謂大丈夫
大道甚廣泛數之不能終其物爲舉其要曰仁義禮智

信而已日用小大之事依此五者推類而行之不可缺一端不可偏一邊所謂率性也須臾不可離也離則失道其類則曰惻隱曰羞惡曰辭讓曰是非曰誠篤曰寬裕溫柔曰發强剛毅曰恭敬齊莊曰文理密察曰誠信不欺其造之之方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曰知仁勇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總之知行而已其切而實下功夫也曰崇德修慝辨惑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曰動容貌遠暴慢正顏色近信出辭氣遠鄙倍曰信近義則言可復恭近禮遠恥辱因不失其親乃可宗曰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公則說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曰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曰宏以任重毅以道遠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曰懲忿曰窒欲曰慎獨曰誠意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忠曰恕曰約曰慎密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克己復禮曰不遠復不貳過不遷怒無伐善無施勞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曰無虛假無間斷曰不息不已自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及於位天地育萬物皆所謂道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存亡成敗興喪榮辱其幾至危至切至明至著第觀之耳目所接

鄉黨邦國并世之人歷歷不爽又遠覽經史傳記古人已行成迹究其終始生其儆畏斯爲知道之君子庶可免于悔敗乎
舉事不合于義理已爲失道若又不出于拙直而文之以巧則心術益險陂直爲小人之尤者矣以此自省即以此觀物修慝辨惑莫切于此
天下至陰之類最毒虺蝎是也小人之性象之彼心地陰慘私隘如蛇蝎之處壁穴不睹天陽光明之景惟欲肆其螫以足其性故非德之所能化教之所能喻然天下惟至陽可以破至陰吾赫吾陽德則彼畢竟不敢肆其形若彼既以陰很懵志成毒而我復以陰很懵志應

之遏相為蟄則已與為類矣而何以勝之祇益其敗耳惟有修己以敬自處無疵而與人則專崇寬大仁厚陽德和氣薰蒸變化如東風解凍使彼自銷匿此聖人經德正行也如彼不可變則我免於尤而效之之罪亦可無疚於志處惡人祇有此一道故古今君子之心恒苦而亦最得便宜自然恃有此道也

凡禍患之來皆由自掇小人之以貪汙忿欲得之者無論矣若君子亦不免者大抵以言取之所謂惟口興戎悖出悖入也以名取之所謂匹夫懷璧慢藏誨盜也甚則以行詭取之所謂民之多辟無自立辟違俗忤衆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惡直醜正物忌孤芳猘犬憎蘭畏明

鏡見疵相形見曲積羞變怒也總之闇然尙絅無畔援歆羨以約失之者鮮矣故曰儉德辟難其惟愼與恕乎此正理也

佛家清淨無許多冤親葛藤拖泥帶水然滅絕倫理終非正道聖人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於人無所不容亦未見有攖之者此中庸至善之道也今惟以廣大自勝盡分盡職以進于聖人之道此學問之實際毋徒筆舌滾滾而心身齷齪依然庸夫也

孫高陽曰常大事須置身天宇之外俛視所營乃能洞晰情勢程子亦曰坐堂上然後能理堂下李鳳岡曰人必出世而後能經世所謂出世指此心言耳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遭變不失其常度如此何有著敝絮行荊棘中也

懷甯後學王志行
桐城門人江有蘭　同校字

大意尊聞卷三

桐城方東樹植之著　　受業[illegible]敬校

美西溟與子姪論讀書云讀書不須務多易忘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可使不致遺忘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書詩禮記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減半亦止九年可畢東方朔上書自夸敏給以成算計之一日纔誦二百零三言耳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古人讀書不苟大抵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

閻詠記鄭耕老勸學亦據歐陽公所數九經字曰孝經

一千九百三字論語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禮四萬九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鄭又補數儀禮公穀共十四萬二千三百十六字并載其父潛邱先生之言曰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條法以三百篇當諫書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此則兩漢制也始可謂之眞經術云云余謂閻氏此說雖皆本古人成說然甚陋如此則一經止作一小事用何其視經太狹也且經者聖人心法治法所寄漢人所得所用幾何而　可以為學者率與若近時漢學諸公所學所著專於訓詁破碎妄敝精神於無用叉并閻氏此意亦無之矣

經不能徧通也漢儒多是專門各有師承謂之家法自明以來十三經之名以立兼且後世印刻本易購家弦戶誦而經反亡矣童年丱角動矜能倍誦五經究之問以訓詁大意則并未能通一經初時猶有專經　功令近亦罷之竊以塾師之教當且詳授一經使訓詁義理無不周洽該貫終身守之可以用之不窮以讀他經亦易通貫

讀書不須多只要精熟讀必二三百徧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授通讀成誦不可一字放過史書

每日須閱一卷半卷疑難處要問

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規戒者友之責也決意而行則在己

九經之外宜讀者擇緩急視其用者先之朱子論孔叢子因曰天下多少是僞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此所謂僞與韓公所云能辨古書之眞僞者同然竊謂天下多少古書為世所崇重及觀其言則多謬妄是非失衡義理乖舛於身心治平之用全無此雖眞古書亦猶之僞耳元吳海論書得失一篇可與朱子之言相發子弟宜先取熟復之

大約讀小學而實之以四子五經則大意已明天地方

圓亦可見矣次則敎之讀史看近思錄程朱語錄益得講貫之實至於諸史志及通典通考制度之書必不可闕雖非先務之急亦不可緩

陸桴亭曰地利只是險阻二字山爲險水爲阻秦以一面東制諸侯山爲之也長江天塹以限南北水爲之也又曰人欲知地利須是熟看通鑑將古今來許多戰爭攻守去處一一按圖細閱天下大形勢所載亦不過數項如秦蜀爲首中原爲脊東南爲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關劍閣夔門爲險守東南者必以長江上游荆襄爲險此等古人俱說過做過只要用心體會其或因事遠遊經過山川險易則又留心審視默以證吾平日書

冊中之所得久之貫通胸中自有成局其他小利害處則須到彼或按圖籍或問土人當自知之余按方輿紀要卽是如此桴亭時此書未出未之見耳予嘗取顧氏之書專錄其論險要用兵之處爲屠龍子二卷儲大文存研堂論地理詳于沿革顧氏詳于險易有用之書也

若欲學文則經史外以國策史記漢書屈子莊子韓文爲最要必須通貫昔唐李衞公誠不得蓄文選以其不根義實要之學文者亦不可少但當擇之耳

管子言古者四民不雜處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此最成務成材要著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則耳目心思不雜而忙乃能致精

子弟固於書無不當觀然須知擇學未知本而泛濫於百家如入五都之市眩目奪精逐無涯而不知反亦何益身心致用也故讀書雖第一善美之事而不能知言擇要則終身障蔽如迷非徒枉拋心力抑且爲害如王厚齋論王庭秀摩納集古書誤人若此者十居七八若不能辨眞僞而盡信之其害有甚於鴆酒毒脯元吳海言之最切

東坡敎子弟讀史書取喻賈胡入海先計定此次所取何物此一法也譬如入五都之市心中若無區分安能一時全用許多物事

朱子論讀書曰循序漸進熟讀精思思了又讀讀了又

思只有此法更無別法又曰人之思多在夜中苟不熟讀則夜亦無從思起漢董遇敎學者云讀書百徧其意自見皆至言也

朱子曰人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間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爲善讀書

又曰莫說見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徧見得又看一萬徧見得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在自家心目方好

又曰歐公只是作文字尙知於三處思量（謂馬上廁上枕上三處思）今人對著冊子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不濟事

呂東萊說是究是圖卽程子譏王介甫隔壁看相輪之

意古人言談虎色變亦卽其意佛家言印悟與知解宗徒天地懸隔讀書窮理必深曉此義方有眞得眞下落杜公云讀書難字過此雖指一端可見古人爲學皆逐字讀過一字不放過既了其文辭又周其恉義故讀一書則受一書之益得一書之用自修身畜德處事接物治平之理皆取之於此而用之不窮故曰經術今人鹵莽麤粗名爲讀書并不能記遺忘脫節問其訓詁不知也問其大意不知也甚則金銀伏獵別字嘗如惟剿襲濫惡之文以博取魏科貴顯古今不知體用全嘗證多慰同驕心盛氣而世遂不可爲矣其不可恥乎而不知恥也

古今陳籍汗牛充棟從何處下手故當請敎名師益友示我周行然此師友猝不易遇苟不得其人則爲所誤引入岐途迷徑致誤前程吾爲此懼故略示以大概節目雖未敢信而較之不知而作者則有間矣近見有先輩刻一書院課讀書目具言載籍至衆別裁非易爰取目前切近之書各列數種以開學者識力正其趨向其言善矣及觀其書目所取悉漢學僻僞之書非體非用不急不切徒賣弄雜駁一望如黃茅白葦甚傖陋邪妄且多掛漏所謂無德者眩有德者厭後人學未知本知要驟而讀之如入大海未有不及迷其本性吾所謂引人入岐途迷徑者謂此種也

張楊園先生示子維恭書後所分十二綱曰祖宗傳貽積善二字曰子孫固守農士家風曰立身四要愛敬勤儉曰居家四要親親尊賢敦本尙實曰正倫理曰篤恩誼曰遠邪慝曰重世業曰承式微之運當如祁寒之木堅凝葆固以候春陽之回處榮盛之後當如旣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曰平世以謹禮義畏法度爲難亂世以保子姓敦禮俗爲難若恭敬撙節退讓則無治亂一也曰恂恂篤行是賢子孫佻薄儉巧侮慢虛夸是不肖子孫曰要以守身爲大繼述爲大此十二綱最切日用凡爲人子者皆當奉爲準繩也

陸桴亭讀書法將所讀之書分爲三節自五歲至十五

歲十年誦讀爲一節自十五至二十五歲十年講貫爲一節自二十五至三十五歲十年涉獵爲一節其法似善但拘泥而不通夫人質有敏鈍年有修短何可限制矧涉獵之功至無窮盡繩以年分束以書目非通識所宜爾也今約自七歲至十五主誦讀兼講貫自十六至二十五主講貫兼及涉獵雖涉獵無窮期要爲體爲用之主者則專畢於三十以前以立其本可也

致用之學史尤切用如太史公八書漢書諸志隋唐二書所輯五代史志及馬竹村通考備之矣然此等皆不過迹耳其用不在此若泥之未有不致敗者多一分學問多一分我相古方不可醫今病執我見以自矜能者

必敗大儒之學惟痛反此病

子貢贊孔子曰學不厭智也蓋學之先須賴智以啟其衷導其塗非信古固不能好而非智則不能信知而信之以發悟其初心而後始好好之斯樂樂則生而不能已矣

修德之要曰崇德修慝辨惑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要之以毋不敬惕之以不遠復聖門教學之大指盡矣其餘一部論語皆集驗方也一部孟子皆六經之傳箋疏解發明大義也大中則如規矩權衡也大學以修身爲本修身之實當日救過之不暇視已常如負沉痼之疾而不忘尋醫焉戰戰兢兢以至啟手足方免君子有終身

之憂謂是已

古名臣上書多條列事件但須切中時弊方爲有用之書邱瓊山大學衍義補誠亦資治之書然不敢載宦寺遺議通識不中時弊近人有輯朱子文集爲經濟文衡不可不閱至於賀中丞
皇朝經世文編最美備矣然若不先稽古則闕本無權衡審擇其弊亦不細也

讀書之法須沉潛紬繹其文字上下前後之蘊少間義理自在行間迸出所謂溫故知新也若鹵莽一看便下已意論斷是非或妄疵短之則恐昧其立言之指曲折包蘊之精以此看淺陋駁雜之書且不可況可以窺聖賢之精蘊邪

讀一書便當受此一書之益收此一書之用然非知言善取不能也朱子曰南北史除溫公所取外皆是小說愚謂孔子世家除朱子所取外皆不根誣妄之鄙談史遷之才惟能傳項呂四公子爲宜其智蓋不足以道聖人也

古人著一書必使無一理之不具非是賣弄由有本源容光必照自然如此譬如水焉津源雖未盛大然必可以注江放海毋爲絕潢斷港也又譬如食焉必使可以適口充腸育養慧命不爲芻豢必爲菽粟若乃如食蚔醢既不可口終日食不得飽即使飽飫亦必撐腸拄腹

爲病傷生又況如鴆酒毒脯者耶

陸桴亭曰韓文公言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師之所在以道不以齒伊川游大學呂希哲與爲鄰齋首以師禮事焉董蘿石長于陽明不惜北面余按湯文正爲監司後始受業於孫夏峯尹元孚爲江南學使始受業於方望溪是皆可風也

愚公移山曰子孫無窮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補陀大士遇磨鐵爲針者曰汝豈愚耶尺鐵可磨爲針乎其人曰今生不成後生亦磨成之大士大悟東坡曰徐徐而爲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恐此意不堅行之不力

耳
讀史得益較易於讀經蓋經所陳義理精蘊深隱人或難窺史可驟觸而動於心也舜以好問察邇言爲大知大雅詢于芻蕘皇華五善以補不及人皆讀之而不悟及引唐太宗之納諫諸葛恪之愎諫則如聆新聞矣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凊人之詩譏鄭文公之棄高克北門詩之憫貧窶東山馹牡之勞歸士人皆讀之而不悟及觀孫權之恤呂岱有感激欲涕思報愈奮者矣凡此可以類推然讀史久又易令人心粗故又當先之以經則醞釀深厚而不見其涯涘

治國以理財用人爲大綱先務之急冡宰制國用司馬

辨論官材治家之道理亦同然若不能經理量入爲出勢絀舉贏生計困乏救死不贍奚暇進德修業陶公許魯齋張楊園津津皆以爲言豈悖義猥鄙哉陸梭山治家以一人督家政後世士大夫墮名墮行皆由家以累之也治家二字經曰勤曰儉每思天生一人莫不各予以至足之生理所以不足至於困死者皆由不勤不儉人事之悖也至于大壞計無復之以至于死絕則天人皆不相管此一定之理古今同然所貴有道須未至於是盡思患預防而早爲區處聖人無戹地用此道也如予輿子祀黔婁皆似未盡聖人中正之道恐非天之正命以此懟人怨人固悖矣卽以此歸之命而安之亦恐似誣天孔子所以嘆周公鴟鴞之詩爲知道也

人之大患敗名失身多由不能守經而好語行權不求仁而好言智予智予聖驅而納諸罟擭陷阱而不知故君子似銅强立不反然後乃可入世託于行權而致敗節喪守爲小人遺臭則甯守經以死乎勃所以不如王陵也古今人以此失身而不得爲完人者多矣如馬融蔡邕狄仁傑柳宗元皆可惜當以此自懔於平時

今時講學者纔看一兩家語錄主以一己之聰明意見傅合先儒幾處大頭腦議論居之不疑夷考其內之所存行之所習祇益堅其私僻很戾之用聖己愚人之心而已推原其根由志在邀名原未眞決志于克己去私

心以求幾實德也君子之學道也以改過去私誠意毋自欺爲切務如春風解凍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日去其故以卽其新也委其不美之質以從於道也瞿瞿然日救過之不暇也聞惡則懼聆刺譏之語若傷我也戒謹恐懼于不覩不聞之地也汲汲然望道而未之見也皇皇然計日程功而憂患其無實善可紀也樂聞己過也見善則驚也欣欣然得一善樂而生之而不能已也見義必爲也仁心悱惻也不知老之將至也慥慥自勉日可見之行斃而後已也若夫其規模節目與夫經世理物之用則又必急講求而無遺也今且先著五達道之大意以立其本

幼學壯行所行者何致君澤民而已致君者格君心之非必使君無失道澤民者必使民安其生以此爲二綱凡時地事所宜古人所言所行悉記其善者實心實力行之不忒不懼但須學識知慮精明不可泥古戾今尢在勿巧僞沽名避一身之苦

爲政之本在於修身以德勿玩視民瘼何謂德曰恭寬信敏惠無欲速無見小利尊五美屏四惡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養民惠使民義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凡此皆切要之言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固不如德禮然又須知水懦火烈法立知恩古之以濁濫惽慨文恬武嬉無紀綱以底滅

亡者失政刑也

古聖人之所志與其所設施政治無他只欲安民安人而已萬物得所則天下之事畢人之職盡矣故禹稷常存飢溺之心孔子常抱安懷之志皆不論窮達以爲己事而恕以推之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盡其性以至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至盡物之性盡物之性以至于天地位萬物育聖人之道如大路然坦平易直蕩蕩平平故當克己去私奉此以爲準

聖人之道皆易行只要你自肯至于情理之外之人與事在盡仁盡知以處之亦無事

忿傲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由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惰忌者事之所以不成也

以大學好惡公私爲爲政之本以理財用人及中庸九經爲綱以富教爲二綱先富後教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此中之所以潛移默運者在得其心不在刑政之迹得其心不必刑驅而勢自足以禁之不得其心雖刑無益也風行草偃焉用殺也聖人計之熟矣至於刑亂國用重典則又殺以止殺之意也必審克之

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敬古之名臣率用此以收永譽所謂令聞令望在此無斁在彼無惡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譽于天下者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嘗謂爲人子孫能以父祖之心爲心方爲一氣否則縱極富貴煇赫封贈顯耀而志事不存其氣已斷判若兩姓之所爲父祖而賢者豈享之乎若能繼志述事以父祖之心爲心雖居貧守賤而父祖之心欣戚相通是謂能孝若不幸父祖而不賢者則必思改行率德幹蠱以洗濯之此其爲孝迹若改革而意更深于象賢

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語甚新可知舍倫類之近別無道可爲有是倫即有是道理故曰有物有則不然何用聖人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孔子亦以爲難養近之不孫遠之

則怨自古敗國亡家多由婦女近世女教不修婦女不聞禮義柔順勤儉之教悍惡凶潑縱心任意此皆由男子不賢不能以禮義先治其身以率教之故始則縱令其不良行私逞惡繼則為其所制畏而不敢與校釀成澆風敗行惡俗亡家災身殃及子女而古先孝謹家法忠厚之澤遂斬世風淪溺人才日衰實由此成其禍胎世人不急講之于此而惟欲徼倖富貴不知人事若此天豈佑之且如此逆惡之類縱極富貴不過益助其驕奢淫逸終亦必亡而已速敗耳矣何足為榮乎

魯人之頌其君曰令妻壽母吾嘗以為婦人之德必先能為人之令妻而後能為人之賢母壽也者又其德之

所孚而致焉者也歷觀古之名賢多由母教而成故有賢母而後有賢子人才所關繫于世運者不細

兄弟以親愛為主縱有不善惟當忍受終不得怨尤以替其親愛必以大舜為法多看古人友于盛德事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此修齊治平一貫之本也

交道難言古人最慎不輕許如王丹可法若其始不慎苟合比匪後日棄絕之則傷義終始之則累於德友者友其德也麗澤以取益惟直諒多聞為益損友宜遠

朋友有責善之道然君子教人以善當思其能改攻人之惡當思其能受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君子之交淡如水久而敬之小人之交甘如醴及名利之際相傾相軋凶終隙末矣自古如此可以鑒矣

古人云甯使人訝其不來勿使人厭其不去又云一與之交死生不改當面規過退毋後言患難相救助義理相規勸此皆交道所當法也

附辨志一首贈甘生 宗誠按此篇先生嘗附大意尊聞後以授王亭故今仍附栞于此

甘生紹盤生同里少長於徐州余老而歸始識之其人年雖弱而秉性忠信行身正直有可以希賢入聖之資念遨游四方數十年閱人多矣見未有如生者顧幼未嘗學問讀書不廣文彩時名弗耀以是若稍絀於其儕一日來請益余告之曰子胡然也夫古今學脉道統以孔氏為斗極魯論記孔子教弟子首重孝弟謹信親愛

而以學文為餘力餘事子夏論人苟能盡賢親君友之道雖未學必謂之學甘受和白受采記有明文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不待裴行儉能言之也余嘗曠觀今昔竊嘆名教傷心之故多出於士類未嘗不推其所由則緣為士者每挾其文章學問以自矜內以驕其父兄外以傲其同類於是因以自肆因以自飾因以自恕因以自藏其身而欺其心是故其人多一分學問卽多一分過愆何則學未辨志而多取古人之智以自益若洪河之匯濁流雖澄之而不可清故昔人譬之飲藥以加病非學之能誤人徒學文而不尚行務末而遺本故也今子年方壯强卽用力學問猶未為晚但須決所從事耳試

取論孟大中五經小學近思錄及周張程朱之書潛心究玩書不多閱則爲力省又皆得本源則路徑無差再取通鑑綱目觀之於以見古人行事之是非得失以證吾心不易之理則黑白昭然不特有以辨乎古亦即藉以堅定乎吾之識與力以此立身行道即以此應當世之用而有餘矣而又奚必以文章末技爲歉乎哉夫君子爲己之學貴能立定志嚮豎起脊骨八字著腳一直行去鬼神將避道豈如今之學者浮沉悠忽舍己耘人忙忙一生徇世俗起倒或以博溺心以華滅實無一人敢承當大道者故人而欲兼學須先辨志思惟終始痛自刮磨如救頭然不舍晝夜若趁讀過日父兄師友見

止等閒讀書作文止爲取利祿聲聞計無有人直指性命相爲者光陰虛度日復一日一旦身盡與草木衆生同朽無一善可留於世其好名者縱有一部詩稿文集而學未知本言成淺薄於世於身何足爲有無乎其清而靈者汲汲著書剿說雷同言與行違居之不疑毫無功於天地民物故名士之後多不昌者爲其無實善而多取名也屈子賦遠遊首言哀生人之長勤蓋哀其勤所不當勤而不知勤其所當勤若孳孳學道爲善惟日不足何哀於勤乎此李習之所以拜禹言而哭也雖然飯所以爲肥也壹飯而問人奚若尸子譏之亦在乎勉强熟之而已矣

附冷齋說（宗誠按先生七十以後專功于心性而捐棄文字故此文不入文集）

客曰子嘗號歇菴又曰冷齋何哉曰非冷不能歇也蓋嘗上觀千古橫覽一世品類不齊大都凡民多而賢聖之人不數遘揆厥所由不能耐冷故也不能耐冷則趨於熱一念熱遂歧爲萬念方生倏滅日夜相代於前如樂出虛如蒸成菌如浮雲變滅不可方物如揚飆駛海驟馬下坂無能休息而究其根本萌芽不出一我由有我因有人人我之見焚炙燔熯銷鑠障蔽其本心故舉一世之儔類皆視同楚越即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倫禮教信義廉恥之防悉掉臂而不之顧何者彼熱則此冷勢不並立也范浚曰一心之危衆欲攻之其與存者

於戲幾希衛家亦言一念熱情丹爐毀裂甚矣治心之要莫急於濯熱濯熱必以冷則沃心其要矣際利害切身之來而不懼遇萬鍾千駟之加而不顧處酒色財氣之場而不惑毀譽榮辱升沈得喪死生禍福之交皆能堅固不搖甯靜不動莊周所云以不懼爲保始之徵凡此皆由冷而後可幾也世俗凡夫聞古有仁聖賢人亦知慕之曰是有道者也是不可及也而惡知此仁聖賢人之初乃天下之大冷人也雖然惟天下之大冷人乃能爲天下之大熱人蓋自古仁聖賢人其守己甚冷其與人甚熱故既曰淡曰無欲又曰欲立人達人己溺己飢也夫曰淡曰無欲冷也曰欲立人達人熱也至如己

溺己饑則熱之甚矣此石隱者流之怒然爲冷終不如
大聖人忘身利物之爲熱也是知熱由於冷此冷與熱
皆道心主之非夫凡民之所爲冷與熱也且嘗聞之大
道不專苦行而非苦無以助修行之力冷者苦力也故
吾之居是齋也非徒欲顧其名而思其義實欲强其骨
而苦其志以自警吾心耳密之于平日踐履之素持之
于俄頃不及防之機要之于末路一簣之虧九仞之棄
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抑又有進焉
學者之患莫甚於好名名者熱之根其害遠過於慾利
世頗有不好財色甘淡泊無營於富貴而其心不得爲
仁者名心熾而不能冷也此庚桑所以不釋於畏壘也

黃石齋曰人于富貴貧賤處之惟一惟是一淡淡者道
之味也淡而不厭故可常莊子曰以其知得其心以其
心得其常心夫惟冷乃淡淡乃不厭不厭乃常常乃不
貳不貳乃天聖人之道一天而已

里後學吳士湘
族子守彝 全校字

附錄

宗誠從植之先生學近十年先生學行大節既嘗著
於行狀矣而平日教誨之辭與他言行可法者又多
載於筆記中今取以附錄大意尊聞之後庶補行狀
所未備且使後之學者有所取則焉同治五年冬宗
誠謹識

道光庚子春先生自粵東歸里家君命受業先生評宗
誠文因警之曰學不外於才學識而識最難弟識最優
最醕最正而才與學次之然才識視乎學學進而才亦
可長以人補天也勉之
又曰汝文瘦折出義理處多似王半山但未嘗專用功

故不能如其潔淨耳若見理沛然如水銀灌地則自其
性之所得不從文字覓也當益栽培深厚勉之望之
又評日記第一卷曰所論皆精正然有發之太早之病
今後但宜充實而力踐之使無若託諸空言者則眞聖
人之徒矣
評日記第二卷曰中多成德之言非初學所宜出得毋
有躐等易言之失乎又曰昔程子語謝上蔡天下自有
此理而賢則發之太早吾亦以是嫌存之此病不少恐
無益而躐等也
評日記第三卷曰此卷有不確不審諦之言宜子細用
功體會勿急求立言立名又曰內有迂腐不可行之談

程朱不爾也更宜審辨

是歲冬評日記第四卷曰所言益精以正其於致知窮理幾矣以後但當益涵養返身以踐體之否則紙上空言未足恃也又曰其中尚有奢闊不中處用功久自知之

癸卯歲先生評日記第五卷曰所言無有不是終似有過高過早之病又多前人之陳言然學者窮理纔涉筆便入此路亦無如何也必也姑且置之以俟吾學之成遍觀羣言而後擇精語詳補前賢之未及使後人先欽吾德而重吾言乃爲至善耳否則終近於門面徇外學舌强聒之譏也

先生嘗戒宗誠曰人要見得大處一了百了若不能見且隨分修之若徒自咎則日覺局促而已矣

宗誠常咎氣象不得溫和先生曰去自是自高之見欿然不足則自溫和非强爲溫和也强爲溫和必至作僞

丙午歲先生以書戒宗誠曰大約爲學須遜志潛心求實益於己毋以揭謙爲枃人觀弟之言語語爲己不知果念念爲己耶抑猶有爲人之心耶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當今日求一大醫至不可得也勉之戒之毋忽

先生常謂宗誠曰王塘南云今人只在世俗耳目上做個無大破綻之人而已此語誦之令人悚惕夏田夫曰人須求爲眞人無爲假人二語不可不時自警省也

丁未歲先生評宗誠試論曰義理筆陣辭事皆有胎孕前賢辟易時流之概所謂才學識也微覺於窺天地方圓處未竟周徧咸不免猶似有滲漏及喫力處此則當俟之養到與年俱進非可强致者耳

先生常謂宗誠曰學問須得大主腦先要去我相又曰須在心上求義理不可專在紙上求義理凡讀書必體驗於心方有實得

又因觀芍藥示宗誠曰牆壁偪側氣不舒暢則花不盛此可悟學

又嘗曰劉念臺之入獄也祝開美論救天下義之開美初不識念臺及念臺出獄開美執贄稱弟子念臺問曰

公前日論救之時無所爲乎抑有所爲乎此語余極服膺凡動一念作一事皆須以此密密自勘

咸豐辛亥先生主講祁門東山書院甘玉亭紹盤從行先生既卒玉亭來書云先生在祁門日所講論無一非徹上徹下語五月十二日講至半夜忽以杖擊地曰汝輩爲人貴存其誠不可用其巧總要於心中人所不知之處時時檢點倘有毫末問不過卽當用力克之不然卽爲天地之罪人也愼之愼之又徘徊而告予曰余今年八十矣恐老死此地未得見存之之面汝回可勸其於性命上篤實用功希聖希賢正未可量但要守眞字一訣耳又嘗曰人最怕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望足下

謹守勿失弟之立志確遵先生遺訓至於吉凶禍福修身以聽之而已

先生爲人義正氣厲當著漢學商兌時乃在阮文達公粵東幕府是時文達正纂　皇清經解諸博學之士在焉先生獨著此書以正其失雖諸公盛位鴻名不顧也

先生至性醕篤繼母卒十餘年予見其言及必泣少從姚惜抱先生學古文詞老年嘗泣思之曰惜不得與先生一證今日所學也　成皇帝賓天先生大哭及見　文宗登極罷穆相朱諭與倭艮峰大理曾滌生侍郎呂鶴田給諫羅椒生通政應　詔陳言諸疏又大哭繼又大喜以爲　今上聖明如此世道

其可復轉乎當英夷擾海疆先生常念之不食友人姚石甫觀察之被逮入都也先生時泣念之門人中蘇厚子甘玉亭皆篤行力學之士也每病甚先生必泣蓋天性然也

先生作事有剛毅之氣無瞻前顧後之心嘗曰事當做卽做需者事之賊也

先生家至貧取與不苟生平未嘗負人一錢老年窮益甚諸友門生資助日用唐魯泉明府延先生主講祁門先生應聘卽行或阻之先生不可曰無館地受諸友之惠可也有館不往而坐受人憐是懷土懷惠懷居也死於祁門與死於家何異乎但期得其心之所安耳

先生一生著述專以衞道爲已任嘗曰取人宜寬論道宜嚴又曰毒草似參不辨明之恐人悞食而死也

先生取人以忠信爲本老年居里中從游者多文學博洽之士甘玉亭不工詩文專務質行先生尤愛之

先生嘗誨玉亭曰處已之心宜冷濟人之心宜熱

先生取人以陽明剛大者爲貴惡陰分人

先生論詩文必有安身立命處必有歸宿不喜爲浮華無益之言

先生家居凡後進有一言一事一文一詩之可取皆誘掖獎借稱嘆不去口務以作成人才惟心術品行或有一事之卑汙則絕不與通凡呈詩文請誨者必告之以

務本篤行之道

先生有知人鑒嘗曰某也才然脚跟不能帖地終無成也又曰某也有氣節經濟然粗浮不十分著實緊要事擔當不起又曰某也文學高出時流然勢利心未淨終難立節又曰某也好以智術濟事少誠心實意雖或于事有濟然心性中虧缺甚矣又曰某爲人修飾乾淨無大破綻然我心太重不用克己之功終必敗露後皆如所言

先生生平好讀朱子之書晚年尤喜讀二程遺書張楊園先生備忘錄

先生見有胸襟高曠而不盡人事之理者曰此佛氏所

謂豁達空也人生世一日不可不盡一日人事

先生嘗曰學問之道有本末焉儒者所言本也九流末也惟聖人貫徹九流而領之以本行所以立體致用不偏不易萬世無弊及道術裂而爲器偏而不全故有立本者竟成爲迂疏寡用由其所倚以爲本者無一字眞實故反不如九流之末猶得造化之迹也

先生嘗教諸孫曰堯舜德爲聖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周公瑾房元齡身爲元勲碩德君臣契合而皆不保其子用殄厥世可知人貴自立父祖之庇豈可徒恃元別的因之母誨別的因曰凡人知艱難成人知畏懼成人知愧耻成人至哉言乎

先生自少至老未明而起終日好學無倦容雖貧病至極而精勤不變常曰佛法五欲曰財色名食眠夫食與眠人理之常乃以爲戒誠惡其性耽安逸泄泄沓沓無自立之志也荀子曰其爲人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張楊園以作閒事見閒人說閒話閒行走閒思慮爲五閒余謂祇此五閒而斷送一世矣朱子門人有見朱子講論之勞勸令蚤眠晏起以自節養厲聲曰自已頹惰又令他人頹惰乎因謂從古無閒散之聖賢余謂從古亦無閒散之事功名業也

先生自少至老必有日記家居十年用功尤密專一窮理體道省察克制隨時筆記之每日夜或數十條喪歸祁門乃檢其筆記盡至病前半日始絕筆也

先生嘗曰堅固不搖乃堪自守若不能自守則心中正閒立足不住尙說甚道

先生老年屢遭横逆而克己之功益至嘗借佛語謂門人曰人苟見性悟道無內外我人卽隨所處穢濁凶危迷險皆不見但見無非淸淨道場淨土樂土無復有煩惱嗔恨愛憎取舍憂戚懼恐怖罣礙之境視身世一切患苦都如雲影無喜無憂又嘗曰聖道大中至正一毫我未忘私未去卽非道又至淸淨易簡一毫做弄安排卽非道乎差能無我無私但未造淸淨易簡自然之境此于古人雅量且未詣何望成道然我私果眞去淨自

然冰消瓦解矣

先生嘗曰道義忠孝畸行大節在流俗視之以爲難能稀有若以大道觀之皆本分內事人但當行其所無事耳何詫異驚怪之有人必悟道了了分明方爲自見其性方能自盡其性

先生年八十神明不衰每借人一書數十卷窮日夜讀之不過三五日卽畢一字不遺間取精要者手錄藏之嘗見其燈下一夕草書四十餘葉

先生志甚大心甚虛雖名德聞于天下有告以一字之非者卽喜而拜謝之立改

先生爲學不表暴炫耀與人止談日用倫常事不言詩

文箸述亦不高談心性即門人輩亦止隨其才分所到而語以讀書次第不好言高深也

馬命之三俊作詩爲理語先生曰古人皆是胸中道理充足隨在流露出於不覺如水滿自然觸著便溢乃爲佳耳若立意要以詩說道理便不自然反覺竭力無意味也故學當知涵養本原

又嘗謂馬命之曰古人皆是力爭上流與氣運爭勝不隨他流下去凡事自後觀之莫非命但先總要盡人道之當然

先生嘗謂蘇厚子愔元曰學者先要貨色兩關打得破操守得住方可爲學又論作文曰須義理深得于心至

不容已之時然後發所謂文以載道非藉道以重其文也又曰吾不怕天分過人之人而最愛刻苦沈靜之人此道非刻苦斷不能入

先考鶴棲府君于先生爲從叔父行孝友之行先生嘗推爲世之所希而命宗誠從玉峯許先生游不責以科名文辭惟望以敦實學紹先緒先生尤推爲卓識惟恨宗誠不能負荷父師之教也

先生門人如蘇厚子徵君愔元文鍾甫徵君漢光戴存莊孝廉鈞衡甘玉亭大令紹盤皆敦尚經學志行卓然厚子專心義理確宗程朱所著張楊園先生年譜方望溪先生年譜四禮從宜遜敏錄皆關世教存莊經學貫通漢宋所著書傳補商精博卓越近儒大旨皆先生所講授也一時好學砥行之士往來問學無虛日先生謙虛不受師弟子之稱廬江吳蘭軒徵君廷香同里吳子明徵君調鼎馬命之徵君三俊張小嵩茂才勳皆爲先生所奬誘務明經修行小嵩于先生卒後柩前慟哭始稱弟子句容唐魯泉明府治尤敬事先生後五人皆殉節方魯生上舍士超博通心性之書亦時從先生問難先生每令其敦實行勿爲空言至今數百里內敦行好古能文之士大抵皆先生流風餘韻也

附祭從兄植之先生文

在昔高祖垂型後昆放遠時趨古義是敦繩繩累世孕

毓令德名山之藏作儒林則談遷彪固洵軾繼美嗣祖有兄異代同侈維兄德學匪惟宗光今也云殂終古懷傷孔孟既遠經燼於秦漢儒保殘髮引千鈞惟其精蘊晻鬱未申迄宋洛閩昭揭其眞道隱小成辨生末學新奇自憙爭鳴橫作明倡心宗詆爲支離變至漢學益恣狂辭博物鴻名炎炎震世趨者若鶩耳充目翳兄爲此懼力障狂瀾揚觶而語商兌未安中有貴勢不顧訾忌攘斥觝跂聲滿天地餘事作文酣肆典遠義理考證採原掘本統鑽三家綜貫羣言猶不自信欲同栥燔閒爲詩歌精深華妙微言昭昧宜泄奧窔顧云下學乃獲上達躬行未能此皆膚末既見大意復暢其隱服膺拳拳

待定唯謹凡兄撰述皆功名敎匪一家言天民先覺洎乎彛暮樂學不違冥搜潛玩研極幾微理本大同小知乖分狃執門戶於道未聞兄言爲學在析理欲去故與智何自結束一貫之傳信得其宗鉤發元微末由而從百世而後其論自定嗟時之人安可與證兄之內行匪人所知浮殯三世時切悲思旣安厝止中心乃夷收族篤親支遠不遺鬼方跳頑聞之則淚一命未霑獨深忠義時在病榻著有罪言伻獻軍門志洒仇冤處己中冷濟人惟熱飢寒不邮力振涸轍歲值災凶不安食稻噫天下飢何心獨飽盡倫存性憾無毫髮如兄之壽豈殊存沒追維生平悽心莫釋終窶且艱爲諸侯客倦遊而

歸鬢無一元得侍几杖纔十二年怡然陶然薰善振德奈阨於窮復違家食兄徂東山我止不渝謂死道路安宅何殊一息尙存必勉於義可曰耄耋倦勤人事視兄矍鑠覬復來歸胡七十日訃音搴帷講堂之上危坐正冠不及家事笑語心安堯舜孔朱此心惟一身同此盡話言遂寂嗟兄雖逝常炯精爽顧吾衰族其將安放惷愚之質敢云亢宗懼隕祖德悲塡心胸嗚呼哀哉

龍光
孫淵如敬校
濤

見羅先生斆學錄要十卷

〔明〕李材撰

民國十二年刻本

明李見羅先生像

讀曰淵夫其衷粹
夫其容灼見大學
出道直接洙泗出
宗

癸亥春篠塘九世孫第慶拜題

斆學錄舊刻序

金谿念初聶良杞

見羅先生入滇士相率服膺止修之訓斌斌多質行矣會二三君子以職事之餘就而論學若陸君仲鶴程君居左詹君德宇馬君鳳麓李君信亭諸以通儒宿學咸有味乎其言曰李先生李先生云先是先生往所著書數種翻刻于茲余小子業有敘已又得先生門人所緝斆學錄讀之錄中大指一如往所著書而反覆宣闡多先生所未發學者所未聞又師弟子自爲答問若天人奧義經濟宏謨亦少概見于此旣卒業久之尙未竟其端緒也於是諸君子謂此不可私諸吾黨相與謀共梓之夫止修之訓先生所爲直接孔曾宗傳者言具在諸書無庸贅疣迺先生學爲聖人而又恥獨爲聖人亡論及門之士可與語者之倫諸所交游非甚謬不然者未嘗不亹亹言之也抑獨何心哉噫嘻此先生之學也先生以吾性一體之仁本與天地萬物無

有隔閡而聖門之學凡以求仁云爾曰明德卽曰親民曰不厭卽曰不倦道固相待而性則渾然要非有意乎聯屬之也藉令徒以賢智私其身而視人之愚不肖若秦越然其去一體之仁何啻千里先生歷常以洙泗景象比隆唐虞誠謂臣主吁咈與師友切磋同德一心無二道耳自非然者何以明儒學之大何以覩人性之全也故是錄名篇曰斆學者本先生所自命云夫斆學之義見于說命申于記禮而證于先生是

書有志于學者可以深長思矣錄凡十二卷屬余手自校閱偶見一斑輒從旁品隲之實亦有味乎其言也若余小子碌碌駑下日惟兢惕而無裨于進修不逮諸君子遠甚又豈能窺先生之堂奧乎哉

內江鳳麓馬鳴鑾

余不佞知海內見羅李先生久矣搢紳大夫譚先生之爲人大都謂其負經濟才可當大任矯矯風節翛然出塵余私心固已嚮慕之矣頃歲先生被召起爲叅政滇藩而不佞亦濫竽瀾滄之役乃得因紹介而受之于先生淵乎其衷粹乎其容憪憪乎其論道之勤葢余屢見而意常消也已獲讀先生之書而繹思之始知其學之深微而廣大向所聞于士大夫間直得其彷彿耳夫學所以學爲聖人也學爲聖人而宗非孔氏藉令窮極道妙具眼之士尚病之曰異修身爲本自吾夫子發之而傳於曾氏非先儒所謂獨得其宗者耶然而今世之學者則又異矣高

之乎言本者每求諸人倫事物之外而其失也墜于空淺之乎爲修者或錮於形骸度數之中而其失也淪于陋間有依托圓明無礙之旨而刋方旁合以成其私者其於吾聖人知止修身之訓蔑如也豈非憂道者之所深惜也與李先生之言曰修身爲本是孔子透性之學又曰學必先於知止本者止之地也學莫要於知本身者本之樞也斷以止爲主意修爲功夫而本末始終爲悟入之竅噫嘻微矣吾黨有志於聖學

者果能信修身爲本而本之而止之而修之不二三其意念不流散其精神不眩瞀于岐塗不陵奪于境界作如是功者漸見欲根消净本地湛澄隨感而應罔非善則超然一身直與天地萬物同體而後知先生之教不我誣也先生嘗語門人曰經世有四局會歸於孔子之一學作者有四書兼總于大學之一經語具敎學錄中雖聖人復起不復能易也頃吾友聶念初氏手兹帙以示余余讀一再過嘆曰旨哉修身爲本

之學是書宣闡殆盡可與陽明先生傳習錄並行者也于是聶君以爲然遂相與謀梓之以惠同志而因以自淑焉

刻見羅李先生敎學錄序

蓋先生之尊人曰

克齋先生者嘗守湖少府行誼卓絕不獨有循吏聲則先大父實附在兖李尸而祝之云既而先生備兵東粤征羅定時家大人爰執鞭弭從事焉則相與修闕里之言甚善故余髮未燥已業知海内有世其德如先生也者迨余釋褐游燕市適先生抱不貲之忌以投杍譎閩也盍憒嚮時宮闈間所稱述者庶幾

一望見清塵以奉盤盂下風而不得久乃奉命校士閩始得北面先生而先生不以肖人視余盡出所譔述庭教之顧以校秋旁午未暇顓氣專精盡讀先生之書而試展其所爲敎學錄者咿唔紬繹久之得其大指曰止至善曰修身爲本夫夫子萬世爲士無日不鼓仁鑄義型智笵禮于以著古昔之哲哲開人倫之忞忞者其要詎不在大學一書哉然首闢三綱而終之止至善次列八目而結之修身

爲本則大學之爲眾說郭止修之爲大學邪信矣乃後世厭薄眞詮妄希玅悟于是有以養性爲宗者而動念卽乖于是有以滅意爲宗者而疑處卽魔此卽非必操室中之戈而實乃爲門外之寇其于尼父宗風不幾剌謬甚耶惟吾先生闡抉微言原原本本獨探赤水盡謝筌蹄業以其身正印逹聖而尤慮諸儒之淪于非聖之途而不得復出故取其顯然近裏者揭而提撕之曰止曰修噫余固知

先生之意微矣語曰學視者先視輿薪學聽者先聽撞鐘誠謂學貴務其大者有如不究其指歸之大而惟檢其毫釐之差夫乃似之而非者乎故止非尋踪覔跡要之乎修止耳而修亦非鑽皮析箎要之乎止止耳然則先生之教蓋深而復淺言之合而又分言之者也凡我後世有能以其瑩然者歸于極而以其塊然者踐夫形卽止修之正諦將旦暮遇之矣余小子昔也耳先生之行而今也目先生之言卽闇𥫗之識甚無當于鉅儒鴻烈也者然而不敢自棄斆學之旨以跳跟宮牆外也先生謂何

萬歷辛丑春日吳興後學沈儆炌頓首拜謹述

重刻見羅先生斆學錄序

昔者唐虞之相授受也云精一執中矣夫萬變緒綜如東西南北之易位而中於何執維時禹之告舜曰安汝止而皐陶陳謨則曰愼厥身修思永然後乃知中無定在而身爲道樞樞止環中以應無窮而千變之宻萬類之紀皆由此出說者謂虞夏之時道在皐陶豈非以其揭大旨而明大宗哉尼父與顏曾弟子講學洙泗直接都俞吁咈之一脉其所云求仁云博約云一貫

載之曾論者甚詳而大學一經獨標知止而歸之以修身爲本如千枝萬葉衆流異派揔之息於根而會於源也洙泗道脉一蝕於虛無再蝕於訓詁訓詁之士障礙其性靈而一代大儒以致良知揭其迷藉令學者失其要領吾恐方祛訓詁之障而先已墮落於空虛獨先生揭修止正印于以振鐸當世而提撕後覺曰止是修之主意修是止之工夫止惟一法修有多方使修之者不流爲漫散而止之者不落于空寂曰與諸賢相發明著有斆學錄要是錄也豈有異旨哉蓋先生玄覽無形無氣之先冥悟無人無我之始知夫含華戴實林林總總者皆此一元流行而古今人物通爲一身故斆學相成人已共適覩往聖之絕學支離淪晦即爲吾身蔽蒙而又覩天下之聾瞶晦盲者即吾身之元氣壅閼有所不到今誦其書窮無窮極無極世道之升降人物之代謝禮樂之酙酌經籍之神髓性命之微渺靡不周析而先聖眞訣隱隱淪淪於篇

什中者先生一眼勘破而一言了透不求異於先儒亦不求同於先儒要在止乎其所當止而以師世範俗爲吾身之大全也故嘗謬爲之說曰禹皐揭修止於君臣喜起之世其道行仲尼揭修止於師弟傳習之日其道明先生之鎮撫滇中也功成而人服之非爲道行功高而人疑之非道不行及其講學閩海學者參而信之非道不明學者翕而宗之非道始明是錄也傳心唐虞覿面孔子道行且明矣精一執中之統其

在先生乎其在先生乎先是錄已傳之世至是益以近時問答余小子董鋟之令後世興起者與大學並傳云

萬歷歲庚子孟秋月朔新安門人洪世俊頓首拜書

叙見羅李先生斆學錄後

吾師見羅先生覩面孔曾遂得千載眞傳從大學古本摽揭止修兩字爲後學開聾決眛而歸本修身一時及門之士七十子之服惟肖也間所問難悅助者若而人亦若而言有覩我堂南中問辨正學堂書要諸編而大旨穩括之斆學錄夫斆言教也學言效也在書廼曰斆學半中庸曰修道謂教又曰自明誠謂之教他日夫子自道亦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斆學之旨可

覩已夫成已成物合并而爲性德性于何來從善立宗從止發竅而尤從身操柄修道者修此明誠者明此爲不厭不倦者爲且誨此何斆非學又何學非斆矣夫子大聖也憂學不講學學也講則斆也無行不與與斆也行則學也精而上焉風雨露雷時行物生天之斆也而於穆不已剝復相乘亦莫非天之學也先生爲學明宗而汲又以知本教人隨扣隨鳴大者包天地爛日星微者理繇繭緈毛毳俾聞之者耳順體

之者卓立大都定靜安慮明德新民無不修也
而無不止也無不斆也而無不學也譬之究竟
涅盤大衆合手回頭彼岸舍筏誕登今其書不
億陳辭灑灑河漢而宗旨無多令人人自有其
斆人人自適其學非分有餘以補不足尤非別
已爲學別人爲斆天子舍此斆豈爲齊治均平
而揔不外修身之學庶人舍此斆豈爲修身而
卽無以爲齊治均平之學故讀斯錄者當悟言
詮之表本至善之宗明合一之理靜觀所學何

事所斆何事而馴至於下學上達取譬於立人
達人窮則獨善達則兼善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廼可以善承先生之斆而亦以善明先生之學
可以自身之學爲斆而亦可以自身之斆爲學
不者忘斧腰間錯針盤外卽硊硊搜羅疲神爾
已囂囂道說瀆聽爾已豈斯錄之旨而先生不
滋戚耶小子塤職分司斆而于學茫然惴惴乎
索途於盲借辨於吃是懼廼獲門牆於先生而
聆唾沫而閱寒暑木鷄於斯恍若有悟於所以
學又若有悟於所爲斆也而僭一言册末然未
敢爲九鼎一臠矣

萬曆庚子孟秋穀旦昭武門人王塤頓首百拜
書

跋見羅李先生數學錄書後

學無往而不在性無時而或遺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顏曾思孟而濂而洛而關而閩其間之綿綿延延祇承弗替者代不乏人惟是大學一經祇因秦火疑竇紛紜於此而能獨具隻眼於數千載後明其宗匯其全獨得孔曾心旨者嗚呼其惟李見羅先生乎先生崛起有明半生攻苦揭出知本止修直有以接夫孔曾氏之傳嘗曰修身爲本灼然孔子提宗句也又

曰修身爲本四字乃孔子親手拈出原是透性之學又曰止者止於善也止於本也若不先認定至善頭面如何會得知止又曰大學點體只有至善兩字盡矣盡矣又曰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知本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又曰止修兩字每謂挈出孔曾心要止爲主意修爲工夫又曰格致誠正原是修身之功又曰經世之學必以修身爲本盡性至命必以修身爲本又曰大學一經論主意祇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工夫卻是教以修身爲本故先生之學以知本爲宗而以修身爲本他如辨心辨性不論理而論學大義微言炳如日星此皆具在數學錄中眞發前儒所未發子朱子所謂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者也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不悖不惑若猶慮其止近於禪也噫亦過矣嗟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倘先生之學果明於世也將見萬彙各得其所各止其所太和元氣上下與天

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民國癸亥季春月吉旦筱塘十世孫中正敬跋

見羅先生斆學錄要卷之一

羅懋忠　李復陽　丁垟　李寅
門人涂邦直　徐即登　陸策　朱鍾仝錄
李大昭　盧弘進　男　李頻

先生曰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故先生之學以知本爲宗而以修身爲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先生常常舉之且曰只看此自然識學之大自然明學之本

先生曰大學一經論主意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功夫卻是教以修身爲本

止修兩字每謂孳出孔曾心要又曰止惟一法修有多方止之所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又曰止爲修之主意修爲止之功夫眞發二千載未明之秘

先生孳出止處謂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亦獨得之見

先生曰後儒懸空說致說格辨物辨知費了多少煩舌終於不明孔子只揭出修身爲本實致實格而知與物亦當下昭昭不復煩尋索矣學者苟未信修身爲本之揭則請試看後儒格致之辨充棟汗牛何故終於不明

先生曰格致誠正原是修身之功除卻修身亦無虛用之理除卻格致誠正亦無別有修身之可做手矣

先生曰家國天下隨身所處而地異齊治均平隨身所修而事異

先生曰修身爲本原是孔子透性之學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貴賤之等自是截然論性分則眞所謂兩無加損

先生曰孔子平鋪八目只就中輕輕拈出修身爲本而八者一時俱到

先生曰予於壬戌因讀易偶有悟於本末始終之竅然尙謂爲淺閱此二十年來乃斷知孔子平生只有這箇悟門賢輩非深體之雖日相從講於知本之學亦未能信

先生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何等斷得深致結得斬截蓋孔子徹有悟於此也

先生舉陽明先生知修身爲本斯爲知本曰此徹有悟於大學之旨只不知何故郤孝致知

先生曰只知修身爲本斯爲知本邇來學者間亦有知知本之說者矣郤又不知只是知修身爲本則與辨體之說何異所以又錯

先生曰經世之學必以修身爲本盡性至命必以修身爲本

李大昭問先生謂大學一書語孟六經皆其註脚修身爲本一句一部大學又其註脚昭思孔子於易曰讃於書曰序於詩曰删皆所謂述而不作者也獨於春秋謂之作耳如先生云則大學亦作也非所謂述而不作者也先生曰是也自昔聖人大率處順安常不欲創新立見經傳雖多述者十九可以作名者以予考之自有文字來只有伏羲畫卦臯陶陳謨箕子闡範至孔子作大學爲書四部耳其餘則皆所謂述也春秋一書雖云創立體例事則桓文文則史獨其義則孔子所謂竊取之耳雖作猶述也惟此四書則眞所謂先天以開人創新爲學者立規準也此象山所以謂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也大率庖羲之易全是言天虛含人事之象臯陶之謨直將典禮命討本歸於天而以天之聰明明畏體合於人洪範則備列九疇本其原爲天錫而以休咎徵應管歸人之一

身使知出往游衍無一而非天命之所鑒臨視聽貌言動與氣機相爲呼應其所以發明天人之致者深且密矣敎天下學者盡性至命之法備且嚴矣盡矣孔子出來何意更別有作所以序書删詩讃易修春秋自謂之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蓋孔子實語也到得晚來察見學術之訛言天者高入於虛無執有者泥象於形器虛爲黃老假爲伯術雜爲陰陽名法而皆托之易範以自文飾惑世誣民畔

道亂正使學者入於其中徬徨眩瞀無所執以是正裁擇思以定萬世之章程拯世途之瞑背特作大學一經手授曾子以遺天下來世首揭明德親民要以止歸至善就將事物分別本末始終先後教以知止之法次列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要以本歸修身卻將本末厚薄斷以理所不易以示知本爲要不復虛談天人之理而惟實說學問之道使人高不騖虛卑不執有循是而止之則一副當精

神點點滴滴直於天上歸宗循是而修之則一副當精神不識不知隨感而通無非天之用事而謨範易象所談天人之際乃一切俱實落有可做手矣不復作空言矣不但不托空言而所謂高之騖卑之執異端邪說舉不足以亂眞害正而萬古斯文之極定矣區區每有言曰由孔子而上聖聖相承道同心一不必提宗當孔子之世異端競起邪說交張不得不提宗由孔子而下人傳詩禮尸法孔曾不合更提宗故提宗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則灼然孔子提宗句也六經之所無有也不但德於此明民於此親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家此齊國此治天下此平知止者必於斯非涉虛也知本者必於斯非徧寂也此子所以敢斷謂語孟六經皆其註脚而修身爲本一部大學又其註脚其言端有旨也孔子非徹此固不敢以布衣韋帶之士抗開宗

教肩荷乾坤孔子非述此亦眞不足以統一聖眞度越百王師表百世賢謂大學亦作盖其信然其功直與庖羲等謨範尙不足比其隆矣昭聞竦然起歎曰上下數千載間一眼洞然眞只有此四作此論一明知萬古斯文之宗趣畢竟協於一矣

先生半生攻苦洞有悟於學問之宗其於大學尤爲徹透孔曾心髓如以物有一條爲教人知止之法修身爲本一句是孔子求仁之方

以知本爲大學立教之宗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修身爲大學歸止之的又曰知止者非他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知本者非他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以止爲修之主意修爲止之功夫以格致誠正爲修之條理以齊治均平爲修之用事不以明德親民分本末而云德與民一物也卽下文之所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是也然而有本末焉不以知止能得分終始而云明與親一事也卽下文之

所謂誠正格致修齊治平者是也然而有終始焉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先而先生獨先知止自昔諸儒懇懇諄諄憂格致之無傳而先生獨曰格致無傳揭出止修謂爲孔學心要又揭止慮謂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皆發前儒未發生輩始聞而喜已而疑已而悟乃信經文之旨本來如是赤白青黃蓋是各還本色先生之言不我欺也世之學者漫以舊習爲障兼執末虛之心乍聽先生之說無一不與前儒違者雖理歸一是到底諒無疑間容亦有立異好奇謂先生故爲是論以高自標樹者矣豈不謬哉

塗邦直問知之一字陽明先生以爲靈明之體先生謂爲分別之用就經文中原有五箇知字得無亦有指體而言如陽明先生所云者乎先生曰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爲心統性情之故知則不然

自就心之用說予所謂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知止知先知本知至四知字想賢不疑只致知兩字似覺功夫在上或者屬體耳不知大學一經直將體歸至善卽心意已就用邊說了故致知者卽是致其分別之知也故知獨無位隨所感觸分別者卽是知之位矣曾子之所以不別爲傳者亦以此也大抵名實相須虛爲之名者卽是實爲之體知之不可互指爲意猶意之不可互指爲

心眞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功夫亦無地著手矣故凡言知者不論良知眞知乾知易知與夫德性之知聞見之知記識之知思慮之知用之良不良不同而其爲分別一也舍至善之外無別有體舍知止之外無別有功矣予所謂攝知歸止者豈眞草草言之乎

先生曰只悟得本末始終四字徹卽隨地隨時皆有歸宿

朱鍾問後儒好辨體識仁全篇說功夫點體處只渾然與物同體六字先生曰是乃眞識仁者更著一語便贅

先生曰此件物事本來不可睹聞聖人卽還他道是不睹不聞本末無有聲臭聖人卽還他道是無聲無臭後之强爲名者總爲見之未到

先生曰大學點體只有至善兩字盡矣盡矣更著一語便贅友朋中間亦有將本字作善字看者又不是此不但不明善字亦不明本

先生曰知止非懸空知止者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知本非懸空知本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故說知止便是止歸於善說知本便是本歸於身

朱鍾問陽明天啟聰明於學豈有悟之不徹致良知云云端爲訓詁詞章發也先生曰然予於知本義亦爲老先生如此解說其實欲救訓詁支離揭知本更覺緊切

先生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性學也

先生有三轉語自謂之覿面孔曾當爲首肯一曰物有一條是教人知止之法一曰修身爲本一句是孔子求仁之方一曰艮其背一句則修身爲本之旨訣也

先生曰六經不提宗只有修身爲本一句六經無口訣只有艮其背一句

先生曰求仁兩字最要玩味若作求心便不是

先生曰修道以仁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皆樸實頭指出歸宿

先生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至哉言乎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

先生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正是服膺此也

先生曰人不知而不慍六箇字括盡知本竅妙一部論語只如此看

問中庸一書舊說孔門傳授心法中間贊聖之

語十居五六得無亦有指而言乎先生曰此是子思親見聖人來味之不厭故言之不足又再言之中間或曰至誠或曰至聖隱隱俱是贊著仲尼不但祖述憲章一篇爲然也君陳所謂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子思蓋親見聖者横縱曲直轉覺摹寫不盡眞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也其實贊孔子即以明性學又非二事

沈鉌問唐虞之際元愷布列於朝殷周之際周召畢散並在見知之列不知象山何以謂唐虞之際道在皐陶而殷周之際道在箕子也先生曰此意已略與汝潛言之矣然更有一說世每謂徹環周流孔汲汲孟皇皇要爲行道之計審如是則孔孟蓋奮緣躁進之尤者矣安土敦仁遯世無悶豈有汲汲求庸而可以語遯世無悶者乎豈知孔子蓋合下以繼往開來爲心故汲汲爲得人傳道之計世祗知重行道豈知明道者所以行道也以子言

之行道者其功近明道者其德遠何者行道之功在一時而明道之功在萬世也此宰予子貢有若之所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唐虞之際獨有皐陶陳謨殷周之際僅一箕子闡範雖羣俊盈朝學同德一論明道之寄夫安得不舉而歸之二子乎

羅懋忠問濂溪之學專以主靜立極近日聶羅兩先生尤主其說信尙矣不知何以卻自註曰無欲故靜大率欲淨之後妄念乃能不作

此其所以靜乎先生曰此卻不然陽明先生
曾有言曰主靜之靜不對動而言蓋以靜爲
體也若以欲淨之後妄念不作即是對動之
靜而非所謂無欲故靜之本體矣學聖章不
云乎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之欲亦不對
欲而言蓋本如是其無欲也亦是指體而言
也故予於四儒序例合舉而互言之且引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爲
證可爲洞見周子之心得其髓矣故主於靜

一於無欲者其宗同其旨一也無欲故靜亦
是周子不得已而爲言蓋上文既說靜而生
陰下文卻說主靜立極點破不明彷彿靠靜
一邊主在陰矣意圖語滯亦是病處不對動
言亦是爲他解說之詞只一到解說亦便是
條貫旨趣處稍稍欠清楚也

李慈問先生謂止慮兩字絕與禪家寂照止觀
相似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其所以
不同於釋氏者就於應事接物之間分別始
終本末先後使人知所歸宿此其所以爲經
世之敎未論全學只此一條其所闡明亦眞
爲千古一快只不知止觀法門何以偶同儒
學止慮兩字何以亦有近於禪宗先生曰生
知水否水非止何以能照知鑑否鑑非空何
以能明止而照其獨人心蓋事物之理凡皆
如此也儒學與禪學誠兩宗禪者與儒者之
心無二體靜以待動虛以受人學可殊方而
心之必歸於止而能慮者一也但禪之止主

於空故外人倫事物以求之其究不可以經
世儒之止主於實故即人倫事物以求之差
毫釐而異千里本末始終四字每謂把定入
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敎要善悟之即禪
學與儒學之所以毫髮差殊經事宰物之所
以縷析條分安神定氣者皆可不煩詞說解
矣

有兩友論學一友謂只用上可以著功止者主
意而已格致誠正所以修之者也一友曰不

然以愚究先生稱全在止上落根今某時刻
用功惟在於此擧以請質先生曰止爲主意
修爲功夫蓋對修而言則止爲修之主意其
實喫緊功夫正在於此格致誠正爲其有不
能止而修之者也舊答汝潛書有謂眞止即
是修眞修只是止悟得此則誰非修者誰非
止者立命歸根總在一處而誠正格致若網
在綱隨事提點乃不爲支離散漫矣

蔡宗道問宗道讀稿刻王答瑞溪包公書謂修

身爲本四箇字是孔子親手拈出偕謂止修
兩字亦是先生親手拈出先生曰善哉善哉
止修兩字偕每謂挈出孔子心要令眞爲汝
一口道破矣宗道曰細讀知本義似是全解
經文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三句卻
不曾著一字先生必有說先生曰問得更好
陽明先生發明大學之道蓋有深見於萬物
一體之義至說明德在親民親民所以明其
明德尤爲儒先見所不到有功於聖門非淺

儒衣儒冠人皆孔氏之徒孔學明何取更贅
一語孔學未明又所謂當仁不讓師即受業
先生門牆覿面當場亦不得而不講也

蔣仁問先輩多挈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
學宗旨先生於答蒼山公書乃曰明明德懸
空明不得何也先生曰非止則明德無本可
據非修則明德無用可循昔賢解德字謂是
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理亦是著非行道而有
得又烏有明明德之可稱乎吾故曰明明德

懸空明不得修其身以正誠致格而德明微
獨如此而已也修此身於家而家齊而德明
於一家修此身於國而國治而德明於一國
修此身於天下而天下平而德明於天下此
堯之所以被四表格上下文之所以光四方
顯西土也明明德體叚分量必如此看

黃汝祥問致知兩字不但陽明挈之有宋諸儒
無不以爲學之始事先生獨以爲必先知止
者何也先生曰至小經綸也須定箇主意豈

有歸宿茫然可望集事之理運斤者操柄測
景者取中若無知止這一步眞所謂無主意
的文章正誠格致將一切渙而無統矣更有
一說心有不正故用正之之功意有不誠故
用誠之之功知有不致物有不格故用致之
格之之功今此一時爾試反觀覺心有不正
否曰無有意有不誠否曰無有知有不致物
有不格否曰此中祇對歷歷分明亦似無有
不致不格先生曰如此則學問功夫一時間

便爲空缺矣汝祥躍然有悟曰允若先生言
復命歸根總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
缺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友朋中
尙有牿於舊見舊聞謂故翻前案欲創新立
說者豈不辜負

楊楨問居常無事提出修身爲本倒身歸宿亦
有端拱時候無奈習染之深無事中生出他
念不知何方可以去之先生曰予每謂止唯
一法修有多方本地歸依只有一門漏泄方
隅大畧卻有四欵非心不正則意不誠非知
不致則物不格畢竟從此發來別無路徑約
畧分之心不正意不誠者是本領上合下帶
來不清潔知不致物不格者是應用處區處
欠妥當楨曰彼時忽然而來亦不見得是心
不正意不誠知不致物不格先生曰據此所
說可見全不曾用功夫實加體驗畢竟病痛
根源只此四者當此發動之時就合自照自
察看其根祟從何而來只一看到病處便當

下止歸本處而無端發動者當下消鎔矣

見羅先生敎學錄要卷之二

羅懋忠　李復陽　丁煒　李寅
門人涂邦直　徐即登　陸策　朱鍾仝錄
李大昭　盧弘進　男　李頻

陸策問紹興致知淮南格物致知不可提宗信矣只格物兩字據經文似有歸重意先生曰如何日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綱領俱著一在字八條目惟格物著一在字先生曰讀經者要會意究理者不牽文古人著

書固以明道其遺詞處未嘗無法如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分明是其中爾巧也郤說中非爾力賢試將大學平氣讀之到此天然合著一箇在字若說先格其物便不成文理矣觀下文緊緊接著便說物格而後知至知下節之有後則知上節之有先而在字可不泥矣且三綱領原是虛提蓋約言之八條目郤是實說蓋詳言之言豈一端各有攸當章句訓解之士泥句牽文如此多可笑者也

李琯問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董子亦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其鄙之也深矣何孔子取之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後儒之評大率謂董孟所闢者管仲之學孔子所取者管仲之功不知是否先生曰論亦未嘗不是只是要具經世之眼方纔認得管仲之爲人認得管仲之爲

人方纔識得孔子之所取蓋雖深取之而所以惜之者猶在也故曰人也郤又曰管仲之器小哉是直以爲是箇人物而又特惜其本領上功夫合下來夾雜欠清楚矣曰如何叫做具經世之眼先生曰予每謂三十二箇棋子一眼覷徹始終成敗之局者百無一二動子看見二三著者十無二三投艱遺大眼到紛然誰實識經世之局者此所以謇佩雖紛紜於此具隻眼者難其人也然則孔子何所

取於管仲曰予每謂經世只有四局堯舜禪讓湯武征誅出手做事此是兩箇局面到得春秋之際周室衰矣欲興周則周未可興欲輔周則周未遇主然天命固在未之改也欲廢周則周未可廢而列國交爭蠻夷猾夏周雖共主徒寄空名拱手而莫之救也於此時出手幹事只有尊周攘夷一箇局面管仲則既具有匡世之才一眼覷破知其局之必當如此遭遇桓公又爲可輔之主也故出身而

幹覇者一段事業連屬諸侯攘夷安夏上不失周室天子之尊下得以信友伯連帥之義魯仲連嘗有言曰齊桓公有天下當此之時實在天下爲齊桓公有也此又一局面也特其不學道不能正心誠意以爲之本領假仁借義使家有三歸之失國有六變之禍爲孔門學者所羞稱耳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義苟乖何取計利道既悖烏足言功管仲之器小哉孔子已

惜之久矣曰然則所謂四局者安在曰此又一說也予每謂由孔子而上君師之道一由孔子而下君師之道二不階一命肩荷乾坤直以布衣韋帶之士張主綱常民物之寄則自孔子始也此又一局也故歎抗開宗教抹撥等夷斷以修身爲本無論崇品編氓同一學術後來孟子最是識得此意故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而樂不存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性不存其所性者大行不

能爲之加窮居不能爲之損分之在我者有常定也故曰君用之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知之固囂囂不知亦囂囂其分量之在我者有常定也意常滿也此則迥然與三局又別一樣子也蓋三局者倘須倚勢此則不倚勢三局者尙須待時此則不待時一介之士渺焉環堵嗚絃詠歌而四海之經綸管是矣千萬古聖賢之事業備是矣此孔子之所以甘

老洙泗樂澹安恬不忍少狥其節以希一日之光寵也琯聞肅然曰先生此論可為洞開經世之眼徹見孔曾之心性學經綸必如此乃為湊底無復餘蘊門弟子遭值因緣敢不自勉

黃銓問孔子只說致知陽明先生點出良字似覺警醒近見蓉山公荅先生書乃謂之畫蛇添足何也先生曰不但此也大率聖賢立論就如造物生人片語隻詞無有不元氣具足

者不但孔子之說不待孟子幫添即前章之詞亦不待於下章補湊牽文泥句比事屬詞最為理道之梗若必抉摘後賢之言以足前賢之句假令後賢未作將前賢之言為闕文矣試看堯之授舜止說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卻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只一言何曾少了些子舜復益之三言何曾多了些子

先生曰易分明是言天而三百八十四爻爻爻盡是人事春秋分明是言人而命討誅賞是是非非一切皆為性命孔子磨勘半生徹有悟於經世之理直下透性命之根大學一書盡是老而有作止歸至善本歸修身具合易義春秋兼體之矣

先生曰未入門者看發心既入門者看開眼又曰有學無學望客可知是學非學開口而決

夏瑜問經書如舊何先生所論半不同於前儒先生曰此無他前儒所論者多是說理我此

所論者多是說學

游澈丁父憂外居素食者三年先生以為賢澈曰澈於此有愧焉敢以請二載內果出安然三年間頗亦強勉有友以為不必然者只此便是事親不誠先生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蔬食外居必三年乃足盡人子之報禮如此情如此但聖人之情能滿乎禮親三年如旦暮常人之情不能滿乎禮故初安之繼勉之此亦自是常

情之不能滿乎禮也然亦必如此乃足盡三
年之報吾輩爲學問固有安之而合道者亦
有勉之而合道者要以合道爲貴豈可狥情
之便謂禮可以不由乎誠正格致得手者固
出安然然亦豈有一字不是勉强激起謝曰
聞先生教既有慚且有悟矣
柯蔦梯問定靜安慮先生以爲進學階梯吾輩
止尚難知安敢望定又安敢望進於諸妙境
界先生曰定靜安慮若槩論等級則必能立

始是定不惑始是靜知命始是安耳順從心
始是慮固有終身望之不能到者然即一事
言亦自有箇定靜安慮姑以作文譬之題目
到手衆說紛拏徐徐看定乃漸有一主之見
即此便是知止止則定矣又稍久之則理路
心思漸覺渾融而靜又稍久之則振撼諠雜
不見可奪而安而慮從此出矣但定則定矣
未可謂之能定靜則靜矣未可謂之能靜安
且慮未可謂之能安能慮予答淸甫書謂要

緊看能字與中庸至誠爲能意同蓋是自然
而然非由勉强此吾所以敢斷謂孔子蓋暗
點實歷境界以定進學之階梯也要緊在知
止果知止定靜安慮自有以次而相生者矣
月將日就有緝熙於光明矣徒手羨魚望洋
興嘆又安有必濟之理乎
先生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格致誠正修齊治
平恰是各付本物各還本則故格者物之則
也致者知之則也誠者意之則也正者心之

則也修者身之則也齊者家之則也治者國
之則也平者天下之則也眞一箇字移易互
換不得又予答蓉山丈謂身心意知物家國
天下八者天下之實物也萬物統括於其內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者天下之實事也萬
事該貫於其中亦不易之見
陳致和問孔子作經何以名曰大學先儒謂八
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教以修己治人之術
大學之名取此近以有駁之者謂古有農圃

醫卜爲學之小者詩書禮樂爲學之大者大學之揭以别於農圃醫卜學之小者也先生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豈有孔子名書而襲用國家名學之理至謂直與農圃醫卜對說大義尤爲無當中庸兩字固是子思創新名篇大學兩字亦是孔子專主之見孔子平生惟以大贊天到坤便說至以大贊堯到舜便說君以大名學夫豈苟然大率有對皆非大惟天無對惟性無對知本之學性命之學也

稱孝稱弟到此比量不覺見謂爲小清任與和聖地已臻執此稱量不覺見謂爲詖蓋孔子透性之極就性立宗摹性布局故直與性同其大也僭嘗謂由孔子而上相天下者卽師天下者由孔子而下師天下者乃未必相天下者直將崇品編氓比夷分量敢以布衣韋帶肩荷乾坤則眞有見於大之故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從古曾有人如此下語者乎此孔子獨見也則有見於大之故也後來只有孟子見得此意故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又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雖王天下不與存焉非見大如何敢道此語非明大如何能道此語此眞得孔子傳者大哉學也斯其至矣農圃醫卜之小又烏足爲稱乎

先生謂李寘曰先輩提挈大率靈妙虛玄足聳學者之聽區區樸拙三十年老在學問中獨挈出一箇修身爲本想見友朋之間慣躐高

虛者不謂之守局拘方狗生執有則謂之飭躬砥行僅成自好甚或軀殼此身以臭皮囊視之如佛氏之見又或判心與跡將忠信篤敬抹撥爲儀觀之粗如此種種執持學未大明似亦頗難剖判寘對曰知本兩言義甚奥矣修身爲本此本末精粗一齊到也寘雖入理之淺如上所云似亦有以待之不爲皇惑先生曰此自是一說予所謂修身爲本四字缺一不得者是也孔子作經內而析言心意

知物外而備言家國天下心共體之最靈者
也意以運之知以別之獨舉修身爲本似有
微意存焉而非漫語寘曰得非如古義所云
一念不本諸身卽佛老玄虛之學一事不本
諸身卽五霸功利之學乎先生曰此亦自是
一說心爲身主三尺之童子知之矣後儒以
意爲人鬼之關以知爲明靈之體豈不切要
乃一切不道本歸修身寘曰然則如荅自老
書所謂孔學以求仁爲宗修身爲本則是求

仁之方法也乎先生首肯曰是則是卻好著
一思量正心誠意爲本如何便不是求仁方
法

塗邦直問直近收拾一止稍覺有進步處到靜
中心意知物并身世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做
去得無墮在空虛有近於禪先生曰還應得
事否曰隨事起應處亦不差先生曰不論差
不差所舉一段清虛者倘然在否曰有時在
有時不在曰如此則何故慮墮空虛有近於
禪曰一切盡空了所以慮墮於禪先生曰學
問要緊在辨宗不在辨體要量手勢不量地
分儒者之討止正向經事宰物中非教汝一
味避事躭虛學問之手勢全看汝閑了又可
忙得動了又可靜得若閑了不可忙得卽是
躭虛動了不可靜得卽是任氣奔放直聞有
省

詹事謂問多有不達先生旨者謂全經專教知
止有近於禪先生曰此語殊可咲渠先不認

得箇至善的頭面如何會得知止又曰止者
止於善也與禪學止歸空者正不同堂語止
者止於本也直以經事宰物與棄人倫遺事
物者正不同堂語只因禪家道了一箇止字
便絕口不敢犯著卽疑爲禪曾不思安汝止
欽厥止緝熙敬止艮其止於止知其所止自
佛法未入中國時犯諱久矣且吾並揭止修
每矜之爲妙契孔曾心旨必去修字專病止
字吹毛求疵刻不至是然此亦自是童稚般

見解流言止於智者生何憂之淺乎
先生舉孟子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曰此與修身爲本之旨何異蓋洙泗學脉源流如此也世人於孟子說則信之不疑於修身爲本之揭則諒之不徹不知老孔子蓋是將入目平鋪就中拈掇尤爲本末精粗一齊俱到不

但均平齊治外不鶩於象數功能即格致誠正內亦不膠於心意知物矣孔子到此亦無可形容贊嘆得直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爾矣眞徹底性命學也只知修身爲本如何便是知本只知修身爲本如何便是知至須味須味

李廷唯問當仁不讓於師莫只與師同爲便是不讓否先生曰師弟之相讓者分也到仁上如何讓得只如乍見人井而發怵惕惻隱之心此處如何著得一箇讓字又如封疆之臣則死封疆社稷之臣則死社稷取義成仁各了已分如何著得一箇讓字

會萃和堂舉程子如讀論語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謂他書未必讀論語則白首垂髫未有不成誦者試問之有誰手舞足蹈一時在坐者俱各歛容徵哂先生曰論語自是讀過想俱全然無事只此書未見透徹未論諸友即傑然爲世宗盟老在學問者亦可知未到平實地

裏矣

朱繼堯問曰先生以知本爲大學立教之宗特作知本兩義以教天下學者功至矣只不省到揭宗何故却以修身爲本先生曰生以知本與修身異乎曰不異同乎曰無不同只似揭知本更好先生曰汝欽必有見曰揭修身爲本還著迹揭知本便隱隱帖就體矣先生曰生未言蚤已知生見必出此三五十年來

為辨體家風躭滯學者光陰蠹壞生人命脉
如隔手猜枚相似道兩道三茫無實事區區
亦為汩沒困滯者累年直至壬戌經事勘磨
乃斷知儒學自有正趣與彼不同塗轍搜尋
宛轉偶觸悟機被裼十年邇緣徵信蓋非循
章句而揣摩實乃悟經世之旨而適合也歸
宗處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斷然修身為本
知本兩字義果何居此謂一言昭然指據含
修身為本之外盍復有所謂知本者乎故曰

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蓋直以為盡性至命之
極則矣舊有語聖人看得修身為本何深邇
來學者漫說修身修身看得修身為本何淺
正謂此也然此非一人之見蓋舉天下之見
凡皆如此也更請試說所指為本者安在曰
只此中靈明便是先生曰孔子知靈明否曰
豈有不知先生曰允若生言心意知已昭然
說在上面了只不知何故不揭正心為本此
其中卻可著一思量也繼堯曰得非以家國

天下之本在身先生曰還包著心意知物不
繼堯豁然曰恐外此亦無別有心意知物先
生曰是矣更有一問每謂大學一書論主意
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功夫卻是教以修身
為本更須思至善是何物又將何處放著曰
只在此心曰心無有不善乎曰發為人心者
非善道心即善矣曰如此則生所主為靈明
者豈不著矣聖人止至善直是只有一善豈
有二二三三條善條不善可名至善之理繼

堯復豁然曰然則先生所指為本體者可知
矣與世儒見眞迥隔一霄壤先生曰汝欽可
進矣然亦尙存隔礙曰如何是隔礙先生曰
還看得止於至善與修身為本是兩句話頭
在繼堯欲再請先生曰姑置
先生曰看經書切不可先要立論便不能盡得
古人之意既不能盡得古人之意則所擬議
論斷者亦夬非天下之實理實事矣予蚤歲
亦病此奉先公教曰古稱惟學遜志務時敏

厥修乃來平氣虛心以身處於古人之下乃稍遜志汝書未卒卷先横不信之心何由得與理湊予聞惕然又蚤年好觀史懶看經濂洛關閩之書到口如嚼蠟庚戌歲侍先公於操江公署先公偶覽朱子語畧有云讀書者須先看經後看史呂伯恭平生在史上入手看道理畢竟心麄先公字加圈點命侍吏持以示不肖不肖受而讀之亦用惕然今所以稍自信於學問得有入手者實本先公教也

不然鹵莽滅裂徒長虛知耳何益

有友舉府考此謂知本題問曰知本果難言生等雖日侍先生之教講於知本之宗題到茫然難以下筆即詞句稍條者義終不快先生曰此蓋合下來解者欠明之過未可專諉於諸友講貫之疎諸生因請曰此書畢竟當如何看先生曰往年陳永盜曾問此于時永盜未契予學有難顯言漫答之曰且放下此是孔門知本的一大消息也未可輕易談也永盜固請不已數日而後告之令姑為諸友一述之大率曾子入傳雖諸傳無不盡心而於止至善一傳尤為喫緊留意首引邦畿以見止必有所次援黃鳥以見止所當知卻引穆穆文王點出仁敬孝慈信以示止之善則卻引聽訟指出知本以示止之歸宿聽訟一章原文在此知其非錯簡也備矣卻引淇澳暗說明德之止至善而自兼乎親民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是也以證只在知本卻

引前王不忘暗說親民之止至善而實本乎明德所謂親賢樂利皆自於上者是也以證必要知本大率聽訟者是求在人使民無訟者是求在已求在人者其意非不欲民無訟而訟不為無求在已者其意似不着在訟上而訟不待聽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言聽訟非為難必使民無訟乃可貴也此孔子語也無情二句是曾子解釋使民無訟之旨此謂知本一句是曾子傳釋經文之

旨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非禁之也所謂有恥且格自不忍盡其虛誕之辭也大畏民志者非威之也所謂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也必如此而後謂之知本必如此而後謂之知止予所謂本者止之地也是也獨言聽訟者蓋全副當精神走向人邊莫如聽訟之顯者矣他日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陽膚之意豈不要向曾子討一聽訟之法曾子之答卻只告以使民無訟之道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則顯然修身爲本之家傳也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則昭然使民無訟之意旨也知民散由於上之失道而知本可徵知得情之爲可矜而聽訟之不足尚益審矣吾故曰此是知本的一大消息也未可輕易談也三千莫不聞敎曾學獨得其宗豈不爲信然哉豈不爲信然哉一時在坐者聞所未聞莫不踴躍稱快曰二千載未明之義先生發之孔曾有靈含笑矣

敎學錄卷二終

盱羅先生敎學錄要卷之三

羅懋忠　李復陽　丁熺　李寅

門人涂邦直　徐卽登　陸策　朱鍾仝錄

李大昭　盧弘進　男　李頻

李復陽問。三聖不言太極未嘗少。孔子獨言太極得無多。先生曰造化必有樞紐無樞紐孰主張是學問必有歸宿無歸宿孰隆施是若非孔子揭出太極學易者直於卦畫上求觀變玩占忘其本矣復陽曰然則先儒所謂一

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者是否先生曰是則是亦要善看此所謂就物而言無有一物無太極者其實只一極耳何統體分別之有

先生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若無此根子兩儀四象畢竟何從出乎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意亦如此與太極特異其名耳其所指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一也復陽曰如此則乾

坤兩卦將亦屬後天矣恐無是理先生曰伊川解乾卦義甚好曰乾者天之性情也須信畫前原有易畢竟點出太極四象八卦乃有根本吉凶悔吝一切天之所爲而非人之所設矣點出未發之中喜怒哀樂乃有根本戒愼恐懼直於天命上歸宗而不向外求討矣此最學之關鍵易之命脈謂孔子之有功於三聖者此也語豈贅乎

先生曰伏羲雖畫卦有象而無辭繫之辭文王

之功也文王雖演易有彖而無爻析之爻周公之功也孔子繫彖不過爲文王做註脚繫象不過爲周公做註脚欲知孔子贊易之功只在易有太極一句

詹瑞問明道先生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如後儒言所謂大者果指知乎先生曰賢試坐看瑞良久忽曰知亦似有所從出者安得爲大先生曰近之矣近之矣此其源蓋出於釋氏釋氏輪廻之說世每病之不知其病所由來只爲他認知爲體之故曾有持牡丹花相示者予曰不必觀昨歲見之矣其人曰此正午初開也予曰總是一箇輪廻根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然則今歲所開者夫安得不爲昨歲所見乎釋氏本心儒者本天伊川斷得煞清楚要識大須從此玩

羅棟問識仁篇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學者但用功夫非防檢

卽窮索二者不用恐功夫亦無可下手矣先生曰曾有舉定性書問功夫在甚處做者借答之曰在內外兩忘一句其友曰兩忘如何下手予曰此正程先生所以深識仁也非識仁如何透得存的消息非識性如何透得忘的消息棟因曰後儒說學必以格致爲先先生獨謂必先知止畢竟誠正格致何處用著先生曰賢試將心意知物爲我面一分剖棟曰說了心便粘著意說了知便粘著物果然

分剖不得先生曰試將格致誠正下手處爲我面一分剖曰正了心便誠了意致了知即格了物也似分剖不得先生曰如子所云格致誠正爲贅語矣棟爲茫然先生曰此無他只爲不見得止於至善的頭面消息故耳某借挈止脩每謂之徹有悟於孔曾心旨止法果得手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誠正格致一切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卻乃故生防檢故作窮索豈不自添多事

黄天德問易更三聖未嘗言太極也夫子乃曰易有太極似於八卦外又添出一箇題目矣先生曰舊詩云須信畫前原有易賢試說畫前之易畢竟是箇甚麼又有指羲圖爲先天學者文王圖爲後天學者可圖者非先天賢又試說畢竟先天是箇甚麼天德曰然則所云太極者其即畫前易乎其即先天乎先生曰且莫執煞爾又試說太極是箇甚麼天德爲之茫然因請問先生曰孔子已說得明了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先後天一盤托出矣曰如先生指點則乾坤兩卦不亦將爲後天矣乎先生曰切莫亂道又將驚人

吳自誠問一陽初動處莫是先天否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先生曰動處即非先天道及心字昭然是用但先天的本色於此際露頭面耳邵子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其理甚細其

語入微也只道得天心之回復瞬息之光景也石火電光可容棲泊樸實頭不若道箇易有太極教學者知所歸宿曰太極如何歸宿得曰自造化言則曰太極以有兩儀四象之分故就中點箇極字自人物言則曰至善以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故就上面點箇善字自事理言則曰中以有過與不及之分故就上面下箇中字其實即一物也善可止

中可執皆樸實頭有可依泊如何道太極歸宿不得曰然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畢竟是否曰三箇名目總是一箇體段總是無名之名恐不須更著無極以表之亦决知太極之不墮於方所名象也

蔡承熹問八卦名目創新從何安立庖羲必有取先生曰即八象之用神也程子謂乾者天之性情蓋最得命名之意予舊亦曰伏羲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者羅天地之法象大

學以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物八者括人世之經綸又曰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是就則上點盖以就學者功夫言也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是就用上點盖以就造化作用言也

先生曰總八卦而言太極爲之體析八卦而言坎離爲之用盖總是箇水火兩者在天壤間作用也若非日月往來烏取乾坤覆載不但此即六十四卦無一而非乾坤之孕育亦無一而非坎離之變化也參同契所謂二用無爻位周流六虛者最是識得此所以者何盖坎非他即乾以一陽交於坤而震而艮即此一爻之流行於上下也離非他即坤以一陰交於乾而巽而兌即此一爻之流行於上下也故就造化看用神固此兩者就卦畫看用神亦此兩者

先生曰乾坤者坎離之體坎離者乾坤之用艮震巽兌推遷變化於其間矣

劉鍾之問如先生云一味歸本太極卦亦可無

畫爻亦可無分辭亦可無繫吉凶悔吝動可無占而易將廢矣先生曰是何言之謬也繫辭不云乎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惟歸本乃見寂然惟無思爲乃能感通惟無思爲而感通乃見天則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只是一味歸本然爲君自止仁爲臣自止敬爲子自止孝爲父自止慈與國人交自止信此昭然歸本之作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證印也吉凶悔

吝趨避必如此流行若不於此見得毋怪乎直以卜筮看易臨事遲回漫爲卜操以决吉凶之趨避者矣

先生曰乾陽物也以三爲成卦之主故於三發體乾之義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坤陰物也以二爲成卦之主故於二發體坤之義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復發之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盡矣所以教天下學者之意至矣

先生曰陽貴復學善反復之爲卦固是五陰一陽剝之爲卦亦是五陰一陽但一陽走向外邊不自爲主而反從於陰也故陰無不剝陽者一陽收歸自己不從乎陰而能宰乎陰也故陰無不從陽者推而廣之三陽並在於內則爲泰三陽並在於外則於否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則爲无妄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示象之意深矣若陽一往而不復雖天地亦幾乎息矣

先生曰乾者天之道也元亨利貞惟乾備此四德无妄者人之道也人道而无妄亦天矣故亦備此四德以爲其道大亨而利於正不知

已无妄矣又何利正之有

先生曰无妄本無灾如行人得牛邑人之灾則所謂无妄之灾也无妄本無疾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則所以已无妄之疾也畏於匡阨於陳蔡非所謂无妄之灾乎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非所以已无妄之疾乎不能無灾不能無疾果无妄直以不治治之勿藥有喜矣

劉邦潤問大學之以脩身爲本與中庸之脩身

以道脩道以仁同一孔子之言何到彼又添出箇以道以仁先生曰學貴明宗宗趣不明而第於言句上較量卽雖一聖之口一坐之間其辭之或少或多意之或先或後亦自有不同者大學盖是先提了至善故下文只說脩身爲本而至善卽在其中中庸卻是先說脩身故下文必須本歸仁字而後表裏精粗血脉準繩俱到至於以道則卽此二條內事親知人便其款目更下一條所謂五達道便

其款目隨方指點卽大學之所謂家國天下初非有别道也末條獲上治民說親信友歸本誠身而又要以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也亦是此意

先生曰易與春秋最合但易以天道言所假者象也盖羲文之覩象猶事也春秋以人事言所假者事也盖宣尼之覩事猶象也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正爲此也象無例爻無例春秋無例三百八十四爻宛然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一爻發一義一事正一法若必執前爻之辭以格後爻之旨如此其可通乎

先生曰易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天道也下經首咸恒終旣濟未濟人道也

李寘燕見先生問近用何功寘對曰經書暇端拱默坐比向來似不大紛雜間有萌動者只一照亦便消除苦不累先生曰不就念上查考固有逃躲只就念上驅逐似亦宛轉未有

依據予挈止爲主意脩爲功夫真孔聖再作不易吾言若無知止這一步湊底立定命脉雖將正誠格致如數數珠般時刻拈弄亦祇成念慮之紛馳矣寘聞躍然

涂宗濬問先生以大學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屬用亦徹悟孔曾心旨非八所敢道亦前此所不聞至善是體允若先生之言然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固是此爲根本宰天宰

地宰人宰物亦是此爲節度卽包天包地包人包物亦是此爲範圍故執煞形容不得雖天之命於穆不已端的只有無聲無臭形容得好然爲君依著他恰好是仁爲臣依著他恰好是敬爲子依著他恰好是孝爲父依著他恰好是慈與國人交依著他恰好是信仁敬孝慈信卻又形容得好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語大不可量語小不可間無非此一物以爲之範圍充塞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會得時真是活潑潑地卻又形容得好

吳少虞訪先生于蓮槎偶論及告子沿舊見浸闢之先生曰何但孔曾宗傳千載不明卽告子學問根源亦從古及今未曉少虞曰先生何深取於告子先生曰非取之試看名家之作至小文字立論便有來歷豈有以學主持世教而但取辨口給變說狗人則又何勞於孟子致闢孟子視告子其爲排斥之難直與

楊墨等儀衍不足道也何也以告子學問實於性地上有見而非祇爲漫說也他日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無善無不善則告子見性宗旨也故不但不仁非義見謂性所本無卽曰仁與義亦見謂非性所有釋氏所謂罪福皆空無所住者蓋酷似之借嘗以告子是一個大禪宗正爲此也栝棬非杞柳所有東西非湍水攸分恰好兩個空體生之謂性亦是一切任他的本來而不爲加減也亦是一箇空體惟如此故其做功夫不但外求之氣者以謂爲賊爲戕卽內求之心者亦以謂爲矯爲揉見如此故學如此其人地分亦非小可矣非孟子拏出箇順字來直於發用之無心者透見性之本色毫髮舛訛直將視性爲空寂而仁義之根柢不復知其所自來矣故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外之以此也少愚曰如先生言告子學問非淺矣見地亦至矣如何卻墮此解先

生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雖有離朱之明亦有不盡之巧陽明先生不云乎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君試看此提揭與無善無不善也之見是同是異

先生說乾卦無臣位初二三四皆君也坤卦無君位六五亦臣也黃裳元吉以順德而處中此頁扆而踐阼遜膚而几几處尊位而不失居下之體者周公身之矣故象之親切有味文言復發之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

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則宛然畫出一箇周公的模樣矣曰世亦有布衣士占得乾爻之五六者將柰何曰觀變玩占如觀山水隨步異狀此又難以一端求矣但乾坤兩卦之太體則自是如此耳

杜泮舉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問人只有一心何以謂有人心道心之別先儒謂或出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者其說是否先生曰是也只下文說二者雜於方寸之間又曰必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分明是有二心矣理卻不然危微兩字盖是審幾消息發之爲道心者性命用事也其幾微發之爲人心者氣稟用事也其幾危危卽人心不應復有一箇微者以爲之主微卽道心不應又有一箇危者以與之並惟有人心之雜此所以須用學問之功惟有道心之存此所以幸有歸復之理道心果能存則人心自爲之退聽矣又安得有二者雜於方寸之間乎

先生曰易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羅天地之法象大學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括人世之經綸易本太極大學本至善始終本末之乘除宛然陰陽剛柔之變化避凶趨吉率此推之學之道無他總是知所先後而已矣

游澈應貢北發執贄見先生禮成卽辭請曰澈姑未敢多論只一人而兩師有是事否先生曰賢舊師誰曰曾師近溪先生先生曰此亦

何妨未論孔子學無常師只在孟子中便有箇的當底大公案所謂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假令與孟子並時而生與孔子必並在師資列矣至論到學上卻便不然一則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一則曰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父安得三只爲繼承香火之故卽本生父母不改尊稱而嗣續承傳竟從外屬其人可師何獨夷惠更有奮乎百世之上爲世興起者

且從而師事之矣賢但驗之後來學所得力者自於何宗承傳嗣續則合有商量者耳

會友打坐看書先生謂爲學之大方缺一不可然會友爲上打坐次之讀書又次之

丁煒問先生謂孩提之愛敬不可以追惟乍見之怵惕惻隱不可以充擴何孔子稱顏子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又似一善之得卽可爲終身之執持也先生曰擇中之義自昔看之不明多岐亡羊素絲悲染周末文勝學術之訛足以亂真久矣所謂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蓋孔子病之久矣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豈眞貨利豈眞聲色正多岐之學術足以亂眞迷世者也如堅白同異談天雕龍略見於傳記中者及茲洸洋諔恑猶若可以惑人此擇中所以爲儒者要緊事也卽予之所謂明宗者是也擇之固貴精守之又貴一鑿井者必及泉溉樹者不離本二二三三此牽彼搭決

無有望成之理此學所以必先知止也卽予之所謂歸宗者是也顏子敏處固是擇之能精欲罷不能請事斯語服膺拳拳固守弗失則顏子之所以學竟底積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豈得以一事之偶善者記憶之欲持之以爲立命安身之本乎

黃錬問識仁說謂大學先知本程門先識仁一也知本焉斯識仁矣審如此只尋識仁可矣何須更說知本先生曰賢試看大學分明是

揭止至善何故委委曲曲必要說出知本知之者謂是孔子的苦心不知者真直爲學問中又添出一箇話柄矣賢且試說至善是何物曰卽仁是矣更思仁在何處曰也只便是至善先生曰且放下試看本又在何處曰脩身爲本孔子已說定了先生唉曰除此外別何處放著個仁又何處放著個至善乎雖說知本識仁一也卻斷之曰知本焉斯識仁矣畢竟知本到手方有下落故曰此謂知本此

謂知之至也真一挈到脩身爲本不覺至善與仁渾在於我不復煩尋索矣鍊於言下豁然

因論詩註先生曰毛詩原有傳相傳謂是子夏所作彼其去春秋時未遠也承傳不爲無據而文公於千載後一切以意揣而更之於鄭衛之風十九指之爲淫奔他可言也如揚之水章曰終鮮兄弟惟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又曰終鮮兄弟惟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此灼然受讒失懽而相戒者真誠惻怛及玆千載下讀之猶可以想見其悔悟深情足興起友于誘進於孝弟之道也僭每欲大書揭之屛間以爲世勗而槩以淫辭目之也豈不惜哉

見羅先生斅學錄要卷之四

羅懋忠　李復陽　丁煒　李寘
門人涂邦直　徐卽登　陸策　朱鍾仝錄
李大昭　盧弘進　男　李頫

盧弘進問先生說大學以止至善爲宗釋中庸天命章以愼獨爲要曰獨者何所謂與物無對者是也亦是畫出箇天命的樣子也顯然愼獨之獨卽是知止之善意與知皆其發矣誠意章乃曰必愼其獨似又以獨爲意者不

知古人之所謂獨者畢竟是指善乎是指意乎先生曰無對者獨有對非獨知中庸所謂獨者不指有睹有聞則知大學所謂獨者不指有好有惡但就意而言卻自有誠之之功也故曰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然到動後著功已失先手到末上推排大都費力故一則曰必愼其獨二則曰必愼其獨此正是知本的消息也偺每謂知本者以言乎其訣竅也心意知物總是脩之用神格致誠正總爲脩之條理若不向本上歸宗止地入竅而直於意之流轉上揀擇而去取之欲其好惡之必毋自欺而常自慊也得乎故緊緊承之曰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顯然直應上章之善而非指有好有惡但人所不及見者爲獨也決矣

先生曰釋氏本心儒者本天伊川先生此語可謂徹盡儒者宗傳爲千古辨學底案

先生曰易象謨範尙是說理至孔子作大學則全是說學

先生曰聖人之學不爲病後立方因病立方守而不變未有不因藥發病者也譬如凉病投之熱熱病投之凉凉熱旣除豈宜仍守舊法後之倡學術而卒不免爲世病者大率皆因病立方之故也

先生曰停停當當恰好管歸至善止也而未始非脩心有不正正之意有不誠誠之知有不致致之物有不格格之脩也無非所以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喻如晴空之鶴止水之

魚游泳飄颻纖毫神氣不動誰復是脩者誰復是止者悟之則真可以想見止脩之玅境也

朱學海問人在世中無有時刻離得物故無有時刻廢得知先儒以爲學之始事就於致知格物上下手理亦似近而先生乃謂必先知止何也先生曰此本易知習者不察如人要作室則必先定箇規模鳩工聚材自是作室者必備之務若規模不先定而惟皇皇焉講

求其所以鳩工聚材者曰我將以作室也試問之可有成屋之理又如行路必先審定箇向往之燕之粵南北兩岐事楚事齊必居一是諸凡戒舟車聚糗糒自是行路者必備之務若向往不先定持此將安歸乎盤針徑寸取定廟堂跬步所分期通九譯卒無有背地而狂走者則止之先立故也夫然後戒舟輿聚糗糒與凡所以講求其駕御之方節宣其勞逸之度如百川異趨必歸於海萬國殊軌

必宗於京矣不然無事漫遊鹵莽滅裂徒屢驅馳祇成狂走致知格物自是生人必用之功嚴整威儀肅恭齋法釋氏有之矣疾徐甘苦得手應心曲藝有之矣只爲宗趣一分致俾當地千里曾有一譬假設孔子與釋迦牟尼老君共堂而處其所以迎賓送客渴飲饑食凡皆所謂致知格物事也豈有毫髮不同之理若據格致之迹而謂三人不同固不可若執格致之似而謂三人學同亦未可何者

同此迎賓送客同此渴飲饑食卽是同此致知格物矣畢竟孔自孔老自老佛自佛其所以不同者安在試思之試思之學海於言下有省

郭華南春渠訪先生言必道良知先生曰致知兩字陽明先生挈出謂爲聖門正法眼藏猶恐學者梏於訓詁詞章以知爲識故就上面點出箇良字若曰聖門之所謂致知者是致其德性之良知而非指知識也其意亦甚動

矣其功亦殊偉矣然其補偏救僘不得已而爲言者亦誰識先生之苦心乎良知兩字非一無底案簡牘昭然人所共睹顧習熟先生之說者不復加察耳公試觀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孟子之意爲發明知能之良乎抑別有旨乎華南愕然良久先生申促之不得已乃答曰往時漫說良知寔不曾體勘到此因公教而思之似不在於知能之良而在仁義也敢請教先生曰此易知果若發明良知只合

說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而止矣何取更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宛就知能之良推進一步而說只不省公看知能是何物仁義又是何物華南曰仁義自是性知能者性之用事也先生曰誠然凡物須有根乃有苗根苗非二體然不可指苗即是根又如有形必有影形影非二體然不可指影即是形知能之良自是性之用事然決不可指知能之用即是性故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孟子道性善本旨也他日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正是教人就所發處而信其性之必仁性之必義非直教人執其發機之偶良者而據之以爲立命安身之歸宿也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物之感者無停知之應者亦無停夫安得執既往之良知而擴之以爲將來應用之本乎華南曰公言良是公言良是容更思之就質

先生曰大學一書原說經常之理不爲病後立方然其包羅統括弘大周緻末學支離種種病證亦若預爲之所者如挈知止必要止歸於本則不偏於寂挈知本必要本歸於身則不騖於虛言正誠格致齊治均平必要本歸脩身則伯功佛老訓詁支離與夫經生執有自私自利者一切非所病矣

羅繼韓始見先生問格物之義先儒議論不同

先生獨云萬物皆備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韓雖受教日淺聞之殊覺醒快但格字做手尙有未釋然者敢請教先生曰學問要緊明宗譬如水必有源樹必有根尋著源而後萬派千流有所歸宿尋著根而後萬葉千枝知所從出學亦如此矣大學說明明德說親民必要止歸於善說齊治均平誠正格致必要本歸於身意亦如此學不明宗而徒懸空說致說格辨物辨知未論格

致功夫無可下手即知與物先自窈窈冥冥無處討依據矣此疑辨所以空多至今爲梗也只如顏子問仁夫子揭出復禮爲仁待他請問其目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何常一及格致由今觀之瞭然實致實格而知與物亦昭昭如在目中矣繼韓於言下豁然

繼韓又問韓昔侍諸先輩多舉濂溪先生學聖章所云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者果然學問只要靜虛動直先生曰不然此是現成話享用語如何叫做現成話因舉手中扇曰喻如此扇斂之初不盈握何曾有箇風來放之六合瀰湧清風自至是扇之體本虛動本直非人之以氣力加減以言詞粧撰而後有此靜虛動直者也故曰此是現成話扇成之後入到手中把持既得其方運用又中其節恰好復得原初斂之寂然若虛用之清風鼓動然卻自是把持既得其方運用已中其節者能之從前所以講求之者是有多

少議論磨勘之者是有多少艱難今有嬰兒試以扇授之彼初不知其所以運用把持之法也直皇惑顛倒失其所措而已故曰此是受享語僭妄每云世人全然不曾理會一箇學字學者何卽所謂法是也凡物皆有法做人亦有法楊子所云斲木爲棋梡木爲鞠亦皆有法而況人乎學也者則正所謂做人之法也吾輩今日所當講者要緊在一學字現成的體段何須要你贊嘆他未到的境界那

得功夫去思量他明得做人之法學成之後體段自然到手而受享之光景亦現前矣孟子所謂射必志彀匠必以規矩意亦如此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則其意益昭昭矣吾輩有志做人者若不從學上講求卻只懸空去贊嘆他本體靜則如何這等虛動則如何這等直是真猶之射不志彀而直譽其破的穿揚之巧者也何益何益

時有一老宿欲爲衆剖疑者問曰秉彝好德人

有良心學爲聖人人誰不願儘有有志士大都爲家累所牽不得出頭區區雖老朽亦願從先生遊久矣只不知此學亦救得饑餓否先生嘆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公之意本欲爲衆剖疑如此云云是適以沮衆之志也王曾何如人尙爾不屑溫飽豈有堂堂聖學闢地開天乃只講求得一箇衣飯的計策者乎孔子疏食水飲顏子陋巷簞瓢曾子七日不火食尙歌聲若出金石超然貧窶不以動心所以高於萬古豈獨孔子只如後來少負豪傑之氣有志功名如韓信輩者亦不屑意於此看他一竿垂釣寄食漂母彼豈不能與世人競銖兩之爭爲活計耶彼其志誠有在也今在坐士固未必人人皆貧就令其貧未必比於簞瓢陋巷嘆過者大率無志自諉者畢竟怨天喜得孔顏皆貧假令孔顏不是疏水簞瓢則吾今日雖有孟韓之辨到此如何爲衆分說

有友問脩身爲本之義羅懋忠從傍言曰只是箇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然忠復曰思不出位只是箇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先生曰此卻又有說大凡聖賢論學旨趣自是一般然亦有因事發明隨機指點者反身之說自是脩身爲本之旨但脩身爲本之揭其要在於明本而末從本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卻是從愛人不親治人不治邊說來就事物上反歸本去故明得脩身爲本之旨則不

必論到人之親與不親治與不治一副當精
神常常只是歸本不明得脩身為本之旨而
一第從行有不得處反求其所以自歛者毫忽
舛訛尙昧本末之分於知本旨尙隔一層
黃應虹因歌白沙詩舉惟有堯夫認得真之句
問白沙何以專取堯夫先生曰白沙之學康
節之學也但才氣局量稍不同而其學之血
脉一也懋忠因問近世某公之學何如先生
曰吾徒淺鮮且毋輕品前輩第就學問論之

卻自有箇血脉有箇家法喻如子父相承一
脉不雜張不紹李李不續張此血脉之說也
然或質或文或豐或約在張氏固有張氏的
家法在李氏亦有李氏的家法代相踵承此
家法之說也世間固有親生的子孫不能繼
承先志家產蕩費詩禮蕭條入其門無復有
父祖舊風者是血脉雖真家法卻壞亦有抱
養承繼之子若孫卻能守其父祖田宅世其
清白家風問其家雖云親支已絕入其戶尙
爾詩禮整然是血脉雖不真家法卻在學問
亦如此矣儒衣儒冠豈不人師孔孟然孔孟
亦自有箇血脉有箇家法舊有語儒其人老
其學洙泗縉紳慈嶺血脉是衣冠言動非不
宛然孔氏之舊而呂嬴共族牛馬一家究其
根宗則無以異於抱養承繼之子孫也吾輩
遡血脉固必期於針芥相投如父精母血一
體生出考家法亦必要於步趨周折如法祖
敬宗相似毫髮無敢背違盖血脉真則此家

法者固是血脉中一體流出天然的節度家
法實則此血脉者亦自是家法中一體究竟
透底的根源有一背違總爲學旨未的脩身
爲本雖云孔子一口道出究其宗傳寔是血
脉準繩一齊俱到吾輩以此自淑固可保其
無爽祖風以此上勘儒先亦可必其不差銖
兩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
也用此道也明得此真是尺度權衡默默在
我固無假於方人若此意尙未明得則請姑

務自脩方比他人所謂夫我不暇
羅楙忠問先儒潔行脩身大率皆是高品只不省學脉毫分何以秪牾如此先生曰此卻真難說若說人品之外有學問學問之外有人品卽兩未爲到底的議論矣然卻有箇公案試舉與諸友一證之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人至聖品高矣學宜無不是矣卻又曰伯夷隘柳

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及公孫丑舉以問所安卻又曰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是昭然學問與人品成兩路矣夫子之論士也亦有三等其辨儒也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所爲士之次者其卽指此也乎今有人而果言必信行必果也豈不偉然君子乎至律以學之毫釐是與非也則尚不免爲小人儒也故學問到至處如孔曾則卽學便是品人品到至處如堯舜則卽品便是學等而下之學正者方可許他學品高者只合還他品執學問而斷謂天下無人品者固非因人品之高而槩許其學問者亦謬儒先長處自是昭昭吾輩所當師法磨勘學問則斷以孔子爲宗無容阿狥又所謂當仁不讓師道固如是並行而不相爲悖也

時繼韓尅日赴官復進曰韓有幸獲奉先生之教苦限廹不免別先生之速陽明先生謂人

處仕途如失足淖田中恐終負先生之教先生曰此卻不然昔有友問文公曰自昔聖賢成就大率是背處做的多文公曰是則是明道一生做官一生進學豈有官能妨學之理學不可以當官烏取經世此無他大率病有兩般此非學問之旨合下講得欠明必是功利之根看得彼方較重如何不明所講者原非經世學也學一邊事一邊故見謂學不足以當官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渾身功利之祟

步步爲官所縛故見謂官必至於妨學若此脩身爲本之學實在明得真令在家身家在國身國雖一日萬幾萃已垂裳可坐而理也豈有官能妨學之理繼韓唯唯曰謹受教矣

黃正隨問曰止脩兩法先生每謂挈出孔曾心要以隨體之似覺止的功夫用在靜脩的功夫用在動若不向靜裏求討應務紛紜止法殆難用也先生曰聖門求止原不靠在靜邊所以與禪者異下條不云乎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正教人以求止之方也就於轇轕紛擾之中示以至止歸宿之竅繇此生身不在家則在國不在國則在天下決無有離事離物之理必欲離去事爲向靜邊求討除是棄而君臣去而父子以求所爲清靜寂滅者而後可儒衣儒冠以講於經世之學而曰吾欲向靜邊求討厭事物之紛拏也恐竟此生無有至止安立之所矣止爲主意脩爲功夫子每言之矣譬做文字固自有箇主意豈有向靜裏討了主意而後向動邊結構詞句者乎此本易知之理分動分靜自有沿習之解不實向身上下功夫加體察耳

黃坦齋舉周子一者無欲也句問聞之先輩有以無欲爲指體者有以爲說功夫者功夫本體自合一只不知此欲字與欲聲色貨利之欲同否先生曰天下只有一箇理亦只有一箇欲欲聲欲色欲貨利但境界之牽引不同

耳而其爲欲之根祟一也無欲之欲不必指定聲色貨利要之凡有所向者無不是矣而其爲欲之根祟亦一也體本無欲故功要無此不待辨只上文所謂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似須一致思之知其如何而用力耳若只就欲上驅除如掃風中葉剗春郊草一番過去一番生矣曰若然則寡欲之方於養心亦有益否時先生目病初痊尚厭日色初設屏積移席積掩門因指而言曰如此日光掩了一

分豈不養得一分神氣寡欲養心效卽類此更須思滿堂賓友共見日光人咸見日而予何獨避日移坐設屏要亦不過暫時營護作補偏救弊之法耳必欲目不畏光神氣充足洞開諸門得無罣礙除卻設屏移座之外更自有何方法聞者咸爲踴躍

會黃氏宗祠湄塘老學也問先生所講者雖是脩身爲本之學得無又兼有脩養之方不然久病之餘何得丰神更勝於舊先生曰予誠

無別養果其能從事於此學何須更兼脩養之方曾問一族友近用何工夫答曰只佩服先生脩身爲本四字予曰善哉其友旋致疑曰如此得無於心有累予曰汝識曾否曰識得四角撐拄者是予曰正欲借曾爲比汝毋沿習舊說謂人性上不可加一物直將脩身爲本四字貼在心頭四角撐拄如曾相似左右前後隨觸記得不使時刻遺忘亦不令半毫偏倚允若茲視動言聽豈得更有過節意態精神豈得更有蕩散直下信及卽便是允執厥中的消息也有甚玄養煉脩更過於此湄塘敬諾曰命我矣

涂邦直請刊訂四禮曰先生所講者旣是脩身爲本之學急須明禮恐禮不明亦無以脩其身矣先生曰此卻是倒說了禮由身出因脩而有脩之則有禮不脩之則無禮矣三千三百豈不備載經文只爲學不知本之故所以徒托空言未覩實力吾輩今日要緊在明脩

身爲本之學自然戰戰兢兢如臨如履視聽言動罔敢踰越而身自此脩禮自此出矣諸凡考之古典證之當今訪之賢士大夫自其意之所不容已矣

四卷終

見羅先生敎學錄要卷之五

羅懋忠　李復陽　丁煒　李寘

門人涂邦直　徐卽登　陸策　朱鍾仝錄

李大昭　盧弘進　男　李頫

有友言仁卽心者有言仁爲心之發者舉以請質時文道宗在侍先生曰宗曾試答此道宗曰先儒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以愚言之心其仁之郛郭乎先生曰此與仁爲心發者義何異予答甘乾齋有謂後之不識仁者

覺累之也只此一言判盡了千有餘年論仁的底案大率皆從有識有知處辨取而不曾從能識能知處推原又答詹覺野謂目如何視耳如何聽心如何思請君試一推詳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謂目視耳聽心思非仁之用固不可謂目視耳聽心思之發卽仁亦未可惟如是故不但視聽之發有邪有正不必盡仁卽心思之發亦有危有微不可槩指爲仁聖門所謂求仁者要以求仁之體教學者知所歸宗後之求仁者直以辨仁之用令學者知所揀擇其旨似同其用特異眞差毫釐而謬千里也心爲郛郭盍是以心包仁豈知充塞此身無非是仁豈但充塞此身直將充塞宇宙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徧界中渾是一團生理心特其發機之最靈者耳生心爲性命字之義或亦由此心者性之郛郭後儒言之宗魯蓋習而不察也一時在坐者聞之殊有省

會止燕坐黃應桂問曰知本誠要矣但本末亦未易辨如以我對妻孥妻孥自是末若以我對君父君父豈得亦爲末乎先生曰脩身爲本直是只有一箇本隨身所接無非末者延平所謂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畢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運轉樞機皆自於我離身之外無別有本雖天地君親師亦末也應桂曰然則只是一箇脩身爲本本有定分不待稱量隨事隨物又何本末始終之辨先生曰本之

一字雖有定分卻又活潑潑地無有定方予每謂蓋孔子觀象於天地之間而得所爲本者挈出以定學者之命以立經世之樞使人執之以自淑則家國天下之柄在我運之以應務則均平齊治之用咸宜事事反歸身上卽事事止歸本上事事立在本上卽事事止在善上所酬者至變而執者有常所御者至繁而握者有要真孔子之半生磨勘老後經綸而非淺鮮之襟所得而測識也

乙亥歸自粵合鄉邑士友大會于石龍諸友競談本體互相辨難或曰如此則是本體或曰如此尙非本體彼此閧然莫知所決先生微哂聽之忽有牛自外闖入堂上者因顧笑曰不必辨不必辨本體已上堂了衆愕然請問先生曰若說是本體則此牛曾合上堂若說非本體則此牛又曾能上堂想見諸君必有謂惟獸走壙此牛必降阿飮池乃是本體者又或謂耕其職事此牛必拽耙拖犂乃是本體者以予觀之總是以意揣摩無有實事記得先襄敏守衢時合士友于衢麓講舍因諸友競辨良知曾發一問曰爾諸友只漫說良知吾今問爾堯舜孔子豈不同爲萬世之師假今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箇良知就不下車堯舜之廟而觀則安於堯舜之廟者固是一箇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

箇習心牛亦如此矣畢竟本體良知如何剖判一時談者俱各茫然罔知攸據

孫開見先生開口說秦漢謂做文字只一字句不秦漢終落下格先生曰生言良是卻有一問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歐陽子大變西崑之體蓋皆所稱文人之雄也百代之所宗仰也今檢其集中有那一篇那一句合著秦漢後來摹倣秦漢聲調字句一與相同卻未聞名於世者此是何故開茫然因請問先生曰

尹曾有言矣文字可出奇學問則不可奇又曰文字本貴奇不貴襲而世競務襲不務奇學問本貴常不貴巧而世必厭常欲務巧此道所以舛也不但韓歐卽子美以詩名家今檢其集中絕無擬古之作不但無擬古之作卽後首之調亦必脫盡前調韓文亦然此所以詩雖稱李杜文雖頌四家至論到絕手處韓杜兩人眞獨高於萬古也今學詩者便欲踵唐學文者輒欲躡漢是直於漢唐文士之輩車塵馬跡之間效奔走者耳韓杜旣往之跡尙爾不肯一自置足蹙額攢眉效顰可笑學問卻不然眞所謂貽我釐麰至今食用求仁之揭萬古爲宗矣於其時談天雕龍謬悠怪迂不循鄒魯之軌轍者不知其幾千百種皆以自雄一世曾幾何時爲世擯廢澌滅無傳竟爲辜負經常萬古畢竟以孔子爲宗脩身爲本也生如止欲取成詩文則請無襲陳踪自新機構苟尙有志學問則請一循鄒魯矩轍無作怪迂

先生曰論古事必以身處於利害得失之中處今事必以身處於利害得失之外

萬九程間先輩多稱孔顏曰發聖人之蘊敎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先生何以每每只說孔曾先生曰第聖門之質則顏子誠最高論命世之功則孟氏爲最大必欲謹繩墨蹈規矩尊聞行知戰兢臨履敬守聖人之教以術萬世之傳使中下皆可率由而穎敏不至馳騖則必於曾子乎歸宗也孔子不但交付大學直以交付厥孫有以哉有以哉身通六藝者雖云七十二人一脉頂傳嗣續至今曾而思思而孟畢竟自於曾子之守教始也餘並寂寂無有嗣者

陳廷謙性質實聞先生教於止字法門殊有悟侍先生側言之時有中者先生頷之令只默默守此毋多闡發有問別義者毋强對答廷謙歸不用先生言與人談至善辨本字及駁

格物致知多所牴牾困而歸走見先生曰廷諫侍先生側論止脩蒙印可歸與友朋商量乃大有未契者先生笑曰予得蓉山丈及純甫書汝未來早知汝病陽明先生精金之喻謂成色可以求同斤兩有難强較堯孔夷惠尙不能以取齊况吾儕乎趙普所謂三人者皆非統馭才世之學者類有希高慕大之心未少有得不量其才氣局量斤兩之分數何如也妄以幹辦經營欲當統馭之任此孟子

所以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自脩明學雖非兩事但較學力之淺深斤兩固宜自爲斟酌較才局之大小斤兩亦宜自爲斟酌

饒崙好讀史舉韓信衛霍以爲善戰知兵有相似者欲將三傳挈同一傳先生笑曰韓信之才豈衛霍之所可方比寘自太公而下知兵之將馭兵之才更無有與之較優劣者矣衛青霍去病雖有捕斬之功碩畫奇謀史都不載大率一戰之能非所謂萬方之敵也韓信何等胸襟登壇一說指顧經綸如觀掌果首定三秦以開致王基本關東伐之襟喉弭遣征之後患根本定矣卻不搖動項羽請三萬人一出而虜魏豹擒夏説斬成安脅燕定齊盡收散亂之國使楚孤立然後間出奇兵絕楚糧道使其勢窮道促乃一鼓而吞之此其視世局真如棋局先後下著分毫不爽非所謂决幾於呼吸偶出奇謀以徼一旅之捷者也惜其不學道不識人臣所以事主之禮智

士明哲保身之戒功成之後自取族滅然其才氣局量自是間生爲今古所僅見也太史公謂使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庶幾哉爲漢家元臣與太公周召比隆諒哉

饒崙一日又論及諸葛武侯用兵制勝之奇先生曰武侯平生苦心只值漢祚將傾英豪輩出所至逢了對手使已志不伸初遇孟德孟德死無端又走出一個司馬懿來此孔明所以一生展手不得也崙曰孔明苦心誠如先

生之論恐司馬懿未必是孔明的對手也先
生曰不然生但識孔明原不曾識司馬懿上
庸一戰八日而兵到城下孟達度其來在一
月之外想見孔明亦必料其到及兩旬之間
遂破馬謖拔上庸斬孟達此則孔明決幾反
出仲達後也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司馬懿豈
真不能與孔明戰乎真不敢與孔明戰乎則
司馬懿知魏又知蜀也知仲達又知孔明也
蜀雖小有孔明在吾何敢貪彼尺寸之土堅

持不戰假托君命吾亦不僥倖至失我尺寸
之土此則司馬懿之深謀其君知之群臣將
士所不知也然予以爲孔明之所以必出師
者又自有說蓋國小矣理不可以坐而受攻
蓋以戰爲守也司馬懿之所以必不戰者亦
自有說蓋國大矣計不屑於輕爲僥倖蓋以
守爲戰也譙周書生爾作仇國論以諷姜維
豈知姜維蓋受心計於孔明以爲必攻魏乃
能保蜀哉黃皓之譖一行還屯沓中而蜀亡

矣此皆昭然簡牘間易而易知者顧讀者不
察耳

李大昭問止脩功夫先生揭示至矣但生輩以
變幻識知奔馳熟路如何急切收拾得住恐
亦須廣設方便法門而後可先生曰止惟一
法脩有多方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
之也合下來曲盡情局之欵原非死做甘辛
燥濕境界之遭值殊方疾徐甘苦手勢之生
熟各異靶柄消息總歸一止烹煎溫養加減

抽添自有許多作用此一切皆所謂方便而
非必別開戶牖乃謂之方便法也蓋止字雖
是死法脩則原有多方執不得耳又法門兩
字在佛家道出若爲尋常在儒門揭來便有
關繫舍知本而別開逕竇彷彿便啓異端舍
止脩而別講法程婉轉便乖宗趣

胡汝焕問曰聞先生亦曾讀楞嚴金剛圓覺維
摩法華諸經請略示其旨趣如何先生曰吾
輩要緊明儒學此等處姑置不講可也焕曰

試言之知其病是卽所以明儒學也先生曰楞嚴者禪理之窟繭絲牛毛剖析至盡金剛維摩則是破相之宗理亦煞到圓覺一經獨非西來本色蓋後之淹貫禪經語曉文字擬而爲之者也然非具隻眼者不能識惟法華一經最爲權智之大因緣起教似正而實奇化城寶所語虛而理實諸凡鼓舞神通之用導誘變幻之方不可作實看然亦不可一切作虛看蓋全是一片大權智而本之慈悲以

導人也所以一入其中四顧茫洋無處討出頭之分惟某到此卻稍不然初亦不免暫爲籠罩徐徐撥攦牽帷覺得化日光天照常自在縱橫變化總是一智之所轉移初無有實事也煥閒躍然曰如此則先生何不爲之或亦有助開發先生曰佛智無異非凡所希雖然憑臆行之亦可當十之五六雖然又畢竟不忍爲且不敢爲經世之學只一犯著權智起心動念已無了田地根本矣煥起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論

因論士貴有識先生曰伊川先生最重識且曰我自幼識見便別然予以爲識亦須有辨若較聰明才辨東坡蓋十倍於伊川矣今其文章議論具載集中藻思經綸煒然可慕豈不加於伊川數等予每借此兩公以激同志謂假設兩公可作並處一堂諸君之所景仰而歸依者安屬僉應曰必屬伊川先生予曰假設孔庭從祀議擬兩公諸君之所舉揚而甄

別者又將安屬僉應曰必屬伊川先生予又曰假設孔子可作兩先生欵門謁教孔子之所引入室升堂者又當安屬僉應曰想亦必屬伊川先生予曰審如是則伊川的識見反高矣士誠貴有識必於此等處能具隻眼方許於孔孟門庭有立站分

李復陽問先生所講者經世學也何卒歲清談未嘗一及世務先生曰吾與汝終日談世務而汝不知復陽曰陽於此寔不省先生曰本

末始終四字每謂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均平齊治無論巨細精粗於此括盡外此更別有何經濟

諸友省試謁辭先生曰毋輕此出居常評隲必以出處爲士人大節謂安石不可被聘於桓温中立康侯不可應召於蔡京秦檜暨聯前負望林處者必祝之曰須重此出是矣是矣只到已躬上便一切都無有了界限分別也是直以居官者乃有出處而爲舉監布衣終

其身無復有出處之限也不知入門一步便屬處出門一步便屬出孔子所謂入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只閒門之內閒闕之間食息起居一出一入愼之則天下之大本立矣諸君旣從事於學問比於向來便爾不同一行一止人共瞻之日此講學士也何其動之不愼如此耶故卽今一行便是諸君之出愼之愼之

陸子盤問書載武王克商之後歸馬放牛倒載干戈眞所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一戎衣而天下遂大定矣兵可無用矣先生曰生祗知武王之仁足以服天下之至卻未知武王之作用要以安天下之心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當時諸侯淫亂之當討者多矣紂克之後人心洶洶故放牛歸馬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以安之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張皇六師克詰戎兵豈復收旣放之馬牛羈靮之乎後來王化只不達此假令當時有片楮放赦

謂誅止一人則李郭張樊之輩何從而再亂乎應天順人自是名義之正弛張闔闢所以制勝於未克之先安輯於旣克之後雖聖人豈得一無作用於其間乎

先生曰聖人作經只是理到如造化般一切出於無心故横縱曲直儘意揣量自有無窮之味如西狩獲麟一句何休謂感麟而作春秋以此始以此終其義固好文中子曰春秋以其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其義亦好胡康侯

復曰制作文成而麟至至林慮齋直以文法解謂文章㝡難得箇結句如西狩獲麟下何可更著一字其意亦好易義如此者尤多未易槩舉

李立軒湘問怪神之事孔子不語卻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分明又有箇鬼神矣而世之作佛事者輙爲儒者所羞稱何哉先生曰世祇知人物之充塞於宇宙卻未知鬼神之充塞於宇宙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蓋是實理實事但人行人道鬼行鬼道自爾其並育並行不相爲妨悖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是實理實事無怍於人者卽無愧於鬼真所謂丘之禱久矣敬而遠之正聖人理義之中正也何祈福免禍之有

因論詩先生曰文字意止詞中詞多不能盡意詩則興寄言外善歌者縹渺玄微使人味之不覺一唱三嘆故古人以詩言志又曰文字有百來句說不盡者在詩中只數言便了文字有必須樸實頭將本題透說者詩則咏嘆之淫泆之直寄之無言而已而其意益盡又曰文字僅能寫得有名有象的若詩則能得於意言象數之外幷與其意通不說出而其意益玅又曰看文字須是沉潛貫通方有會處詩則不然直是能令人言下有悟又曰文字在天地間如森羅萬象詩則是神氣風霆要之無非至教故此兩種文字在穹壤間亘

古今廢一不得

謝雲龍述一士人深於史記云自班書後無續貨殖傳者欲補之先生笑曰是何言與微獨聖人學有宗傳卽後之作者立例脩文亦豈無箇主意史記一書固以紀歷代興亡實隱隱以發太史悲憤平準封禪顯然刺時此不待說任安一書斷例具在可指而數所謂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則貨殖傳之所爲作也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深幽囹圄之

中誰可告訴者則剌客游俠傳之所爲作也惓惓之忠不能自明因爲誣上卒從吏議故引畫地爲牢不入削木爲吏不對則酷吏傳之所爲作也奏薄伐出入周衛中絕賓客交忘室家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則滑稽佞倖傳之所由作也不然忠貞義烈有可特立體例以表章者多矣而胡屑屑於此班書已誤續而存之又從而諂之謂之退

處士進奸雄崇貨利羞貧賤則古今之具隻眼者少矣作者之心能明於後世者亦難矣眼前淺鮮之見又何足云

先生曰學貴明宗予每謂全學命脉只是止於至善故歸宿流行知到極處同爲知至然主腦畢竟是要主至善不可主知消息畢竟是要重止字不可重致因知至兩字相同不復究其命脉之所歸宿而欲挈知爲宗過矣

凝齋劉公撫福建道經豐城中夜聞歌聲四起謂鉛人曰是何唱曲者之多也對曰非唱也乃歌也歌者誰乎曰李見羅鄉官之弟子也公感而嘆曰吾行天下僅見此一段光景耳明發踵先生之門謁焉曰吾爲公通夕不交睫矣林泉養素夫豈無人如公則真可爲不虛度矣因索先生諸稿閱之再三頌服先生遜謝曰空言也公忽正色曰誰當實事誰爲空言自三代後無復以孔孟道行於世者所賴以維持世教者真只恃有此空言耳先生

每舉以頌謂予誠無以當而劉公此論則真名言也士之有志於斯文者可不自勉

卷之五終

見羅先生敎學錄要卷之六

羅懋忠　李復陽　丁[illegible]　李賓

門人涂邦直　徐卽登　陸策　朱鍾仝錄

李大昭　盧弘進　男　李頫

羅懋忠問先生論語大意未論其他只王祀夢兆繼周爲秦兩事以證夫子知來亦殊有據忠嘗歷考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惟秦始終無簒奪之事夫子所以卜其繼興者得無在此先生曰此亦偶然之事三良爲殉

秦鍼出奔倫理之際不愜人意者多矣聖人所以卜其繼興者端只在悔過一節耳一陽來復則萬物皆春文過遂非無以異於冱寒重陰終迷而不解也悔心一萌洞然更始真所謂天之生德致王之基本也試觀輪臺一悟綿祚四百餘年興元一詔未必發自誠心而詞懇義惻武夫悍卒爲之隕涕民心如此天意可知此真春秋二百年間列國之君所絕無而僅有者孔子所以獨取其節以爲有近於王者之事可以續典謨訓誥之後固自有繼興之理耳

余世威問曰古之帝王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後世端居九五萬國咸京天下亦以大治不知古帝王之所以必用巡狩者何也先生曰文中子曰舜五載一巡狩國不費而民不勞者無他道焉兵衛少而征求寡也此亦僅說得節省一意其實雖甚節省亦竟勞費而事終不可已者夫豈無其故乎嘗以此等

真古人萬不得已之事子民分土人各有君矣大主虗尊全無繫屬若非五載一巡遐陬僻壤何所仰而歸德陳詩觀風延見耆黎以示四方知有親也輯五瑞同律度量衡以示四方知有尊也後代之事卻與古異盖四海一國天下一尊矣一命之吏廢置自於天子幽岑邃谷戴白垂髫仰戴以胥匡若生者一人耳又何取時巡以重勞費曰然則封禪何取乎先生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此則文中子論之當矣

先生春會荷塘止於羅黃兩族秋冬再會袁熊諸姓並集秩然衣冠以次就坐詩歌再闋先生喟然曰如此一鄉豈不可稱仁里如此一堂豈不可爲勝會昔之有志士擔簦負笈求友於千里之途訪道於殊鄉絕域群咻衆楚多少艱難今真不越境而有餘師矣時涂邦直在首坐先生顧謂曰玆事惟清甫知其難亦惟清甫最羡其美清甫徬徨本里何止十

年訪友無儔集會無所吾豐學問數載之間號稱興起四鄉首善必舉湖茫外此則莫盛於荷塘又次則艾岡東灣之會爲可觀也可見學問之昌明雖自有時而里閈之同心尤爲難得假令東海有一人焉西海有一人焉川原悠阻吾雖有慕聖希賢親師取友之念安能遽至於彼中也哉諸君子之幸生斯里樂有同心之助者可容辜負

先生曰曾子盖是箇篤信謹守之資其傳大學也兢兢然不敢失尺寸獨於止至善一傳將止點脩見活潑意載在論語中如說君子思不出其位一語頂針尤爲入縠心旨弘毅兩字直從承當大學得來他如答陽膚之問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宛然脫出夫子口氣不可識別暨夫子没門人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而曾子止之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又彷彿探入夫子府藏與共徜徉於光天

化日中矣統承聖學良不爲踰其他所述大率皆敬守夫子之教以自檢勅尊聞行知非苟言之寔允蹈之此其傳所以竟千古無斁也

郭煒問孟子謂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其鄙之也深矣孔子卻稱其有九合一匡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孟無二道何其去取褒貶之不同者遠也先生曰天壤間固只有箇聖賢之學然亨屯拯溺救弊補偏亦自

有間生豪傑之才孔子之所取於管仲者其功而孟子之所闢者其學也煒聞躍然因問後儒病管仲者謂其假仁借義若伐楚一事義正詞嚴亦烏在其爲假仁義名併闢之乎先生曰儒者之論要以明學故其闢五霸也蓋是誅心伐楚一事義誠正矣閱今千有餘年鮮有能誅其隱者因問試一言之當時所㝡急者固在猾夏之誅而所㝡著者莫如借王之罪管仲之明豈其見不及此卻乃尋出

一箇昭王之不復來罪雖大而可追配之以苞茅不貢義雖正而欵卻易服即此便可以知管仲之心矣大率取威定霸要以濟一時之捷而非必有尊周攘夷之誠念也假令如世所見冒昧揭出僭王一事進止兩難從何收拾即此推之餘可例見夫安得不指爲假仁借義爲洙泗門屏所羞稱者乎

胡體元問易稱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言之當愼如此故舜將禪禹旣戒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卻又曰惟口出好興戎可爲深切矣先生曰言行樞機信如子說至出好興戎義蓋不屬於此真有見於天命之不可虛推大寶之原非泛投功高德懋惟禹爲諧茲帝心之所爲簡在也豈有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如奕棋然嘗試而漫發者乎出好興戎蓋亦有畏焉而非祇爲愼言發也

先生問涂邦直近讀康齋集如何直對曰康齋

貧窘特甚每形日記觀其意真能寍耐不爲遇所摧折只可惜學旨少未透闢耳先生因誦白沙墓祭詩云吟殘老杜詩千首勘破伊川易幾分卻結之曰未了平生端的事九原風露倍酸辛亦隱隱含著不盡之意雖然到大節處康齋卻便有把持不至失著只不做官便不受職此則白沙的步驟反出康齋下也蓋畢竟康齋是師白沙是弟子也時黃璽在坐因舉近評謂康齋跋石亨譜稱門下士

近鄙者先生曰只不受官便見他無干進意渠當時以布衣士窮處卒世受石亨特薦如何忘得孺子最高潔生不應徵沒不忘感賜雞絮酒千里致奠貧者處心用意大抵如是若不就大處看人吹毛索斑槩而棄之其人用意卽可知矣璽復問曰當時朝廷聘禮非輕授以諭德官非小此亦似是正應卽仕無不可者先生曰康齋一到京師覩見當時的局面光景蓋有以知石亨之必敗也其知者

以爲爲無禮也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君子之用心固從來衆人所不識也

熊尚文問頃見一縉紳極口稱先生嶺表功且曰不但能使賊畏又且能使賊感所以滿山盜賊商旅宵行反有過於中土只不知先生何以處此先生曰往事何足云姑借古人一事論之書稱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文德信可來遠干羽豈能格苗所謂分北三苗四箇字其中是有多少的作用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畏威懷德苗亦有良此所以不煩兵革而就戢也學者尙論古人必如此看來書乃不爲徒讀乃可經世區區少補事緒曾何足稱

涂宗灝問佛法未入中國送死者多矣未嘗聞死者含冤生者廢禮此其無謂明矣更有可訝者親友緣此過從流連酒食俗方竭財事之若爲不以儉親殊可嘆也先生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言之矣世祗知喪之貴戚而

又未知易之足以奪戚生所憂者廢禮無經區區之意更有慮夫廬居塊處者之志已不在親也蓋金剛童精神俱向客情上打點去也豈但佛事爲儒家不當作如上所云但可省者一切省之庶仁人孝子得以專志乎親不爲情面之所分奪其所裨益者多矣

梁守愚問以武侯忠智不能信大義於天下使漢業卒致陵遲此豈非天命限之耶先生曰昔唐太宗論魏武謂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

才不足果然料事在智集事在才子房掉三寸之舌爲帝者師帷幄運籌千里決勝然高帝尊之爲師而不命之特將此豈謂子房智不足耶則才氣局量有不同故也假令子房與蕭何易地而處吾尙慮其局不克堪更欲令與韓信易任而當多多益善指揮吞吐吾蚤知其不勝任矣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固高祖之所以有天下也亦卽高祖之所以爲大也隆中抵掌規取荆益謂天下有事則

命一軍從益出秦川一軍從荆向宛洛布局立棋無異指掌若孔明則真所謂王佐才也帝者師也一入益中竟忘東顧雲長忠勇智御不足而不擇人爲之輔佐孫劉外親內踈劉氏興孫氏忌也司馬懿蚤知之矣顧彼失此戀蜀忘荆此則武侯才器局量亦稍不足陳壽所謂蕭何之相漢有韓彭管仲之相齊有王子城父身兼將相盡瘁鞠躬忠則忠矣然天下事亦斷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爲也二十贖以上何須親理荆川先生謂無人替得嗟嗟是誠武侯之遇亦卽武侯所爲短也

有友會跡甚疎無移時輒告去問之則云子病妻病又不然則曰自身有病先生舉以戒曰生在世中自有不齊之遇何但妻子小灾已身微恙牽纏世界更有難於此者就此撥置得開拔得身子出者爲豪傑因以埋沒了自已者卽凡民從上聖賢豈有渾金打就了的身材生鐵鑄就了的妻子艱難困苦轗環周

流卒歲窮年聚頭磨切豈皆輕視其身薄妻子而不顧耶兒女心多則煙霞志少仙家亦病之矣諸友不可不戒

賴維雍問曰嚮晦宴息人理之常夜氣清明世所共有何孟子乃曰牿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也先生曰世人何嘗俱有夜氣夜氣一脉自日夜之息生來世人終日營營嚮晦時又爾夢魂顛倒何嘗有息只不息便都是斧斤伐之牛羊牧之牿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

存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息之所以養之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正所謂常運常息造化的真消息也若只舁事斷絲杜門卻掃亦烏足以言真息

李庭止問先生所論經世四局作者四書誠千古不易之見只不省何所憑裁勘得清切如此先生曰生但知經世有四局豈知其會歸於孔子之一學知作者有四書豈知其兼總於大學之一經象山謂宇宙內事儒者分內事也若說一切憑臆之裁盡廢考求固爲杜撰上天下地往古來今必欲寸量銖稱較短絜長充棟汗牛卒亦有何憑據故要緊只在明學

先生晨起集坐默覘諸生俱各斂容肅氣而又和煦春容渾無間隔顧謂曰人之取友親師無以異於魚之得水自然天機活潑諸病不生只如此一坐間爲友衆矣氣質之偏忿恚嗜慾平時豈無假令有一兇輩攘臂叱罵而來亦必安神定氣有以待之矣此無他則師友之火力爲之銷鎔也三千七十依依孔氏之庭患難周旋而不舍高拱穆清兢兢業業望助臣鄰吁咈都俞而罔間成德達材舍此別無良策懲忿窒慾到此真如點雪紅爐絲毫容住不得矣退老西河暌孤析處輒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離群索處昔賢猶且病之況吾儕乎羅懋忠進曰老師不說誨人不倦卻說與人共爲之不容倦也則會友者誠爲已也非爲人也先生曰然

盧弘進問先生天命章釋義謂性即命也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湯言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劉子言之性命之合一其來久矣乃孟子於心性情才指數如黑白而獨於口味章若自爲矛盾何也先生曰云何曰食色臭味豈可以當性氣數之偶值與降衷之命若殊科時諸友咸在先生命有

以發一友乃直以口鼻耳目爲天所與也食
色臭味安得不爲天命之性爲對先生喟然
曰予每謂讀經者要會意究理者不牽文世
學承沿祇知夫性命之合爲一致於聖賢言
句不復察其用意之或殊天命爲性斷自子
思性善之宗倡提尤確正有慮於二三三三
而以夫質者雜言之也乃直於言句之偶睽
執謂孟氏之論性有異旨也豈其然乎將俾
恣情狥慾之事何者不認爲天強弱昏明之

稟一切咎歸於性而聖賢立言之旨趣荒矣
玆承敝極方日凜凜焉教學者以歸宗故不
得已縷縷敷陳爲心性之辨別而浸淫沉痼
敝非一朝人向熟邊莫爲救解障瀾砥潰尙
莫知所以爲計而爲吾徒者乃復認欲作理
將氣指作性也不幾於縱風止燎揚波而助
之瀾者乎樂記不云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何等決得路徑明
白晦菴先生不云乎或出於形氣之私或原

於性命之正又何等析得欵項明白只以此
意體之則心性之毫分不言可繹理氣之端
緒可尋而嗜慾之所從來亦不辨自析矣此
誠學之大關鍵有關宗趣所當諦思而密察
者曰然則孟子顧混言之何也先生曰橫渠
之解此盖深得其旨曰養則付命于天道則
責成於已大率此章原不緣於辨宗而發要
以謹理欲之攸分俾學者知所致力耳而膠
柱鼓瑟執筌忘魚豈不悖哉

頻問經文厚薄字晦翁謂指家言以家親而天
下踈也竊意聖人既已詳數事物就中拈出
脩身身果脩又何憂於家之不厚若復揭家
而言幾於岐脩齊而二之無乃與知本旨相
剌謬乎若謂厚卽指身是既分本末又別先
後幾同于贅說矣敢請教先生曰物外無事
經雖並揭物事向下更不言事本外無始經
雖並說本始向下更不言始刑于寡妻至於
兄弟以御于家邦始處卽是本處厚薄兩字

果不爲家而設但就身所到推行之節序亦未有不自近及遠者盖是以身刑家而非直以親疎之等級爲次第也往緣重本亦嘗以躬自厚義訓之因問繹之必如此看來本重之意自在而親疎之節序亦未嘗遺卻也知之

先生曰釋氏本心儒者本天盖爲辨宗而發若不緣辨宗則心之一字固有偏言之者亦有渾言之者膠柱鼓瑟執謂歸宿不在於心亦

殊礙理

虞應垣問先生謂德與民一物也即下文之所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是也然而有本末焉夫以八者平分本末則國爲本天下爲末以至家國身心意知物莫不皆然然卻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又若身獨爲本心意知物家國天下皆其末者是有二本矣畢竟如何乃得歸一先生曰予每謂大學方書也悟徹後乃見圓理二百一十五字必看得活潑潑地如盤走珠字字不相黏帶妨背而渾融流轉又不出于盤中而後析言之不致病於分疎渾言之不致流爲混合而所舉先後兩節本歸脩身者乃一切坦坦平平不復煩疑詫矣渾渾乎同歸一本矣泥句牽文者烏足以知此

張緒問至善提揭原非有對之稱無二無雜渾然在中止歸於此豈容更有不善夷惠非聖人之徒乎乃或病其隘或病其不恭是又似

有不善者在也豈造詣尚未至耶不然則所云隘與不恭者豈得從至善中流出耶敢請敎先生曰予每謂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何以急明宗則旨意之所差別者宜蚤辨也隘與不恭豈是末梢生出盖直遡從二子者學問之宗趣上點也故論地分雖以冉閔之造詣視夷惠尚有慚而較宗趣則即孟子之眼孔直度越三聖人而敢斷謂之不同道也且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歸止而容有未止

故止善而容有不善是又在學之分數品地上論非所論於宗也而以爲從至善中流出過矣

曹徵庸問吾儒之學向經事宰物中求止事事物物須要還他箇至當隨處體認於性至善似不相關彼釋氏幻妄塵世寂滅苦空誠不免於遺外吾儒究尋事理照管牽纏恐亦不免遺內必欲理事渾融兩存而不悖如何而可先生曰舊語不云乎執中之中不是專主

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故止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應之善自存其中故止於至善者以歸宗也止有漏洩而後有點照提撕然亦無非所以爲至善作隄防爲止法效疏附奔走也豈在外乎所謂卽事物而求止蓋卽事物而反求其止非隨事物而逐求其所止也此與禪者之用正相霄壤也察之

錢天佩問先生曰易象謨範尙是說理至孔子作大學則全是說學又曰前儒所論者多是說理我此所論者多是說學夫前儒何嘗置學不講孔子說學亦不外理似未可謂之偏言學也先生每云要緊明一學字希竟其說先生曰理外無學學外無理自不待說世固有言理未必及學者未有能明學乃復遺理者也舊語不云乎未向學者看發心已向學者看開眼理路雖明學旨未徹猶爲未開眼也聖經二百一十五字蓋孔子深懲多弊徹宣

秘旨以昭天下後世然曁於今悟其旨趣者誰乎則甚哉學之未易明也必若談心說性辨物辨知懸度陰陽臆測造化遺本而談日從事於謬悠支離之解以是而謂之學則誠非予所知也

先生曰近見石經蓋刻于曹魏之朝正於賈逵諸人之手去唐初非遠也孔穎達顏師古最博涉不祖用必有故文公引石經嗅作戞見論語必見大學及註大學亦不祖用王文成

於大學尤注心復古本亦不祖用焚坑後簡牘大率支離石刻何時豈必孔子自勘蓋鄙人業道之矣註疏本吾不省其定自何人要之義順文從比古本為勝耳此諸賢所以屢經校勘畢竟以註疏本為宗也豈得無見

夏一鳳問友盡乎天下其品高矣德盛矣卻如何始尚論古之人先生曰此卻不然一鄉之善士非小於一國蓋在一鄉必通一鄉為一身若不能友一鄉之善士而謂之曰一鄉之

善士者非也一國之善士非小於天下蓋在一國必通一國為一身若不能友一國之善士而謂之曰一國之善士者非也隨分所及者與之同體隨身所到者即與同成不但如此雖古今亦通為一息也故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但文勢抑揚頓挫須如此下語耳胡康侯有兩語道得好謂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此宛然一鄉善士章之義疏也但不合帶了文字氣所以不醒耳他日孟子又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亦是在一國則身一國在天下則身天下如登東山而盡魯望登泰山而盡天下之望也讀書者若不會得圓旨何由透得古人宗趣

卷六終

見羅先生𢽾學錄要卷之七

羅懋忠　李復陽　丁煒　李寘
門人涂邦直　徐卽登　陸箓　朱鍾仝錄
李大昭　盧弘進　男　李頻

先生曰易要實看春秋要虛看此吾看易春秋之妙旨

先生曰易非虛也三百八十四爻爻爻畫是人事春秋非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孔子假之事事皆爲虛象執一說以格之則不是

先生曰三百八十四爻雖云畫是人事一切本象而來離象以求之謂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只成泛說二百四十二年行事雖云盡是虛象一切本情而斷背情實以求之而云如觀山水隨步異狀也只成泛說

煃問春秋魯史耳魯侯國耳乃亦以元年稱者何先生曰春秋一書字字皆經筆削獨元年兩字似因魯史之舊然其義亦出聖心所裁盖孔子之作春秋也固欲以王法正邦君亦因以心法傳萬世以爲有土有民者無論天子諸侯皆是繼天而爲之子以父母天下者也故於卽位之始年必稱元年以示歸責之意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正謂此也若必執以爲隱之元爲隱之責則非所以明春秋之大用矣

先生曰名義到春秋始嚴名分到春秋始重是是非非到春秋始毫髮無容遁情王通曰春秋元經之于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

墨也失則無所取裏董仲舒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可謂深得其旨

頻問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說者以爲譏世卿也封建非世乎未聞三代之前有舉而非之者也先生曰孔子不云乎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

作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故謀用是作兵由此起從古言封建之利害有著於斯者乎特以生乎今不得反乎古不敢顯言之耳故於作春秋也於世卿之紀三致意焉世卿之爲敝者何則天下爲家之故也使由大道之公選賢與能而不私其子則必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賢者常處乎上不肖者常處乎下所謂小德役大德

小賢役大賢而亂惡從作乎昔人謂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其論蓋本此也故封建不革則王室必無由尊世官不革則才賢必無自達世未有祖父子孫遞相承踵而可以保其象賢而無替者也故春秋所譏者雖世官拔本塞源其有傷於大道之隱直以天下爲家而成封建之敝法以釀世亂源者意有在矣

因論夫人遜于齊謂絕不爲親也先生曰予每謂宣尼之視事猶象也故敢斷以春秋實事也反當虛看不然則天王之是非吾安得而雌黃之內君之臧否吾安得而劑量之夫人國母也嗣君其所出也吾安得而誅絕之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文則史義則竊取之矣正謂此也夫絕不爲親豈獨以斷一姜氏後之稔惡於滔天而介嫌于戚暱者執斯義以格之皆可通矣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

天下之事

先生曰六籍雖皆聖人之書然以爲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也故亦不免兼帶了文字之意惟易與春秋爲不然試看六十四彖三百八十四爻有文字氣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紀行事有文字氣否故曰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其自言也亦曰文則史義則竊取之矣經筆削後所存者真只有箇義而已矣

先生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不知者以爲一國之書不知孔子特假史文以正法其實乃天下之書也故繫王于正繫時以夏豈獨不以爲魯國之書諸如此類要以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其實乃萬世之書也故于王有時而不稱天于公有時而削卽位抑揚之典上加於君父不以爲嫌盖所假者事而所抑揚者意不專在事也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盖孔子業道之矣

頻問鄭伯克段于鄢歷春秋中未有書法如此者先生曰聖人治鄭莊之罪最深切故書法最嚴備以莊志殺其弟寂傷天和故惡之特甚然則段得無責乎曰段之不弟明矣而所以成段之惡者莊也莊之不友甚矣而所以致莊之忍者姜亦與有責也以寤生之故而惡莊以多才之故而昵段長段傲而聚之殃焉故曰姜亦與有責也象之惡非瞽瞍所由成乎瞽終底豫象終克諧則舜之烝烝自乂有以感之也詩稱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假令舜而莊焉象日以殺舜爲事舜亦以殺象爲事不取其好而取其猶民彝幾何而不泯亂乎故曰成段之惡者莊也不稱弟莊不弟段也主兵者吕而專目鄭伯蔽罪于莊也左氏謂如二君故曰克段何以能如二君則姜芘之也故曰姜亦與有責也傳稱鄭武公欲伐胡問胡可伐乎關其思曰可公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乃戮關其思致胡之懈

而卒滅其國焉莊之所以克段者則武之成謀也但武用以滅胡而莊襲以克弟忍矣故左氏謂之鄭志

先生曰春秋是一塊天理流出來判斷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如持衡鑑以定物則妍媸好惡雖一切既往之蹤以當局者權度不明差卻銖兩孔子特借他來加減稱量一番便一切皆爲天理便都爲萬世章程矣故學春秋者一毫私意見著不得

先生曰春秋一書蓋創自聖心特立體例一切破除文字刊落事實直以義爲主於六籍外戞然一格故非精義者不能識非尊義者莫能信王臨川至詆爲爛朝報不令列學官大率信義不過不能於文字外另具隻眼耳

頻問孔子旣譏世官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矣何於子同之生也卽書於策乎先生曰孔子嘗有言矣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故雖志大道之公選賢與能而不拘世及然與

世推移又未嘗執以與子爲非而於子同之生也卽書于策焉十二公未有書子者此其獨書者何春秋經世之書也天子之事也爲萬世王者而脩也子苟可繼無嫌乎以天下爲家而必於讓也禹非啓未必不與賢堯舜非朱均未必不與子此韓愈氏所以謂堯舜之憂民也大而禹之慮民深也子同非他也固文姜之首子而桓之嫡嗣也國其所當得者也孌寵所不得而奪也賢不肖姑未論而與子之法必於是焉正矣故特書於策者爲萬世計也周室何以東魯隱何以弑則嫡庶之辨不明而國本不蚤定也後世帝王僅一漢文帝彷彿爲有堯禹之心有見於爲公之意於群臣請建太子也曰朕旣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臣民未有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又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明于國家之體齊王於朕兄

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雖卒建太子然其至公之心克讓之意藹然見於詞旨之間庶幾哉有通于禪繼之大義總之公天下而不爲私矣

先生曰胡康侯謂聖人以天自處豈有聖人而以天自處之理要之此身置在虛中憑虛判斷而不以已意與之卽一切進退褒貶無一而非天之命也則雖謂之以天自處亦無不可也予故曰宣尼之視事猶象也至宰紂下

聘穀鄧逵朝直將秋冬二時并削去之以正
討賊之法則豈獨以天自處雖謂之孔子卽
天亦無不可也故曰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
能贊一辭盖孔子到此亦只見得一箇義而
已矣不復知有我矣
燧問時天時也月王月也天時不可悖王制不
可違春秋之書春王正月將變周制乎抑特
繫夏時乎先生曰春秋以尊周爲本變制者
盖是不經之談爲萬世王者而脩繫時者寔

爲不刊之典行夏之時夫子言之矣謂夏數
之得天也然以予觀於書紀授時首命羲仲
宅嵎夷以賓出日則建寅之爲歲首自唐虞
世而已然矣特以繼治道同故夏不改乎虞
也商始革命改而建丑周又革命改而建子
所謂繼亂道異不得已以新民之耳目也其
寔時果可改乎改乎時而政卽從時是悖理
也改乎時而政不從時是空文也然則何以
書春盖武王有天下而實布政焉故月尙可
改而時不可違孔子假史文而示法焉故時
不可違而義可特見故就文觀之若爲商僅
改朔未改月也周雖改月未改時也孔子則
并改時矣而其實不然也以今觀於春秋所
紀如蒸本冬事舉於正非謬也以再蒸見譏
志貶其不改周之朔可徵一矣僖末年十二
月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定元年冬十月書
隕霜殺菽十月者八月也故以殺菽爲異十
有二月者十月也故以不殺草爲異其不改

周之朔可徵二矣又僖五年正月辛亥朔傳
稱日南至南至者冬至也而在正月其爲建
子明矣其可徵三矣又成元年二月書無冰
桓復書之襄復書之盖以是爲建丑月也藏
冰之候也于是而無冰則無冰矣其可徵四
矣孔子則何嘗改周朔繫之時特以立萬世
之章程也故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
以立義耳周子亦曰春秋正大經明大法爲
萬世王者而脩也僭嘗謂宣尼之視事猶豫

也春秋實事也反當虛看不然則王不稱天者豈真貶周王乎君不書卽位者豈真斥魯君乎卽元年兩字謂因魯史之舊乎尙疑之豈得以千八百國人自爲元而可以稱大一統者乎此可決知其不然矣故學春秋者要於文字外另具隻眼

因論春秋舉所書春王正月日從古紀事有如此下筆者乎誰敢將王搭在正上誰敢將春繫在冬上又誰敢將父母之君卽位削去不

書真化工大筆也學者類有嫌於夏時冠月謂無位而改正朔不知此無嫌也孔子則何嘗實將周之正朔改了特假史文以示法昔賢所云假天時立義者可爲得其旨矣正不繫王則全然是箇魯史春秋爲無王而作若不繫王于正則此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行事是是非非將何所禀承以進退襃貶故公羊子以爲大一統隱之不書卽位三傳皆以爲攝攝者事也聖人之意則不主乎事而主乎義要以正天下萬世之爲人君者不專爲隱也若曰諸侯之卽位必受命於天子天子之卽位必受命于天隱之位何自而攝乎果其有受而攝也則堯老而舜攝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于隱何咎乎

頻問春秋文雖史經筆削後非有關於經邦大故不書矣何甲戌已丑夏五紀子帛莒子盟于密之類殘闕之文尙得書於策耶先生曰春秋無闕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盖

有傷今思古之意焉學者緣此遂以甲戌已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爲史闕文豈其然乎孔子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聖人因之而不革也以是爲存忠厚之道也是是非非一切本天以斷之毫髮無所廻護要以正大經明大法以垂憲萬世而又何嫌於史之闕文不一革正之以存疑義乎經殘教弛簡牘支離六籍之榛蕪夥矣謂先儒傳授承誤而莫之增也則幾似之矣

頫問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於事褎貶信惟聖心之所裁矣至氣序之流行似有常運也非筆削所可爲加損也何於桓四年七年之秋冬亦削去之不錄邪將史文偶鈌承誤之莫爲增邪先生曰春秋經世之書也說者謂爲性命之文大用顯行輔相裁成正在於此孟子不云乎世衰道微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爲此思作春秋故誅亂討賊者春秋本志也桓非弒君之賊乎乃鄭首定之滕

繼朝之郕牟葛又班朝之已而天王遣宰以下聘穀鄧二國自遠以來朝幾盡乎人不復知其爲賊者汙瀦之法殘賊之刑無所望於復伸而人紀廢矣宇宙空存直架漏以度日豈得以氣序尚行謂太和元氣之在霄壤間尚存而不泯邪致中和則天地以位焉萬物以育焉盖是實理實事法廢則倫亡倫亡則道熄未有人道既廢而天道獨存者也故必有以信去時之不爲空文而後有以知正倫之有裨造化維持世界綱紀乾坤自是吾人分內事也所謂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明威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庭堅氏豈虛言之乎

頫問春秋經世之書也非有關於經邦大故不書也何於文姜之行一書再書至屢書而不厭乎先生曰記稱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又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文姜之踰閑不足責

矣杜漸防微夫豈無自則桓公之不能正其始而夫綱鈌詩人所爲刺敝笱也莊公之不能謹其漸而子道虧詩人所爲賦載驅也嫁則從夫夫死從子友邦之會何與婦人于濼之行乃與偕焉慢藏誨盜卒以殞身而莊復承之莫爲制焉古稱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三諫不聽號泣隨之雖以母分之尊所以檢制而防閑之者夫豈無道乎一介之士尚有子道千乘之主果其威柄自于一人淫縱

之行豈得恣行而莫爲之禁春秋所以屢書
而不厭者豈爲文姜錄哉盖蔽罪於桓莊以
教天下萬世之爲人夫爲人子者也
熢問春秋爲誅亂討賊而作桓弑隱公而立春
秋以諱內惡之故不正其弑君之名可矣乃
復爲之改元稱卽位焉若國其所當得者豈
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如公羊所稱者於義亦
有當乎先生曰卽位大事也有稟承而書之
者其所當得也書之爲榮無稟承而不書者

位雖所當得而義未之盡也不書之爲正桓
弑隱公而立內之無傳也明矣上之不敢請
命也決矣顧以卽位書焉此非榮之也正所
謂如其意而書焉以深絶之也何絶乎桓也
觀左氏惠公元妃孟子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宋武公生仲子歸于我生桓公是隱與桓俱
庶子矣無嫡立長天下之達禮也惠之不立
隱者私也隱之欲授桓者讓也仲子非元妃
則桓公非嫡子安得謂隱長而卑而桓乃以
母貴乎故欲定隱桓君臣者必先明嫡庶之
辨欲明嫡庶者必先謹嫡妾之辨嫡子與嫡
子齒庶子與庶子齒
熢問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盖以是爲
莫大之罪也何春秋於紀侯之亡也獨存其
爵又以大去爲名若褒之者乎先生曰昔殷
之將亡也微子抱祭器而歸周比干諫死箕
子佯狂而孔子皆取之以爲殷有三仁滕文
公逼於齊難孟子告以太王去邠之事又曰

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效死勿去請君擇於
斯二者而不以爲非焉故義無定在也緣時
地人情而爲之低昂損益于其時上無明天
子下無賢方伯以世讎之齊挾强衆而必欲
併有其國焉抗之不能死之不忍委而去之
又計未可輕也於是乎遣季入齊請酅存祀
祀既有托乃脫蓰而去不以其身見辱於仇
讎之邦其情與志亦殊有可尙者聖人以其
存祀也近仁不辱也近義遭時之艱小弱之

邦所以處之者是或一道不然而徒亟必於守則自竄逃出以一旅光復舊物祀夏配天者彼皆非耶去邠踰梁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卒以肇基王迹者彼又非耶紀侯之去特有忝於繼興然以比于甘就執辱如頻壯胡豹者不猶愈耶而況其五廟有托雖去不爲徒亡者乎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

劉炳文問通天地人之謂儒象山亦曰宇宙內事儒者分內事也豈有一事遺知可滿儒者

之量天文地理律歷圖書風角鳥占凡有裨於世用者恐一切皆須留心乃爲無忝先生曰若與賢說不貴多能只成空頭語矣賢豈肯信曾有一縉紳與予論文公補傳有何不是者而陽明先生必闢之予曰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是矣說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亦近郤繼之曰於理未窮於知不盡是但在物之理有未窮卽在心之知有不盡矣其縉紳曰此亦何嘗不是予曰予姑不敢遠引只如公

自蒞職來蚤夜孜孜周詳計畫爲物之理亦繁矣於其中有那一件爲文公所窮過者否不但文公曾有那一件是堯舜周孔所窮過者否縉紳乃愕然予因曰如此則在心之知有不盡矣文公尚做不徹況吾儕乎予蚤歲亦有博涉意年十八寓楚撫署亦曾一習天文徹漏管窺量非業擅專門者不究後經多術畧亦類此但稍涉其源流便棄不學而併精於此三十年來乃漸有今日之悟雖愧不

盡通多技持以應天下之務庶亦稍知先後不爲汗漫所謂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蓋眞有試而云非敢爲臆說也

盧弘進有感於世學之襲用先生說而隱其所自也曰書生輩猶可言也至欲以學鳴世者乃亦不免蹈此近讀一先輩大學說將先生知止說所云德與民一物也卽下文之所謂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物是也然而有本末焉明與親一事也卽下文之所謂格致誠正脩

齊治平是也然而有終始焉直作已說刻而傳之不復言其自也南人孺子何足稱乎蒭菲芻蕘固自是聖賢取善之虛如此也卽大學八傳半皆自於稽古於曾子分上亦何病其少乎此亦似合有商量者敢請教先生曰善與人同道期公溥吾雖冐昧提倡日有憂於旨趣之未易明衆口分拏士心之未大允協也果其人宗曾孔戸法止脩競採蕪言播之耳目正是此學幸也而賢乃見爲詫乎象山所云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每謂理無兩是故學無二宗果其見到致一處則辭句之間夫安得不偶然有合轍者乎

卷七終

見羅先生數學錄要卷之八

羅懋忠　李復陽　丁　寅

門人涂邦直　徐卽登　陸策　朱鍾仝錄

李大昭　盧弘進　男　李頫

先生曰至善兩字蓋指言學之命根修身爲本蓋直下示人歸宿至矣至矣

先生曰後來學術之訛只爲看至善兩字不明所以都錯

先生曰身到處家國天下具足此予理到之語須味

有友初見先生其友蓋久在學問中者禮師亦多聞見則殊雜自身茫然未有定也先生覩其氣貌舉易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爲問其友答曰正位卽先生之知本居體卽先生之修身先生曰吾固知生之見不出此假令未經事學之人可云無美在中吾契蓋半生在學問中者就此登堂之頃揖遜雍容宛然有道

之君子矣假令置在農圃復與農圃無分置在工商又與工商不別言行氣象誠不可求聖人恐所謂通理黃中者理不如是也淄林漁叟一見孔子曰是何人也是何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所至之國邦君卿相蔚然起敬慕之心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豈直在言行氣象上做功夫者乎蓋修身爲本之學自然之徵應如此也一時在坐者惕然咸有省

先生謂門人曰此箇學問斷要人己共成俱達俱立德不孤必有鄰豈獨三千七十不可一日而無孔子一日而離三千七十亦烏取以成孔子乎諸友若不拚將身子倒入師友場中離羣析處自私自利而曰我能有成吾不信也

黃天彝見先生於仰止堂問修身爲本的工夫當如何做先生曰此一語道之盡矣卻如何更問工夫曰人誰無身未見能修就聞教後亦未見有能修之者此何以故先生曰知本而後能重本重本而後能以修身爲本天彝曰如何叫做重本先生曰譬之將本求利常欲舉倍稱之息於銖兩之間就令不得百計千方亦決不令折了本如此則豈有不能修之理往所謂一行缺卽全體虧又曰潔身者豈爲身謀蓋天下之大本於此立也審能作如是觀將令洞洞屬屬如臨如履纖芥無容於玷缺矣豈有不能修身之理天彝唯唯

鄢朝卿問授時敷敎封山濬川堯舜經世之務亦多矣亦勞矣先生何以每每只說垂裳恭已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轍環周流席不暇煖孔子明學之務亦多矣亦勞矣先生何以每每只說夫子溫良恭儉讓先生曰賢如肯信知本之學則此多務者盡數除卻於堯舜孔子分上不爲少苟猶未信知本之學毫髮在末上注心在事功上較量則此多務者一切摹畫不少讓於前人正與堯舜孔

子覿面相逢了不相識

李復陽赴親友會夜歸先生問席間意思如何復陽對曰坐中皆舊友知舉業不知學問竟夕諠譁陽賴先生教幸有收拾不爲亂不知此於知本旨亦有近否先生曰此易知到處能提得身于出卽本立到處能把得脚跟定卽身修生雖幸不至亂彼同坐諸君向生前能提得舊習出爾有志學問者向渠前卻提不得知本出卽此便合著一思量陽爲惕然

金谿布衣周復不遠數百里攜囊鄭重將走京師伏闕陳言以死立譽便道謁先生先生不知也漫與談知本之旨其友一日而氣奪再日而心灰又再日乃直輸本情曰復此行非專謁先生也念年至矣名不成意將走闕下拚死命圖不朽囊中鄭重蓋冬衣也聞先生教不覺愧發於心痛懲於往信知爲學之道與立功名者不同雄氣壯心到這裏絲毫著不得也今請從此歸矣宻宻守此四字符力

耕養拙庶無負儒者家法

李楠問先生謂非知本不能修身初學士入手茫然何由便得知本恐亦祇托話言枉糜歲月先生曰我此論學與往異者得力全在於此卻是不躭悞了人平生最厭辨體之說猜謎頭說光景皇惑學者精神無所至止故樸實頭揭出一箇修身爲本使人直下信及直下落手落脚做工夫農圃僕隸語到可知聰度茫然致躭歲月大抵尚是舊習爲障於身

外別求知本耳陽明先生所謂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此一語道之盡矣亦何難知之有

先生雖家食歲中十九居外隨地朋儔動淹晦朔一日戒行李將復爲上清遊有一士人聞而羨曰此皆名勝區讓公獨享矣先生曰山川自在行止由人其友曰苦俗冗忙不迭耳先生曰世間本自有箇忙事有箇閒事忙事當忙幹閒事當閒幹如某卻不然反將忙事

閒幹閒事忙幹所以得至此耳雖或見取山靈咨亦不免世誚一日因論學舉此日自昔聖賢處心用意大率是與世相違皇皇汲汲總是幹些閒事此纍然喪狗爲佞栖栖孔孟之所以背馳取譏於當世也不但此未及下車而封皇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比干墓釋箕子囚此亦有何汲汲

因舉稿中數語以問李時達達對未徹先生曰

先輩謂書須成誦精思文公紹與封事其論讀書之法詳矣要在循序而致精又先輩謂讀書最貴往復大率萬遍千遍神明將或告人蓋是自然之理何者以義理從熟玩中出也若說邪榮不用心則定是用心若說邪榮義理不透徹則大旨已自瞭然如此究竟學問縱會得時也是册子上的見解餉問橫提便爾酬答不得若眞有諸已者擊入心通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

先生舉襄敏公語曰君子是落得做君子小人是白著了做小人眞是名言窮通得喪夷險升沉豈有一件不是定命同此富貴同此貧賤堯舜孔顏的聖人眞是落得做的諸君有志做人者可不自勉

先生曰先襄敏最善啟發人曾因講人皆可以爲堯舜章先公曰諸友且無沿舊說漫笑曹交以予觀如曹交發心者世間蓋不多有所謂湯九尺文王十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

粟而已如何則可蓋自檢其具湯文之質爲有愧於湯文也是直以湯文自期待而不甘食粟也諸君頎然而長夫豈無具湯文質者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不知會如此一發悲憤否聞者爲之惕然

先生避暑匡廬黃一清老學也習聞先輩說中有未安者執贄見先生曰一清半生事學創傳知本有感此心然舊學牽纏亦似有得力者先生曰賢請試說舊用的功夫日只是致

良知先生曰賢致良知慮而致之乎不慮而致之乎一清愕然良久曰豈有不慮而能致者先生曰孟子㸃良知要緊在不慮而世之學者直以慮後作良知也終其身致良知良知頭面先未認得卻如何用致字功夫一清赧然汗浹曰不聞教幾虛過一生矣

方可久問不遷怒一義也而註乃有橫解直解者何也先生曰橫解者似是手勢下得重直解者似是手勢下得輕想見顏子之地分雖

高到懲窒處亦容有下得重者不可謂昔賢之解爲謬只要看得遷之一字有下落耳遷者遷動之意學問未有歸宿和根頓在末上何遷之有故不遷怒者不遷於怒也不貳過者不貳於過也正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所以不遠而能復無祇於悔也此中渾然是箇止法須味須味

李廷喻問人生這點神靈世間便宜事分毫瞞他不得見色逐色見利逐利如何降伏得下

先生曰誠然誠然只緣這箇東西能好名亦能好利能作善亦然作惡此其所以須學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直至蓋棺分義乃盡夬無有撒手懸崖徜徉恣肆之理正之誠之致之格之防之可爲密矣又必止之以固其根蓋此原是變動不居之物非徹底反躬從根蒂上收拾廓清俾其涓滴無有滲漏沿流而遏之決無有至止之所也

羅懋忠舉與惟陽密證惟陽曰知本之學固是

信之不疑著實看來畢竟心還是主忠曰誰道心不是主只是歸宿不得惟陽曰既是主則便可歸宿矣忠曰主有主人之義歸宿處乃主人立命安身地也認主作歸宿大差大差惟陽復有駁忠曰試說人與天地萬物同此性否曰同天地盡了性否曰盡草木盡了性否渠始疑卒復曰盡忠因曰試觀天地草木還有心否渠曰無禽蟲有心否渠曰有能盡了性否曰未忠因曰人任卻心還自能盡

得性否曰亦無是理語未畢輒忻然曰予生平疑今一旦解矣忠思心性之辨儒先難之不肖何人敢爲斷例敢述以請先生曰昔象山謂傅子淵有打鳳擒龍的手段汝存此一段指點活潑潑地亦幾希有這般的光景矣然亦尙有商量在忠請問先生曰姑置

吳志遠問先生云止法果得手眞有格致誠正一切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則事理無礙直超上乘與釋氏頓法相似又曰格致誠正總

爲修之條理則條件尙多檢點費力與釋氏漸法相似夫頓則離漸次矣漸則難希頓矣敢請敎先生曰頓漸兩字在佛門中有以根器分者亦有以敎旨別者儒學中肅徹上徹下非所論此故就條理言在心必正在意必誠在知必致在物必格誠檢查不容一缺以宗趣言則正者防其心之不正而止從漏洩也誠者防其意之不誠而止從漏洩也致者防其知之有不致而止從漏洩也格者防其物之有不格而止從漏洩也一也舊語不云乎心無不正不必更動正的手脚有不正焉而修之卽止之矣正謂此也又不云乎若不知宗趣所歸而漫從條貫上摸索則雖將正誠致格如數數珠般時切拈弄亦祇成念慮之紛馳矣

吳夢乾問聖經條析入者棃然誠一件疊減不得每思格致未已旋要誠正誠正未已又復修齊措處頗覺紛然手脚亦殊勞攘不若在

性上著一止字在身上著一修字時時止時時修八者自然到也心不待正自正意不待誠自誠一得萬畢似爲簡徑先生曰止惟一法修有多方眞修雖云只是止然就心而言亦自有正之之功也意知物皆然知有修不知有止其流之弊必致流爲漫散有如契之所云知有止不知有修其弊必至著在空寂如舊之解精魂不免爲走透矣止法果得手自然諸想不作而又棃然各當修之妙用現

前渾渾乎同歸一本矣察之
蔣希晃舉仲虺之誥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降衷受中似不容雜以質者宋儒乃於天命之外謂有氣質之性何也先生曰性自性質自質性之不可混而爲質猶質之不可雜而爲性故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蓋直指也不二之見也而世之論者尚不免於有二二三三之說且謂之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也謬矣徃語不云乎從古未有辨心性者析心性者然勘之款項卻不差以質爲性於古不聞惟不雜以質故反本還源直下有歸復之理此孟子之所以必道性善而大學之必揭止至善歸宗也毫髪舛訛便落二乘之解其流之弊直將認氣爲性不至於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不止矣
熊兆吉問易稱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凡有貌象聲色化化生生皆天所爲也先儒乃謂有氣化有形化氣誠能化謂形能化可乎先生曰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一氣屈伸而成變化雖飛行水陸萬有不齊皆一氣之所爲也豈有形而能化之理腐草之爲螢也田鼠之爲鴽也雀之爲蛤也雉之爲蜃鷹之爲鳩也皆時至而氣使然耳覩其無質而忽有則見以謂化者氣覩其有質而忽異則見以爲化者形是眞猶醯雞之覆也不復覩天地之大全也釋氏四生之

說蔽亦類此胎卵濕特種族之趣道異耳而其爲化生者一也故天壤間只有一箇氣化安得形化
姚萃問理性情者莫善於詩故曰詩可以興謂其溫柔敦厚得性情之正也故於人有所感發興起至鄭衛之淫風與小雅之怨刺於性情之正何所當乃亦並存而弗刪耶先生曰昔文中子謂昔者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

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詩亦史也予知之乎
古之帝王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延見
其耆老大夫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故詩者
風也若必剷滛辭而不錄又烏覩其爲鄭衛
之風乎感興懲創觀者自當得之言意外可
耳至於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其賢人君子避
讒憂亂傳所稱天地蔽賢人隱之時也變雅
之錄夫子蓋傷之矣不然則何以紀一代興
衰以昭千古鑑戒後世詩人僅一子美爲達

此其所著作皆以感時傷事不爲徒言故讀
其詩而其世卽可論也見謂詩史有由然哉
會中有間及閑談者先生正色語曰諸君既從
事於學問俗務閑情豈宜片詞置口意不到
相與歛容靜對有觸處卽與提出知本話頭
自然邪僻不干燕笑可絕談往事說風傳散
漫精神頽墮學力令人最無收拾不可不戒
先生曰仁該體用故求仁之說有難執方主腦
明白者卽在動用點其歸宿自然是本主腦
未明白卽在本根上提其語意不免落見大
德曰生與生之謂性生字不同亦所謂該體
用而言者也顯仁者固此藏用者亦此矣復
見天心只是怕從動用處走了此大學之所
以必以止爲歸宿修爲防檢也
先生曰辨體之說誤賺學者不知于今幾年卒
未有一識其眞者當塲衆集競以口語互相
駁辨以意見競爲摹擬所談者非靜裏之虛
光則既往之陳跡也故予每謂之曰說光景

談往事如何叫做說光景或謂之虛或名之
寂或頌之靈明或寫其變動不居之景或擬
其光輝發越之狀大率皆是強屏世緣抑遏
靈體神光迸散閃爍因而有之實則一氣之
暫聚爾於眞體何干於實用何補故曰說光
景如何叫做談往事見之者大率數載之前
求之者或在始學之際一日所窺一生執著
曰我於某年前見某光景我於某座中得某
受用就令果是眞體發露已不足當目前之

用徒壓追等而於覿體當場一切皆爲架漏是直以一朝所見便當卻一生功案做了一生的話本也故日談往事且使初學之士乍聞其說者徒見其閃爍靈變而莫測其端則詫以爲實有一段變怪非常不可測知之體而舊學者益復播弄其頰舌騰揚其光怪而不務乎實謂一朝得此聖地立躋不復知有功夫之可做也天牖鄙愚合下察此壬戌而後卽便當場屢屢折之而誕者終莫之省其

弊于今尙甚故使學者脚未入門先求解脫虛知日蔓履踐罔徵言論空高了無實事身心離隔內外判然有講學之名而祇以爲斯人蠹害者則此說啟之也修身爲本之學孔子坦然提揭若不專爲救弊而設而虛誕方深恰好扶元便爲對證之劑世尙忽之不謂之守局拘方則以謂狗生執有甚或惡其法度之嚴而預爲避脫之計肆爲邪說黨同伐異妬害道眞則眞所謂賊世誣民之甚者矣

雖然由舊說則言論尙可支撑意氣尙可籠罩有希實德猶若可以欺人由今學則一說到修身爲本便是直呈了底案和肝膽皮毛呈出與人作證印也知見縱工言說縱巧人盡斥而不信矣噫有志孔曾之學爲吾徒者可不知畏

羅懋忠曰頃呈心性之辨辱先生是之末卻復日尙有商量忠屢夕思之未契其理敢請問先生曰此在拙刻中向已明明點出顧汝存

不察耳答汝潛書謂不說攝知歸止則恐知字不得落根若執攝知歸止又恐止知漸岐爲二如論至善是切割不斷的而以心主寓於其間云云正是犯此病痛彷彿館舍第宅去去來來兩不相蒙涉矣支離於心體徃固笑之而今爲吾徒者又坐此病豈不爲可訝之甚者乎汝存主人之說雖出一時指點卻同此解又答陳汝愚謂心性之辨大抵難說渾得來既慮其歸宿或差析得來又恐其支

離轉甚其意亦謂此也忠曰然則畢竟當如何下語而可先生曰予答汝潛論學字謂知天之生人而發覺也則學之淵源可識知子之效父而孳孳也則學之宗趣可尋又曰試看嬰兒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升降上下一氣通流則眞可言孳孳而不息也是學之模楷也亦未嘗不是歸性攝知之旨自是不犯著析的病只以此意求之自漸近理急切亦未能爲生別下語也忠聞有省

王玘將遠遊謁先生於莆之明宗外館先生舉孟子之語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說者以爲無求自得夫惟無求所以自得夫惟自得所以無求此蓋遊之上事審如是直可獨來獨往於天壤間矣故曰尊德樂義斯可囂囂蓋身到處學與之俱也所以經一方爲一方重遊一廻聲價以高乃眞可謂無求自得無忝於昔賢之明教矣玘敬對曰是誠玘志也不敢負先生有感玘言復舉吳有恒事以相勗謂有恒雖是箇割股廬墓的孝子其遊於四方也亦不免兼帶未了的世情所以光不透脫丁酉歲訪予東山予戒以謹節有恒爲憣然續有傳有恒於學尚未歸一者予嘆曰學不歸宗能有成者無是理也戊戌復過訪予戒以歸宗有恒復憣然晨起必朗誦大學約言數首日自誠誓竟此生以爲日課矣歲晏言行充然理解行抵温陵而温陵士從者如雲抵三

山而三山士頌者不啻口故予因黃士京之以書頌也答曰今歲之有恒夫豈非昔歲有恒今歲之矩矱則信非昔歲矩矱可見學亦易明人亦易做有一分工夫卽有一分效驗有一分火力卽有一分熏蒸蹉跎志業卒歲窮年而輒諉於學問之難明士氣之難於振發也亦幾誣矣謹節歸宗二者誠是學問之大關鍵不可不愼也敬守之斯無負於遊矣

八卷終

見羅先生數學錄要卷之九

羅懋忠　李復陽　丁煒　李寘
門人涂邦直　徐卽登　陸策　朱鍾仝錄
李大昭　盧弘進　男　李頫

先生道經建甯諸士友萃止於黃華堂請益楊大有出班問格致義㳂舊說必欲窮至事物之理先生曰論亦未嘗不是只是要有箇主腦大學之致知格物自俾物各止所而其意則要爲至善作隄防不專爲應務設也大有

日領教矣謝而去旣入班忽返顧曰某於此尙未釋然敢再請教先生召之出俟其步止氣舒乃徐語之曰知與物非空文故格與致須有實事汝見講致知卽當下合用致知之功見講物格卽當下合用格物之功如此則一面講致知一面做致知一面講格物一面做格物不爲空言矣汝旨尙未徹輙爾謝去是一番知不致物不格矣就俾謝後有疑亦須照前端拱出班從容請益乃於半道回頭呼而請問此豈弟子所以事師之禮是又一番知不致物不格矣覿面置卻知物卻懸空講致講格不知所講者果何事乎此誠三五十年來學者浸淫之沉痼但一開口空與格致爲仇而於覿體當幾茫無關涉此吾所以謂充棟汗牛總付之閑家具良非過語也豈獨無裨實用而其爲光陰之誤賺聖學之蠧害敝非淺小也一時侍者聞之踴躍稱快

張維機問一貫之義向來體之未徹大率皆云

以一心貫天下之道也果其然否先生曰有生以後人卽發靈水陸飛行用者屬此若只以心照瞭便可語於一貫則眼前犬吠鷄鳴鴉喧鵲噪其誰不是一貫恐孔子所謂一貫者理不如是他日不云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宛然畫出一箇一貫的消息而特不曾點出一貫的名字也至語賜也直將多學而識與一以貫之兩相映對脉脉指歸義尤明白謂必廢學而後爲一

貫是必廢時行物生而直謂天之無言乃爲一貫也盧弘進曰先生答李汝潛論學字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學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聖人之學也殆謂此也先生躍然曰盧生徹關矣可味

有縉紳頌先生揭出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使聖經晦而復明眞有功於學者惟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歸於止得無將止太重而視格致太輕矣乎

先生曰今姑未校功夫之果孰重輕先要明得大學之爲何起教果其專爲應務而設直當歸宿於格致無所事止矣如必以復性爲宗則此致知格物者分明是以效止法之疏附奔走也乃不向宗上討明而第從條貫上較量豈其可乎其友曰先生論者誠是惟某時切警覺提撕舍格致似無可措手者先生曰公不閱予答陳蘭臺語乎謂格致誠正尙有時用有時不用而止則無間可容息也以心意知物尙有時病有時不病而至善則無間可容違也徐徐論極暢矣彼此懽然因促問之曰如此一時公試反觀覺知尙有不致否曰無有物有不格否曰無有曰公又試反觀是公見用格致之功以能如此抑不曾用格致之功而自然如此曰也似不曾用功曰如不曾用功而物自格知自致固爲美事如不待用格致之功而心意知物亦有時乎各止其所也則信乎有時病有時不病而格致

誠正亦信乎可有時用有時不用矣惟此翼翼之小心以昭事上帝者儼若有思默而識之則眞是無時刻可容空缺也其友爲之豁然悟曰如先生論其視格致功夫反更深切矣蓋世學所用者止爲應務謀而先生所用乃直爲至命謀也毫髮差殊天壤懸隔先生曰諒哉

綦大綸問先生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爲八象用神而有取于程子乾者天之性情之訓竊

疑坎果水之用神何以乃取陷義先生曰老子曰天下之至柔弱者莫過於水又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柔而能下者水之體也非陷而何大綸曰然則祇應以處險義當之耳大象又以為常德行習教事何也先生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豈可執一例看故卦辭專言處險之道孔子推廣一步卻說設險守國之方至繫象又以常德行習教事當之然亦何嘗有一義不

從卦畫上玩象上作體會者乎處險設險義較著矣常德行習教事即所謂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是也此吾所以謂易雖當實看又一切要體象而來離象以求之而云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只成泛說

張維樞贊曰先生明學之功未論其他只就大學中看破格致無傳亦自孔子作經來二千載未明之見不知解了多少疑團省了多少煩舌先生曰經本簡明讀者自暗至將格字

訓出千般物字疑義亦幾百種不知除卻家國天下身心意知懸空何處討物除卻正誠致格修齊治平另外別何有知如欲格誠意之物舍戒欺求慊慎其獨必其意之所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無有不誠更何處別用功夫欲格修正之物舍去其身之有所牿者反其心之有不在者更何者別討作用欲格修齊之物舍去其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辟者而由其好善惡惡之正者更何處別

尋方法治國平天下皆然此一切實落就事物上說出做手而昧者不知也揆厥所由總為不以修身為本之故不知齊治均平原是其事格致誠正原是其功當幾覿體乃日見之行者所以多生辨說也此其關繫誠不為小豈徒以熄衆說之紛呶實所以定淵源之斷例掃訓詁之支離而使學者直下就本地上皈依而聖人之學可與有明也一時閱者咸有省

楊琰有感而問世每須呂明仲之墮橋也兀坐輿中神色不變果然不動之爲難也不知卻如何能履危險而使此心之不動先生曰以予觀於孔曾心旨似稍不然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夫子於子路之請禱也亦曰某之禱久矣大率皆從是氣上培植而不屑屑焉爲補偏救弊從致病的根因上檢照而不兢兢于失跌後勉爲矜持樂正子春蓋得孔曾傳者下堂

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一舉足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知止宗傳確然命脉本地皈依著著先手此孔子所以無不知而作顏子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無祇於悔也榮陽公造詣自是絶人必欲講於知本之宗謹無托大于事後而忘戒懼於先手也

傅鑰老學也以詩鳴江湖慕先生道望介友人受學焉讀先生書要茫然未有入也先生曰詩尙博涉學則不關多聞傾孟收語徐志英令且熟讀答董蓉山公第四書最有理佛氏所云誦得一千遍一身離苦難誦得一萬遍合家離苦難豈有誦經而可以免難之理正是順衆之情爲之開啟方便法也待得萬遍千遍神明若或告人靈魂忽自悟矣世之學者慣於鹵莽而又計功大悟責效大速往往

書未卒卷而求其理之入也其將能乎其將能乎量契精力且毋多讀只將此一篇往返熟服必滿足二三百迴而後止如此用功而慧性有不從中生發旨趣有不明徹者無是理也兩生唯唯

謝中立將還閩岐別請曰先生知本之學具載刻中中立佩而歸誓闡明不負更請就中立切己偏駁處一賜鍼砭先生曰處病最難用藥非易人但望見寒者輒投之熱熱便投之

寒寒病方除熱病復作此對治之法所以竟歸偏駁也如司中缺者豈不在於弘度吾知其故矣司中蓋是箇皎然自樹之儔所以介然有不羣流俗之意以致清濁大分容納稍隘然卻自是傑然非流俗沉湎者比也若從介特處矯之以平分別處矯之以泛情面稍平風格日下矣是欲以藥司中之病適以設之也故要緊只在明學學果明則眼孔之識見自大胷襟之容納自廣尊賢而又能容衆

嘉善而自矜不能而斬然自樹之意又並存而不悖也

季應時問自昔論集義工夫者以忘助爲病之要日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先生乃謂正助忘三者俱是病孟子說助之害大先生乃曰正助固非忘了亦不是似又以忘之害爲大也敢請教先生曰此蓋先公論非不肖見所能及記得癸丑下第歸適先公閉關日間語及靜中所勘謂人心惟無所事纔有事便不免執著此便是正的病纔放下又忘纔提起又助宛轉犯著如環無端先儒以爲預期其效失之矣不肖奉而體之宛然故於答詹純甫書謂正助固非忘了亦不是既不正又不助又不忘而又常有事焉不識此中是何幹當是乃眞消息也世之學者且姑未說三者之病反省此中是否有事既有事矣方可說病幸無有正不須道忘果無所忘又安得助故徃著石龍山房瘖語謂學者到得正病

除已是好消息蓋無正則無忘無忘則無助而必有事焉之消息到手矣此亦有何輕重而賢乃見以爲孟子重助而予乃重忘也舛矣應時爲豁然

先生曰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予觀古作者何莫不然蓋風雅不駁則詩可以無刪誥誓不淆則書可以無敘禮樂不崩壞亦無取釐正自各止其所也詩亡者何王亡也春秋爲無王而作也假令

禮樂征伐一自於天子弑君簒國者九伐之法得以行焉何取而作春秋故曰事則桓文正所謂無王之事也文則史蓋知有事不知有義者也義則竊取之於以正大經明大法此孔子之志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後之作者惟一元經爲有槩於筆削之義有協於孔子之裁蓋周無王南北朝無帝所謂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元經天下之書也其

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故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大哉義也斯孔子之志也至曰元始之帝魏徵天以授之也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皆凜凜乎至心深義有可繹思後之無上事而遡迴筆削者吾惑焉彼之不疵而此之爲闕至以比於吳楚僭王也豈不謬哉

盧弘。進問曰孔子於君子旣斷謂之無爭孟子亦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大率修身爲本故是洙泗相傳之家法也決無有向人分上校計之理何三反之後乃曰如此則于禽獸奚擇焉于禽獸又何難焉此其絶人也得無已甚而自反之道尙爲未至耶只此毫分之間似亦性氣之少未平而有爭之種子未盡脫化也敢請教先生曰經創知懲遇跌長智自非身履其境亦誰識孟子立言之意於自反乃最深切乎偶記二十載前曾同從兄廸菴看山抵山落步爲騾所踶予時負痛之

甚手自拊摩廸菴兄亦就摩之乃直悔其落脚之失支持而曾不以一語責及于騾也予因嘻笑曰予乃今知禽獸何難孟子之非輕絶人也至於自反而忠而曾莫之省焉是眞猶木石禽蟲之蠢然無有知識者矣而尙可責乎是正教人以自反之至到底不以纖毫之意氣涉向人邊也弘進豁然曰非先生微有悟於知本而又經創知懲其誰能照破至此

先生曰學者既立有必爲聖人之志豈容更避得講學之名是欲以學爲孔子而又避杏壇之會于不處也藏頭蓋面掩耳盜鈴豈有聖賢而可竊取之理堂堂正正挺身擔當不獨譽我者爲我揚旌卽毁我者亦無非爲我助力如人置身在百尺樓上一談一笑自是衆目之所共瞻衆口之所共議而吾一切以之反而自飭卽何往而非法家拂士苦口之良劑乎大牽軟一分脚力者卽減一分成色硬

一分脊梁者卽高一分品調而砥行飭躬亦自兢兢罔遺於玷缺矣

羅須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意指二氣均停之理卽堯典之所謂執中也後儒乃曰陰陽之迭運者氣也其理則道也審如此則孔子合指陰陽之理爲道又安得直指一陰一陽爲道乎先生曰此義本明只爲文義牽纏之故只一箇字不對同便自起疑詫耳如此看道理卽舌敝耳聾終無有融會貫通之日矣陰陽兩字自屬氣言孰主張是故有渾言之者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有析言之者卽所謂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是也後儒之說卽是孔子之說但語意之間將理與氣截然析作兩事所以爲病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信口一句道來形上形下兩俱到矣會得時眞是活潑潑地

有友入齋中見李寘屹然靜坐詰之曰汝終日凝然自謂歸本忽聞喧雜之聲得無亂乎曰

不亂還聞否曰聞其友曰既有聞安得不亂寘擧以請正先生曰易不云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靜而爲境亂者中未有主也固非因而并外之喧雜不聞卽同死灰槁木矣聞而不亂是矣於歸本的奧窔根宗卻好更一體會

有友談一士人爲方士惑者歎曰此皆高明士且久在學問中其人伎倆亦殊淺只不省何以致惑如此先生曰歌樓酒肆是處可以迷

人勝水佳山在在可以適志所以暫憩而不留一賞而不復戀者則以有家之故繩樞甕牖斗室三間天際懷歸必止於是豈有景物迷人可爲流戀之理只爲儒學久不明雖日相從事於此大率影響依稀未有歸宿之所所以誘之易眩招之可遷譬同行脚隨地掛搭蓋合下來未有歸宿之所故也慈湖所記先訓謂東坡投老顧以養生爲先追想其情令人心熱眞是痛切生輩不可不戒

先生不戒作詩惟不欲以之相角每語友曰昔人謂詩有別才故可用其所長不可競其所短文身寫意有之何妨卽不能之於本領分上無大欠缺也强所不能糜費精神曾不足以希盧王軌轍而全副當精神爲所牽掣過一生矣諸伎皆然只不就伎倆上角競於本領上工夫庶幾漸就歸依爲有地步矣

蔣基舉符堅之伐晉與曹操之伐吳皆以强衆爲弱小所敗只不省兩人失處亦有同否先生曰若槩指兩人失處大率皆以驟勝而驕有輕敵之意至交鋒對壘臨機左誤又各自有由也未可一言而盡昔晉將伐宋遺往覘之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之殆未可伐也孔子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自昔善論强弱者以政不以勢而善權勝負者以人不以力吳有孫權輔之瑜肅晉雖偏安江左謝安桓冲在焉此豈滅亡之日

哉知已知彼百戰不殆兩人者皆所謂知有强衆而不知敵之未可以敗也昔東坡謂魏武長於料事不長於料人若符堅者則併與其料事之明兩失之矣

因論詩先生曰子美最攻苦擬古功夫豈有不做想到成家時一切盡付之丙丁矣只踏著他人的脚跟便是陳跡守著他人的家數卽是子孫此文字所以必貴出奇也邇來文士學秦漢者聲調字句宛然秦漢學歐曾者針

線關鎖宛然歐曾自謂之逼眞秦漢歐曾而不知去古之盛致能成一家言者遠矣此雖以李何諸公不能免而況其等而下焉者乎擅代名宗知必有豪傑士出焉而吾未之見也

先生曰昔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因殷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因往以推來百代如見湯之間夏革也曰四海之外奚

若曰猶齊州也子奚以實之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此即近以占遠事理可徵古稱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時不同地不同生人之道則眞是殊軌合轍也此聖人之學所以斷以修身爲本無他有岐徑也

先生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發軔者若同堂而一粵一燕判不同爲途轍者則趨向之毫分異之也天之生物也眞令凡聖同胎何以老佛若只就體上看與吾儒眞所謂共堂而處也只其端緒之小小分投致大小公私之蔓然間隔老佛之不可同於吾儒無以異於南轅之不可方於北軌也予故曰不急辨體要在明宗體若不同是天之生物也眞有二本矣

先生云天下信有生就了的公卿卻無生就了的豪傑克念罔念眞只在人自做而人競要

爲公卿不競爲豪傑未論富貴在天公卿之位不可必得就俾得之其負榮慕祿人品之不如凡民遠矣文中子所謂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所謂可求者豈在外哉亦求之己而已矣

陳致和因論孝慈錄申請曰聞先生居襄敏公憂曾讀喪禮於其中亦有疑義否乎先生曰有之賢試說祖父母與父母有親疏乎致和曰此一體所自出也安得有親疏之別然則

高曾之祖父母與祖父母有親疎乎致和曰此亦一體所自出也安得有親疎之別先生曰誠然爲父母則斬衰爲祖父母則杖朞是降也非情也以有子爲承重故不得已而降也高曾之考妣幸得及見之猶之爲祖也所宜一體爲之服杖朞可直比於小功緦麻而僅僅以服色見情乎此雖前王之制且載在國典然由

高皇帝所以處庶母者觀之則此誠宜亟爲變

革不可因循者也緣自吾身旁推之則服屬漸以疎故親情漸以殺由吾身下推之屬雖不疎世則漸遠且以尊覗卑義有可裁由吾身上推之雖遡從祖始亦一體所自出無有親疎之別有如承宣所云也致和拱而贊曰先生此論可謂天理人倫之至後之有仁孝之思者自仁率親等而上之知必以先生之言爲斷矣

九卷終

見羅先生敎學錄要卷之十

門人 羅懋忠 李復陽 丁煒 李寘 涂邦直 徐卽登 陸策 朱鍾 李大昭 盧弘進 男 李頻 仝錄

錢蕎選問格物之義先儒或謂之窮格或釋爲感通又或謂之扞去外物或以爲覰破此物微先生發明諸士子汨沒在章句下如矮人之觀場白首窮經祇從册子上轉也抑誰識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

一物當幾之物也乎又誰識家國天下身心意知外之無別有物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外之無別有知格致無傳諸傳之發明卽所以傳格致也乎先生之功大矣哉先生曰學急明宗不在辨目予於大學誠不可云無毫毛之效然其要緊乃在揭出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而以修身爲歸止之的直將前儒所抹搬者作爲綱而以所立命歸宗者翻作目使學者命脉精神當下有可據依持手而孔

晉心事昭昭乎如日中天賢如以此見贊雖不敢自多然亦無取過讓如上云云先儒意見議論容有偏者要於大宗大旨不足多爲較量以是而謂之莫大功德則非予所敢承也只宗趣苟未明卽如陽明先生之所說格其非心格于上下有苗來格謂格物之格實兼此義者亦何嘗不是總之落根在知見上從應務上著眼蓋猶在藩之外也

庚子春先生寓蕭之暘山精舍晨起欣欣召謂

陳致和曰舊每疑於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謂於哀而不傷不相似者因憶鴻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選婚之期尚年十四且此自是父母分上事非人子所與聞也用情不應如是卽謂之宮人之思詩人之擬於情於義亦有不可通者惟據好逑兩字鄭本卽作好傳豈得無誤謂姑言之以待後求之鑒別可耳中夜披衣忽爾有會此詩章各四句惟此八句此非章編之簡錯必是攙入之他詞刪此四言渾然完璧未得也寤寐以求之既得也鐘鼓以樂之卽一切皆爲情性之正眞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矣不覺豁然爲快焚坑後簡牘大率支離此昔儒所以謂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易者有先儒傳授承誤而莫爲增者甯獨一關雎乎然此誠人倫之本王教之端文王之所刑寡妻以化成天下者也而可容毫髮舛訛以垂聖人用情之正幾有涉於思夫怨女之詞承

誤而莫爲之損益乎千載外有子雲庶或以予爲知言矣致和踴躍起贊曰先生此論可爲洞照千古之誤不但有切於世教而亦有功於周文孔子矣

會東山書院敬學堂誦先生盡心章釋義黃詡起贊曰先生此論可謂徹見孟子之心能發前儒之所未發先生曰予誠不喜立異然到眞是亦不容爲苟同盡心知性而知天原以標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以履其事也

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以斷其志也豈可以生知安行屬之知性知天而困知勉行乃當立命之事不知學利困勉者固只做得箇存心養性的工夫生知安行者亦只做得箇存心養性的工夫安勉之殊科特手勢之生熟異耳方一正進曰先生立志之論誠爲緊切最大者莫如死生矣而欲責始學士遽爲斷棄恐未必能故晦菴以爲智仁之造其極也先生曰世之學者大率是看得生死的介

頭重名利的介限輕故有透得名利關是小歇脚之說而其實不然以予觀於名利之關卽同生死之關臨死安排果就爲重仙家亦有生死心易滅名心難忘之說今試孝十數金於此而令數友分之遲迴顧盼便有多般不淨的念頭何待論到生死諸友因競進曰此誠有之畢竟當如何而斷先生曰予每戒證禪經今姑取節焉昔南泉普願禪師因兩堂爭猫兒曰道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斬卻也時皆無對願卽揮刀斬之而兩堂之鬧息假令分財之際心平氣和何取作猛烈事必若意存縈絆只有將金棄擲最爲上事而諸樣不美的心腸亦自當下銷鎔矣立命無他只要得猛意剪除截然竪立得箇必要其成的志願如是而已一時聽者咸有省

鄭紹傳候官人也不遠千里程謁先生於漳之東山書院明發卽辭先生詰之紹傳曰家有老母故不能爲久侍也先生曰親師取友不

比泛交虛往實歸乃稱不負二程倡道中州南方士慕悅而向之者奚獨龜山一人則以龜山之不徒返而必載道俱也故于其歸也先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世間秋風之輩且不肯爲寶山徒手爲學求師可容孤負有方之遊出門之際便當斟酌豫爲之所矣卽此便是一事之不知止矣程伯子有一語道得最好謂某亦要了幾處人事不似賢逵等忙紹傳唯唯

黃楊舉肫肫其仁問肫肫兩字當如何而訓先生曰中庸蓋復性之書大率摹寫孔子而說故非眞見聖者不能知而非徹悟性者不能諒肫肫兩字只就文字解有何難要就至誠上體會始得所謂大經之經綸大本之建立眞如元氣之充塞無虧不滿無鏬不周曲曲折折如水傳器無有遺餘而渾融停蓄直將萬派千流又總會于一本此其所以能經綸也更須知誠者天之道也人道而無妄即天

矣所存者神即所過者化直與上下同流不爲小補蓋誠則無所用智誠則不復見才聲臭俱泯不見而章眞所謂聖而不可知之神也故又曰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兩字只以此意體之豈必再屢詞說眞拍拍塞塞渾然一箇仁也至誠兩字特就人言至善兩字卻就性說誠至則善至此全以摹寫性宗也又全是覿面孔子灼見其積滿了的誠填滿了的性故敢如此下語也與窶人而譽金珠與曲士而談鉅麗彼不以爲狂直駭而走耳故又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以結之然此豈徒以結一章固所以通結全書之凡言聖人君子至誠至聖與夫仲尼者也然則聖人者豈眞不可學而至哉故末章直教以入德之事

先生有感於友朋之未大徹未諒於修身爲本之旨之深也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謂聖人看得修身爲本何深後之人漫說修身

修身看得修身爲本何淺道外安得有仁事親知人外安得復有知天以達德行達道至矣安得復有所以行之者一由獲上治民邇人誠身極矣安得復須明善此吾所以謂止歸至善本歸修身而又謂知本乎身即知止乎善蓋直以爲盡性至命之極則也而可淺言之乎

杜泮問多有不達先生旨者謂立命歸根惟知重止其實此身頓在家國天下與事物相

周旋豈容一事不理而可不用致知格物之功先生曰止以定命修以嚴防原是交養互發豈容頗廢爲此說者大率是異學士有意於相訾而不顧其理耳從吾游者可亦作如是解乎予方有憂於世學之知有知不知有善知有致不知有止謂儘力下功只做得修邊事於止字工夫全然未及而渠乃以遺卻了格致翻爲予學病也其然豈其然乎經世之人但恐其汩沒於應務昧卻止者未聞其

知止於至善乃遺卻修者

塡問中庸謂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果然盡已須仁及物須智何孟子乃以不厭爲智不倦爲仁孟子固受業子思之門人也何其見之異乎先生曰言豈一端各有攸當如孔子繫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將此兩箇字並就已說及答樊遲問仁曰愛人問智曰知人將此兩箇字又就人說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此兩字並指體言至答梁惠王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兩字又靠用說此孔子所以謂言豈一端而已乎夫各有攸當也故就成德言必以成已爲仁成物爲智而就用力言則必以不厭屬智不倦屬仁蓋非見趣則不樂學而於人少有間隔休戚不相關矣雖然此亦特因汝問及之不得已要以解汝之惑耳若遂緣此專一就名義上牽纏訓解不復知宗趣之所歸也則所謂心迷則法華轉

有何日了乎

蘇繼東藻思燁然廣衆者碩趨叩東山委誠受業當堂衆集競獻所疑而繼東未有以發也先生顧而問曰進之試言爾志對曰容昱晨寫出乃敢請教先生曰韓昌黎謂化當時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口說書傳有何同異乃必曰待書傳也人皆如此卽此一坐問相應之機塞矣顏子何如人且與終日言而不厭今載在論語者大率友朋問答語也其稱回

也亦日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此師傳所以
益廣而門人所以益親也然豈徒以疏通教
旨只一開口提定學宗是即所以自定名品
也一時侍坐者咸有省
李陽舒從陳賡處得讀先生稿慕而來謁也請
曰先生提揭修身爲本以教學者功至矣下
手工夫想亦只是愼獨先生曰工夫是否未
較異同且先就契處討得箇獨字明白乃好
下語陽舒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地先儒

已說明了先生曰誠然誠然乃子思之所指
照何其與此異乎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汝以但人所不及見者即爲不
睹不聞乎曰然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
子必愼其獨也汝以但幽暗之中細微之事
即是獨乎曰然如此則堯兢兢舜業業孔汲
汲孟皇皇將終其身無復討不睹不聞的光
景矣故不睹不聞不以時言至隱至微不指
動端而說惟無聲臭故不可睹聞惟不可睹

聞故至隱至微而又莫見莫顯也何者則大
本之所在也此其所以爲獨也天命也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果何爲乎不顯亦臨無射亦
保又何事乎眞徹動徹靜徹忙徹逸無刻無
時不是愼獨的地頭也矢於牧野維予侯興
上帝臨爾毋貳爾心賢試味之以爲此果何
地何時乎乃直以人所不知已所獨知者爲
用力之地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教學錄不云
乎後來學術之訛只爲看至善兩字不明所

以都錯正謂此也一時在坐者咸共起贊曰
先生此論可謂喫緊誨人就紛拏地指出性
命之根幾微界判別千里矣士之有志於學
與聞斯義者可不自勉
先生曰經制必祖周公述作必宗孔子此文中
子所以謂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
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
所持循千載而上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
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

取衷矣今周禮不列於學宮周公廟祀尚未通於天下猶爲闕典

包世杰問先生謂中庸一書大率贊聖之語不但祖述憲章一篇爲然且云贊孔子卽以明性學誠爲前此未發只不知說至聖又說至誠于孔子分上亦何取乎先生曰至聖者以質言至誠者以學言孔子蓋是箇天資學力兩到之人故非互舉之不足以盡贊美形容之意且專言質則孔子直是箇生就了的聖

人豈爲孤負孔子且使學者無階可升不復有望聖躋賢之意又爲孤負學者此予所以謂贊孔子卽以明性學大率聖賢言論無一字句不是說功夫也

頻問先生謂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玩經文而后字其節序誠有毫髮不容紊者乃復曰不愁不知只愁不止又曰從止發慮夫知卽慮也旣不難於知又何難於慮乃必止入靜安地始克進乎先生曰予每以十五志學章比照定靜安慮謂孔子蓋是暗默實歷之境界以定進學之階梯故就成德言則必能立始是定不惑始是靜知命始是安耳順從心始是慮故曰要緊看能字與中庸至誠爲能之能同及答盧弘進郤又曰犬吠鷄鳴應時發覺亦卽是其慮處故就一事一時言亦自有箇止而能慮不可一例看也但要識孔子抹郤明親倒歸止善之意謂必先於知止乃能得之也則止之爲要也昭昭矣不然

將身命先未有所安立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乎

先生每論到學術異同之際剖析明白義正詞嚴毫髮無所假借時有一楚友過訪蓮槎聞之聳然曰公何得自信如此先生曰若不自信又安肯學旣不肯學又安敢以授他人自信兩字允若公言不敢讓然郤不敢自執半生攻苦博訪深研不但不是干利干名亦且無取虛知虛解蓋實有志於聖人之學必信

者信其學之可以至於聖人非執也譬之偶經東海得見孔子守之以爲是矣忽有達者親從西海覲面孔子或從南海北海覲面孔子日而所見者尙非眞孔子也我卽惛然從之棄東海如敝蹝矣其友爲之大賑

萬應乾問胡文定謂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其說是否先生日李延平說春秋最好謂如覩山水隨步異狀大率聖心妙用愉如造物生人雖云體事當情實則困物付物眞如覩

山水之隨步異狀不可以一端求也舊爲家兒春秋修業存稿序謂以例求春秋是不知春秋者也以匹夫而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是非非而代命討誅賞之寄危矣危矣故韓愈氏謂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何等憂深思遠故凡所予奪進退者皆微詞也隨步異狀例皆變也奚獨定哀之際嗟乎知其無例又知其皆微詞而不執例以求之其庶乎可以得聖人旨意於十之二三矣

方一鳳問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三子皆宗臣覩其君之無道而知宗國之必亡也所以處之者都非一道而孔子乃曰殷有三仁焉比干諫死此易知矣箕子佯狂已復爲周陳範已不得爲純臣微子乃復先殷之未滅抱祭器而歸周必以臣主之道律之將誰師而可先生曰三子尙矣孔氏有定評

矣不復待說只就時局之所當固有常有變而就學問之所處亦有經有權微獨三子已也希闊之事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要之其中無有他故其跡爲可諒然非以大聖人之眼孔心會灼見其時機而察識其底裏也亦莫爲之斷也昔儒謂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賢如必欲講于君臣之間則請以比干爲法如欲尙論古人則請姑以孔子爲師且毋妄有軒輊

河塘會事竣立語諸生曰古人之學是就裏面做將出後之學者卻與古異似是從外面做向裏從裏面做將出故必刑于寡妻至於兄弟而後以御于家邦從外面做向裏大率就人面上掩護皮殼上粧點故往往講于堂不講于室講于廣衆大庭不講于房帷譬近修身爲本之學隨身所到豈有時刻空閑亦豈容毫髮滲漏不信於妻子即不信於朋友不信於鄉黨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矣夫子所謂

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者爲此也賢輩今日在堂雍雍如也說義談仁豈不偉然君子哉退而見鄉黨之異志者即不敢以此開口矣退而見妻孥即不敢以此逼眞矣如此志意何由豎立學問何由克長吾今行矣賢輩非退而見宗黨之人必退而與妻孥處也如此會中雍雍如也說義譚仁庶無愧於道義之傳無辜斯會諸生唯唯

張維樞張維機問學於東山臨別乞言先生曰有二喫緊語必直以聖賢自待其身而不可少存退托有必明此學於天下之志而不可少涉因循世人口說事學闊而視其身尙處於二二三三之間所以動來履錯又或苟以自淑而視天下之善否休戚於我不相關也視往聖之絕學支離淪晦於我不感念也故雖苟免悔尤而於學分量則殊爲未滿也二生曰領教矣

盧弘進問曰經以明理誦經而能免難誠爲不

通持呪一端禪家謂爲密教消灾懺悔伏妖降魔似別有一道也先生曰佛智無異非凡所測廣開方便何止千門總之以慈悲爲本權智爲用順世人求福免禍之心轉而爲見性明心之竅豈獨誦經不可以免難即持呪亦豈可以降魔神祇名號安能備列呪中鬼神暗號豈得一一通曉然吾於此等處每竊奇之謂眞有四弘無畏之智勇也橫拈倒用任意縱橫而最妙處乃在有音聲而無字義

使人不復作文字解也惟不可解說故心專
惟有可貪求故守固志專工一而心不發悟
者無是理也吾儒業未卒卷先求訓詁一字
害礙於用不通自非有夐異之胸襟特開之
眼孔有不疲精敝舌汨沒在故紙堆中者乎
盧弘進有感友人言于先生曰吾輩從先生遊
者要緊在明學而尤要緊者在爲學求人昔
四祖見栽松道者年過六十謂設有傳其能
廣化耶果其能爲學求人則一可生百十可

生千得一人而教可傳益無量矣又何憂於
年數不足世之學者先無有明學之心又何
暇慮及于廣化往往掛名于學籍甘就索居
而不顧也只不親師友其無明學之志可知
間一就質少貪脂澤自娛覩此學之廢輿休
戚漠然其無廣化之志可知弘進蓋驗之稔
矣只一無求友之心即明學廣傳意兩虛負
先生曰然

先生曰人在氣中無以異於魚之在水龔作肅
曰氣自是充塞必欲指其實而名之如魚之
游泳川中顯然可指也則不可得先生曰佛
氏有隣虛之說莊生亦有野馬之云戸牖玲
瓏日光穿漏野馬飛揚於此見充塞焉但非
照所及者則不顯耳而其爲充塞一也野馬
之充塞者何則氣爲之也此人之在氣中信
無以異於魚之在水也易稱天地絪縕萬物
化醇惟天地之常絪縕此萬物之所以常化
醇也此吾所以謂遍界中拍拍塞塞渾是一

團生理

先生說論語至君子無所爭謂其爭也君子要
以明君子之無爭而非謂惟射爲有爭也士
君子處世只一犯着爭的便不是盧弘進
曰如當官而競進分財多自與誠爲不可矣
至世傳之田宅無端之橫逆爭之固非讓之
不可似亦有難以一例斷者先生曰古稱終
身讓畔不失一段效死勿去誠爲一道而不
以所以養人者害人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人情時地容有權衡要之義所當伸亦必無犯著爭的病者乃爲君子

丁兼問孔門諸賢敏悟者多矣何參也竟以魯得先生曰悟學固難守教尤難學問到是處只守得定便是悟不可云别開實徑另立法程乃是悟也曾子之責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爾於夫子蓋法門隱隱變矣所以一傳而爲田子方已失孔傳之矩再傳而爲莊

周盡棄洙泗之宗惟有參也竟以魯得尊聞行知嗣續承傳曾而思思而孟至於今萬古日星者則自曾子之守教始也諸友要悟者即從此悟謹無妄開徑竇以誤孔學宗傳敬之哉敬之哉

十卷終

〔清〕袁守定撰

佔畢叢談六卷附勸學巵言一卷時文蠡測一卷

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光緒丙戌重校

佔畢叢談

裔孫宗濂敬書

序

叢談何以作也歲丁卯僕濫竽豫章講席課士暇披閱舊籍有所見時時爲諸生言之因敘以成帙故曰叢談也其舉一事每及其相類者何也比事類觀義愈明故連及之也其連及之不拘時代先後者何也就語氣之所安故不以時代爲次也課諸生談藝是矣何以談治術也胡安定教授湖州立治事齋以敦實學讀書將以致用則談所當先孰逾於此也然則曷爲談武事乎古者將出師受成於學穀梁子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則偶一及之胡不可也然則曷爲言事而不言理乎性命

之理先儒言之詳矣雖言之豈能出其範圍故舍而言事言事則理在其中或可按也而概謂之佔畢者自顧淺陋無精微心得之妙以告諸生不過呻其佔畢而已

旹

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季冬月易齋袁守定叔論氏書

佔畢叢談目錄

卷一
談學問
談言行
卷二
談治術
卷三
談治術
卷四
談臣道
卷五
談文
談詩
卷六
談武事
談雜事
附錄
勸學巵言
時文蠡測

佔畢叢談卷一

豐城[illegible]易齋

[illegible]

談學問

古人譏不學者爲行尸走肉語最沈痛蓋人不學問茫無知識雖能運動與死者何異程子言未知道者如醉人語最眞切蓋人不聞道則中無定宰是非莫辨與醉者何異

褚陶曰聖賢備黃卷中舍此安求程子曰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士君子擁書萬卷矻矻窮年探性命之微窺天人之際千古納於一室燭彼治亂之原蒼生如在目前痌乃飢溺之念處蓬茆而揮松塵有折衝禦侮之能常談笑而傳羽巵有致命遂志之操嘯山水之窟以卷所懷翔風雲之途以抒所積由其澤於古者深信於道者確也

堯舜禹湯伊傅之道見於尚書者皆儒術也而無儒之名至荀子乃謂大儒之效歸之堯舜是當周之世已知二典三謨爲儒術之祖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是以儒立教矣周重儒以儒立教於是有孔子以昌明之有孟子以羽翼之而儒者之道遂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亘萬世而不可易而天地亦藉

以不傚也昔人謂天地如屋子無人撐持則屋壞撐持者何儒術是也

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荀子曰儒者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漢書曰儒家者流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於道爲最高唐書曰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厥功與宰相大臣等斯語也可以補儒行之所未及

天下之理無他中而已中者何無偏無倚無過不及之謂也凡事理之平皆中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天所以予人者此中也又曰允執厥中是君相所持

以爲政者此中也又曰建中於民是使民同歸於是以反其所固有者此中也

朱子之功全在昌明聖學使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理燦然大著於天下宋理宗朝即以所著易本義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立於學宮元當南宋末一時許文正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明興太祖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遵朱氏自是朱子之教尊而先王先聖之道藉以不墜近時學者每摘其注釋之偶歧引據之偶誤以爲口實此何異望高樓者不能造之而怪其燕雀之不驅除望大人者不能近之而議其騶從之不整列其於事理何補哉明永樂間鄱陽一老儒上已所著書詆濂洛之學上大怒賴閣臣楊公士奇救之得免而即其家盡焚所著書宋儒之學即六經之學未可議也

古諸經皆竹簡漆書艱於傳寫漢末刻石經於太學門外而傳鈔究不能廣五代唐長興間始刻九經版印賣之於是士大夫家無不有經矣宋有諸經正義明有五經大全皆本注疏而附以諸儒之說於是經解始備求其昌明經學折衷至當未有如我
朝者嘗得崑山徐氏所刻經解百四十種讀之凡義有

可采
欽定諸經中靡不采之而出於徐集外者十常七八焉羅精義而賅括附別說以叅觀而
聖學淵深時發前人所未啟洵聲言之奧區才思之神臯也

曲禮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夫義關君父以死效之此常理也父母雖沒此身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寧有以死許友之理有之特俠屬古生之流耳刺客傳劍俠傳往往有此非聖賢之道也禮記多漢人附會即此可見

古史皆編年紀月繫之以事以寄襃貶自馬遷作史記

於是分爲紀表志傳事見於紀又見於傳略於紀而詳於傳雖有史臣之論而褒貶之義略矣此唐蕭穎士有憾於司馬之所爲謂其輕變古體失春秋之旨也古史皆出於一人之手雖紀一代之事實成一家之言自唐
太宗命諸儒臣修纂晉書自是紀表志傳往往分脩取舍之意殊筆墨之迹雜雖勒成一代之書而去馬班日益遠矣此宋邵不疑不肯就編脩唐書之選謂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體也

春秋本魯史而作以年繫公以時繫年以月繫時以事繫月所紀皆國家大事晉汲郡人發魏襄王塚得竹書

紀年始黃帝軒轅氏元年終周赧王十六年其書雖不無傅會而所紀皆有國之事編年紀月蓋古史例也自史記作而有列傳於時賢之表字里居科名遷除卒贈無不詳載未免以國家紀載等一家私傳矣亦有其人其事均無足紀特欲以備一代之事故亦不得不爲之立傳是其人猶可言也非其人而詳之更無謂矣自綱目作而古史之體乃復

聖賢之道存於經窮經所以窮理也而讀史則證之以事矣窮理而不證之以事則所以信聖賢之道者猶未確也必明於上下數千年行事之迹而後知聖賢直從

歷練後見得事之眞確發爲粹然至正之言範圍後世而不過故經猶律也史則成案用律者也經猶醫方史則醫案用方者也熟於成案者必善用律熟於醫案者必善用方熟於史事者則愈知尊經矣

記稱儒者夙夜強學以待問史稱淳于髡博聞強記曰強學有奮身賈勇之意焉曰強記有銘心刻腑之意焉如取外物納之宮中強者得之不強者不能得也強者得多不強者雖得不能多也

史稱賈山涉獵書記涉獵者如涉水獵獸不能精專此學人之通患也凡入人書屋見其牀几之間書卷狼籍

所臨案置書多種卽涉獵者也蓋隨其意之所向倏而閱此倏而閱彼倏閱卷尾倏閱卷中鮮有能精專者學士何涉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可爲讀書之法

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通侯伯仁嘗言人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已無益古人讀書在精熟不在貪多蓋惟精熟則爲我所有爲我所有乃爲我所用貪多者直如入市見百貨而心憙安能盡取而有之寄目而已

歐陽公謂凡讀史書須作方略鈔記宋景文嘗自言手

鈔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盧嘗手鈔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張司業叅年雖老猶手寫九經以爲讀書不如寫書蘇子容劉貢父皆有手錄本一生作文得力多取諸本中其所不錄亦不能用然則非手鈔必無心得雖架插萬卷何益哉蓋手鈔則精神目力畢注之而著之胸腑矣卽偶有遺忘亦可以曩之所錄閱而得之故有之也

爲學須有遜順之心乃能入聖賢之道書曰惟學遜志記曰入學鼓篋孫其業也皆是此意大約人不能降心俯首化其剛愎自用之習其信道必不篤不可以入德

矣

凡讀一書則略一書之名理著之胸腑斯善學者也班孟堅不爲章句專舉大義諸葛武侯讀書但取大意王子思博覽古人所取惟王佐大略彼其所見者大所收者要耳若字蒐而句獵之以求爲詞章之學而不能略其義之大且要者以益我所無此徐氏所議與女史誦詩内豎傳令何異哉

易言學以聚之語最精到義理散見善學者集之不已一一貯之方寸之地而後天地間之所有皆無所不有任舉天下之事物以投之皆其故物有以應之而無不得其理詩言左宜右有惟其有之也孟子言取之左右逢其原惟其資之深也譬如大賈坐致百貨凡九州之產山海之珍無不畢具乃足以應人之求而不匱若一物不備則人之有求於此一物者卽不能有以應之故大儒爲學與大賈致貨同皆在於有以聚之而已矣

歐陽文忠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總而計之共四

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字時文截長補短以七百字爲率約讀六百八十餘篇便可以當諸經之數而今之攻舉業者多至千首舍彼益智之物貯此糟粕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皆坐此也

人之心初著於物不能入也思則入之深思則於此物之曲折底蘊無不露矣物物如是以思之則無不通矣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聖者無所不通人之極詣而由於善思則人人有作聖之具張元德爲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用思之極自有豁然之一候亦弗得弗措意也

張思叔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之言慨然若有所得夫致命遂志不過行己之一節何以於此有得也蓋立志在此則身且不有於外物也何有於處事也何有自然清操不取慷慨能予見義必爲臨難不避舉人所難爲之事皆優爲之由其大處早已看定故也然則此一節也直是人鬼關於此有悟則工夫直捷亦是單刀直入法一切人世可歆羨可怖懼之事皆斬斷矣

史稱李之才邵伯温郭雍博學明經而通達世務夫通達世務乃眞學也蓋今日之人情卽千古之人情今日

之天下卽千古已治之天下茍多識前言往行自明於當時之務而爲有用之學胡致堂謂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知言哉

張乖崖曰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若一日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予謂此殊不然學者平時致知格物心理洞然物來順應無待安排如鏡體本明遇物照之物過仍炯炯然未嘗有物不因屢照而明減亦不因不照而光減才言用智便是作略

韓魏公曰成大事在膽所謂膽者只是明於事幾靠定義理故斷然行之而不疑若義理所不在則志不能帥氣游情所及倏忽轉移何由有定力以要事之成乎此養氣者必以集義爲本

裴行儉曰士之致遠者先器識後文藝何謂器識有成人之德爲已成之器是器也通古今之故爲曉事之人是識也有此器識乃可以應當世之務若於天下古今之大茫然罔所知覺是謂無識卽有所知而德性未定不足以持之是謂不器雖結藻流韻有文藝之美特伎事耳烏能遠到正劉忠肅所謂一號爲文人斯無足觀者矣

爲學非特見一己之性善一己之身也視天下民物無

一不切己者乃學也平居委巷凡忠君愛國濟人善世之心油然一室之中而不能自己而所以講求其術者無所不至而後爲有用之學也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劉公清之每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己實任其責者陸象山先生謂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己分內事皆宇宙內事斯固爲學之大致也

漢書載河間獻王好古實事求是注謂務得事實每求眞是也夫事求其所從出則所蓄者眞矣理求其所至是則所見者確矣由是推之筆墨之下施行之途自必用當其情而事中於理非是而有所蓄焉是贋物也贋

而用之則誤矣非是而有所見焉是歧見也歧而錯之則乖矣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河間之好古可謂有格致之功者矣

白樂天生七月識之無二字王文肅恂生三歲識風丁二字王子端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豈非奇姿異稟得於天者有獨絕乎然得天雖優亦由嗜學故能各以所造名於時而傳於後麻九疇與常添壽劉滋劉徵張漢臣五人俱幼慧稱神童惟九疇能自樹立餘皆無稱無他學與不學異也有稟賦而不力學其究無成者多矣皆棄天者也

人能幼學固是大幸若失之童時則用力匪易然苟能立志年雖邁未始不可學也周處年已壯始改行向學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史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公孫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皆有所成立各以其忠義文章事功之所就樹聲天壤豈非學問之功有以致之哉衛武公髦而好學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老且可學况壯乎故知一息尙存一息不容已於學也

陶公在廣州恐過於優逸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亦是英雄欺人傳曰尊不親細事運甓細人之事且近兒戲豈居方面重位者所爲然則不堪優逸當如之何曰惟有讀書耳但讀書雖閒居何害他日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斯則陶公之本趣也

唐太宗謂子虛上林浮華無用鄭奕之兄不欲以文選敎子姪亦以選尙浮華故也夫君子之學也以致用也耕經耘史窮其事蘊俾性命之物天人之故治人之善術持國之大計莫不精知而熟儲之而後識適於時才效於事若心汪綈章力盡流韻詞富用寡華而不實以當天下之故不束手乎此楊子雲所謂童子雕蟲篆刻

壯夫所不爲也

作史者自太史公作序傳於是班沈之徒有自序其家世者矣自班史錄子虛大人諸賦於是晉宋以後諸書有以都海諸賦入史者矣自唐太宗以世說入史於是李延壽南北史於綺語細事無不收齒矣試體浮華何當於用自序涉於夸大瑣細近於稗官均無取也自魚豢魏略有知足傳謝靈運晉書有止足傳於是沈休文作宋書亦以知足名傳矣夫知足常足亦老氏一端之言二疏用之亦一端之行非通訓也聖人之道行藏隱見皆維其時但曰止足不猶有所滯哉

尤延之好學而多儲書世傳遂初堂書目其家物也嘗曰吾手鈔書若干卷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嗚呼天下之益人神智孰有如是物者哉求道者非此無以窮其蘊業文者非此無以昌其才窮非此無以善其身達非此無以善天下豈特娛目悅心消遣岑寂已哉

先儒有以治生爲爲學先務者所謂治生非殖財產之謂耕稼之謂也伊尹耕於莘野而樂堯舜之道諸葛武侯躬耕南陽而負王佐之略兒寬常林皆帶經而耕鋤陸龜蒙通六經大義而身負畚鍤秫刺無休古之君子

曷嘗以耕廢學哉其必耕者蓋以不如此無以自給無所資以爲學辛幼安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彼非規規於老農之所爲也以人所以能自立者此也士君子卽不能霑體塗足以自力但課傭僕勤南畞俾生事有藉其於學問之途必有效矣

談言行

坊記曰小人先言論語曰君子先行其言家語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凡有其志則有其言不待措之行事而急以自明此先言也卽舌言之謂也是謂小人有其志有其言而不露而力行以求副其志之所欲就必既就而後言之此先行也卽行言之謂也是爲君子然則矢口之間卽君子小人所由分士君子雖懷瑾握瑜可輕以示人哉

多言是大病不但口費而煩喋喋不已爲可醜也但覺論事稍長便當安定片時然後盡其所說如馬馳康莊更當謹其銜勒恐致蹶墜如舟乘快風更當減其帆葉恐致差失易曰躁人之辭多淮南子曰人有多言者是百舌之聲也人而爲躁人爲百舌亦可愧矣

良金可貴使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爲何如之金則必以爲不祥之金美才可寶使懷才負能遇人則曰我懷

如何之才負如何之能則必以爲不祥之人蔡君謨長於政事而口不言政事歐陽文忠長於文章而口不言文章良賈深藏若虛旨哉

凡非所應言而言之固謂之妄可以不言而言之亦謂之妄持已之所知能以示人固謂之矜卽秘不以示人而精神意氣之間若已固知之而固能之亦謂之矜妄與矜學者之通患也李果齋生平對賓客一言不妄發劉公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謝顯道再見程伊川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去矜去妄皆古人樸實用功處

矜者人情之所甚惡也齊桓公一矜而九國叛之齊湣王一矜而諸侯伐之國君且然況下此者乎蓋矜則氣盛氣盛則逼人矜則自高自高則下人人之傷之固其所也先儒解孟之反不伐謂矜已者自伐孟之反不矜其功故曰不伐自高者適足以自戕矜字邊矛伐字邊戈可畏也哉

書謂言興戎易謂言階亂莊子謂言爲風波鼓舌之微每煽燎原之燄啟辱之易每興滔天之波人有多才多學而殺其身言實階之故金人著緘口之銘坤卦垂括囊之訓不可不謹也而筆墨之間更當審愼以此賈禍

爲禍更烈顏常侍所謂砂礫所傷慘於戈戟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公明賈以公叔文子時然後言告夫子夫子不信蓋深有味乎時言之美也子禽問墨子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凡言而時則應事之機中理之窾厭人之心卽一言而已備四時之氣矣

記曰安定辭安民哉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言不輕發必審定而後出之而其效遂足以安百姓言不乖戾必諧於民而後出之而其效遂足以大得民和以上臨下必脩其辭而後民從之況儕輩酬酢之間乎自非擇言而出諧於人而後出人不我與也

老子曰富貴送人以財仁人送人以言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劒戟凡人有非心以言格之人有忿心以言平之人有爭心以言釋之人有善心以言成之人有倦心以言掖之終身由之惠而不費其爲益也多矣

言語爲聖門四科之一而能此者惟宰我子貢二賢蓋必熟於事理而出之機捷而後擅語言之長事理可度而得之隨機捷應非有天妙者不能所以能者不多覯

也左氏傳春秋載展喜之却齊師燭之武之退秦師陰飴甥之歸晉侯子產之獻捷於晉蹶由之犒楚師子貢之免衛侯其辭令可謂盡善後世如包孝肅拯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謂孝肅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對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無以對韓忠獻億使契丹時副使者乃章獻太后外姻妄傳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忠獻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忠獻曰皇太后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兩朝生靈之福也片

言之微調和兩國外不失人內不失已厥功不亦鉅乎此聖人所以謂非文辭不爲功而重能專對不辱命也

詩曰盜言孔甘以言餂人而迎合之使人聽之若甚適此非他也盜也記曰以色親人則穿窬之盜以色親人而迎合之使人對之若甚懌此非他也盜也之二者皆人所易犯犯之則盜賊者之所爲矣張公方平生平未嘗以言狗物以色假人蓋亦有監於此而不欲稍涉之其立身尙矣

書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又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士君子立身行已必愼於細微然後積累以漸至於光大

董子所謂盡小者大謹微者著也若以爲吾務其大者遠者小節出入有所不妨而人之所指往往在於細微之事初不以其大節可稱而略之也

觀人必於其微於其微者舉之則罔所不舉矣微者不克理則罔所克理矣陳平宰社肉均平遂可宰割天下桓溫樗蒲必得知其必取蜀漢謝元展履得任知其必破符秦潘濬因樊伷爲人設饌至日中不得食知其無能爲項梁部署吳中豪傑有一人曾使王喪事不辦遂不之用皆觀於細微也事無大小必無敢慢未有不勝小而能勝大者也凡置書不整置器不安邊幅不脩戶庭不埽卽闒茸不材不足以有爲矣

君子之於人也無不敬也如民下而治於我者也可不用吾敬矣而書曰王司敬民民且當敬況其他乎妻子親而下於我者也可不用吾敬矣而記曰三代之明王必敬其妻子妻子且當敬況其他乎

孝之量甚大於所當爲爲之皆孝也所不當爲爲之皆不孝也記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又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一部孝經皆是此理樂正子春一舉足之微而不敢忘其親豈徒以左右就

養視無形聽無聲遂謂之至孝哉

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孝則至性純篤資至性以事君未有不克忠者也張南軒曰仗節死義之士須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蓋敢諫則乃心王事不敢愛死庶不愛死之心以臨大節未有不成仁者也之二者可以擇臣矣

古者子始生必以弧矢射天地四方以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詩云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正男子事也若年未及衰而投閒置散安逸其身此生人之大不幸也閒散之久倦氣乘之則精神不能振刷未免一切皆廢而爲

自棄之小人矣傳言晏安鴆毒禮言安肆日偷可不戒哉先儒有言曰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爲不善讀矣楊武子讀論語宰予晝寢章終身未嘗晝寢呂東萊少時性卞急一日誦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平時忿懥渙然冰釋王魯齋慕諸葛武侯爲人自號長嘯及著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更號魯齋讀聖賢書若刺已者而因有以强其所不足眞善學者也

聖人一生只是樸實平淡學曰下學言曰庸言行曰庸行所求自盡者不過子臣弟友所持以治天下者不過

恭寬信敏惠凡只於[illegible]閒言行日用倫常至常至近處樸實用功遂到聖人地位初無所謂奇異也觀其見南子爲委吏乘田欲應公山佛肸之召則又至平至易略無氣岸者之所爲也劉劭論人物以平淡爲先平淡者立身措行之本聖人以此優入聖域下此者亦可變化氣質而爲君子之歸矣

賢人之行方聖人之行圓故公山可往佛肸可往南子可見委吏乘田可爲如天地四時任運自然因物付物妙萬物而無心聖人自謂無可無不可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也若賢人則或和而惠風或肅如秋霜或爲冬日之日或爲夏日之日各成其是而不能備四時之氣矣

黃山谷稱周濂溪如光風霽月程伊川稱程明道之接物如春陽之溫李延平稱羅豫章不言如飲人以和與人並立使人化如春風發物皆善於形容有道者之氣象也然此等氣象最不易到惟學問功深涵養純熟而後和粹之氣由中達外無復圭角使人望之可親即之起敬雖有鄙悖之心忿戾之氣對之不覺意消色解不待見之言語行事已移人於動容周旋之閒在己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儒者須有太和氣象而和之中自有界畫苟無界畫則和而流矣葉正簡公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李延平色溫氣和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皆和之中有界畫也中庸言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和本足以自强而又不流所以爲强之至儒者之和也即其强也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神每庚申日以人一念之善惡上訴於天語雖荒唐不可信其實人方寸中偶起一念天必知之曾子言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人且然況天乎神之格思不可度思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君子所以

必愼獨也
江公望問吳師禮曰子異日得志當何如吳曰但爲人作豐年耳白司寇昻爲進士時謁鄉先達胡宗伯譚問處世之要胡曰多栽桃李少種荊蓁士君子知天之生此身也所以爲人造福也其處世也如惠風甘雨到處皆春雖一話一言必求有益於人而不爲人厲則眼前皆生意神扶鬼相無往不宜矣彼小人者言必妨物動則損人腔中無一念之善此身爲戾氣之歸其去蛇蝎何遠哉
治天下以不忍人爲本士君子行已亦然然必養於細

微始可推行無拂文王童牛不服童馬不馳折像不殺昆蟲不折萌芽曹彬冬不脩牆屋恐傷蟄蟲江泌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皆所以養之於細微也推斯意也以之行已則生意盎然而已亦足以自茂以之治天下則天人皆悅而天下可運於掌上矣
和光樂易是士君子之德而其流失往往流品不分薰蕕同器始謂偶爾酬酢正自不妨其後至欲自異焉而不可宋文貞自廣州還道中不與楊思勖交一談周表卿充安恭皇后菆宮按行使日與閹人相接卒事未嘗交一語包孝肅不赴富人請席康文正不受阿合馬沙祰皆謹之於初早有以自異也昔人謂小人不可與之作緣論語曰因不失其親蓋所慮遠矣
薰蕕不同器君子與權奸斷無可同舟共濟之理蔡伯喈失身董卓遂爲所累荀文若失身曹瞞卒亦不免原二賢之心謂天下無不可用之人方且欲用所倚之人以翊王室而究爲人所用不能自有其生平道不同不相爲謀其能出聖言之範圍哉
士之成名在當時掌持風敎之大人相與引掖而獎進之不然雖瑰意琦行埋光鏟采淹沒委巷固有幸有不幸也郭有道善人倫鑒而茅容孟敏諸人遂附傳以傳

韓文公好獎士類而張籍劉乂諸人亦附傳以傳今觀諸賢非有絕藝卓行自足不朽徒以受兩賢一日之知遂爲靑史所必錄嗚呼太史公有言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靑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豈不信哉
蕭穎士以推引後進爲已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呂渭等數十人一經獎目皆爲名士歐陽公好獎拔士類如曾南豐王荊國眉山三蘇布衣屛處未爲人知公爲之游其聲譽遂大顯於世斯意也與宰相同功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也
君子愛才小人忌才君子不常有則懷才者不可不自

懼也劉之遴才學冠一時湘東王繹嫉之鬪其西上至夏口密送藥殺之孔仲達明諸經詔與國子祕書學士相議論仲達爲冠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元感家以免夫壽才之患乃至殺身此君子所以不欲以多才多學上人而藏器於身以自晦也

羿善射逢蒙以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孫臏善兵法龐涓自知不及遂斷其兩足扁鵲善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使人刺殺之士之負奇能絶伎爲人所欲殺者多矣其在同列尤甚也鄒陽有言女無美惡入宫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太白有言朝避猛虎夕避長蛇嗚呼如蜀道者所在皆然將何以避之哉有才而略不見才斯避之矣

范匄對秦客武子擊之折其委笄田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其兄融退而抶之皆惡其蓋人也夫人所不知而已知之是以知蓋人也人所不能而已能之是以能蓋人也衆人之所惡也史稱劉洎好以言撓其衆爲娼忌者所乘卒陷刑戮嗚呼人其可蓋乎哉

劉延祐負文學而有吏能爲渭南尉治第一李英公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爲出人上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請訓於公公曰切宜韜晦夫尉令之所爲皆及於民之事尚宜自晦抑況其他乎以才高人不才者忌以學奪人不學者怨而排擠之扼抑之無所不至有由來矣莊子曰大智若愚老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常藏其所有餘而示人以不足持此入世庶幾免乎

士之能自植於天壤垂於後世者固其質性優爲之亦有他山之助焉鄒志完居諫垣時廢孟后立劉后其友王回曰志完不諫可以絶交而鄒卒慷慨言之以及於謫文文山當宋亾時至重其賢其友王鼎翁恐其渝死作生祭文以速其死而文卒慷慨就死以遂其志嗚呼仗節死義之場豈他人所能致力而他人亦有以致之以從而堅之豈非臨大節之一助乎此君子所以重取友也

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洪範之五福二曰富聖人豈教人厚自封殖淫享所有哉誠以富者爲善之資如人家道既裕便興禮義周貧乏之席其所有好行其德百祥所集福莫大焉若封已自殖積而不散正聖人所謂慢藏誨盜老子所謂多藏厚亾疏太傅所謂怨之叢馬伏波所謂守錢虜方且爲其所累何福與吉之有

楊子逐貧賦言貧之累人盡矣而末爲貧語曰人皆怵

惕子獨無虞處君之所禍祿如山是且以貧為安且吉也然則貧亦何必逐乎韓昌黎送窮文言窮之窮人亦盡矣而未為窮語曰吾立子名百世不磨維乖於時乃與天通是惟窮乃能有成而得以不朽也然則窮亦何必送乎此二公立言之大趣也

豪華者尸居之餘氣不足畏也匪惟不足畏人每非之清素者道味之發皇恆自寶也匪惟足自寶人每畏之許于將為郎功曹而袁紹屏車從李景讓為御史大夫而貴戚泥樓閣楊綰為相制下之日中丞毀別墅京兆省騶馭郭公散音樂以郭公之豐功茂德猶畏清脩之

士況其他乎

漢書言有陰德者天報以福而陰德以活人為最鄧和熹太后之父訓為謁者使脩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其後遂興胡宿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而胡氏之世遂大劉誠意伯之祖濠當宋亾邑人倡義旅復宋事敗元遣使簿錄將盡殲焉濠醉使者焚其簿得免者衆其後以功名顯葉氏夢得曰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為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信矣天道好生而惡殺李廣殺降而其身不封虞詡殺賊不能無枉而其家不振天道福陰德而忌陰謀陳平多陰謀其後遂廢丙吉有陰德其後遂昌凡天之報施人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奉若天之所好而無犯其所忌則福流後昆矣

班史稱路溫舒進尙德緩刑書遂為世家范史稱袁安不以贓罪鞫人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宋史稱韓億不悅擿人小過君子知其後之必昌夫上緩刑之書肴人贓罪擿人細過其效至可以格穹蒼而延世福可知一念之寬仁不但當之者感天亦悅之知天意之所在則知行已之所當務矣

杜延年父周為御史大夫及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

位坐臥皆易其處任城王澄子順元除吏部尙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之知曾經先王坐順哽塞涕流卽令換之嗚呼見父之書而不忍讀手澤存焉爾見母之器而不忍執口澤存焉爾況敢宴然居父之位哉若二公者可以敎孝矣

新稚穆子伐狄取左人中人襄子有憂色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亾其及我哉君子以是知趙氏之必昌矣夫富貴福澤處之以憂患未有不終者也處之以驕泰未有克終者也古人盛滿為懼有以

哉
吳隱之爲中領軍每月所得祿裁留身糧餘悉分賑親
族家人紡績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庾華爲
會稽丞清節愈厲至有終日不舉火何遠歷數郡見可
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范述曾生平所得
俸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以自資盧懷愼旣作相
妻子猶飢寒所得祿賜於親故無所計惜隨散輒盡彼
數公者何其脫然無累超出塵壒若此哉蓋由中有所
得故身家之念輕而攻苦食淡畢身不逾也
傳曰儉德之共也易小過以用過乎儉爲得中公孫宏

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美德也汲黯謂宏位三公俸祿
多而爲布被此詐也然則史稱公孫食一肉飯脫粟故
人賓客咸仰衣食家無餘財其儉德多矣豈皆詐乎堯
舜之葛衣鹿裘漢文之葦帶蒲席亦可指爲詐乎唐太
宗賜魏文貞素褥布被從所尙也豈亦以詐敎乎被者
親體之物於布爲宜黯之論其亦過矣
聖人居魯衣逢掖之衣居宋冠章甫之冠各因其鄉之
故而宜之所謂其服也鄉也然則鄉之人皆布其可以
紈綺之服熠燿其閭乎雖士大夫大布可也譬優俳登
場則冠其冠服其服下場則易之矣使下場而仍服當

場之服人且怪之美服患人指信哉
周禮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爾雅
曰蔬不熟爲饉詩曰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菜所以佐穀
食古人所重如此余曩在芷江嘗示勸民種菜中間有
云人腹之所受只有此數如一人一日之中穀氣居其
七菜氣居其三則已省三分穀矣此可爲資生之一訣
叔孫東門之奢也劉康公知其必亾霍氏之奢也徐福
知其及禍何曾日食萬錢其子日食二萬錢至孫次侈
尤甚而永嘉之亂何氏竟無遺種天地之大何以不能
容一人一家之厚於自奉哉天生百物以養兆民而獨

暴殄之此造物之所忌也書曰臣之有玉食者其害于
而家豈不信哉
華屋所以美觀也乃主人以爲美而智者非之愚者忌
焉則轉不美矣孟獻子魯大夫也美其室而向戌尤之
晉楚大諸侯也崇其臺而諸侯叛之彼其福力皆足以
致此而人且非之草閣齊民何以堪此易曰豐其屋蔀
其家傳曰木勝者人亾是匪特人忌之天亦忌之也
堪輿書言地道載屋不載財載財不載屋余嘗持此道
以相編戶之有財者其不肆意於屋而仍其舊者其財
日滋其肆志於屋而廣且華焉不逾時輒空空無有矣

上戶藏鏹以萬計中戶藏鏹以千計各因所有以廣其所居而皆歸於無有焉地道載屋不載財故也匪特術家之言爲然卽易天道虧盈地道變盈是也楊子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史稱第舍肴麗者爲木妖妖鬼併集安有吉理豈特不載財已哉

楊敬仲謂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凡締交往來稠密其終必睽益美盡於其先則其後難繼也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但如水之淡焉則交可久如醴之濃斯不能久矣無他水易繼醴難繼也醴而繼之以水其能堪乎恩多成怨此之謂

也

火之方炎者人向之火之既冷者人去之此世態所謂炎涼也如孟嘗君廉將軍翟公衛青之客於其得勢也附之其失勢也去之皆炎涼也所謂市道交也所謂向火乞兒也眉州巢谷與二蘇同鄉友善二蘇在朝未嘗一見及文定謫嶺海巢往訪之握手相泣又往海南訪文忠至新州病死吉州張毅甫與文文山友善文貴顯時屢辟不就及宋亡文被執過吉州張與偕行至燕寓於文囚所側爲具日食文被殺負骨以歸二公當人之貴顯也遠之當人之患難也轉親之大反乎常情之所

爲可謂賢矣

蚊蝨嗜人人無有仇蚊蝨者荆棘刺人人無有仇荆棘者無他以其微物無有知識不足較也小人之犯君子何以異是而必較之是以人而仇蚊蝨仇荆棘矣其細不已甚乎昔人謂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鬭力以至貴之物不自貴重輕而與至賤者爲難是轉自賤也其失多矣

禮入里必式張湛致仕歸望里門而步歐陽圭齋致仕歸不帶些兒官樣誠以父母之邦必恭敬止但有一毫官氣則庸妄人耳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柳下惠與鄉

人處油油然不忍去二聖人之居鄉也亦可概見矣由此觀之一切言思擬議才諝智力復安所用哉惟一味敬之而已

袁海叟佯狂告歸背戴烏巾倒騎黑牛游行九峯間此卽太白草裹烏紗巾倒被紫綺裘之意蓋用以寫其懷才不偶不可一世之概要未免流於放矣若楊用修久錮永昌簪花傅粉令兩妓挾之以行市中康德涵王敬夫旣遭廢黜日酣飲滸東鄠杜間自造歌曲比於俳優雖皆以寄其拂鬱而其風愈下夫豈大雅之道所應爾哉

禰衡剛傲好罵人始罵曹操繼罵黃祖罵人不已至於死而後已非黃祖之賊之也實自賊也漢高善嫚罵遂爲君德之累其辱趙王歇也趙臣貫高等至欲殺之以天子之尊一罵辱人幾致不免嗚呼人其可罵乎哉夫士君子愛人禮人人猶有不答者況罵之乎宜其及矣

君子必廉小人必貪貪根既植則罔有饜足矣梁冀誅收其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元載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朱勔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嚴嵩敗籍其家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餘萬兩他珍寶所直又數百萬兩嗚呼計人一

生之中所需幾何烏須有此而黷貨若此由其谿壑之欲無有滿期也楊誠齋曰士大夫祇不要錢便是七分人但觀其不取必君子也但觀其多取必小人也然則取與不取之間卽君子小人之嚆矢何待竟其所爲而後知哉

人不明則貪得究其量必至於無恥慕容評賣水與軍人許芝每祭肉取百斤猶嫌其少羊元羣罷北海郡載涸軒以歸皆貪得而無恥者也人不明則貪進究其量亦必至於無恥北齊朝士爲和士開服黃龍湯郭霸爲魏元忠嘗糞趙師羼爲韓侂胄伏叢薄間作犬吠皆貪進而無恥者也由其心本蔽錮無義理之氣以閑之也使有義理之氣主之雖萬鍾之富三錫之榮於我何加哉顧乃甘心汙下以求遂所私所得幾何而卒亦何有嗚呼愚矣

佔畢叢談卷一終

佔畢叢談卷二

豐城袁守定易齋

談治術

諸經中言治道至詳且盡莫不本於至仁而孟子言更痛切如曰仁者無敵行仁政而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賊仁者謂之賊七篇之中反覆言之幾於大聲疾呼矣趙宋之有天下規模於太祖承治於太宗而史臣顧歸美仁宗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忠厚之治有以培壅宋室三百餘年之基誠以廟號曰仁

卜世斯永易曰何以守位曰仁記曰爲人君止於仁誠君人之極則保世之善術也我

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深仁厚澤淪洽海宇施澤之久三代以下所未有而

聖聖相承仁育義正愛民之切蠲賑之多至不可勝計斯固萬世長治之符正柳子厚所謂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也

梁惠王問孟子利國之道孟子告之以行仁義晉悼公問師曠治國之道師曠曰唯仁義爲本夫天之道仁義而已好生惡殺仁也助順殃惡義也行仁義則奉若天道矣天在人心人心皆有天若天道則順民情矣所以治也賈生過秦論大旨在於仁義不施攻守勢異取天下以干戈守天下必以仁義以干戈取之以刀鋸守之悖天道咈民情其亾也忽焉

歷觀前史愈知我

朝之治夐出千古三代以下大一統稱盛治者莫如漢唐宋元明然考其爲國也漢有女后諸王外戚宦官之禍唐有女后藩鎮奸臣宦官之禍宋有强敵奸臣之禍元有奸臣之禍明有瓦剌日本奸臣宦官之禍而

本朝均無有也漢有改元封禪神僊圖讖之失唐有改

元封禪佛骨宦官監軍之失宋有改元天書封禪道籙宦官掌兵之失元有改元之失明有齋醮之失而

本朝均無有也其被於臣民也漢有族誅葅醢緡錢腹誹鹽鐵詔獄巫蠱鉤黨榷酒酤之害唐有告密羅織間架宮市增稅白著括錢墊陌錢借商錢五坊小兒之害宋有新法黨錮僞學民兵括田公田和糴科糴勸糴花石綱月樁錢免夫錢鈔法楮令預借及一切苛稅之害元有鈔法括田公田鉤考錢穀經理民田質子爲軍及一切苛稅之害明有黨誅族誅練餉加派東林廠衛礦使稅使鎮守中官鈔法莊田均輸助餉提編買辦富民

大戶及一切苛稅之害而
本朝均無有也我
國家之制鑒百王之得失立一代之訏謨無美不增無弊不杜如太陽當空羣翳盡熄如時雨普沛萬彙皆春所以治比郅隆民成熙皞考古者博觀遠覽眞有身世之幸焉

有天下者如有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德累仁之朝其祚必長自三代以下見於史者可數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恭儉仁慈布德施惠民受其賜其亡也不以其道故子孫入唐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相終始自

古國亡而子孫家世之盛未有與比由其功德在民食報未盡故福貽後昆不君之則相之豈天之變例以相報哉無他積累而已

班彪王命論推尊漢家受命之由而大旨在於懿德豐功積累之業益非此不能使天之眷漢雖墜不墜也柳子厚眞符篇奉揚唐家受命之由而大旨在於澤深仁增積累厚久蓋非此不能使人之戴唐永永無窮也由積累而有天下有天下而愈加積累雖累百世不失天下如十尋之木數百年之物時時培其根厚其封則枝葉愈茂不務培之而發其封斲其根則木枯矣樹木者務壅培樹國者務積累其道一也

司馬温公曰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范淳甫上哲宗書曰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朱子上孝宗封事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而後可以應天下之務名賢致君之術皆首聖學以人君所急未有大於此者

齊高帝問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夫孝經言治道要矣而未盡也必讀諸經而後聖王治世之術始備明太祖問宋景濂帝王之學讀何書爲要對曰大學衍

義夫衍義推格致誠正之道廣矣而亦未盡也必通鑑綱目而後歷代治亂與亡之迹始悉蓋經之道即天道萬事之樞也鑑之學即史學盡人事之變前事之鑑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明於經史則守其所以治遠其所以亂有不永永長治者乎此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學魏孝文遷都行師手不釋卷明太祖於鞍馬倥偬中勤學下問良有以也經筵之名始於宋而不自宋始漢成帝令鄭寬中等說尙書論語於金華殿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討論經理明帝令丁鴻說文侯之命章帝令賈逵講尙書左氏傳桓

帝以楊秉明尙書徵入勸講唐太宗引文學之士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高宗令周宏智於百福殿講孝經皆經筵之造端其汲汲爲此者何也經術所以經世務也經學明則治道明而後舉事克當治九州安萬國位兩儀育萬物祈天永命皆恃乎此至宋仁宗卽位王沂公以爲富於春秋宜近師儒乃設經筵後遂踵爲盛事禆益政事不小矣

漢高祖憎儒見有儒冠者輒取而溺之其入彭城也叔孫通儒服帝惡之乃易短衣以進此其意去亡秦幾何及陸賈進新語爲之陳說詩書乃篇篇稱善又何好儒術若此蓋帝雖生當忌儒之世未嘗學問而天縱聰明明於事理常於道闇合故一聞陸生之言卽如所素有也宋朱弁謂藝祖抱帝王之畧其所措注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與漢祖畧同天之所樹豈偶然哉

元世祖好儒每誡諸王必讀儒書雖取掾吏必通經史時進儒臣講帝王治世之道或於馬上聽趙璧陳說大學衍義在潛邸時張德輝等北覲請世祖爲儒敎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所以其平宋也不嗜殺人宋既平訪求遺賢皆儒術之大者雖其有之是以似之不如此烏能混一海宇立規模以垂後世哉

金世宗將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世宗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夫天下何以治行政是故治天下何以亂行政非故亂既公且正害政者不得以間之則皆是矣荀子言公生明易言正大而天地之情見能公正則與日月合其明天地合其撰斯固行政之機樞長治之符券也

唐憲宗問裴垍爲治之要何先垍曰先正其心元世宗召見竇默首問治道默曰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夫人主所以運量天下者心也心正則稱物平施政刑無不得其當好惡悉協讒諂不得售其奸而天下有不治者乎然所以能正其心由於學問聖學明則虛靈之原昭若懸鑑是非之辨准若置衡然後所發皆正而萬事理矣此大學言正心誠意必本於致知格物也

人主之心不可有所偏倚有所偏倚人將窺之以售其術而國是搖矣唐元宗以國家承平將務邊功急於用度而宇文融因以利進宋神宗以國勢積弱欲起而振之有事遼夏先務富强而王介甫因以利進凡皆因主心之所倚而迎合之而國家卒受其弊此大學之爲治必先正心誠意而有宋大儒每持其說以事君而不敢

有失也

爲治以法度爲先法度修明則人心有定即數傳失道而祖宗之成憲足以維繫之使人望之而不敢過賈傳所謂立綱陳紀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是也爲治以敎化爲本敎化興於上則風俗成於下即數傳失道而尊君親上之意未泯人猶知顧禮義而不敢爲奸董子所謂聖王既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皆禮樂敎化之功是也

范史謂漢重經學人談仁義傳聖法識君臣之綱畏順逆之勢故雖桓靈不君而能多歷年所者學之效也夫

經者所以主張人事支拄世運使家國天下得其理而天地亦藉以不敝上重經學則海宇趨風尊所聞而行所知豈復有犯上作亂之事其犯上作亂者必非通經者也自古聖明之主立經於學宮以是爲敎化之本而取士由之所以一天下於義禮之途也而卒收其效豈不重哉

湯之伐夏也宜有新政矣乃曰纘禹舊服茲率厥典是所遵者仍夏先王之政也武王之伐商也宜有新政矣乃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是所遵者仍商先王之政也蓋先王之政本乎聖學加以閱歷準之天理合乎民宜孟子所謂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若秦政之苛而漢反之隋政之嚴而唐反之反之正所以求合先王之道宜其治矣

宋葛公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劉公摯自初輔政至爲相務修嚴憲法蘇公頌爲相務在奉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王公旦爲相會天下無事愼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李文靖爲相嘗曰吾爲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以此報國蓋祖宗立法鑒於前王範乎百世行祖宗之法即盛治也詩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言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皆是道也眞宗嘗問李文靖爲治之要

何先對曰不用新進浮薄喜事之人此最爲先新進喜事必多紛更一更張則國家受其弊書云無作聰明亂舊章合而觀之可以知治道之所在矣

董子曰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舉之處故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夫道附於法則時有所窮不能不因時制宜有所變置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是也然不過小有斡旋舉偏補弊而先王大經大法不能易也聖人言殷因夏周因殷但曰損益孟子言井田之制但曰潤澤聖賢之所爲治術亦斷可知矣

俗以熟悉人情爲老世故而古聖王之治天下無非循順人情眞老世故也如臨下以簡簡則便民可行世故也御衆以寬寬則人心感悅亦世故也帝舜舍己從人老世故也成王宜民宜人亦老世故也圖任舊人舊人歷練世故者也率由舊章舊章斟酌世故者也民好好之民惡惡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何莫非世故也堯曰欽明明此世故也舜曰文明亦明此世故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熟於世故而順之者也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昧於世故而咈之者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匪特聖賢老世故天亦老世故也

人王敬天之實祇有兩大端一曰愛民書所謂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也一曰求賢書所謂籲俊尊上帝是也漢高初入關盡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民惟恐其不爲秦王光武徇河北所過郡縣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吏民大悅魏道武旣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約定科令大崇簡易罰必從輕兆民欣戴唐太宗承大亂之後從魏徵之言力行仁義不任法律遂致太平劉青田佐明太祖定天下每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濟以寬大此皆明於治理周禮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

光武當兵戈倥偬之際其初卽位也卽求前密令卓茂而封之是以循良輩出而王秦許孟之治幾有西漢風焉宋太祖當五代分裂之秋其初卽位也卽親祀學葺學宮塑繪孔顏像自爲贊以尊之是以理學代興濂洛關閩之學遂爲百世之宗焉興王舉動其精神直足以貫後昆使世守而光大之以爲國福開國之規模可謂宏遠矣

皐陶謨曰在知人在安民爲治之道二者而已蓋知人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以天下之才治天下之事而萬事克理矣安民則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順民之性以涖

民卽順天之心以奉天而萬世長治矣之二者誠治天下之兩大綱由之則治反之則亂譬五穀所以養人茹之則生不茹則死其可須臾離乎

人之智愚邪正判於一心知人者能知其心也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所以爲立政之本然心不可見於言語行事閒察之卽書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也

人誠難知以其存於中者不可得而見也必與之周旋久觀其語言行事而後處心積慮之閒皆可得而窺矣張文靖守嘗薦秦檜之賢於時宰張魏公及檜爲樞密

使文靖謂魏公曰守近與檜同班列朝夕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守前實誤公公宜力陳於上張魏公亦嘗薦秦檜之賢於高宗及檜爲樞密使張求去位帝問誰可代者張不對帝曰秦檜何如張曰近與之共事始知其闇是時檜之奸惡猶未大著而二公卽有以覺之無他與之同列共事周旋日久有以窺其中之所存也

漢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餉饋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斯言也非特自謂凡人君之能事盡於是

矣唐書房杜傳贊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斯言也非特善言房杜凡宰相之能事盡於是矣

唐憲宗淮西之役舉朝讙然以爲不可卒平奏請罷兵惟裴晉公力主其事武宗澤潞之役舉朝以爲不可用兵惟李衛公力主其事二宗英斷之主然使無二公堅持其議則惑於衆口事將中沮未由成大功矣故知國家所急在於論相

齊桓公相管仲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唐元宗開元二十三年以前相姚文獻宋文貞張曲江則治二十四年以後相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宋眞宗景德以前相呂正惠張文定李文靖呂文穆畢文簡寇萊公王沂公則爲賢君祥符以後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則爲闇主三君皆英主何以前後判若兩人由所以輔相者異也元王壽謂三代以降國之興衰民之休戚皆由於相臣之賢否英主且然況其下哉

漢高祖能用三傑遂取天下呂后問之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

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其後呂弱而天下治卒賴此數人安劉之功亦不出此數語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高祖之智夐乎上矣所以奔走羣才奄有九有豈特闊達大度足以幈幪天下哉

漢高祖封陳平爲戶牖侯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遂賞無知羣臣爭功鄂千秋進曰蕭何功第一帝曰蕭何雖有功待千秋而後明遂封千秋爲平安侯此卽秦得范睢而賞王稽晉得郤缺而賞胥臣所謂進賢受上賞也亦由高祖好賢之誠出於天性不但知人善任并舉賢之人亦優賞之宜其羣材效命擴清海宇也

漢制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至武帝元朔中始用儒者自是爲宰相者不特武夫矣元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爲相者皆國族國族豈無賢者究之論相之途狹不用稽古之人而事不師古此所以不永世也耶律文正曰治弓者必用弓匠治天下者可不用天下匠乎元世多賢士而沉於下僚不究其用有天下匠而不用非善治天下者也

盤庚之誥曰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又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一篇之中所拳拳者無非舊人周公作立政歷數庶官百職而總之曰庶常吉士又曰其惟吉

士用勱相我國家一篇之中所拳拳者無非吉人益舊人老成吉人忠厚惟此可與共天下凡賁邦家繇世祚皆繫乎此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蕭望之曰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郎顗曰三公上應台階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夫三光所以明於上陰陽所以得其宜寒暑所以得其序非有奇術也政事平而已臨政處事如置權衡無少輕重適得其平即堯所謂執中朱子所謂恰好言之若甚平易而其效可以格天使陰陽和而風雨時百穀蕃而萬物育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而操之者初無容心嗚呼何其盛哉盡人之術可以通天惟此而已

陳子昂曰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喪在此職也宋景文唐書循吏傳序曰唐之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者由於吏多循良故協氣嘉生薰爲太平益天眷斯民以人代治守令視民之官能循良則民和下得民和則上契天心國祚斯永此漢宣帝所謂與我共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也

漢重縣令每以郎官爲之而郎官必愼其選以其將以涖民也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曰郎官上應列

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桓帝多除人爲郎楊秉諫曰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其所以靳於一郎者將以爲牧民故也夫天下治亂視朝廷之注厝而親民之官亦有責焉試使得循良之吏千百輩散之海內以爲民福而天下有不長治者乎此唐太宗所以謂縣令親民不可不擇也

張文獻曰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馬公周曰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夫守令並重而守重於令一

賢守在上令雖中材亦勉爲令善而一郡受其賜矣一不肖在上令雖賢亦不免有所遷就而一郡受其弊矣此吳公麟徵所謂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眞確論也

天下之所以治由百姓之安樂也百姓之安樂由守令之賢也守令非人民不堪命而亂斯作矣東漢之季典據州郡多宦官賓客子弟貪汙放縱漁使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爲盜賊北魏之季牧守令長多權奸請屬所用之人貪濁不檢百姓困窮由是人人思亂而盜賊蜂起夫守令之所爲適足以害民耳而乃上及國家蠹民者

國命戕其命則國傾矣所關不綦重哉

漢以河南守吳公爲廷尉北海守朱邑爲大司農蜀郡守第五倫爲司空堂邑令鍾離意爲尙書臨淮守朱暉爲尙書僕射封潁川守黃霸爲關內侯密令卓茂爲褒德侯賜荆州刺史郭賀以三公之服夫刺史守令之於三公其階懸矣但有治行多善政即可坐致三公或賜侯爵其襃之也至矣所以兩漢多循吏亦上有以風動之也如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坌集魏世宗好釋氏而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秦武王好武而力士歸之宋孝武唐中宗好文而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尙下之趨風繫於上之所向往往然矣

齊閭卬卬年十八求仕於宣王宣王不許曰士亦華髮墮顚而後可用耳夫用士何以必待華髮也人必至此而後學問深閱歷久德性定學問深則見理明閱歷久則料事審德性定則客氣不足以移之以應當官之務必有當也年少則反是矣此詩所以重老成人禮所以四十始仕五十服政也左雄之限年舉士豈無謂哉

蕭何曹參起刀筆之吏其爲相也非有經術以佐新政不過因民之疾秦苛法順流與之更始而繼之者涖之以淸靜遂使海宇乂安而漢家四百年之規模皆定於

此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聖賢所謂得民得天下之道不過順民情而已而蕭曹及之宜其光輔漢室爲一代宗臣也

漢時賢相皆由郡守宋制凡爲宰相須歷州郡唐張曲江疏曰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元陳思謙疏曰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尙書益歷外任則周知民情庶事自然通達治體若未嘗歷練驟膺天下之務憑意所造率多乖

張依古以行殊咈時俗新法之病民誤國正由不曉事也張南軒謂孝宗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但歷練則曉事矣

唐自李林甫當國幾二十年朝列無復善士所以祿山之亂死節者寥寥宋自紹述之議起一時賢人君子貶逐殆盡所以靖康之禍死節者亦寥寥嗚呼仗節死義之士亦國家有以養成之故明燕王兵入多死士太祖育賢之效也流賊之禍多死士三百年養士之報也

鳥有鸞鳳則有鴟鴞獸有騶虞則有豺貘木有梓楠則有枳棘穀有稻粱則有稗秕草有芝蘭則有鉤吻人有

君子則有小人皆並生並植於天地間雖造物之仁不能使之不生既生不能使之絕其類也惟有國者知其爲不善而去之勿疑使之不得用事以害國耳書言勿以僉人易言小人勿用記言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皆斷斷決絕之詞也後世有爲調停之說者謂稍錄用之冀樂其心而使不爲禍嗚呼小人得進豈甘袖手其爲君子國家禍也必矣

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披肝露赤磊磊明明直道以事君昌言以論事正己以率屬無適而非光明者小人晝伏夜行爲鬼爲蜮城府以宅心奥援以結主陰賊以中人無適而非詭秘者以陰類小人盡小人之情狀矣大易之理扶陽而抑陰爲國之道進君子而退小人如是而已

李習之曰察忠正之人益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也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王之所欲皆順而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也歐陽文忠曰凡言拙而直抑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之言也辨臣之忠奸無踰是道眞西山作大學衍義以適己者爲邪拂己者爲忠蓋本諸此

李衛公有辨君子小人之術謂無所依附如松柏之特立不倚必君子也有所託援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必小人也魏鶴山有辨君子小人之術謂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張魏公有辨君子小人之術謂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必君子也謀求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必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必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必小人也其言之剛方不撓無所阿徇必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

之間必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必君子也人
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
如獲至寶夸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必小人也
三公論君子小人可謂曲盡然猶有說焉遇事侃侃盡
言於人主之前而無所餘隱必君子也不敢显言以微
詞動人主之喜怒必小人也論事惟求其是以裨國計
而無一毫意氣之私必君子也設端以求必勝至以國
家之事徇其胸臆必小人也拳拳憂國無已雖已治而
時見所不及必君子也粉飾太平謂天下已底於至治
而無復可言必小人也清修澹泊無所利於厥官必君

子也竊位以填谿壑之欲而填之不滿必小人也不邀
寵不攬權戺其門其門閴然必君子也竊主之寵靈以
張勢燄戺其門其門如市必小人也見賢則中必好之
所舉皆一時之譽使人不知爲己所進此君子也見賢
則恐其妨己而嫉之所引皆一己之所私使之拜恩而
甘爲己用必小人也言不用道不合則去若不知有官
之美難進易退此君子也百計以持祿固位若此生不
可一日無美官易進難退此小人也君子與小人無適
而不相反要而論之不過公私邪正之門而已特小人
謀之有術持之有說翼之有人私者似公邪者似正所

以黑白莫分遂爲千古之流禍也
君子謀國不謀身小人謀身不謀國其禍國也由於爲
身計也李林甫恐邊帥入相防己請以蕃將易漢將而
范陽斯反矣楊國忠疑哥舒翰握兵謀己趣令出關而
長安不守矣僕固懷恩恐天下平則已寵衰請薛嵩等
分帥諸鎭而河北遂失矣盧杞恐李懷光入覲攻己使
咫尺不得見天子而功臣旋叛矣始由一念之私遂搆
滔天之禍小人謀身之罪可勝誅哉
顏子問爲邦夫子告以行四代之政而申之曰遠佞人
蓋雖有至治以小人參之則壞廉文正謂天下事苟無

牽制雖三代可復牽制者何小人是也振古以來賢者
不得盡其用以臻至理者皆由小人害之小人害政而
國危矣所謂佞人殆也
富韓公曰君子與小人共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
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
必勝而後已任公伯雨曰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
進可以致治者盡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
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夫君子與小人何以判若水火哉
君子所爲者國也公也小人所爲者身也私也君子理
義用事故論事正小人意氣用事故論事偏公私正偏

之間必多不合積其不合則忿而成仇多方以搆之植黨以傾之君子既去小人得志於是肆毒善人以快其所積而國事不可言矣千古致亂之由如出一轍

小人於君子未嘗遽欲害之也始亦嘗近君子而引與共事而君子卒不可近卒不肯爲之用不惟不爲之用且每事齟齬之君子在朝一日則小人一日不安小人欲已身之安勢不得不除君子而君子受其創矣武三思嘗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斯固自言其情而千古小人之情具於是矣

蛇蝎物之有毒者也小人人之有毒者也嫉賢惎功固其本性而君子又指其不善而顯與之異遂忿而與善類爲仇而譖之搆之竄之殺之惟視其力之所可爲而無所不用其極其有不能顯陷之罪或雖陷之而不能擠之死地者則挾藥以毒之如梁冀毒吳樹秦檜毒邵隆韓侂胄毒趙汝愚賈似道毒吳潛史嵩之毒徐元杰劉漢弼其懷毒而遇人輒發也與蛇蝎同君子不幸而與蛇蝎同處嗚呼危哉

秦檜誣陷善類之術有數端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曰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自古小人欲中君子而君子行修無罪可指則必借是數者以傾之言之若可信而不必有形跡之可求排之若甚微而遂爲人主之所甚惡其操術也工而君子之禍烈矣至曰有無君心卽所謂腹誹也心腹之所存烏從而知之與含沙射影何異

佔畢叢談卷二終

豐城袁守定易齋

談治術

周禮大宰之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曰爵曰祿曰予曰置曰生曰奪曰廢曰誅刑賞予奪人主所操持以運用天下之具故曰柄若以假人是如太阿倒持鮮不及矣魯之柄三家執之齊之柄田氏執之晉之柄三卿執之而或逐或亡卒不能有其國其所由來者漸矣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苗去其害苗者而已蓋順苗之性毋草蕪之毋蟊賊之毋枯其根毋拂其生則苗長矣

莊子曰爲天下者如牧馬去其害馬者而已蓋順馬之性毋飢渴之毋鞭撻之毋急其勒毋盡其力則馬蕃矣此牧民之善喻也

漢高都關中非婁敬所謂被山帶河四塞爲固者乎而其歷世也二百年光武都洛陽非子房所謂地小田薄四面受敵者乎而其歷世也亦二百年可見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在德不在險也

劉忠肅摯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蓋常人之情窺伺上好揣摩時趨不免有所偏倚以求當人主之意而不知非其本意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執中而已事得其中則揆之天下之人心而皆安合之天下之公論而皆允自無所爲揣摩也朝廷以中爲鵠天下必以朝廷之鵠爲鵠而萬事得其平矣

董子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至公孫宏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故陰陽和風

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蓋和之至也此卽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漢儒言燮理最爲人道格天之術舍是無由矣

鍾離意曰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而後天氣和也夫燕樂以爲和此和之末也發皆中節無偏無陂蕩蕩平平此和之本也先生有其本而更務其末使太和翔洽自然致祥和之功用大矣哉

洪範休徵咎徵天地之五氣應人主之五事人主一身刻刻與天地相貫通矧善言善政有以上契天心哉故宋景三言之善而熒惑徙齊景去冤聚之獄振孤敬老

行之三日而熒惑遷以善感之則以善應以不善感之則以不善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宋太祖伐江南戒曹彬潘美勿妄殺城久不下奏曰師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元太宗疾篤醫言脈已絕皇后急召耶律文正問之對曰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今繫囚非辜者多請赦天下囚徒俄頃帝少蘇因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適當宣讀赦書時也翼日遂瘳天道好生一念之仁克當天心感召之速如此

鄭興曰天於聖賢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丁寧申誡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乃國之福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非大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全之可見災異之生皆天眷注人君欲其修省轉禍為福故成湯勤民而穀死大戊側身而桑枯雉雊於鼎恐懼而商興地動於周修德而災息天之警之正所以福之也

爰延曰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楊賜曰王者心有所維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人主方寸間一意萌生即成天象先儒謂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不待人事動於下而後天道應於上也

災異之生雖聖帝賢王時亦所時有帝王惟恐懼修省以承天變唐有水患曰洚水儆予湯有旱災以六事自責周宣遇旱兢兢業業憂心如熏皆戒懼之至也三代以下史稱賢主首漢文而日蝕山崩地震長星出東闕災桃李冬華史不絕書惟文帝恭儉寬仁恩覆內外故有其異而無其應恭儉寬仁即戒懼之實蓋其禱也久矣

宋景文曰吏多循良則協氣嘉生薰為太平董江都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或暴虐百姓與奸為市以致陰陽錯繆氛氣充塞是禎祥妖孽之物吏亦有以致之樂記曰民有德而五穀昌左傳曰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是豐凶災祥之故民亦有以召之吏民之所為皆足以動天而休咎隨之天道之本於人事也豈以闇闇之微而或爽哉

武王觀兵於孟津渡河白魚躍入王舟君臣變色以為憂懼夫白魚入舟吉祥也而用以為懼聖人無事而不戒懼況承天庥乎凡祥瑞之物以寅畏承之則吉以驕

泰承之則凶猶占易得吉卦者必貞乃足以當之不貞則未爲吉矣

乾坤交泰則嘉瑞降靈有而不居乃爲盛德自漢武以天瑞記年其後宣帝時神雀集改元神爵鳳凰集改元五鳳甘露降改元甘露黃龍見改元黃龍魏有黃鳥銜書遂稱黃初其後青龍見改元青龍吳有黃龍見遂稱黃龍其後嘉禾生改元嘉禾赤烏集改元赤烏如此類者甚多皆借上天垂祥以誇示天下有驕泰之心無祇懼之意非所以承天庥也至宋眞宗有天書之僞改年大中祥符眞誣天者矣

漢章帝元和二年鳳凰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靑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兎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芝英朱草連理木之類不可勝紀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王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禾三脊茅之類不可勝紀其後丁謂獻芝三萬七千本復獻九萬五千本何當時瑞物之多若此乎抑皆家人筐篋中物乎

春秋傳曰魯哀公禍大而天不降災是天絕之也又曰楚莊王時國無天變莊王懼曰天不見妖天其忘余乎凡天將絕之則不復以災異示警惟賢君當天漠然不動之時轉用自懼以無災爲懼則知有災愈可懼也以天不降災爲禍愈知降災之爲福也

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隋煬無道大業十四年間不聞有災異之事者亦天所弃也此谷永所謂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者也若符秦將亡而年穀大熟天將絕之故以是驕之使之陷於覆亡而不自覺詩書皆以天爲難諶斯其明驗矣

桓帝延熹間黃河淸襄楷曰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淸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

以爲異也後永康間黃龍見嘉禾芝草生竇武曰有德爲瑞無德爲災今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可見諸祥瑞之物生於衰亂之世非休徵也五代時世亂極矣而多祥瑞宋徽宗元順帝皆亡國者也而有河淸天意若曰吾正告之而不悛姑反其道以示之其絕之也深矣

王莽之篡漢桓元之亂晉隋文之代周武后之代唐皆稱符瑞蓋非所據而據之故借此自張以爲維繫人心之計也宋武微時實多瑞異及卽位史官審以所聞拒而不答其度量誠有大過人者乃以光武之明以赤伏符卽位天下旣定猶以圖讖決事何哉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晉武時長星見帝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爾一杯酒秦符生時太白入東井生曰太白入井正爲渴耳南燕澠水不冰佞臣李宣曰澠水無冰良由帶京城近日月也當天之怒而猶以爲戲不敬孰大焉宜其及矣

唐懿宗時彗星出長三丈司天監奏爲含豫瑞星上大喜宣諭中外編諸史策僖宗時飛蝗蔽天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荊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天垂災異主驕臣諛猶以爲瑞誣天罔人莫此爲甚雖欲不亡得乎

唐宰相李林甫元稹李宗閔宋蔡京皆以附結中人遂得執政林甫妨賢害能固位誤國稹宗閔奮私失職輔國之道無聞京塗毒善類以快其私遂壞宋室宋仁宗問置相於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世豈有端人碩士而結中貴有與援乎斯亦論相之一道矣

宋仁宗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蓋臺官天子之耳目宰相進之則爲執政私人事多瞻顧不敢言是塗其耳目也況意所不悅則嗾所私論之鋤擊正人以媚執政而國事不可言矣宋明兩朝皆受其弊陳文簡騤所謂諫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也

洪範稽疑凡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亦已可矣何以更謀及庶人也謀及庶人卽詩清問下民詩詢于芻蕘禮上酌民言左傳聽輿人之謀之意也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又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凡國家舉事謀於廟堂之上質之國人之口則動罔不臧國以永治劉向所謂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舉事而無遺籌失策正此意也

古什一之征以爲仁政而漢制三十分稅一去什一遠矣蓋古衆建諸侯賦祿多而地窄故什取其一漢承秦

後郡縣天下賦祿少而地大故三十取一而民愈受其福唐第五琦以畿內麥稔奏行什一法畝收什之一行之二十年民多流亡此卽封建井田不可行於後世之明驗後之論者拘文牽古猶津津以古制爲言何歟

唐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令而已及元宗以誅蕭岑功授高力士爲監門將軍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出則監軍居則用事遂成末流之禍弒君立君皆出寺人之手明太祖定制宦者官無過四品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許讀書識字嘗鑄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豫政事及成祖靖難兵起內官逃入

其權輸朝廷虛實成祖以爲忠已遂多委任於是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皆自此始馴致王汪亂政至魏忠賢而元氣盡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蓋祖宗立法其見事也審其防患也深遠之未有不召亂者也

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天下斷獄僅四百其所以致此者務在寬厚恥言人過失禁網疏闊罪疑者予民也唐太宗卽位四年斷死罪僅二十九人其所以致此者纖悉條目必本於仁恕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愼也二主之幾致刑措者非其時之民不多犯法也網疏而多所寬宥故嬰之者寡而刑措之美遂歸於上此孟子

言施仁政必以省刑罰爲先也

郎顗曰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夫所以易犯者禁網密故也如秦法之苛其嘗阿房驪山役使隱宮徒刑至七十餘萬人而大辟者日積於市漢武之世律令煩苛治至宣帝之初大辟之計猶歲以萬數譬之取魚網密則觸之者多網疏則觸之者寡是豈魚之有觸有不觸哉網爲之也後世歷世愈久律令修明斟酌情罪適得其中又何疎密之足言乎

子產與子太叔論政畸重於猛非重猛也所以救鄭之弊也崔實作政論畸重於嚴非重嚴也所以救漢之弊也治道因時故刑罰時輕時重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也究之先王敷教馭衆之道寬而已矣以寬爲經不得已而用重典猶不勝詳愼惻怛殺三宥三之意此聖人之仁也

栁仲郢爲京兆以嚴爲河南以寬以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也崔鄲治陝以嚴治鄂以寬以陝土瘠而民勞鄂土沃而民剽也然究之擊斷之才君子不重漢時以擊斷爲治者多致不免惟張敞以經術自輔其政不純用誅罰以此自全免於刑戮語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君子之用嚴也豈徒然哉

新莽既得志好云復古變易時宜天下不勝其擾旋卽亂亡宋變祖宗之制多行新法民不能堪馴致靖康之禍此傳所謂國將亡必多制也唐太宗曰治天下如建屋營搆既成勿數改移司馬溫公曰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斯言也可謂明於治體矣

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考蓋九載也官至九載則賢否著而黜陟當矣宋制治民之官歷六年乃遷齊以六年爲過久以三年爲斷謂之小滿三年之暫何由興學明農政成化洽以臻至理哉不如漢時郡縣久於其任爲近古也

北魏崔亮立停年格唐裴光庭用循資格論者謂失古人因材任職之意至明孫丕揚長吏部又創爲掣籤法赴選者得地以所掣爲準雖足以疏通淹滯革杜吏弊要非器使之道也我
國家選法參用舊制而分別衡繁疲難四鈌兼三者外題兼兩者內選得選後驗以大臣裁以
睿斷其涖官也繁簡黜陟委之督撫既革吏弊免淹滯又得器使之道法至善也

唐以身言書判取士書爲六藝之一判郎敷奏以言之意其道是也如以言也則董賢趙贊上林嗇夫登上選

矣周昌鄧艾張相如落考矣如以身也則江充李訓息夫躬登上選矣然明澹臺子羽裴晉公落考矣非取士之道也

史稱江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息夫躬容貌壯麗爲衆所異李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小人每有儀表以傾動人主卒之禍人家國書所謂謀面宅人三宅無義民也

李英公選將必誓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楊彥遵長吏部選人多取體洪時人爲之語曰楊彥遵取士如貧士市瓜取其大者皆以貌取人者也然軀幹偉岸者每有厚福常多天幸豈造物鑄形之初遂有意歟是不可解也

唐德宗欲廢太子立舒王李鄴侯泌切諫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曰陛下還宮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宋太宗在位久儲貳未立問寇萊公準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夫女子小人何知事理不過窺主意之已移則從而媒孽之窺主意之所向與已之所厚則從而左右之以冀爲後事之福卒至宮娥與政母后臨朝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禍延不息皆

由始謀之不密有以階之也二公所言眞可爲萬世定儲君法矣

管仲匡衡吳漢孟光諸葛武侯王彪之張雄飛諸賢皆不許赦然赦之說見於諸經赦之事上關星象以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何可廢也但書稱眚災肆赦五刑之疑有赦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所赦者不過老幼惷愚則先王之所爲赦亦可知矣漢制踐祚改元立皇后太子皆有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赦者皆赦之宋初三歲遇郊則赦其後一歲之間至於再三道君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

七南渡以後紹熙歲至四赦於是刑政紊而恩益濫矣
語云一歲再赦善人喑啞何獨未之聞乎
魏晉皆置律博士以相教授齊國學置律令設律助教之官依五經例策試高第便擢用之宋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蓋律者政事之經萬幾之緯故屈平工騷乃作憲令陳琳善檄亦明刑書未嘗負其文學而不兼綜也若視爲不急之學未嘗留心以膺當世之務如面牆矣
魏文貞素不習法其奉詔省滯訟也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徐溫不知書使人讀訟獄之辭而決之皆

中情理朱博爲廷尉當讞獄謂掾吏曰本起武吏不通法律然三尺律人事出其中諸君試取吏議難知者爲諸君覆之乃爲平處十中八九吏大驚巽司馬溫公士果能知道義自與律法冥合蓋律者天理人情之至情理之所安卽律法之所在以此求之其弗合者鮮矣
記曰殷人貴富而尚齒夫尚齒三代所同也殷人何以貴富葉水心曰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假貸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殷人貴富凡以爲民也
古者子生八年始教之讓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讓也坊記袵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讓而受惡亦讓也夫讓亦行己之一節而充其量可以治天下坊記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皆是也人有才氣葢一時而卒不能盡其用使天下受其福者由不知遜讓之道也聖

人言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然則教之讓者非徒教之自淑自八歲時卽教之所以治天下也讓之道大矣哉
唐天寶間楊釗奏左藏充牣上帥羣臣觀之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藝宋崇寧間蔡京奏泉府所積贏五千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於是上侈費益廣屢朝所貯掃地矣夫財者運量天下之具猶人身之有血氣藉以充周一身者也積之則血氣充而生意暢耗之則血氣虛而生理索旣殫而多方以求濟不愈病乎此漢文帝宋太祖爲天下守財不敢妄用李文靖當國深有感於聖人節用之訓陳公恕領三司不欲使人主知府庫充

實致生侈心皆憂深思遠知國命之所在也
論語言道國之要一曰節用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在節財夫行節儉之政豈特儲偫有備不至濫取於民哉處高以播之下斯化矣所謂王者知儉則天下富也齊高帝在位僅四年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考其爲國非有他術崇尚節儉欲以身率天下移變風俗充其量遂足以富百姓而賤黃金嗚呼豈虛語哉
曹參之相漢也政尙淸靜王導之輔晉也亦尙淸靜夫爲治何以淸靜爲也上一動下斯受之多一事民多一

害省一事民省一累知淸靜之卽爲美治而力崇之則民安而天下治矣蓋公謂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其旨略同固太平之治範亦盛明之休徵也蓋天下無事百姓安居卽是眞瑞何必天垂景星地產朱草而後謂之瑞物哉
唐虞之世都俞吁咈事之可否商確於一廷無所謂章疏也秦漢以降君臣體懸而不交雖左右輔弼之臣恆有所不能盡於是始有以章疏言事者矣夫輔臣晉事而亦待章疏否隔之道也明自太祖至宣宗大臣造膝陳謀不啻家人父子猶有虞廷之意至英宗幼沖爲權宦計具疏封進其後相沿閣臣進言亦用章奏君臣道隔而明治衰矣此小雅燕飲諸詩極著君臣泰交之盛卽周治所由以盛也
皋陶陳謨戒以思永凡舉事於其始卽圖其終無所不週而後有得而無失也漢吳漢伐蜀於其旣降也放兵縱火帝聞之怒而譴之宋王全斌伐蜀於其旣降也縱部下掠女子奪財物帝知之徵還貶官斯固二將之罪亦由不豫誡飭之不思永之驗也使當出師之初卽籌及城下日諄切告以弔民勿擾之意烏有是哉衞武公作詩自誡而曰遠猶詩美魯僖公而曰思無疆慮事之

貴深遠也凡百皆然也
聖賢之學以恐懼爲主一部大易雖居危地但能恐懼便得无咎舜之居民上也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也慄慄如恐不滿湯則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無逸一篇凡享國長久莫不本於寅畏是匪特爲學主恐懼古聖王之君天下亦主恐懼也
虞廷之上君臣所治之事不曰事而曰幾幾者事之微及其微而治之故常得無事所以成唐虞之治也何謂幾如作事謀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幾也失幾不治則涓涓不壅終爲江河毫末不扎將尋斧柯事已

滋而圖之則施力爲難矣唐李絳曰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卽治幾之謂治幾而必言憂者不憂惧則安樂以宅身優忽以處事何由見事之未形而豫圖之乎此皋陶戒禹言萬幾而必先以兢業眞爲治之心法也

傳曰擧事者定於謀故萬擧無遺策盖謀所以出政是非之介治亂之分其機甚微其末甚鉅也侯景之叛魏歸梁也梁主不從謝擧蕭介之謀而從朱异及高澄之僞和以間景也不從傅岐之謀而又從朱异遂致泰淸之難宋金之約攻遼也宋主不從鄭居中之謀而從蔡

京童貫及張瑴之叛金歸宋也又不從趙艮嗣之謀而從王黼遂致靖康之禍此小旻之詩所以深慨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也洪範稽疑之道及於卿士庶人周禮國有大事則擧大詢之禮皆重始謀也始謀旣臧末復何憂

佔畢叢談卷三終

佔畢叢談卷四

豐城袁守定易齋

談臣道

定公問事君子曰以忠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盖必隱微屋漏人所不見之地念念有君刻刻如在君前斯可謂純臣也蘧伯玉昏夜過闕必下車而走萬石君每遇賜食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尹和靖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衣再拜劉念臺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嚮盖無時無念而不有君者也但曰黼黻明廷植功名供職守卽可云忠可云勿欺哉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論語曰事君能致其身賈太傅曰主爾忘身臣之事君以不有其身爲極則背息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死以繼之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馬伏波期以馬革裹尸麥鐵杖不肯臥死兒女子手中皆斷斷自矢不有其身者也以之守孤城臨大節有不致命遂志者乎盖其積於隱微者素矣

士大夫一失節便如婦人身事二夫雖有他善亦無足齒歐陽公作五代史取臣一姓者作梁臣傳二十五人唐臣傳三十一人晉臣傳才三人漢臣傳才九人周臣傳才三人又取死節者三人其餘身事數姓皆列之雜

傳中其旨嚴矣
狼瞫曰吾未獲死所解揚曰死而成命下臣獲考劉沈曰葅醢之戮其甘如薺張光曰吾得死如登仙此等語時時咀之令人增長血性
萇宏死藏其血三年化爲碧王伯顏被殺頸湧白液如乳黃搏霄被殺無血惟見白氣沖天張雎陽志吞逆賊每戰皆裂齒碎纔餘三四張世傑厓山之敗焚屍島上膽大如斗要皆忠義之氣激之使然故其異如此
士之所重在一死凡死節死事死疆埸之臣雖生平立身有失而其後能以死自贖固君子之所予也張公家

玉傳公鼎銓俱不免失身闖賊而末路能忠於所事發憤求死史遂爲之立傳劉國能卽流賊中闖塌天李萬慶卽流賊中射塌天其蹂躪殘賊何可勝數及其歸正也皆能忠於所事以不屈死史亦爲之立傳不以其失節作賊而遂略之然則晚蓋之功一何大哉
凡殺身成仁之士不於成仁時始知之也文文山每與賓佐談及時事輒撫几流涕謝疊山與人論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歐陽澈尚氣大言慷慨論事憂時憫國出於天性陳東俶儻負氣値蔡京王黼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無所隱諱坐客懼爲己累至多引去此數

公者嘗閒居論事時已有必死之氣何待與元東市而後知其成仁取義哉
柳子厚梓人傳謂梓人善造宇不執斧斤刀鋸之技指揮衆工各趨其事而事以治於此得宰相之道焉宰相之道用人而不自用宰相而自用與衆工之弄斤操斧者何異非宰相矣又種樹郭橐駝傳謂橐駝善種樹順木之性舒其根厚其培以植之不復搖動而樹以滋長於此得牧令之道焉牧令之道在順民之情而無拂其生牧民而擾之以拂其生與植樹而爪其膚搖其本者何異非牧令矣

秦誓一篇實宰相之要道前史幾此者代不乏人而盧文成呂文穆其最著者盧與姚文獻同在中書姚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旣出須臾裁決俱盡盧自以才不及姚每事推之呂文穆爲相常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何如諸子曰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此皆休休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者也
金丞相襄鎮靜寡言每掾有所稟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人以爲得宰相體夫宰相處事豈必謀自己出擇人謀之

善者而從之卽其善也旣盡人之智又遠己之專旣有濟於國又克諧於人不見才不煩言而事治雖泰誓所謂一个臣不過是也眞可爲當軸秉成者法矣

范蔚宗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宏十策宏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夫宰相無長集衆人之長以爲己長必事事自見其長則有司耳豈相體哉唐姚宋爲相時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問政事得失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宋韓魏公爲相時曾公亮爲亞相趙康靖歐陽公爲參政

凡事關政令則問集賢談典故則問東廳談文學則問西廳在易不自有其有而有人之有所以爲大有其亦是道歟宰相而自有其有其所有亦幾何哉非幷包天下之道也

宰相不必自見才以天下之才爲才不必自治事以天下之才治天下之事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如造酒者穀麥諸物旣具水火亦到不過以麴蘖醞釀之作羹者魚肉諸物旣具水火亦到不過以鹽梅調和之而麴蘖鹽梅用之得中毋過不及斯卽變理所在宰相之能事畢矣

唐周墀問爲相之道於韋澳對曰願相公無權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明太祖問置相於劉靑田對曰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目前諸人未見其可夫宰相代天理物者也天因材而篤而四序之功成宰相因物付物而天下之理得天無私而造無化有妙萬物而無言宰相無私而贊化調元善一世而不有無智名無勇功擧天下之智名勇功皆其所陶鑄焉斯聖學之極功宰相之高致也

治天下在於得人宰相之職以進賢爲第一務有宋一

代如梁燾有薦士錄虞忠肅有材館錄趙忠簡條畱人才於座右呂文穆疏姓名於夾袋冊子中神宗稱呂正獻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至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材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均可謂識宰相之務者矣

凡宰相薦才不必皆爲己所識也己所不知詢於人而知之而盡用之斯宰相之用心也李吉甫爲相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吾落魄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卽筆疏三十許人吉甫以薦於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王淮爲

相問楊誠齋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子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此可爲宰相之法

子貢問於孔子曰爲臣孰大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善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此即董子所謂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鮑叔子皮以人事君者也管仲子產以身事君者也

馬周代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問之何曰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帝因用馬周而賞常何張嘉貞爲

張循憲條析疑事武后善之循憲曰此嘉貞所爲請以己官授之后因用嘉貞而賞循憲此皆得以人事君之義皆上臣也若竊人之能以爲己能則蔽賢欺君其罪大矣

范史謂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誠以天工人代宰相其最也天漠然無朕以治世之權付之人而不得不聽命於人人事理天亦理矣人事亂天亦亂矣是天道亦祇在人事中而因以爲氣數宰相事得其理則三光明風雨時萬國寧萬物育其旋乾轉坤自爲造化即李鄴侯所謂造命是也

陳平丙吉負有學術陳微時分社肉甚均自謂宰天下當如是肉是已知宰相之道在均平也丙不問鬬殺而問牛喘謂方春少陽用事恐時氣失節有所傷害是已知宰相之道在燮理也非學問人心知其意能爲是言乎大抵西漢時前王先聖之遺訓未泯人耳學之亦足以自運如絳侯無文博陸不學本其質樸皆足以治天下而安百姓何必佔畢呻吟操紙弄翰而後謂之學哉

大臣諫君之道與諫官不同大臣激切而爲諫官之章疏者非也或大廷面折以干主怒而無救於事者亦非也魏文成帝嘗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不可作

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過章於外耶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章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唐德宗嘗謂李鄴侯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爲不足與言以是朕不可忍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懊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二公之諫君不特於主無咈轉樂從之而樂道之豈非潛形渾迹聲音

笑貌之間足以移之哉詩言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但見其袞之完好而初無補之之迹使人不知其有闕亦不知其爲補也若二公者眞補袞之善手矣

諸葛武侯爲相使羣吏攻其過失裴垍爲相每諫官言得失奬勵之使盡言大宰相政事所由出而羣吏諫官是非之未免與政府相牴牾宜膺執政者之怒二公未言使之言既言使之盡言乃心王事惟求其事之至是而無我見存焉眞宰相也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宰相得善人不誠爲天下福哉

周世宗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曰昔張彥

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眞宰相器也世宗曰善夫宰相處事豈必盡如張曲江之請殺安祿山姜公輔之請召朱泚與李濤所云一一奇中而後謂之先見哉凡圖其始卽籌其終見其利卽思其弊長顧卻慮杜漸防微事必在可行而後行人必在可用而後用使天下可從不可違可治不可亂斯卽廟堂之長算宰相之遠識也

世稱相度度者大度之謂也李文饒當國六年功烈光明決策制勝幾成武宗中興之治張居正當國十年振墮起衰海宇康阜卿成萬歷初年之政皆才相也只度量不宏擯斥異己人以此少之而已亦爲累宋神宗嘗問孫和父曰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宜處侍從獻納之職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未見其可其後卒以此誤國然則但有才有學豈遂爲宰相器哉宰相長百官必其量足以包容庶司百職而後能收百執事之長也

楊公一清爲相人或訾已反薦揚之劉公健李公東陽爲相國子生江瑢劾之下獄二公力救得釋李公國楨爲相國子生胡煥猷劾之褫衣冠公薦復之此卽文潞

公所以處唐質肅也夫宰相以天下爲度豈有恩怨於其中哉用其長而包其荒雖軋已攻已若不知焉如萬頃澄波莫窺其際挹之不虧攪之不濁方稱偉量宰相而務恩怨墮淵加膝其細已甚而國事不可言矣

元拜住爲相嘗問字术子翬曰爾堪作宰相否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者宰相事也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曰非公不聞此言夫福則足以翊泰運而無虞德則足以履高位而不疚才則足以運量庶政而咸宜量則足以包容天下而悉洽而福之一字尤不可缺蓋宰相與國休戚相關非有福烏能

為國福而造福萬民乎書所以言有終罔終常相倚也
富韓公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
其有餘足芘當世大抵耆艾者必忠厚翊方昌之運所
効者在元氣養無事之福所急者非近功耆艾者必老
成歷事而周知世故物情則所發必當謀國而每事憂
深思遠則所措必安以斯人久處廟堂之上其造福曷
有量哉此秦穆所以思番番良士魯臣所以貴三壽作
朋也
周公相成王吐哺握髮下白屋之士孫叔敖相楚位愈
尊而體愈恭古宰相無務為威重者漢自相國蕭何後

幾非復人臣之位唐宋謂之禮絶百寮其尊重為何如
哉自富韓公為相雖微官布衣皆引坐與言與之抗禮
自是羣臣效之爭為折節而宰相之威重霽矣宰相職
在進賢不如此亦不足以得賢也
李文靖為相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
報罷之耶律文正為相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
事不若減一事眞通達治體宰相之言也
諸葛武侯為相自校簿書房梁公杜蔡公為相聽受詞
訟世以為譏夫宰相之職調元贊化燮理陰陽使百官
當其位萬物得其理三光明於上兆庶安於下不動聲
色厝天下於磐石之安簿書詞訟乃庶司百職之事宰
相親之非體也然不親細事非不事事自魏正始及晉
俗尙元虛不事綜理覩白署空以為清貴元虛之弊百
度盡弛迄於亂亡誰職其咎哉
元張宏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張救
而禮之命子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珪
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其後珪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
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專修宰相之職丞相拜住問
珪為相之道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此必
相業中所有眞宰相事業也何必如裴晉公平蔡李衛

公平澤潞寇萊公力請親征卻敵而後謂之相業哉
宋行新法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溫公曰宰相以道
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寇萊公在相位用
人不以次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公曰宰相所以進賢
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夫例亦道之所自出而道
常周乎例之外有以妙例之所不及宰相當有以妙例
之所不及也一拘於例失宰相之體矣
漢時號翟方進為明習相陳寵為任職相非特明於吏
事循分稱職也亦有經術之助焉當時人重經學幷習
文法每以經術緣飾吏事宰相而兼有其長所以勝任

也然以吏事責三公而坐論之風微矣延至有宋遂開
經筵猶是論道之遺意焉
蕭望之爲少府時馮奉世破莎車王傳首長安而抑其
賞張衡爲相時陳湯破單于郅支懸首藁街而抑其賞
宋文貞爲相時郝靈佺得突厥拔曳固之首而抑其賞
夫破敵得名王首奇功也猶必抑之何也蓋惟恐邊將
效之爭邀功生事以爲國難與姚文獻將入相先以十
事邀君一曰無倖邊功其意略同皆老成謀國憂深慮
遠眞宰相之用心也
治貴因時知前代之所失而反之卽善治也蕭何曹參

爲政承秦苛刑繁役之後涖之以寬大淸靜而百姓以
寧霍光爲政承孝武奢侈師旅之後海宇虛耗戶口減
半光輕繇薄賦與民休息遂使海宇乂安百姓充實趙
普爲政鑒五季藩鎭尾大之弊强本弱支省藩鎭之兵
聚重兵於京師而天下遂定皆識時務之要所謂救時
相也豈必與聞聖道加聖人所謂大臣孟子所謂大人
哉以安社稷爲說則幾矣
成功閫外者將也所以使之成功者相也夏侯孜爲相
而王式乃能成浙東之功彭時商輅爲相而項忠乃能
奏石城之績張居正爲相而王崇古乃能制服俺答輯
寧邊境蓋疆場之事有政府接應之委任責成不從中
沮而大將因得有所展布盡其才以濟厥事也宰相不
知兵而調度乖方動多牽制則疆場之事壞矣
宰相器風度凝遠休休有容喜怒不形沉機善斷是也
此固關乎受分亦必濟之以學不學則何所挾持以厝
注天下事乎范魯公質旣登朝手不釋卷人或勞之范
曰有善相者謂我當位宰相誠如其言不學何術以處
之趙忠獻普旣相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
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
也二公知宰相必讀書得出政之本矣史稱趙忠獻於

宋家三百年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其學問
之功一何偉哉
國家舉事有失人臣緘口不言便爲有罪左傳曰良臣
將死天命不祐是得罪於天也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
墨具訓於蒙士是得罪於法也
韓魏公諫垣存藁序謂存諫草者以章人君納諫之美
此其說是也而非其至也記曰陳言而伏傳曰造辟而
言詭詞而出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我后於內爾乃
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魏公之學何遽不
及此乎其存諫草不如焚草之爲純矣

詩序謂風人之旨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而司馬長卿游獵賦楊子雲校獵長楊諸賦鋪陳其美而微示以所不足皆譎諫也風人之遺意也權德輿謂六義乃先於譎諫其譎也益不失為正矣

記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而大戴禮所謂五諫則以諷諫為上家語所謂五諫則以譎諫為先皆不貴顯也夫面折廣廷之中臚陳露章之上章主之過炫己之直非臣子所宜出也彌縫匡贊使天下得其理而不知由於己之有言此諫之善者也若不幸主闇事非小人害國不得已而以死爭之以冀君之一寤斯亦時事所宜然

又未可以顯諫非之矣

石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輒求見屏人極論此記所謂不顯諫也羊祜歷職二朝嘉謨讜議皆焚其草晏文獻殊每上以事訪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并藁封上此記所謂陳言而伏也夫進言者期有濟國事耳隱其說則君易從而於事有濟若昌言以干主怒則事愈決裂而不可救矣此五諫所以以戇諫陷諫為下也

漢書稱孔光凡有所言輒削草藁不敢章主之過以奸忠直其後如樊宏陳羣羊祜徐勉高士廉馬周李伯孝裴遵慶田錫豐稷晏文獻許文正諸賢皆削草者也蓋惟求有裨國計無一毫自市之心此純臣之用心也而後之論者顧以焚草為非謂不如存之以章人君納諫之美夫君能受諫則大美歸之存之可也如不受而存之豈非市名炫直以章君過乎凡持論不根於經訓者非至論也至以焚草為媚主則言之過矣豈足以服諸賢之心哉

林和靖處士解事君有犯而無隱最為諦當謂古之所謂犯者以己所見陳於君非以犯上為犯也子游子夏親及聖門而子游則謂事君數則召辱子夏則謂未信

而諫則為謗聖門所謂諫君之道亦可知矣政可與有犯無隱之言相表裏也若以訐為直强詞劘上固聖門之所惡也

劉殷曰事君之道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此即禮不顯諫之意然斯言也大臣可由也小臣不可由也大臣日處人君耳目之前調劑補救之妙使人君從之若轉環而無復形跡之可指其為裨益誠大若小臣則天顏萬里未由自竭惟以見之章奏者為裨君德匡國是之階不直其非則無改機不激其言則無察意韓魏公所謂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是也

王公珪曰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歐陽文忠曰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韓魏公曰善諫者顧體酌宜主於理勝又曰若知時之不可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罪不容誅合數公之言觀之知矣死者諫臣之職切中事宜者諫臣之才乃心王事無一毫自市之心者諫臣之忠藏身而後言是謂不職迂遠而不切是謂不才因事之會以市直取名是謂不忠

禮有五諫五曰諂諫夫所謂諂諫者指時政之非陳君舉之失明權奸之罪忠憤所激陷其身於死亡而不恤

故曰諂諫史載如此者多矣要皆指陳事理冀以救傾危之禍不得已而爲之其忠款葢可諒也若漢李雲上桓帝書所謂帝者諦也帝不欲諦乎明海剛峰上世宗書所謂嘉靖者家家淨盡無財用也此何等語豈臣子所可陳之君父之前如是以爲諂諫過矣

治國者治其幾進諫者亦當以幾幾者事之未成者也若諫於旣事之後則無及矣馬扶風曰諫於未形者上諫於旣行者下洪平齋曰與其抨彈於出言如綍之後孰若彌縫於納君自牖之初范淯甫曰凡事言於未然誠爲過計及其已然則又無及言之何益皆進諫當以幾之謂也

杜莘老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陽城爲諫議大夫見他諫官論事煩細帝益厭之居位八年未嘗有言韓昌黎至作諍臣論以譏之及裴延齡誣逐陸宣公等陽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申直陸等雖犯帝怒累日不止帝欲相延齡陽顯語於朝曰白麻下吾當壞之延齡遂不相范忠文知諫院見言事者競爲激訐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未嘗有言會帝病有建儲意疾瘳而止范奮然曰天下事孰有大於此者

乎遂力請建儲以安宗廟前後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二公不言則已言則皆當時第一事彼囂然有言不識大體令人主厭而薄之謂之何哉

程明道爲御史裏行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俾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及觀伊川撰先生行狀載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其所劾者大矣安肯發人私過以塞言責

傅公堯俞爲御史中丞不肯窺人陰私抉人細故陳公

璀爲左司諫知無不言務存大體未嘗及人私過諫臣之職在於匡君德贊國計利民生彈劾私罪類告訐者之所爲無關大計若豺狼當道蠹政誤國此公事也非私罪也誠當言之第一事舍此不言更何言哉

韓魏公在諫垣前後七十餘疏任伯雨爲右正言半歲之中凡上一百八疏張舜民居職方七日上事六十章魏文靖在朝閲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眞西山立朝不滿十年奏疏至數十萬言純臣乃心王室視國家之闕失直如在身之闕失視民生之利病直如在身之利病孜孜言之不敢愛死發於中心之誠無所爲而爲不覺其

言之煩也若一經批鱗之後卽寂如寒蟬則前此之敢言非沽名卽干進不根於中心之誠故畏死而不敢復言國家亦何樂有是臣哉

諫之道多端風人以詩諫司馬長卿楊子雲以賦諫王式以三百篇諫劉向以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諫趙整以歌諫張曲江以千秋金鑑錄諫李文饒以丹扆六箴諫李景伯以迴波辭諫元德秀以於蔿歌諫百工以藝事諫史魚以尸諫湻于髡以酒諫柳公權以筆諫呂誨以疾諫廉文正以醫諫潘成德以棊諫被苦老父以農諫無非諫也其拳拳效忠一也若鬻拳之以兵諫則悖矣非自刖也烏能自贖乎

記曰事君遠而諫則讇蓋言疏遠之臣非有言責冀以諫自達故爲讇也然春秋封人宰夫時有進諫漢三老市長皆嘗言事後世遠臣微官感激陳言者多矣史皆予之曷嘗以其遠而諫非之哉蓋志在忠君愛國則區區之誠可諒也進言者亦原其心而已矣

蔣忠文重珍每草奏齋心盛服楊椒山劾嚴相齋三日而後上猶聖人請討陳恆沐浴而朝之意記言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其所以爲此者蓄積誠以感之冀其言之見用程子比之以鐘謂怒而擊之則武悲而

擊之則哀皆一誠之所感而入也

凡立一法則有一弊宋開言路每優容言者以作敢言之氣豈非美事而其弊也噂沓成風國是靡定其最可恨者如李公綱支拄危疆才堪再造而臺諫論之岳武穆恢復中原將奏膚功而臺諫論之朱子昌明理學以翼道統而臺諫論之竊居言路因得鼓舌搖唇以奮私誤國甚至甘爲執政鷹犬恣其噬擊寧使國家敗壞而不恤豈復有人心哉明末言路勢張讙呶尤甚各分門戶以相排擊俾任事之臣不得盡其力朝廷之上幾如一鬨之市矣嗚呼是豈開言路之有不善哉由所用爲

臺諫者非其人也臺諫之非其人由宰相之非其人也緇衣言事君之道不擭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此與孟子責難之旨異矣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極天下之大美以望之君而已亦得以傾其所蘊純臣之道也

人臣受命出疆則幹當所受之事他非所當與也然苟爲國脉民命所係倉卒間無上之者又當毅然承之而不避盜惟視義之所在而爲之非越俎也汲長孺奉命往視河内失火過南河適罹水旱者衆至父子相食汲

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來護兒奉命由海道伐高麗至東萊聞楊元感反圍東都名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勅不宜擅還護兒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卽日迴軍虞忠肅奉命犒師江上至采石主帥未至而敵騎充斥金主率大衆渡江虞招勉諸將而部分之遂一戰而卻巨敵夫汲所受命者視火也非賑饑也來所受命者征高麗也非討元感也虞所受命者犒軍也非禦敵也而皆爲之義在故也此杜元凱所以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公羊子所謂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

漢法漏泄禁中語者罪至死充其量至有不言溫室何樹者矣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父母居室之事子不可以語人事關宮省顧可以語人乎若孔光兄弟妻子燕語不及政事周捨不泄機事楊師道不言朝省事古弼胡楚賓口不言禁中事豈特愼密保身律以漢法得以無誅哉亦臣子之道所應爾也

禮齒君之路馬有誅爲其近君也近君之馬且不敢齒況其他乎董遵誨爲通遠軍使遣劉綜貢馬上解所服珍珠盤龍衣使齎賜之綜辭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賜張茂昭爲義武軍節度使上賜女樂二人茂昭辭曰二

女出自宮禁非臣下所宜覩元宗嘗賜王暖宮人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嘗近帷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明太祖以徐中山功高賜以吳王時舊邸徐固辭一日帝與徐之舊邸强飲之醉舁臥正寢徐醒驚趨下階伏呼死罪之數臣者豈特以辭讓哲美哉於禮乃得無誅矣

李愿中雖閒居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鄭介夫屛居田野一言一話未嘗忘君王周彦雖處山林唱酬賦詠皆愛君憂國之言富韓公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胡文定雖以罪去而愛君憂國遠而彌篤楊誠齋家臥十

五年値韓侂胄專僭日甚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邸
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言侂胄用兵事遂痛哭失
聲而卒凡孕忠之士雖布衣蓬戶未嘗登朝或登朝不
盡其用而退處牖下其拳拳憂國之心一也豈必左右
明廷受主知遇而後與國休戚哉
張横渠聞皇子生則喜見饑莩者食便不美高彥先言
朝廷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痛哭隨之張元德每
因災異變故輒愁悶不寧及聞一君子進用有直言得
失之臣則喜見顏色夫漆室之女一婦人耳猶知憂君
矧士君子識大倫孕熱血國家之舉動顧不關其寤寐

乎雖處委巷時切廟堂雖執耰鋤常廑軍國固不待乘
人之車而後載人之患也
李太白拓落不偶及聞李太尉大舉秦兵遂有懦夫請
纓冀申一割之詩羅昭諫不見用於唐而爲錢武肅所
知及聞梁以錢爲吳越王說錢舉兵討梁身雖瓠落不
遇而拳拳爲國之心不因不遇而少替安得僅以詩人
目之
人臣之效忠也雖死不貳雖君之死之不貳也明成祖
枉殺周公新一日帝見人衣緋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爲
神當爲陛下治奸貪吏武宗廷杖陸公震創甚將死作
書誡諸子曰吾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二公不懟己之
忠而見殺而雖殺不忘忠誠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故歷死生貫幽明而無間也彼杜伯射王之事
乃墨氏荒唐害道之言天地間不容有此有之亦逆鬼
耳罪可勝誅哉
劉文靖因曰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
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雖世爲田父
戴高履厚食毛踐土安耕鑿之常享太平之福推本所
自皆思有以報之矧吾儕獲一第膺一官食租衣稅涓
滴皆

國家之所有其圖報之誠結於寤寐者當更何如哉
五溪蠻叛馬援請征之帝愍其老援據鞍顧眄以示可
用西羌叛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問誰可將者充國
曰無踰老臣吐谷渾犯塞帝欲使李靖討之爲其老重
勞之靖聞之請行三公孳孳爲國老而不倦行軍且可
況其他乎此賢者之志也
諸葛武侯爲相嘗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衣食自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
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畢文簡士安爲相其卒
也同列謂帝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

秉終興家用已屈負不負陛下者也夫人臣之道國爾
忘家爲相而營家是未能忘家也卽負主也季文子相
三君而無私積君子謂之忠蓋其所拳拳者惟國而已
矣
陳蕃志扶漢室爲宦官所殺其功不終而史稱其信義
足以攜持民心使漢百餘年間亂而不亡陳之力也孔
融志扶漢室爲曹操所殺所志不就而史稱其高志眞
情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使操不敢移鼎於生前者孔
之力也嗚呼賢者在朝使盡其用足以奠邦家而捥頹
運卽不幸殞身非辜其中正之操節義之概猶足以相

維相繫使人心不死而國受其福久久而後失之韓獻
子謂善人天地之紀也諒哉
宮之奇在虞而晉獻不寐慕容垂在燕而符秦不敢舉
兵宋相司馬溫公而遼主戒邊將無得生事國有賢臣
鄰國之憂也宋殺檀道濟而魏人稱慶齊殺斛律光而
周主爲之肆赦武后斬程務挺而突厥宴飲相賀國有
虎臣而殺之鄰國之幸也嗚呼賢者之居人國也雖在
樽俎豆之間恆折衝於千里之外使國冥受其福不
幸而死於非辜則長城壞矣其所關不綦重哉
人臣之心憂國無已而量有所止不可越也司馬溫公
在朝極言新法之非其歸洛也絕口不復言新法韓忠
武世忠在職力請用兵以圖恢復其旣罷也絕口不復
言兵此有合於聖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訓也夫古
者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非其職而言時政之非卽
指斥也二公非忘國而不言亦欲言而不可也蘇文忠
爲翰林學士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其孚忠而遇事
輒發誠不能自已也要之蘊蓄不深亦幾不免矣
奏揚本朝臣子之職如吉甫奚斯之詩相如之賦王褒
之頌班孟堅之典引柳子厚之貞符皆是道也魏衛操
立碑於大邘城以頌魏功德史氏錄之不以爲諛以臣

子所應爾也崔浩修國書旣成立石天郊之東盡列國
家穢惡用以取戮以非臣子所宜言也君子居是邦不
非其大夫矧戴高履厚爲之臣民哉陳司敗問昭公知
禮乎聖人對曰知禮其作春秋每右宗國有不善亦爲
之諱此可以法矣
記曰君子辭貴不辭賤又曰朝廷不辭賤臣之事君惟
忠於所事雖微官所不辭也故鄭衛之賢者而爲封人
北門之賢者而不免貧窶碩人而爲伶官聖人而爲委
吏乘田後世有隱於下寮爲監門爲丞倅簿尉皆能盡
心所職以裨民生此賢者之志也視干進不已者爲何

如哉

臣之忠君固根於性命而國家官人亦天經地義所當然非以爲德也自熱中躁進之徒汲汲於一官於是朝廷以官人爲德而輕天下士矣如宋劉昌言罷太宗問左右曰昌言其涕泣乎呂蒙正罷又問左右曰蒙正望復位其目穿乎上之重爵而輕士由於知士之所重者惟此此錢若水之亟於移疾眞西山之力於求去使朝廷知天下猶有不重爵祿之士也

人必明於當世之法制而後可以應當世之務杜延年諳於掌故王僧綽悉練朝典魏仁浦熟於故事問無不

知王儉於朝儀舊典諳憶無遺蘇環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姚元之兼兵部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向敏中在樞密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杜祁公判吏部勑吏盡呈銓法力閱得本末曲折銓事悉自予奪吏不能爲奸歐陽文忠在政府集兵民官吏財利之要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此皆幹濟才也若徒知信古而於當世法制昧如則動多格閡其可以膺天下之務乎此朱子所以重知古而又知今也

漢制藩王不得私通賓客故景帝爲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備縮稱病不往明帝爲太子時聞鄭衆通經以縑帛請之衆謝不往元拜住阿魯渾薩理皆不應儲君之召及即位轉以此賢之君老不事太子古之訓也況諸王哉彼交通藩王而獲罪如楊修全寄劉湛者多矣皆浮薄趨競之徒也

晉楚鄢陵之戰晉郤至三遇楚子每見必下免冑而趨楚子使人遺之以弓郤至受弓而肅使焉晉劉裕伐秦假道於魏魏使長孫嵩領軍緣河北岸以防之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酃酒及江南食物嵩受之皆送京師魏主詔嵩厚答之傳曰人臣無外交況在軍旅之際乎

受人之遺而肅其使非外交而何此欒書之譖所以得行而郤氏之所以不免也若長孫者可謂處之有道矣

佔畢叢談卷四終

佔畢叢談卷五

豐城袁宗元易齋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談文

蘇文忠曰生前富貴死後文章劉舍人曰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士君子以道爲飲以理爲食上之黼黻皇猷稱一時大手筆以文章佐國家盛治次之則汲古之英切今之理施之章疏以潤羣生其下伏處草茅結言扼韻使十指拂拂間粟飛鬼哭以追斯道之妙而賸馥殘膏沾濡千古若既無補於國家又無與於斯道徵逐人羣蜎蠕而動其既入黃土也則大地

上不復知有斯人此與蜉蝣之朝生暮死何異可涕也哉

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謂子厚惟斥久窮極故能力於辭章以傳於後雖使子厚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夫將相之顯榮不以易一困頓文章之士斯語也林壑爲之生光褐布爲之吐氣培植道德之壇誘掖筆墨之路爲功斯道不小矣

韓昌黎答劉正夫書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而所以皆是在於聞道聞道則識見眞而言必有中矣所謂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是也又答尉遲生書曰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何以有諸其中在於積學積學則中扃富而出之裕如矣所謂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是也

韓昌黎稱樊紹述文曰詞必己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出入仁義其富若生畜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不煩繩削而自合稱樊之妙至矣尤以出入仁義爲大主腦李漢序韓文曰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鳳鸞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狀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稱韓之妙至矣亦以澤於道德仁義爲大主腦蓋必原本道德仁義而後可求之眾妙之門不然特文人之詞耳有謬聖賢之道烏足貴

哉

周南仲爲文皆達於時用范伯達生平不爲無用之文文章之道無他惟有裨身心日用人倫世教國計民生而後爲無棄之言也劉隋謂司馬溫公之文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鑒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藎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勵行爲君子之歸由其所言皆其胸之所積故落紙便有關繫若刺刺有言無當於用其去於蚯蚓竅作蒼蠅鳴者幾何

文章之道遭際興會攄發性靈生於臨文之頃者也然須平日餐經饋史霍然有懷對景感物曠然有會嘗有

欲吐之言難遏之意然後拈題泚筆忽忽相遭得之在俄頃積之在平日昌黎所謂有諸其中是也舍是雖刓精竭慮不能益其胷之所本無猶探珠於淵而淵本無珠採玉於山而山本無玉雖竭淵夷山以求之無益也

天崇間海內宗仰陳大士如温公居洛雖婦人女子皆知有司馬君實　國初張譽并謂天地間有四聖人堯舜帝王中聖人孔子道德中聖人司馬子長古文中聖人陳大士時文中聖人其推尊大士至矣而馮千秋獨曰欲學大士者不必句摹而字比之讀書明理而已然則規橅大士亦何爲乎只多讀多收便有所謂若內無

其學強學其文譬如餓夫空空無有欲效飽健者之行路日百十里究何能及徒自苦耳

孫莘老問作文之法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惟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樸學士問作文之法於歐陽公公曰只是要熟變化姿態皆從熟處出蓋多讀則中局足內足則出之有餘多作則濬思深思深則行其所熟而文章之能事畢矣

尙文蔚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爲文點染藻繪專事餖飣則必先貯是詞而後能爲是語楊子雲所謂能

讀千賦始解作賦是也卽持錢買水之說也若讀書有得則心源開通自然欲言者多隨處迸出韓昌黎所謂取心注手汩汩乎其來若不知其所自是也卽鑿井及泉之說也

陳同甫在太學論作文之法曰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此卽昌黎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也爲文直錄書籍前人譏之爲裨販言其如負販子也亦曰胥鈔言其如鈔寫吏也文賦云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必如此乃爲食古而化

陳同甫論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此猶

有用書之迹也又曰似使事而不使事似不使事而使事則用書而化矣艾東鄉曰胷中有書筆底無書則弁不知其爲書矣此斯道淺深之辨也

俞氏曰文章自有活法膠古人之成迹而不能點化其句語謂之死法奪胎換骨爲活法黃山谷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夫文不役古何以成文而全摹之是襲古非役古也采其成言而別具爐竈掠其名理而自吐精光如陶石簣所謂釀花爲蜜蜜成而初不見花釀稻爲酒酒成而必去其粕斯善役古者也卽奪胎換骨之謂矣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語遂悟作文之法此無他吐棄凡近是也凡文帶俗艷便是凡夫吐屬其存於中者已可概見若張融之不肯寄人籬下祖瑩之不能共人同生活元稹之絕無烟火氣豈非豪傑之士卓然自立者乎人未有貪常襲故而能名一家之言者也

時文平庸由其所業皆平蕪庸熟之文平日所以澆灌靈府者只此而已安得復有精思儁采見之筆墨須如康崑崙學琵琶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也若斷然舍其故習睪然高望寢饋天崇及

國朝諸大家便覺見地頓高超然有嬰撫一切之意此時再看時下文字便欲呼唐家羯鼓李氏玉磬來

韓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王荆國曰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夫不去陳言雖有妙理而出之陳腐殊不可近所謂太公家教是也力去陳言而但存空殼眞理不存無當於用所謂五石瓠者是也必合二公之言始足幾斯道之妙

昔人謂太史公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爲多以多爲少夫以少爲多者如墨池涓滴驚濤怒湧鼇抃鯨飜不可方物此小題大做之法也以多爲少者如萬馬千軍肅令整隊銜枚以進寂無人聲此長題駕御之法也必如此乃能操縱自如起滅由己以我役題而不爲題所役斯筆端之良工矣

太史公屈原傳序屈原而忽入天者人之始父母者人之本一段此文章詠歎法也序屈原而忽入張儀詐獻商於之地一段此文章穿插法也序屈原而忽入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一段此文章寄託法也序屈原而忽入漁父之詞一段此文章波瀾法也序屈原而忽入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一段此文章帶見法也序屈原既畢而曰後百有餘年

漢有賈生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遂以賈傳合傳此文章飛渡法也即一篇而文章變化之道具矣

孫氏曰宋景文作新唐書如許道寧畫山水是眞畫也太史公作史記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因思古笑林今已不傳惟於唐類函中見其數事皆意到而語不盡故足令人解頤若直白說出則了無趣味烏足動人文章之道亦然能者之累在好盡也好盡則無意到筆不到之妙矣

摛文無他巧不過言理言事二者而已如典謨之文所謂人心道心精一執中此言理也授時命官治水伐苗

此言事也孟子之文所謂知言養氣性善知天此言理也井田學校保民班祿此言事也伊古能文之士心制言結莫不由此若無欲吐之理可言之事而綴詞餙藻襞績成章雖紙勞墨瘁烏得謂之文哉

柳子厚曰文以行爲本蓋道其實踐自然諦當旣多汗下之行而強作違心之語必有不合矣又曰爲文以神志爲主蓋一性定靜則天機明妙旣汨其虛靈之天而強索之嗜慾之府必無所遇矣

昔人謂造物貴圓凡所生之物如果實雞卵之類多是圓體故道體本圓不圓則非理文章必圓不圓則非文

蘇欒城曰作文要使心如旋牀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東坡亦云新詩如彈丸皆有味乎圓之爲也

陸厥與沈休文書曰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夫一人載筆爲文而有遲速工拙之不同者何也機爲之耳機圕則文敏而工機塞則文滯而拙有明先正常養其文之所自出蓋爲此也

古人每以水喻文史稱坡公爲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是以水之因地行止喻爲文之因物賦形也韓昌黎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是以水盛則物浮喻爲文氣盛則辭達也張文潛曰理達之文如江海之水舒爲淪漣鼓爲波濤不求奇而自奇無見於理之文如溝瀆之水東決則西竭下滿則上虛雖激之使奇而無奇可覩是以水大則波瀾生喻爲文理足則精光見也以水喻文而斯道之原委性情具矣

文章雖不如歌詩騈體拘韻限聲然亦須平仄相間低昂相宜使音響調協鏗鏘可聽若平聲字勝則句揚而不馴仄聲字勝則句靡而不揚沈休文謂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柳子厚復杜温夫書責其用字不當律令蓋謂此也

文章有比喻體有游戲體如書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此比喻體也如詩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游戲體也

劉舍人論文有忌重出之說重出者同字相犯也有忌聯邊之說聯邊者半字同文如江淮河漢是也

金正希曰文章苟有奇意非奇字奇句則終莫之見人有奇心非見奇字奇句則亦終莫之發然讀先生文非有詭辭俶句炫人耳目只清岸高古不落時趨可知不

時趨便是奇也韓昌黎之文可謂至矣而每於碑記好爲奇字澀句以標新異宋景文之唐書可謂嘗矣而每截字縮句實用不經見之字以求簡古後人皆以爲美玉微瑕然則摛擠僻字豈斯道之所貴乎

庾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爲奇字世以爲譏夫字體數萬人所常用不過三千若摭拾古僻不可識者以炫奇此劉舍人所謂字妖也然則奇字遂不可用乎可用也史遷更道長者扶義而西不曰仗義而曰扶義有扶持之意也范史鄧彪仁厚委隨不能有所匡正不曰委靡而曰委隨有隨從之意也又左雄疏或因罪咎引高求名

不曰務高而曰引高有借飾之意也南史沈約曰此公護前不讓則羞死不曰護過而曰護前前字所包更廣也必用此字其義乃安其意乃盡耳然即此便是奇字非以不可識者爲奇也

左氏之時近古故不辭費秦漢之文則放於左國東漢之文則放於西漢唐文放於漢宋文放於唐蓋時代不同各就其聲口之所近故助詞愈多日就流易不得已而然也假使後代作史者倣左氏之體節去語助或一二字爲句或令人不可驟句語語須注方明其可嚮邇乎故班孟堅作漢書叙事中多質語人不非之維其時也宋景文作唐書叙事中多縮句人以爲譏亦維其時也

凡拈題之始心與理冥略無所覩思之則出深思則愈出陸平原所謂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以求音也凡搆思之始眾妙紛呈茫無統紀必擇其意貫氣屬應節而不雜者屬而爲文陸平原所謂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也凡鑽礪過分思路至斷絕處當澄心息慮遲時復更端而起劉舍人所謂理伏則投筆以卷懷意得則舒懷以命筆也凡意有所觸妙理乍呈便當琢以慧心著之楮上緩之則情移理逸不可復覩蘇長公所謂作詩火急

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也凡得好句當下轉自疑恐其經人道過陸平原所謂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也

作文須題有汁漿始可攄發精妙苟無可攄發不過隨題敷衍無卓議也宋景文新唐書惟房梁公杜蔡公郭汾陽張睢陽李衛公杜工部韓昌黎諸傳贊爲得意之筆餘亦不能精也宋史史臣論多出於歐陽圭齋之手惟趙忠獻司馬溫公蘇文忠岳武穆張魏公文文山諸傳論爲得意之筆餘亦不能精也諸公偉人爲一代之極選儘可攄發可見文章因題雖能者豈能於無議論

題強生議論哉

作文必有一段興致觸景感物適然相遭遂造妙境楊維節自擬學而時習之一章題思之數年不敢著筆舟過焦山登眺竟日而歸倏忽就之蓋於山水勝處悠然自得有感於不知不慍之言而因得此也史稱張說至岳州詩益進得江山助王文恪鏊謂柳子厚至永州文益工得永州山水之助吳立夫謂胷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皆是此理

陳后山曰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夫詩

文何以無工也不作意不雕斲渾然流出清空如話高在氣格之間讀之若了無可喜如眞茶無色眞香無烟斯制作之極詣藝塗之正軌也若矜情作意饞詞穎句以求工此艾東鄉所謂後生小子尖新局也去作家遠矣

歐陽公曰雕刻文字薄者之所爲凡牛鬼蛇神以爲奇蟲鳴鼠唧以爲幽鉗齒刺舌以爲古屠手斷足以爲潔寒儉苦澀以爲高擣擔飽飣以爲富取青媲白以爲麗皆雕刻也大抵人內不足無可爲自張之具故嘔心反胃鏤肝刻腎以爲之字字句句求勝於人而其失之也愈遠若中貯既富如長江大河有本之水滔滔流出倘何雕刻之足言乎夫文章之能首推西漢試觀賈董之文曷嘗字鏤句琢以爲奇而理達詞昌樸茂典重惟其畜之也富故其出之也裕彼枵腹者雖百思不能到矣

古人之文無務爲儉澀者務爲儉澀於唐得樊紹述於宋得劉幾樊如絳守居園池記是也劉如所謂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是也然昌黎作樊紹述墓誌稱其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則樊之文已變而歸於正矣劉幾後更名煇其中式之文有云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極爲歐公稱賞則

劉之文亦變而歸於正矣大約少年火候未到故好爲棘喉鉤吻之言以自異迨學與年進胷有把握便自知其非一洗從前惡習矣

文章澀句無如尙書中盤誥諸篇然多一時方言未經史臣之手故佶倔聱牙乃爾二典三謨其時較古而文轉適口經史臣筆削故也唐樊宗師力學殷盤蓅誤認當時方言以爲文體可以如此豈不謬哉

王黃州見韓昌黎祭裴太常文譏其類排皐甫湜見元次山浯溪頌惜其近碎文須有氣格排斯下矣文須成片段碎則失之排如達官而前對子馬是何氣象碎如

襪線竟無一條長者皆能者之慚筆也
凡人體過肥者必不靈物之肥者必不耐久文之肥者
不可以壽世故人之肥者曰笨伯文之肥者曰癡肥皆
賤之之辭也爲文紆朱拖紫有何性靈綴玉裝金究屬
尸氣劉舍人所謂采濫辭詭心理愈翳翠綸桂餌反所
以失魚也
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禽字貼猩猩不上繫辭潤之
以風雨潤字貼風字不上蘭亭記絲竹管絃既曰絲又
曰絃既曰竹又曰管字義犯複秦少游詞杜鵑聲裏斜
陽暮既曰斜陽又曰暮未免重出張繼詩夜半鐘聲到

客船夜半非鐘時秦少游詩臥看明星到未央無夜字
則未央無著東坡詩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游駕言寫
我憂前步後駕自相矛盾都穆詠節婦詩白髮貞心在
青燈淚眼枯青燈未穩以禮言寡婦不夜哭也凡此語
病皆前人所譏彙而觀之觸類而通之其有犯焉者鮮
矣凡有所作攤視舊本謂之獺祭魚令人檢討出處掇
拾成文謂之衲被裝頭者謂之樓上架樓模仿前人者
謂之屋下作屋鋪敘無含蓄謂之狀體好用金玉寶璧
字謂之至寶丹好用古人名姓謂之點鬼簿好用數目
字謂之算博士好附寒僻者謂之鬼畫符俚拙而笨者

謂之疥駱駝文未成而鐫刻者謂之詅癡符
向秀注莊子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
竟而卒郭象補注二篇又易馬蹄一篇餘俱竊爲己注
晉書譏之爲盜蓋攘人之名以爲己名與攫人之物以
爲己物其事等也
古人引用經語多與原本不同如左傳引書賦納以言
引詩鋪時繹思布政優優是也大約取其意義不復校
對原本然自古人爲之則可今人爲之則不可
馮時可曰西漢簡質而醇東京新艷而薄此東西漢文
章之辨艾東鄉曰文之古者高也朴也疏也拙也典也

重也文之卑而爲六朝者輕也渺也詭也儇也巧也排
也此秦漢六朝文章高下之辨
文章之美孰如戴記王制月令諸篇固是秦漢人本色
樂記樸茂深醇有典有則祭義禮運如長江大河大氣
磅礴檀弓筆意雋妙別具仙姿內則少儀古色斑斕如
覩商周法物固秦漢極軌較董賈爲甚厚蓋董賈則文
章之美載道而出故可爲經也
歐陽公蘇子美集序謂天聖之後學者以言語聲偶摘
裂號爲時文艾東鄉謂東漢至唐初排偶摘裂塡事粉
澤宣麗整齊之文爲時文反是者爲古也是時文之稱

自昔有之不獨制舉業爲然也
王守溪曰六經者聖人以心之精微示人也譬賣乳者初時眞乳也宋儒之傳註則和之以水矣若講章則水多乳少至於時藝則純水而已矣大抵以一二言言一理一事則有味以數言言一理一事則寡味時文以數十百言詮聖賢之一言宜其如水之淡薄也然須蘊畜宏深其中該有事物有滋味存焉時文中幾此者亦指不數屈耳
文章先辨眞假攄義切題略無枝附是謂理眞精理既具字句足以傳之是謂辭眞行文一氣貫注絕無斷續

是謂氣眞反是則爲假矣若夫詞腴而義槁貌古而實亡乍覽似工細按則謬如貨贋物將以誑人人其可誑乎
先正之文與時流異者先正以意勝時流以辭勝先正之文眞時流之文假先正之氣遒古時流之氣靡嫩先正之辭修潔時流之辭蕪穢先正之意貫時流之意雜先正不求高而自高時流愈求高而其失愈遠先正行乎其所當行時流湊積成篇而已原其所起由於所學古人讀書多取材富精知作者之意故能成一家之言後人根柢不出時文故流弊一至於此

時文以收斂簡削爲至高之境然須詞簡而義肥如釋氏所謂一莖草現丈六金身也須詞簡而氣贍如畫家所謂此竹數尺而有萬丈之勢也若味短氣促則枯寂耳非簡也
昔人謂善作者傳神時文善傳題神無如太乙山房稿然不過摶題之精不假外贅從實理中抉出虛神故理到而神亦到若挑剔虛響實義不存是爲油腔墮入惡道矣
作文須解暗接凡承接處不假蓋字提振起不假夫字轉摺處不假然而字更端處不假若夫字開闔變化往

復百折而鬬筍接縫絕無罅痕只揣摩昌黎原道一篇便已得其崖略
作文須解割愛若義多端而不能割嘈嘈雜雜薈萃於一篇便無復文理矣先輩每篇精義不過二比簡貴者才數筆耳意所未盡則作其二其三以盡之
凡剽竊書傳中字句而模其句調非古也無一字不可識無一語不可曉而高朴疏淡之氣自在乃眞古也時文如歸震川羅上杭最多入古之作
陳方城集中有一種辭義簡嚴字無泛設是范史論事文字有一種識議風起筆不畱行是坡公論事文字

前輩只是根柢深厚如陳方城章柳州假我數年文實洞徹易理陳方城春秋天子之事也章柳州春秋無義戰實貫串春秋之旨可以發凡起例又二公行夏之時文雖不免駁雜皆於天文有見此等題非學有原本如何下筆

章羅陳三家之文有一種雋旨元言色象迥別無復世間老婢聲其原出於周末諸子遂爲制藝中另闢逕

作文須解疏密之法前輩之文有密處必有疏處思義團結必以疏淡間之其疏處最難到

左氏之文雋然叙事中雜以言論而文體不長其長者

亦中有段落故可雋也若長行文字以雋筆出之則傷氣矣故先輩爲文惟尺牘可雋而大著作不可雋也

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見其竄易字句與初造意不同有人買得歐公醉翁亭記初本首言環滁左右皆山也環字內便有左右之義專言左右不言前後亦不盡環字之義自應如改本刪去左右字爲工也大抵古今文章每多雌黃以求盡善曹陳思所謂好人譏彈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是也

薛道衡爲顏師古祖文每作文令師古指摘疵短王儉爲任昉上官每作文令昉點正得失二公名重一時爵位已崇而虛心請益後進如此若甫學裁文自寶所作見人指其所失拂然不悅以爲是不足以知吾文也而去之是營鷦鷯之巢而以爲傑構安蝸牛之室而以爲廣居其不足有造於斯道也必矣

文章無止境坡公云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此一境也又曰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此又一境也昌黎云其皆醕也然後肆焉醕而又肆是又進一境矣

東坡答李豸云近作詞氣卓越意趣不凡但微傷冗當稍收斂之今則未可也歐公答徐較書云近著議論甚佳更宜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待自然

而至也大抵作文須循序而進不可躐等辭已豐矣乃求洗刷氣已昌矣乃求收斂若辭未豐氣未昌而強簡飭之則層截而不屬枯寂而不腴反不如浩瀚者之爲愈矣歐公曰文字既馳騁亦要簡重必馳騁後乃可求簡重也

文章乃天之所付能者才能勝衣握管便自不凡所謂出殼鳳雛雖未能翺翔千仞竟是眞鳳騏駒方生雖蘭筋未就已有千里之志苟非具此天妙殊可不爲雖強爲之亦畢生不能至也

文章寶貴之物造物所惜不以付人即得之亦不能兼

長諸體蘇老泉不工於詩歐陽公不工於賦司馬温公
不能四六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東坡詞
如詩少游詩如詞柳子厚所謂兼筆之士恆偏勝獨得
罕有兼者是也
凡能文之士於書雖無所不窺而入手處必有宗尙蔡
伯喈得王充論衡議論並進蘇老泉巾笥所藏惟孟子
七篇蘇文忠得莊子讀之遂能辭以達意盡隨其性之
所近尤易於得力也
史稱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蓋人惟窮
困不能以其中之所得表見於世而又不能自已於是

反而注之於書以盡抒其所積冀後世有知我者而因
得以不死其用心亦良苦矣太史公報任安書謂屈原
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
列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皆是道也
柳子厚永州之役著作始工坡公海南文字筆力益勁
昌黎陽山後諸作醕乎其醕楊用脩編謫雲南著作之
富甲於一代古人文章窮而愈進劉舍人所謂蚌病成
珠是也
劉器之謂古人著述多在晚年蓋老則閱天下之事久
而世故明讀古人之書多而義理熟精知作者之意則

手硬絶無仕進之念則心專所以騰其墨妙自勒一家
若少年腦滿腸肥膏腴害骨以之拾靑紫可矣其可以
登作者之堂乎
柳子厚曰自小學爲文章幸得甲乙科第未能究知爲
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知文章
利病宋景文曰余少習作詩文願計粟米養親耳年過
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始悟文
章之難得其崖略古人精進多從仕宦之後篤意好古
乃登斯道之岸今世俗比時文爲敲門磚一獲科名則
門已開矣必棄其磚所以鮮有造極者

古書名皆因所記以立名如諸經史及三墳五典八索
九邱是也後人矜奇取艷乃有以成語故事名書者矣
如莊子有齊諧志怪之言後人遂有齊諧記列子有夸
堅聞而志之之言洪容齋遂有夸堅志荆州記有小西
山藏書之事段成式遂有西陽雜俎晉書葛洪傳論有
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之言宋眞宗遂有冊府元龜
劉勰新論有周人玉璞其實死鼠之言戴埴遂有鼠璞
西京雜記有五侯鯖之事趙德麟遂有侯鯖錄漢書藝
文志有虞初志怪之言湯若士遂有虞初志柳子厚有
森然若開羣玉之府之言陰氏遂有韻府羣玉楊子雲

有好說不衷仲尼爲說鈴之言近人遂有說鈴如此類者甚多名書而用語用事以求鮮異則文章可知去古質直之風遠矣

古有廾字有省文有隱語國語云行玉廿穀廿二十廾也泰山秦碑云皇帝臨位卅有六年卅三十廾也史記曰孔子述三五之法三五三皇五帝之省也太極圖說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二五二氣五行之省也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陳蕃曰諸侯上象四七四七二十八宿之隱也路溫舒曰漢厄三七之閒三七二百一十歲之隱也禮運三五而盈古詩三五明月滿三五十

五之隱也謝靈運月賦今二八兮將缺二八十六之隱也黿說之詩六六峯前只一家六六三十六峯之隱也

蘇欒城曰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曹安邱曰韓退之嘗取己文二十六篇爲韓子徐斯遠盡生平文才二十餘首首首稱善可見文之傳者在精不在多也若以多爲貴所謂雖使大地作架子亦安頓不下天地閒亦何貴有是物哉

凡閱文大都喜適己者稍與己異則河漢其言劉舍人所謂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是也凡讀文覩其所造身遠其途而強讀其文未免氣塞心悶了無可喜莊子所謂自小視大者不盡也凡綴文之士必寶己作而以示知者不免揜口胡盧鍾記室所謂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是也凡以深造之文投之俗士未免以玉爲石恣其謷訾陸平原所謂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於拙目是也

負高是學者通患才能握管便俯視平流意氣甚盛此山谷所謂醯雞守甕天也才有隙光便用其所知詆譏先輩此昌黎所謂蚍蜉撼大木也

柳子厚曰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扎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

文章之籙波乃後代不過數十人其餘率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蹷勢窮吞志而沒此卽魏氏收所謂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自古文章之士不易得也如此

柳子厚曰古今號文章爲難得之難知之愈難韓昌黎曰僕爲文久意中以爲好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嗚呼大聲不入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斯古今所同慨也

士負文名則丐文者衆予非其人喪吾寶矣韓侂胄築南園屬楊誠齋作記楊曰官可棄記不可作其後陸放

翁爲之撰南閩閱古泉記遂爲清議所譏陸之賢非附權貴者而乃以爲玷惜哉若高青邱爲魏觀作上梁文以此取禍李空同爲寧庶人草陽春書院記幾致不免泚筆之間禍害中之可不慎哉

蔡伯喈死爲修文郎白樂天死爲海山院主石曼卿死爲芙蓉城主其事殊荒唐不可信或者文人之不得志於時而託此以自況乎及觀韓昌黎柳州羅池廟碑言柳子厚沒爲羅池之神一切靈異之事甚確又何其信而有徵也子產論伯有之能爲厲由於取精多用物宏矧文人噓噏天地轇轕三光網羅萬有非特取精用物

而已其沒而能神也宜哉

桓溫伐蜀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凡善文之士亦然胸中確有見於性命之微天人之際家國天下之故自信必傳故矻矻爲之而不以爲苦不可傳則弗爲矣柳子厚曰立言而朽君子不由是也

茅鹿門有論文四則董華亭有九字訣郭青螺有九等題式沈虹臺有十一要焦淡園有文家十九種張洪陽有二十六忌顧仲恭有時藝三十戒湯霍林有讀書譜近時唐翼修有讀書作文譜其餘不標名目著論者甚夥於時文作法備矣然有文之本在於積理文中子曰終日言文而不及理者是天下無文也文賦曰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斯文章之大觀筆墨之能事也無與於斯而專講作法直小蟲鳴竅者耳

文以理勝必藉詞以達之而詞不典貴則文章無色然典貴之詞非集之平時臨文之際腕下何由得之孫穀祥謂凡讀史有奇詞妙句可以佐筆端者紀之葉石林謂凡看文字採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題達用作劄子此可爲集詞之法

韓昌黎曰愈之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耳柳子厚曰吾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歐陽公曰惟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夫六經皆載道之文非有文也道安附乎非有道也文安出乎讀古人之文而不求其道猶服藥物者舍參苓之液而嚼其查猶弗服也學古人之文而不求聞道猶行千里者無舟車之物而徒其步究弗行也

談詩

詩者古之樂章也自太昊造琴瑟作荒樂而音樂始興其後黃帝作咸池之樂少昊作大淵之樂顓頊作承雲

之樂帝嚳作六英之樂其所爲樂必皆有詩歌以和之爲其荒古弗傳無可考也至虞書則明言詩言志歌永言矣夏商皆有詩而未極其盛其見於經者惟五子之歌及商頌五篇至周人尚文太師以六詩教天下而詩始盛矣此詩之源也

詩者風也有以風之而後盛也周禮太師以六詩教天下而三百篇以著唐以詩取士詩之佳者雖一篇一句皆流傳禁中而一代之詩傑立千古明初有詩社一有力者爲主私聘詩人爲考官隔歲封題於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

舉之法至中葉而結社之風不熄所以有明一代之詩幾近唐軌我

國家

聖聖相承

睿藻天縱篇章之富盈架照軫匪特歷代帝王所未有雖專家老生不能逮也所以海宇趨風揚扢日上識者謂軼明而竝唐焉故周唐及我

朝之詩之盛風之自上也明之盛風之自下也

詩者人心之所欲出如童謠牧唱皆自成韻其心口所能不必有所師承也唐虞之世有南風之歌卿雲之歌鼗鼓軒舞之歌其見於書者若勸以九歌帝庸作歌皆詩也當是時豈有如後世之所謂聲律者哉蓋自吐其心之所欲出耳

諸經樸實言理惟詩以理性情令人於一唱三歎悠揚婉轉中得之所謂可以興也然三百篇多聖賢所爲其列國所作之詩亦皆沐浴王化涵泳聖澤不直白言理而理具其中所以爲經也若漢魏以後皆詞人之詩去三百篇遠矣

三百篇爲後世詩歌之祖關雎房中歌之祖也我將思文郊祀歌之祖也清廟烈文宗廟歌之祖也武酌武德

舞歌之祖也七月大田田家詩之祖也衡門十畝招隱詩之祖也草蟲晨風婦人思夫之祖也谷風沔水朋友贈答之祖也渭陽爲送別之祖溱洧爲香奩之祖節南山十月之交直指其人其事爲百一詩之祖而小戎之璚皇典贍則又西崑之所自出矣

詩人忠厚莊姜之不禮於莊公也而曰先君之思申后之見黜於幽王也而曰念彼碩人何人斯受同官之讒者也而猶冀其壹者之來小明大夫行役之最苦者也而相戒以靖共爾位十月之交傷國家之用羣小而致亂也而自勗以黽勉從事凱風七子之不得於其母也

而曰我無令人小弁宜白之被廢於幽王也而曰我罪伊何皆忠厚之至也昌黎拘幽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蓋本諸此

制作之林以理爲本惟詩則貴有理趣忌用理語蓋寫眞摯之情饒高古之色厚醞釀之味留絃外之音斯眞趣也若宋人言理之詩其庸淺者則擊壤矣明人言理之詩其庸淺者則張打油胡釘鉸矣猶文之有太公家教不可近也夫詩之言理者孰如三百篇而古質斑然惟覩寶光不聞俗氣斯則詩家之正鵠也

詩之妙在有所感觸而動於中偶然得之若不經意如

大謝池塘生春草小謝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老杜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之類此豈尋思擬議之所能及乎若賈閬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宋人云吟成五箇字費盡一生心三年而得兩句五字而經營一生豈復有天妙哉眞笨伯也

文之妙者在使事而不使事不使事而使事所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是也詩之妙者在著題而不著題不著題而著題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是也

唐子西謂作詩必先儲詩材以待用范元實從山谷學詩山谷教以須字字有來處其所以有來處亦由先時儲之故也空空之裏強追所見雖有情思不覺可貴者無矜貴之詞以副之也三百篇用字奇古都非今人胸腑間物所以古艷古香莫名其寶古人學問深當日必有所本惜商周以前之書多不傳無可考耳

釋皎然謂謝康樂詩彭薛纔知恥貢公未遺榮古詩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曹子建詩虛無求神仙松子久吾欺均非用事蓋直以意驅之故語似用事義非用事即蕭子顯所謂全借古語用申今情者也若無立言之旨徒取青妃白役使藻繪雖噴玉唾珠何當大雅詩稱

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斯則詩家之正軌也

陶詩以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榈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鳥弄懽新節冷風送餘善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爲集中最高妙之句而鍾記室詩品顧取日暮天無雲歡言醉春酒未免以中駟爲上駟矣宜其皂白不分置陶於中品也

淵明學漢集中句調往往類十九首而擬古九篇尤爲神似惟止酒責子乞食諸作爲陶公懈筆

小謝詩在陶謝之間其流遞處近陶公其整鍊處近大謝如蓮葉何田田淇水不可渡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落日餘淸陰高枕東牕下蕙風入懷抱聞君此夜琴此陶公之佳趣也如綠水纈淸波青山繡芳質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複迴潮潰崩樹輪囷軋傾岸鶩柮把瓊芳隨山訪靈詭此謝公之雅鍊也

言詩者謂晉宋以後始工造句漢魏專講氣格不得於一二句求之是也然古詩十九首中如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

不速老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何嘗非造句乎特所造者冲淡而味遠後人愈作意去之愈遠矣

唐人學陶者韋蘇州柳柳州儲太僕惟韋蘇州曲絕碧天高餘聲散秋草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靈草有時香仙源不知處東風散餘沍陂水淡已綠楊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頗有陶公之趣餘子色澤而已超妙處不能到也

唐人五古傷於平直雖陳張學阮韋柳學陶而餘子直遂漢魏正始元嘉之風泯矣李崆峒謂唐人無古詩而自有其古詩政謂此也

五言古詩世稱陶謝唐人學陶者韋蘇州柳柳州儲太僕學謝者無聞焉明人學陶者高忠憲歸季思錢幼光學謝者何仲默王思道王履吉皆所謂具體而微而已皇甫兄弟變陶之易化謝之澀蓋立於不陶不謝之間然色澤可寶而眞趣不存外強而已

唐初七古風氣初開雖四子特工富麗悠揚婉轉往往可歌而精警之處則未也郭元振寶劍篇頗有奇氣武后稱之至詔示諸學士少陵云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其爲當時所艷稱如此由今按之邊幅旣窘弱調未删豈能字字驚心動魄然在爾時則謂之大巫可矣

譏長吉者曰牛鬼蛇神過於劌鉥譏飛卿者曰柔媚旖旎頗近詩餘然二公曠古奇才鮮可幾及自唐迄今千餘年學李者只東陽李仲倫浦江吳立夫會稽楊廉夫張思廉可謂登其堂而嚌其胾學溫者只泰和劉子高雖間有似處究之優孟衣冠非替人也

雲之妙在興而不窮水之妙在流而不漲花之妙在半開而不大放畫之妙在不了詩之妙在含蓄而不盡露風騷之旨蘊藉宏深所以千古游泳其中而味之不盡宋人詩直白說出言下略無餘味所謂八十老嫗都解者去風騷遠矣此有識者所以尊唐而祧宋也

元白長慶集固近宋調其實肇於少陵少陵詩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江鶴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敎鵞鴨惱比鄰衰年肺病惟高枕絶塞愁時早閉門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如此類者甚多的是劒南石湖鼻祖

宋元人詩如郭完山深黃耳遠日落畫眉啼張至龍禽學鄉人語山塡野燒痕何九思蝶化人閒夢鷗尋海上盟未嘗不工而傷於巧張建秋光如我瘦竹色與君清楊奐蛩韻愁於我燈花笑向人黃子肅雁來惟我在葉落只秋知未嘗不清而傷於纖王介甫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曹之謙老苔翻舊碧病葉墮新黃袁桷斷溪駝聽水密雪犬行車未嘗不鍊而傷於琢秦少游揮毫春在手岸幘海生雲宋子虛樹精爲老僕石髓作乾糧未嘗不奇而涉於誇米元章貧非理生拙病覺養心功陸放翁家貧食易美身老夢多悲戴復古酒熟思招客詩成勝得官鄭文寶官嫌容易達家愛等閒貧張澄愁

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未嘗不入情而流於腐凡雕琢爲工豪放自喜入情而纖入理而腐皆非詩家之正聲也

宋元人詩如范石湖事如夢斷尋無處人似春歸挽不留白玉蟾旣去復來秋後暑似無還有雨中山陸放翁髮無可白方爲老酒不能賒始覺貧劉子翬百年未半老相逼四序平分秋獨悲劉克莊按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即事權愛敬古梅如宿士護持新筍似嬰兒寫情景可謂入妙所嫌者詞不典貴去風雅益遠明鍾伯敬了姪漸親知老至江山無故覺情生許相卿老如舊歷渾無用病戀殘燈亦暫明入情愈工愈成其爲宋調倘皆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者耶

歐陽文忠公賞丁晉公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載入歸田錄司馬文正亦賞之載入溫公詩話葉公夢得賞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載入石林詩話許公顗賞王元之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書堆載入彥周詩話均之宋人賞宋詩非唐音也

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司空曙詩也而楊奐效之曰百年垂老日千里未歸身長江不隔夢明月只供愁賀

鑄詩也而岑安卿效之曰山高不礙夢曰暮易爲愁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林和靖詩也而陳白沙效之曰泥筌收郭索山網落鉤輈遙山出寸碧遠目增雙明韓昌黎詩也而謝無逸效之曰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覺舉頭雙眼明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趙嘏詩也而盧琦效之曰疎鐘幾杵江山暮落雁一聲天地秋詩有藍本而不能勝於藍固可不作

韓翃仙遊觀詩既曰礁聲近報漢宮秋又曰細草春香小洞幽春秋兼用自相矛盾錢起谷口書齋詩起言雲霞出薜帷末言家僮掃蘿逕薜蘿互用究覺犯複又和

李員外幸溫泉宮詩偏承霄漢渥恩濃既曰渥不得又用濃字近日邵子湘沛縣官舍留別詩曰從少年輩逐兩獐曰弓弦拓作霹靂響曰餓鴟飛去嚇空桑曰肯作新婦車中藏一篇之中不應四用曹景宗語

唐人詩好用富貴字如杯曰玉杯枕曰玉枕樽曰金樽燭曰銀燭管曰銀管簫曰玉簫閨曰金閨房曰玉房幕曰錦幕窓曰紗窓軒曰瓊軒箔曰珠箔樓曰畫樓角曰畫角舸曰畫舸檝曰畫檝檣曰牙檣纜曰錦纜舟曰木蘭舟梁曰玳瑁梁牕曰白玉牕階曰黃金階鞍曰雕鞍勒曰玉勒韉曰金韉鞭曰珊瑚鞭障泥曰錦障泥當時非果有此皆詩人鬭華取艶習尙相沿殊少出塵之致

詩嫌空腔不能不用典實然有可用者有儘可不用者如沈佺期詩芳草平仲綠平仲木名蘇詩略彴橫秋水略彴獨木橋也黃山谷詩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鴨脚木名琴高魚名龐鑄詩青奴初薦枕黃嬭亦升堂青奴竹夫人也黃嬭晝睡也林和靖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郭索蠏也鉤輈鷓鴣也蘇文忠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蓋道家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銀海也近日王阮亭山水圖詩長林巨壑來畏隹畏隹山阜貌又送陶季詩中冠支離三百顆中冠荔子也

又賜金園圖詩龍公鸑尾嘯烟雨鹿角鼠鬚飽霜霰龍公松也鸑尾竹也鹿角墨也鼠鬚筆也撏撦此等語有數病非注不明病一替身字病二用古太痕病三頗近纖巧病四有損詩品病五有意賣弄腹笥病六與郝參軍娵隅躍青池無異病七自應以不用爲高

太白蜀道難蕭士贇謂爲祿山亂華元宗幸蜀諷其早歸而作按明皇於天寶十五載六月出犇蜀七月至成都明年九月肅宗收復西京請上皇還京師十月上皇發蜀郡十二月還京其在蜀也本無多時日當西京未復固非可歸之時而甫聞捷報卽駕六龍又何待諷之

使蹶乎唐書謂嚴武節度劒南威福自恣嘗因小忿殺判官又累欲殺杜甫房琯在蜀亦不爲所禮蜀道難爲房杜危也今按篇末云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其爲刺嚴武諷房杜信矣

李洞集賈島詩爲句圖僧惠崇自錄其得意之句凡百聯爲句圖近日王漁洋摘施愚山佳句爲摘句圖皆五言律也五律語可醞藉故多佳句在盛唐以後乃有之初唐猶尙風格無句可摘也然佳句易得而通首高澹風格遒上此最難幾惟深於詩者知之

詩家每用俗語古木蘭詞出門見火伴火伴俗言同伴也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温暾温暾俗言不冷不熱也盧仝詩不鯽溜鈍漢鯽溜猶言伶俐也杜詩頓頓食黃魚頓頓猶言每餐也柳詩包飯趁虛人趁虛謂上市也蘇詩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俗謂飲酒爲軟飽美睡爲黑甜也張元幹詞翠穿珠落索黃山谷詩美酒玉東西落索東西俗言器什也此坡公所謂街談市語皆可入詩只要鎔化是也然詞雖鎔化究覺不雅如菖蒲之葅以佐盛饌其爲味也亦不侔矣

俗以物返主曰奉趙本藺相如完璧歸趙之義何以僅用一趙字卻物不受曰奉璧本晉公子受飧反璧之義何以僅用一璧字請人詣己曰移玉本左傳問君親舉玉趾將辱臨於敝邑之句何以僅用一玉字俟人闔家曰闔潭本韓昌黎或爲公與侯潭潭府中居之句何以僅用一潭字按之則不可通而用之則人人皆識相沿已久故耳猶詩人習用居諸而不言日月居諸虛響未免落空習用沾巾而不言淚亦不知所沾者何物也

佔畢叢談卷六

豐城袁[illegible]易齋

談武事

師之一卦言兵事畧盡左氏敘兵法無不入妙其後作史者於用兵致勝之道靡不詳紀而司馬公作通鑑悉取之以入分注兵固立國者所最重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誰能去兵味道者可不講乎古人重武無不射之人見於諸經者可考禮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是爲童子時即肄之以武事也文王世子篇世子及學士春夏學干戈是雖爲世子者亦必教之以武事也

其所以爲此者非以衛身也以衛國也爲國之道安不忘危育才之道文必兼武詩稱罝兎之野人而堪干城文王之多士而有禦侮其所以習之者有素而當時之所尚亦可知矣

宋史言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後世文武既分所以才有偏勝然在當時程朱理學之宗未嘗不言兵張横渠陳同父顧子敦皆喜談兵王定叟通兵家書秦少游喜讀兵家書董文清喜讀孫武曹操之書邵興宗著兵說陳仲通著兵畧蘇老泉著權書蔡西山著八陣圖說宋正仲論八陣之象本於八卦最爲精妙錢長卿林光朝儒臣而知兵陳忠肅屢著滅賊之功王景宋立奇功於沮河蔡子政王子純章質夫皆以諸生爲良將樹勳河湟虞忠肅一書生而采石之戰遂安宋社趙忠肅留心理學而應變制勝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其時讀書談道摛文之士固未嘗以兵爲分外事而偏廢之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對孔文子問兵於孔子孔子不對非薄武也兵凶器戰逆德必不可已而後用之稍可已則亦已矣聖人愼重其事故不言也他日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於兵事也一何深哉

荀子曰善附民者乃善用兵王恕曰兵書無不本諸愛

民者夫愛人則下親附人忠其上而爲之致死若上之於下而秦越視之則下亦秦越視其上雖強驅之能得其死力乎記言古之爲政者愛人爲大而用兵之道亦本於愛人是愛人者立國之本即用兵之本也

兵法多端不可殫述而其大要亦數語可盡兵事之起除暴應敵不得已而用之所謂田有禽利執言也以順取逆理直則氣盛所謂師直爲壯曲爲老也政和化洽人心悅豫則所向有功所謂師克在和不在衆也得老成使主軍所謂丈人吉所謂百萬之衆不如一賢也行如戰戰如守堅不可犯所謂師出以律所謂兵事以嚴

終也兩軍相遇不見可勝不戰謀定而後戰所謂好謀而成所謂思計如渴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所謂必戰爲上兵戰爲下也與士卒同甘苦士不食不食士不寢不寢士有創親爲裹之士有疽親爲吮之則士卒用命所謂蓄恩不倦以一取萬也其大要如此

子曰臨事而懼詩曰旣敬旣戒葢以兵事主敬懼也兵者死事敬懼則思慮熟計謀審而後動出萬全若易言之而輕用之謂之浪戰此趙括所以爲秦坑李元平所以爲賊縛也老子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豈不信哉

杜牧之曰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所以虞伐苗必用禹者以當時賢臣雖多而禹最聖也周東征必用周公者以當時賢臣雖多而周公最聖也宣王征玁狁而用文武之吉甫征荆蠻而用元老之方叔皆當時極選周之末代列國戰爭乃以武臣策士爲之與古之命帥異矣

兩軍皆陣未見其可驟交焉未有幸也如曹劌長勺之戰魯公曰可劌曰未可必俟其氣竭而後乘之俟其轍亂旗靡而後躡之此必勝之道也唐太宗曰我按兵不動彼勇氣自衰此臨陣之要訣

晉伐梁軍於柏鄉晉主欲戰周德威曰梁兵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晉主從之遂破梁兵其後梁晉胡柳之戰晉兵已敗諸將請歛兵還營詰朝復戰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晩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晉主從之遂敗梁兵兵者氣餒之爲日暮士飢則氣餒衰矣我飽士卒蓄氣以待其衰而後乘之此必勝之道兵法所謂飽能飢之又曰以飽待飢是也

吳楚反攻梁梁急請救周亞夫堅壁昌邑不出而使騎

兵絕吳楚食道吳兵數挑戰終不出吳兵飢引去亞夫出精兵追逐乘勝盡滅之梁州賊王國圍陳倉皇甫嵩與董卓共拒之卓欲速進嵩不聽國攻城八十餘日不能拔疲困自解去嵩進擊大破之國走而死夫兩軍初至其氣皆銳勝負未可知也我堅壁養銳俟敵力弊堅城之下引歸而後擊之此萬全必勝之道也二公眞知確見如出一轍卽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是也

唐太宗伐高麗攻安市城高延壽帥兵十五萬救安市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命世之才今舉

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旣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宋高遵裕伐夏夏主母梁氏問策於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夫老者慮事動出萬全易所以貴丈人也使高麗從對盧之請太宗之不爲高遵裕者亦幾何哉

劉太尉錡順昌之捷以寡勝衆以弱勝强何以算無遺策也蓋以時方大暑金師由汴遠來晝夜不解甲人馬疲弊而順昌城守已完士氣閒暇勞逸不侔主客異勢

不戰則已戰則勝矣故詭詞以驕之約戰以怒之獻橋以決之蓋惟恐其不至也及其來也又毒水草使旣病者益病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不勝其熱力疲氣索始以閒暇之師擊而勝之是蓋成算早定操必勝之權兵法所謂以逸待勞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

戰曰心戰制勝在心也善攻敵者避其精專乘其寬怠則常勝矣魏侯淵叱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延慶謂淵曰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其壘遂斬靈助高歡討爾朱兆兆至秀容分守險隘歡揚言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將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軍驚走追破之兆遂縊死凡皆誤之使其心寬怠而不設備而後以輕騎襲之故往無不克也

用兵如對毆兩少矜氣敵面互鬬此兩傷也善鬬者閃而擊其脇更閃而擊其背則用我所長臨彼所短矣善用兵者亦然出奇兵擊其背衝其脇則我長彼短必勝之道若兩兵正對旗鼓相當我能致力於敵敵亦能致力於我其勝負烏可知哉兵法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

堂之陣正此謂也

兵不出奇難以制勝有潛師出敵後擊其背以爲奇者有誘之使進設伏乍起以爲奇者有兩兵旣接另以兵橫衝之分斷其勢以爲奇者大約用奇則能駭敵之耳目怵敵之心志敵雖衆每致驚潰此攻心之妙術所以常勝

唐太宗曰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强弱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夫出敵後何以勝也蓋兩兵旣接士皆向前忽有兵自後至彼必反顧而陣動前支後吾其陣必亂亂則

潰敗隨之此勢所必至也善戰者亦明於勢而已矣
曹操與袁紹之相持於官渡也許攸去紹歸操謂操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曹從之紹軍驚擾遂潰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仁厚召耆老詢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潛遣兵攻焚其寨資糧蕩盡賊衆遂降楊義臣之討張金稱也義臣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

甲約與之戰旣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逼其營詈辱之乃約明日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揀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其輜重金稱還救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凡兩軍相持而潛以奇兵出敵後傾其輜重使彼反顧而心亂而後以大軍乘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

劉裕伐南燕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閒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遂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克之因縱兵奮擊大敗之唐太宗伐高麗至安市城攻之高麗使將帥兵十五萬救安市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聽遂卒無功夫城者敵所依以爲固者也奪其所依則衆心不固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顧太宗舍良策而不用而屈於小醜惜哉

公孫淵反司馬宣皇征之淵阻遼隧堅營高壘欲老魏師宣皇曰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巢窟必虛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棄賊而向襄平賊見兵出其

後果邀之三戰皆捷卒斬淵蘇峻反據石頭攻大業壘陶公侃將救之長史殷羡曰若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必解陶從之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遂斬峻其後金侵宋渡淮至廬岳武穆請長驅京洛以擣之使彼疲於奔命金主悉衆南侵陳敏請徑擣大梁以爲救江淮之術元兵圍襄陽甚急金仁山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陽之師不救而自解擴廓帖木兒出太原由居庸進攻北斗徐中山達直擣太原使北平之師不救而自解皆此術也皆兵法所謂批亢擣虛者也

用兵有避强擊弱之法王敦反晉使劉隗軍金城周札守石頭敦欲攻隗杜宏曰隗死士多未易可克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矣敦從之札果開門納宏劉隗亦敗徐敬業兵起武后使李孝逸率兵拒之敬業屯下阿使弟敬猷逼淮陰諸將請先攻敬業監軍魏元忠曰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戰敬猷不習軍事其衆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敬猷走敬業亦敗蓋擇其可克者而先攻之則爲力易旣克則軍威大振敵人褫氣而前無堅陳矣兵法所謂銳卒勿攻所

謂擊一而得二是也

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韓信擊魏魏王豹盛兵塞臨晉信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遂虜魏王劉裕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此皆所謂將欲西而示之以東所謂多其方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也

韓信破趙以奇兵從間道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兵見之大亂遂滅趙唐太宗破竇建德使程知節等卷旆而入出於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亂遂擒建德韓世忠破劉忠先遣銳卒二千伏忠所據之白綿山比戰酣先遣卒植旗恭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大驚潰遂斬忠前人之智後人用之皆以取勝者無他奪其所恃則駭驚驚則亂亂則潰敗同一轍也

宋華氏叛華登帥吳師以敗宋師宋大夫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華氏遂敗晉桓元反其將何澹之守湓口何無忌帥師擊之澹之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此舫戰士必弱遂攻得之因大呼曰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遂敗夫將者軍主軍之司命失主則命無所繫而心喪

矣此攻心之善術也

章邯項羽相持於鉅鹿邯欲降陰使人於羽而約未成羽乘其狐疑引兵連戰遂大破之秦遣兵拒沛公於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益張旗幟爲疑兵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情而擊之遂破秦軍其他如韓信因酈生已說下齊城而擊得之李世勣因頡利已遣使謝罪求朝而襲擒之光武因王郎之請降而急攻之遂拔邯鄲曹操許馬超之割地送子而復擊之遂定三輔皆此意也夫兩軍相對議和議降將無欲戰之心士無自固之氣從而乘之蔑

不勝矣在我者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在彼者所謂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此孫吳之善術也

成都王穎與趙王倫戰於黃橋穎敗欲退師盧志謂穎曰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高歡與宇文泰戰於渭曲歡敗侯景請於歡曰宇文泰恃其戰勝必不設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泰可得也夫敵驟勝則氣驕而寬怠之心生且謂彼既敗矣必不能來故不設備此眞有可乘之隙故常轉敗爲勝兵者變化之物倚伏之事其勝

負在呼吸之閒陸宣公所謂間不容息者也

漢挑戰楚大司馬曹咎渡兵汜水士卒半濟漢擊之大敗楚軍隋宇文述等伐高麗糧盡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隋兵敗潰其他如羅藝敗竇建德於幽州黃景復敗南詔於大渡河李克用破黃巢於王蒲渡翟進破楊進於洛水皆乘其半濟擊之蓋半濟則敵未得地人心未定兵力不完此時此勢眞有可乘之機孫子所謂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是也

吳漢之伐蜀也進逼成都自營江北使副將劉尙營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光武以爲深憂先主之伐吳也自巫峽至夷陵立數十屯樹柵連營七百餘里魏文測其必敗蓋將兵者合所領如一身將之用兵如自用其手足斯兵可得而用隔遠則呼應不靈指使不便一處敗而其他瓦解矣桓溫言陣法之妙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置陣固然爲營亦當如是

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楚者衆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帥賤而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

大奔吳子從之遂敗楚師魏拓拔英擊漢中齊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師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兵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皆潰夫師者衆也衆必有主易師之義衆陰得一陽爲主以統之所謂丈人吉也若師有衆主莫相統一所謂弟子輿尸凶之道也楚州來齊漢中之役帥賤而無丈人衆主而多弟子安得不敗迨後唐九節度之兵討安慶緒潰於相州諸道兵討吳少誠潰於小般水宋高遵裕等四路之師潰於靈州劉鞈等諸路之軍潰於太原皆由

師賤莫相統一故也

凡兩軍相對置陣已定不可移陣使動秦伐晉逼泜水而陳秦主欲俟晉兵半渡以鐵騎蹙之麾兵使却兵既退不可復止晉兵渡水乘勢擊之秦兵遂潰周尉遲惇布陣沁水之東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韋孝寬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周兵大敗夫鷙鳥猛獸將有所搏擊而先伏而不動者所以養其勢也臨陣亦然置陣已定人心定一養其銳氣候鼓而進而驟麾之使動而不定而人心因之無定彼以前往有定之心以擊我之無定宜其敗矣

桓溫伐蜀軍至彭模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勝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合軍而進溫從之遂克蜀夫孤軍深入敵境分之則力薄一也分則聲勢不聯救應不便二也蜀道險隘前路有阻必須開通二道則為功倍矣三也一路敗其他瓦解四也出於一途而分隊以進每隊以能將領之正邢巒所謂軍軍相次聲勢連接侯景所謂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斯長算也然此亦指士馬不甚衆者言耳若宋初以天下全力攻西蜀一隅大軍分向劍閣夔門而進使彼兩路應接不暇又制敵之一道也

明鎬之征王則也賊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牛還走賊遂敗王德之擊邵青也諜言青將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青衆殲焉潘美之征南漢也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至陣前以壯軍威美集勁弩射之象奔乘者皆墜反踐南漢軍遂大敗沐英之征雲南也思倫發叛引羣蠻入寇毆百象被甲荷欄楯左右挾大竹為筒筒置標鎗銳甚英置火礮勁弩為三行陣將合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蠻衆殲焉夫

牛象蠢物也驅之則來傷之則必反走況萬衆鼓譟礮矢並發乎反走而以大軍蹈之無不勝矣

楊峴問朱侗屢勝之術朱曰兩軍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夫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先退者敗能忍則不退不退則不敗而勝忍之一字實臨陣第一義也

唐太宗曰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而已李英公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兵者詭道變詐多端而二語能括其要於此求之思過半矣

陳湯常惠之在西域也以外國擊外國岳武穆之征楊

天也以水寇擊水寇李見羅之在雲南也以土司擊土司因其所熟用其所離皆行兵之至善者也

兵法兵無選鋒者北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選鋒也其後項羽有蒼頭軍唐太宗有元甲軍杜伏威有上募李愬有突將崔安潛有黃頭軍高駢有莫邪都楊行密有黑雲都馬殷有定南刀皆選鋒也蓋選士卒之勁者數千人另爲一軍每遇敵以之衝鋒陷陣則所向披靡而後以大軍繼之亦取勝之一道

古之爲將者必有親軍有親軍爲之左右則指揮萬衆愈有氣勢衝陷敵陣常得羽翼親軍視將之所指衆軍

視親軍之所指而往無不克矣明季如李公成梁劉公綎皆一時名將其所以動輒制勝者亦由多收材武搴捷之士爲親軍故也若以一人立萬衆之中而在左右者不過一二平日進若行酒供使令之人將雖才亦爲之減色矣諸葛武侯謂善將者必有爪牙其親軍之謂乎

南北朝時天下分裂日事戰爭爲將領者得私養部曲多者至二三千人器仗甲馬皆具以此赴國家之急故所向有功而廣州人周靈甫畜有家兵則且以庶人而有部曲矣陸法和與其弟子八百人平任約於江陵則且以緇流而有部曲矣嗚呼鋒鏑之下死生之介非所親習何由得其死力此爲將者所以必有親軍也然私養部曲未免謬於家不藏甲之義矣我
朝自提鎮以下設立親丁糧既有羽翼又非私養將之親軍皆王人也法至善哉

兵者心也衆心堅一則常勝矣孟明濟河焚舟項羽破釜沉舟韓信背水立陣王鎮惡解放舟艦高熲踰沁焚橋高歡連牛驢以塞歸道韓世忠伐木爲栅自斷歸路皆所以堅其心也退無歸路自分必死勢不得不致死以求生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也

經傳所載有車戰而無騎兵史記趙武靈王教民騎射李牧敎士習騎射而遴騎得萬三千匹此騎兵所始自時厥後騎兵盛而兵車廢以騎便捷車笨拙也古車戰皆在中原平曠之地若陟山越水窄塗別徑車其可行乎古接戰皆有信期若倉卒以邀之暮夜以刼之車其可行乎唐房琯陳濤斜之戰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遂至大敗哥舒翰與崔乾祐戰以毡蒙車畫龍虎將以駭賊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標焱熾天騰烟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鬭殺此皆以火破車之明驗也

沈存中謂兵車為輕車非太平車此何待言輕車且笨拙況太平車乎兵車之製世固不傳雖傳亦不可用此古今時勢之異宜也

拓拔英還師遇雨令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樊若水以絲度江之廣狹為浮橋以度師不差尺寸此千古巧思獨絕者也岳武穆生平用兵善以少擊衆張令鐸身經四十餘戰未嘗妄殺伯顏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此千古將略特優者也

馬見異物必驚公子偃蒙皋比以犯宋師胥臣蒙馬以虎皮以犯陳蔡之師朱滔繪帛為狻猊象令猛士蒙之以馳犯成德之師皆所以驚馬也及其驚而衆乘之則常勝矣馬聞豆香則貪食而止劉錡以竹筒盛豆令士卒各繫一筒及戰乃委之於地畢再遇以香料煮豆度日暮馬飢布豆地上誘敵至豆所皆所以止馬也及其止而反攻之則常勝矣兵者詭道因物情之所必然亦因勢利導之一端也

歐陽文忠曰前世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蓋兵多則駕馭難約束難指揮難恃衆則戰不力一動則不可復制前軍敗則後軍自相踏藉所以王莽百萬之衆光武以八千人破之於昆陽苻堅百萬之衆謝元以八千人破之於淝水葛榮百萬之衆爾朱榮以七千騎破之於鄴北皆由是也韓信與漢高論兵曰陛下只可將十萬人亦以兵多難馭故也然則王翦伐楚何以以六十萬人取之王翦老將御軍整暇觀楚兵數挑戰弱堅壁不出而日休養士卒其整暇可知此御多如寡所以能成大功殆亦所謂多多益善者歟

秦伯伐晉晉侯乘小駟鄭人也慶鄭諫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此可謂得馬之性情者也張睢陽大小四百餘戰以數千人殺賊十二萬人行兵不依古法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張曰今與賊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外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故吾使兵知將意將識士情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此可謂得士之性情者也疆場之間能使馬識人心卒識將意人之使馬將之使卒如自運其手足則投之所

往廉不從所欲矣
李牧爲趙將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故牧得盡其才而趙幾霸宋太祖所建帥郡中筦榷之利悉予之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多致克捷明李成梁鎭遼東收全遼之利以養士賞功故所向常勝凡爲大將必有所資以爲激勸之本故成功較易也
太史公謂李陵與人絶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凡行師非有以得一軍之心猶驅路人而用之彼亦路人視其上也故句踐投醪楚莊絶纓秦穆飮食馬之衆顧榮食

執炙之人而後人爲之致死皆此道也匪特君帥盜賊亦然孫恩既敗赴海而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非有恩信以固結之烏能如是莊子曰盜亦有道信哉
古者將戰上下皆服韎韋卽詩所謂常服傳所謂均服也夫將者軍主而與下同服者所謂自隱使敵知其爲主帥而爭趨之則一軍之命搖矣王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卒能自全王繼忠與契丹戰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執之而去此無他自隱與不自隱異也若薛仁貴臨陣以白袍自異李晟每戰以錦裘繡帽自表宋太祖每戰以繁纓飾馬其能免也亦天幸耳豈爲將之常道哉
高敖曹與魏戰建大將旗鼓以陵陣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殷孝祖與賊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死夫將而自隱以藏身也明其所在是呈身也譬之藏金表而出之人爭發之不然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莫知其處而金可保矣
老杜詩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秦主侵晉以張夫人

從而有淝水之敗高神武侵魏以婁妃從而有渭曲之敗齊主禦周以馮小憐從而有平陽之敗金主侵宋以妃嬪從而有瓜州之禍雖其所以致敗之由不專繫此要亦取敗之一端也蓋置將士於鋒鏑之下而主軍者方挾婦女以自樂人其與我乎其不揚也宜矣若李陵出塞而軍不振曰軍中得毋有婦人乎乃盡搜而殺之蓋不如此無以作士卒之氣也固知老杜之言非無謂矣
古帝王將受命爲天下主天必先付以征伐之權商將受命而伐葛伯伐昆吾周將受命而得專征伐於是伐

犬戎伐黎伐密須盍非資兵力不能有天下也兩漢後受命之主雄才大畧用兵如神天生眞人何以必付以如是之才哉盍不如此不足以戡定禍亂爲蒼生造太平之福也

春秋三大戰而霸業分光武昆陽一戰而中興之勢成孫劉赤壁一戰而鼎足之形立宇文渭曲一戰而東西魏乃有分疆韓忠武江上一戰而南渡之宋乃有寧宇戰之功大矣哉盍兩相爭則以力勝兩力均則以智勝兩智均則以天勝當其酣也乾坤變色風雲效靈雖曰人事豈非天哉

王翦三世爲將而其後不振耿弇三世爲將而累世以功名終夫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食報不同無他多殺與不多殺異也明徐中山常開平爲開國功臣第一而中山賞延後昆開平子孫衰替其亦職此之故歟天道好生而惡殺是可以鑒矣

談雜事

自古生民之禍未有如明末者李賊塗毒生靈日以殺人蔪足剖心爲戲剖人腹爲馬槽以飼馬束屍爲燎謂之打亮襄城陷劓刖諸生百九十八人河南陷得福王常洵汋王血雜鹿醢嘗之謂之福祿酒其圍汴也城中飢民相食雖周親不能保水中小紅蟲斤值三千錢屋上瓦松斤値千二百錢有騎過者羣隨候其糞爭拾之以食城中白骨山積飢民至敲骨吸髓其後賊決河灌城民盡爲魚獻賊陷武昌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爲兵餘盡殺之由鸚鵡州至道士洑浮屍蔽江踰月人脂厚寸許魚鼈至不可食陷岳州欲渡洞庭風大作賊連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在成都一日不殺人便悒悒不樂詭開科取士集而殺之筆墨成邱坑成都民於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遣將分屠各府縣謂之草殺僞官朝會拜伏呼獒數十下殿所齅者引出殺之謂

之天殺創生剝皮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川中民盡其毒痛非復人理而生民受禍之慘有述之而不忍聞者自

聖人興伐罪弔民之師不數月平中原不數年又平海宇救斯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登之衽席之上而民始知有生之樂

功德大矣遠矣

三代以下有天下者逆取者多順取者少逆取逆守嬴秦新莽是也逆取順守唐宋是也何謂順守行仁義愛百姓所以保世滋大也何謂逆守不行仁義不愛百姓

所以旋致滅亡也夫以臣圖君是謂逆取何以亦保世滋大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以爲民也能德及生民卽克當天心其逆取之罪可畧也西漢朱明取之在順逆之閒而守之以順所以歷年永也魏晉宋齊梁陳隋取之以逆而守之在順逆之閒所以歷年不甚永也順取順守東漢及

本朝是也光武平王莽之亂復漢家之舊物

本朝定流賊之亂拯斯民於水火皆順取也而我

朝

聖聖相承深仁厚澤非前守文之君可同日語宜乎於

萬斯年受天之祜也然則先儒謂三代以下漢高得天下最正果何謂乎秦旣統一天下高帝爲秦之民亦不得謂之順也然則世謂光武中興何以謂之順取乎光武無尺土之階而有天下與創獲無以異也然則陸賈謂湯武逆取順守果逆取乎非逆也順也桀紂虐民天命誅之湯武伐罪弔民以順天也必明乎此義而後孟子之言爲不戾於正而天人之際亦可得而窺矣

伏羲以木德王神農以火德王軒轅以土德王少昊以金德王顓頊以水德王帝嚳以木德王帝堯以火德王帝舜以土德王夏以金德王商以水德王周以木德王三皇五帝三王之世皆取五行之相生者迭王天下正孔子所謂取法五行終始相生是也周以木德而有赤烏銜書之祥故色尚赤嬴秦伐周謂周得火德從所不勝以水德王色尚黑於是五行相生之序混矣宜漢之仍用火德舍秦而繼周也

太昊以木德王色尚青炎帝以火德王色尚赤軒轅以土德王色尚黃少昊以金德王色尚白從其類也帝嚳以木德王色尚黑成湯以水德王色尚白從其母也帝堯以火德王色尚黃帝舜以土德王色尚白夏以金德王色尚黑周以木德王色尚赤從其子也

閏位之說始於漢人謂五德之運漢以火德繼周木德以秦比共工不足當五德之序謂之閏位猶歲之有閏月也自漢以後海宇分裂莫不各有繼承魏自謂承漢爲土晉承魏爲金趙承晉爲水燕承趙爲木秦承燕爲火至北魏太和閒謂劉石苻氏地偏世促豈可舍晉繼燕因繼晉而定行次爲水德是以趙燕秦爲閏位也至林駉作至論謂自魏至隋皆非正統不足繼漢故天寶閒處士崔昌上言唐宜承周漢以土繼火魏晉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爲二王後乃求殷周漢後爲三恪於是五行迭王之序迄無定論後王遂不用之而卜世卜

年之永促在德不在五行之德也
唐虞禪爲天下得賢此聖人之盛事也然使揖讓之道後世由之而不改勢必流爲子噲之禪子之漢哀之欲禪董賢而天下之亂未已也韓昌黎謂聖人憂後世之爭亂而因以傳子其論允矣武王滅商而分封諸侯公天下而不私此聖人之盛事也然使封建之道後世由之而不改勢必流爲春秋之戰爭戰國之兼併漢之七國晉之八王而生民之禍未已也邱瓊山謂秦之郡縣天下實爲萬世之利其論允矣

古人制物皆有精意史官用彤管者彤赤色取其以赤心記事也御史服豸冠者獬豸性忠觸不直者取其所劾當也卿執羔者羔小羊取其羣而不黨也大夫執雁者雁知時取候時而行也昏禮納采用雁者雁性貞一取從一而終之義也婦人之贄用棗栗者取其早起趨事而戰栗自正也門鑰用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也軍中用鹿角者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以妨害樹柵象之取其能備非常也獄謂之犴者犴野狗善守取扞守之義也船頭畫鷁者鷁水鳥取其能厭水神也其他蒲牢四牛贔屭蚩吻嘲風之類各因其能象而用之於物理爲安

周官制度每假物以垂訓左九棘右九棘以爲公卿侯伯之位棘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面三槐以爲三公之位槐懷也言懷遠人於此欲與之謀也公執桓圭者雙植曰桓宮室之象欲其安於上也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者皆象於人欲其愼行以保身也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者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也有罪坐諸嘉石者嘉石文石欲民思其文理改過自修也窮民立於肺石者肺石赤石使之赤心不妄告也民訟必入束矢者取其直也民獄必入鈞金者取其堅也夫人過市罰一幕命婦過市罰一帷者幕帷所以自藏罰之恥其不自藏

也凡一名一物皆有深意使人顧名思義而不敢苟垂教可謂至切矣

書以道政事而尙書中唐虞夏商之閒無禁字葢當是時民風醕厚道民有本無所爲禁也周官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三曰禁而野廬氏禁野之横行徑踰者雍氏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王制亦云執禁以齊衆自時厥後列國皆有大禁至秦則禁挾書禁偶語詩書禁以古非今且禁非所當禁可以觀世變矣

春秋譏世卿葢卿者君之貳惟賢是用不當以世也晉宋以來特重門地門地未必皆賢而恃所資以取敗者

更不一而足韓顯宗曰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墜於皁隷何爲因其祖父之重而過望其子孫哉自隋置進士科唐宋因之以科舉取士於是門望之風息矣

漢時以經義決事張湯雖深刻時引博士弟子爲廷尉史傅以古義魏太平眞君間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夫治獄者一麗於律此常道也情有錯出律有未設則可疑於是以經義決之以求情罪之允協也唐下邽人徐元慶報父仇殺人栁子厚引經議之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人韓昌黎引經議之且曰律無復仇之條非缺文

也蓋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許復仇則人將倚法顓殺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將使法吏一斷於律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此經義斷獄之微旨也後世歷世愈久法制愈詳有一事卽有一法以麗之又何以引經爲乎

太學諸生言事始於漢之末東漢曁唐世偶有之不多觀也至宋蔡京壟政禍國於是太學生陳朝老上書論之陳東等亦於國勢危亡之際乞誅蔡京用李綱南渡以後此風尤熾如張觀等七十二人乞斬湯思退用陳康伯楊宏中等六人乞竄李沐復趙汝愚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論史嵩之之罪蔡潤德等百七十三人訟劉漢弼之寃陳宜中等六人攻丁大全之奸而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亦上書極詆賈似道宋之建國元氣在臺諫正論在太學陳元杰所謂正論卽國家元氣是也然要皆衰亂之世奸人妨賢誤國故公憤而爲此盛世君明臣良政事無闕安得有草茅伏闕之事乎是太學言事非美事也而史顧錄之亦子產論不毀鄉校意也明初臥豐碑於學宮不許諸生言事於是太學上書之風熄矣

魏晉有記室參軍之官皆辟賢士爲之使主表章書記

之事蓋幕職也唐宋以來有行軍司馬判官推官掌書記參謀參議主管機宜文字諸職統謂之幕僚卽古記室參軍之類凡節鎭方岳大員皆得自辟所知或於朝士之賢者表請爲之故以韓文公之賢而張公建封辟置幕府歐陽文忠之賢而錢文僖辟置幕府鄭公從讜以宰相節度河東得士之多時謂小朝廷李公庭芝在淮東得士之多亦號小朝廷居方面者旣得賢士以爲之助而爲士者亦得歷練庶政以成其才也明初各省設承宣布政使司有屬官而無幕僚於是另延習熟刑名錢穀之人入署以掌案牘謂之幕客而士之敦詩書

能文章者亦多不諳幕務於是文學之士與幕客分爲兩途而兼之者鮮矣

古侏儒在疾民之列因其器以廪食之或使爲俳優樂記及優侏儒是也或使之持戟胥語侏儒扶盧是也漢武帝多以侏儒爲騶從故東方朔有侏儒飽欲死之言仍古食之以器之意隋煬左右有矮民王義唐元宗左右有侏儒黃䯄蓋當時有貢矮人供奉之例以其形體短小入內無嫌是有利其短非食器之義也至陽城爲道州刺史州貢侏儒城哀其有生離之慘奏罷之自時厥後無有以侏儒給事之事見於紀載者矣

龍興慈記曰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器宇亦異買肉請益卽大斵一塊與之算多王侯貴人命歎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耶池北偶談曰南昌張儲大學士位之弟多才藝醫卜星相堪輿風角之術無不通曉萬歷閒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覩人閒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貴行伍里巷中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眞主其將出乎可見一代帝王受命而起天必篤生從龍之彥爲之掃除氛亂黼黻太平如漢祖之興蕭曹之徒多出豐沛光武之興風雲之士多產南陽自古已如此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此人所知也而古帝王聖賢之名皆不可犯苗晉卿有十子取名發丕堅粲垂向昌稷望咸皆與古帝王同非臣子所當爾宋齊邱始字超回齊大聖而超大賢更爲荒誕適成其爲妄人而已

命名者古聖賢之名固所當避而當代聞人亦不可偶同同之適自形其妄也辛稼軒帥長沙考試濫取春秋卷一人索亞榜春秋卷易之及啟名則趙鼎也稼軒怒

曰佐國元勲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遂不錄此可爲命名者之戒

古者子生三月而名禮所謂子生三月則父母命之於祖廟是也今則甫三日卽名之矣古者子生二十而字禮所謂冠而字之是也今則甫成童卽字之矣

劉縚兄弟父名昭一生不寫照字李習之父名楚金凡爲文皆以今爲玆此雖與不諱嫌名有異要之乃心其親見其似者亦諱之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范蔚宗以父名泰辭太子詹事之職賈曾以父名忠辭中書舍人之職此不特嫌名非所當諱更謬於君無所私諱之義矣

至郭崇韜父名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蔡會公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貨務國家之進制竟以私諱改之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殊背於道矣

古人姓名中有插之字者皆語助辭如左傳介之推射義公罔之裘是也晉宋以後竟以之字爲名失古人語助之意矣

唐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四人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夫所謂王佐者格君心之非明治人之術識當時之務補弊救偏仁育義正法臻三代之隆使百姓由之而不知四夔之學豈足語此不過高自位置而

已晉之殷浩唐之房琯皆有虛名而無實才其旣柄用也急於用兵輕於一擲卒至名裂而不復振惜哉

秦姚興命羣臣擧才僕射梁喜以世乏之才對唐太宗令封德彝擧才德彝以世無奇才對夫賢才所以撐持天地天地不生才天地亦幾於息矣天地不容有息時則不容有不生賢才之時特旣才且賢必不枉己以求遇於人有薦賢之責者以爲是雖賢於我無益也而決然舍之而世遂不收賢人之效二臣之所謂無才非無才也無有才而私之者也東方朔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而以爲固鼠也不亦謬哉

伊尹畝畎傳說版築膠鬲魚鹽甯戚飯牛樊噲屠狗灌嬰販繒周勃織薄皆所謂以鴻漸之羽困於燕爵者也伊傅樂道固不以窮達爲加損彼絳灌諸人所具亦畧可見矣自非乘時射會附鳳攀龍亦草木同腐耳何由奮身靑雲之上而垂之無窮哉士有懷寶玉而就煨塵者多矣其遭際異也

禮君命召不俟駕漢唐以來徵聘處士往往不至而朝廷不以爲忤者宏優賢之禮亦以崇退讓之風也夫士道之立本於山林使人皆務進而不務退則趨競成風廉隅道喪國家亦何樂有是人哉故束帛屢加幽人不

出上好賢而下好遁各行其是兩不相妨卽所以爲教也范史謂非光武不能成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聘之不至而禮有加政所以章時君之大而貪競者愧矣若操之使必至與不至而怒之則董卓耳公孫述耳豈盛世之所有哉

周之盛時無士農之分士卽農之秀者詩曰烝我髦士以在田者有士也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夫三年大比之興甿所興者卽六鄉六遂受田之農民也降至春秋則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於是士農分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戰國時處士橫議時主爲之擁篲先驅其後遂有坑儒之禍東漢之末爲士者激揚聲名品題執政自公卿以下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其後遂有鉤黨之禍士人不自韜晦伏處放言草茅而衡朝廷布衣而高卿相遂至害成淸流邦國亦瘁是豈特國家之過亦士之所以自善者有未至也

三教竝稱始於宇文周然道佛二教時禁時復猶未與儒竝也唐命釋道講論於麟德殿貞元間乃以儒士參之厥後白樂天有三教論衡至謂殊途同歸一何謬也而其時尤重道教置元學博士聽公主出家入道聽宮

人入道而賀知章以集賢院學士請度爲道士李鄴侯於代宗朝亦乞爲道士何其溺於異術若此哉蓋以李氏出於老子追尊爲元元皇帝所以雖代有賢臣莫敢論正

三郤譖殺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王允殺蔡邕馬日磾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滅紀其能久乎夫所謂天地之紀者所以綱紀天地使不崩陷所謂國之紀者所以綱紀國家使不傾覆殺善人則仇視天地斬伐國脈豈非天下國家之罪人哉語曰蔽賢不祥又曰蔽賢蒙顯戮蔽且不可況殺之乎宜其及矣

凡物之尤者必有大患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妒不使視父寢其子皆諫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遂使視寢生叔虎卒與欒氏之難魏道武見賀太后之妹美請納之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道武竟納之生淸河王紹卒有弑逆之事蓋婦人而負絶世之姿必妖孽之氣所聚往往禍人家國傳曰天鍾美於是必有大敗此名理也而皆出於婦人之口一何智哉

大舜耕稼陶漁大禹手足胼胝伊尹耕於莘野傅說築

於傅巖古聖賢未嘗不勤手足之烈有明一代若羅公復仁之墾壁來公恭之鋤菜吳公琳之拔秧布田劉公大夏之鋤菜扶犁吳康齋之揚米藝穀猶見先民遺意

李善哺李續乳爲生湩元德秀兄子襁褓喪母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男子不應有乳至性所結動之以天如此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元德秀不及親在而娶遂終身不婚陽城不欲外姓間兄弟之好亦終身不娶絶似續廢人道如是以爲高行殊悖於道矣

明師入燕危太僕自矢死節投報恩寺井中寺僧出之遂不死而事明其後死於和州以失節也李賊入京師周介生自分死節爲僕所持遂不死而從賊其後死於金陵亦以失節也二人皆聞人當其讀書自豪意氣慷慨何嘗不以忠孝自命乃一念偶移片時不決遂至身名俱喪一生學力歸於烏有嗚呼仗節死義之場有幸有不幸豈非天哉然彼一僧一僕者實二人之寃對矣

陳平六出奇計佐高祖定天下可謂能矣及孝惠崩呂后用事平爲相請使呂台呂産將南北軍柄歸諸呂幾危劉氏何其智於前而愚於後乎蓋恐太后疑己故授

呂氏兵柄所以自安也爲身謀則得矣非所以謀國也舞智任術行其所熟其後雖有安劉之功君子不取焉

王莽是千古一大癡物其篡漢也以爲天命人心眞屬己者固已癡矣及其得志動借經義自飾如孝平有疾作金縢輔孺子嬰倣踐祚將拒翟義作大誥以至刑必象刑流必幽州放必三危殛必羽山車曰乾文車馬曰坤六馬蓋無一非依經者及天下兵起崔發言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遂率臣民南郊大哭其假經自悅雖瀕死猶是也夫迹莽之所爲無適不與經相悖失經之義而徒竊其文非千古大癡物而何

楊王孫生平無所表見只命羸葬一事班史爲之立傳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古之訓也樂正子春下堂傷足而有憂色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皆不敢毀傷之意羸葬乃漆園之見耳獨不慮有毀傷之事乎史爲之立傳何哉

楊伯起昏夜却金可謂清矣而非其至也夫盜不過五女之門知其無有也伐國不問仁人知非所樂也王密爲楊所舉吏而敢懷金以獻此其清素之先聲不足以奪故人行私之意矣杜黄裳爲相外鎭遺之物使者擕至府門適夫人外出見從婢布衣襤褸竟不敢投而返

顧常侍爲延尉冬服單薄人不敢解衣衣之夫不敢餽而不餽與敢餽而後却之此其閒固有別也

吳康齋往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天物乃負擔他往此自世俗觀之則爲近慳自君子觀之則爲合道蓋非所應費則當爲天地惜物力嘗見仕宦者優俳賞予動至數金厚自貴重邀譽細人眞暴殄天物者矣

古者簠簋不飭則坐以不廉之罪漢張武受人金錢文帝更加賞賜唐長孫順德受人餽絹太宗復賜絹數十疋雖務爲寬厚以愧之非法也蓋法者人主與天下共

之雖天子之尊不得有所出入受賍有罪而得賞法不己頗乎借使復有如是者數輩以干國典將賞之乎罰之乎罰之是不倫也賞之是惠奸也何以懲後此過中之行不可以訓

唐德宗謂陸宣公曰卿清愼太過諸道餽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非也春秋之義人臣無外交結好外藩己屬害義況收其鞭靴則心有其鞭靴也由鞭靴而及珠玉則心有其珠玉也一物入室便爲私人雖欲踈之有所不可賄輕者報之輕賄重者報之重勢不得不以國家之事行其私矣德宗不使臣下

砥礪廉隅而欲以餽遺通物情過矣

史稱李衛公後房無聲色之娛而小說家載有道士獻玉象於李遂多買洛下名姝之事夫衛公孜孜奉國其在蜀也作籌邊樓其爲相也有起草院精思亭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爲宰輔未嘗去書豈荒於色者所能乎此必牛僧儒白敏中之黨疾其鴻才大業創爲是說以譏之猶贊皇之徒作周秦行記以誣僧儒嗚呼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唐書載李臨淮光弼之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尺六寸鬚者陽之精婦人不應有之臨淮功造唐室爲中興名臣豈其家陰陽舛行如此乎宋宣和末都城酒保朱氏女生鬚長六七寸明武宗時楚婦人生鬚長三寸皆災異也而謂臨淮之家有之乎大抵史氏記聞之誤也

唐德宗時藩鎭相繼叛兵需費廣有司務爲掊克百姓怨咨朱泚據長安大出府庫金帛賞將士耗散甚多及泚平府庫尙有餘蓄見者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明季有遼餉練餉加派之害民不堪命及闖賊陷京師內官將大內所藏金銀十二窖出獻恣賊所取歛怨百姓而窖有滯財同一覆轍可歎也哉

岳武穆朱仙鎭之捷宜可以復二聖雪國恥矣而遽使

之班師何也論者謂金師北去欽宗南還則天位有屬高宗以位爲利故忍而爲之及觀何鑄爭武穆之獄秦檜曰此上意也檜雖奸焉敢鑿空爲是言哉其君臣之間必有密謀非外人所得聞者不然一日發金牌十二何若是之急以片紙付獄殺功臣豈宰相所敢專宋之淪喪中原不得專罪醜檜矣

紀僧眞得幸齊世祖嘗請於上曰臣榮階至此無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黃巢入長安以己儒者令軍士不得入儒者之家宋徽宗時內侍梁師成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夫士儒美稱也進士正途也雖幸臣賊子

亦必慕之吾儕幸附士林又忝科甲其可不思所以副之哉

讀史者至秦檜殺岳武穆事未嘗不掩卷流涕常過湯陰謁岳廟有鐵鑄醜檜王氏離兒万俟卨及檜妻王氏像跪於廟門而西湖岳墳前亦鑄五人跪像旁置鐵錘遊人時舉錘擊之以洩憤杭人有病禱岳廟者每許擊數萬錘首刓復鑄

京師歲首都人爲武穆燃燈作會每泥塑醜檜跪像高四五尺空其中以煤煅之通體亮紅口鼻閧紅焰閃閃上吐謂之燒秦檜夫檜往矣至今猶錘擊其首火燬其

佔畢叢談　卷六　卅九

中將萬世不息又何其快也此可爲爲臣不忠之戒

王莽末兵起莽率羣臣及諸生小民南郊大哭冀以厭之東漢末黃巾賊起向栩上書言國家不必興兵但遣諸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唐代宗時天下多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三者彌兵之術可謂癡絕眞千古笑柄

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漢書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孫思邈曰藥氣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蘇文忠曰三易醫而成蠱凡此皆衛生要訣守身者不可不知

有人學仙不成以兒時常蓋厚被也嶺南人以鵝毛爲被覆嬰兒取其性冷也禮言童子不衣裘裳衣不帛襦袴以裘帛之溫非童子所宜也蓋小兒純陽衣被過厚則蘊鬱生熱逼而致汗遂亡陽而日卽於尫矣魏明帝累失皇子司徒王朗上疏曰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用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然則婦人愛子而厚其被衆其服非愛之也適所以苦之也非特苦之亦戕之也昔人謂若要小兒安常帶飢與寒歧黃家謂小兒陰不足缺其下服使常

佔畢叢談　卷六　四十

有寒意而陰乃滋長斯義也安得使婦女知之而育子無夭折之虞乎

嘗疑戰國策載蘇秦說趙趙王賜之黃金萬鎰漢書載陳平說漢漢王予黃金四萬斤恣平所爲不問出入梁孝王死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王莽死省中黃金萬斤爲一匱者尚六十匱董卓死郿塢中有黃金三萬斤其餘賞賜用黃金者甚衆而武帝賞從衛青出塞有功之士至二十餘萬斤宣帝前後賜霍光至七千斤何當時黃金之多若此也偶閱宋史杜鎬傳太宗問西漢賜予悉用黃金何以近代爲難得之貨鎬曰當時佛事未

與故黃金賤觀此知黃金之貴有由來矣
歐陽文忠知貢舉痛抑隱怪奇澀之文罷黜薄者伺其出聚譟於馬首街邏至不能制滇西山省試主文有輕薄子作賦嘲之曰誤南省之多士滇西山之餓夫二公一代偉人尚不免於狐嗥犬吠可知凡不得志於有司則咎有司甚至不見滿於師長則咎師長亦曲士必至之情無足怪也然適足自伐而已於有司師長何損哉
黃巢屢舉進士不第忿而作賊張榮屢舉進士不第遂歸阡能儂志高三解不得志起兵兩廣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牟金星磨勘被斥遂爲李賊主謀誰謂士

類中無梟獍哉然原其涉獵詩書總以爲利求利不得遂忿而與君父爲仇學術不正充其量至爲盜賊而不辭孟子所謂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里中有人掘地得磁器數事以問余余曰此檀弓所謂明器也蓋古人用以殉葬者又有人掘地得古錢一器問余余曰此唐書王璵傳所謂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是也古之葬者瘞錢意以備死者之用後世以紙寓錢焚之而瘞錢之風始息矣

佔畢叢談卷六終

先大父佔畢叢談成南昌龔長齋先生見之歎曰吾嘗求一王佐之才不可得不意近在吾鄉閒鉛山蔣清容先生懷人詩曰儀曹宰相才惜哉兩爲令又曰儀曹宰相才長揖歸田園蓋先生深悉先大父生平政績故兩以宰相才許之亦指是書言也先大父聲聶洪如從甕裏出七十餘猶響震戶外架小時侍杖履側見與人道古輒洋洋纚纚口講指畫上下數千百年閒事如在目前大約皆叢談中旨趣也久欲付梓以艱於貲不果今先大父謝世三十餘年架爲冢孫亦復行年六十多病之身豈能久存恐過此以往子孫不知敬謹收藏編殘

簡脫獲戾更重爰以剞劂之事商之秦君煒朱君彬萬君光新光泰光筠光第笙箕光澂時敏光顯啓粵皆欣然任之而秦君煒朱君彬萬君光第時敏光顯啓粵尤賚校對力焉附入勸學卮言時文蠡測各一帙皆遵照訂正稿編次非敢擅增也孫架謹識

序

古者子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學者學爲聖賢非文詞技藝之末也自隋置進士科歷代以雜文取士士皆懷鉛吮墨習爲文章其弊也揣摩場屋苟求速化父兄以制舉爲程課之術子弟以帖括爲功名之媒而科舉之學與聖賢之學顯判爲二語之以希聖希賢則胡盧而笑曰老生常談卑之無甚高論也先儒謂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而肖之況聖人與我同類者乎爰於諸經前言中擇其裨於身心切於日用者摽舉如干條爲有志聖學者勸雖習見習聞重複堆垜皆

所不避使學者類聚而觀其義自見命之曰巵言微之也然而大端具焉矣時乾隆十二年丁卯正月旣望易齋袁守定叔論氏書於豫章書院之麗澤堂

勸學巵言 一十六則

豐城袁守定易齋

第一則言立志

爲學莫先於立志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時便斷然以聖賢爲志又曰所謂志者只是直截要學堯舜觀孟子引成覸顏子公明儀之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才言高遠難及便是自棄須竪起脊梁立定主意求聖賢之道爲聖賢之徒則持躬制行閒必有可觀者矣夫適秦越者必先志乎秦越而後按程徐步可漸而至未嘗志之何由造之宜其安於所處之地而不能遷也

第二則言務學

聖人開口教人便說一個學字可見天下萬事萬理皆從學中得來易曰學以聚之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記曰學然後知不足諸經中教人爲學至爲諄切譬如百工各業一技學而後能不學則不能不深學則不精也我輩一隙靈光所得幾何其所已知必所素學其所未學斷難懸知只抖擻精神直從今日學起自然日有所積月有所累久則漸漸充滿而貫通矣

第三則言明理

人必此中明白而後應事接物不至差錯元儒之言曰

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旣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所以書之頌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詩之頌文王曰緝熙自古大聖人只是徹底明白明白則措行恰當而無過不及之差也學者先務此心此理一切了然身世之間確有所見則大本已立自可起而赴功矣

第四則言窮經

大學言脩齊治平而歸本於致知格物竊謂格物之學惟有窮經窮經則有理道以果其腹如已穀食便可幹事不窮經譬如餓夫空空如也幹得甚事學者須知天

下古今之理諸經中已說得詳盡我只是刻意探索著之心腑自然與聞聖賢之道而方寸之間沛然有餘矣夫人不聞道則此知覺運動之軀茫無可據私意用事其得意處多悖道處故聖人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極言道之不可不聞也然未有不窮經而能聞道者也

第五則言看鑑

朱子序通鑑綱目曰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則看鑑亦格物之一助也夫諸史中帝紀特舉其綱事皆散見於列傳而列傳又以一人之事爲始終所以觀者苦其汗漫一時不得其要領綱目則以國家之事爲始終摘諸史中之大且要者編年序月列爲成書旣準春秋之褒譏又極論斷之精核使是非得失之辨成敗興亡之由瞭如指掌學者熟之鑑古以知今觀事以證理愈知諸經之言切於情事至當而不可易也況看到小人妨賢誤國痛心疾首欲奮起而擊之看到忠臣義士殺身成仁感激歔欷不能自已便足增長自己血性已立身在正人一邊矣

第六則言愼學

程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士君子不深求聖賢之道雖日誦數千言何益於身心性命何裨於天

下國家乎夫當前之所學卽成意見意見偏由所學之偏意見正由所學之正所以非聖賢之法言不敢讀也若多服駁雜之書自矜淹貫正王制所謂學非而博者矣律以先王之道尙在四誅之列豈特書肆之譏而已哉

第七則言實學

凡讀書務精熟不在貪多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學者才讀經便當窮一經之旨一經通而後可及他經也才看鑑便當究一代之事一代熟而

後可及他代也若專事涉獵取快一時之目未嘗熟讀精思著之方寸雖手不停披而掩卷卽忘無與於己務博鮮據與不學者何異

第八則言主敬

宋儒於六經中提出一敬字最爲有功後學堯曰欽明舜曰允恭禹曰祗台文曰敬止武曰執競可見自古聖帝明王所辦只此而君子小人關頭所爭只此所謂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也夫此心徑寸爲地幾何七勞八攘感物而馳則所學聖賢理道之言將何所寄頓而靈明之舍幾爲嗜慾之府矣然我輩工夫不

熟一時亦難操持惟當心不定時急起而讀書專志於書卽此是敬亦收放心之一法也

第九則言變化氣質

人生最怕血氣用事血氣用事則理不勝氣雖律以聖賢之說亦一時捺伏不下而平日所聞於詩書之言皆不能用矣所以張子生平教人專以變化氣質爲主而程子亦以義理客氣消長爲君子小人之分客氣消盡者爲大賢也學者沐浴聖賢之道使道理分明則偏處自見而時加克治不使滋長漸持漸順則客氣平矣客氣旣平眞理乃見庶可出而用世也

第十則言畏天

古聖人念念刻刻只是敬天試看尙書中爵曰天命罰曰天討事曰天工桀紂有罪只是誣天湯武弔伐只是順天一部尙書俱歸於天道行事學者微窺此旨可見隨時隨地隨事皆有天在其中不可不敬愼也詩有之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事日監在茲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人之一陟一降一出一游皆有天與之俱也又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是幽隱曖昧之處天皆無所不燭也嗚呼戶內之煩擾雷霆處之可畏也哉

第十一則言敦本

人生根本之地須先自固植史臣稱堯曰九族旣睦稱舜曰五典克從古昔聖人皆從根本上起化也夫骨肉之閒至性用事固不待學問安排之力而學問亦與有力焉學者試三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然潸然下涕爲能子矣試三復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自然油然起愛爲能弟矣大易家人之義歸本物恆而上九又著有孚之訓可見凡處家庭之中別無調停之法惟有脩言脩行一味誠實而已

第十二則言恐懼

大抵人生生於憂患乾之九三危地也而朝乾夕惕則无咎訟上剛下險危事也而能惕則吉履之九四履虎尾者也而愬愬終吉否之九五否將極也而能厪其亡之憂則有苞桑之固晉之六二愁如者也而受茲介福夬之九二莫夜有戎者也而惕號勿恤萃之上六陰柔有位者也而齎咨涕洟則无咎震一陽震於二陰之下震驚之象也而震來虩虩則笑言啞啞一部大易之理大都如此所以虞廷兢兢成湯慄慄文王翼翼自古聖人皆操是道也學者微窺此旨而時時惕厲事事戰兢自然知所檢攝日有長進若恐懼不深則方寸放矣方

寸放則舉動放矣舉動放則悔吝隨之禍患中之矣其弊可勝言哉

第十三則言威儀

威儀是立身大節惟詩經中言之最詳如曰敬慎威儀曰威儀是力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如此類者凡數十見而抑戒一篇則反覆四言之詩人複言而不已聖人兼存而不刪卽此可以知聖賢之所用心矣夫威儀關乎受中浮佻者在外則震撼者在中古人往往於容貌詞氣之閒決人之死生禍福壽若惰放自便敖慢不恭雖有時名斷非德器學者只熟

讀全經自然知所敬慎能自檢束矣

第十四則言慎言

聖門之教自弟子時卽教之慎言而曰訥曰訒曰不出二十篇中三致意焉示人之意至深切矣書曰惟口起羞又曰惟口出好興戎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又曰無易由言耳屬於垣記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諸經中教人謹言不一而足至不可勝舉夫言者應機而生隨意而辨其出之也甚易其持之也甚難才人以之見才學人以之見學而不知見才見學之地爲傷多矣學者身世榮辱之階德

業消長之驗一視諸此可弗慎歟

第十五則言遠慮

學者必意思深遠而後舉動安詳克當於理史臣稱舜曰濬哲詩稱文王曰穆穆皋陶之贊禹曰思永皆深遠之義也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魯僖公思無疆思馬斯臧馬尚如此其他可知立心之遠其效如此蓋心遠則能周事之始終旣知謹終便能謀始受其所是辭其所非自然功效日臻鮮有差忒也若冒昧應事淺近宅心識畫咫尺之閒智昧尋丈之外爲猶不遠動與過遭可慨也夫

第十六則言柔克

剛愎是學者大患蓋由自幼閑之書塾未嘗經歷天下之務自以爲天下之美盡在己矣而仗氣凌物負高自賢畫於所止之途而無有進境也夫禮稱儒者之行粥粥若無能注曰粥粥柔弱也文王大聖人書稱之曰徽柔易稱之曰柔順詩稱申伯曰柔惠稱仲山甫曰柔嘉古人貴有柔德大概如此抑戒之詩曰荏苒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木惟柔乃可爲弓人惟柔乃可進德我輩靜繹諸經之言伈伈俔俔以化其倔強不馴之習自然氣下心虛可以入道矣在昔岳武穆忠烈

冠宋者也而恂恂如書生李衛公勲業造唐者也而恂恂似不能言學者參觀之愈知吾儒立身行己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第十七則言守謙

凡物不可鳴鳴則市矣而謙可鳴凡物不可撝撝則揚矣而謙可撝蓋人內蘊謙德雖口自鳴之手自撝之無所不可也大易六十四卦不能有吉無凶惟謙六爻皆吉至於天地鬼神皆益之福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此亦天地鬼神皆福之之義也學者細繹經言持此自牧有能不伐有德不居豈特無咈人心亦且上合天意其受福寧有究極哉

第十八則言清操

操守者人鬼之介所當力也然物至而後操之必有不及操者矣念動而後守之必有不能守者矣未拔其根而強制於外固知其有竊發之日也學者只是聖賢道理看得分明義利關頭辨得清楚自然澹然無營潔焉自好伊尹一介不取爲其能樂堯舜之道也向使無堯舜之道以養其心亦不能如此矣夫一身之外毫末何有有非所據轉用爲懼彼却米懸魚事甚瑣細前史乃豔稱之此何以故我輩清夜思之自然知所重輕纖塵

不染

第十九則言崇儉

崇儉是古人美德所謂崇者知其爲美而力崇之不牽於物欲也舜之稱禹曰克儉於家易小過之義以用過乎儉爲得中則儉且可過矣易之垂義深哉夫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蒸瓠脫粟亦田家之常而王公大人甘之則高致清風百世仰止學者博觀史冊知古人崇儉之是則知末俗過侈之非而儒素蕭然有以自得心有所解不以爲恥也若隨俗而動務美其衣冠奉生太優求精於飲食卽此一節已不

可入堯舜之道矣

第二十則言容物

人必度量寬宏乃能容物易曰包荒書曰有容德乃大論語曰犯而不校皆容物之謂也我輩置身稠衆之中睚眦之犯鼠雀之爭所在皆有若斤斤較量與所較之人相去幾何而輾轉相求在己亦不勝其擾矣老杜云忍過事堪喜富韓公教子弟曰忍爲衆妙之門若清儉外更加一忍何事不濟學者初忍於色繼忍於心到得學問功深自然當下冰釋所謂量隨識長知道者不勉强而成也

第二十一則言改過

人生大都不能無過雖聖賢且不免而聖賢惟有一改字訣此外更無別法成湯大聖只是改過不吝顏淵大賢只是不貳過周子教人學顏淵之學政指不遷不貳而言程子以子路爲百世師亦指聞過則喜而言也夫護前者以爲耳目之閒有所不便故憚改也不知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當其過也洵非美事及其能改則大美歸之一轉移閒易如反掌而爲聖爲狂天淵懸絶人亦何憚而不爲此乎學者觀大易風雷之義而遷善務速繹朱子一劒兩斷之言而改過務決自然徙義崇德日進於上矣

第二十二則言求福

凡物不可言求惟福可言求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又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可見福原是己所自致求而得之我輩須立定脚跟努力爲善汲汲皇皇如恐弗得若以求爲有己而諱言之其亦未聞經訓者矣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愈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特其求福之實只是樸實爲善耳

第二十三則言濟物

吾儒之學只有修己濟人二者然必待他日富貴乃辦濟人則當前竟無可行之惠矣若心存利濟志切痌瘝善根植於中則生機鬯於外委巷之內皆可設施矢口之閒不無補救勿以窮居而不能爲勿以善小而不足爲也至於出身加民不煩千言萬語只學道愛人四字便可用之不窮朱子曰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學者取譬於己推恩於人便足爲天地出力爲萬物造命而其根總伏於處心積慮閒耳

第二十四則言持正

學者此理旣明自然褆躬措行一歸於正而正必言持者疑似危虞之閒須力持之不爲所動也大易之理凡言吉者多先言貞貞者正而固也卽持正之謂也占者雖遇至吉之卦必有至貞之行而後獲吉也不然雖吉亦凶也學者知天地閒有正氣須吾儒負荷之天地閒有正理須吾儒扶持之理所不在雖舉足而不爲理之所在雖殺身而不避獲正而斃吉孰大焉大處看定不恇不撓則細行愈順矣然必於一言一動之微積累固植乃可言其大者遠者也

第二十五則言立誠

人生秖一味老實便無事不可爲舜大聖人只是老實到十個盡頭處所謂充塞是也大易六十四卦凡言有孚者必曰元吉不則亦曰吉曰无咎而中孚一卦至豚魚可格可見誠之爲用至大也學者實心進學則學必成實心處事則事必理實心待人則人必信實心行政則民必動此生此身只是表裏洞然步步著實雖難辨之事亦可就緒雖難化之人亦必輸誠也若動事發言專務裝飾裝飾愈工規模愈小總由未聞聖學故耳

第二十六則言務勤

爲學之道只是切實用功無有閒斷自然義理日熟精進無疆大禹至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好古敏求自古聖人莫不於斯道中痛下工夫乃能無所不通爲天地閒之至人也韓昌黎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毁於隨學者人力旣用自有會心道味旣深更難釋手斯道無止足之境此生無不學之時也若夫羣居而嬉聖有至誡過市則罰禮有明言交際未免損功應酬亦足曠學苟非急務皆可不爲耕耨旣勤則有秋在望矣可不勉哉

勸學卮言終

序

文章非聖學所重也朱子謂學者之病在先學作文不暇深究義理程子至比之俳優務悅人耳目我輩佔畢爲業不能闖聖賢之道爲經實之學而顧掞管弄翰求竭於文字之間斯亦末矣然先儒有言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不免應舉所當尋孔孟之旨傳孔孟之言蟬蛻時氣矯潔自好以此遵時制弋科名差告無愧乎夫均此科舉之業也其爲清眞譚道之文與浮薄趨時之文其中爲己爲人義利之介必有微分矣爰抒管見用貢諸生命之曰蠡測葢亦眇小乎其見也然所測者猶海也視江河異矣矧溝洫乎哉時乾隆十二年丁卯正月既望易齋袁守定叔論氏書於豫章書院之麗澤堂

時文蠡測 四十則

豐城袁守定易齋

第一則言取士之意

國家以制藝取士命題於四子五經之書葢以理性情治天下扶人道莫大於經而四子又諸經中之最要者所謂六經之菁華是也以此取士士必服習其中而與聞聖賢之道攄之於文爲有道之言措之於事爲有道之行也若相尙以風雲月露之辭而無關於身心家國之故豈

國家取士意哉學者當先辨之

第二則言聞道爲作文之本

四子諸經之書無非言修己治人之道誠使時文家所言亦無非修己治人之道雖操觚薄業大有關係未始不可與古人並傳然欲譚道必先學道未有不耕耨而能收穫者也程子曰未聞道者如醉人人在醉鄉安得有諦當之言乎學者可以悟斯道之所從始矣

第三則言集義爲作文之本

學者必多讀書多積天下古今義理使淵淵於中而不能自已然後借題以抒其胸之所蘊斯爲無棄之言若未嘗豫儲其理而強徵於須臾之頃則中心焚然而不

得其所自起西抹東塗無關至道正古人所謂內無其實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者也

第四則言致知格物爲作文之本

大學言修齊治平而歸本於致知格物誠以理未明則一舉一動總無是處所以以致知爲本也作文之道亦然蓋時文代聖賢立說其中銖兩分寸不容差忒未明其學而強爲之辭則意思所造紕繆必多纔有計較之心便落功利之路一作洒脫之語已升佛老之堂陳同甫云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微芒學者不可不三復斯言也

第五則言文以氣清爲主

文章以氣清爲主昔人稱韓吏部文如青天白日陳子昂文如青天止水蓋以性命之物長留天地間非此不可學者須是湔洗鉛華抗懷塵表以清超之筆抽清窅之思自可揮晉麈登宋壯矣若幅有粉黛之姿詞多鉛汞之氣借朱藍以取艷兼駢儷以求工政如草木之華與時俱盡稿時識者已視之如元規塵矣

第六則言稗敗之病

作文最忌稗敗前輩所謂實學者胸中有書筆下無書蓋液其理非徵其詞也若專事撏撦役使糟粕活割生吞合人不可嚮邇直鍾記室所譏爲書抄者矣童子場中往往有此豈壯夫所屑爲哉

第七則言清濁相半之病

作文須賦視陳言掃除務淨若既有清越之句復雜繁縟之詞大雅之奏未終鄭衛之音繼作眞昌黎所謂玉札丹砂牛溲馬勃俱收竝畜者也

欽定四書文純以潔清爲主涉詞氣必加指摘學者於此求之可以知所宗主範我馳驅矣

第八則言清而無味之病

學者道味既深則語言有味所謂道味深者性命斯道

動與之俱胸次浩然時有所會所以搖筆動墨有物赴之蓋有居乎筆墨之先者矣若會於心者不遠則發於言者不精實義既亡空殼徒具清既等於元酒潔亦類乎菜羹政朱子所謂毡毯無汁漿者也雖有漚湅湯滌之功亦何當諷誦乎

第九則言眞氣

文章須是有眞氣東坡謂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者眞氣也近日學者通病總是一個湊字行間湊合成文無有眞氣貌若可接而實不能貫正東鄉所謂氣有斷續如擊腐木濕鼓之音者也弗可聽矣

第十則言大雋傷氣
凡語句太琢必無眞氣所以太雋之文昔人病之爲傷氣也西漢文章不假雕琢詞若平易而古樸淵茂之氣自不可及今人好作十成語而前後氣象不稱竭可言文蓋平語則易接雋語則難繼旣難爲繼安得復有眞氣

第十一則言意多傷氣
凡意思太多則累氣蓋意多則雜出雜出則難於經營竭慮以營義所弗安也更端以盡詞所弗續也雖精義疊出只覺雜糅耳前輩大家之文著意不多全以淸氣

相輔而行非不能多有所不可故耳

第十二則言筆力
文章須是筆力老筆力不老則稺氣耳疏筍氣耳雖敷衍成篇亦布鼓也學者多服周秦古書浸淫古大家之文自足增長筆力迨至絺章繪句加以錘鍊歲月旣深堅如生鐵可挾技以遊矣

第十三則言根柢時文之病
羅上杭目不覩時藝陳方城初不知墨卷爲何物可見前輩名家均不於時文中討生活也窮理於諸經博趣於百氏胷中積有卷軸鬱而爲文所以古質蒼然絕人攀躋今人甫讀四書纔占一經便以考墨卷進之多者至千首一段精神命脉盡入於卑腔弱調之中遂至移其性情末由自拔及其操筆綴文一往嫩軟沓拖之音至不能上口由其根抵不出時文故也夫思力所造優於天者能之若筆氣之古辣堅强非積學不能辦學者愼勿誤服蟛蜞以爲至味耳

第十四則言好盡之累
作文不能議論固是寒蟬而議論太恣竭盡底蘊亦爲好盡之累艾千子曰壯年淺學盡見筆端己乃一意掃除漸窺古人深處比於潦盡潭淸旨哉言乎眞深於斯

道者矣

第十五則言涵蓄之妙
作文須善涵蓄取味學者每樹一義竭盡底蘊安有餘味使人尋繹前輩文所以不可及者題中斤兩數語可包而引而不發躍如也或淸微淡遠或縹渺悠揚不盡箇中之辭動人言外之想劉舍人所謂精義曲隱微辭婉晦者也若氣放而不歛筆剽而不留義同言盡意與詞窮雖樹幟藻繪之府亦何關至極乎

第十六則歷論諸家
制藝始於宋行於元盛於明隆萬以前風氣渾厚不使

發洩其閒古直簡潔之文自不可及天崇兩朝名家輩出才情學力畢注之於文當時四家稿出風走天下明史稱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或堅栗高削或古淡清雄或窮幽極渺轇轕三光或網古羅今苞苴六合讀者取其雄博幽渺之文遺其高削古淡之作亦不善學之過也金嘉魚掛鐮東南而筆蒼氣厚以古文爲時文陳大樽黃陶菴比諸家爲稍粗而碩論昌言動關大計其他已傳諸家均非時賢可及固時文之藉以常尊科舉之藉以不廢者也近時名流亦多傑出李厚菴水淨沙明原本經術熊鍾陵詞氣渾然猶見先民風度劉

黃岡才情恣肆大放厥辭方氏兄弟酌乎人情之中以觀衆妙遂能出類有聲其餘藝苑已著之文俱有卓然可傳之處但風氣稍降義蘊不深其整密也不如前人之疎其潤澤也不如前人之瘦以此較之爲不逮矣

第十七則言性靈之文

文品以清微簡削爲至高之境清而旁沛者次之均之發引性靈扶持名教王荆公曰文者務爲有補於世此之謂也學者具仁義之質則藹如見於篇章懷忠孝之心則沛然流於筆墨性命綿渺則義感人心經術湛深則言通國體所以濃非抽黃清非戰白淡而彌旨幽而不寒磅礴而非瘦簡削而非儉蕎有止乎其中者焉若徒乞靈故紙鑽味枯毫此中不熟則情不深至性不存則義不烈今日旣不作性靈之言他日安能行義感之事文人無行其素所挾持者異耳

第十八則言自是之病

學者通病最是執持己見平日所學只及此則所見只及此其所爲嗜好亦在此偏守所是而悉非其餘偷以清古高潔之文反以爲不適己也而薄之劉舍人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者也須知斯道無窮古人莫及今日之所非薄者他日有進則不復非薄矣今日之所寶

貴者他日有進則不足寶貴矣惟須推倒面牆去其障蔽則眼界日寬耳

第十九則言善變之學

人一生作文須數變而善變由於善學今人纔能勝衣便學時藝所讀者大抵皆塗澤膚淺之文使詞浮而可移言淺而易曉也精神止於其內則旨趣生於其中識見囿於其方議論崇其所習少時之所讀至老而不肯釋手豈復有進境乎試使作百日功寢饋先輩大家之文必然漸有所見如登閬風塵坌一切忘其故態矣

第二十則言僞章羅之病

近日學者喜譚章羅夫章羅兩先生於時文中獨闢遂
區誠爲奧絕然章多清鑱類子之鴻篇羅多樸茂入古
之巨製不專以幽微擅場也學者不察動希奧窔旣內
無實學則强索於心腑之閒欲力去陳言則求別於字
句之內言多聱口語不根經實而按之其中烏有顧可
云學山者至於山乎其甚者捨其習言易以生字政劉
舍人所譏爲字妖者也每拈一字疊轉不休正劉舍人
所譏爲字林者也字義不的則句必游移眞理不存則
言多影響斯亦效季良而不得者矣

第二十一則言愛奇之病

愛奇是文家大病古人所謂奇者命意耳故能役古準
今敎天降地出乎已口止於人心斯眞奇也若心醉奇
字意耽險句欲爲異人之業必作反正之言非弔詭以
取深卽杜撰以求別固是火候未到亦由見地不高吾
鄉楊維節文自淺學觀之必生淡泊至不能卒讀然其
平靜古茂粹然德音大遠浮薄之腸深知古昔之意故
能騰其姓氏列於五家學者降心俯首靜味深求可以
知斯道之指歸矣

第二十二則論言情之文

時文談人情始於趙高邑而辭能淳滀意不使盡談俗
情而不失雅宗者也後人效之未免太過田閭鄙瑣之
情宵小鬼蜮之狀一切收入筆墨著之篇章旣多過刻
之言殊傷大雅之致正鍾記室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
少者也夫詩三百十有一篇皆人情物理之至然古人
言約而情深今人言竭而情盡雅俗之分端視此耳

第二十三則言括史傳之文

時文檃括史事始於天崇諸家陳方城於二十一史橫
看側看無不貫徹多識已往之事深明有國之故故揮
毫落墨便有關係評者持論過高以後世事譏之過矣
夫聖賢之言徹上徹下立於千萬世上而千百世下若

合符節孔子言百世可知孟子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不數傳而遂驗所以吐辭爲經範圍後世時文譯聖賢
之言獨不可範圍後世之事乎特詞尙渾融言貴醞藉
微理而事自合抒題而史已該若豫擬數端曲爲附會
是猶鼓瑟而膠柱求劒而鍥舟旣圭角之尙存亦墨痕
之未化矣

第二十四則言有氣節之文

文章須梗概多氣磊砢有節艾東鄉嚴氣正性超然淸
舉金正希黃陶菴陳大樽夏彝仲諸先生感激壯烈時
露至性之言卒之仗義捐軀後先同軌其素所蓄積然

也昔人得文山先生試卷稱其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其成仁取義不待赴柴市時始決之也學者大義旣明日玩史鑑觀古人之氣節長自已之血誠則筆墨之閒自然流露矣

第二十五則言無氣節之文

福王時倣唐制治從賊之獄如黎志陞周鍾項煜錢位坤王自超龔俱麗六等罪案事見明史解學龍傳遡家乃錄其時藝廟諸名賢之作使薰蕕同器果何謂哉夫賢者不入不潔之里況不潔之人顧可使後生有造之士日習其業乎卽以文論黎文肥腴錢文麗獷項文纖巧王文多負販周文襞積無眞氣卽此可概見其生平

矣

第二十六則言觀文以知其人

文章雖末技可以覘人品心術氣清者品必清氣濁者品必濁學術正者吐氣必純意見偏者議論必駁內蘊忠貞則言多激烈胸無識見則語必膚庸昔人謂言者心之聲又曰觀於文而士之行可見其所關不綦重哉

第二十七則言造篇

凡一篇之中到處作意使精義層疊亦是文家大病先輩文律之高只是濃淡相兼虛實相錯如中幅意濃則前後必淡中幅意淡則前後可濃所謂慘淡經營是也今人引墨屬思之始便懷賣菜求益之心小講卽行實詮起股復加重發俾頭大如腹頸大如腰首尾截齊方板至不可耐正坐不解謀篇耳

第二十八則言搆股

先輩文章不可及處總是不夾雜凡一股之中柱意旣定則行行相準字字相顧意有變化而不離乎其宗大士先生於此法最爲擅場餘則有能有不能矣夫攄精之際意百出以追理而攔之使歸於一途誠大難事然先輩義不妄設股不特長雖柱意不立而氣自貫今人好作大股其長者幾至六七行務餖飣以取多更轉摺

以求竭冗長雜遝則照應爲難斯亦勢之所必然者也

第二十九則言修辭

文章以意勝爲主而意必藉辭以傳結響修辭尤須斟酌一字不諧則累句一句不諧則累篇也學者須是纂組從宜裁翦合度長短跳踔相綜以行其所安虛實透迤相銜以承其所乏鍾字則鏘而有聲造句則堅而有力然後可役萬里於指下抒百慮於行閒也若字啞而不響句弱而不揚則英思爲之不靈妙理爲之寡味未可云制作之能事矣

第三十則言致思之道

凡鋪陳題面數語便窘從題之所以然處措思則海濶天空無有究極遂能高據題巔淩空起義千人爲之而不窮操是道也然一思而得者皆衆人胷膈間物不足犯我筆端必須深思極慮剗進數層自有精義突呈妙氣來宅幻人思慮之表處人情理之間也張橫渠曰致思如掘井程子曰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矣學者濬其心泉無使自錮則漸漸開通矣

第三十一則言文以潔爲主

文章以潔爲老境柳子厚云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太史

公好奇務博何以謂之潔謂其序次論畧之閒徵事多用意盡而言則簡潔也陳方城於時文中爲曠世奇才而生平論文有味乎劖學者於此求之可以悟斯道之極軌矣若夫繁華刊落特挺清標枝葉掃除獨留本幹斯亦潔之一端尤裁文者所不可不講也

第三十二則言筆妙

先輩文之佳者只是治氣後賢文之佳者只是作意然經以精思必緯以匠筆故有同是一意或出之而油然有情或出之而索然無味者其落筆異也筆之妙者擬之塵壒之外游乎衆虛之閒超然曠然中物卽止使閱者心印其故而不能明言其所終窮由其腕閒別有造化鑪也劉彥和曰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大約得於天者既優而人事乃基之以起矣

第三十三則言不可摹人之詞

延平李氏曰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言語所不學者則不能耳此由中無所得故彷彿他人之言以成其說也若積學既深則解悟自遠日用之故無非道機載籍之言皆我註脚自能空所依傍成一家之文何至寄人籬下如延平所譏哉

第三十四則言不可襲人之詞

曲禮曰毋勦說言不可攣取他人之言以爲己有也劉舍人曰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襲人之詞古人至比之爲盜可不戒哉

第三十五則言應舉之弊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世之揣摩場屋者往往蠅言梔貌附影尋聲服膺已雋之篇依様既售之技示以淸遒幽古之文則駭然笑之至動色相戒而講求風氣鶩於時趨以僥倖一得而終失之此何故哉作者取材於帖括之內閱者

較文於兄弟之閒而數見者不鮮等量者必黜也東坡云程式文字千人一律考官益厭之未必得也自信不同必不爲時所棄學者自信不同不爲科舉所累則庶幾矣

第三十六則言趨時之弊

學者須是立定脚跟卓然自命讀書談道發爲文章斯道公共之物固知其必有合也近時通患總在觀望主司不能自立如主司好詞彩則坊閒濡脂傅粉之文稿大行矣主司好奇險則坊閒稱軋道茁之文稿大行矣一家之文千人讀之千人讀之必百人能用之百人僉

同之詞欲挾以當主司之目不亦難乎曷若返其本於道有得於道則事理晰矣事理晰則能言矣文猶言也能言則能文矣如是未有不遇者也不遇命也夫何憾焉

第三十七則言才不才之辨

制科所以掄才也陳方城有言柔脆者材乎心術不精事理不究者材乎若軟調自嬋膏腴害骨則柔脆矣廓落粗膚鑽思而苦不能入則心術不精矣相襲因陳之浮詞無當身世之至務則事理不究矣夫士人伸紙和墨從容几席之閒竭才以思之竟日以營之不能確有

所見出其心精倬切於事理一旦感以百爲試以萬變宜其立窘也人材不興職是故歟

第三十八則歷論諸選家

天崇兩朝之文選家甚夥其最著者東鄉定待兩編摘摭利病皆當肯綮多錄清潔之文無取發越之作學者可以知前輩之所用心也何丈屺瞻行遠之編持論文壇時多微中然譏羅上杭之文以艱深文其淺易似乎以莛扣鐘爲不倫矣汪丈武曹讀本新編擷一時之芳摘諸家之脂而頗尚丹彩多取春華其時清瘦高樸之文不多收鹵較之初本爲不逮焉近日金壇王氏十家

文鈔所重者古茂清眞所排者寒澀詭俶迹其議論之高固已深入三昧但置徐思曠於首列以高蘇生足當時十家之數未免篤於桑梓非公義耳然諸家見地本高心知其意故能按轡文雅之場而往輒破的均足嘉惠後人津梁來許也

第三十九則言漸去疵累之道

凡文章小疵雖前輩亦所不免蓋精思銳入必有逾分之言大氣鼓行閒露不檢之句所謂鄧林枯枝滄海流芥自昔已如此也學者棲心細務晰理必精詳觀東鄉之譏排靜繹諸家之擊勒自然知所忌避漸就淘汰清

虛日來渣滓日去矣若夫循牆而走寄戸以立思不刻則寡疵言不深則少病雖無瘢可索亦曷可言文解夫紳嘗訓人曰寧爲有瑕玉無爲無瑕石有瑕非貴玉也特以石較之則胥壞矣若既爲石矣倘何瑕不瑕之足論哉

第四十則言成法所不具論

古人文成法立後人法立文成然選家論法之詳昭然可考村師學究皆能言之茲不具論論其至者夫士君子既厠大雅之林當擯小巧之習機軸陳法無當大方步驟時蹊總爲細響若夫講求搭截論說偏全題既大

裂經文言則無關聖學騁其所能止如戲劇所謂坐言起行者果安在乎未免與設科取士之意相逕庭矣

時文蠡測終

淺近錄八卷

〔清〕張鑑撰

清同治八年東周慎思堂刻本

同治己巳新刻

西亳張鑑輯

淺近錄

東周慎思堂藏板

余賦性愚柔於古人精深之言高遠之行多苦無從索解亦畏葸不敢期心學惟淺者近者輒愛之慕之筆之於書刻刻披吟不能釋每清夜或靜坐或行路時默誦之觸着生平種種病痛不禁汗發沾衣愧怍無地思嗣後必有以補之者雖旋思旋忘而忘而又誦誦而又思歷時既久頗覺此心少有把持此身少有檢束乃益歎古賢哲嘉言善行愈淺愈近感人愈切日相體驗日有無窮之甘苦味之而出也爰將累年筆於書者九百餘條分為八卷重加繕寫亦間附以末議弁其首曰淺近錄取其易於解易於學也存之以驗後來工夫並為子孫輩日說三兩則以當教家楷模至於由淺可以入深由近可以及遠理固有之然非余之愚柔所敢望

道光廿有六年歲次丙申秋七月既望

果齋張鑑謹識

龍賦性遲鈍少問學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書雖累年呫嗶迄無一得是以應事接物時語言舛錯動乖禮法及清夜自思不覺赧然汗下達旦不能寐夫乃嘆寡過未能益信古人之不我欺也癸巳歲龍從

張老先生遊瞻其容貌聆其議論丰采莫不卓

二

然有規矩一一可師　先生固天分過人要亦不能無所本而然也龍肄業之暇竊窺　先生案上有淺近録數卷博採蒐收包羅萬有條分縷析截然不紊夫乃知　先生得力於先賢碩儒者深而防範於身心者嚴也龍愛之慕之以爲涉世秘珍但龍素挑達知何能爲而步趨之尺武可以得　先生之萬一乎未敢

必也

皆

道光十七年丁酉冬至後五日

門生霖三康子龍謹序

三

淺近錄序　初刻

士之享大名傳後世者不必其功名赫爍於當時也蓋顯當時以功而傳後世以德功則無之史冊而德之形於文章徵乎著作者又必得所藉而後有以永其傳要亦視其文章著作可傳與否抑能傳與否也吾師叔明張夫子爲偃師名宿與其弟

丹六先生俱以庠生終友于之風稱於閭左其學以平實近理為務教人以虛懷集益為先恂恂謹謹士林宗爲楷模邑中倡道學者一時以吾師爲冢道光中館平家者數歲平與先兄受業最久講說之暇輒出所輯淺近錄見示平受而讀之類分條晰莫非古今聖賢之精義微言無高遠難行之

事皆平易近人之理其於動靜語默爲學應務以至脩齊治平立德立名之道纖微畢具美備無遺閒有所發明亦皆合乎經傳之旨平兄弟置之案頭奉爲圭臬每念之所起莫知所裁也讀焉而知之事之所處未得其方也讀焉而得之性之所偏過之所蔽未易矯而革也讀焉而矯之革之

一寓目間而趨舍之途了然於心始嘆吾師之操行有自來而儒術之見重於天下後世者即在此倫常日用中也是錄誠可傳可傳者在書而吾師之德不且與書俱傳耶獨是德可傳惟書書可傳以德而吾師之歿已數十年是書之傳非不索觀傳鈔人爭寶重而傳卒不能廣又不能久平

之抱斯憾者亦數十年矣今始克壽之梨棗公之同人以酬夙願以慰師心以愜千百人之同好以示啓迪後學之良法庶幾乎此書能傳爲益嘆文章著作準乎德以為程吾師之可傳者不僅在淺近錄一書而此書既能傳又在讀此書者之共勉之以無負吾師編輯之苦心也是為序昔

同治己巳中秋受業康道平坦園甫

謹識

先生鳴師也鳴受業十餘年初見　先生語不妄發身不妄動凡交接往來非其人不苟與教授生徒才無高下一皆以端士習款品行為先不徒以時下制藝講說已也及閱　先生所輯淺近錄一冊恬吟密咏皆先儒嘉言善行語雖淺近使人體驗於日用之間不惟身心手足得所持循即由是以入聖賢之域不難矣乃知　先生持身設教無非其身體力行從事於此者深也是書輯成　先生時時為諸生厲逮　先生沒諸生以此錄大有裨於世教每欲公之於世而惜其無力今同治己巳歲吾友坦園康君追慕　先生之學心悅此錄不惜貲財慨然付梓鳴聞之喜甚曰吾師之學由此見矣吾師是錄亦由此不至湮沒矣受業西亳趙鳳鳴敬跋

淺近錄總目

卷一敦倫

敦倫總 教子弟姪附

事父母伯叔附 兄弟

友弟 敬兄姊附

不因妻子乖兄弟 夫婦

卷二教家

教家總 家法

貽謀 門第

睦族 治生

冠 婚

喪 祭外神附

通禮

卷三閨範

閨範總 女訓

賢母 節烈

賢孝

卷四居心

居心總 主敬

存誠 立志

收放心 平情

寡欲 羞恥

省察 思慮

警惕 戒欺

卷五持身

持身總 威儀

立品 謹言

慎行 聞過

改過 勤

儉 廉介

善惡 富貴貧賤

炎涼 自立

守分安命 吉凶禍福

是非利害 寛

安詳 知足

報應 養生

辨惑　宴安
戲謔　演劇
卷六處世
處世總　公正
度量　長厚
謙讓　恕
餘地　感化
處事　處難處
遠識　錯誣

驕矜　刻薄
含蓄　責交
交友　朋友責善
居官　聽言
觀人　自盡自責
責人　待人
不善待人　待小人
處鄉里　施濟
便宜吃虧　忍

橫逆　毀譽
恩怨　讒諂
不辨誣　宴會
珍玩　奴僕
卷七格言
格言總　箴
銘　訓誡
詩　名語
卷八讀書

讀書總　論學
教導　功課　諷讀講解
思索　問辨　實修甘苦
經籍　論文　舉業
附
朱子年譜

淺近錄卷一

敎倫總

薛文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苟倫理一失雖有人之名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一氣流傳之玷將何以立於人世哉蔡梁村示子弟帖公名瑄字德溫號敬軒明山西河津人舉河南鄉試第一登進士官禮部侍郎入內閣著有讀書錄河汾集謚文清

張楊園曰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卽處處乖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常及數世天道然也訓子語楊園名履祥號考亭浙江桐鄉人

史搢臣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到極盡處只是合當如此着不得一毫感激居功念頭如施者視爲德受者視爲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願體集○竊謂居功念頭自不可有感激念頭不盡可無如子承父之慈弟承兄之友亦豈可不知感激搢臣先生蓋欲人各自盡故云爾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搢臣名典江南揚州人

袁君載曰、自古人倫不齊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袁氏世範○陳榕門曰、寬懷而外還當循理以化之積誠以感之最忌者忿恨激烈也君載名采宋衢州人官監登聞檢院

敎子 弟姪附

橫渠張子曰、敎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小學○奉安詳恭敬四字以終身上可爲聖爲賢次亦不失爲謹飭之士而收放心養德性於敎小兒爲尤宜乃溺愛者任其輕躁

恣肆甚至侮詈父母毆擊兄姊不加責訶反笑而奬之嗚呼獨不懼驕惰之流弊隨所居所接而長者乎張子名載字子厚宋郿縣人橫渠地名著東西銘正蒙等書

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小學○史揞臣云見昆蟲草木敎以無傷便是養其仁見尊長親友敎以恭敬便是養其禮然諾不爽言笑不苟便是養其信推之孝弟廉恥無不皆然公名億字大年宋蒲城人官學士謚文修太宗實錄稱良史

伊川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心知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言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言辯口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矣性理○陸桴亭曰教小兒不但是出就外傳謂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每兒人家養子當其知識乍開時郎戲教以打人罵人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此等氣習沁入心腑人才何緣得成就伊川名頤字正叔世居中山博野後爲洛人大中大夫珦之子明道先生之弟宋哲宗朝官崇正殿說書入侍經筵伊川地名

顏氏家訓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愛飲食云爲恣其所欲宜戒翻獎應訶反笑及有識知謂理當然驕慢已習方乃制之捶楚無威忿怒增怨溺於小慈養成大惡矣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誠哉斯言顏氏名之推字介北朝瑯琊人顏子後裔博涉羣書工草隸飛白

呂新吾曰兒女輩常着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警到自專時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呻吟語新吾名坤字叔簡明河

南甯陵人以舊染之污也自號新吾隆慶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著有家禮翼去僞集閫範安民實務呻吟語等書

呂新吾曰子弟事人者也未爲父兄以前莫令奴婢奉事長其驕惰之性當日使勤勞常令卑屈此終身之福不然是殺之也昏愚父母驕奢子弟不可不知呻吟語

陸桴亭曰朱子蒙卦註去其外誘全其眞純八字最妙童子時惟外誘最壞事如樗蒲博弈及看搬演故事之類極易使人流蕩忘返善教子者只是形格勢

禁不使得親外誘樂記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是也然其要尤在端本清源使父兄不爲非禮之戲則子弟自無從得接耳目思辨錄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

陸桴亭曰、教子須是以身率先每見人家子弟父兄未嘗着意督率而規模動定性情好尚輒酷肖其父皆身教爲之也念及此豈可不知自省 思辨錄

湯文正公曰、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道之他便

易有省悟處全人矩矱公名斌字孔伯號潛庵睢州人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諡文正著洛學編明史稿

張楊園曰、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近世以耕爲恥恥非所恥矣耕則無游惰之患無饑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 訓子語

唐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綱鑑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小學○頴川杜密去官家居每謁守令多所請託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以箴之密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己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慚服愚謂密固無可訾然不善學之恐效之亦如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不若仍以效伯高者效劉勝猶爲謹飭士也援字文淵漢茂陵人事光武封伏波將軍兄况死行服期年不離墓所事寡嫂不冠不入廬○伯高名述京兆人官山都長○季良名保

（官越騎司馬）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糵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亦難悔其五急於名宦

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陞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小學○玭字正清唐柳公綽之孫仲郢之子官御史大夫清直有父風唐代家法之善以柳為最）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

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小學○陳選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念之偏不能自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更振故治心修身以是為切要高紫超曰飲食男女古人雖並稱而人於男女之欲尤甚朱子嘗稱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則知學者窒慾工夫於治心修身尤為切要矣○公名安國字康侯宋建安人官給事中謚文定著春秋傳謝上蔡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獨秀）

呂榮公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

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具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

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小學葉

潛夫曰簡重寡默而又事事循蹈規矩則人子可以立身人臣可以經國治世可以保泰亂世可以免禍聲色貨利不足動其心豈能淆其視聽哉呂新吾曰善教子者一嚴之外無他術善用嚴者一愼之外無他道今人教子每事疏忽寬縱不耐留心及德性已壞而咎扑日加徒令傷恩無救於晩觀申國夫人可以悟矣○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宋哲宗封申國正獻公○榮公名希哲字原明官崇正殿說書○焦先生名千之字伯强

胡文定公於子弟赴宴雖夜已深不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

常○要務成式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後弟子綏服攸喪三年○小學○時人之哀特時人之見耳君子惟視義所當爲有子無子殊不計及然自有天道無知之言而伯道千古不絕矣卽有子奚過焉

一友督過其子甚嚴孫夏峯規之曰子不能喩親於道非孝父不能成子之賢非慈子終身不能盡孝之量而養不中養不才父終身亦豈能滿慈之量乎我輩今俱爲父者一味責子亦是求人重而自任輕○傳信錄○温氏母訓曰兒子是天生的不是打成的古云棒頭出肖子不知是銅打就銅器是鐵打就鐵器若把驢頭打作馬頭有是理否○

孫夏峯曰士大夫教戒子弟是第一緊要事子弟不成人富貴適以益其惡子弟能自立貧賤益以固其節子弟中得一賢人勝得數貴人也孝友堂家規○承郡史解元家

子弟赴試老者肅衣冠設席以薦命之曰哀殘門尺賴爾扶持今老夫所望於爾輩扶持者又不專在此也爲端人爲正士在家則家重在國則國重所謂添一箇喪元氣進士不如添一箇守本分平民九十歲老人所以報答天地父母者此區區一念耳

事父母 伯叔附

司馬温公曰孝之大綱有四一曰立德二曰承家三曰保身四曰養志其間遇有不齊才有各異要在隨分隨力盡所當盡實有一段至誠之意行乎中終其身至於冥目無毫髮之遺憾其於孝也庶幾矣又曰某事親惟自盡其不欺之心焉耳全人矩矱○公名光字君實宋陝州

人今屬山西夏縣、仁宗朝登進士、相哲宗、封溫國公、諡文正、編資治通鑑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小學

橫渠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小學○熙朝新語、載崇明吳老人年九十有九、婦九十有七、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鋪、季開雜貨鋪、中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一日太疏、復擬每日一家、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畢、以爲常、

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櫥中隨意取錢一串、往市中作童子戲、櫥中錢缺、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所知家博、四子輒遣僕持錢二三百文、安置其家、並囑佯輸於老人、老人勝、踴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率以爲常、數十年無異、老人夫婦至今無恙、子皆斑白、曾孫二十餘人、崇明劉總鎮兆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陸清獻公爲作崇明老人說、

呂新吾曰、人子之事親也、事心爲上、事身次之、最下事身而不恤其心、又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 呻吟語

呂新吾曰、進食於親、侑而不勸、進言於親、論而不諫、

進侍於親、和而不莊、親有疾、憂而不悲、身有疾、形而不聲 呻吟語

呂新吾曰、人心喜則志意暢達、飲食多進而不傷、血氣沖和而不鬱、自然無病而體充身健、安得不壽、故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卽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工夫、幾諫積誠、耐煩留意、委曲方略、自有回天妙

用若直諍以甚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呻吟語

呂新吾曰、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只是這一腔温意一面春風則自無不回之天自無屢變之天讒譖何由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愼夔夔齋栗敬愼之至也故瞽瞍亦允若溫和示人以可愛消融父母之惡怒敬愼示人以可矜激發父母之悲憐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爲妙

爲深爲速爲難非至性純孝者不能敬愼猶可勉強耳而今人子以涼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卽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慍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致不祥豈父母之不慈此孤臣孽子之法戒堅志熟仁之妙道也 呻吟語

劉向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說苑○本名更生字子政後更名向漢成帝時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是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小學○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爲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一語約而盡質而當○仲素宋名從彥宋豫章人朱子稱龜山倡道東南遊其門者甚衆然潛心力行任重詣遠惟仲素一人學者稱豫章

先生○了翁陳忠肅公號公名瓘字瑩中

宋英宗曰、太后待我少恩韓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 宋名臣錄○英宗諱曙濮安懿王子仁宗養於宮中更名宗實在位四年○琦字稚圭宋相州人今河南安陽縣事仁宗英宗神宗位宰相封魏國忠獻王神宗題其墓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

呂忠節公曰子事父母務聚順常使父母悅有不悅弗敢卽安隨力所至以奉養之不敢有所諉其致養

也必敬色必和。存古約言〇原註世人慳吝雖父母之養不肯盡心或有兄弟互相推諉至令父母凍餓或富而力能養者在父母前多粗率無狀求其敬且和者百無二三也嗚呼孝道之失久矣〇公名維祺字介孺新安人萬歷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後以守洛死難謚忠節著孝經本義存古篇明德堂集音韻日月燈等書

温寶忠母夫人嘗舉色難之語爲訓曰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敏捷只於父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漫人落落拓拓凡事討便宜只於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痒面孔亦使父母難當 温氏母訓〇烏程子石先生之母先生初名介後更名璜崇禎進士明末死節

陸桴亭曰事繼母盡敬易盡愛難人子能盡愛則繼母之心無不格矣 思辨錄〇輯語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此中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爲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子弟數破其産輒復賑給 小學〇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是兩言惟孟嘗認得眞行得實〇包字孟嘗漢汝南人

節孝徐先生積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卽奔走闤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人飲食時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痛

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絰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顚委偪仄手足皆裂不顧也所居茅舍不避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太守迎先生入學先生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温衾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旨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先生父羅城君諱石生平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

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他日
山行奈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
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
有君命敢從私乎宋名臣錄○先生名積字仲車宋山陽人學者諡爲節孝處士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以招降苞遽
戰而殺其母非也蓋降虜活母固不可亦當求所以
生母之方王陵歸漢楚質母以招母自伏劍亦爲不
可在陵尚當降楚也況苞與戰而逼殺其母乎惟因
曹虜母而謝脩徐庶得之矣語錄○李卓吾曰凡事當全之於先至於不得

已當問母志何在使陵不歸漢則母之伏劍當在
楚質之前矣使庶而事備則母猶緩須臾死也是
故欲全母者猶當知母志何在也○遼西太守趙
苞遣吏迎母道經柳城値鮮卑入塞寇鈔刼質苞
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
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
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
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
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
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鄕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
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
天下遂毆血而死○卓吾名贄有李氏焚書
鄕人有父子訟獄者訴於陽明先生先生曰舜嘗自
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嘗自以爲大慈所以不
能慈瞽瞍不知自心爲後妻所移妻之所言無不聽

信滿耳滿腹只見得舜之不孝所以愈不能慈舜只
思人子必能轉移父母之心方全子道我不能轉移
父母之心便是不孝所以益加孝敬故舜是古今大
孝的榜樣父子聽先生之言卽感化相抱泣而去文集○先生名守仁字伯安明浙江餘姚人登進士官四省總制封新建伯爲學以致良知爲本學者稱陽明先生
子鐵樵曰人子全要仰體父母望子之心人間名利
雖非可以必得然爲士者則當刻苦埋頭務農者則
當努力胼胝貿易者則當盡心經營使父母意中常

有可以想望處亦是人子養志之一訣爲人子而使
父母無可想望處則父母之心更痛矣全人矩矱
姚弱侯曰孝道何盡及時爲貴毋使親年日短而悔
吾心之未盡毋使子力日裕而傷吾親之不逮全人矩矱
袁君載曰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嘗加憐恤飲食
衣服之分或有所偏厚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
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每以此怨親
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世範
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

在朕反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綱鑑）

伊川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小學○魏環溪曰子爲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朋友之祝開筵扮戲饋遺殺生於心安忍斟酌情理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幾兩全矣）

唐翼修曰伯叔無子而依我則其心境已苦更無人體其心代其勞則其心憂愁抑鬱有不堪言者矣爲之姪者不當以伯叔視之而當以長兄視之斯良子姪也若伯叔富而想望其家產起繼立之念伯叔貧而視之如路人乃豺虎其心者也（要務成式○翼修字名虎浙江蘭谿人、官仁和廣文、）

兄弟

橫渠張子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小學○朱子曰不要相學是不要學其不好處如兄能愛弟弟不能恭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愛弟能恭兄兄卻不能愛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

顏氏家訓曰、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懽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明心寶鑑）

蘇瓊除淸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感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小學○金正希曰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人只見財產重故把兄弟抹卻友愛之良究未盡甚醒之以難得而本心興矣因而下淚所以痛其相尤更以勸其相好也此謂理諭之非以法禁之也可以使民無訟矣○瓊字珍之北齊人、性淸謹有郡先達趙穎獻園瓜瓊勉留之置梁上不剖食人聞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梁上也相顧而去、）

袁君載曰、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己之兄弟卽父母之諸子己之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與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傚能禁其

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好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己須以其善視伯叔父者先之 世範

呂新吾曰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 呻吟語

孫夏峯曰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 答問

友人兄弟偶有小激爭論不已孫夏峯解之曰是非在他人且不必太明況乎兄弟兄念鞠子之哀不必

苟求於其弟弟篤從兄之義不可固執於其兄願公之兄弟各見有己之不是則善矣 答問

程基曰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於不可解者只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焉耳有能相先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語言則拤礴必然消釋和好如初矣 要務成式

唐翼修曰兄弟間偶有不相愜處卽宜明白說破隨時消釋無傷親愛大舜待象只是不藏不宿所以終能感化 要務成式

張楊園曰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盡思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甯駢枝必兩礙是以爲分形連氣也 訓子語

陸桴亭曰朋友是後來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遊長同學若得一德一心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 思辨錄

節孝朱先生曰人家兄弟當養生送死時應作父母少生一子想當析產受業時應作父母多生一子想

如此則無不爲友兄恭弟矣 全人矩矱

友弟

薛包 見事父母

王文正公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宋名臣錄○公名曾字孝先宋青州人相眞宗仁宗諫眞宗信符瑞暨玉清昭應之建乾興天聖間裁抑母后計除丁謂以成仁宗德業功著兩朝卒謚文正

許武舉孝廉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

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後漢書

張暢弟牧嘗爲猘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蟆可療牧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由是遂愈 宋書○宋太祖灼艾分疼張暢先嘗蝦蟆皆友愛之誠發乎天性竊謂分疼而疼究不可分不先嘗而弟或終不嘗故太祖郎不自灼艾初不失其爲友暢惟含笑先嘗乃愈見其爲愛也

進士陳世恩夏邑人兄弟三人公居次長兄孝廉也季弟少好狎遊旦出暮歸孝廉輒作色規諫竟不改公曰徒傷親愛無益也每夜躬守戶外候之俟弟歸乃手自扃鑰問以寒煖饑飽如是者數夕弟乃大悔不復暮歸 要務成式

敬兄 姊附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程子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何如曰盡愛敬之道而已 性理○不求伸己四字最妙世有因求伸己反致愈不得兄之歡心者又有因求伸己之是反致自蹈於非既蹈於非不惟己終不得伸亦終無可伸者惟不求伸而但盡誠至則動不求伸自無不伸矣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臺鼎而

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筯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 小學○播字延慶華陰人仕元魏爲平東將軍爵華陰伯子侃襲爵弟椿字延壽官司徒津字漢章官司空一門四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居華陰者爲西族居洛者爲東族

王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

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爲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綱目○陳仁錫曰祥眞純孝矣然爲覽者難得爲覽妻者更難得至孝萃於一門其千古瑞氣之所鍾歟○祥字休徵晉瑯琊人覽字元通祥官太保有異人授一寶刀曰佩之當世爲三公祥後覽覽官光錄卿導其孫也

司馬温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宋名臣錄

施相之翊之兄弟爭田親友不能解翊之一日遇溪亭嚴公名鳳於舟中語及産事公顰蹙謂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溪亭揮淚不已翊之惻然感悟遂請兄謝罪兄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相讓友愛終身要務成式

洗心錄李寶甫曰適見人家兄弟有不和爭訟者憶當時先兄亦極性氣罵不敢言撻即廻避父母去世之後凡田産器皿任兄揀取後來先兄不惟不撻罵有事且來商議今之爲弟者亦只用這箇拙法當自和好那裏還有爭訟之事先生曰至誠不動者未之有也使當時讓兄念頭少有間歇安得有此和好可見人只患誠之未至不患人之難化即此一事凡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莫不皆然

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煑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謂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煑粥復可得乎小學

不因妻子乖兄弟

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勉夫小學

柳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

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甯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端祇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家禮○呂新吾曰嘗謂婦人有五認認得丈夫是自家丈夫子女是自家子女財帛是自家財帛父母兄弟是自家父母兄弟奴僕是自家奴僕其夫家尊卑長幼俱是路人妯娌皆懷此心家產安得不分婦人日浸此言兄弟安得無嫌可畏也哉大抵婦人輕利而寡言恩多而怨少庶幾不作人家灾星禍鬼云○仲塗名開宋大名人

伊川程子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

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小學

呂忠節公曰凡人家庭不和多起於婦人蓋婦人之見最小最偏多好聽信閒言撥唆是非易於離間骨肉只在男子善化康節詩云丈夫休聽室人唆其言痛切可玩 存古約言

隋吏部尚書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宏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小學○宏字里仁安定人

夫婦

眞西山先生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家禮○陸桴亭曰閨門之中最難是一敬字古人動云夫婦相待如賓又曰閨門之內肅若朝廷皆言敬也此處能敬便是眞工夫眞學問於齊家乎何有朱子有言閨門衽席之間一息斷絕則天命不行每念及此令人神悚○先生名德秀字希元宋蒲城人著大學衍義唐書考異等書學者稱西山先生

匡衡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

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閨範圖○吳氏曰此可為法者有三善焉世俗擇壻多慕富貴桓氏家本富饒乃能以女嫁貧士一也婦人性喜豪華少君生長富室一聞夫言即能屏侍御服飾而安貧賤二也人當貧而不安命妻之貴財孰不以為當得宜一切辭之不啻涕唾三也○宣字子都漢渤海人今河間府鹽山縣哀帝時任諫議累上書極諫拜司隸校尉有風節後與何武均為王莽所殺

王章字仲卿漢泰山人初為諸生遊學長安獨與妻居家貧無被病臥牛衣中與妻涕泣妻厲聲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愈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作兒女之態何鄙也成帝時章為京兆尹王鳳以帝舅當權濁亂朝綱章欲上書彈之妻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上果下廷尉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方十三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其先死乎明日問之果章死妻子徙合浦眾皆冤之閨範圖○呂新吾曰夫婦有同德相濟者於陵婁是已有異見相成者王章與妻是已牛衣之悲兒女之態也而妻鄙之章遂能自奮以顯其身鳳書之上章妻世俗之情也而章竟不從遂至直言以成其志論成敗則妻不為不智論是非則章不為不忠彼同惡者胥陷於非乖戾者各執其是非

德業之賴也古賢夫婦為閨門好友故彼此相規而一言動不臧輒恐相媿吾於此傳有感矣

呂滎公夫人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赤面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滎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為不可及○閨範圖○呂新吾曰惟其衽席無嬉戲是以終身無面赤夫婦之間凡以狎昵始未有不以怨怒終者也

寡過編曰妻無定品夫正則良子無專質父嚴則肖妻不可以隱微之眚而容之容之又容悍難制矣子不可以細小之過而忍之忍之又忍悖乃成矣

淺近錄卷二

教家總

伊川程子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近思錄○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趙惕翁曰、正家道必順父母敬妻孥先蒙養內外之本也明譜系篤親族潔祭祀始終之禮也本立禮行家必昌矣惕翁困亨錄○惕翁名御衆字寬夫號惕翁孫夏峯門人著有困亨錄

程漢舒曰、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衆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筆記○漢舒名大純號一齋湖廣孝感人崇祀鄉賢

袁君載曰、居官當如居家必有顧息居家當如居官必有紀綱世範

胡文定公曰、大抵人家須常教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快意須隄防有不恰好事出來語錄

日省編云、害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禁此二害家政肅矣

正一泉云、人其門聞誦讀之聲可以知其子之賢聞紡績之聲可以知其內之賢又曰觀朝夕起臥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身世準繩

溫氏母訓曰、作家的將祖宗緊要做不到事補一兩件做官的將地方緊要做不到事幹一兩件纔是男子結果高爵多金不算是結果

顏雅操習家務孫夏峯謂之曰鹽米零雜綜理有道於此見才至長幼尊卑內外男婦性情不同好惡各異黽勉有無能得其恬心輸意非仁至義盡者不能象山當家三年學問長進不知幾經動忍增益所不能虛心實體當自得之傳信錄○先生名奇逢字啓泰號鍾元明直隸容城人後遷河南輝縣之蘇門山國朝累徵不起學者稱夏峯先生

王氏申子曰、齊家之道以誠爲本以嚴爲用不誠則上下相欺其事不立不嚴則禮法不存瀆漫易生故家人之終以孚威二者言之是二者保家道之終言者也折中○字巽卿號秋山元時人

陸象山曰、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貧賤、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禮義、正謂家替、若簞食瓢飮、肘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謂家興、(身世準繩)

家法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爲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小學○事有專職、自不至妄爲、用有定式、自不至濫費)

司馬溫公曰、凡爲子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居家雜儀○楊氏復曰、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私財乎、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饑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不孝不義、孰甚於此)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禀於家長、(小學○陳櫟門曰、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爲家長者、亦當咨禀而行之、則號令出於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

史搢臣曰、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座右多書名語格言、其志趣可知、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願體集)

陸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啼、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績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女誶罵聲也、惡也、飮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笑聲也、譎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聞雞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先生名九淵、字子靜、宋金谿人、學者稱象山先生)

魏叔子曰、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來周旋、自是德衰福薄、(日錄○周坦然吉祥相曰、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桌椅、門下有祖父遺留龐眉皓首老僕、如此方稱得世家、如此方免得滲氣○叔子名禧、字冰叔、江西甯都人、甯都三魏、俱有學行、士林交推、而叔子之名尤著)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樸、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小學○凝字叔恬、文中子

之弟

朱子曰、近世治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小學○語類朱子曰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泰山海陸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紜姝山公卿稱諡如文正文忠無諡稱爵如魏公無爵稱官如太師侍郎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如張子韶或兼以號舉如劉屏山之類今人稱部姓名如呂陳東凡奸邪則書姓名如章惇之類○以道名說之宋澶淵人自少激昂刻意經術登進士蘇子瞻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薦於朝後與陳叔夜同隱嵩山、

金谿陸賀有子六人令各治一經大經小經因材以授論語孝經則兼治之其人品端方天資穎異始令爲科擧之學其性傲慢好利者不許爲也故九齡九淵皆以賢俊著聞其敎家之法以孝弟力田爲本其家之用皆出於桑麻畜牧之資朔望率子弟謁先祠旣畢擊鼓而誦家法使列聽之是爲金谿陸氏之家法也要務成式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疏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肉食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疏遠必爲擇壻嫁之皆用刻木粧匳纈

文絹爲資裝嘗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俟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模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素絹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胆和爲

太賜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小學○呂新吾曰相國孫女節度使之夫人金輿錦繡本不爲侈乃獨儉素自持言笑不苟豈惟韓氏賢二公家法可概知矣近世婦女羅珠刺繡滿箱充匳大夏長衫覆金掩綵互羨爭學日新月異有甫成而即毀者無識男子已悅婦人之心而不足安望以儉節卒之哉德不如人而衣飾是尚家不能治而咨治相先皆柳夫人之罪人也○公綽字子寬爲京兆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杖殺之上怒詰其馬殺對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法非獨慢臣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嘗按事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犯舞文眾疑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吏犯法法在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

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於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滌。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擧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小學○奮與四子俱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曰書馬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謹愼類如是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

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小學○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眾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況九世乎○公藝山東壽張人

陳兢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發明公藝之同居忍也陳兢之同居公也忍則無嫌心公則無私意能忍而能公治家之良法備矣

元張潤延安人八世同居家八百餘口無間言日使
諸婦女合聚一室爲女工工畢斂貯一所無私藏幼
穉涕泣諸婦見者卽抱哺不知其孰爲己兒兒亦不
知其孰爲己母也寄園寄所寄

孝友堂家規安貧以存士節寡營以養廉恥潔室以
妥先靈齋躬以承祭祀既翕以協兄弟好合以樂妻
孥擇德以結婚姻敦睦以聯宗黨隆師以教子孫勿
欺以交朋友正色以對賢豪含宏以容橫逆守分以
遠釁隙謹言以杜風波闇修以淡聲聞好古以擇趨

避克勤以絕躭樂之蠹己克儉以辨饑渴之害心孫夏峯文集

貽謀

司馬温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
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爲
子孫長久之計要務成式

祝子曰世知銖銖兩兩身爲撲滿入而不出以爲遺
之子孫不知以天地爲家當廉取仁施施於不報乃
所以遺吾子孫也以前之所遺遺鬼神發其藏而去
也若流以後之所遺遺子孫司其契而反之若寄百子
金丹○撲滿入錢之筒有入而無出

景行錄云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謀遺子孫者亡
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明心寶鑑

日省編云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
子孫使人敢怒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以害子孫事
事皆然當官尤甚陳琪園曰人子賢愚咸曰天生既曰天生則受生之中有數存焉賢
父賢子善積慶餘卽賢父愚子時或不幸惟是後
父必生駭子貪父必生奢兒父以此作子以彼述
有不爽者晉殷洪喬不作寄書郵子浩致達空函
梁盧陵王績極意聚斂子應至不識金錠不可食

此其小者也隋文安祿山史思明朱温身既負君
子則負身子復爲人所殺窮奸極惡攫奪以遺後
人恐遺殘賊爲子孫累不知殘賊卽是其子彼著
報應至此極刻然不刻不足以報蔣兒如此則人
子賢愚非天生乃實其父生之也
○琪園名璜章安人有陳子旅書

疏廣疏受並爲太子太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日俱上
疏乞骸骨歸帝賜黃金二十觔廣受歸里日令其家
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爲子孫
立產業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若復增益之以爲贏

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
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
欲益其過而生怨綱鑑○胡致堂曰以宦成名立爲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以自居者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趨己可概見前乎此者孝昭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後乎此者孝明十二辨吏牘之情元帝親政之時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傅大臣被恭顯之譖下獄而卒殺之廣矚之己孰是以決意去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廣字仲翁漢蘭陵人今兗州府泗水縣

楊震性公廉子孫嘗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
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
亦厚乎綱鑑○震字伯起漢宏農人諸儒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

淺近錄　卷二　四二　元

門第

柳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立
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
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
爲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累衆皆指之
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勵僅得比
他人耳綱鑑

柳玭嘗戒其子弟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
富貴則賤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
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魏環溪曰敗家子有二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貲產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之人爲之妨賢病國罔上行私貪賄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宗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爲之不可不辨陳椿門曰敗家門者止於一家敗家世必貽害於天下人顧不以此爲戒且惟恐其不能爲此愚妄甚矣

張伯玉嘗教子姪曰、子弟隨父兄顯官不患人事不
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旦
從事要當痛鋤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當置人物指
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詆呵進退失措者莫不竊笑
聲聞於外及今趦趄客次庭揖而升回視照壁後竊
窺者乃昔日之我也宋賢事彙

淺近錄　卷二　四三　元

王朗川曰、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
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言行彙纂○朗川名之鈇湖廣湘陰人、

呂新吾曰、門戶可以託父兄而喪德辱名非父兄所
能庇生育可以由父母而求疾蹈險非父母所得由
爲人子弟者不可不知呻吟語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墓青所得多矣（綱鑑）

稗史云、張湯之爲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欣之爲子而有劉更生之爲父許敬宗之爲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胄之爲孫而有韓琦之祖信乎賢否不係乎世類故祖父之賢者子孫當思克紹前烈祖父之不賢者子孫當思克蓋前愆（座右編）

睦族

伊川程子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或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祇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近思錄）

范文正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並置義田宅云（小學）

公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公名仲淹字希文宋蘇州吳縣人登進士事仁宗位參政謚文正、

劉宰字子平、每歲於八月中旬具酒食會族人曰、今日之會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不相通因而間言入焉今日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或有嫌隙者彼此一見亦可相忘於杯酒間從

容一會豈小補哉（要務成式）

程漢舒曰、疏族窮親無所歸代爲贍養乃盛事也若視同奴隸全不禮貌反傷元氣（筆記）

張楊園曰、立祠堂以合族屬置公田以贍同宗敦本厚俗必以是爲先心存孝弟者力之所及自當勉焉吾貧且賤空言似爲可恥此心則何日可忘乎（訓子語）

張楊園曰、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窮而無告他人遇此猶將惻然矜恤況在族人而可漠不相關若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捐衣衣之捐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

所凡有可為勿惜餘力均為祖宗遺體苦樂何忍歧
異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訓子語
王士晉曰、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
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
而齒邁衆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
族彥賢也賢者乃本宗楨幹則親炙之景仰之每事
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
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窮迫曰解忿競幼者弱者人所
易欺宜有矜憫之心隨處為之效力鰥寡孤獨王政

所先況乎同族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皆陰
德也生計窘迫量力周之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
吾盡吾心焉人有忿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居間排
解族人之責也亦積善之一事也此之謂四務訓俗遺規
史搢臣曰、聯宗一事頗為近人惡套以漫不相識之
人一朝得第認為同宗凡所緣引俱現在職位之人
而不必認者即現在職位之祖若父亦不與焉此為
聯勢非聯宗也世情淡漠本族兄弟叔姪尚置不問
何有於泛合者乎勢在而宗聯勢去而宗斷不如君

子以志同道合為主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顧體集

治生

陸桴亭曰、治家人生產非必如今人封植祇是條理
得停當使一家衣食無缺如許衡治生之謂蓋衣食
所以養廉衣食足自不至輕易求人輕為非禮之事
然後可立定腳根向上做去若忽視治生不問生產
每見豪傑之士往往以衣食不足不矜細行而喪其
生平者多矣可不戒哉又曰、切莫為力量所不能為
之事是亦治生一訣也思辨錄

許魯齋嘗言、學者治生最為先苟生理不足則於為
學之道有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
生理之所致也魯齋名衡字平仲號魯齋元懷之河內人官國子祭酒謚文正
陸梭山曰、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
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為
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
為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
中不及五分為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為伏臘
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

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淸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索。以生怨尤。負諱逋者。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居家制用篇○原註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賻。賓客則樵蘇供爨。淸淡而已。至於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棱山名九韶。字子美。象山先生之兄。

陸桴亭曰、吾輩治生。無別法。祇一儉字。是根本。古人所謂齩定菜根。百事可做也。若不識儉字。而反以經營爲治生。何啻天壤。卽治生一節。聖狂二字。祇在毫釐分寸間。可畏可畏。思辨錄○陳榕門曰、遇道義之事。當以錢財爲輕。至於衣食自奉。又當念錢財之難。方不妄費。方能惜福。

陸桴亭曰。古人語學問工夫。必曰勿助勿忘。治生亦然。忘則便失之不及。助則便失之過。此間自有一大中至正之理。無過不及之道。思辨錄○趙惕翁曰。治生非俗事。事在則道在矣。

冠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

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小學○天下無成人。由於冠禮不行。旣行矣。乃不能敦成人之道。雖冠何益。故凡冠子弟者。宜以成人之道責之。勿視爲具文。而爲子弟者。亦宜以成人之道自勉。勿負頭上冠也。

呂忠節公曰、如貧愚不能如禮。亦須請至親有行一人。告於祖先。命以成人之道。俾通俗而易曉者。卽是。若貧家更須簡便。祇於祖先告拜行之亦可。四禮約言○非貧非愚。則考注之精。節目之詳。自宜遵照家禮。不得苟簡。

吳草廬虞宷虞集字辭云、著雍困敦。相月六蓂。虞氏二子。丱突而成。卽加元服。乃敬其名。字宷曰受。字集

曰生采也維孟集也維伯爰加爾字用昂爾德孰采孰受忠信於禮孰集孰生道義於氣禮喻夫采受者其本如繪之初質以素粉義在夫集生者其效如耘之穮苗以長茂予告汝采自誠而明行有餘力一貫粗精予告汝集自明而誠及其成功四體充盈念念一實表裏無僞言動威儀浸浸可儗事事一是俯仰無怍盛大周流進進罔覺采匪詞華集匪辨博希賢希聖爾有家學相門有嗣禮義有傳是究是圖毋忝爾先 家禮○寓警戒之意於字之之內使初冠者顧名思義不爲無補○草廬名澄字幼淸元臨安

人官翰林學士贈臨川學士諡文正

朱子魏生恪字敘云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作之言爲也恪之言敬也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爲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矣魏氏甥茂孫讀書能講說然予患其無所作爲之志恪恭之心因其來請名字也名之曰恪而以元作字之恪也其敬聽余言毋怠毋忽 家禮

婚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小學○陳選曰嫁娶太早故民多夭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故教化不明○吉字子陽漢琅琊人爲昌邑王中尉王以淫亂廢王臣俱正法惟吉與龔遂數諫不坐與貢禹善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取舍同也

文中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偸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小學○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大儒龍門人門人私諡文中子

胡安定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

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小學○先生名瑗字翼之宋泰州人官至天章閣直講教授湖州從其門者數百人諡安定先生

司馬溫公曰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 家禮

司馬温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小學

袁君載曰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門閥之高資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況有不和而生他

事者乎人家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如彼子萬一不和卒爲所棄男女婚嫁切須自揣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貧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可見若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固爲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狠疾不檢甚或有惡病廢疾信其前約則事關宗祀背其前約則有乖禮義爭訟由之而興矣人家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强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而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稍或家道尋常必欲望高陪費財產致破自家亦不深思之過也 家禮

虞翻與其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福其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閩範

呂新吾曰天道無常盈之運男女貴族美先盡矣盛之盛者繼美爲難名花根少珍果種稀但非惡

族辱門何害貧家賤士惟是女欲賢美聰明家欲忠良仁厚或同類相求或同心相結人不昏愚志不汚下皆爲善矣

任蘂雲擇配珍言云子女愼擇配莫問富與貧家聲貴淸白士農不必分積德有家教此便是良因世人動擇富轉眼貧已臻每見德門婦多出自寒津若娶富貴女輕薄且驕嗔牙行並胥吏切莫與論婚習氣既不善心性復難馴擇婿良匪易擇婦更須論人家興與替所關在閨門枕邊言易入漸漬移本眞況乎所生子尤類母爲人妻賢夫寡過母善子多渲庇陰

及後世。麟趾歌振振。全人矩矱

程漢舒曰、今習俗多不親迎。彼此省費。安於簡陋。不知婚禮人道之始。一有苟且。男女彼此相輕矣。苟無費。一轎一馬。奠雁跟隨。男女一二人可也。筆記

或問孀婦於禮似不可娶。如何。伊川程子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祇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家禮○陳伯玉曰孀曰孀。取其凜然有氷霜意焉。可再嫁乎。

顏氏家訓曰、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子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吾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戒。

陸桴亭曰、錢簪侯有妹未嫁。喪其翁。夫家無人。欲乘凶而娶。簪侯家不允。而勢不可已。因與世儀及聖傳議其事。且曰、是律有明禁。但世俗習而不察。亦有善處之法乎。世儀曰、此處決不可通融。然庶民之家。儘有勢不能不娶者。亦不可無通融之法。其說有三。二兄試思之。簪侯曰、不用鼓樂。世儀曰、得之。聖傳曰、娶後不同寢。世儀曰、得之。其一說未得。世儀曰、嫁之夕。以奔喪之禮往。交拜哭踊成禮。喪畢而就婚禮之正也。思辨錄

喪

臨川吳氏曰、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

耳。家禮

司馬溫公曰、凡動尸舉棺。哭擗無算。然殯斂之際。亦當輟哭臨視。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家禮

呂新吾曰、侍疾憂而不食。不如努力而加餐。使此身不能侍疾。不孝之大者也。居喪羸而廢禮。不如節哀而慎終。使此身不能襄事。不孝之大者也。呻吟語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

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
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
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
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吹不知何之借
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謂天堂地獄者計亦
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
乎是以唐盧州刺使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
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
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

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
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
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敗產然後已與
其如此曷若早買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
早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
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
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
以少悟矣家禮○呂忠節公曰世俗作佛事非必眞實爲親不過圖好看且曰某某尚能做齋我不能也教人笑話如眞實爲親何不在生孜養無缺何不死後極其哀痛無飲酒食肉卽是爲親

懺悔何不衣衾棺槨以身擔當必求盡心而顧汲汲於此是亦不可以已乎
魏環溪曰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人
矣及其死也見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
孔孟宮牆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
至於此幸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眞則不孝之罪安
可贖哉庸言○環溪名象樞山西蔚州人登進士官刑部尚書諡敏果本朝直臣第一嘗薦湯文正陸淸獻歸田後書數卷外無長物嘗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可想見其淸節矣
皇甫士安論葬送之制曰如令魂有知則人鬼異制
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姦心是招露

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人子宜省此冬夜箋記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
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夭壽盡係於此
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
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
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
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
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抇黯深則溼
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

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地吉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離亂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所當慮之大者也。家禮

臨川吳氏曰。葬師之說。盛於東南。郭氏葬經者。其術之祖也。蓋必原其脈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

淺近錄 卷二 三六 元

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之留骨。俾常溫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以生者。不致彫瘁。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覬其效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可將可相。則術者倡是術。以愚世人而要重粟者也。其言豈足信。羅大經曰。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廻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眞借此以求子孫富貴乎。世之人

擇也。家禮○堪輿家動言某地發富某地發貴至於人丁亦祇言旺不旺聰明不聰明而善惡邪正絕口不論若不論善惡邪正但論富貴貧賤則出李林甫秦檜之地位至宰相以壽考終可謂上吉矣然乎哉出夷齊顏子之地亡國喪家貧夭餓死可謂極凶矣然乎哉愚謂不講究風水則已講究風水須以出端人正士爲先而富貴則在所輕矣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

淺近錄 卷二 三七 元

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又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也。家禮

朱子曰。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

惑於術士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能葬其親者有旣葬以爲不吉一掘不已至再至三者有因買地至訟棺未入土而已蕭條者有兄弟數房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讐者凡此皆璞之書所爲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天禀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塚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其說則上天之命制於一坏之土矣家禮

邱文莊公曰風水一節其希覬求富貴之說雖不可信若夫乘生氣以安祖考之遺體蓋有合於伊川本

根枝葉之論先儒往往取之昔朱子論擇地謂必先論其主勢之强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後之擇葬地者誠本朱子是說而參以伊川光潤茂盛之驗及五患之防庶幾得之矣家禮○陸桴亭曰地理書最多然惟蔡牧堂發微論最純正精簡學者不可不觀蓋儒者之書也外此則近於隱怪矣觀者幸無爲所惑○公名濬字仲深明瓊山人相孝宗著大學衍義補諡文莊

魏環溪曰風水吾不敢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妥子孫旣不興隆況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葬後享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庸言

王朗川曰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旣得地當積德以培之言行彙纂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毁踰禮每哭踊頓絶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淸凉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

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塚壙小學○劉念台曰子平因饑亂無力營葬非故欲久淹親柩也今人或於堪輿之說數十年不葬其親而高堂奧宇食肥衣輕恬然不以爲念欲求其動心興歎而不得鳴呼彼獨非人子哉○子平南朝會稽人爲揚州從事月奉得白米輒貨換粟麥人曰所利無多何不憚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辨得米何心獨享白粲每有贈肴果不可寄家則不肯食

陸桴亭曰葬者送死之大事故古者未葬不除服今世闕焉不講無論庶民卽士大夫有終身不葬者矣今宜制爲令典人子葬親不拘日月凡士大夫必葬親然後起服庶幾無不葬之親矣思辨錄

史搢臣曰人子服闋流俗相率慶賀至期坐歌燕飲結綵披紅謂除凶而就吉夫恨未終天歡成一旦孝思罔極豈無餘哀何喜何賀悖謬甚矣明理義者不可不愼顧體集

楊東里曰弔是常禮孝是凶物豈有送凶物於他人使爲己親掛孝之理按先年散孝始於富家近來不論貧富一概散孝或以爲鈞取賻儀之計賻薄則爭或以散孝爲常不散則爭俱非也或曰今散孝帽如何曰亦止本族有服之貧者其餘不必散或曰有賻

奠厚而答以素布素絹者則如之何曰此報施之常姑隨俗便存古約言

呂忠節公曰喪家初死前三日猶以生望死者於古禮未應弔且孝子此際哀痛昏迷匆匆治棺槨衣衾猶且不暇而顧應酬弔客耶宜待成服之日方赴弔有至親先入哭弔唁者不在此論古人成服凡五服俱有首絰腰絰與上衰下裳之制鄉俗自期以下便不制服祇隨便家常素衣素冠遂謂成服甚者止帶白巾而衣履或參用有色者甚非禮宜反之古存古約言

孫夏峯曰以天下儉其親此名教罪人必以財爲悅破壞廉恥辱親實甚故曰殮首裹形未爲不孝傳信錄

朱子曰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甯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

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朱子全書

祭外神附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家禮

伊川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祇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性理

伊川程子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

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小學○問伊川祭始祖。晦翁不敢行。何也。孫夏峯曰。此不必執。祭義。冬至祭始祖。未嘗士大夫不許行。卽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士大夫於元旦。豈遂漠然不一瞻禮乎。况始祖吾身之所自出。木本水源。何忍恝置。或堂設高曾祖考位。而不及始祖耳。）

問古今事體不同。祭禮行多窒礙。朱子曰、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若溫公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在。如何要人行得。近思錄

朱子曰、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家禮○晁氏曰。楮錢始於殷長史。漢以來里俗稍以紙寓瘞錢。至唐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以楮寓錢。亦明器也。俗謂果資於冥途則可笑。）

呂忠節公曰、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之思。弗忍恝然。藉令人子甘肥頤養。而其先人不獲沾一日之菽水。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耶。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不能爲席以延贊禮者也。噫、祭固所自盡也。大

之牲醴珍錯。小之採山釣水。無不可以明孝。禮生用子弟爲之。或不用贊。隨其力之所至。情之所安。惟在意誠而致敬。乃爲孝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今人雖至貧無有廢日用而斷往來者。獨於祖先靳此一祭。於心安乎。四禮約言

王崇簡曰、先儒論祭祀。祇是要集自家精神。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說得甚實切。冬夜箋記

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

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家禮
朱子曰今日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亦自安。今人旣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肴饈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矣。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某鄕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家禮○楊氏復曰按除夕自有除夕之禮履端之祭隔年行之恐亦未安今朝廷於元旦行大朝賀禮而孟春時享亦於別日行之合擬有官者以次日行事。
朱子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絶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飮食。皆與平日絶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起居言語飮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不安。偶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典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訪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以墨衰常祀於宗廟可也。家禮
陸桴亭曰。伊川不敢影神之說。以爲毫髮不似我父母。則爲他人。此言似屬太過。夫父母之有影神。亦人子思慕音容之一助也。亦何害於義理。而必欲去之。是使人子之幼喪其父母者。並其彷彿而不得一覩也。此乎於先妣。亦抱終天之憾也。思辨錄
問送寒衣。於理有無。孫夏峯曰。霜露之感。怵然於心。事關仁孝。不必問理有無。傳信錄
伊川程子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朱子全書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何書。何人奉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奉祀否。夫祭妻而云奉祀。莫太尊否。朱子曰。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朱子全書

問主不可以有二。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祖父、亦謂不可以二主乎。朱子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祗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祇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朱子全書

鄕俗元旦以簿圍卓中、設天地神牌而祭以牲果。其意雖善而實瀆。或曰、人稟天地以生、此日豈能恝然。雖無物可以酧德、而以獻物起敬、所謂無害於義、從

俗可也。沈龍江先生曰、祗宜設香案四拜、似爲近禮。四禮約言

呂忠節公曰、今人家多設家堂神位、而畫以三教諸神、既淫而不雅、又泛而不切、似宜改正於牌位、書本宅司宅之神、而配以竈。蓋凡人家宅舍人烟所在、中必有神主之、而國制庶民得祀竈、皆家神之最切者。士大夫家宜配以五祀、或二祀。按禮、大夫五祀、士二祀、謹以俟知禮者折衷之。四禮約言

問宗法。孫夏峯曰、古宗法難言矣。仁人孝子、嚴祠祀以萃睽離、緝譜牒以明昭穆、以長而賢者主祭、是猶行古之道也。傳信錄

朱子曰、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爲先公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菜果鮓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甯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朱子全書

問墓祭非古、然與。孫夏峯曰、上古之墓、不封不樹、既封且樹、則吾先人之衣冠憑焉、敢不敬諸。故非有大故則不敢輕去墳墓、重之也。重之而何可不敬也。時

俗淸明掃墓、七月十五獻麻穀、十月初一日送寒衣、猶有古之遺意焉。春秋悽愴、人情與天地合而愛敬之誠、動乎不容已。墓祭廢而四時之祭、未有能行者矣。人心之醇、風俗之厚、於此攸關、祭之時義大矣哉。孝友堂家規

通禮

沈龍江先生曰、禮父黨無容、今擬四拜之禮。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親兄東西立、弟再拜不答、堂弟再拜、跪而扶之、族兄弟交拜不受不答。親堂兄弟

以上坐不論賓主凡兄送弟伯叔父送猶子俱不出大門不俟騎乘親親之義也世俗伯叔與猶子兄與弟揖讓迎送皆如賓客殊為疏薄禮外之風宜正之 存古約言○先生名鯉字仲化明歸德人官大學士

司馬温公曰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居家雜儀

屠羲時曰凡揖與尊者揖舉手至眼而下與長者揖舉手至口而下與平交者揖舉手當心而下手隨身起叉於當胸凡拜先跪左足次屈右足先起右足次

起左足 屠提學童子禮

承繼

呂新吾曰余宗家法凡無嗣莊田聽令與繼嗣兄弟原產一淡均分無嗣者無產出繼者所生之家富厚其均分亦然庶絕者富不嫌於繼者之貪富以起爭絕者貧不至於嗣者之嫌貧而厭繼矣 橋水文集

李橋水曰長子不為人後以傳重而敬祖禰或謂此為疏族言支子既不為父後而長兄無子俗下長子繼長門似亦無悖予謂不然禮曰同宗皆可為之後即律令先同父次大功小功緦麻均不言繼宗必以長子兄受重而弟為支子一傳而自為宗固亦各重其世也 橋水文集

淺近錄卷三

閨範總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佐輔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小學

呂新吾曰男女遠別雖父女母子兄妹姊弟亦有別嫌明微之禮故男女八歲不同食子婦事舅姑禮也本不遠別而世俗最嚴翁婦之禮影響間即疾趨而

藏匿之其次夫兄弟婦相避外此一無所避己亂綱常乃至叔嫂姊夫妻妹妻弟之妻互相嘲謔以爲常不幾於夷風乎不知古者遠別止於授受不親非避匿之謂而男女所包甚廣自妻妾之外皆當遠授受之嫌愛禮者不可不明辨也 呻吟語

呂忠節公曰世俗養女多一意姑息不知教以婦道他日習與性成其父若母女之也而夫家之舅姑也夫也娣姒也夫之兄弟若姊妹也其尊長也亦女之乎若厲以辭色拂其習氣非死則病是姑息非愛之也故曰愛之能勿勞乎豈獨爲男子發 存古約言

溫氏母訓曰婦女祇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祇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朱子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語類

女訓

曹大家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

明其勞爲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淨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 卑弱 敬順之道爲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

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旣生語言過矣語言旣過縱恣必作縱恣旣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旣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旣行何義之存譴呵旣宣何恩之有恩義旣廢夫婦離矣（敬順）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干他事是謂婦言盥澣塵穢衣服鮮潔雅飾淡粧不從俗好是謂婦容盡心正務不作無益精於衣食以裕生計是謂婦功（婦行○大家名昭扶風班彪女平陽曹世叔妻世叔早卒昭守節教子曹穀成人長兄固作前漢書未畢而卒昭續成之次兄超鎭西域未嘗詔還昭上書乞賜歸老鄧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爲女師賜號大家皇后及諸貴人皆師事之）

蔡伯喈女訓曰心猶面也是以甚致飾焉世人咸知

飾面不知修心面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不修賢者謂之惡面醜猶可心惡尙得謂之人乎故覽鏡拭面則思心當潔靜傅脂則思心當檢點加粉則思心當明白澤髮則思心當柔順用櫛則思心當有條理立髻則思心當端正攝鬢則思心當整齊（閨範圖○以飾容喩治心眼前指點親切有味女子雖至愚三復斯訓能不覽鏡而有悟乎○伯喈字名邕漢陳留人官中郎後董卓辟遷尙書及卓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張茂先女史箴曰婦德尙柔含章貞吉婉娩淑愼正位居室人咸知飾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其義同衾以疑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昭明文選○司馬溫公曰婦人不妒則益爲君子所賢欲專寵自私則愈疏矣）

魯師春姜曰夫婦以順從爲務貞愨爲守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期必信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家禮○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

或問共事一人未有不妒者何也呂新吾曰人之才能性行容貌辭色種種不同所事者必悅其能事我者惡其不能事我者能事者見悅則不能事者必踈是我之見踈彼之能事成之也焉得不妒既妒安得不相傾相傾安得不受禍故見踈者妒妒其形已也見悅者亦妒妒其妒已也然則柰何曰居寵則思分而推之以均衆居尊則思和而下之以相忘人何妒之有緣分以安心緣遇以安命反已而不尤人何妒人之有此入宮入朝者之所當知也 呻吟語

李晟於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置酒食具待賓客却之不得進 冬夜箋記

孟雲浦曰女人非至親女人喪不可令弔送未五十以上雖至親不宜往來會酒亦不宜男子請見拜揖有事祗說知可也 存古約言○先生名化鯉字叔龍明河南新安人尤西川門人學者稱雲浦先生

賢母

伊川程子曰吾母侯夫人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下人視小奴婢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嘗曰子之不肖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走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跌乎每食嘗置之坐側食絮羹卽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童僕有過不令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生平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必

責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爲之 閨範圖○呂新吾曰庶子從叔婦人所厭惡者也夫人視如己子幼子婦人所溺愛者也夫人持若嚴師小臧獲婦人所責備者也夫人不輕笞扑慈而正嚴而恩二子皆爲大儒有自哉

張侍制夫人魯氏申國夫人之姊也最鍾愛其女然居常至細之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羹不更進也及幼女嫁呂滎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也其嚴如此 小學○呂新吾

曰婦人之於女也在家恣其言動以喜狎爲歡旣嫁美其衣食惟饜足是遂見姑使以鍋釜惟知感恩文安問家法可否耶若魯氏者可謂婦人愛女之法愚謂細微之事必有法度於教家最有關係天下事始於微成於鉅易戒履霜堅氷書言小物克勤皆此意也故教家必於小事嚴之○待制名昷之宋滁州人善吏事所至有聲

崔元暐母盧氏嘗誡元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喜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元暐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小學○呂新吾曰廉母多矣未有如崔氏教子之明切者吾取之以爲仕訓○元暐名曩唐博陵人官天官侍郎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官月餘太后謂曰卿改官來聞令史設齋自慶此盛爲奸貪耳今還卿舊任復爲天官侍郎後與張東之等同立中宗反周爲唐

劉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在言路諫官須明目張胆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母老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

不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是以正氣立朝面折廷諍人目之爲殿上虎閨範圖○呂新吾曰愛富貴保身家婦人常態也以捐身報國望其子安世之母可謂知大義矣○安世字器之宋元城人謚忠定東坡稱曰器之眞鐵漢也

歐陽修母鄭氏家素貧無資親教公讀書以荻畫地教公書字嘗謂曰汝父嘗夜覽囚册屢廢而歎吾問之曰死獄也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餘恨矣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豈天道哉修服之終身閨範圖○呂新吾曰求生二字此天理之言也而余病其未盡蓋死者抱無辜之冤生者緩當償之罪而又主於求生則死者何苦余嘗補其說曰求其生而不得乃死之則生者與我皆無恨求其死而不得乃生之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庶幾仁義之獄乎余提刑三言哉苟讀獄辭爲生者一想又爲死者一想故不致有含冤之民亦不令有獨苦之鬼昔人云廷尉天下之平因歐陽公之言而並及之○歐陽公字永叔宋吉州人亦稱廬陵登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謚文忠自號六一居士

房景伯爲淸河太守其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理義何足

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綱鑑○胡致堂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爲人上者不知教化何以善民而專尚刑罰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愈以治之民愈扞格甚者視如寇讐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係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句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哉爲人上而觀此亦可省已而脩德矣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視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欲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後爲浙西觀察使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有牙將忤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甯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每下第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傚人求關節乎綱鑑

李穆姜南鄭人安衆令程文矩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穆姜非所自出謗毁日積穆姜衣食撫字皆倍所生或謂母四子甚矣何以慈爲對曰四子無母吾子有母設吾子不孝甯忍棄乎長子興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憂勞憔悴興愈呼三弟謂曰繼母仁慈出自天性吾兄弟禽獸其心慚負深矣遂將三弟詣縣陳母之德狀已之罪乞就刑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四子許令自新皆爲孝子閨範圖○呂新吾曰世皆恨繼母不慈而寛於前子之不孝皆一偏之見也兩不得兩有非要之禮責卑幼則尊長無不同之天故有閔損不患衣蘆之奸有王祥不患守柰之虐吾因穆姜慈而有感於世之恕前子者爲未公云

柳仲郢母韓夫人見家法

節烈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甯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絶

婚强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擧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小學○高紫超

曰婦人守節難而守節於夫家滅亡之日尤難然令女能處之不同者以其志決也當其斷髮之時決志已久故繼而截耳繼而割鼻卒以不移觀古仁人義士雖烹鋸解剝有所不懼者亦以其志決也聖人云匹夫不可以奪志信矣哉

魏溥妻房氏貴卿太守房諶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疾且卒謂之曰死不足惜但母寡家貧赤子未歲抱恨於黃壤耳房垂涕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不能以身相從而多君長往之恨何以妾爲君其瞑目溥卒將入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曰

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淋漓姑劉氏輟哭而謂曰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諒至情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竟守志終身閨範圖○呂新吾曰割耳投棺一以成終訣之信一以息奪嫁之謀貞婦之心金石同礪矣

紹興初淮寇破蕪湖詹氏歎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寠陋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寺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歎而去閨範圖○呂新吾曰

宋儒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故聖人貴德尤貴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數言忍死數里而父兄俱脫於兵刃之下向使罵賊不屈闔門被害豈不烈哉而一無所濟智者惜之若詹烈女可爲處變法矣

唐末洪州商人周迪攜妻之揚州楊行密圍揚州掠扨已盡軍士食之市肆殺人賣肉迪妻曰窮蹙如此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不歸請賣妾以備行資遂自詣屠肆得白金與迪迪襄以行門者詰之迪告其故不信還至市肆驗實妻之首已在案上矣衆悲歎以帛遺迪收骸骨而歸閨範圖○呂新吾曰勸夫歸以養母殺其身以資去義哉

廸之妻也設有餘策甯至是乎亂世人情可爲痛哭

江南有一女子父繫獄無兄弟供朝夕女與嫂往省之過高郵其郡蚊盛夜若轟雷非帳中不能避有招入其舍者嫂從之女曰男女別嫌阿家爲誰而可入耶獨露宿草莽中行數日竟爲蚊嘬而死筋有露者士人立祠祀之世傳爲露筋廟閨範圖○呂新吾曰姑嫂同行旦夕不相離郎投民舍少避須臾誰得而議之貞女守禮不愛名重於死生固如此古侍從無人雖母子父女不相同室近世遠別之道不明翁婦相避夫兄弟妻相避而叔嫂妻妹嫂罵昵謔兄弟姊妹同室私語男僕與主人少婦理衣上食覿面交談不但授受之親而已郎心可自信而迹亦生疑無別而不苟合者有矣未有苟合而不始於無別者也故先王遠男女於天壤明嫌疑於毫髮豈惟口語是差而實死亡禍敗之爲懼也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與其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金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於野嘗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意也妻乃引刀就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成功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有成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就學七年不返妻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俾之卒業嘗有盜入其家欲犯之不得乃刼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速從我不從我殺汝姑妻仰天慟哭舉刄刎頸而死盜大慚舍其姑而去太守聞之賜錢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閨範圖○呂新吾曰賢哉樂羊子之妻乎遺金不受臨財之義也樂守寂寥愛夫之正也甘心自殺處變之經也值此節孝難全之會一死之外無他圖矣

元師徇池州攝州事趙昂發謂妻羅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羅曰君爲命臣我爲命婦君

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羅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師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羅氏同縊從容堂

賢孝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其妻取水值風還不及時母渴詩怒而遣之妻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因隣母以達於姑久之姑怪問隣母具對姑感慚還之恩養愈謹其

子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遠學不在。姑嗜鯉。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躍出鯉魚一雙。常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其孝感如此。閨範○呂新吾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口體易。養心志難。順一時易。順終身難。事慈親易。事嚴親難。龐氏小過被逐。怨懟不生。而託隣母以致養。力作求鱠。不惟供母。又養隣母。以陪歡。孝無以加矣。余非人子耶。余甚愧之。安得起九原人。復伸姜孝子一日之心耶。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闘牆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爲

憂。少娣曰、木石禽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曰、吾有。即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進。當勞。吾爲之。母家有果肉之餽。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笞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無遽。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嫂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爲彼所

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閨範圖○呂新吾曰、天下易而家難。家易而妯娣難。專利飾勞。妒譏喜聽。婦人之常性也。然始於彼之無良。成於我之相學。三爭三讓而天下無貧人矣。三怒三笑而天下無凶人矣。賢者化人從我。不賢者壞我獨人。吾於蘇少娣心服焉。

鄒娛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荊氏。繼母惡之。飮食常不給。娛私以己食繼之。母苦役荊。娛必與俱。荊有過誤。娛不令荊知。先引爲己罪。母每扑荊則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爲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日蹙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笞娛。娛曰、願爲嫂受笞。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

姑妯娌知其賢。皆敬重之。娛歸寧。抱數月兒。嫂置諸牀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娛曰、吾臥於嫂室。不愼。嫂不知也。兒竟死。荊悲悔不食。娛不哭。爲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否則我將不利。强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慈母。娛嘗病。嫂爲素食三年。娛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閨範圖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

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閭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閭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以相同因泣下女愧悟諸凡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姪氏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卒以富貴家先閭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粧奩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閭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沒閭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淚下閨範圖○呂新吾曰姑嫂世所謂參商人也嫁女之家聞有小叔姑則戚而嫂亦厭惡此兩人若不可一日有何者爲母耳目諸愬相虐也世之爲嫂者誠如歐陽氏賢則舉世皆閭娘矣吾以是知爲人盡道兩人成名同室仇讐過分多寡耳難以罪一人也

女宗者宋鮑蘇妻也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甚謹因往來人問候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其嫂曰夫人旣有所好子何畱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供衣服以事夫子精酒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之室爲善哉忌夫所愛是爲貪淫婦德之恥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七去妒正居一嫂不教吾以居室之善而使吾爲可棄之行耶不聽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閨範圖○呂新吾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忌此婦人常情也女宗於夫之外妻不直不忌又厚遇之以是相與而夫不感其賢妾不樂其德以釀一家之和氣者未之有也可爲婦人之法矣

齊東海貧婦徐吾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給李吾謂其屬曰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自妾之會燭也起常早息常後灑掃庭席以待來者食常從薄坐常處下爲燭不繼之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

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僕役之事乎李吾不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閨範圖○呂新吾曰有餘者當以分人是爲不費之惠不足者當以自度是爲自善之術世未有相資而能相欠者也若徐吾者可以爲法矣

鄭氏建州人也南唐平建州鄭有殊色裨將王建封逼之刼以刃不爲屈建封嗜人肉略少婦百許日殺其一具食引鄭示之曰懼乎鄭曰願早充君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甚愛之百計欲相從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特加旌賞

以風天下。王司徒出於苍伍。不知禮義。無足怪。君侯讀聖賢書。爲國大將。當表率羣下。風示遠人。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無恥之慾。妾有死而已。幸速見殺。文徽大慚。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閨範圖○呂新吾曰。鄭所遇王查兩將。皆羞惡之心未亡者。故得從容慷慨以免於難。向使節婦貞女。當被執之初。或陳說大義以媿之。或婉語悲情以感之。義禮之心。盜賊皆有。寧必其無一悟者乎。要之身陷於賊。非死不足以成名。非罵不足以成死。彼一怒心甚。則欲心衰。亦保節之一道。然吾竊有懼焉。一女子不能當兩健兒。倘激其怒而必欲相辱。卽死不足雪恨。以是知不如愧之感之之爲得也。）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未幾其妻生子。弟曰。旣生有子。安用所抱之兒爲。幸以與我。兄告其妻。妻曰。無子而抱之。有子而棄之。人謂我何。弟固請。嫂曰。無已。甯與我所生者。弟不敢當。嫂竟與之。後二子相繼登第。遂爲名族。（閨範圖○呂新吾曰。世俗兄弟可笑矣。借馬而饑渴在懷。借衣而垢汚是慮。況之嗣始得之兒。分以與弟。無德色。無吝心。顧不難哉。要之嫂氏之賢。不可及矣。割肉相與。躋舅姑難強之從。兄意不出於夫子耶。天昌其後。殆和氣所召與。）

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池屬嫡。欲厚之。公池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

舅曰。無。馮氏曰。均子也。服無差等。豈可異乎。舅大悅從之。（王朗川言行彙纂）

王渾妻鍾氏。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鍾雖門高。與郝氏相親愛。郝不以賤下鍾。鍾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世說新語）

荆國長公主。宋太宗女。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勖。舊制選尙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勖父繼昌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姑禮謁之。帝聞之喜。以襲衣寶帶器幣助爲壽。信國長公主。宋神宗女。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百人。賓接皆盡禮。無裏外言。志尙冲澹。不爲粉華。歲時簡嬉遊。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閨範圖○呂新吾曰。婦道之衰久矣。貴族之女嫁賤。富室之女嫁貧。則慢視舅姑。輕侮夫壻。舅姑夫壻亦不敢以婦禮責之。見夫黨尊長。則倨傲輕浮。此皆知俗女。有識者爲之歎笑。而彼方志驕意得。醜不知愧。則不肯父母之所驕也。今觀荆國信國兩公主。克謹婦道。如民間子。可謂千古賢人矣。吾錄之。以爲挾富貴女子之勸。）

明總旗衛整女。割肝愈母病。禮部請旌。宣宗曰。孝親有道。割肝豈可爲孝。若因此傷生。其罪益大。所請不允。（明鑑○問割股一事如何。朱子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

淺近錄卷四

居心總

伊川程子曰祗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小學○盧氏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

趙惕翁曰鹿太翁云日用間祗求此心過得去此透頂語也自便自私者失其本心何過不去之有過得去者安宅也過不去者修此安宅也學莫先於識仁識仁上可至於聖賢下亦不失爲忠厚長者（困亨錄）

呂新吾曰得罪於法尙可逃避得罪於理更沒處存

身祗我的心更放不過我是以君子畏理甚於畏法（呻吟語）

張文懿曰學者須大其心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乃能大又須小心心必有涵養工夫心乃能小不至狂妄矣（風燭學抄○文懿名懋字德懋明蘭谿人成化進士第一官至南禮部尙書）

唐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綱目）

朱子曰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祗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敎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朱子全書）

主敬

伊川程子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

矩（小學○洗心錄載會日見諸同志屛息歛容先生喜甚曰即此可見心存敬畏所在然能時時存此心於處事接物之際與此時一轍便是爲學眞實處若祗一時猶借人之物少刻還去非己之所有矣）

或問敬之道呂新吾曰外面整齊嚴肅內面齋莊中正是靜時涵養的敬讀書則心在於所讀治事則心在於所治是主一無適的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隨事小心的敬或曰若笑談歌咏宴息造次之時恐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曰敬以端嚴爲體以虛活爲用以不離於正爲主齋日衣冠而寢夢寐乎所祭者也不齋之寢則解衣脫冕矣未有釋衣冕

而持敬也然而心不流於邪僻事不詭於道義則不害其爲敬矣君若專去端莊上求敬則荷鋤負畚執轡御車鄙事賤役古聖賢皆爲之矣豈能日日手容恭足容重耶又若孔子曲肱指掌及居不容點之浴沂何害其爲敬耶大端心與正依事與道合雖不拘拘於端嚴不害其爲敬苟心遊千里意逐百欲而此身却兀然端嚴在此這是敬否譬如謹避深藏秉燭鳴珮緩步輕聲女教內則原是如此所以養貞信也若饁婦汲妻及當顚沛奔走之際自是回避不得然

而貞信之守與深藏謹避者同是何害其爲女教哉是故敬不擇人敬不擇事敬不擇時敬不擇地祇要箇心與正依事與道合 呻吟語

問冗雜匆忙之時持敬工夫如何陸桴亭曰事雖冗雜而吾心不雜外雖匆忙而吾心不忙勿以繁劇難理而起厭倦之思勿以應務有餘而有矜喜之色如此庶可以言敬矣 思辨錄

陸桴亭曰人心多邪思妄想祇是忘却一敬字敬字一到正如太陽當頭羣妖百怪迸散無迹 思辨錄

朱子曰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祇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爲學又曰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燦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 朱子全書

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 忝匯

存誠

王文正公曾曰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

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宋名臣錄

伊川程子曰不能動人祇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近思錄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小學○呂新吾曰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事

蔡元定竄道州遺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 綱鑑

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乃可以言學 綱鑑○陸桴亭曰人有邪夢固是心不正亦由

於意不誠蓋邪念發時雖知斬絕而未有如惡惡臭之誠故也日間有些子萌芽夜間便復再發言夏兄亦云好人決不夢做賊○煥字叔晦宋慶元定海人從學於陸九齡官舒州通判諡端憲

鄒浩言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愼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工夫 鄒字志完宋常州晉陵人第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諡忠

趙淸獻公生平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几拜首告於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宋名臣錄○公名抃字閱道宋衢州人諡淸獻

趙愓翁曰能致誠於其見其聞之地是實行能敎行於獨見獨聞之時是實心 困亨錄

孫夏峯曰安處善樂循理祗是一點實心毫不以人爲間雜到處自無行不去者此之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立志

橫渠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近思錄○江永曰志小者恒自畫氣輕者多虛夸

陸桴亭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祗是一箇志故曰有志者事竟成今人不能立志非自暴卽自棄也如何成得箇人物 思辨錄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一不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小學

王文正公曾發解南省廷試皆爲冠首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曾生平之志不在溫飽 宋名臣錄○充志在溫飽之類卽是患得患失之鄙夫充志不在溫飽之類卽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聖人抑又思之己之溫飽可不計人之溫飽不可不念人之溫飽不可羨人之不溫不飽不可不憐士君子處而在家則宜以戚里之溫飽爲溫飽出而用世則宜以百姓之溫飽爲溫飽隨分自盡方不自同寒蟬○公名曾字孝先宋淸州人

明道程子曰有人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又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 性理

高忠憲公曰、人生祇立志要做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俱沒要緊。作人的道理、祇看小學便是。從古聖賢豪傑、於此見得透、下手早、所以千古不磨。聞此言不信、便成凡愚。所宜猛省。身世準繩

收放心

明道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祇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小學○朱子曰、此心每日常令醒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處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朱子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性理○陸桴亭曰、腔子二字、須要看得好。道理應該所在、即謂腔子。論語不踰矩、矩字是也。如以血肉之腔子爲腔子、則去而天壤矣。

呂新吾曰、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是箇放心否。若不論邪正、祇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呻吟語○陸桴亭曰、心之動不動、當在理上看、不當在氣上求。在理上看、則雖極其動、亦謂之震動恪恭、雖動猶不動也。在氣上求、則雖極其不動、亦祇是生持硬捉、雖不動猶動也。

陸桴亭曰、心是活物、不能死煞地執守、又不可空空地操存。祇是不要放他閒過。此有六字訣、多讀書、勤職業而已矣。論語弟子入則孝章、君子食無求飽章、皆是不要使人閒過、此便是求放心妙法。思辨錄

呂新吾曰、君子口中無慣語、存心故也。故曰、修辭立其誠。不誠何以修辭。又曰、人祇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祇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呻吟語

問學莫先於養心、不知心何以養。張洗心先生曰、如事親而心乎孝、則心日順、即以孝養也。事兄而心乎弟、則心日和、即以弟養也。事師而心乎敬、則心日肅、即以敬養也。推之而言不妄發、即以謹言養心也。行必當理、即以愼行養心也。何在非養心之地、何人非養心之資。不患養心之無術也。

問存心。朱子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朱子全書

平情

湯文正公曰、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怍而

生不愧不怍從戒懼愼獨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中州道學編

明道程子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性理○薛文清公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明道程子曰夫人之心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徐觀其理之是非益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也思過半矣 定性書○問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加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曰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

分數緩急不失其輕重之宜耳 答陳安卿

朱子曰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又云爲血氣所使者祇是客氣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全不爲怪不知秉彝良心往那裏去 近思錄

朱子言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飲食不如意便輒打破家事後因久病祇將一册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平了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 冬夜箋記○伯恭字名祖謙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與張南軒朱子友善學以關洛爲宗官國史館修撰

張橫渠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正蒙

呂新吾曰殃咎之來未有不始於快心者故君子得意而憂逢喜而懼又曰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義理之悅我心却步步是安樂境 呻吟語

趙惕翁曰遇適志難道不樂祇是心氣不流不流所以言笑不苟遇難處事難道不憂祇是神明不亂不亂所以眠食如常吾於夏峯先生見之矣 困亨錄

趙惕翁曰理不協情則爲偏執之理情不由理則爲

私溺之情故人情乃大共之理天理乃大中之情 困亨錄

趙惕翁曰不動氣事事好心平乃可以觀理動氣不必到徵色發聲無分喜怒有觸而動即是 困亨錄

寡欲

明道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祇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小學○外物纔要好身心便已不好不待外物之既好也身心既不好外物又未必好空落身心之不好也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妓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 小學

孫夏峯曰聲色貨利人人隱微英雄豪傑皆被此拷倒不邇不殖是大聖人事學人入門須用獨力降伏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宜峻其防而杜其隙可也借口過而不留恐無此磨不磷涅不淄手段 答問

趙惕翁曰聲色安能無不邇焉爾貨利焉能無不殖焉爾聖人不過如此惟其不邇不殖故能奔走天下之聲色貨利爲我用 困亨錄

趙惕翁曰種種嗜好都教刋落淨盡無巨細不掛絲毫方可進道少有沾滯終是凡軀非由己工夫 困亨錄

景行錄云臥重氷而厚裀褥躭大欲而儲藥石知所患而不知所畏此宴安之戒也 明心寶鑑

呂新吾曰胸中祇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祇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 呻吟語○洗心錄人能於難拋身處拋得身方爲有學力昔新安郭梅山先生平素使酒

一時省悟自拜尤老師後一滴亦不入唇終身識學讀書而已若梅山者於酒之難抽身處抽得身即是爲學勇處吾儕倘於名利色中皆抽得身則更上一層樓矣

呂新吾曰盜爲男戎色爲女戎人皆知盜之劫殺爲可畏而忘女戎之劫殺悲夫 呻吟語○枚乘曰皓齒蛾眉名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名曰腐腸之藥

史搢臣曰嗜慾正濃時能斬斷忿氣正盛時能按住此皆學問得力處 願體集○寡過編云張乖崖帥蜀時偶悅一女中夜心動旣而起繞屋徑行徹夜趙清獻亦悅一女周行室中連聲自叱其名曰趙抃不得無禮鄭崇聞之曰如兩公者可謂克己如對敵矣

伊川程子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全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與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伊川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近思錄○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强祇是私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陸桴亭曰朱子論邪念之發云切莫要防他此眞驗後之言蓋人當無事時欲收束此心起一防制之念則邪念反因之而起是所謂開門引盜也故欲遏人欲祇是存天理 思辨錄○袁幼白戲問見女子時亦頗動念否陸桴亭曰美惡貞淫之念

未嘗無惡若謂有不肖之心此則不敢勿自謂不敢則猶有根在曰不敢便謂無根願學焉耳

蘇頌曰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身佩服嘗記計用章郎中有云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吳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鏄之徒出而民困於培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弊於誇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欲也 宋名臣錄○頌字子容宋泉州人相哲宗

或舉聲色之樂或云不違聲色亦不溺聲色孫夏峯曰聲色之樂非心願也不違不溺非力所能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生平自處如此 傳信錄

羞恥

濂溪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通書○原註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周子名敦頤字茂叔宋道州人亦稱濂溪謚曰元著太極圖易說易通等書

程漢舒曰人壞念將起時祇覺得可恥便有轉機又曰人看得己貴重方能有恥又曰人世得意事我覺得可恥亦非易事 筆記

許魯齋曰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奬之使有所慕皆所以為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語錄

朱子曰人能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不知廉恥何所不至呂舍人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性理

詮要云德業常看勝於我者則愧恥自增福祿常看不及我者則怨尤自息

省察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補之者 宋名臣錄

呂新吾曰不存心看不出自家不是祇於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天則然後為是日用間如何疏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呻吟語

呂新吾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易自惡之必察焉自好之必察焉難 呻吟語

趙惕翁曰徑情直遂萬不可須於事事檢點自己過失此是我一寸靈明通天處又曰內省之嚴如鬼神對簿方是着脚處又曰事事自反有多少長進多少安樂 困亨錄

陸桴亭曰人欲中天理易見天理中人欲難見問天理中如何有人欲曰善勞是天理伐與施是天理中人欲 思辨錄

陸桴亭曰惡念易去邪念難去邪念易去雜念難去愈微則愈不覺工夫尤當於微處着力 思辨錄

孫夏峯曰莫侈言遠談用功祇要不虛此當下一日間果能實實省察有不虛不去之心終身皆一日之積也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不用力而心放也澄心靜觀自子而亥至者幾時放者幾時獨知獨修他人無從着力 傳信錄

思慮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 綱目○字元成唐魏州曲陽人

呂新吾曰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

曰祇主於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賢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個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祇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向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蹠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却有所爲這又是舜中蹠漸來漸去還向蹠邊去矣此是務頭工夫此時克己更覺容易點檢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持善在根本也 呻吟語

呂新吾曰少年祇要想我見在幹些甚麽事到頭成

箇甚麽人。這便有多少很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呻吟語

警惕

朱子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祗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文集

呂新吾曰、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局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强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呻吟語

王渙之嘗言、乘車常以顚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郄掃編○渙之字彦舟宋常山人官寶文閣直學士性淡泊恬於仕進

許魯齋曰、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之矣。日省編

呂新吾曰、乍見之患。愚者所驚。漸至之殃。智者所忽也。以愚者而當智者之所忽。可畏哉。呻吟語

呂新吾曰、張敬伯嘗經山險。謂余曰、天下事常震於始而安於習。某數過棧道。初不敢移足。今如履平地矣。余曰、君始以爲險是不險。近以爲不險。却是險。呻吟語○險不在境而在心。戒險則全。玩平則覆。天下事未有不以爲不險而自蹈於險者。日用行常。何在可不警惕。

後唐莊宗言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馮道曰、臣嘗記在昔先皇幕府。奉使山中。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地。放轡自逸。俄而顚隕。凡

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五代史

後唐莊宗問郭崇韜曰、吾昔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人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熱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五代史

王方麓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人當日誦斯言。不必身處憂患。安樂必戒。卽生於憂患也。不必崇高富貴

嗜欲不節卽死於安樂也又曰今人多以憂患爲逆境安樂爲順境不知生人乃在憂患死人乃在安樂蓋憂患逆其情欲而存其戒愼之心此所以生也安樂順其情欲而滋其怠肆之意此所以死也養生家以五行逆順爲生死之訣其理亦有似乎此（紹聞編）集解云以安樂之心處憂患雖憂患不生以憂患之心處安樂雖安樂不死祇看人承受何如耳（涯泰）

袁君載曰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德之進所謂日加益而

不自知也（世範）

史搢臣曰人生自幼至老無論士農工商智愚賢不肖刻刻常懷畏懼之心如明中畏天理暗地畏鬼神終身畏父母讀書畏師長居家畏鄕評做官畏國法農家畏旱澇商賈畏虧折兢兢業業方了得這一生（願體集）

唐太宗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綱目）

朱子嘗語陳同甫曰眞正大英雄都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若血氣粗豪一點用不着也（身世準繩）

呂新吾曰用三十年心力除一箇僞字不得或曰君儘尙實矣余曰所謂僞者豈必在言行間哉實心爲民雜一念德我之心便是僞實心爲善雜一念求知之心便是僞道理上該做十分祇爭一毫未滿足便是僞汲汲於向義纔有二三心便是僞白晝所爲皆善而夢寐有非僻之干便是僞心中有九分外面假得恰象十分便是僞此獨覺之僞也余皆不能去恐

漸漬防閑延惡於言行間耳（呻吟語）

黃洽爲人質直端重嘗言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洽宋孝宗時人官御史中丞）

呂新吾曰盜祇是欺人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語欺人人雖不知卽未發覺之盜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盜也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盜也纔發一箇眞實心驟發一箇僞妄心是心者心之盜也諺云瞞心昧己有味哉其言之矣欺世盜

名其過大瞞心昧己其過深（呻吟語）○問學何處下手孫夏峯曰祗不瞞心昧己是喫緊處曰心如何可瞞己如何可昧曰瞞昧慣不覺耳

呂新吾曰天下之惡祗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偽關不畏有知是箇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忌心尚未死也（呻吟語）

杜祁公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於偽（公名衍）

培祁問平生不敢自甘不肖亦知聖賢必可為但日用之間未有持循不知從何着力孫夏峯曰去人欲存天理而已時時體認此念是欲急去之勿使停留此念是理急存之勿使滅沒是理是欲雖掩獨知因額其齋曰勿欺以陳幾亭入前屋漏日裏雞鳴作聯（遊譜）

淺近錄卷五

持身總

橫渠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正蒙）

朱子嘗訓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飄輕以害其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蚤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四種遺規）

朱子平居常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筯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寤則擁衾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間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離也（年譜）

日省編云綱常倫理認得眞酒色財氣看得破布帛菽粟守得定祇此就是天地完人何必別探學問

孫阿滙曰石中之火石自生之而終不以之自焚木中之蠹木自生之而終以之自害故士君子氣骨貴堅也反而觀之木中有火不鑽亦未見其自火故外至當嚴絕也石中有蟲不動亦未始不自損故內心當愼考也互而劑之以石擊木木必先折則勢不敵也卽以石常擊木而石亦必碎則長不可恃也究而論之取石火以焚木而木火取木火以焚石而石亦

灰則萬物堅脆同歸於盡也君子曰未盡可以觀小心既盡可以觀達識而提躬涉世之道盡是矣 釋氷書

李習之曰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交好學莫如改過 風燭學抄○習之名翶唐凉武昭王後進士官至尙書博雅好古喜推轂賢士有復性書三篇

孫夏峯題壁云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夫過去已成逝水無容係也未至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現在之傾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威儀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夭壽之所由定也 小學
○端重安舒者爲君子爲貴爲壽輕浮躁疾者爲小人爲賤爲夭

徐積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

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小學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小學

劉忠定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小學

呂新吾曰威儀養得定了纔有脫畧便害羞放肆慣得久了纔入禮羣便害拘束習不可不愼也 呻吟語

呂新吾曰恣縱既成不惟禮法所不能制雖自家悔

恨亦制自家不得善愛人者無使忿縱善自愛者亦無使忿縱呻吟語

程漢舒曰學者平日在家中一言一動輕率苟且慣了一入於衣冠禮樂之場便覺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豈不可恥筆記

薛文淸公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爲輕佻浮薄者要語

呂忠節公曰冠履衣服遵王制貴雅素毋尙淫靡毋徇時樣存古約編

陸桴亭曰衣服雖敝亦須整潔此貧士之常若面垢不洗衣垢不浣王介甫終非人情也又曰踞坐交膝雖細事然習慣則體終不莊終非有道氣象思辨錄

陸桴亭曰笑最害事有事當認眞者一笑則認眞遂懈有事當愧恥者一笑則愧恥俱無思辨錄

孫夏峯曰容色辭氣關此心存亡正衣冠尊瞻視似飭於外然收斂身心內外齊一君子所以居敬而求放心學問之道在是矣傳信錄

立品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鄕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鄕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小學○君子自當爲何論財力何恤賤惡即使勞力費財人賤親惡亦豈可不爲君子然是言也自命則可教人則未爲善誘也勉賢者則可勸常人或未必樂從也常人祗爲名利錮蔽所以不爲君子今使爲君子而先奪其名利之見恐名利二字愛不忍割君子一途終不肯由也惟是常人近利即從利上接引見不勞不費君子未嘗無利常人好名即在名上歆動見親欲

人榮君子未嘗無名庶幾君子之道有爲而勉名利之心不攻自破矣淡淡數語發人無限猛省

韓魏公嘗言頃時丁寇在朝天下聞一善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皆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朱名臣錄

呂新吾曰心平氣和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呻吟語

祝子曰官品品之一朝定命於天士品品之百代造命自我士君子窺天先之天闕人中之人痞物外之

物思身後之身何短何長何在何亡定不以彼卜此 百子金丹

魏叔子曰、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蓋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己若無些愚意在終到不得十分至處 日錄

魏叔子曰、古今教人做好人祇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命數做君子不會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會多了分外 日錄

文潞公爲相程正叔爲崇正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宋名臣錄○公名彥博字寬夫宋汾州人登進士位丞相封潞國公諡忠烈

呂新吾曰、寧眞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愼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靑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惟君子乎 呻吟語

呂新吾曰要得富貴福澤天主張由不得我要做賢人君子我主張由不得天 呻吟語

呂新吾曰、世人常把好事讓與他人做而甘居己於不肖又要掠箇好名兒在身上而抵他人爲不肖悲夫是益其不肖也 呻吟語

彭君宣曰、人莫在面皮上作人須在脊背後作人莫看面前人承奉須防脊背後唾指 强聒錄

謹言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小學○忠定名安世字器之宋之魏人登進士官右正言正色立朝人目之爲殿上虎東坡稱之曰器之眞鐵漢

呂新吾曰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己

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愼之呻吟語枚乘云欲人無聞莫若無言欲人無知莫若無爲

呂新吾曰說話如作文字字在心頭打點過是心爲草稿而口謄眞也猶不能無過而況猶易之言眞是病狂喪心者又曰枕席之言房闥之行通乎四海牆卑室淺者無論卽宮禁之深嚴無有言而不知動而不聞者士君子不愛名節則已如有一毫自好之心幽獨言動可不愼與呻吟語

呂新吾曰愼言之地惟家庭爲要應愼言之人惟妻子僕隸爲要此理亂之原而禍福之本也人往往忽之悲夫呻吟語

趙惕翁曰愼言必在家庭始妻妾婢僕易於無忌此處一肆他處總是襲取所以正心件件都從裏面涵養克治出來言不期愼自愼矣困亨錄

魏叔子曰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數虛誕自揣言語之間其不務好聽者鮮矣日錄

王朗川曰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言行彙纂

陸桴亭曰後生以口舌角勝者謂之討便宜吾知其得便宜處失便宜也思辨錄

袁了凡曰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聞目見不可出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閒談酒謔愼勿形言身世準繩

陳眉公曰言語之道似小實大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語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點檢身世準繩

愼行

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

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說苑

呂新吾曰奮始怠終修業之賊也緩前急後應事之賊也躁心浮氣畜德之賊也疾言厲色處衆之賊也呻吟語

司馬温公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愼之哉嵩說

朱子曰凡事不可着個且字着個且字鮮不害事康節詩云閒居切莫說無妨蓋說無妨便是有妨要做

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祗在把住放行之間耳。（近思錄）

自省編云愼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司馬溫公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四種遺規）

史搢臣曰行客以大道爲迂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荊榛或歧路不知所從往往循大路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

行步步着實得則不勞失亦於心無愧。（顧體集）

邵子曰人無好勝事無過求好勝多辱過求多憂。（明心寶鑑○邵子名雍字堯夫宋范陽人遷居洛陽諡康節先生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擊壤集漁樵問對）

趙惕翁曰熱鬧場必不可入富貴想必不可有勢利局必不可附便宜事必不可占忠信篤敬守身事親即爲鄉里善人亦足重矣飾言名理而心地不潔無益也哉。（困亨錄）

趙惕翁曰不於小處微處平日忽畧處用力廓清必無以爲任重道遠之基此病痛不理會揀盡方書閒談而已。（困亨錄）

自警篇云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茸爲寬大胥失之矣

聞過

濂溪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朱子答陳明仲書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程子曰君實祗爲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性理）

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有所未善人皆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性理）

呂新吾曰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無得聞之過矣我當感其攻我

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呻吟語）

呂新吾曰、世人糊塗祇是抵死沒自家不是却不自想我是堯舜乎果是堯舜眞是沒一毫不是我若是湯武未反之前也有分毫錯悞如何盛氣拒人巧言飾己再不認一分過差耶又曰、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强辯以飾非者果何爲也（呻吟語）

呂新吾曰、世之人聞人過失便喜談而樂道之見人規己之過旣掩護之又疾痛之面人稱譽便欣喜而誇張之見人稱人之善旣蓋藏之又搜索之試思這箇念頭是君子乎是小人乎（呻吟語）

呂新吾曰、一先達爲文示余令改之余謙讓先達曰、某不護短卽令公笑我祇是一人笑若爲我回護是令天下笑也余極服其誠又服其智嗟夫惡一人面指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豈獨文哉豈獨一二人哉觀此可以悟矣（呻吟語）

孫夏峯曰、人不幸不聞過凡有累於身心者皆過也如聲色貨利世人多陷溺明知非是誰能立斷知改

過之難則喜聞過自不容易規人過切莫太輕日中絕未見有喜聞過訟過之人（傳信錄）

改過

陸宣公奏疏有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頌周宣不善其無缺而善其補缺（綱鑑）

朱子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設使人眞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性理）

司馬溫公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性理）

眞西山曰、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祇知過不改便謂之惡

尹和靖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祇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

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性理○先生名淳字彥明宋洛陽人高宗賜號和靖處士官秘書少監權禮部侍郎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呂新吾曰、一日與友人論修身道理、友人曰、吾老矣。某曰、公無自棄。平日爲惡、卽屬纊時幹一好事、不失爲改過之鬼。況一息尙存乎。呻吟語
趙惕翁曰、常見得自己不是、乃進德之本。但見得不能拔其根本、與不見何異。又曰、時時訟過、如服良藥、刻刻責己、始算活人。困亨錄
朱子答杜仁仲曰、旣知其病、卽內自訟而急改之耳。

何暇呫呫誦言以咎旣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急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朱子全書
李寶甫問曰、自從講學後、凡事一遵乎禮、然猶不能無過。偶有一行一言之差、卽獨思深念、幾日放不下。張洸心先生曰、能自知自悔而隨卽改圖、方是。似不可幾日放不下也。嘗記吾師曰、悔過之念不可無、留滯之私不可有。蓋恐因藥生病也。念之。

勤

蘇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宋名臣錄○文子解蠱卦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大抵器欲常用、久不用則蠹生。體欲常動、久不動則病生。
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
劉忠宣公大夏、嘗教子讀書外、兼令力農。雖遇雨、公披蓑笠、親督耕耨。嘗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苦之、將以益之也。公又言、財貨須務農服賈辛勤所得者、

始能久享。外來易得之物、必易失矣、烏能久乎。要務成式 ○公字時雍、華容人、諡忠宣、天順進士、官至尚書、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槪。
陶侃爲廣州刺使、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而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小學
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摴蒱者、牧豬奴

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小學侃字士行晉鄱陽人官至太尉梅陶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謝安謂陶公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景行錄曰心可逸而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而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生身不憂則荒淫易起

陳忠肅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

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牀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宋名臣錄○公名瓘字瑩中宋南劍人亦號了翁中進士甲科官監察御史諡忠肅

儉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奉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小學○由儉二語說透人情吾今日之俸二語勘破至理○公名知白字用晦宋滄州人相仁宗愼名器抑僥倖雖貴顯清約如寒士諡文節○漢公孫宏爲丞相用布被汲黯曰宏俸祿多而爲布被此詐也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小學○公名沆字太初宋洺州人登進士甲第相眞宗諡文靖

司馬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小學○衣服所以適體不可失之浮華亦不得故爲垢敝荆公面垢不洗出於矯溫公不喜華靡順其性誠僞之分人品迴別

蘇東坡在黃州嘗書曰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要務成式○東坡名軾字子瞻宋眉州眉山人自號東坡居士著有易傳論語說書傳東坡集等書

李橋水曰節檢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

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奢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一爲一寶（唐翼修亦云儉之一字其益有三安分於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減我身心之奉以賙極苦之人可以廣德忍不足於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橋水名宏志字亦重號橋水 國朝寶封人拔貢生有橋文集四卷）

倪文節公曰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爲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掩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可不念哉又曰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爲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遺子孫不智也（經鉏堂雜誌○公名思字正甫宋歸安人進士官禮部尚書）

呂忠節公曰今人濫於匕箸夙夜沉湎幾困於酒食而其日益也有以一杯酌費中人一歲之需者長此安窮曠職業銷歲月耗物力滑天和莫此爲甚嗚呼惟儉可以已之（存古約言）

明太祖乘輿服御應用金者命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爲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汰之原肇華靡之漸未有不由小而致大也（明史）

宋高宗時孫懋入覲嘗論公生明上問何以生公曰廉生公問何以生廉曰儉生廉（字典）

廉介

石介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 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飧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宋名臣錄○介字守道宋兗州人官至直講學者稱徂徠先生）

魯哀公致邑於曾子曾子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驕我我豈無畏乎終不受（說苑○君子辭受惟衡道義豈計及於畏此似非曾子之言抑或哀公不能行其道不好明言出於託辭亦不

可知然於常人之情則一言勘破確不可易矣。

黃俞言云、先輩會言脫郤紗帽上牀依舊一副窮骨肉。食者當時作此觀、甯使彼訝我去而不來、毋使彼怪我來而不去。窮士輩當時作此觀、嗚呼、藝麻種豆餟菽燒藜乎。一編曰與古人相偶千載良足樂也。安往不得食賤也而數數焉肉食之與遊為。寄園寄所寄

許魯齋過河陽、暍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魯齋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元史

呂新吾曰、求人已不可、又求人之轉求、徇人之求已不可、又轉求人之徇人。患難求人已不可、又以富貴利達求人、此丈夫之恥。呻吟語

張九成初年貧寒、衣食不備、有送衣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賤、正是做工夫時、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自立工夫何在。即使日日美衣珍食、究竟何益。寡過編

善惡

漢昭烈帝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與德、可以服人。綱目

漢明帝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者最樂。對曰、為善最樂。

橫渠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亦粗矣。正蒙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能擴充以致其極。全人矩矱〇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明餘千人、其學以忠信為主、以收放心為要、操而無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

呂新吾曰、禍福者天司之、榮辱者君司之、毀譽者人

司之、善惡者我司之。我祇理會我司、別個都莫照管。呻吟語

呂新吾曰、好人之善、惡人之惡、不難於過甚、祇是好己之善、惡己之惡、便不如此痛切。又曰、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又曰、惡惡太嚴、便是一惡、樂善甚急、便是一善。呻吟語

馬援曰、終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自有餘。省心編

湯潛庵曰、凡人做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為一不善

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弗虧此心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性復性眞實工夫故格物是緊要事全人矩矱

史搢臣曰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慣好說人短不計人長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願體集

高忠憲公曰眞是爲善最樂不要說一生平穩不遭刑險即反思此身乃父母所生我不會做辱親事豈不至樂此身乃天地所生我不會做欺天事豈不至樂人有生必有死到瞑目時我無累心事豈不至樂身世準繩

富貴貧賤

呂新吾曰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德呻吟語

歐陽文忠公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所以歎也惟不思而得即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宋名臣錄○富貴貧賤不當問之身當問之心與品富於道德尙矣即不必有此但能不枝不求隨分知足其身雖貧其心自富不然坐擁鉅萬猶復較及緇銖貧得無厭亦與貧士何異貴於天德尙矣即不必有此但能不愧不怍卓然自立其身雖賤其品自貴不然位列顯達猶復私求壠斷奔競靡已亦與賤丈夫何異世人忘却心與品但以在身之富貴貧賤論陋矣

史搢臣曰貧賤時眼中不着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日退休必不怨願體集

史搢臣曰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來往不戲謔爻執貧交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如此足稱厚道富貴方得久長又曰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爲當然殊不知幾費設處而來即一箠一絲宜從厚速答願體集

葉子奇曰貴而忘賤災自驕生迷而不返禍因感起

貴驕敗之端也富奢衰之始也甚斬必大費過慳必多亡失乎中道也草木子

蘇東坡曰顏蠋言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要務成式○黃俞言云晚食當肉安步當車是猶有意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何以當肉與車哉

呂新吾曰、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聞。（呻吟語）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小學○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外物至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歎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眾矣。可不戒哉。）

胡文定公轉徙流寓至於空乏。然貧之一字、絕口不道。嘗語子弟曰、對人言貧、意將何求。（宋賢事彙）

一友自敘其貧之苦。孫夏峯曰、此居心之至寶。而涉世之坦途也。僕五十餘年敬重此字。雖受他苦累、實受他成就。不敢怨且不敢忘。其人問故。曰、貧家少迎送。此日間清福。安眠不怕盜賊。此夜間清福。卒有緩急。入山入水。聞警即行。省得攜帶。既無瞻顧。又免人覬覦。此患難時清福。至寡過於己。遠怨於人。皆從此一字磨鍊而出。君如信得及。祇當下立清願外之想。便是疏食簞瓢嫡派也。（中州道學編）

筆疇云、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濟矣。貧窮自有定命。非告人而可脫也。

環碧齋小言云、貧不貌富。可以常貧。牽裾肘見。納屨踵決。不為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為客愧。近世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於家不貧於身。貧於親不貧於賓。以不露寒酸本色。翹然自謂拔俗。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讀書樂趣）

橫渠張子曰、天下事大患祇是畏人非笑。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貧賤。亦不必恤。惟義所在。（近思錄）

顏延之曰、諺云、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粗黶。亦或心神沮廢。豈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宋書○延之字延年。瑯琊人。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官秘書監太常）

顧亭林曰、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

上之貧女常先至而掃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亭林名炎武字甯人崑山人）

張楊園曰處貧困惟有勤勞刻苦以營本業布衣蔬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於義爲得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奚足爲憂所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訓子語）

問眼前難過孫夏峯曰我輩學力正在眼前眼前見得親切接人處事毫無利己損人之念寸心自是淸甯觸目皆成飛躍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千古此須臾千古此眼前也平時去人欲存天理時刻不放則見利自然思義見危自然受命眼前一不親切後悔不已遲乎難過無非用度不足試看足用之人也有難過夷齊槁餓處正是慊處尼父不去非道之貧賤況今日道中之貧賤正宜樂而安之耳（傳信錄）

張崌崍先生曰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其幸而爲君子則其自取也小人而富貴命也使其爲君子焉進禮退義猶然富貴也其不幸而爲小人則亦其自取也（身世準繩）

炎涼

呂東萊曰當貴盛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富貴者也當貧賤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貧賤者也彼自奉富貴爾我何爲而喜彼自陵貧賤爾我何爲而怒（東萊博議）

一巨卿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呂新吾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儻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涼如之而暇歎世情哉（呻吟語）

呂新吾曰冷淡中有無限受用處都戀戀炎熱抵死不悟既悟不知回頭既回頭却又羨慕此是一種依羶附腥底人切莫與談眞滋味（呻吟語）

自立

陸象山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綱鑑）

張楊園曰人於貧窮患難之日在族黨固有救恤之義在己越當奮勵忍苦支持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於人此際站立得住便有來復之幾每見人當困阨輒以鹿死不擇音爲解不當爲者不惜爲之他日悔恥無及甚使子孫受害至於怨尤非徒無益益自困窮耳（訓子語）

温氏母訓曰貧人不能發迹先求自立祇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爲盜藪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自立這些光景受也要

淺近錄　卷五　哭　亨

你受不受也要你受（四種遺規）

守分安命

曹月川先生嘗謂其子孫曰人之處世貴乎守己安分夫安則無人欲陷溺之危守則無亡身敗家之失即此便不貧窮即此便是富貴不可好狡取便宜也（年譜○先生名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舉人官霍州學正謚靜修陳達稱其爲人在吳康齋之右）

顔含曰人稟命有定非智力可移惟當守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闕得喪○（四種遺規○必如横渠之言養則聽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庶兩盡之矣○含晉瑯琊莘人官光祿勳郭璞嘗欲爲之筮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

顔氏家訓曰君子當守道信命藏器待時世見躁競得利者便謂弗慮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與求之而不得者可勝算乎

趙惕翁曰有天命之命氣數之命有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必使天命常行能挽氣數不爲氣數所囿天性常明能化氣質不爲氣質所昏此聖賢所以重學也（困亨錄）

淺近錄　卷五　卒　亨

呂新吾曰命本在天君子之命在我小人之命亦在我君子以義處命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命不足道也小人以欲犯命不可得而必欲得之命不肯受也但君子謂命在我得天命之本然小人謂命在我幸氣數之或然是以君子之心常泰小人之心常勞（呻吟語）

韓魏公戒子曰窮通禍福固有定命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慎勿爲也（語類○呂東萊曰事有當死不死其垢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

謝上蔡曰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未

嘗干人。或問之。對曰、自有命在。今人紛紛爭進取者。枉做閒工夫。用閒心力耳。信得命時。便養得氣不挫折。近思錄○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宋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子之門、號四先生、

明道程子曰、儒者祇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近思錄

朱子曰、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呂新吾曰、正命者。完卻正理。全卻初氣。未嘗以我害之。雖桎梏而死。不害其爲正命。若初氣鑿喪。正理不完。卽正命告終。恐非正命也。呻吟語

日省編云、天薄我以福。我厚我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我逸我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我修我學以待之。天心仁愛。未有不憐而佑之也

呂滎公自少守官。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小學

袁君載曰、不妄求則心安。不妄作則身安。身心旣安。樂在其中矣。袁氏世範

孫夏峯曰、李鄴侯謂君相不宜言命。豈直君相。士君子不論窮達。皆不可以氣數自諉也。信傳錄

吉凶禍福

橫渠張子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徼倖也。性理

橫渠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正蒙

太公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丹書

說苑云、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漢成帝時、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

荀子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荀卿、名況、趙人、三爲齊祭酒、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因家於蘭陵、著荀子數萬言、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喈喈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冀其重獲也。明日往聽焉。喈喈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爲戒矣。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百子金丹○劉

基字伯溫明靑田人事太祖著郁離子

呂新吾曰、天下之禍多隱成而卒至或偶激而遂成隱成者貴預防、偶激者貴堅忍呻吟語

趙惕翁曰、瞬息皆易瞬息皆占一念動靜而吉凶見知愆而愧者悔也知善而難者吝也悔吝分吉凶間悔而遷善改過悔之趨於吉也非徒悔也吝而善不遷過不改吝之趨於凶也不止吝也益大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念之哉困亭錄

陸桴亭曰、易經吉凶兩字祇是論是與不是若是卽

仗節死義遺逸阨窮俱是吉若不是卽爲君爲相福壽康甯亦是凶也思辨錄○金華王魯齋、精易、專主象數解吉凶二字云吉字有老陽出土之象凶字有老陰入地之象

羅仲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全人矩矱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環溪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興、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也寒松堂集

孫阿滙曰、君子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以其所守者靜也小、人方受福旋復受禍方見功旋復見罪以其所行者妄也釋氷書○名汧如六合人

問聖人明哲保身無得禍之道孫夏峯曰、聖人固不樂處禍然禍福之來聖人不能違第恃有道以處之不失己禍亦福也失己福亦禍也古今以禍成其爲

君子宜論福以避禍成其爲小人宜論禍傳信錄

袁君載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之子孫者不可不培身世準繩

是非利害

伊川程子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是利性理

朱子曰、事祇有箇是非祇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同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近思錄

朱子曰、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循人欲則求
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又曰作事顧利害終未有不蹈
於害者。近思錄
朱子曰、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
險。事勢定是如此。
呂新吾曰、置其身於是非之外。而後可以折是非之
中。置其身於利害之外。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呻吟語
呂忠節公曰、學者心上須淘洗得利字乾淨。方論人
品。不然則日流於卑污苟賤之小人矣。況利害相伏

天網不漏。衆怒難犯。恐其所謂便宜者。不能受而禍
隨之矣。即不顧人品。將不顧利害耶。存古約言
董江都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綱目○江都名仲舒漢廣川人武帝時舉賢良對天人三策作春秋繁露
陸桴亭曰、名利二字。是天地間公共之物。利惟公。故
薄名惟公。故大自小人以名利爲私。而名利二字始
目爲羶途矣。自聖人觀之。必得其名。必得其祿。名利
何嘗是羶物。思辨錄
杜靜臺先生嘗言、有意爲道德。道德亦名利。無心於

名利。名利皆道德。冬夜箋記○先生名偉字道升明吳松人萬歷時官工部侍郎學者推爲靜臺先生
或謂涉世之道。顧是非即不須顧利害。孫夏峯曰、不
然。利害何嘗在是非外乎。成仁取義。雖害利也。乞墦
登壠。雖利害也。傳信錄
張敬夫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
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
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全書
沈龍江先生曰、凡事多積陰德。其福自至。這一般利

是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穫。這一般利。是取之
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於人。諸
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用追討。不加徵稅。不招詞訟。
不防盜賊。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後久遠。身世準繩

寬

明太祖召元舊臣。問元政得失。馮翌對曰、元有天下。
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但聞寬則得衆。未聞以
寬失者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絶。民急則亂。居上正
當用寬。元季君躭於逸樂。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

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適中則無弊矣明鑑

歐陽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或問公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識者以爲知言宋名臣錄

張楊園曰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若一

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彫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訓子語

李方子端謹純篤初見朱子朱子曰觀子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

初行新法康節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宋賢事彙

許魯齋曰人要寬厚包容却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語錄

陸桴亭曰持身之法太矜莊則有迫切之失太疏畧則有蕩佚之失學者須是嚴整中見渾厚簡易處見精明思辨錄

安詳

朱子曰學者當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

呂新吾曰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遫也須從此二字做去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靜之中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遫則不勞若先怠緩則後必急躁是事之殃也豈得謂之安詳呻吟語

呂新吾曰覓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於覓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於急求也天下事每得之於從容而失之於急遽呻吟語

呂新吾曰沈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閒正此

謂眞沈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沈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沈靜眞沈靜底自是惺憽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 呻吟語

史搢臣曰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容之或自化卽家庭嫌隙常有愈理而愈多紛之則如故 願體集

知足

淺近錄 卷五 卌九 亨

老子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百子金丹○老子楚苦縣人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爲周守藏室史學以至隱無名爲宗著道德經上下篇五千餘言

祝子曰世界原自缺陷人心原自圓滿吾人當以圓滿之人心圓滿乎缺陷之世界不當以缺陷之世界缺陷乎圓滿之人心 百子金丹

顏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性情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耳 全人矩矱

景行錄云知足則樂多貪則憂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熊勉菴曰今日居官受祿須思當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觧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 寶善堂格言

李義炎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勸崇第舍答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旣處貴士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 唐書

問世多缺陷人多苦趣如何孫夏峯曰若求無缺陷天地且不能時有窮通歲有豐儉身有老少隨緣順應不作非分之想世有缺陷我不見缺陷人多苦趣

淺近錄 卷五 卆 亨

我不知其爲苦趣如斯而已 傳信錄

孫夏峯曰今人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位高而顚躓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淸寗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明强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强健時天上矣古今來無人不犯此病若能先見一步豫退一步必也明哲之士 孝友堂家規

報應

蒼琚子曰、福善禍淫、蓋以理推之也、問其爽與不爽、雖天地亦不能明以告我、故我惟守此闇然自修之心、即不嘗幸於造物、而粹白一腔、即可以對寥廓（百子金丹）

呂新吾曰、禍福是氣運、善惡是人事、理常相應、類亦相求、若執福善禍淫之說、而使之不爽、則為善之心衰矣、大段氣運只是偶然、故善獲福淫獲禍者半、善獲禍淫獲福者亦半、不善不淫而獲禍獲福者亦半、人事只是個當然、善者獲福、吾非為福而修善、淫者

獲禍、吾非為禍而改淫、善獲禍而淫獲福、吾寧善而處禍、不肯淫而要福、是故君子論天道、不言禍福、論人事、不言利害、自吾性分當為之外、皆不庸心、其言禍福利害、為世教發也（呻吟語）

張九烈論報應之說、謂善惡皆有報、而好善之報每爽、何也、陸桴亭曰、無他、只是為善之心未必如為惡之誠（思辨錄）

陸桴亭曰、二氏之說、以為天堂地獄、人死之後果報歷歷不爽、即賢智者亦然、其說果爾、是幽勝於明也、天地間陰不能勝陽、夜不能勝晝、豈有幽勝於明之理、即所云果報、只是惠迪吉從逆凶、只在明中、非在幽也、又曰、二氏好言果報、往往綴拾闇闇細事、為書其為果報淺矣、予謂廿一史是大果報書、試觀多少成敗興亡、那一件不是果報（思辨錄）

唐翼修曰、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則巧於射人殺人者、實巧於自射自殺

耳（人生必讀書○郭張虛漁談云、魚保奏銅匭於武后、竟以投匭被誅、周興教大甕於俊臣、卒以納甕伏罪、小人欲售其殘忍之術、而身受之、天道好還、何其明而速哉、王其他張飭以泄謀折頸、遂斃以卿導殺身、彥洪以乘馬受射、齊邱以讒族自縊、回於反手、機發尤巧也○張虛名欽華、東海人）

曾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朱子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朱子全書）

養生

人有語導氣者、問明道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

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近思錄

伊川程子曰動靜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又曰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飮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飮食也近思錄

趙惕翁曰眞學者必能衞生以其知德性之尊而絕嗜慾之患也困亨錄

問神仙之說有諸明道程子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

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近思錄

呂新吾曰聖賢養得天所賦之理完仙家養得天所賦之氣完然出陽脫殼仙家未嘗不死特留得此氣常存性盡道全聖賢未嘗不死只是爲此理常存若修短存亡則又係乎氣質之厚薄聖賢不計也呻吟語

呂新吾曰今之養生者餌藥服氣避險辭難愼時寡慾誠要法也稽康善養生而其死却在所慮之外乃知養德尤養生之第一要也德在我而蹈白刃以死何害其爲養生哉呻吟語

呂新吾曰愚愛談醫人則厭之客言及者告之曰以寡慾爲四物以食淡爲二陳以淸心省事爲四君子無價之藥不名之醫取諸身而已呻吟語

辨惑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近思錄

元世祖令廉希憲受帝師八思馬戒希憲曰臣已受

孔子戒矣世祖問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綱鑑○熙朝新語甘肅州謝梅莊世濟爲御史奏劾河東總督田文鏡朝廷疑有指使逮問命刑部嚴訊曰指使有人孔子孟子問何謂指使曰讀孔孟書便當盡忠直言上憐其直謫軍前效力○伯顏稱希憲曰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世稱爲廉孟子

李君實太僕云世間惟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以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旣快嗜慾又得超昇撰之天理人情恐無此大便宜事冬夜箋記

李才刊定陰陽雜書質以經史其敘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古者卜葬盖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

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毁之則朝而窆不毁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毁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綱鑑

或問人將死而見鬼神眞耶幻耶吕新吾曰人寤則爲眞見夢則爲妄見魂游而不附體故隨所止而見物此外妄也神與心離合而不安定故隨所交而成景此內妄也故至人無夢愚人無夢無妄念也人之將死如夢然魂飛揚而神亂於目氣浮散而邪客於心故所見皆妄非眞有也或有將死而見人拘縶者尤妄也異端之語人人骨髓將死而懼故常若有見若死必有招之者則牛羊蚊蟻之死果亦有召之者耶大抵草木之生枯土石之凝散人與衆動之死生始終有無只是一理更無他說萬一有之亦怪異也

呻吟語○俗言人之死也必由城隍之神差小鬼從陽間鈎到陰間不知人之生也亦由州縣之官差衙役從陰間鈎到陽間乎以生推死其說之妄不待辨而明矣

吕新吾曰鴟鴉其本聲也如鵲鳩然第其聲可憎聞者以爲不祥每彈殺之夫物之飛鳴何嘗擇地哉集屋鳴屋集樹鳴樹彼鳴屋者主人疑之矣不知其鳴於野樹主何人不祥也至於犬人行鼠人言豕人立眞大異事然不祥在物無與於人即使於人爲凶然亦不過感戾氣而呈兆在物亦莫知所以然耳蓋鬼神愛人每示人以趨避之幾人能恐懼修省則可轉禍爲福如景公之退孛星高宗之枯桑穀妖不勝德理氣必然然則妖異之呈兆即蓍龜之告繇是吾師

也何深惡而痛去之哉（呻吟語）
陸桴亭曰人死之有鬼猶木燼之有烟皆氣之餘也橫死者其鬼厲强死者其鬼靈猶今之生柴頭木性未燼而强滅其火則其烟盛至老病而死者其鬼多寂然無聞蓋其氣已盡猶之油乾而火盡者燈息亦無烟也或執以爲必有或執以爲必無皆未知此意（思辨錄）
陸桴亭曰世俗投胎之說理亦有之蓋彼處人初死氣猶未滅此處人初生氣方成象兩氣相取忽然相

合此如磁之引鉞珀之吸芥亦不足怪往往多出於親讐者蓋所親所讐心嘗不忘則氣嘗相逐故也然此亦巨萬中之一二乃釋氏至以爲人死必投胎遂有輪迴之說儒者不之信似矣然每因偶有所見所聞則又持兩說而不安此不得理一分殊之義也（思辨錄）
朱子曰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是理也曰然則羊叔子識環之事非耶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不足信便有也不是正理（朱子全書）
厚之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供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朱子全書）
朱子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朱子全書）

宴安

呂東萊曰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宴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姑就世之所畏者爲譬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潤谿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生於憂勤死於宴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與使吾功隳業廢者誰與使吾歲月虛棄者誰與使吾草木同腐者

誰與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與使吾弛偷忘患而陷於禍者誰與自棄之根皆宴安之爲也(東萊博議)

呂新吾曰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厲精神點檢心事晝之所爲夜而思之又思明日之所爲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日累月進旦興宴息不敢有一息惰慢之氣夫是以士無惛德民無怠行夫是以家給人足道明德積身用康强不卽於禍今也不然百畝之家不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覓歡耽心耳目之玩騁情遊戲之樂身衣綺縠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憒然不知日用之所爲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志而養其淫消耗年華妄費日用噫是亦名爲人也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呻吟語)

呂新吾曰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西晉讐禮法而樂豪放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偸安肆懶散之謂也此聖賢之大戒也甚麽降伏得此二字曰勤愼勤愼者敬之謂也(呻吟語)

陸桴亭曰只一宴安便終身不得成箇人品此優柔之失也須以剛字克之(思辨錄)

張楊園曰士農工商無一業酒色財氣有一好亡家喪身有餘矣其原皆始於游閒成此比匪(訓子語)

戲謔

橫渠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近思錄)○江永曰戲謔之害事納侮起釁招尤致悔是也人之有口才多機智而好狎侮者尤易犯此病當深戒之

朱子曰橫渠學力絶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近思錄)

呂新吾曰滑稽詼諧言畢而左右顧惟恐人無笑容此所謂巧言令色者也小人側媚皆此態耳小子戒之(呻吟語)

呂忠節公曰君子不戲人有戲者笑而不應或莊語以規之久自熄矣(存古約言)

徐幹中論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子不得而瀆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寡過編)

演劇

劉念臺曰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濫觴極矣然而敬神宴客必不能廢但其中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從此設法立教雖無益之事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觀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皐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効百

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為搬演聚父子兄弟並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怪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閑猶恐有潰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導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人譜類記○先生名宗周字起東學者稱念臺先生明浙江山陰人有人譜編

魏環溪曰世人都看戲場何曾看得一個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看得一個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己常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庸言

淺近錄卷之六

處世總

宋神宗曰、遠非道之財戒過量之酒居必擇隣交必擇友嫉妒勿起於心讒言勿宣於口克己以勤儉爲先愛衆以謙和爲首常思已往之非每念未來之咎 明心寶鑑

孫夏峯先生曰、無時非見賓承祭之時無念非戒懼慎獨之念無事非不願勿施之事無人非同堂共室之人 困亨錄

王朗川曰、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磽确以沽名毋借小道遂私情毋施小惠傷大體遽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過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淸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言行彙纂

薛文淸公曰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中州道學編

王方麓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盡己工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推己工夫聖賢學問只有此二者 紹聞編

孫夏峯曰、是非好惡君子持世之大端韓魏公不甚分白黑蓋是非致知之源存其是去其非一味別白於人也好惡力行之實不使尙不使加亦豈爲人哉魏公器量過人乃能養國家和平之福季世君子多以激揚致敗其是非好惡總不免浮動耳 傳信錄

問學問從何處下手孫夏峯曰、只在日用食息間擧念行事接言不使違天理拂人情便是又問似於天理無違有拂人情應如何曰理求在我情問之人不拂亦是天理中人情若在天理外拂也何傷 傳信錄

公正

宋眞宗問李文靖公沆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嘗惡之豈敢效尤 宋名臣錄○公名沆字太初宋洺州人登進士甲第相眞宗謚文靖

徐積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或問立朝之要則曰以正輔君問修身之要則曰以正修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宋名臣錄

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王文正公旦。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乎。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宋名臣錄○準字平仲宋華州人、登進士、相眞宗封萊國公諡忠愍旦字子明宋魏州人相眞宗封魏國公諡文正

楊震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小學○呂新吾曰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惡皆自利其無知之心充之

第五倫奉公盡節。在位以貞白稱。或問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小學○問視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謂之私。如何。伊川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宜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

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

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小學○欺罔不過求免豈知反因欺罔而見殺觀翟黑子可以懲正直或恐賈禍豈知終緣正直而見宥觀高允可以勸)

孟雲浦先生曰特立者多忤世隨俗者多失己與其失己也甯爲忤世(中州道學編)

或問公私之辨朱子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語類)

度量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宋名臣錄)

或問夏原吉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校何嘗

不自學來(座右編)○原吉字維喆明湘陰人歷事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官至戶部尚書謚忠靖時蹇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皆通達國體有大臣風

呂新吾曰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呻吟語)

呂新吾曰黨錮諸君祇是褊淺無度量身當濁世自處清流譬之涇渭不言自別正當遵海濱而處以待天下之清也却乃名檢自負氣節相高志滿意得卑視一世而踐踏之譏謗權勢而狗彘之使人畏忌奉承愈熾愈驕積津要之怒潰權勢之毒一朝而成戮胥之凶其死不足惜也詩稱明哲保身孔稱默足有容免於刑戮豈貴貨清市直甘鼎鑊如飴哉申陳二子得之郭林宗幾矣顧廚俊及吾道中之罪人也僅愈於卑污耳若張儉則又李膺范滂之罪人可誅也夫(呻吟語)

范忠宣公忤章惇落職知隨州素苦目病忽失明上表乞致事惇抑之不得上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公怡然就道每諸子怨惇怒止之江行舟覆扶

出衣盡瀝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諸子
聞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父執政日與司馬公議
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合爲
言公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則可今
日言不可也諸子乃止在永州三年課兒孫讀書怡
然自得每對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及醫藥方書他
事一語不出口 近思錄○前段處困而亨嘆醒多少失意而咎他人排陷者後段守正不阿嘆醒多少議事而黨同伐異者
王文正公旦在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公

在樞府持以聞上以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
罰不逾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
然呈公公曰却送於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大慚翌日
見公曰同年甚得如許大度量公不答 宋名臣錄
王文正公旦薦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公於上前而公
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公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
公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
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
公 宋名臣錄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美政卿欲知譖卿
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
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武后深歎美之 綱鑑
客有來謁胡文恭公宿者具公服韡版而忘記不易
幘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 宋名臣錄○公名宿字武平宋常州人登進士官樞密副使謚文恭
裴行儉破阿使那都支得瑪瑙盤廣二尺餘以示將
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
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 綱鑑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冢
而得表裏無瑕可指亦絕寶也每開宴召客特設一
棹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收用之酌酒
勸座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
且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
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客皆歎公
寬厚不己 宋名臣錄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去魏
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

面文正意亦解祇此一把手問消融幾許難同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冬夜箋記）

郭張虛曰劉寬行遇失牛索牛而去其人得牛歸而受之朱冲鄰人失犢取犢而去其人得犢還冲不受二賢之量一也受者渾無形迹拒者使人不堪君子之處世當以何者爲法乎曰文饒可也（漁談載周櫟園賴古堂文集○張虛名欽華東海人）

長厚

伊川程子每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且取他長處（中州道學編○寄園寄所寄載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道及者必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頗得伊川遺意）

史搢臣曰一坐之中有好以言彈射人者吾宜端坐沉默以消之此之謂不言之教（願體集）

呂東萊曰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鄙不應答之理說十句中豈無一句畧可取將此一句推說之亦於其人有益（官箴○畧其所短取其所長既不失己亦不失人）

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近思錄○愚謂至於責己則又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不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也）

許文正公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之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要務成式）

呂新吾曰精明也要十分祇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今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愚也（呻吟語○胸中有分曉外面却渾厚乃是眞精明人不惟免禍亦以載福）

呂新吾曰論理要精詳論事要愷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害亦以留人掩飾之路觸人悔悟之機養人體面之餘亦天地涵養之氣也（呻吟語）

衛玠美風神善清談嘗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綱目）

日省編云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許多意味又有許多受用非畜於心而中傷之也是君子渥厚之道

問待人宜厚人有君子小人豈容概以厚施之孫夏峯曰使君子益進於君子並能轉小人爲君子此天地父母之心也何厚如之（傳信錄）

謙讓

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家語）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小學○郎枉百步亦宜讓路郎失一段亦宜讓畔況復不失不枉云胡不讓　先生字德容唐臺州人私諡孝友）

呂新吾曰將好名兒都收在自家身上將惡名兒都推在別人身上此天下通情不知此兩箇念頭都攬箇惡名在身不如讓善隱過（呻吟語）

呂新吾曰善居功者讓大美而不居善居名者避大名而不受（呻吟語）

呂新吾曰兩人相非不破家不止祇回頭任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祇溫語稱人一句好便是無限歡欣（呻吟語）

狐邱大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子知之乎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

高必以下爲基（列子）

陸桴亭曰謙字諂字本大懸絕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諂字又把諂字看作謙字殊不可解有人於此道德深重學問該博此所當親近而師事者也則曰予奚爲而諂事之至於勢位所在貨財所聚又不覺談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後生於此處看不分明人品安得不壞（思辨錄）

尤西川嘗言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心地須常教舒暢歡悅若鬱惱必有私意隱伏（風燭學抄）

恕

范忠宣公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戚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親戚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養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座隅終身佩服小學○朱子曰、恕字是推去底於己不當下恕字若欲修潤其語當改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又余弟卅六謂亦不當下昏字昏字本不好如何可以之恕己若修潤其語似又當曰人雖至刻愛己則厚下接以愛己之心愛人便無語病矣○

呂新吾曰、恕心養到極處祗看得世間人都無罪過又曰、處世祗一恕字可謂以己及人視人猶己矣然有不足以盡者天下之事有己所不欲而人欲者有己所欲而人不欲者這裏還須理會有無限妙處呻吟語○愚謂以己所欲推人所欲以己所不欲推人所不欲是順以推之以人所欲有己所不欲推己所欲亦有人所不欲以人所不欲有己所欲推己所不欲亦有人所欲是逆以推之恕字道理本寬順推之是恕逆推之亦是恕也

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

意

趙惕翁曰、不竭歡盡人之忠是恕無此如何可行徒增懊惱錮其虛明耳困亨錄

趙惕翁曰、自處在處人上體驗處人在自處上省察故寬人者寬己者也愛己者利物者也困亨錄

孫夏峯曰、我輩當使人忠我不可使人恕我傳信錄

餘地

黃山谷曰、面前徑路須要放寬纔好容人往來若太狹隘不惟有礙於人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四種遺規章惇謫蘇轍於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後惇貶雷州司戶參軍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觀此非自己無展足之地而何○

呂新吾曰、處天下事面前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殺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呻吟語

顏氏家訓曰、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

顚蹶於崖岸拱把之梁每沉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旁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見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

蘇頌嘗言楊告爲吾曰嘗愛韓非一言以爲土木偶人者耳鼻欲大口目欲小此言可以喻大夫土木偶人而鼻先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爲也鼻大則可小目小則可大凡事皆然不厭於三思而熟慮也人皆以非爲刻薄此言非忠厚之言哉宋名臣錄

高忠憲公曰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步自有餘味身世準繩

史搢臣曰經路窄處須讓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須留三分與人食願體集

孫夏峯謂諸子曰若輩知昌家之道乎留餘忌盡而已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使日月星常明而不晦則天道息矣人生才智幾何人爭物競立盡之道也傳信錄

孫夏峯曰言語忌說盡聰明忌露盡好事忌占盡不獨奇福難享造物忌盈即此不留餘人已側目傳信錄

感化

呂新吾曰任彼薄惡而我以厚道敦之則薄惡者必愧感而情好愈篤若因其薄惡也而亦以薄惡報之則彼我同非特分先後耳畢竟何時解釋此庸人之行而君子不由也呻吟語

王烈器業過人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形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之使人遺布一端或問其故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

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父老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父老還尋得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綱鑑

陳寔平心率物鄉人爭訟輒求判正寔爲諭以曲直開以至誠皆感動退而言曰甯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歲歉民窮盜夜入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迫於饑寒習

人遂至爲非。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駭投地稽首請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己反善。遺絹二疋以歸。自是邑無盜者。顏光衷官鑒

管甯避亂盧山。隣有牛暴田。甯爲牽牛着凉處牧之。牛主大慚。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鬭者。甯多買器置井旁待之。既聞乃各自悔責。顏光衷官鑒

處事

明道程子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近思錄

許魯齋曰。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無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物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陸桴亭曰。切莫要做識得破忍不過底事。思辨錄

陳太邱曰。有經濟人化有事於無事。化大事爲小事。亦惟有經濟人能視無事若有事。視小事若大事。

趙惕翁曰。處無事如有事。處小事如大事。敬也。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敬之成也。仁在其中矣。困學錄

呂新吾曰。恒言平穩二字極可味。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又曰。不當事不知自家不濟。才隨遇長。識以窮精。坐談先生祗好說理耳。呻吟語

呂新吾曰。甯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又曰。把意念沉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委靡心臨事。祗糊塗過了一生。呻吟語

呂新吾曰。士君子高談闊論。語細說元。皆非實際。緊要在適用濟事。故今之稱拙鈍者曰不中用。稱昏庸者曰不濟事。此雖諺語。口頭余嘗媿之。同志者盍亦是務乎。呻吟語

呂新吾曰。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人宜審。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恒情多闇於遠識。

小人不便於己私羣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自古皆然故君子愼之（呻吟語）

宋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宋名臣錄）

問日用多事爲苦孫夏峯曰甚不可有苦事之心有是心則子臣弟友間不盡分者多矣但不可生事古今不可少之人皆本分自盡之人也（傳信錄）

孫夏峯曰、凡事祇計其成與得一有敗焉失焉必隕穫矣處敗在成之先處失在得之先則成也得也不足喜敗也失也不必憂豈不綽有餘裕哉（傳信錄）

錢旃、字彥林、示弟書曰、承當大事祇要一雙脚跟站得住此中略有些自滿不知何故便脚輕手重起來鬬伯比料屈瑕之必敗祇擧趾高三字說盡淺人中外矣幾許涵養纔能足縮縮如有循也（橋水文集）

呂新吾曰、應　時有一大病每於事前疏忽事後檢點檢點後輒悔吝閒時慵懶忙時急迫急迫後輒差錯此其弊皆由於先後着耳肯把檢點心放在事前省得檢點又省得悔吝肯把急迫心放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掛（身世準繩）

處難處

薛文淸公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洛學編）

孫夏峯曰、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一段篤摯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下諒其心（中州道學編）

趙惕翁曰、人當世事阻撓之中或苦於憂愁恐懼或動於忿疾摧辱偶於經書中見得格言因引觸而悟自處之道則生意勃然而興所苦者見出不苦所動者轉爲不動此皆進步實地與尋常光景不同然非堅忍不懈雖得之亦隨失之矣故貴深造乃能自得（困亨錄）

趙惕翁曰、余每於難堪之事不平之人輒念古人寛忍處不覺愧赧諸念氷釋又曰、天下事有何難處礙於己私則難能去己私自覺輕鬆學者自體驗之又曰、不學之人遇患難如薪之火久則燼矣知學之人

遇患難如金之爐入則純矣又曰閉門看方三年見無病不可治及臨癥覺無方可用聞見力極則止至於應變無有窮竭此論學妙喩也（困亨錄）

張忠定公守蜀兵火之餘人情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或以告魏公魏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宋名臣錄）

伊川程子曰人之於患難祇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

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近思錄○葉氏曰遇事不能處是無義處置了不能放下是無命）

孫夏峯曰風波之來先論有愧無愧如果無愧何難坦夷當之此等世界骨脆胆薄一日立脚不得做好男子須經磨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千古不易之理孟浪不可一味憂悶何濟於事患難有患難之道自得正在此時理會（傳信錄）

遠識

呂新吾曰見面前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達

觀非難而反觀爲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爲難此舉世之所迷而智者之所獨覺也（呻吟語）

呂新吾曰知費之爲省者善省者也而以省爲省者愚其費必倍知勞之爲逸者善逸者也而以逸爲逸者皆其勞必多知苦之爲樂者善樂者也而以樂爲樂者癡一苦不返知通之爲塞者善塞者也而以塞爲塞者拙一通必竭（呻吟語）

或問朱子曰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答曰吾人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

雨又安能知哉（冬夜箋記）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公飲酒自如頃復白得之故處公亦不應或問其故公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劵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綱鑑○公名度字中立唐河東聞喜人相憲宗歷穆宗文宗封晉國公諡文忠）

錯誤

劉器之官名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公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

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乎。(宋名臣錄○陸桴亭曰、世儀更爲進一解曰、世間甚事不因怒後錯乎。怒則忙、忙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卽時檢點。)

呂新吾曰、物有以慢藏而失矣、亦有以謹藏而失者。禮有以疏忽而誤、亦有以敬畏而誤者。故用心在有無之間。(呻吟語)

呂新吾曰、語云、一錯二誤、最好理會。凡一錯者、必二誤。蓋錯必悔怍、悔怍則心凝於所悔、不暇他思、又錯一事。是以無心成一錯、有心成二誤也。禮節應對間最多此失。苟有錯處、更宜鎭定、不可忙亂。一忙亂則相因而錯者無窮矣。(呻吟語)

呂新吾曰、人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皆動。乃知蓄疑者亂眞知、過思者迷正應。(呻吟語)

驕矜

謝上蔡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問做甚工夫。曰、祇求去箇矜字。問何以用功於此。曰、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去得此一病、他善方有進機。伊川大喜

語在坐曰、謝子爲學、可稱切實用功矣。(要務成式○上蔡名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號程門四先生、著有論語說。)

眞西山先生曰、荀子云、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夫志意修而不羨於富貴可也、有驕之之心則非矣。道義重而無求於王公可也、有輕之之心則非矣。必如程子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是言乃無弊矣。(語錄○先生名德秀、字希元、宋浦城人、立朝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皆切當世之務、著大學衍義等書、學者稱西山先生、)

韓魏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誇、則益善矣。(要務成式)

袁君載曰、凡人行己公平正直者、可用此以事神、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不可恃此以傲人。(世範)

顔氏家訓曰、人有讀書數十卷、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小學)

蘇子容曰、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長也。(宋名臣錄)

呂新吾曰、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人

己之分守正而不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等好高而不素位自處者每以傲人爲士氣觀人者每以士氣爲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己下人傲人者昏夜乞哀或不可知矣呻吟語

呂新吾曰山林處士常養一箇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憤不平之氣此是大病痛又曰少年人第一怕是氣高呻吟語

呂新吾曰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有學士之憂也夫才學非有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貴才學以成身

也非以矜己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故才學如劍當可試之時一試不則藏諸室無以衒弄不然鮮不爲身禍者自古十人而十百人而百無一倖免可不憂哉又曰才猶兵也用之伐罪弔民則爲仁義之師用之暴寡凌弱則爲刼奪之盜是故君子非無才之患患不善用才耳故惟有德者能用才呻吟語

王陽明先生曰今人千罪萬惡皆從傲字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下人子不孝弟不悌臣不忠祇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罪大惡極更無解救處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良藥故堯舜之道祇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日省編

呂新吾曰纔有一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出自滿之聲此有道之所恥也見得大時世間再無可滿之事吾分再無能滿之時何可滿之有故盛德容貌若愚呻吟語

崔後渠曰覺心之放即收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己之是即非也妒人之長即短也全人矩矱○後渠名銑字子鍾一字仲鳬明河南安陽人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謚文敏學者稱後渠先生著有松窗寤言中庸凡讀易餘言等

書

刻薄

陸桴亭曰語有之一言折盡平生福此蓋指刻薄之人言也乃今之人以能言刻薄之言爲能未語先笑恬不知警殊爲可駭又曰刻者鋟削之端薄者消亡之漸後生而習於刻薄吾有以識其將來矣思辨錄

魏叔子曰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

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日錄○人能解此方可以處家庭而全倫理）

呂新吾曰論人情祗往薄處求說人心祗往惡邊想此是私而刻底念頭自家便是個小人古人責人每於有過中求無過此是長厚心盛德事學者熟思自有滋味（呻吟語）

孫夏峯曰是非太明不能渾默即過也人有言樂護人善事者多善緣喜發人陰私者必有陰禍不可不慎（傳信錄）

含蓄

呂新吾曰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含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呻吟語）

杜祁公有門生爲縣令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稜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諒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豈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耳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宋名臣錄）

王文成公曰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而悔吝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游廢弛將不免於曠官失職其能以無咎乎（文鈔）

張忠定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可以事君矣（宋名臣錄○公名詠字復之宋濮州人登進士官工部尚書晚號乖崖諡忠定）

呂新吾曰才有一段公直之氣而出言做事便露圭角是大病痛又曰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尤莫甚於飾才露者不藏其所有也飾者虛剽其所無也（呻吟語）

孫夏峯曰妙矣哉一个臣之無他技也有技則爲人愛爲人憐爲人疑且忌質的立而弓矢張才名炫而毀譽至一个臣渾渾穆穆正是學問含養胸襟純粹無他技乃能盡收他人之技人品在大賢以上（傳信錄）

孫夏峯曰、善居所長者不露人之短不露短則人皆長矣積衆長爲長所長不亦大乎彼沾沾自長以形人者豈止薄道亦非享福之器（傳信錄）

擇交

伊川程子曰、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語錄○所以漢書云以勢交者勢盡則絕以利交者利盡則疏）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

唐翼修曰、名節至重窮而在下不可妄交匪類達而在上不可依附權貴昔揚子雲大儒也以不拒王莽而士林輕之柳子厚奇才也以不遠王叔文而正人薄之故君子於交遊之際不可不致愼如此也（要務成式）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以飧肴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饑何苦辭之眞長曰、小人不可與作緣（要務成式）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曹麟書自述入黃山遇老人問納交當從子夏乎從子張乎曰、朝廷之上從子夏鄉黨之間從子張（熙朝新語 余爲益一辭曰大賢以下從子夏大賢以上從子張文爲益一辭曰學未成時從子夏學至己成從子張○麟書乾隆時官侍讀學士）

交友

橫渠張子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小學）

伊川程子曰、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近思錄）

呂新吾曰、友道最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收斂而過無可見在家庭則狎昵

親賢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情理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奬勸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嗟夫斯道之亡久矣言語嬉媟樽俎媚煦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好賢以敬我者爲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拍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是故物相反者

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得三友難能爲人三友更難天地間不論天南地北搢紳草莽得一好友道同志合亦人生一大快也 呻吟語

史搢臣曰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反疎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立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遂處其疎也 願體集

史搢臣曰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未必其後之遜於前也厭心生焉耳人之生也但念其過及其死也但念其善未必其後之逾於前也哀思動之耳人能以待死者之心待生人則其取材也必寛人能以待初交之心待故舊則其責備也必恕宜思之 願體集

呂新吾曰施我者雖無已而我常愼所求是謂養施報我者雖無已而我常不敢當是謂養報此不盡人之情而全交之道也 呻吟語

狄梁公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絶域崇質母老且病公曰彼母加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

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愧乎遂相與輯睦 綱目

劉夢得柳子厚俱坐王叔文之黨事敗夢得貶播州子厚貶柳州子厚曰播州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若還於此窮地其母安得生乎吾願以柳易播因子厚請夢得得改貶他處 綱目

魏叔子曰朋友除傷倫敗化外甯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易招怨 日錄

王陽明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祗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遽懷鄙薄之意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文鈔）

趙陽翁曰有諸己謂信無則自己信不過安能使人信朋友間此第一要緊（困亨錄）

朋友責善

朱子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性理）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伊川程子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近思錄）

呂新吾曰責善要看其人何如其人可責以善又當自盡長善救失之道無指摘其所忌無盡數其所失無對人無峭直無長言無累言犯此六戒雖忠告非善道矣其不見聽我亦且有過焉何以責人（呻吟語）

呂新吾曰責善之道不使其有我所無不使其無我所有此古人之所以貴友也（呻吟語）

王陽明曰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

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文鈔）

謝上蔡曰申顏與侯無可交自謂一日不能少之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我之過一日不見此日即不得聞吾過矣（要務成式）

田晝與右正言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宋哲宗立劉后廢孟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竄新州晝迎諸道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浩浩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綱鑑

孫夏峯曰、友朋諫諍。必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徒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答問

居官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程子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性理○蔡文勤公世遠與張儀封書云、江蘇爲五方商人聚處之地。稽察亦不必過於嚴瑣。遡來問有煩言。非不諒先生之竭誠盡慎。體國愛民。無纖毫之私也。然君子作事。不令人諒而令人服。不肯姑且苟且以狥一時之毀譽。而尤必使下情畢達。無纖悉幾微之不周也。

趙方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以爲名言○綱鑑王鳳洲曰、催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化。非其倫矣。殊不知催科而從乎寬。則民必便。撫字在其中矣。刑罰而當其罪。則民不可犯。教化在其中矣。方其善爲政哉。嗚呼。催科之中猶寓撫字。刑罰之中猶寓教化。而世之人。曰談撫字。而實務去催科。身任教化。而實使夫刑罰。觀於方之言。甯不愧乎○方少從張栻學。事宋甯宗。官至京湖制置大使。周靜軒曰、方忠藎自守。堅如鉄石。守邊十年。以身殉國。抗疏主戰。務雪仇恥。固仁義之將。而非他將之可比也、

郭晟問政。曹月川先生曰、其公廉乎。古人云、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年譜

呂居仁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又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於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又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祇能自害。豈能害人。童蒙訓○熙朝新語載谷運震云、僕爲縣官有三字。曰儉簡檢。儉者薄於自奉。量入爲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簡者令繁則民難遵。嚴亢則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執。毋聽陋規。

毋信俗諱。儀從可減則減之。案牘可省則省之。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家强將吾何。奸吏將吾欺。人一錢乙諸簡。將毋綱賄爏一林榜諸册。將毋濫刑。此檢字訣也。○居仁字名本中。希哲之孫。好問之子。官中書舍人。諡文清。著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

張南軒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心苟私主。雖好事亦錯。如晦翁告趙德莊。御善良以寬。治强暴以嚴。此語善矣。若胸中先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故處事常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惟聖人之秤則常平矣。南軒語錄○南軒名栻。字敬夫。宋漢川綿竹人。浚長子。稱南軒先生、

陳眉公曰、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

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身世準繩

許魯齋曰、推勘公事、己得夫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乃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達此則利惡害善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厭其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陳惕龍先生曰、大智興邦、不過集衆思。大愚誤國、不過好自用。武侯王安石、足以觀矣。身世準繩

羅仲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足以通天下之情。從政遺規○熙朝新語載魏敏果公象樞嘗有言、法自天子寬之、則爲施仁。自刑官寬之、則爲骫法。與此原並行不悖、正可互參。○仲素字名從彥、宋豫章人。朱子謂龜山倡道東南、遊其門者甚衆、然潛心力行、任重詣遠、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豫章先生。

或問爲政寬嚴孰尚、何西疇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自適者、寬也。乃若始焉玩易、啟侮、終焉刑不勝奸、雖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常言○西疇名坦、字少平、宋廣昌人、進士、官寶謨閣直學士、謚文定。

呂東萊曰、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會好。官箴

呂新吾曰、凡居官、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即改革之政、以苦前人。此不惟不近人情、政體自不宜爾。若惡政弊規、不妨改圖、祇是渾厚便好。呻吟語

呂新吾曰、喫這一箸飯、是何人種穫底。穿這一疋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廈高堂、如何該我住居。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獲飽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斯民多矣。呻吟語

崔寔曰、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治亂之藥石、曰刑、曰罰。興平之良肉、曰德、曰禮。若以德禮除殘、是以良肉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故治國者、當知所擇。聲禺子○宋羽皇曰、藥石良肉、分用之於治亂、就所重者言也。若時中之論、則止亂亦有時可用德禮、致治亦有時可用刑罰、讀者參之。

日省編云、勿謂一念可欺也、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勿謂一言可輕也、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勿謂

一事可忽也須知有身家性命之關係勿謂一時可
逞也須知有子孫禍福之報應此居官之四勿也王玉
池令金鄉揭一對聯於堂曰眼前百姓卽兒孫莫
謂百姓可欺且留下兒孫地步堂上一官稱父母
謾說一官易做還
盡些父母恩情
熊勉齋曰封贈祖父易得也無使他人唾罵祖父難
得也恩蔭子孫易得也無使子孫流落伶仃難得也
居官而思其難者則祖父之澤長子孫之祚遠矣又
曰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
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

革時當興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又曰前輩教
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强不言
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
箴無忝寶善堂居官格言
漢章帝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
餘綱鑑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相望諸
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
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轉賤凡物多則賤少則

貴不求賤而求名眞曉人也身世準繩
呂新吾曰余佐司寇日有罪人情極可恨而法無以
加者司官曲擬重條余不可司官曰非私惡也以懲
惡耳余曰謂非私惡誠然謂非作惡可乎君以公惡
輕重法安知他日無以私惡輕重法者乎刑部祇有
箇法字刑官祇有箇執字君其愼之呻吟語
明道程子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
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鄕村遠
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

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鄕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
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鄕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
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
移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鄕民爲社會爲立科
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性理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
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聽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
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旣愈召其
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

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風俗遂變凡訟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綱鑑

劉審交為汝州防禦使卒汝州吏民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祀其邱壟許之州人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覩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徭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為但他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綱鑑

安邱男子毋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安邱令吳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逮長妻到解其桎梏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

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後漢書○祐字季英漢陳留長垣人

吳祐為膠東相政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故性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後漢書

朱子曰官無大小凡事祇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是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祇是沒下梢朱子全書

聽言

魏叔子曰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凡人逆心時便覺非道我却先從他是道處求則其道出矣凡人遜志時便覺是道我却先從非道處求則其非道出矣今人逆心便從非道處求孫志便從是道處求安得不好諛獲過小人日親君子日

違乎日錄

伊川程子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近思錄

魏叔子曰、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會立志日錄

呂新吾曰、聽言觀行是取人之道樂其言而不問其人是取善之道今人惡聞善言便訑訑曰、彼能言而行不逮言何足取是弗思也吾之聽言也謂其言之有益於我耳苟益於我人之賢否奚問焉衣敝枲者

市文繡食糟糠者市粱肉將以人棄之乎呻吟語

朱子曰、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朱子全書

願體集云、聽人語言務令暢遂勿遏以己見勿撓以他端惟談及市井淫媟者則宜引古人嘉言或舉目前正事以阻絕之勿令得竟其說使子弟備聞之身世準繩

觀人

陳希夷曰、心和氣平可卜孫榮兼子貴才偏性執不遭大禍必奇窮重富欺貧焉可託妻寄子敬老慈幼必然裕後光前小富小貴易盈刑災準有大富大貴不動厚福無疆開口說輕生臨大節決然規避逢人稱知己卽深交究竟平常愚魯人說話尖酸刻薄既貧窮必損壽元聰明子語言木訥優容享安康且膺封誥鄙吝勤勞亦有大富小康之別宜觀其量奢侈靡麗甯無奇人浪子之分必視其才無以見小爲守成惹禍破家難免莫認惜福爲慳吝輕財仗義儘多

知足與自滿不同一則矜而受災一則謙而獲福大才與見才自別一則誕而多敗一則實而有功樂處生愁一生辛苦怒時反笑至老奸邪舉止不失其常非貴亦須大富壽可知矣喜怒不形於色成名還立大功奸亦有之心相編○希夷名摶字圖南亳州人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

厲士可以聽言。魏環溪寒松堂集

呂新吾曰。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鎭定在震驚時。呻吟語

呂新吾曰。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又曰。怠惰時看工夫。脫畧時看點檢。喜怒時看涵養。患難時看力量。呻吟語

呂新吾曰。善爲名者借口以掩眞心。不善爲名者無心而投惡名。心迹之間不可以不辨也。此觀人者之

所忽也。呻吟語

陸桴亭曰。人須瞻視平正。上視者傲。下視者弱。偷視者奸。邪視者淫。惟聖賢則正瞻平視。所謂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也。又曰。凡人語言之間。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思辨錄

自盡自責

史搢臣曰。盡其在我四字。可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亦可以仰不愧天。俯不怍人。願體集

呂新吾曰。學者事事要自責。愼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呻吟語○輯語云。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則兩得。

朱子曰。人於道理不能行。祇是在我之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返而求盡其道。近思錄

伊川程子曰。君子之遇艱阻。必思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近思錄

客謂此中人謂我如何。孫夏峯曰。不必問人於我。但

問我於人。果待人有禮。推誠相與。誰肯外之。傳信錄

一友忿言某人負我。孫夏峯曰。某所以爲君者至矣。是成君之爲仁人長者。孔子孟子躬自厚。三自反。祇求不負人。人負我不負我。俱不必問。能容負我之人。則德量空洞。置身雲霄。以我知覺開彼羣蒙。若一言負我與之校。一行負我與之校。我且爲憒憒之尤矣。傳信錄

責人

呂新吾曰。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

己豈不快心然淺陋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盡其過須含蓄以餘人之愧懼令其自新方有趣味是謂以善養人呻吟語

呂新吾曰攻人者有五分過惡祇攻他三四分不惟彼有餘懼而亦傾心引服足以塞其辯口攻到五分已傷渾厚而我無救性矣若更多一分是貽之以自解之資彼據其一而得五我貪其一而失五矣此言責家之大戒也呻吟語

呂新吾曰一友與人爭而歷指其短子曰於十分中

君有一分不是否友曰我雖說沒一二分子曰且將這一二分都沒了纔好責人呻吟語

呂新吾曰攻己惡者顧不得攻人之惡若曉曉爾雌黃人定是自治疏底呻吟語

趙惕翁曰求諸己是聖賢寬平大路不然則責人怨人妄見橫生人我偪仄如踏坑塹安能展步困亨錄

史搢臣曰攻人之惡毋太嚴要使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又曰容人之過却非順人之非若以順非為有容世亦安賴有君子願體集

待人

伊川程子曰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語錄

日省編云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魏環溪曰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庸言○常常玩此四語可以扶持倫常

呂新吾曰君子不受人不得已之情不苦人不敢不從之事呻吟語

呂新吾曰知彼知我不獨是兵法處人處事一步少

不得呻吟語

呂新吾曰人之情有言然而意未必然有事然而意未必然非勉強於事勢則束縛於體面善體人者要在識其難言之情而不使其為言與事所苦此聖人之所以感人心而人樂為之死也呻吟語

呂新吾曰掩護勿攻屈服勿怒此用威者之所當知也無功勿賞盛寵勿加此用愛者之所當知也呻吟語

趙惕翁曰體貼人情消融多少自便自利之私先輩云妻孥僕婢皆我師也是就人最易狎處指點最易

忽處提撕困亨錄
趙惕翁曰有勞於人輒有德色報少遲便有後言皆世俗故態不足怪惟當慎於相與不可輕借勞於人困亨錄
趙惕翁曰陸象山云知人情無常方能料理人吾謂處無常以有常則無常亦有常矣困亨錄
伊川程子宿僧舍命移坐勿背塑像或問之答曰但具人形身便不當慢冬夜箋記
史搢臣曰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

於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此欲知未來先察已往又曰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却須渾厚願體集
呂東萊曰兩人不是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是若都不應和人將以我為深或以為黨在應和之語須是如與甲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官箴
程漢舒曰周全人爭辨事必期於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諒祇以至誠動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肉間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慎之慎之筆記

日省編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問待人之道孫夏峯曰待君子盡吾敬事之心待庸眾盡吾接引之意待小人則誠篤謹密莫示以狎侮之漸總要以我包裹人則可以位置乎人而轉移之善人君子能位置一方堯舜周孔位置萬世也傳信錄
問接俗子似不必加禮孫夏峯曰是亦先俗矣今孰為雅士經世豪傑覺世聖賢須是耐俗方能移俗一有厭薄之意此心已放縱皆不獨失禮於人而已失

禮於己矣傳信錄○禮有定分以為宜加便是妄悅人以為不必加便是輕薄人胥失之矣觀伊川以一盡字方見體禮之精觀夏峯一耐字方見守禮之一
人或勸伊川程子加禮近貴程子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性理
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子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而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此於伊川之言無異而辭氣之間便不如伊川和平此又有德器大小之所以分也

不善待人

呂新吾曰固可使之愧也乃使之怨固可使之悔也乃使之怒固可使之感也乃使之恨曉人當如是耶又曰愛人以德而令之讐人以德愛我而讐之此二人者皆愚也又曰禍莫大於不讐人而有讐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又曰禍莫大於不體人之私而又苦之讐莫深於不諱人之短而又訐之（呻吟語）

袁君載曰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以温言下氣出之縱不見聽亦不至怒若平常語言無大拂人處而辭色俱厲必然招尤於怒時尤當忍耐不可與人言語也（世範）

孫夏峯先生曰少有勞於人而提在口淺矣少有觸於我而怒於心浮矣人當疾病而責其語言之中節人在饑寒而責其禮儀之無愆刻矣腐矣（困亨錄）

呂新吾曰祇見得眼前都不可意便是箇礙世之人人不可我意我必不可人意不可人意者我一人不可我意者千萬人嗚乎未有不可千萬人意而不危者也是故智者能與世宜至人不與世礙又曰我不能寗耐事而令事如吾意不則躁煩我不能涵容人而令人如吾意不則譴怒如是則終日無自在時矣而事卒以僨人卒以怨我卒以損此謂至愚（呻吟語）

待小人

張南軒曰易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已（冬夜箋記○南軒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南軒急掩其窓櫺覿慚手不得下其遠小人如此）

韓魏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色也（宋名臣錄○王巖叟曰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

韓魏公曰小人不必遠求三家村裏便有一人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如與之相較則自小矣（宋名臣錄）

王文成公與胡伯仲書曰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且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

淺近錄 卷六 至 利

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仇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 文鈔

日省編云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又云遇詭詐之人變幻百端不可測度吾一以至誠待之彼術自窮

呂新吾曰余待小人不能假辭色小人或不能堪年友王道源危之曰今世居官切宜戒此法度是朝廷的貨財是百姓的眞假不得人情至於辭色却是我

的假借些兒何害余深感之因識而改焉 呻吟語

或謂與傾險人處甚有害陸桴亭曰甚有益或問故曰正使人言語動作一毫輕易不得豈惟過失可少於敬字工夫亦甚增益 思辨錄

史搢臣曰鋤奸杜惡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防川者若盡絕其流則隄岸必潰矣 願體集

孫夏峯曰大臣當國須有一段深沈博大之氣不止容君子並能容小人不止容小人並能化小人爲君子乃是聖賢心腸豪傑作用輕分門戶先橫已見奪

小人應得之物予小人難堪之名無怪乎彼之無復顧忌而恣反噬之毒也仁人君子有教養之責者俱宜念茲 傳信錄

處鄉里

史搢臣曰親族鄰里居址甚近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爭鬪言語之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責人若不忍小忿遂生嗔怒必致仇怨相尋終無了時矣 願體集

唐翼修曰一人問於有道者曰吾與奸惡爲鄰被其

百方欺害何以處之有道者曰祇是讓他忍他避他遠他再過幾年彼自有不能欺我之時也 要務成式

唐翼修曰富貴居鄉被人侵侮每每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雖是快意然其爲人可知矣 要務成式

唐翼修曰士人貧困時鄉人不知其後日尊貴不加敬重一旦榮達則視鄉人如仇讐以爲始輕慢我也殊不知鄉人中亦有後日尊貴者我何嘗知其後日尊貴而敬重之耶不知自反祇責他人何背謬也 要務

成式

取與

孫夏峯曰、古人取與各有深意與不徒使人感恩並使人自愛取益謹凜叔季惟一貨之而已矣傳信錄

孫夏峯曰以物讓人示以可受勿貽人不安大度相容勿露其短而使其有愧貽人不安人不見德有愧且思中之矣傳信錄

魯哀公致邑於曾子曾子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驕我我豈無畏乎終不受○說苑君

子辭受惟衡道義豈計及於畏此似非曾子之言抑或哀公不能行其道不好明言出於託辭亦不可知然於常人之情則一言勘破確不可易矣

施濟

明道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小學

李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也綱鑑

魏叔子曰、世風日薄施恩固難其人卽報恩之人不可得矣豈惟報恩難得卽求一感恩之人不可得更

求一知恩之人亦不可得此世所以愈無施德之人然施恩者須算定知恩無人祇認是自己應做事向前做去方不退息善念日錄○凡施恩不終甚至恩反成仇皆由不曾覷破施恩是自己應做的事也

唐翼修曰、士君子處心行事須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吾力量所能到處行方便之事卽是惠澤及人如路上一磚一石有礙於足去之卽是善事惟在久久勤行耳豈宜謂小善不足爲人生必讀書

袁君載曰、人有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朴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窘乏而以作謁爲業徧干富貴之門有所得則以爲己能無所得則以爲怨讐今日無感恩之心他日無報德之事正可以不恤不顧待之豈可割吾之不敢用以資他人之不當用世範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

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提徑而去到
家拜起侍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
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
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宋名臣錄）

唐翼修曰嚴君平雖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
於忠與弟言依於悌終日利物而無利物之名士君
子有志於惠澤及人者不可不識此妙理（人生必讀書）

薛文清公曰平糶救人是第一大方便如有財者於
收成之時能廣行收糴或有田地自能收積遇缺乏
時祇依原價出糶在己無損在人極利或量減時價

均糶尤佳（身世準繩）

便宜吃虧

陳摶被召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詰其所止願聞善言
以自規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
以爲至言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便宜事不得再作
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
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
行之也（宋名臣錄○許魯齋曰便宜休說不得再祇光次己是錯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

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

呂新吾曰不做討便宜底學問便是眞儒（呻吟語）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
輩先生無他言但曰若等祇要吃虧從古英雄祇爲
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昨非錄）

周文煒云夏邑彭君宣曾見一老姓家祿一敗軸有
學吃虧三大字實顧文康公筆近聞郝敏公少宰令
曾祖智庵先生嘗揭此三字示人鄉人卽以學吃虧
先生稱之贅宗之祀亦卽書此三字於木主之後嗟

夫居官居鄉恒能持此三字符天下無難處之事無
難處之人矣智庵公一傳爲大令銘燕公再傳爲少
司農君萬公三傳爲今少宰敏公公子姓皆能以文
行著都從學吃虧三字培植得來虧不可不吃吃虧
不可不學如此

呂忠節公曰便宜二字人人膏肓所謂小人喻於利
也胸中放一利字便不光明更問甚人品究竟未
有能便宜者卽偶得之而虧損多矣且淸議其端天
網難容見好便宜人折多少福澤壞多少名行受多

少奇禍而安分知足者反得延長消受君子小人義利禍福盡於此關熟思審矣呻吟語

趙愓翁曰須識此學是樸實頭守拙事絕無佔便宜巧躲閃處惟不愧不怍天理許可耳困亨錄

魏叔子曰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我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日錄

忍

王陽明曰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

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人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文鈔○所以呂新吾有云激忍二字是禍福關

呂忠節公曰不忍最害事試觀一朝之憤忘身及親那箇不因不忍激出世　有財力則凌人無財力則不肯爲人下嗟乎不衡諸理而惟財力是恃鮮不一敗塗地若夫財既不饒力又不足惟執拗爭勝其究多受大屈辱所謂一憋之不忍而終身慚也存古約言

呂忠節公曰凡不能忍祇是見理不明亦是要便宜的意思不知能忍讓人當下少多少煩惱事後回頭一看何等快活若不忍則終身結怨終年報仇何日了却冤家對頭但人正當怒氣塡胸說該忍誰肯忍卽說到亡身及親彼亦不管惟是見理明的人看得我胸中有眞正受用處我直要做千古豪傑何暇與此等人較量孟子三自反亦是這箇意思存古約言

魏叔子曰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己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

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己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乃敢欺我況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日錄

史搢臣曰容得幾箇小人耐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眉目清揚正如人啖橄欖當下不無酸澁

然同味時滿口清涼(願體集)

問忍辱孫夏峯曰事須有忍義不受辱此我輩立身之道亦古英人傑士自處之道然今世則不然偏能受大辱而多小不忍

橫逆

呂新吾曰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動氣纔動氣便無涵養矣(呻吟語)

呂文穆公不善記人過初參執政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公佯為不聞而過之

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公遽止之曰若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雅量(宋名臣錄○公名蒙正字聖功宋河南洛陽人舉進士甲科相太宗眞宗封許國公諡文穆)

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於葉子葉子曰天方助桀何可與爭犬自吠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而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劍況彼之叫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閒無知者亦服其量使清夜而深思乎彼之含羞其將何解即終身而不報乎我之得勝亦已多矣此一時曉解之語可以消世人許多不平之氣(寄園寄所寄)

唐翼修曰涉世應物或遭橫逆譬如行山徑中為荊棘纏衣徐行緩解荊棘自去若一躁性急欲去之則左鈎右罥愈加纏繞人處橫逆當知此理也(要務成式)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無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刑入獄公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祇欲存心於厚不謂養

成其惡陷於大辟也(李九我宋賢事彙)

邵子曰人生無處不可磨礪如兩玉相磨必磨不成須得粗石相砥方得成器故遇小人侵凌非不幸也修省畏避增益動忍便有許多道理出來(寡過編)

魏叔子曰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躁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眞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日錄)

吉人遺鐸云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意之

事纔是進德修業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身世準繩）

孫夏峯曰能容得幾橫逆人愈見德量淵深顏子不校全不動聲色天成就人每在拂意處於此見學力（傳信錄）

毀譽

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

零落松柏之茂經冬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申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源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綱鑑）

呂新吾曰吾輩終日念頭離不了四箇字曰得失毀譽其為善也先動箇得與譽底念頭其不敢為惡也先動箇失與毀底念頭總是欲心偽心與聖人天懸地隔聖人發出善念如饑者之必食渴者之必飲其必不為不善如烈火之不入深淵之不投任其自然而已賢人念頭祇認箇可否理所當為則自強不息所不可為則堅忍不行然則得失毀譽之念可盡去乎曰胡可去也天地間惟中人最多此四字者聖賢藉以訓世君子藉以檢身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得失訓世也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曰年四十而見惡以毀譽訓世也此聖人待衰世之心也彼中人者不畏此以檢身將何所不至哉故堯舜能

去此四字無為而善忘得失毀譽之心也桀紂去此四字敢於為惡不得失毀譽之恤也（呻吟語）

呂新吾曰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也我雖不辨必有辨之者若聞而怒之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呻吟語）

皮日休曰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亦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亦自譽乎

薛文清公曰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卽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要語

或問君子聞譽亦以爲喜耶陸桴亭曰聞譽而我有其實非譽也名稱其實也此而不喜非人情但不以此自矜耳若聞譽而我無其實則慚愧不暇而何敢喜焉思辨錄

崔後渠曰常情聞毀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甯受毀可也無勸善之朋甯遠譽可也四種遺規

趙惕翁曰毀譽最易壞人若無主宰終被困去惟論是非乃擴清之法困亨錄

彭君宣曰坤卦四爻之義妙在無譽而無咎其常也凡天下之得咎者皆從好譽始故有智名有勇功譽之集咎之府也夫曰括囊則智名勇功一切不有乾之潛坤之括皆有確乎不可拔之操有何聲華之念足以動之學者涵養至於無咎易至於無譽難强聒錄載

周櫟園賴古堂文集
君宣名堯諭夏邑人

孫夏峯曰聞譽喜聞毀怒人情類然譽而不喜毀而不怒此不獨器識卽見學問至聞譽而有自歛之色聞毀而有喜過之心則其過人遠矣傳信錄

諸語彙云美名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辱名不可盡推引些歸己可以韜光養德身世準繩

恩怨

呂滎公曰恩仇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小學○一無容人之量一有蕩世之心均非持身處世之道恩無論大小自宜報至於仇亦宜衡以至公可報則報不可報則否豈容抹糊此言分明蓋謂血氣之勇不論公私屈直務要報復者說須善會

李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宋名臣錄○待親戚故舊因所求不隨而致怨者大半亦皆辭之不善有以激之假使告貸而力誠不給請託而義誠不可溫語謝之人亦見諒然或鄙吝自私徒以好言應酬將以弭怨又適以招怨也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相宋太宗諡文正

王曾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

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己出、怨將誰歸。希文憫然歎曰、眞宰相也。（宋名臣錄）

日省編云、人有德於我、不可不感。我有德於人、不必望感。望感而不遂、必責。責則恩反而爲仇矣。

呂新吾曰、恩莫到無以加處、情薄易厚、愛重成隙。（呻吟語）

呂新吾曰、恩禮出於人情之自然、不可强致。然禮係體面、猶可責人。恩出於根心、反以責而失之矣。故恩薄可結之使厚、恩離可結之使固。一相責望、爲怨滋深。古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使骨肉爲寇讐、皆坐責之一字耳。（呻吟語）

稽康曰、凶險之人、敬而遠之。賢德之人、親而近之。彼以曲來、我以直應。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豈有怨之哉。

武威太守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蓋勳。勳於正和有仇、或勸勳報之。勳不從、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

不見、曰、吾爲使君謀、非爲正和也。怨之如初。（綱目）（周伯仁死由王茂宏、固爲負此良友。劉仁軌力薦袁異式、亦嫌矯枉過正。夫惟蓋勳不以私怨害公謀、亦不藉公謀示私恩、此之謂以直、此之謂秉公。）

趙惕翁曰、施恩於不報之地、可以言愛矣。懲忿於可怒之時、可以言勇矣。閑情於邪緣之便、可以言敬矣。（困亨錄）

唐雎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戰國策）

袁君載曰、今人受人之恩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世範）

眞西山曰、不輕受人恩、此是立身第一要著。

讒謟

王通設教於河汾之間。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

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綱鑑

唐武后時江淮旱禁屠殺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肅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綱鑑○義府云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坌己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己

明景泰時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于忠肅公謙薦超陞侍郎未幾伺于過誤密奏毀之時景帝信任方專召謙入內殿以偉奏授之公叩頭任罪帝曰吾自知卿卿無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公笑曰老夫有不是處當為面言何忍至此出

奏示之偉跼蹐無地史補○公名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諡忠肅

座右編云郭霸嘗來俊臣糞穢俊臣鄙之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易之輕之閻朝隱為武后禱疾以身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鄙其為人趙履溫褰衫為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遭僇人割一臠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疾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向崇放而祝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不復接遇竇懷貞諂事中官每見士人無鬚誤為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放貶明皇時投水而死噫彼輩為諂佞可悅人耳乃輕則取厭重則喪身令眼覷來可不枉了做小人

不辨誣

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綱鑑○不疑漢南陽人官御史大夫

語類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朱子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

祇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爲善其心有病矣

范忠宣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以某事合言何爲不言如是數四忠宣但稱謝他日伊川偶見忠宣劉子一篋凡伊川所力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詞惟謝罪耳冬夜箋記

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持金釧數隻棲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

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宋名臣錄○思永字季長宋吉州人官御史中丞

徐積借人書册經夕送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册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宋名臣錄

宴會

司馬溫公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

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小學○顧鄰初云外舅少台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請喫飯至巳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張肴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設果酒用二大杯輪飲桌中置一大碗注水滌杯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桌及肴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始先日用一帖帖闊一寸三四分長可五寸不書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

桌肴如前再後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摺長五六寸闊二寸方書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果肴七八器亦巳刻入席申末即去至正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勞廚人之事矣○鄰初名起元秣陵人有客坐贅語載周櫟園賴古堂文集

呂忠節公曰近來官席太盛有以一日杯盤費小民十家之產者鄉曲雖稍簡率然亦漸就奢靡嗟乎多設則多戕物命多損精力多費貲財多折福分或客當醉飽後見主人舉箸不得不舉蓋反爲多設所苦矧有悠長夜之酌極無厭之歡豈無亂俎豆失威儀爲賓筵羞乎存古約言

呂忠節公曰禮有定體讓不過三世俗過讓不已甚之日宴不決汗流浹背至令旁觀皆以爲苦何取於讓故君子於禮寧質焉耳矣（存古約言）

史搢臣曰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却則宜早辭勿令人虛費（願體集）

有燕會倨侮者自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孫夏峯曰有心出入即是踰大閑出入慣豈直小德子夏蓋見踰閑者多偶爲寄慨莫認作小德可出入也（傳信錄）

珍玩

柳玭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勖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

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寧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小學○熊氏曰珍玩奇貨不可貪一戒也恩權隆赫不可恃二戒也縱妻貪賄三戒也正言不能保身四戒也臧獲害門客憎然不知五戒也）

元尚書李秉彝不蓄玩好有以東坡潁濱手書奏議三十卷而獻却之因戒子孫曰凡物之罕得者我獨有之必有奇禍公名其齋曰閑邪即此已見一斑（困亭錄）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呂文穆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宋名臣錄○有獻千里馬者漢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還其馬與道里費文穆論鏡與此同一達識）

孫甫人嘗與一硯直三千公曰硯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公曰一日

可得一擔水纔直三錢置此何用竟不受 宋名臣錄 元西域賈人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酧其直省臣謂郡丞尚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酧之不爲過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祗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甫字子翰宋許州人登進士官天章閣待制博學强記著唐史記七十五卷

奴僕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小學○先生名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侃之曾

孫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屈身後代累徵不起世號靖節先生

張思叔詬詈僕夫伊川程子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近思錄

趙愓翁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卽奴僕婢子亦當如是處之不止爲遠怨地卽所以敬天也貴賤分也勢也人等耳天之生理無擇焉 困亭錄

呂新吾曰僕隸下人昏愚者多而理會人意動必有台又千萬人不一二也居上者往往以我責之不合則艴然怒甚者繼以鞭笞則彼愈惶惑而錯亂愈甚是我之過大於彼也彼不明而我當明也彼無能事上而我無量容下也彼無心之失而我有心之惡也若忍性平氣指使而面命之是兩益也彼我無苦而事有濟不亦可乎詩曰匪怒伊教書曰無忿疾於頑此學者涵養氣質第一要務也 呻吟語○全人矩矱引詩云奴僕冥頑墮下壓祗應憐念莫生嗔若能事事如君意他自將身作主人

日省編云待下固當和和而無節反生其侮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之又云待下有四語容其誤誅其故恤饑寒嚴法度

陸桴亭曰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卽肆與抗禮且褻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相戒 思辨錄

史搢臣曰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祗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他人僮僕遇我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指爲無禮彼與我原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 願體集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

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小學

許氏家法云一應僕婢亦人子也宜常恤其饑寒節其勤苦療其疾病時其配耦情通如父子勢應如臂指吾則廣吾仁心而彼自竭其情力矣 身世準繩

淺近錄卷七

格言總

宋文獻公閒時常錄古人賢孝節義事有請其迂者公謝曰老夫錄此空言無補但要常在目前則長厚之心日生刻薄之念日消如盆魚之養於清水勝於穢濁相混也 全人矩矱

陸桴亭曰凡案頭必不可無古人書如言行錄伊洛淵源之類使心目常常與古人相接自然意思不同如只看詩文恐溺於世俗 思辨錄

房元齡集古今家誡書於屏風以教諸子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可以保躬 唐書

箴

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

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論語註○朱子曰四箴之意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

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此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

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孟子註○四書通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浚字茂明宋蘭溪人舉賢良以秦檜當國不起其學原本六經有香溪集二十四卷學者稱香溪先生

朱子勸學箴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讀書樂趣

方正學讀書箴曰聚談少則工夫易成戲謔少則交道可久出入有時則心性不蕩坐立有體則人品端嚴往來之人不交匪類則牽引無因爾汝之稱不掛齒頰則輕薄自遠吝色驕心隨時猛省則尤悔何慼不寡躁情客氣逐念克除則睚眦誰得相加陰私不許容過失於同儕則厚道自我而全從諫如流喜箴規於師友則大益自我而獲樂群砥礪發奮讀書不惟功名可期亦足變化氣質讀書樂趣○正學名孝儒字希直明浙江寧海人官翰林學士靖難合門盡節

張蘊古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成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蘊古唐相州人太宗時官文理丞當官執法守正不阿

張侗初却金堂四箴曰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

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教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竇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　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尙氣節愼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務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修救荒儉助義擧此用財也靡苑囿教歌舞奢燕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

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飮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靜而大惜身者擅而細 養正遺規

顧東橋左儆箴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節右儆箴曰好辨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妒不若韜精以示拙爲善而欲自高勝人施恩而欲要名結好修業而欲驚世駭俗植

節而欲標異見奇此皆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荊棘最難伏除者也須是滌盡渣滓斬斷萌芽纔見本來眞體

方正學幼儀雜箴曰珍腴之嘶不若菽藿之甘萬鍾之戶居不若釜庾之有爲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食箴 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尙愼其防 酒箴 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陷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與箴○養正遺規

周上寶先生敬箴曰見賓不恭安閒出門承祭不恪遑言使民整齊嚴肅暴慢不存主一無適聖學入門思親箴曰欲見形形邈欲聞聲聲寂生事葬祭情缺典虧親恩罔極莫報萬一余罪難贖痛定思痛抱恨終天何時釋讀書箴曰四書五經聖賢言語非空指點我提醒我警誡我字字句句爲我誦讀講解資文藝何關我身潛心默會身體力行造到義精仁熟地位方信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多夢箴曰夜多幻夢寢則愧衾神不守舍腔無主人謹戒妄想保我天眞寤

寐皆淸厭驗操存覺箴曰大夢忽覺通身汗下始知從前種種皆差搜根剔類不留微瑕現出本體淸明光大困勉箴曰聖人出類賢人超羣返躬自質猶是鄕人困心衡慮精力莫振自鞭自策勉强前進訟過箴曰內自訟念多枉事多曲內自訟昏忽明惰忽起懸根必拔疵類必去謹言箴曰嗚呼小子愼爾出話躁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訒孰默而識孰訒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

將曰欽欽豈復多言上帝汝臨萬箴齋○先生名世爵字上賓由貢生官封邱廣文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

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戲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朱子全書

王鳳洲正家箴正人先正己治家如治國先須重祖宗愼勿慢親族竭力孝父母小心敬伯叔長幼必有序伉儷在和睦度量放寬宏識見休局促莫聽婦人言兄弟傷骨肉常存君子心忠厚待鄉曲義方訓子孫寬恕御童僕諸物須儉用凡事要知足衣食務均平財貨莫私蓄閨門宜謹嚴兒女當拘束家法能整齊自然天賜福身世準繩

銘

武王席前左端銘曰安樂必恭席前右端銘曰無行可悔席後左端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席後右端銘曰所見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呞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銘曰火滅修容愼戒

必恭恭則壽屨履銘曰愼之勞勞則富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兄之若感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古唐詩可又載有筆硯鋒杖四銘其鋒銘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

金人銘曰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
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
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
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
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
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
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
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
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

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
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
之哉 家語

無名氏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
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

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亦莫予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予口

無名氏讒鼎銘曰昧旦丕顯

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
勿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
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
不淄曖曖內含光愼言節飮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
有恒久久自芬芳 昭明文選內含光下有柔弱生之徒四語言不雅馴見理亦偏故從節刪○子玉名瑗漢涿郡人舉茂才官濟北相早孤好學能傳其父業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
悔藝不精工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
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張南軒主一齋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

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
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甯
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
雖勿替日在茲 語錄

李泰政四留銘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
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
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泰政名伯大自號留耕道人

范堯夫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袍之溫名教之樂德
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

寵之盛利慾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甯不然顏樂簞瓢百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讀書樂趣）

濂溪周子拙銘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淸弊絶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

安祥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正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小學○思叔字名繹宋河南壽安人爲人傭作見縣官出傳呼道路頗羨慕之問何以如此或告曰讀書所致始發奮讀書年三十從伊川學伊川曰晩得二士張繹俊尹焞魯）

孫眞人改過銘曰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衆善之門剗若根闢若門心和氣平解脫寃憎可以成身可以順親可以庇子孫（全人矩䂓○眞人名思邈華原人通陰陽推步醫藥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唐太宗召至京師欲官之不受竟稱疾還山）

橫渠張子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性理）

（原註有心諸淚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爲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過爲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推其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爲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于言動已失之後以爲

遷善改過之機）

訓誡

朱柏廬家訓曰黎明卽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旣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流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艶粧祖宗雖遠祭祀

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
訓子要有義方勿貪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與肩
挑貿易毋佔便宜見貧苦親鄰須加溫恤刻薄成家
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兄弟叔姪須分多潤
寡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
重貲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壻毋索重聘娶
妻求淑女勿計厚奩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見
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
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勢力而陵逼孤寡勿貪口

腹而恣殺牲禽乖僻自是悔誤必多頹惰自甘家道
難成狎昵惡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
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愬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
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再想施惠無念受恩莫忘
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慶不可生妒
忌心人有禍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見不是眞善
惡恐人知便是大惡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
而用暗箭禍延子孫家門和順雖饔飧不繼亦有餘
歡國課早完卽囊槖無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

為官心存君國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幾
近焉（柏廬名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其尊人節孝先生名集瓉明季以諸生死節先生茹哀飲痛自此廬墓攀柏之義故號曰柏廬）

沈龍江垂涕責言曰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尚不能皆
有衣冠皆稱饒給而近年來乃人人有衣冠榮身有
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
不能相識可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祖宗
陰德神明扶佑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實不勝私喜
私幸顧又惟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

定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尤不爽故善
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祇宜效履薄臨
深兢兢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默自私念吾昔茅茨
而今大廈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
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
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禮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後
人卽神佑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爲進以少致多之
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己侈而猶恢
田己多而務廣強之饕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

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
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
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皆借
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隣里旁
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見爲豪强兀兀勞心自矜
謀畧夫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巷議在前吏議遂
後惡名一漬欲洗難除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
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
得甯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尤累及妻孥

名己僇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郤得乎失
乎利乎害乎覆轍在前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爲左
計矣獨奈何惡濕而居下安危而利災耶吾今年已
七旬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祊繫念恐
誤及於陷阱因明示以周行而苦口發藥逆耳進規
有如此者夫杞人郎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則忍矣
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戚之也豈謂予哉知我者惟斯過我者亦惟斯 存古約言
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

豈不謂逢聖閤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
高曾以來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
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
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
妄思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
憲亦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
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
先恭人讓居於嬸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
郎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

自絕其父母之澤也郎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亥館
於嘉善寺或御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揭曉則前
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
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孽
而已不作孽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
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
事小家中沒飯吃甯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
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字之干
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

馲無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臣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隄吾畏其卒故悕其始也寄園寄所寄○相國名逢聖字克錄江夏人明亡投湖死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小學

朱子小學題辭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性理

有筮仕爲令者請教於耿恭簡公公反之曰子茲往也要如何令曰要廉公曰否否要耐煩令不達請曰

廉士人美節也先生顧不見可而曰耐煩是平平語也公曰前吾語汝耐煩未易言也子試對鏡驗之彼令之職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事任叢且夥矣茲於上也諸所關白諸所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時吾格也如不耐煩則憤懟之心生憤懟之心生則上下之情睽矣弗獲乎上民可得治耶既未可逆上以懟又不容違道以徇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者弗齊矣倏有毗肆之子欻啓之蚩庴其粗戾之習直

奚咆哮於吾前如此而不耐煩則淫怒以逞不免有甦於非命者矣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也又如公務鞅掌昃食靡遑倏旅賓之鷄報蹕至倏造請之竿刺頻投此非耐煩則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禮下之誠荒矣故須耐煩而後無衆寡無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宂庫犴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醞釀於茲矣故曰耐煩是爲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猶之爲女而貞此其本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

節也今曰要廉卽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傲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恤下而暴所不免矣或值不速之客或當勵勸之務則又自負曰吾廉如是是足自樹矣世俗人何足禮淺鮮事無足慮也由是不耐煩以酧世理紛而惰慢叢脞所不免矣是要廉者諸過之所生而耐煩者衆善之所由集也故曰耐煩爲要昔象山陸先生曰耐煩是學脈其爲道也深矣非特爲令要術也猶龍氏之言曰知美之爲美不美矣其要廉之謂歟耐煩說王朗川曰○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乃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粃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戾翁姑壓夫子叫噪妯娌間矣○公名定向字在倫明黃州人進士官戶部尚書

朱柏廬勸孝弟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可知孝親悌長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吾獨怪今人財寶本是身外之物强欲求之不得爲恥孝弟是身內固有

不得如何不恥又怪今人功名本如旅舍一過便去得而復失則又深恥孝弟乃是不可復失者放而不求如何不恥不必言古聖賢孝悌之行如大舜武周泰伯伯夷各造其極祇如昏定晨省推梨讓棗有何難事而今人甘心不爲極而至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大不孝於父母有無不通長短相競大不友于兄弟噫是卽孩提時頃刻不見父母則哭泣不止兄弟同牀共席則相憐相愛之孝子悌弟也人生望長而進德奈何反至於此且就人所易能者立一榜樣昔

老萊子行年七十。身著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欲親之喜。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老而如此。未老可推。一事如此。他事可推。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烏有孝子悌弟而不修德行善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烏有孝子悌弟而不爲鄉黨所稱。皇天所祐者。其不孝不友。反是何不勉之。訓俗遺規

朱柏廬勸積德曰。積德之事。人皆謂富貴然後其力

可爲。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爲。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此其事爲尤難。其功爲尤倍也。蓋德亦是天性中所備。無事外求。積德亦隨在可爲。不必有待。假如人見蟻子入水。飛蟲投網。便可救之。又如人見乞人哀叫。輒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救之與之之心。不待人教之也。即此便是德。即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田產。即去經營。曰積。而於自己所完備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今亦

須論積之之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鄉黨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與凡窮阨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與我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我惻隱之心。次及於物類。今人多好放生。究竟末務。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效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勞己之力。更何容吝。又有不費財並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

如啟蟄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不積矣。不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有德矣。要知吾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可以行大善事。積大陰德。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行常之中。所見所聞之事。日積月累。成就一箇好人。不求知於世。亦不責報於天。若又不爲。是真當面錯過也。不富不貴時不肯爲。吾又未知即富即貴之果肯爲否也。訓俗遺規

孫夏峯勵學文。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晏安。積成

暴棄時爲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着衣便是盡性
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己立身日用之功惟靜
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
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
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
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卽豪傑矩行
法言士聊失足成凡民賦性原同因習而遠降才雖
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梏亡我者何事雞鳴
而起急追尋舜跖分者何途但求放心要在責志功

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業學詩學
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飲
食之際樂趣無窮仰望同人告教小子

詩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
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
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　戒爾學干祿莫
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
患學不至　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

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　戒爾勿放
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
達千載穢靑史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
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戒爾
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愼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
毀譽間適足爲身累　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
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
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
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　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

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
子　舉世賤淸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
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　我本羈旅臣遭逢
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
惟恐墜爾曹當憐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迹縮首
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　物盛則必衰有
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顚躓灼灼園中花早
發還早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靑
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郞躁進徒爲耳小學○公名質字文素大名人

登後唐第相後周又相宋太祖封魯國公太宗嘗稱其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入達晉胡母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

魯陶嬰黃鵠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同行合解○嬰陶明之女少寡養孤幼無彊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慕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免乃作歌以明志

古長歌行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日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孟郊遊子吟詩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韓退之嗟哉董生行詩云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

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小學退之字名愈唐懷孟人登進士官吏部侍郎謚曰文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云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

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廢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鉏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已夕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京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白樂天凶宅詩云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

門內房廊相對空梟鳴松桂枝狐藏蘭菊叢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前主爲將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爲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疊相重自從十年來不利主人翁風雨壞簷隙蛇鼠穿牆墉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胸凡爲大官人年祿多高崇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盗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周秦宅崤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邵子自勉詩云閒居慎弗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釀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病到身嘗思藥餌何如未病早隄防

邵子感事詩云着身靜處觀人事放意閒中鍊物情去盡風波存止水世間何事不能平

方正學愛日堂詩云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暮虞淵

堂上有親雪滿巔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方正學勉學詩云莫驅屋上烏烏有反哺誠莫烹池上雁雁行如弟兄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不心自平田家一聚散草木爲枯榮我願三春日垂光照紫荊同根而並蒂藹藹共生成

沐浴子云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與聖賢尚絅之旨正復相同特老氏未免有作用耳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聖賢固不爲也叙藺

佩茝屈平所以千古然原之被讒史謂衆害其能即後人之議原者亦以爲露才揚己觀離騷之文藉蘭芬芳不一而足則其不自藏號可知非明夷用晦之義故朱子亦謂其未嘗學於北方求周公仲尼之道太白因漁父一篇反其意而用之蓋其涉世之久英氣將斂故云然耳不然與世浮沉漫無介節胡廣中庸焉道長樂其可嗤又何如耶

名語

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欲 黄石公素書

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 孔叢子引子思語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晁氏客談云富鄭公年八十座屏猶書此八字

作德日休爲善最樂 黄山谷嘗書此八字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 南史劉穆子語

人不昏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列子引古語

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 列子引古語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樸

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 越絕書

言之太甘其中必苦譖在其中矣 國語

尙儉者開福之基好奢者起貧之兆 魏書李彪傳

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 北史崔冏臨終誡其子語

人微言輕者取慢交淺言深者致疑

觀朝夕起臥之早晚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合下四條俱景行錄

旣取非常之樂須防不測之憂

盛名必有重責大巧必有奇窮

人無分外之望亦無分外之憂

寡言則省謗寡欲則保身

食淡精神爽心淸夢寐安

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吳臨川語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無父母日方知人間最難得者兄弟有兄弟時不覺 寄園寄所寄

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乃利己之根基處世讓一步爲高退步卽進步之張本

存心積德令淡處無非樂地損行敗節熱鬧中盡是危機 楊南陔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史搢臣 合下兩條

對失意人不說得意事處得意日莫忘失意時

不爲過三字昧却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却多少體面 俱顧體集

存心說詭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
不自重者多取辱不自畏者恒取禍合下三條俱寡過編
立身當要高一步接人當思下一步
戒險則全玩平則覆
羣居守口獨坐防心
自家過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合下七條俱吕近溪
小兒語○近溪名得勝新吾先生之父
能有幾句見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
一爭兩醜一讓兩有

讓得小人纔是君子一般見識有甚彼此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
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酧毋一犯君子公惡犯不
可救
蓋世功名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
悔字
禍到休愁也要會救福來休喜也要會受合下十二條俱吕新吾續小兒語

怒多橫語喜多狂言一時褊急過後羞慚
人譽我謙又增一美自誇自敗還增一毀
讐無大小祇怕傷心恩若救急一芥千金
人誇便喜人勸偏惱你短你長你心自曉誇你是眞是假勸你是歹是好
一飯爲恩千金爲讐薄極成喜愛重成愁
鼷鼠殺象蜈蚣殺龍蟻穴破隄螻孔崩城
分卑氣高能薄欲大中淺外浮十人九敗
君子名利兩得小人名利兩失試看往古來今惟有

好人便宜
厚時說盡知心提防薄後發洩惱時說盡傷心再好
有甚顏色
盼望也不來空勞盼望懷何必馳慕愁懼也須去多了一
愁懼祇須順受
將溢未溢莫添一滴將折未折莫添一搦
詳於刑者有法外之遺奸工於數者有術中之隱禍草木子
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李絳語

輕諾者必寡信（合下九條俱留靑集）

寧人負我莫我負人

與其施新恩莫若酧舊債

人勝我何害我勝人非福

人當以不知足之念用之讀書

妻妾乃屋漏史官

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足

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對青天而懼聞雷霆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不疑

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文中子）

明鏡止水以持心泰山喬嶽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訓纂）

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寬（合下三條俱願體集）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經一番折挫長一番識見多一分受用減一分福澤

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

善利己者不損人善報仇者必積德（魏叔子日錄）似乎迂遠其實切近

以己之廉形人之貪取怨之道也（薛文淸公要語）

以儉而獲罪猶勝於奢以退而遇謗尙踰乎進（皮日休語）

禍從口出病從口入（語類）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明道程子語）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貪得者身富而心貧知足者身貧而心富（合下四條俱一夕話）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深凡興留不盡之意則趣多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保君則無往不忠（景行錄）

天下無難處之人祇用三箇必自反天下無易處之事須得兩箇如之何（勸戒全書）

淺近錄卷八

讀書總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

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傲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繇是耳（小學）

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爲天下後世法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册之中欲窮天

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之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成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哉誠能鑒此而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

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性理精義）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

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小學○身以動擾故靜則心不逐於物而可以修身德以侈情故儉則心不汨乎欲而可以養德淡泊則心淸而外物不能汚寧靜則志定而外物不能誘○武侯名亮字孔明漢瑯琊人相昭烈及後帝封武鄕侯謚忠武）

呂東萊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明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近思錄）

論學

朱子曰學者做工夫譬如煉丹須先將百十觔炭火煆一晌方可用微火漸漸養成今人未嘗煆煉便將微火養如何得成爲學正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過（身世準繩）

朱子曰平日工夫須是作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處去了至此可以語進矣（性理）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

不立直是無著力處而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性理）

朱子曰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朱子全書）

朱子曰看得道理熟後祇除了這道理是眞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顚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兒戲眞

不堪著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堪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朱子全書）

王聖俞曰有兀然拋書之意以觀書而書益精察有澹然遺事之意以馭事而事益得理（讀書樂趣）

黃山谷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讀書樂趣）

陳眉公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事（名繼儒字仲醇松江華亭人黃道周疏稱高雅博學多通不如陳繼儒其推重如此）

宋滄起云取古文中遠韻與深情者錄之成帙寂寥

中以當友朋倦倦時以當枕籍憂憤牢騷處以當壺觴絲竹且自笑王夷甫手中玉麈尾助談鋒不及多矣（讀書樂趣）

朱子曰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的資質却要做生知安行的工夫不知便是生知安行資質亦須下困知勉行的工夫況又祇是困知勉行資質（近思錄）

明道程子曰凡人纔學須知着力處既學須知得力處（性理）

黃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

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性理）

蘇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祇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事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性理）

王陽明曰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冬夜箋記）

顧西疇嘗言士有假書於人者必熟復不厭有陳書盈几者乃坐老歲月是以白屋多起家膏粱易偷惰知儆則庶幾矣（讀書樂趣）

教導

朱子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博學之審問之愼思

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

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性理

許魯齋拜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時所選弟子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用人與教人不同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其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櫱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

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人生之道綱鑑○因其所明二語本程子程子解納約自牖曰且如君心蔽於荒樂惟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非惟告於君者如此而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之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陳定宇示子帖云我本未欲遣汝出偶遇機會故如此汝須是自卓立自求長進不可如前悠忽幸遇親家執敬老師重厚典刑可以取法姊夫子靜先生博洽修潔可以請益好文字好說話隨手錄取歸日要

觀仲文非特益友實足爲汝師渠之言一一謹守而力行之永永無失今受人子弟之托須是以教人爲急自己事且放緩然教人讀卽是我讀教人做文字卽如自做教人解書卽是自解教人熟記卽是自熟自記教人便是自學如此力行不特人有長進我亦自有長進教小童雖不能與盡解我卻不可不自曉得須每日隨人所上之書逐段自解不可徒讀其句讀不曉其道理如和尚念經也每日早起晏眠莫妄出並與人閒說話惹是非待學生必正色端莊如此

決不遭侮須是勤而有常謹而不敢輕易能守得勤謹二字萬萬無失言語要簡而當從容而分明最不要誇張妄誕學生事業與主人商量各人具一日程而日日謹守之養正遺規○定字名櫟字尋翁元延祐時休甯人

朱子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入將理看低了性理

問先生教人可無躐等之患朱子曰躐等何害若果有會躐等之人自可敬服今若有人在山下便能一躍到山頂何幸如之故恐不由山腳終不可上山頂

耳近思錄

朱子曰教導小子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徒拘束亦不濟事文集

胡安定於湖學治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湖學多秀士其出而爲政多適於世用宋名臣錄

橫渠張子曰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

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性理

張清恪公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先生亦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蓋讀書不能力行祇是說話也然學者趨向未端欲體認力行莫若常觸於目以警於心今養正編所載大抵皆古人嘉言懿行足以啟發童蒙爲蒙師者宜於每日功課之餘令幼童各書一條貼於壁上以便觀覽一月三十條完則令寫於課本下月復然一年之

內其得三百六十條食息起居與目即是不但記誦之熟將從容默會入而自化其所以觀感而興起者多矣朱子所謂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者也養正編要言○養正類編淸恪先生所纂○公名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登進士官禮部尚書諡淸恪

王正裕先生訓誨村童必竭盡心力貧者不計修脯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鄭重後生以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皆我任之若不盡心力誤人子弟與庸醫殺人同罪又喜爲童子說孝弟故事曰學者先德行而後文藝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全人矩矱○先生宋靑州人文康之父曾之祖

朱子曰某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朱子全書

功課

朱子曰嚴立課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又曰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性理

朱子曰讀書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

書初勤敏着力仔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覆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功夫自熟中出性理

朱子曰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性理

呂居仁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非偶然也小學

呂居仁曰學業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漫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祇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

從之學小

王巖叟上哲宗書曰大抵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屛絶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四字是積學之要願陛下特留聖意宋名臣錄○巖叟字彦霖宋大名人擧明經官簽樞

張楊園學規曰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間斷急躁間斷病實相因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卽百年中一刻日月如流志業不立卒坐等待之故養正遺規

張楊園東莊約語曰學問之道固尙從容然一任優游難希自得擧其通病不出五閒閒思慮閒言語閒出入閒涉獵及接閒人與閒事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惰慢非惟不敢亦不暇矣養正遺規

朱子曰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晩間便可下手卻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尙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尙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朱子全書

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朱子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閒一時閒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閒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朱子全書

朱子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祇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淺深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

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卽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鎚未必能眞有益也朱子全書

朱子曰若不見得入頭緊也不可漫也不可識得路頭須是莫斷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暖氣祇被他常常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若抱纔住便冷性理

誦讀

朱子曰書祇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終非我有也不濟事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然記得牢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祇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朱子全書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此卷書猶未得趣也近思錄

黃山谷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讀書樂趣

環碧齋小言云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讀書樂趣

講解

朱子曰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近思錄

朱子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腳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祇於外面捉摸箇影之說終不濟事近思錄

朱子曰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朱子全書

蔣鳴玉曰看書須從書隙中看入如上下參差不合及遠近照應關生題中字有奇異可疑折拗難解者皆書隙也從此看入自有奇情異解統四書中話說

相似相反者一一叅看爲問爲否如磨勘文卷如何不下某字而下此字如何不說彼意而說此意間有文害辭辭害志處正是吾人急當着眼處大疑大悟小疑小悟此之謂也橋水文集

思索

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性理

橫渠張子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

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
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近思錄
朱子曰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覆祇要去看
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
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 近思錄
朱子曰學者讀書須是於無意味處當致思焉至於
羣疑並起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好
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
性理

朱子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
此方是長進 性理
朱子曰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
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
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
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
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
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
則是似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

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
如解亂麻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法也
性理
朱子曰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若有理會
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卻將注解看如人饑而
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饑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
益也 近思錄
朱子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
去令胸中空蕩蕩卻舉起一看自覺得有下落 近思

錄
楊龜山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
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
於語言意象之表 龜山名時字立中劍南將樂人從兩程受學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舉進士官至工部侍郎謚文靖號龜山先生
李延平先生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
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
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性理
陸象山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

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養鞭策磨礪之功或有未逼曉處姑闕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氷釋者矣性理

袁了凡曰讀書要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朱子曰某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朱抹處太煩再用黑筆抹出又熟讀得趣别用青筆抹出又熟得

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祇是一兩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朱子全書

王元順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天祿識餘

問辨

尹和靖曰學者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成處甚多師祇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了細性理○和靖名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洛人伊川言吾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初賜號和靖處士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諸書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豈可量也哉

性理

呂新吾曰學者不長進病根祇在護短聞一善言不知不肯問理有所疑對人不肯問恐人笑己之不知

也孔文子不恥下問今也恥上問顏子以能問不能今也以不能不問能若怕人笑到底成箇人笑之人一笑之恥而終身之笑顧不恥乎兒曹戒之呻吟語

張楊園學規曰問難之益彼此共之有疑則問無憚其煩僕雖寡知昔聞於師敢不罄盡其不知者正可互相稽論以求其明勿以遲暮惘惘而棄之也養正遺規

湯文正公曰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己商量不可自以爲是過於激辨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

極是亦見涵養功踈兒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語類）

陸桴亭曰古人虛心誠朴無一念自是無一念欺人如橫渠講易關中二程來過相與論易遂自撤其臯比曰吾不如也二程亦不以爲嫌此是古人虛心誠朴處近代儒者各立宗旨各分門戶互相標榜互相抵排以視古人眞堪愧死（思辨錄）

實行

李延平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

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如漢之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唐之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先生名侗字愿中宋劍州劍浦人從學羅仲素得河洛之傳鄧廸稱其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學者稱延平先生）

有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者朱子言祇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近思錄）

朱子曰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也承載不住（朱子全書）

朱子曰近世講學不着實如有飯不將來自吃祇擺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此此意去盡方始有進（近思錄）

朱子曰學者不要窮高極遠祇在言行點檢便實今人論道祇論理不論事祇說心不說身而蕩然無守流於空寂異端之學（身世準繩）

朱子曰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視歷階

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眞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層結架之所由哉（性理）

陸桴亭曰學不論天資敏鈍氣質粗細祇有眞氣剛氣者便可入道惟客氣世俗氣重者斷不可入道（思辨錄）

橫渠張子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祇是俗事（近思錄○永按學不止讀書接人事無非道卽無非學實行與）

俗事特以心之所存者不同耳

甘苦

馮開之云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澁董遇之百遍考亭之半日淵明之不求甚解東坡之每事一過其各得其輪扁之甘苦者乎 詩醇

陸桴亭曰人不學道都是怕道理拘束甚有反咻道學之人以爲徒自苦者此未知學道之樂也然非從斯道中實下一番苦功亦不知此道之樂又曰人有以講學爲苦者予謂講學未有所得是最苦事旣有

所得則講學之樂其味無窮人不肯苦中下手何由得樂處 思辨錄

孫夏峯曰無志者勿論卽有志於學動委於貧病拂逆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種種難堪處不可錯過苦待富貴安樂始向學無學之日矣 傳信錄

何基從黃勉齋學勉齋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然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 綱鑑○勉齋號名榦字直卿朱子門人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基字　宋婺州人勉齋門人以處士謚文定

經籍

伊川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近思錄

伊川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近思錄○葉氏曰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僞游雲夢則知諸侯王以次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

伊川程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

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祇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近思錄

或問伊川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性理

朱子曰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自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貫通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

理會也語類

歐陽文忠公曰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孝經論語孟子六經以字計之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七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一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止以中才爲準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資鈍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其餘觸類而長之雖書卷浩繁第能加日積之功何患不至諺曰積絲成縷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爲丈匹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爾輩勉之養正遺規

許魯齋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性理

朱子曰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祇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朱子全書

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朱子全書

朱子曰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作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祇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于其訓詁名

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祇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朱子全書

論文

朱子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

朱子曰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祗有一箇熟處說便得譬如梨柹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時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祗在熟與不熟之間 近思錄

朱子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眞能高深而固已

離其本旨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性理

韓昌黎答李翊書云古之立言者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華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某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

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

敢自謂幾於成乎

柳子厚答韋立論師道書曰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淸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乎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

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

王守溪曰爲文必師古要使人讀之不知所師乃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今讀歐文不見其爲韓也若拘拘摹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倣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爲文之眞訣 讀書樂趣

瞿昆湖曰作文祗有小心放膽二端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矜持把捉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放膽非任情恣肆之謂也若任情恣肆則踰閑蕩檢無所不至矣蓋人之心體愈檢束則愈脫灑何也步步無失而後脫然無礙也愈展舒則愈精微何也所見廣大而後能入細也小心祗從放膽處收拾放膽祇從小心處擴充非有二事亦非有二時也 讀書樂趣

瞿昆湖曰予讀書虞山塵務既絕一意作文一題到手輒百慮俱空不知我之爲文文之爲我也一日偶見山中水流風動花發鳥啼忽然有萬物得所之意是日作老者安之三句全借之以寫胸中物各付物之趣又有舊仇家當門罵詈家人來報予曰第忍之勿與較彼罵愈厲予曰以禮謝之閉門以待其定是日作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即借之以發吾遜順忘勢之意蓋舉身之所遇目之所見愉快愁思雜處之事而一寓之於文故用意措詞常在語言文字之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呂新吾曰艱語深辭險句怪字文章之妖而道之賊

也後學之殃而木之災也路本平而山谿之日月本明而雲霧之無異理有異言無深情有深語是人不誠而是書不焚有世教之責者之罪也若曰其人學博而識深意奧而語奇然則孔孟之言淺陋甚矣 呻吟語

宋陳善云讀書須得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舉業

朱子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性理）

陳北溪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義理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性理）

陸清獻公曰、科舉文字須從本源上着力要看作眞實道理不要看作一時應試之事（養正遺規○公名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登康熙進士官御史）

趙右伯曰、舉業要祕無過刻露兩字不刻不露固不可以言文然刻而不露亦不能使淺人得解露而不刻又不能使深人刮目既刻既露深淺咸宜其百發百中乎

孫月峯曰、舉子業門路宜正不宜離思致宜沉不宜浮記誦宜精不宜多結構宜雅不宜俗先選前輩經書文及後場文分作數冊又選先秦兩漢及韓柳歐蘇文分作二冊置案頭旦暮誦習目無他視心無他思口無他念令彼精神命脈與我融洽更不知從彼得也由是遇題一揮操縱闔闢無不如意文機一熟生意勃勃飛動便從清虛圓轉一味妙悟著工夫以精神代色相以議論當鋪排以虛景爲實際是爲上乘加其未然筆不如手語不達意且將近時名作日逐翻改借此一途以熟吾筆每遇題到手便有一段光景一副說話從此料理漸登妙悟前所翻改又脫落無遺矣大抵此事由苦心入之由巽心取之由無心得之與有事勿忘勿正勿助相類尤有先一着工夫在看書時體認題旨是已嘗謂文之精意不在時文而在傳註不在傳註而在本題不在本題實字而在本題虛字不在有字句處而在無字句處其精神有從上文來者有從中間暗伏者有從下面含蓄者此僅可心悟不可言求可以神描不可以象得也精而思之涵而泳之則鬼神將通之文有不妙絕一

世耶(樂趣)讀書
徐退山曰、凡作舉業文字意不可求奇而筆不可不
奇意奇則僻澁筆奇則生新(張洪陽曰、題常則意欲新意常則語欲新)

朱夫子年譜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先生本徽
州人(今徽州府)世居婺源(徽州屬縣)永平鄉松巖里父吏部韋
齋先生松母祝氏韋齋爲政和(建寧屬縣)尉遭父喪以方
臘亂不能歸遂葬其邑僑寓建(今建寧府)劍(今延平府)二州館
於尤溪(延平屬縣)鄭氏而先生生焉癸丑四歲韋齋指天

示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丁巳八歲通
孝經大義書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或羣兒偕
戲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己未十歲讀孟子聖人
與我同類者喜不勝以爲聖人亦易做癸亥十四歲
韋齋歿以先生屬白水劉勉之勉之以女字先生丁
卯十八歲舉建州鄉貢戊辰登進士庚午如婺源展
墓辛未二十二歲銓試中等授泉州同安簿先生是
時已慨然有求道志博求經傳徧交當世賢士雖釋
老之學亦究其歸趣癸酉二十四歲始受教於延平

李先生語及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且看聖賢言語
又廣有所陳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
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自是先生刻意經學推見實
理始信前日所交諸人之誤而回看釋氏說且漸漸
破綻罅漏百出矣七月至同安蒞職勤敏以令甲凡
簿所當爲者大書揭楣間而簿兼學職乃選邑秀民
充弟子員舉縣上操行方嚴者督之葺諸生齋舍建
經史閣檢貯治平中所藏書便學者讀覽又故釋奠
例止以吏人行事先生叅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紹興

祀令肄行之丁丑二十八歲以四考滿歸士思其教
民懷其惠相與立祠學宮焉己卯三十歲執政陳俊
卿薦召赴行在言路借抑奔競尼先生辭不就壬午
孝宗卽位求直言應詔上封事(諸疏具文集中)不報癸未孝
宗隆興元年三十四歲再召辭有旨趣行乃入對垂
拱殿歷陳三奏其一言宜務聖人致知格物之道不
當溺記誦詞章釋老虛寂之說其二因宰臣思退主
和議故歷陳復讐之義其三因內侍曾龍二人用事
故極論言路壅塞佞倖鴟張先生嘗言初讀第一奏

天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第三奏則不復聞聖語
矣丁亥三十八歲訪張公敬夫於潭州今長沙府戊子崇
安建寧屬縣饑多盜貸郡米六百斛散給之後民輦粟還
官郡守命仍留里己丑 祝孺人卒居喪輯家禮辛卯
四十二歲復饑先生所居五夫里豪戶閉糴窮民强
奪先生患之乃因前郡米留里者立社倉出貸石收
息二斗小歉蠲息半大饑盡蠲之鄉民便焉壬辰通
鑑綱目名臣言行錄西銘解義成癸巳太極圖傳通
書解成乙未四十六歲東萊呂伯恭來訪留輯近思

錄遂偕伯恭與陸公子靜兄弟會於鵝湖在廣信鉛山縣子
靜作詩有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等語
議不合罷丙申再如婺源以程氏遺書呂氏鄉約等
書留學中時上方欲奬用廉退士叅政胡茂良疏薦
除秘書郎辭不赴冬先生令人劉氏卒丁酉論孟集
註或問周易本義詩傳成戊戌四十九歲宰相史浩
必欲起先生差知南康軍辭不允東萊屢書勉行敬
夫亦謂須一出爲善會省劄再趣行乃赴郡下教三
條一延訪利病二令父老教戒子弟三勸民令子弟

入學立濂溪祠於學宮奏蠲減星子縣稅錢重建白
鹿洞在南康府城西書院置田贍學者立學規每暇輒至與
諸生講習多所興起庚子應詔上封事極陳將帥尅
剝交通權要近習則蠹蝕以肆擠排而宰相諫諍官
或反出入門牆承望風旨累數千言上大怒曰是以
我爲亡也會大旱乃大修荒政以朝廷勸分賞格論
富室得米萬餘石又奏請截留綱運並轉運常平兩
司錢米偹賑濟令民築濱江隄捍舟因以役錢賑之
命每邑市鄉村置場以待賑糴而選現任寄居添差

監押酒稅等使各莅一場督之又乞蠲閤稅租四萬
餘石檢放民賴以全辛丑五十二歲去郡歸會浙東
薦饑故相俊卿過闕復力薦宰相趙雄亦言凡士好
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不若因其長用之
彼漸當任事能否自見矣乃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十一月奏事延和殿先生自初入對至是十九年旣
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上爲動容
因條救荒七事上之遂視事西興今紹興府卽命印榜招
海商蠲其征令販廣米至 浙東壬寅親出按歷諸郡

窮山長谷靡不到悉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畏憚常若使者壓其境不勤荒政者按劾之凡所措畫類南康而惠周七郡上謂宰相淮曰朱某政事卻有可觀又請推行社倉法於他縣永嘉有秦檜祠毀之前知台州唐仲友者相淮姻舊也恃相勢恣貪虐而尙書御史交章薦擢江西提刑先生行部至台民爭訴按得其實乃劾奏淮曲庇之先生劾益力乃止罷其提刑新命而卽以授先生先生曰是蹊田奪牛雖三尺童子知不可乃

力辭而淮遂擢陳賈爲監察御史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假名濟僞意指先生先生決意歸而奉祠之命亦下遂杜門不出癸卯五十四歲築武夷（在崇安）精舍徒居之四方來學者益衆丙午易學啓蒙孝經刊誤成丁未小學成是歲周必大相詔差江西提點刑獄辭不允且趣入對乃復奏事延和殿先生至是凡三見上上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又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先生先謝提舉曰荷聖恩保全蓋指淮賈搆詆也次又陳己衰疾不堪任使上曰知卿剛正今

待與清要官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先生出奏劄上之又極論內侍甘昇挾勢爲奸罪又言宰相先布私恩於臺諫臺諫顧私恩莫肯言其過而主將恣刻剝爲苞苴陞轉皆有成價上驚曰卻不聞此是行也有戒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敢回互欺吾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除兵部郞官以足疾請祠而侍郞林栗與先生不合疏稱朱某剽竊張載程頤緖餘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請行罷逐時上意方向先生欲易他部而宰

相請仍授提刑先生力辭九月復召辭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言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因遂言天下之大本今日之急務凡數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急起秉燭讀終篇於是上感先生忠鯁明日卽除太乙宮使兼崇正殿說書蓋將爲輔翼謀也而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遂辭奉外祠於是始出太極圖通書解義授學者己酉六十歲始序大學中庸章句二書著已久然時加改正至是以愜於心乃序之孝宗

丙禪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辭改知漳州以天
子初政再被除命不敢固辭庚戌光宗紹熙元年六
十二歲到郡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有親喪不服
衰絰者乃述古今禮律開諭之婦女聚僧廬爲傳經
會又或出爲庵尼悉禁之俗以大變又教習諸軍弓
射賞勸有法數月皆成精技其訓誘諸生子弟如南
康而刻五經四書於郡朞年化成漳民莫不思之是
歲先生爲學者言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許多道理
在這裏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此此可以知先生所

得矣辛亥長子塾卒請祠歸治喪壬子始築室於建
陽屬建寧府之考亭以韋齋常愛其溪山淸邃從先志也
癸丑朝使自金回言金人問南朝朱先生安在乃除
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甲寅六十五歲至鎭所次
老稺携杖觀學士數百里雲集求誨洞猺叛擾境遣
使諭降之又以本路別無軍馬有飛虎軍遙隷襄陽
乃請隷本路節制是時孝宗升遐先生哀慟而光宗
有疾不能執喪視事丞相忠定趙公汝愚以太皇太
后命奉甯宗卽位趙公首薦先生乃召赴行在奏事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門人或言主上虛心待政
請何先生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感天意悅
人心然吾知盡吾誠竭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計也
是時上猶未朝太上皇先生奏事行宮首言當盡負
罪引慝之誠俯伏寢門怨慕號泣庶親心底豫慈愛
復初詔進講大學先生務積誠以感上心並乞逐日
早晚進講不假他故廢輟上孝宗山陵議謂當另求
吉壤不宜委之水泉沙礫中會瑞慶聖節請免百官
朝賀並三年內並免又以光宗不執喪禮請行嫡孫

承重服丞相欲祧僖祖先生持議不當祧又編次講
章以進他日見上請其義上曰要在求放心耳先生
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顧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
望矣始甯宗立太皇太后女弟之子韓侂胄傳言宮
掖自謂有定策功擅權假御筆有端先生自湖南赴
召已憂之數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令與朝政
丞相方謂易制不爲意先生約侍郞彭龜年因請對
以發其奸會龜年因公事出先生獨上疏極言左右
竊柄之失在講筵復極言之侂胄大恨遂以內批罷

先生趙公袖入還上內侍徑遣付外臺諫交章留不省先生以七月召十月進對立朝四十日而先生行矣十一月還考亭學者益衆築竹林精舍祀周程諸子日與門人李燔張洽陳淳黃灝蔡沈輔廣之徒講學不輟乙卯甯宗慶元元年六十六歲臺臣稱丞相謀不軌竄永州先生自以蒙累朝知遇且尚帶侍從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以白丞相冤弟子諸生更諫謂必買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蓍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奏藁遂

更號遯翁是歲丞相趙公暴卒於永先生悲慨註楚辭以見志而廷臣攻僞學日急丙辰六十七歲監察御史繼祖疏詆先生奪職然先生與同志講學自如或勸宜斂德避難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乃修禮書其書蓋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與諸經傳言禮者類附之名曰儀禮經傳通解戊午作書傳會先生歿二書皆未就先生閒居常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

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寤則擁衾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間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離也慶元六年庚申七十一歲三月己未先生疾猶爲諸生說太極圖及西銘甚詳門人請爲學之要曰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日改大學誠意章癸亥日作書囑門人黃幹收禮書藁踵成之甲子日命移寢

中堂午初刻先生起正坐整冠衣就枕而終後儒以爲删述六經者孔子傳註六經者朱子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十一月葬於建陽唐石里之大林谷閱二年學禁稍弛詔與先生致仕恩澤又五年侂胄誅詔賜先生諡曰文又二十年理宗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尋改徽國從鄒兖例也又十年詔經筵進講先生綱目又以學庸章句語孟集註列學宮又四年辛丑詔以先生與周子

張子二程子並從祀孔子廟廷距先生歿凡四十二年矣元至元元年婺源知州于文傳請旨立徽國文公廟明景泰六年詔以先生建安建寧府屬九世嫡孫梴襲五經博士嘉靖元年詔以守婺源祠十一世孫墅廕錄五經博士因守臣張芹援孔氏曲阜例請也故今朱氏有世襲兩博士云先生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晦庵遯翁別號也高愈曰按年譜係先生高弟光澤李果齋方子撰而與宋史本傳門人黃勉齋行狀中間記事間有同異今彙三書參伍考繹究其歸一誌先生出處始終大畧如此而凡奏疏累千言及與門人講論精妙之義俱不能載又凡先生所編著如中庸輯畧論語訓蒙

論孟精義孟子指要困學恐聞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性理吟韓文考異等書亦多未錄以篇帙從簡遂難免於掛漏之誚爾○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淡然無求於世惟與胡憲劉子翬往來講學門人稱白水先生

移心說

聖賢之與常人不可同日而語然竊思之常人至不好之心聖賢皆有祇是用之得當故都是好處聖賢至好之心常人亦皆有祇是用之不當故都是不好處苟能移而置之雖謂人人心中各有一聖賢可也因擬數則於左

移溺愛不明之心置之事君便是天王明聖臣罪當誅置之事親便是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移貪得無厭之心置之爲學便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置之積德便是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移一朝之忿忘身及親之心置之臨難便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移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心置之讀書便是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移隨人作計之心置之希賢希聖便能步亦步趨亦

趨

移退縮不前之心置之爭名奪利便能抑奔競絕夤緣

移恬不知恥之心置之貧富之交便能不忮不求

移甘爲人下之心置之居功之地便能不矜不伐

移器小易盈之心置之居室便是苟合苟完安分知足

移情苛好訐之心置之省身便是自怨自艾見過自訟

移刻薄之心置之析義便於理欲之界幾微不混
移糊塗之心置之公物便於人我之交形體肯忘
移愛憐妻妾之心置之愛兄弟便能式相好無相尤
移體貼兒子之心置之體父母便能視無形聽無聲
移置文過之心隱人之惡移置誇功之心揚人之善
便是長者
移置好高之心崇心之德移置貪多之心廣己之業
便是純儒
移置結納新交之心以念故舊便能久敬不厭至始

至終
移置買弄權貴之心以周貧乏便能樂施不倦相保
相恤
移置聽妻子之心聽師友之箴規便能受盡言從諫
如流
移置佞鬼神之心佞天理之流行便能凛旦明衾影
不愧
移置剛愎之心爲守道便能造次顚沛百折不回
移置慳吝之心爲砥節便能內重外輕一介不苟

移置好勝之心爲進取便可當仁不讓抗衡千古
移置不情之心爲窒欲便於聲色諸好屏絕一切
移置厭故之心爲自新便可滌舊染日起有功
移置無常之心爲遷善便可化成見聞義能徙
移置處患難之心處安樂便能憂勤惕厲
移置居貧賤之心居富貴便能淸心寡欲
移置訓飭學徒之心訓飭子弟便有義方
移置尊敬先生之心尊敬長上便有畏憚
移置好發虛之心虛心求道便能以能問不能以多

問寡虛而能受也
移置好哭窮之心窮不失義便遯世無悶不見是而
無悶窮且益堅也
移置好便宜之心上宜君下宜民乃爲眞宜也
移置怕吃虧之心不虧親不虧身乃終無虧也
移置好名之心爲橫名尙氣節愼取與實誼至而名
乃貴也
移置近利之心爲公利恤孤寡周貧困義行篤而利
乃大也

移置看戲看小說之心看鑑同一故事也博古通今得失可考鏡焉

移置學佛學術數之心學醫同一技藝也濟世活人功德同長相焉

甲午歲中伏炎熱異常永夜揮汗不能成寐閒作移心說以消暑甫落藁旋棄之以其不足存也閱今又十年昨從故紙堆中檢出復閱之因思果能默識潛玩于心自有裨益復書於此以俟能移置者

果齋老人

恥言二卷

〔明〕徐禎稷撰

清光緒三十二年南扶山房刻本

光緒丙午孟春

餘齋恥言

南扶山房重刊

傳稱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生則以功德濟當時沒則以言教後世此唐虞以來聖賢之統而後之君子所亹亹焉而未逮也

先聖人自責自修曰庸德卽曰庸言非以德者言之實而言者德之符乎然同一言也或傳而如日月之經江河之行或不傳而如風電之過庶草之萎卽幸而傳矣或愈久而扶摘者多疵類愈顯無他誠僞之分純駁之間是非之眞不相假也明華亭餘齋先正以名進士歷秋部而至外臺砥節礪名見重于鄉黨手著恥言一書昭示來許予從

上賜圖書集成中獲觀數則不過日用倫常語耳細按之而性命天人之指吉凶禍福之幾罕辟引伸親切有味則洵乎粹然儒者之言而非諸子百家浮屠老氏所能竊取也歲丙辰其文孫訪師爲登封宰解組來遊出其全編于晨夕之次予既愛而梓之益信先生之行業爲不可及矣夫言者心聲也吉人有辭而徵信于後來見箴于

黼扆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豈惟一姓利賴之先生能

言而且以爲恥毋亦寡過未能望道未見之微意歟
使天下之人聞先生言而皆知所恥其爲一道同風
之助也幾矣乾隆三年戊午春三月望日闕里主鬯
孔廣棨序

恥言者何餘齋先生垂裕後昆之書也遺之金而民無常
富遺之勢而士無常貴不若遺之以言杜氏寶田楊家清
白皆善後者也言則奚以恥行爲言之實恐言之過其實
故恥也恥則又胡以終言欲後人之共恥其恥而不徒託
之空言也嗟乎恥之于人大矣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昔者聖人育物以仁正民以義教而必先之以恥者
所爲正之以義也有恥則且格矣故恥者義之集而治天
下之微權修身齊家之要道具焉然則能言而恐不能行
時用以爲恥脫言而不可行吾更知其恥而不言也且言
之矣非所閱歷之徵必不能當于義義之精知其研悅者
深言之曲知其躬行者熟石門上公英年好學經史以外
凡有關世道人心之書無不購而謀之梓是編之刻尤其
所深契者行將流傳海內如五夜之鐘百里之雷未有不
省身寡過以爭趨于聖賢之路者也眉山蘇氏曰匹夫而
化鄉人吾聞其語其在茲人與新安後學胡二樂敬書

梁始束髮先君子即手授一編曰此憲副公恥言也學者立心行己居官服政之道所以訓教子孫者詳矣梁受而讀之猝未能盡其蘊也數十年來奔走四方恒珍笥篋車塵馬足之暇旅舍孤燈晨夕展卷藉以自勵其言不過日用倫常之事而言近指遠言簡意該豈徒士君子善一身服一官者天德王道咸具諸此矣顧生平碌碌罯無奇節可見於世今且衰老掩卷太息落寞前修恒引以自恥耳乾隆丙辰遊闕里石門上公好讀書善汲引後進一見喜曰是眞後學津梁豈惟一姓利賴之奚不公諸世而韞匱

也亟舉而付諸梓讀是編而能恥其所恥以至不恥其所恥斯無媿前人諄復之言亦庶不負上公誨人不倦之意也戊午秋七月既望曾孫穎梁謹識

恥言上卷

華亭孫[illegible]餘齋著

闕里孔廣棨京立編

恥言者家居談說偶識之簡者也言之未克行焉庸無恥乎存以備自省亦以示後人猶冀有能釋予恥者

或問士之爲學奚先餘齋曰其忠信乎夫子之教主忠信夫雖有庶美無主焉麗故堅壞宜搆沉木宜雕

餘齋曰道人也學所以爲人也倫外無道矣明倫以外無

學矣

餘齋曰志道者其始於遏欲乎開畬者誅莽明鏡者刮翳夫學亦求其害身心者去之爾四勿三省淵與所以弗畔也夫

餘齋曰清澹者崇德之基也憂勤者建業之本也古來無富貴之聖賢無宴逸之豪傑

餘齋曰士常使外不足而中有餘常使華不逮而實過之是道也以爲德則積以經業則立以行於世則達

或問於餘齋曰爲善者必得天乎曰未也爲善者必得人

乎曰未也夫爲善易積善難士之於善也微焉而不厭久焉而不倦幽隱無人知而不間招世之疾逢時之患而不變是故根諸心誠諸言行與時勉勉不責其功夫然後親友信之國人安之而鬼神格之也善積未至其疇能與於斯乎

餘齋曰事父母者莫善於順宜兄弟者莫善於讓故順孝之實也讓友之本也

餘齋曰榮華可燿而弗燿者其神全也目前可快而不快者其規遠也故喬木無艷花蘊火得久熱

餘齋曰論語者講學之祖乎言理不離人事言心不離天下性與天道之言葢罕之也吾何敢言聖人所罕哉

餘齋曰政以一教也詞以著理也政不規於教故世無治矣詞不繩於理故世無文矣

餘齋曰爲今天下而不去其奢雖使周公制法召公宣政治之與無日也夫必奢去然後士大夫廉百姓務本而易足以廉士大夫御務本易足之百姓於王道乎何有

里人有故宅與匠師營之潦集於堂匠不顧曰易也病在瓦左室宇撓匠自牖瞷曰此病在棟易之耳而後有樓岑如也其體微欹匠乃周視列礎蹙頞曰不可爲也病在基或告餘齋曰忠信孝友是亦人之基已

餘齋曰有爲而不欲人知者其致力也必愨其進也必詣

餘齋曰食效不忘其本居名不兼其利天道也世有人焉迂而固或爭誹之餘齋曰無然古謂狂狷今所謂迂固也不忍雕折其性情以苟調於世故受斯名焉猶天地之眞人也夫

市有鼎焉其質靑碧觀者爭戶需價倍百餘齋曰是腐鼎也而貴若是士服古之道俗相詬爲腐也而棄之是兩

惑也智者擇器不厭今擇道不厭古

餘齋曰爲論似迂久而見徵者神其遠也始計若拙究弗受悔者識其深也崇晦府君有之

或問簡餘齋曰無爲其所不爲簡矣

餘齋曰士有三不鬬毋與君子鬬名毋與小人鬬利毋與天地鬬巧

餘齋曰君子不以忍讓人或問何謂也曰惟君子也能忍人爲人所忍其人何如

餘齋曰謂我不信而諫我者戲我也謂我信而諫我者愚

我也士不受人戲亦不受人愚
問無端之毀忿可釋乎餘齋曰可曰何如曰奚傷問失意之境憂可解乎餘齋曰可曰何如曰無益
或曰語云國政易家政難何也餘齋曰疎任法親任化遠者易飾近者難欺
餘齋曰爲家者毋以偷昵子弟毋以奸習僮僕褻禮便私所以昵偷也傷義爲利所以習奸也子弟偷而僮僕奸雖有家其享諸
餘齋曰常以骨肉之合睽徵人家之隆廢不失者十九矣

故有子孫莫先教以睦夫均一則不妬有定分則不爭習之以禮讓明之以大義然後閒言不入嗚呼堅石數仞楔則裂諸金堤百丈蟻則決諸骨肉之釁肇於微成於積愼之哉
餘齋曰爲家者嚴非類倍於嚴寇盜寇盜賊財非類敗人財敗可再營人敗難爲也故狎交邪客子弟之賊三姑六婆中閫之賊於此不嚴惡乎用其嚴
餘齋曰家之失親也繇婦人者十有五故女子妻妾必令知大義則能贊仁讓和骨肉詩云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利用柔德調合一家婦道之正也
或問居室之道奚尊餘齋曰其儉哉儉以寡營可以立身儉以善施可以濟人
餘齋曰人問先府君何以貽子孫曰無累何以教子孫曰自立故沒躬不殖生產
餘齋曰愛美材者嫌刃斧之利乎愛良金者忌煅煉之猛乎姑息之是狗甘軟之與處愛子弟乎
餘齋曰先見後慮徹事終始智之深者也周詳持固事成不瑕才之眞者也躁猛自才狡察自智吾與也乎哉

餘齋曰均人也而爲聖賢爲仙佛疇爲之心爲之也故有聖賢心則聖賢矣有仙佛心則仙佛矣問聖賢仙佛心何如曰眞如斯而已乎曰不已眞則不巳
餘齋曰先子常言予觀人世久矣天之報盈尤速於其報惡也夫處滿招悔不必大戾爲德自盈猶將傾之
餘齋曰人有言天道妒名而疾盈非妒名也妒夫好名者非疾盈也疾夫怙盈者故士名而不尸盈而善持天其保之
問佛教餘齋曰吾未之敢非也而不敢從曰何居曰儒者

有儒者之聖人焉釋教有釋教之聖人焉我儒之凡人也哉以凡非聖則僭以儒從釋則亂曰敢問儒與釋之所以異曰儒尙倫釋棄倫

然則輪迴有諸餘齋曰聖人未之言也或亦有之形生而神麗焉形與神敝則死形盡而神不盡則有輪迴殆偶也非常也

餘齋曰人治家業以貽後也治家不治守家之人貽業不貽保業之道智乎哉

餘齋曰噫積委以傳後其醫之傳藥者乎或曰何謂也曰

上醫傳道不傳方下醫傳方不傳藥醫家之子不知道又不知方而有藥充舍皆殺人之具也

餘齋曰先子言范大夫異人也天下事經措理靡不奇快但長子吝中子狠少子汰未如之何意殖財而纍色其躬之不範與

道家餽符曰能禳不祥餘齋曰士有神符五菑害斯遠矣故慎禳疾儉禳荒恕禳怨廉禳盜損禳禍之五符者吾纍焉求焉矣以子之符爲

餘齋曰教之而信必先有令人愛者禁之而畏必先有令人敬者

餘齋曰患芽而莫之省也乘於所快乎難發而莫之收也中於所狃乎諺曰安臥揚帆不見石灘靠天多倖白日入阱

餘齋曰士而多言疾也寡言德也尤愼四乘夫乘怒而言將無激乘快而言將無恣乘醉而言將無亂乘密暱而言將無盡

餘齋曰言之不祥者有五揚人失者鴟鴞之言乎搆人舋者風波之言乎成人過者毒酖之言乎証人隱者鬼賊

之言乎傷人心者兵刃之言乎

志曰海南有樹叢陰翳巖析而薪之烟不上炎中春作葩煒若錯錦承露而敷日出卽殞土人見而翦之名曰翦樹餘齋曰人有材不益世用則如無材有文不垂世教則如弗文是翦樹之類也

餘齋曰遇顯者而容改貌恭也談孅行而色動心敬也士欲令人貌恭乎心敬乎

餘齋曰周禮朝後爲市市有門庶民入之公卿大夫入者罰之三代以後玆法湮矣然公卿大夫烏可不知此意

客問餘齋曰君子處世不辱其名文中子以無辯止謗謗固可受乎曰士人言忠信行篤敬久而爭焉一人謗之衆人不與也夫一喙辯謗則謗長衆不與謗謗容不止乎止謗之道不在辯也

餘齋曰曠達之足尙也以其中無俗韻乎沂浴雩風其人也攜色銜盃名曰淫湎不名曠達

餘齋曰有蠹之木堪荷棟乎有舋之舟堪濟遠乎利欲蠹之槃名舋之蓋人之堪任道者鮮矣

餘齋曰居室而不儉者有五奉先一也爲逝者治棺槨二也爲子弟敦師友三也疾求醫藥四也郵親舊周急乏五也亦稱其力焉而已矣

餘齋曰故家遺風在能存禮法不在不失體勢

餘齋曰曾晳之志幾於無欲矣人有才易無欲難無欲後可與知幾知幾後可與用世此行藏所以獨歸顏氏也以三子之才而曰不知其仁其未及者在斯乎

餘齋曰吾見仕宦而室不豐者寡矣吾見豐而不侈者寡矣顯不可常而習侈難反故世家之能保者寡矣

餘齋曰驟長之木必無堅理早熟之禾必無嘉實故爲士者遇不憚艱難將以貞吾骨成不嫌遲晩將以厚吾才

或問今天下用人之道奚先餘齋曰先絕二疢何謂二疢曰墨競請益曰自近始

餘齋曰學者能高衆也毋以勝人行標俗也毋以繩人免矣

餘齋曰禮以治身仁在其中矣禮以爲國法在其中矣

餘齋曰獨立之行不徇流俗然怨不可不恤也高義之事弗避小嫌然累不可不慮也

或問齊之覇不易代而晉以數世覇何與餘齋曰文公勝楚有憂色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惟聖人乎斯數世之言也

餘齋曰方藥非所以養也然見方則識遇藥則儲懼夫疾而求之無及也國之於戎亦若斯矣

或曰治敝國如治羸去痰與火也勿盡餘齋曰凡事不可不慭始也至於藉痰與火以立命悲夫士不幸處此謹養元氣以漸克焉幾可也

餘齋曰以乖和競讓徵人世之德怨以勤惰奢約兆人家之成敗以盈損愼肆卜人事之吉凶以仁刻厚薄推人

福之悠促譬如望叢求爵循穴捜鼠不獲者蓋寡矣

餘齋曰士在世有以不用爲用者國家待士有以不用用之者

餘齋曰世人謂行義者其好名也勤施者其干福也語云若避好名之嫌則絕爲善之路矣吾亦曰若避干福之嫌則絕濟物之路矣

餘齋曰易責人而樂譏俗其亦弗思也已夫己無遺行後可責人家罔闕事後可譏俗古人有言吾暇乎哉

餘齋曰制政所以爲民也古者之政莫詳于民事盍田里

農桑以逮廛市事爲官官爲法旦課而暮稽焉故名各得而奸不生今壹廢之末政繁而本政隳矣欲善治其得諸

餘齋曰居官一介不取易一介不與難然未能一介不與而曰我能一介不取者未之信也

餘齋曰忍飢寒以厲操難不匱衣食而無苟得易故節勤者養廉尙志之一助非欲致贍

餘齋曰救荒無奇策奇策不救荒或未達曰救焚無奇策奇策不救焚故曲突無燎災預備無荒年若請足民輌

陳王道救在平日不救在荒斯荒策之特奇者

餘齋風於巴江長年馭舟簸浪色也夷然餘齋曰問子何巧而能靜也對曰小人與是舟周旋風濤二紀矣夫風性也江性也舟之性也心皆識之而身皆習之識故弗疑習故弗驚吾何巧乎亦何知吾靜乎餘齋瞿然識之

城南饒花圃餘齋觀焉其樹靡不端秀者餘齋曰奚而能若是也圃之人對曰木始生甚柔久則漸剛吾及其未剛也繩之而直規之而圓經緯之而勻若一其性不傷而成不覺故能若是也又東鄰菊叢茁於西隣幾半曰

種異乎對曰非也東家治菊必選花工之勤艮者使之主人身親董焉西家任不擇人主多他故莫恒省也餘齋瞿然曰吾聞言於場師識教術焉

餘齋曰仁生理也故卉木實中之含生者命之仁實卽誠也物之終始也故卉木之旣結而又傳生者命之實

或問使貪使詐餘齋曰能制之謂也不能制而用之是爲貪詐使也

餘齋曰講學者將以爲也謀途者將以至也至必有自故人出戶先識鄕井行鄕井者行天下之道也車馬戒餼

糧具乃試之邦國以達乎天下超海踰漠本無定程焉用懸揣以待諸能者今與童子坐室中進數廣輿亟亟焉辨璀池何以駕弱水何以梁自喜美聽實無行心出閭百步貿眩南北此問途者之過也亦指途者之過也

崇晦翁揭二語中堂曰聖賢詩書總是義利之辨宇宙事業不過物我之平餘齋曰天德王道言約而盡矣

餘齋曰先府君言士大夫常有五蔽揚名慕榮進榮進羶者毀其名尊生厚享受享受過者伐其生怡神寄玩賞玩賞侈者攖其神給事養僮僕僮僕繁者生其事裕後

求田舍田舍廣者累其後故全名存乎止足保身存乎惜福養性存乎寡欲省事存乎簡僕傳家存乎貽穀

浮屠氏日誦經為人禱福或曰何為己不如為人也餘齋曰不然夫福虛也而精實也以虛福易實精是為人不如為己也或曰今若此者獨浮屠氏乎餘齋不答

或問曰為多營而善逐乎毋甯懶矣為柔附而媚容乎毋甯傲矣何如餘齋曰營媚者中人所羞懶傲者名士所托宜有間也雖然托其名耳士處季世謐乎無容將見懶焉崢乎不撓將見傲焉非其實也夫懶與傲德之賊也禍患之藪也如之何其可居也

餘齋曰方壺府君不薦師醫亦不輕聽人薦曰師醫者興替死生之所係也

餘齋曰實二而名一則名立而不毀矣行五而言三則言出而寡尤矣斯之謂有餘地

餘齋曰望焉而羨至焉則厭計日以期涉艱不倦嗜榮者之情與得罔遜大取罔遺小樂可忘疲多莫知飽積賄者之情與以嗜榮之心嗜學以積賄之心積善聖賢其遠哉涑水有言如轉戶樞在我而已

餘齋曰論言於三代之下不能不賞偏至者論行於三代之下不能不予獨往者若仇世以決志矯心而赴名則姑舍是

餘齋曰有家者莫患乎昧大體而聽小言夫釁啟於背語而禍烈於傳搆若結婦妾之口錮僕婢之唇宜家將過半矣

餘齋曰成事有三戒氣勝者僨神浮者疎言多者力不摯大公以為見氣不期而平矣遠就以為謀神不期而歛矣踐實以為功言不期而括矣故君子有不為為必成

有不成成必固

餘齋曰諺云夜不號捕鼠猫故當幾者勿露又云未雨轟轟犀車莫停故成事者後言

餘齋曰骨月之倫無恷親厚而已矣無恷也者雖遇橫逆猶是也弘而忍之之謂讓曲而聯之之謂仁潛移而黙成之之謂聖較則怨怨則離雖曲不自我等之乎不祥語曰夫妻交市莫問誰益兄弟交愉莫問誰直此之謂也

餘齋曰爲佳祖父作子孫可幸亦可懼也巴山木難爲良冀野駒難爲强不克愾崇令緒豈宜落寞前修也

餘齋曰稷也聞之先子鶴田府君之行也所難及者三焉勤施多濟而無德色里仇侵之訟則克而未嘗先發一難不習詩書而秉禮裁義揆諸古則斤斤如也

餘齋曰方壺府君有故人語羡富貴府君謂之曰君能求我富貴何有其人愕然請問曰觀君飯蔬而衰布飽煖匪乏矣彼披錦列鼎者於飽煖有加乎然形孰與君逸心孰與君閒則君於富貴有餘矣吾故欲君反求其眞我也友人憮然稱善

餘齋曰名諫者忠之賊扤因他人之過以市名長厚者不爲矧君父乎

餘齋曰德高者歸言高者違才高者雄色高者窮節高者服氣高者僇故士崇其德而訥其言豐其才而鋤其色勵其節而平其氣故能成天下之大美

客揮越扇其金爍然或曰今市善贋試涅以膏迫以火苟非眞者將黯焉以渝餘齋嘆曰吾於試金得試人焉夫光華其表而爍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涅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眞矣

餘齋曰常以除之晩侍先府君爐炭初燃童子鼓箑先君曰止少焉赤黑漸半數擧箸抑其燄夜旣久充爐赤盡自埃蒙生矣先君顧曰吾向抑之者懼斯象之早見也小子識之無揚燎薪之火速盡無益欹器之水速傾

餘齋曰莊生有言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肥獸牧猶然矧伊民牧今士潛而學遇而行爵祿之外靡措心者民之瘠宜哉

餘齋曰人有能易居所能難不以能市利士也乎哉不以能市名聖賢也乎哉

或問敬事餘齋曰毋忽而已矣事無小而可易也幾無微而可玩也故慎以慮始敎以圖終豫以備卒簡以寡累密以杜釁諺曰若欲不恤淺水深防若欲無傷小怪大禳毋忽之謂也

餘齋曰以嚚樂囂助其波也以薄報薄分其過也

餘齋曰四六興於偏朝乎其言纖且浮夫對上之文宜謹以達命臣之文宜簡以制

餘齋曰爲人日多暇其生平當無過人者爲人日無暇其生平當無過人者方壺府君常誦之

餘齋曰琢福之刃莫銛于恃保世之石莫良于戒

餘齋曰士之居身也有廉隅無鍔角其於世也有儀範無標幟故道方而不乖風操可宗而世不嫉

問割股孝乎餘齋曰未可知也急親者忘身事名者虧體故君子勿禁也亦勿賞

餘齋曰逐末遊食多於耕夫隸僕優娼多於良戶靡靡之物多於布粟邪淫之書多於經史俗何由而美治何由而興乎

餘齋曰强不可得衆而弱者得之以獨强以衆强孰勝巧不可得天而誠者得之以人巧以天巧疇獲

問朋友有過當盡言與餘齋曰然在巽辭在擇人夫不可與交者弗與言也不可與言者弗與交也

餘齋曰才子弟制其愛毋弛其誨故不以驕敗不肖子弟嚴其誨毋薄其愛故不以怨離

餘齋曰馬異視力人異視識或與羣野豎共席饌肝炙江鰣鰣味美而饒骨羣豎競炙顧食鰣者羣笑之食鰣者赧焉輟箸易牙聞之曰野人何識吾怪夫輟箸者今夫貧約佳事也忍讓善道也佳事而慚之善道而忸焉其猶野豎之識也夫

餘齋曰形用乃習神用乃生故多暇之心涉事卽煩久逸之身當勞卽困

餘齋曰家有大不祥嗜言利者當之利風中於家庭賊氣入矣市道行於骨月殘形成矣或曰然則廢治生與曰君子之室男女上下勤生而分業食服吉凶稱家而尊儉生可使足也烏在其言利也

餘齋曰世家子弟戒四恃絕六惡四恃者財足以豪勢足以逞門第足以矜小才足以先人緣玆四恃遂生六惡

曰吝曰淫曰懶曰傲曰剛狠曰浮薄

或問餘齋曰吾子斥異教將其語盡非與曰何爲其然也吾在都見僧瞑趺將化坐客乞言僧舉目曰老衲去來自如秪爲無事在心無累在世且舉淡之一言留贈賢輩又有以道術療人疾者衣敝莫理問之應曰何暇心及此斯二語者吾識之矣

或問知過易改過難何也餘齋曰貪酒者耐醉多欲者耐過心之容過其必有不能割者也書稱不吝孔言勿憚夫清吝之源絕憚之根其在寡欲乎

恥言上卷　十

杏壇之陽有夫子檜焉獨榦無枝葉生理在內古今猶是也餘齋俯而拜仰而嘆曰覩茲象教覺六經之爲煩

餘齋曰宇宙經德是爲元氣元氣强則靈秀神奇咸攝於正使其橫出而旁結者元氣不足以主也故王雖失御雄俊托身於盜賊聖緒不昭聰智委心於釋老

餘齋曰寶鑑不韜光無濫乎操矛日刺銳無刓乎羣僮市嬉數呵不威無反侮乎故君子善藏明貳時而用之

餘齋曰能剛者勇乎柔以爲剛者智乎剛柔以宜者義乎義勇爲上動莫與膺智勇次之事靡不成徒勇斯下自與禍并

餘齋曰養正氣者無愧於神斯不諂若執意慢神是客氣也神得禍之矣抱淳德者無求於世斯不屈若抗心傲世是薄德也世將戮之矣

或問史遷稱西伯陰行善何與餘齋曰文王之德默而成也深深乎其不可窺順帝配命而不存乎聲色故曰穆穆文王孔贊明夷周稱不顯凡雅詩之歌咏文德者靡不有深微之意焉孔門德之則謂之闇闇也者其陰之義也夫

恥言上卷　九

餘齋曰孔子之學祖堯舜而宗文王仕止久速蓋得之執中下學莫知蓋得之不顯中庸首言中而卒乎不顯也於乎聖人之學備矣

或問晦翁釋詩以不顯爲顯如子言得無異乎餘齋曰此漢疏失義晦翁未之正也詩象文德每言不顯維天配言於於穆烈文義存乎篤恭而亦臨之語旨尤較白吾闡之也信經者不必膠傳惜無從起晦翁而質焉

餘齋曰疾之係累百鍰食者多刑之係亦累百鍰賄者多故節嗜者衛生之經篤利者危身之本

或曰與君子言義與庸人言命何如餘齋曰不然與君子忝言命與庸人耑言義夫幽而難齊者命也貪而善倖者人情也故淑慝以號之是非以表之猶懼弗率焉若知命而安者非君子疇克然

餘齋曰易者弗久難者克終天人之道也故事不可易成名不可易得福不可易享

餘齋曰士貴絕所無益而審所有益問何謂絕無益曰學無益勿習也言無益勿道也事無益勿爲也人無益勿與也物無益勿好也何謂審有益曰或益於德或益於

身或益於家或益於世夫益於德無弗務其三者益此或以損彼是故以義審之

餘齋曰今禮教之隤也莫甚於不行三年之喪矣行三年之喪者素冠縞服云乎哉

曾孫頴梁校字

恥言上卷全

恥言下卷

華亭徐禎稷餘齋著
闕里孔廣棨京立編

或問程氏言孔顏樂處可得尋與餘齋曰可不愧於天不怍於人循此尋之遠乎哉

餘齋曰德莫盛於讓道莫高於晦不與世爭勢利之事易不以身居美善之名難

餘齋曰語云事無全遂物不兩興故天地之間必有缺陷夫明者不務求全其所可缺者恐致損其所不可缺者

餘齋曰方壺府君有言士貧以當貴儉以當富或未達曰士處今之俗而免於侵朘恥辱者其貴乎不然其貧乎而免於窘迫求貸者其富乎不然其儉乎

餘齋曰恩愼其可繼也威愼其可伸也不繼之恩覆得怨焉不伸之威覆得侮焉

餘齋曰犯而不校其德弘也委蛇而全其用遠也故仁者能容智者能忍

餘齋曰人有我心故佛老之說得而惑之儒者之道以天地萬物爲心而已矣

餘齋曰人不有所舍也必無所成是故舍無益者而成有益者舍暫且小者而成久大者則識於是乎尊矣

餘齋曰有才者不可無識也無識者不可有才也夫才驕之則多事矜之則多怨恃之則多禍

餘齋曰道公私而已矣王公覇私聖人公佛老私公者君子所難純私者世情所易入聖學王道吾惡從而睹諸

餘齋曰美食無飽不成飽也美宅無寢不成安也夫立身之忠信也立官之廉也立家之儉也庶美之所待以成也

餘齋曰御國家者威賞狥義而已不以狥己不以狥人故使人不怨勿使人悅

或問賞而人恩之罰而人畏之其道何繇餘齋曰惟嚴惟明其賞也恩惟寬惟惠其罰也畏

或問士而爲善矣有戒諸餘齋曰奚而無戒也戒在挾夫挾善而言失也易挾善而行失也亢挾善而與人失也矜言易行亢與人矜比於凶德其有弗自覺者也是故戒之戒之冲冲若虛溫恭愼默以爲德基

富家得子而愛諸於醫曰若爲使嬰勿病乎醫曰子曷不云若爲使勿病嬰乎夫父愛者子多過母愛者子多病餘飽餘燠是生疾疢而能以義制愛嬰病去半矣餘齋聞而嘆曰善夫吾聞之上醫原病下醫攻病

東村之壤多蕪餘齋過而問焉村翁咨嗟應曰吾村故沃土也村氓髮長習耕其寡言饒力者劣衣食者先作後息甘勩而不厭者父母愛之鄰黨譽之自昔歲有農師來善分土穀之性度晴潦之數牛器種穫事有新意尊巧而規便朴勤爲拙於是村之少年漸皆愛力倖偷與之言則嚚不可喻而吾村之壤數見蕪矣餘齋蹙然顧從者曰吾懼今爲學者之蕪吾道也

餘齋曰世有恒言不可不察也夫言徵斯信信斯傳非經非傳而能傳於百世恒人之口者其信也久矣其徵也必多矣故夫言非至弗恒也庸可忽諸

問戒屠仁乎餘齋曰然放生仁乎曰然然則君子奚而不務也曰愛及鳥獸仁之末也君子圖其大者不務其小者世俗爲之君子亦不非也

或問士品孰尚餘齋曰子不見卉木乎品木者與材矣品花者與芳矣若後彫之木羣材右之凌寒之花衆芳冠

之材與芳所同也骨所異也

或問餘齋曰學者尊生與曰然學者治生與曰然夫學將有以濟也內不濟身焉能外邇不濟家焉能遠故學以寡欲而平情尊生在其中矣學以敏事而節用治生在其中矣

餘齋曰喪亂何形人相與爭治安何象人相與讓故善家與國者莫急與讓以絕爭夫讓匪曲節也於德爲表於禮爲質德以讓昭感人也深於惠禮以讓立束人也固於法

或謂餘齋曰今之才不古若天與人乎餘齋曰聞諸先子古者三德六行以造士偲偲如也考德既成後任以職猶樹五穀焉選種而勤糞之熟然後穫故厥用美而且富近世藝士之術荒矣若山苗野實又不審性味揃以爲餤而責其爲用之五穀若也難矣果天與人乎

或問顏氏之立卓末從何如餘齋曰求道者譬若捕禽禽四翔於寥廓莫之能罶也有虞師者誨人以造罟設餌之方方盡而禽致矣然得禽爾力也使禽馴我非爾力也養而需之未可幾日故喟然夫孔子三十而立七十而從顏氏子之弗長於命也能立而未能從不亦宜乎

餘齋曰先府君常言士無爲詩書所無毋爲法律所有爲詩書所無則悖爲法律所有則罪

餘齋曰先府君言持門戶有子孫者必謹於風氣之端夫倫彝名簡家之正氣詩書澹約家之清氣保斯二者故世而才易以成彥士世而不才也猶得謹素存其家聲

餘齋曰片銅而斷萬形刮磨之功與尺鐵而剸百物淬礪之力與夫先憚自治而能治人者吾未之聞

餘齋曰用嚴者道莫利於簡夫嚴故憚簡故安煩而細嚴

之所以窮也

或問民風如何則至治矣餘齋曰治之至也有加陶唐成周者與陶唐不可見於蟋蟀見遺俗焉成周不可見於七月見風始焉皆不外習勤安儉務本而無慆心云爾是謂治元元氣漸剝乃生文明乃成盛美治之末也非其至也至治之象天下皆儉勤務本者近之

餘齋曰孝友節義性情之正者也其行人之所不能行性情之至者也割膚殉死之類禮弗載焉故可行而不以訓共財不繼室之類勢難齊焉故可訓而不以强

鄰居者同謀築舍西家夕謀而旦命工東家具卜累日儲計累月逾時焉然後命工無何東家先西家告落餘齋嘆曰東鄰其知道乎是故厚蓄而緩發熟計而迅成斯之謂善建

或問泰以順應君子也當樂而思憂蟋蟀過與餘齋曰暫樂與長樂孰樂夫憂先於事者不入於憂事至而憂者無及於事故順而不慆泰而能常善哉蟋蟀可與樂矣

餘齋曰多經疾苦可與謀攝生多歷憂患可與圖涉世

餘齋曰君子內治嚴以辨外治寬以簡惟嚴辨於內也然後能寬簡於外

餘齋曰勤敏者所以居閒乎恬鎮者所以處迫乎危惕者所以行順乎寬夷者所以歷險乎其道一也

餘齋觀燎火者燄過揚則殺之衰迺加薪焉嘆曰士之在世猶執燎矣故處盈之道亟損其末處消之道務益其本

餘齋曰富家之浮蠹蠹人之生命貴者之體勢細民之身家以人生命供浮蠹以人身家立體勢可弟曰我分當然而已乎

餘齋曰吾常見誇己者以要譽而受嗤也吾常見媚人者以求悅而招鄙也夫士處世無為可議勿期人譽無為可怨勿期人悅

餘齋曰人情嫉亢簡未嘗不服澹正也狎周圓未嘗不親易直也故高世而人弗憎無求者得之和世而已不失任眞者得之

客有慕書繪而習之者餘齋曰何庸乎對曰今世聞人雅士以此當之益執御之感惟昔然矣

餘齋曰君子直不發人所不白清不矯人所不堪剛不絕人所不忍察不掩人所不意任不強人所不勝

餘齋曰維人有身心者主乎形者奴乎情欲者冦乎勞心而養形主奉奴乎恣形而狥欲奴引冦乎耽欲而牿心冦戕主乎吾見主人之能覺者鮮矣吾見主人之覺而能斷者又鮮矣

餘齋曰才者能威故不苛智者能明故不察震暴禦人之我犯威不足也億逆防人之我欺明不足也

或問以致良知立教者矣若餘齋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或曰能以難見稱神故至人貴潛餘齋曰不然能德澤物

待時而後行神其時見也非神其難見也夫蟄物何限
潛遂貴龍哉

市夫以力受直右市之人饗左市之人饒然而善療餘齋問其繇或告曰左市夫有名限右則否餘齋嘆曰左市人之可悲也直則欲其分之寡也力則不惜其殫也以生易賄奚利哉故君子戒見利而忘心小人戒見利而忘身

餘齋曰無生之民不可得而治也鮮恥之俗不可得而教也故治先休養貴樂其生教首風表庸振其恥

餘齋曰水其似至人之心乎夫虛中而涵有自然之圓隨物而流有自然之平圓滿已性平通萬物之性

或問持法者寬與嚴也孰貴餘齋曰法無寬嚴清者斯貴敢問清曰施之當行之信而已矣善法者法如其事無以有心法如其人無以有己使人有懸焉而莫之敢玩有憚焉而莫之敢怨故曰水鑑隨形羣象賁明權衡無情庶物取平爲水爲衡用法廼清

餘齋曰君子嗜甘則思節酣旨則思戒防愛之鍾也剏於人乎夫嬖姬而淑驕子而孝狎友而端幸臣而忠古今罕之故恩不可偏愛不可溺懼賊夫人亦自貽戚

餘齋曰處難處之事可以長識調難調之人可以鍊性學在其中矣

餘齋曰吾亦常疑古之不可宜於今也然提古之道揆今之事消息詳殃較其所弗合者而莫可得也

或問崇晦府君之德也餘齋曰稷也何足以窺之固問曰道真無咎不狥俗以累身不狥欲以累心去利去名其歸也誠稷所知其斯而已

或問士講學乎餘齋曰士入言於妻子非簡身範家者勿

道也出言於所交之人非寡過行世者勿圖也當事議事服官議政書乎其所居講乎其所行士奚而非講學也

或問爲士者必有高志與餘齋曰然否夫志以要詣也高而能詣弗稱高矣苟云無實不如篤也故慕大畧者不如積細善驚奇行者不如謹常度干顯譽者不如修隱德歆捷效者不如需久成

童子見橘方華園丁振而隕之嘆曰惜矣園丁曰嘻吾所惜與子異童子未喻以問餘齋餘齋曰橘也乎哉凡物

之情多華不利於實
或論士有體而無用者餘齋曰世均人也而士之尙之
也尙之者何其有用之也然而有不用者時也無用之
體體非體矣奚其士
友人題其門曰淨拭目定立足硬豎脊緊束腹餘齋過而
三復嘆曰士乎信能體此四者達行則偉其烈窮居則
尙其節
或問仲尼弟子於顔氏外未或輕嘆許也童冠春遊皙何
深當與餘齋曰士先自得其性然後可加以學問性者

無愧無怍之體是也苟自得之則無入不得矣故說樂
不愠立教首稱焉而七十子殆未之及也陋巷不改體
此者淵乎哉瑟希言志見此者皙乎哉
或曰人有言直如弦死道邊諒乎餘齋曰然然則人將枉
以生與曰君子直於理非直於氣夫子常曰好直不好
學又曰直而無禮乃知直有學焉直亦有禮焉人自死
不學無禮而令直受其名乎根之以忠敬出之以虛平
奚必死
野人植樹三歲而不榮糞之以硫春花般枝及夏槁死餘
齋太息曰人莫病夫本不足而借之外爲有餘亦終於
不足也已故養生者餌石以供勞慾居室者貸責以給
豪靡修名者欺飾以資矜炫仕進者攀趨以微顯膴類
夫慕春榮而不圖其槁者也
或問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斯言何如餘齋曰此達言非至
言也敢問至言曰君子無入不自得然則死生如何曰
殀壽不二問何謂不二曰語云不愧不怍生樂死樂此
邇言卽至言也
或問語不云乎事留餘地何如則可以留餘地矣餘齋曰

地也者所以受也虛則留之譬彼繪采厥地在素損采
而素自留故處世能知不足之爲有餘也則幾矣
餘齋曰德與人同有大德者也福與人同有大福者也據
獨善者無成私獨利者不享
餘齋曰常侍於先子客有自言好善者先子曰難言也客
不悅先子曰子好善誠乎曰誠曰貨與色世人好焉非
之賤之弗止也輕難而安險覆轍踵於前弗見也今子
好善能一非譽乎能忘利害乎則吾言過矣客不能答
或問餘齋曰崇晦翁亟稱士儉可以貧此言何謂與餘齋

曰此先子有爲言之也盖慼於以居室閞禍者而嘆曰蒼生其日蹙乎生斯世也而免其惟貧貧也而不困且濫其惟儉故俗之儉貴其可以富士之儉貴其可以貧

或問餘齋曰人有言猛虎叢可立躬信乎曰然曰何如曰地立其不敗者忠信是與途遵其無競者謙恕是與忠信積而能孚謙恕行而得衆非一朝一夕之致也尺箠擊陶不碎亦壘惟無如實中者何矢石之悍也抵懸襆而自廢故篤實無僞可制魑魅温恭愼默可應暴客天地昌君子揚焉天地窮君子容焉其有異術乎哉

餘齋曰政平天下者君也教平天下者師也皆謂大人學大人之學者士也或問政教何如可以平天下矣曰天下盡人也人與人倫而道行其間矣人人各正其倫而世有其道矣夫天下有道則平倫正之謂也是故實政尙倫實教明倫實學敦倫舍人倫而言道遠人道而言政教與學是索魚於巖求鹿於泉也

餘齋曰士大夫在鄉使鄉之人敬之其次愛之若人可侮焉末矣然猶賢於使人惴惴而莫或敢忤者

餘齋爲郎刑曹有童年獨子號於有司願代父辟或問所以待之餘齋曰勿許問何也曰子代父死死而旌焉情法盡也獨子而無嗣者勿許斷以義也如其請之君君欲兩原則順之此仁主之異恩非有司者之職也

餘齋曰先子有言金之聲薄易發水之藏淺易察夫易形於言而易動於色者其成德而受福可知也

餘齋曰國君理財如不得已以此心取民民不傷以此心制用用不困民不傷而用不困王政之基也

餘齋曰懷匡俗之志者不務絕俗之行負濟時之畧者不爲憤時之言夫用世有二難曰眞心曰實濟以眞心圖

實濟氣也惡得而不平訶也惡得而不謹

餘齋曰鵠田府君善喻人親交有過勿絕也必規而道之臧獲有罪勿棄也必誠而訓之多自新也者常言喻人而人不喻其故有二身不正不足以服言不誠不足以動

餘齋問於人曰士奚志曰志聖人奚學曰學爲聖人餘齋曰如子言志是也而學非也吾聞學爲人而成聖者矣未聞學爲聖人而成聖者也或未達曰言忠信行篤敬及其至也謂之聖人若行也將以法世言也將以傳世

學聖人彌勤違聖人彌遠

餘齋曰釁淺而怨深妨人之陰者也罪微而禍巨奸時之忌者也

餘齋曰士而破欲美觀聽之心則可謂有識力也已夫觀聽者他人之耳目也而或損我德焉損我名焉損我生焉以悅之則惑之甚者也然而能破之者鮮矣

餘齋曰里語云畏已貧憂人富小人之情與君子反是或問曰然則君子畏已富乎夫富奚畏曰畏其易淫而善累也累何如曰多營累心殖穢累名漫藏累身作法奢

累子孫

北山有松絜之十圍枯槎無榮藤蔓是羃餘齋顧之而嘆或問焉餘齋曰夫藤之始附於木也婣然甚柔盜木之滋日長日堅木廼受其繩束以死而不覺也吾何嘆哉吾嘆夫佞媚之以柔自固漸以柔制人及于喪亡而人不覺者

餘齋曰先子有言輕俊機慧之人學焉而不入於道夫居道之器静以眞孔門諸士顏也姿穎以深潛得之曾也質魯以篤實得之

客問餘齋一言而盡聖學者有諸曰不欺一言而盡王道者有諸曰不忍

或問士大夫處鄉之道惡在餘齋曰在厚在儉夫鄉俗之替也薄與侈槩之矣敦厚以風薄立儉以救侈鄉士大夫之責也是亦爲政斯之謂與

有里中豪家而後失所者見餘齋曰噫天之於我也甚矣餘齋曰子知農乎耘之糞之嘆潦侵之曰天也若博飲于遨聽畝之自蕪者非天也吾子盈不知節消不知戒窮不知悔天如子何而俾受其尤嘻子之於天也則甚

矣

人謂餘齋夫儉亦有不可爲者俗靡而已朴如矯何家優而奉嗇如吝何餘齋曰不然惡矯爲其飾也濇以明志匪爲市名奚矯之有惡吝爲其殖也節以善施匪爲多藏奚吝之有

歲初涼餘齋與農夫適野視禾之珥含者倍茁餘齋曰茂哉農父曰否是密庖溲壤肥則長驟及其成也薪有餘而嗇於穀又視水田多龜坼餘齋曰惰哉農父曰否夫秋將有烈風焉飽水之禾貌沃而質脆奪其滋所以堅

之也餘齋曰物之道其有乘除乎人之道其有補損乎
故圖大成者精華戒其早洩存遠慮者休養無宜太過
鄉有病於酒者使醫視之其醫非常醫也至則謝弗治曰
是受之深發之卒晚矣罔措吾術矣餘齋聞之曰酒病
非病也及其病越人不能療也夫世無不可爲之疾而
疾有不可爲之時蓋玩於微成於漸而壞於積也養生
之言曰知微善防妙超岐黃

餘齋曰人世無足足在寡欲勞生無閒閒在信天

餘齋入佛廬而致恭焉友人曰子亦佞佛與餘齋曰否佛

也仙也皆謂鬼神儒家之道其於鬼神敬而不瀆吾盡
吾道焉而已

餘齋曰異哉晚世所謂治與學者徵賦決罰治乎哉聚講
著書學乎哉

餘齋曰神守居沼魚也睦魚賊居沼魚也亂夫居於人之
間君子善合人小人善離人

餘齋曰躡百仞之峯者身善危矚縞日之耀者眸善眩士
居崇而履平危乎遠矣處明而用晦眩乎免矣

餘齋與客道逢餒夫客識之曰故家子也餘齋顧從者予
錢百客從而矙焉呼市家選具酒脯一餐而盡色猶未
饜客曰世之至聖大賢極富貴不失貧賤容焉至愚不
肖極貧賤不失富貴容焉從者皆粲然餘齋顧曰識之
此通言似訴也

餘齋曰大服天下有法公焉而已矣善感天下有神誠焉
而已矣公之極誠之積至治其在掌上乎

餘齋曰仁與義合焉之爲德離焉之爲賊不義之仁尤於
不仁不仁之義尤於不義

餘齋曰吾求心體於論語大學而見佛氏之言淺也吾觀

世用於易中庸而見老氏之論疎也夫天下之理私者
必淺詭者必疎

或曰善治使民逸餘齋曰不然善治使民勤或曰善治使
民富餘齋曰不然善治使民儉夫儉勤也而逸富至明
者戒之

餘齋曰譬諸食服珍牢而臭惡與將蔬水也而潔清綺紈
而塗穢與將布苎也而淨稚辨此者士矣

鄰叟以金玉觴客戒其僕曰先酌玉時客之將醉也更以
金僕曰何哉曰懼醉客弗慎而或敗吾寶也然則金非

寶與曰金敗可改爲玉一敗不可完矣餘齋曰爵祿之於人也金乎名節之於人也玉乎故士有不再之寶不可玷有不償之悔不可蹈

或問泰九三之義餘齋曰人而處泰其福也福者享之則耗過享即盡故君子戒於方泰懷艱而守貞雖有福不敢食也食之云猶享也夫天之數乘以除人之能損以補天人感孚機若影響明者恤之則時保而能繼昧者勿恤將日消而速反

餘齋曰孝經之爲經也夫子命之矣夫經之最古以醕者

宜莫若孝經孝經帝之德也因心成教端本而化其在唐虞之際乎書詩禮中古之典也王道彬彬備矣易與春秋之作也聖人而當道之微乎是故參升降窮正變設權焉以致神多方焉以備世則聖人之極思也亦聖人之不得已也故曰經之最古以醕無若孝經

餘齋曰聖賢志誠豪傑心小或問心小足盡豪傑與曰兵輕敵者畏法也士忘身者畏義也君子有三畏而名與利莫之能移也威與難莫之能懾也是故其心彌小其膽彌大斯之謂豪傑

餘齋曰矜名喜同不足以得君子成心盛意不足以服小人故世有正士而不收其益也

餘齋曰圜葵家織魯卿罪其病民餘帛羸財漢相律爲貿主夫豈不義而君子言之

餘齋曰成事之人不易事見事之人不多事

餘齋曰方壺府君在廣坐有言仕宦而薄産者或譽之或笑之府君曰俗情皆私子孫斯人特甚耳一坐服其雅言

或問餘齋道奚在曰在心學道奚先曰在持心持者守之

而勿失也問其目曰遇嗜欲持澹心遇言動持謹心遇人物持平心道在其中矣

餘齋曰易深孝經大易聖矣孝經神矣讀易如汲淵窅不見底然操綆以汲者隨淺深而得焉讀孝經如浮海一望在目中欲詣其津涯而茫茫安適矣

或問孝經何義也餘齋曰一言以蔽之曰以順天下順者柔之也庸行之極無爲焉而天下化爲大順嗚呼非古至聖其孰能當之其孰能知之

餘齋曰至聖删述皆有所因無因而作者惟孝經與德盡

ZW 21101000823459

神功盡化其千古所未發與
或曰易扶陽抑陰而已餘齋曰不然夫易者易也道易故
神是故用陽以陰用陰以陽二者相易而相爲用不可
須臾舍也扶陽抑陰而已易乎哉
餘齋曰曾氏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庸齋府君言易之道
中庸而已

曾孫韻梁校字

跋
餘齋先生世載盛德躬修周程之行而不肯講學畏得名
也所著恥言二卷字字藥石然僅以傳示子孫亦不付梓
嗚呼先生之逃名也至矣騏從友人處得而讀之竦然如
對嚴師因跋數語於後以誌幸焉
壬戌冬十一月後學吳騏敬書